

8 OCT 1935

# 文 學 季 刊

期三第 卷二第

行編社刊季學文  
售經總店書活生

# 上海生活書店



## 特約十大銀行

— 收匯 銀百外國 —  
— 匯律行餘五內 —

### 為內地及海外讀書界忠誠服務

減輕讀者負擔 更謀讀者便利

敝店鑒於內地及海外讀書界採購書報之極感困難與耗費起見，特集中全力辦理代購代定全國各種圖書雜誌，舉辦最早，信譽最著。前為更謀減輕讀者負擔與力求便利計，曾先後約定全國分支行分佈最廣之中國、交通、上海、新華、浙江興業、大陸等六大銀行，擔任免費經匯購書匯款，同時約定南洋各地分支行設立最普遍之華僑銀行，四川省內地分佈最廣之聚興誠銀行，江蘇各縣散佈最密之江蘇省農民銀行，雲南省內設立分支行最多之富滇新銀行，一律經匯購書匯款，免收匯費。書價除特價預約書等特種情形者外，一律照各原出版處門售實價再打九折。更可向銀行索取敝店印備之空白匯款購書單，填交銀行轉寄敝店，不必另行寄信，兼省信資。其手續之簡便，費用之省廉，無異向門市惠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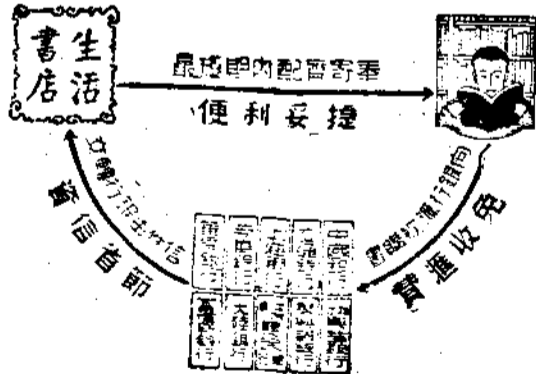
#### 六大利益

- 免收匯費**：江浙百元，他省十元，國外不限。
- 節省信資**：銀行代寄，不另收費。
- 減低折扣**：各種圖書，九折實計。
- 匯款迅速**：銀行匯款，務用快捷。
- 手續簡便**：請書單單，任客取填。
- 辦理妥捷**：隨到隨寄，妥速無誤。

無異向門市惠顧

代辦

◁ 總店 ▷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四二  
九四六二  
電報掛號：五八七六



半價、特價、廉價、預約等特種廉售圖書，在各原出版處規定日期內，本店均可代辦，概

# 新書

生活店書

發行



總店 上海  
福州 路三  
八四

## 伊持勒共和國

蘇聯·拉甫萊涅夫作 徐懋庸譯

繪林紙精印一厚冊 實價一元

拉甫萊涅夫是蘇聯作家中技術最優美的一個。他的作品，故事十分有趣，開展十分活潑，色彩十分豐富，描寫十分深刻，因之常被攝成影片。他的「第四十」譯成中文之後，在中國已經獲得無數的讀者。伊持勒共和國是長篇的諷刺名著，以國際的外交事件為題材，寫一個生產石油的小國，被一個大海軍國所派的特使所操縱，鬧出種種的悲喜劇。一個舞女為何成皇后，一個小傭三如何做了宰相。末路皇孫的禍福無常，百戰元帥的勝負不定。結構奇妙，往往出人意料。去年，徐懋庸先生譯「世界知識」，大為讀者所愛好。現在更加校訂，即成精美異常的單行本。蘇聯名畫家斯古且夫所作獨創一格的插畫，使本書益增光輝。

## 打雜集

徐懋庸著

實價六角五分

近幾年來，「雜文」在中國風行不衰，有的入們雖然懷疑它的「文藝價值」，却也不能否認它的「社會價值」。但既有「社會價值」就可見得「雜文」的價值實也不小了。徐懋庸先生是「雜文作家」中很努力的一個，這「打雜集」是他的成績的一部分。魯迅先生序文中說：「這些雜文：和現實切帖，而且生動，諷刺，有益，而且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是不免要擾亂你們的文藝，至少，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唯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腳就踏得無踪無影了；只留下一張滿是油汗雪花膏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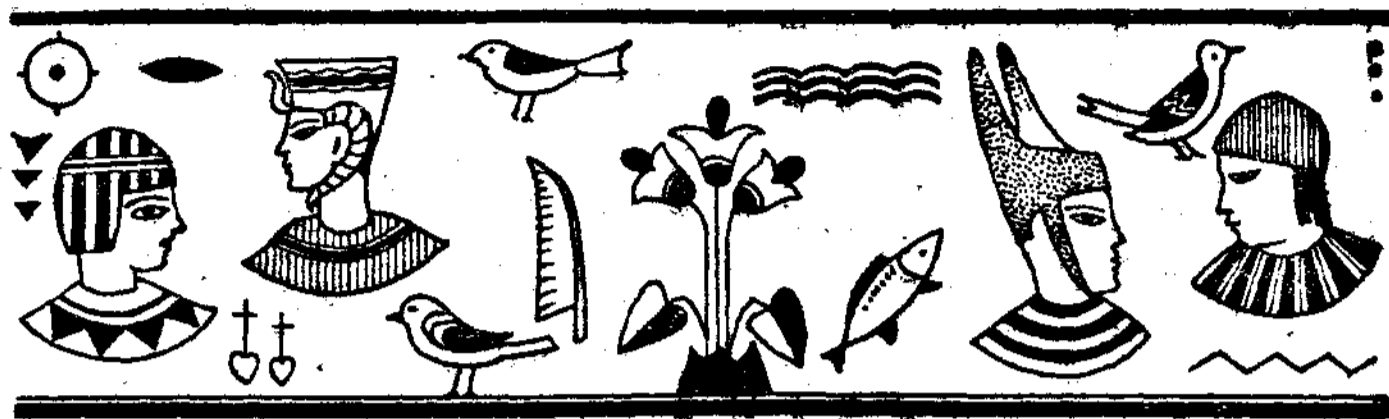
## 越想越糊塗

科學小品集

顧均正等作 實價五角五分

這集子，是目前僅見的科學小品文的結集。科學小品是科學與小品文在大眾的實踐生活中聯結的。目前大眾需要科學知識，科學要大眾化，而大眾實踐的生活沒有長時間去研究科學，去吸取有系統的知識，所以在這現狀之下，接受科學的賜與只能是一點一滴的，科學小品就是以輕鬆明快的結構，傳達這點點滴滴的真理，它以嚴正的態度糾正常識的錯誤，科學的解說，不歪曲，不隱蔽。同時，他放棄科學家的語言，而採用大眾常用的語彙。所以科學小品的產生，不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內容，同時科學也取得了藝術的表達手段，而這集子的出版正是目前中國大眾所需要的。





# 文學季刊

第二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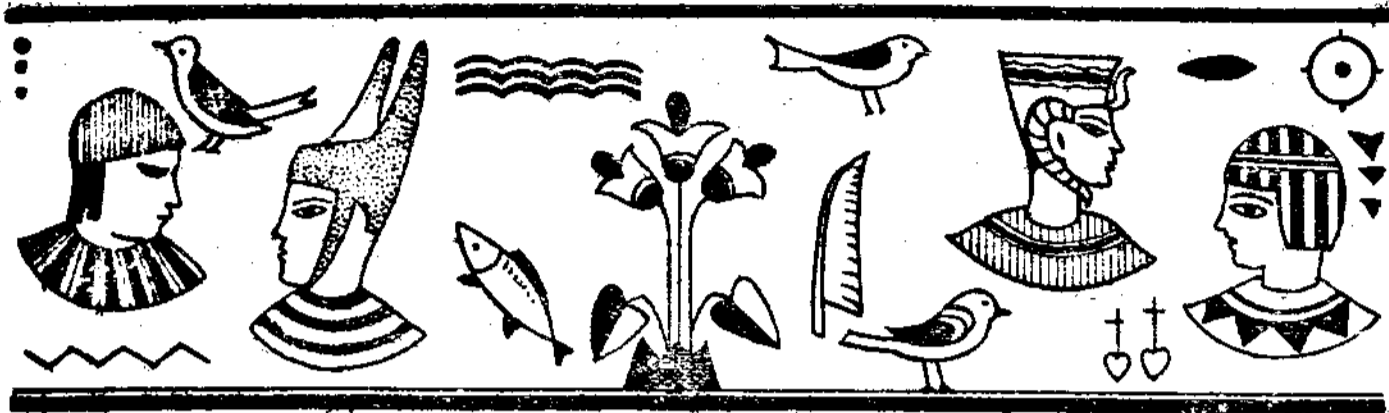
## 小說

星	午	解	憂	福	秋	異	巨	生活的故事(意·B·凡宰地)	恐怖之夜(俄·左琴克)	癡(俄·托斯退夫斯基)(續)	一
.....	.....	.....	.....	.....	.....	.....	.....	.....	.....	.....	.....
陳芳	周文	白塵	荒煤	東平	麗尼	楊剛	靳以	巴金	周懷求	高湑	陳先
杰	奎	貞	奎	美	二	七	五	亮	言	登	七

## 論著

張天翼	論	胡	豐
.....	.....	.....	.....





兩晉至隋異域輸入壁畫的考證……………陳竺同 七六

福樓拜的「短篇小說集」……………李健吾 七九

海 敏 威 研 究……………趙家璧 七六

托斯退益夫斯基的回憶(俄·格里哥羅維基)……………俞念遠譯 七三

法國文學上的兩個怪傑(英·塞門斯)……………曹葆華譯 七三

批評理論底紛歧(英·瑞恰慈)……………施宏告譯 七六

**散文隨筆**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西班牙·阿索林)……………徐霞村譯 七五

人 撲 陶 起 臥 亡

市……………畢奐午 八二

滿……………方 敬 八三

癩……………道 靜 八四

渡……………林 娜 八六

佛……………陳敬容 八八

者……………方 序 八九

**書報副刊**

英美雜誌中的文學論文……………畢樹棠 九三

「邊城」與「八駿圖」……………劉西涓 九九

「七 年 忌」讀 後……………秋 明 九三





# 文季刊

第 二 卷 第 三 號



作(Benvenuto Dieriori)利士爾色第·多尼芬本國畫 掌人仙

日六十月九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 新經濟學大綱

沈志遠著 全書二十五萬字 實價一元八角

誰也不能否認，經濟學在現代已經成爲一般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的知識部門了。在這個時代，我們每天目擊耳聞的許多現象，如「物價慘跌」、「商品過剩」、「失業」、「破產」等，那一件不跟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那一件不需要根據經濟學知識去求得解釋呢？我們每個人無時不要跟現實接觸，無時不要了解現實的諸問題，可是要了解現實就非從經濟入手不可。不從經濟根源和經濟背景上去考察某一現實現象，我們就不會了解這一現象底真相。這樣，經濟學的知識，又成爲我們了解現實的工具知識了。總之，經濟學在現代是一門人人所應學習的大衆科學了。

本書編制分爲「商品資本主義經濟」與「計劃經濟」兩大篇，內容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觀點正確，以勞動價值爲基礎；第二是採取「動的邏輯」的方法；第三是內容取材把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諸凡與現代世界經濟有關係的問題，如計劃經濟之原理與實際，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底各階段，現階段底世界經濟恐慌等重要問題，都作有系統的討論。文字力求通俗，實爲最適合廣大讀者羣的經濟課本。

北平經濟學社出版

一九三四年 中國經濟年報 實價六角

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環，所以本書於第一章內即說明一年來中國經濟的世界背景，同時該書在第二章史略一年來中國經濟所發生的幾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加以精密的分析，使讀者能明確地把握一年來中國經濟底關鍵。在這些特殊問題的闡述中，作者更注意到國民經濟底聯繫，所以又有該章敘述以後各章的機能。該書自第三章至第七章，則從各個部門展開一九三四年中國經濟底全部內容，使讀者能認清牠們底聯繫和牠們底動向。

中國經濟論文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實價七角

國際集團經濟

趙一萍著 實價二角五分

上海生活書店經售

上海福州路四八號

特約 十大 銀行 免費 定閱



# 星

陳 芳

## 第一章

丈夫整整的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來，悲哀地，快快地，在自己的臥房裏靠着窗口站了一會。用一種懷着恨意的嫉妬的視線，牢牢地凝注着那初昇太陽幸福的紅光。在秋收後的荒原上，已經有早起勤奮的農人，在那里用乾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馳着，在經過的草叢裏，揮洒着淚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時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無心燒早飯；輕輕地伸手在床上搜尋了自己和丈夫的幾件換下的衣裳，提着桶，穿過中堂，蹣跚地向湖濱走去。

朝露掃濕了她的鞋襪和褲邊，太陽從她的背面昇上來，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條與柔軟的陰影，長長地，使她顯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陽晒得微黑的兩頰上，還透露着一種少婦特有的紅暈；潤潤的，細長的眉毛底下，閃動着一雙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農人們都指手劃腳起來了。他們用各種各色的貪婪的視線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襲擊那個年青的婦人。他

們有時候還故意的停止着工作，互相高聲有心使她聽得出來的，談論着她們夫婦間的事情：

「說吧，老黃瓜，爲什麼陳燈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誰知道呢？……『家花沒有野花香』囉；也許，……」

「不，有人說，她是在娘家養過什麼漢子來的，所以，」

陳燈籠才不愛她，折磨她；……」

「啊！原……來……！……那就難怪陳瘋子囉！」

梅春姐儘管佯裝沒有聽見，可是那些無恥的污濁的話，却總像箭簇似的向她射來，甚至於射到她的心的裏。她着力的穩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飛快的衝出那惡濁的旋渦，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氣跑到那湖岸的石頭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綠的，清澈的飄流着，起着細細的漣波。在湖岸的石頭的兩邊，已經有好幾個同村的婦人在那裏洗衣了。

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一面儘量的想把那顆跳動的心兒慢慢地平下來，把那些惡毒的刺心的穢話扔開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爲奔跑出來細細汗珠，便澆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聲和搥衣木的聲音在湖中激盪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婦人們，就趁着這一個機會大家無所顧忌談起來。她們談着

家裏日用的柴米油鹽，她們談着漂漂亮亮，新鮮，時髦的布料，她們說着公婆，談着孩子，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別人家的曖昧的私事……。

梅春姐夾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有時候，她還故意的，跟着旁人大笑幾聲。她想教人家看不出來她那種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可是那談鋒却像有意要使她為難似的，不知怎麼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來了。

「他已經幾天沒有回來了呢？」發問的是一個麻面的中年婦人，十五年來她已經生了十個兒女了。她帶着笑臉時，麻子就一粒一粒的牽動着。

「三，三天！……」梅春姐輕輕回答道。

「你不想他呢？夜……」

「當然嘍！」一個面孔塗得像燕山花的，有名的蕩婦柳大娘，截斷了麻子的話，「她爲什麼不想呢？這樣漂亮，年青！……」

梅春姐覺得那淤積的心血，是怎樣的熱烘烘的湧上了她的面龐。她漸漸地把頭低下來了。一面使力的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的隱視着左右的婦人們，當她看見了婦人們——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視線——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臉太紅了的時候，她就故意的把衣服往水中沉重的按着，幾乎按得連人帶桶都滾到湖中了……！

「爲什麼呢？你們，……」一個老年一點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責罵着：「不要再說這些事情了吧！你們都不是好東西！……」

「好東西……年紀輕輕，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憤憤地，帶着一種真正的同情心叫道：「那

個羅裙不掃地；哪個掃帚不沾灰？」噯！黃瓜媽，莫說春梅姐這漂亮……！

「碎！閻王會勾你的簿的！不要臉的，下流的傢伙！你總以爲人家都像你這賤貨！……」

大家又都哄笑起來。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裝快活了，她用了一種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強的洗完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來。然後又像逃難似的，拚命的穿過那些男人們的下賤的視線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 二

丈夫陳德隆，——因爲生癩子，人家就叫了他陳燈籠。

對於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憐愛的。他好像沒有把年青的妻當做人看待，他認爲那不過是一個替他管理家務，陪伴洩慾的器具而已。自從去年的一個風雪滿天的憂愁的日子，用一頂紅轎，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從娘家娶回來以後，他就沒有對她裝過一回笑臉。他罵她，他折磨她，並且還常常兇惡的無情的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毆打她！他像很有計劃似的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她不許她叫，還不許給人家外面看出她的傷痕來！

丈夫沒有弟兄妹妹，祇有一個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還能在聽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時候，摸到房門口來用拐杖拋擲陳德隆，罵他是個無福消受賢德婦人的惡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歸天了，陳德隆就更加無所顧忌的欺壓他的妻。他趁這時候學會了打牌，學會了喝酒，學會了和一切浮蕩的守空房的婦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去，

就三五天不回來……！

梅春姐對於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過丈夫半點錯過。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淚和遍體的傷痕來博得全村老邁人們的讚揚。當她聽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爛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兒，背地裏讚揚她：「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啊！」『賴子陳燈籠的福氣好啊！……』——的時候，她就覺得那渾身的傷處；都像給一種無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撫摸過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驕傲，——尤其是對於那些浮蕩的不守家規的婦人驕傲！

但是，到了夜間，當她獨自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窩中反覆難安的時候，她的靈魂便空虛與落寞得像那意外秋收過後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夢。她對着這無涯的黑暗的長夜深深地悲嘆起來！有時候，她也會爲着一種難解的理由的驅使從床上爬起來，推開窗口，去仰望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去傾聽那曠野的，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訴的蟲聲……！

她忍耐着，她一切都忍耐着：——當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裏那些老人們可寶貴的光榮的讚揚時。

三

亡命的從湖濱跑回來，放好桶，晒好衣裳，走進到臥房的時候，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她無心燒飯，無心飲牛，無心飼餵雞和鴨……懶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運中的各種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穢語和湖上的婦人

們的嘲諷，就像一個多角的，有毛的東西似的，祇在她的胸中翻滾。她想起了母親臨終的前夜，和父親死時所對她叮囑的那些話來：『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如果丈夫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爲的時候，祇能低聲地，溫語地，在夜間枕頭上去勸慰他。……』她覺得對丈夫是太少勸慰了；她應當好好預備一些溫軟的話，在夜間，在枕頭上，去勸慰她的丈夫才行。……這樣，她便深深地嘆了一嘆，把這心勉力的鑽磨了一回，就又慢慢地開始她那日常的，好像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瑣細事物。

在夜間，丈夫陳德隆回來了。他喝得醉薰薰的。在一根微弱的可憐的燈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長鬚子而脫落了髮根的光頭上，有幾根被酒力所激發着的青筋在凸動。他的面孔通紅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睜大着一雙帶着血絲的，發光的，螞蟻形的眼睛。

他一聲不響，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邊，向梅春姐做出一個要冷茶的手勢，就橫身倒了下來。

夜，是很長的。……當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時候，當梅春姐正要用溫軟的言詞去勸慰他的時候，當村上的賭徒們正待邀人去賭錢的時候，丈夫陳德隆的酒醒來了。他突然地，像一根發條似的從床上彈了起來，伸手到小櫃中摸出他那僅有的幾塊放光的洋錢和銅板，一匹熊似的衝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誰呀？」他停了一停脚步：「放心吧！沒有人敢在老子頭上動土的！……」就扔下梅春的手來，跑開了！

夜，是很長的。

梅春姐張望着丈夫的陰影，在無涯的黑暗中消逝了。回頭又看着那像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舖，她的心不能抑制的戰慄了好久。被子裏還遺留着丈夫的酒氣，可是——沒有了丈夫。小櫃中還遺留着洋錢和銅板的空位置，可是——沒有了洋錢和銅板。她想哭，——可是她哭不出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裏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個能够使丈夫回心的辦法。嘆氣，流眼淚，一點也不能打動丈夫的那顆懵懂的心。她漸漸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種絕望的，無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嘆！……之後，她就推開窗子伸出了頭來，想看一看她那從小就歡喜看的夜的天空，想藉着星星和月明來解一解心中的愁悶。可是，忽然地，像有一個什麼暗號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專門爲勾引她而來的，浮蕩兒的粗俗情歌，立時間便四面飄揚起來了。

最初是一個沙聲的唱道：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歡……」

跪到情哥哥面前……碰着頭！……」

梅春姐向窗前一睡了一口，把頭縮了回來。她覺得這些人都是些卑污，下賤的太可笑的傢伙。也不想他自家是什麼東西……但悲痛是無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輕輕地貼在窗口邊，無聊的又想聽下去：——她是想趕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毀滅掉的悲哀。

「哥說：『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頭骨跪得浮浮腫，

額頭叩得沒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萬不依……」

接着，又有一個人裝着女人的聲音唱起來了。這聲音，梅春姐一聽就知道是那一個身上纏得發響，還常常佩着一個草青荷包的一小眼晴的獨身漢老黃瓜唱的。喉嚨尖起來就像那餓傷的貓頭鷹一般地叫着：

「姐說：『我的哥呀，……』」

你要黃金白銀……姐裏有，

要花花綠綠的荷包子……慢慢送將來，

我鐵打的心兒……想轉來……」

沙聲的又唱道：

「哥說：『我的姐呀……』」

不怕你……黃金白銀……堆齊我的頭……

花花綠綠的荷包子……佩滿我的身，

父母的遺囑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聽越覺得下流了，她離開了小窗，準備鑽進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聲的尾子，却還是清清楚楚的可以聽得出來。尖聲的在後面接着：

「姐說：『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壩裏板着……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搭橋，……無人走啦！……

祇要情哥哥在我橋上過一路身，

你還在何處（註）……修福積功？……」

沙聲的沒有再唱了。一陣一陣的嘻笑湧進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頭把耳朵捫得緊緊，她暗暗地又使力的睡了兩回！她想：『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癩蝦蟆……』

然而，痛苦，悲哀，空虛，孤獨，……却又是真的。梅

春姐她祇能够盡量的抑制她自己，她總還滿望着丈夫有回心轉意的一日。然而這一日要到什麼時候才來呢？梅春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虛，孤獨，……也就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够解除？

註：「何囉」即是「哪」的意思。

## 第二章

### 四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從南國，從那遙遠的天際裏，忽然飛來了一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鄉村的婦女們的頭髮，統統剪下來了！

這真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來的事情！……

當這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來到這村莊裏，第一個落到黃瓜媽的頭上的時候，她就渾身發起抖來。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們啊！……可憐我吧！我要沒有了頭髮，國王不會收我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聽她的呢？一下子就像剪亂麻似的把牠剪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二個落到麻子孀娘的頭上的時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說過了：我的晚景全靠這枝頭髮，我要沒有頭髮，我的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聽她的呢？那巴巴頭就像一隻烏龜壳似的，隨着剪刀落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三個快要落到那歡喜擦臉紅的柳大娘的頭上的時候，她早就藏躲了起來，等到尋了牠從黑角落裏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淚，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點兒吧！……」

沒有了頭髮，我，我要醜死的啦！……」但，誰聽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無情的，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來了。……當這無情的，長長的，銳利的剪刀，第四個落到梅春姐的頭上來的時候，她就很泰然的，毫不猶疑的挺身迎了上來，她對着拿剪刀的姑娘們說：

「剪掉牠吧！剪吧！反正我有這東西和沒有這東西是一樣的！我是永遠也看不見太陽的人！我要牠有什麼用場呢？……」

一切婦女們的頭髮都剪下來了，一切婦女們都傷心的痛哭着：黃瓜媽哭着：——她怕國王不肯收她！麻子孀哭着：——她怕她老年時要餓飯！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愛她！拋棄她！……

一切老頭子們都夾七夾八的跟在中間搖着頭，嘆着氣：「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盤古開天以來女人就應該有頭髮的，沒有了頭髮女人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祇有梅春姐，她似乎與別的人有些不同。她沒有把頭髮看到那般重要。因爲，她的心已經快要給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經永遠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轉意的那一天了！她想：「變啊，你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變吧！反正我是一個沒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經埋到土中去了！……」

### 五

真鬼氣！真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這麼真正的變裏糊塗的變起來了。從那一天——那剪掉頭髮的那一天起，村子裏就開始變得不太平安靜起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跑來一些人（本村子裏的也有），穿長衣的，穿短衣的，不會

晴雨，不分日夜的在村子裡穿來穿去。手裏拿着各種各色的花樣的東西，口裏說着一些使人聽不懂的新鮮的話……

真鬼氣！真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陳德隆也開始變起來了。他變得比從前更加粗暴，更加兇狠了。他從樓板上摸出了一把發鏽的丈把長的梭標來，他把他彎得光光的。他說：他要去入一個什麼會去，而那個會是可以使他發財的，將來可以不做事情有飯吃，有錢用，並且還可以打牌，賭錢，……

梅春姐始終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當她看見丈夫把那把發鏽的梭標磨得放光的時候，她的心裏就不知不覺的害怕起來；他怕他要用那梭標將她刺死！並且他的那兩條帶着紅光的視綫，還不時的，像一枝火箭似的直射着她，好像要將她陷到那鱗鱗形的眼睛裏去，射死她，燒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的發起抖來了。

『不要到外邊去的！知道嗎？』丈夫把那梭標靠在懷抱裏，用手推着袖子。『我要到會中去了！……不，也許還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關門，這兩天外邊的風氣不好！……』

梅春姐用了一種順從的，恐懼的，而又包含着憎惡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當真的除了飲牛，飼雞和上菜園以外，整整地三天沒有出頭門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還是因為丈夫的久不回來呢？還是因為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還是因為秋晴的困倦呢？還是因為另一種環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驅使呢？……使她下了決心的要跑到外邊走一回。她從板壁上取下一

把草又來，用毛巾將剪髮的頭包了一下，順便到自己的草場中去又兩捆稻草來做引火柴。

荒原，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舊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過是多了一些往來的，不認識的人，不過是多了一些飄揚的，花花綠綠的旗幟……

在那原先的，住關帝爺的大廟裏，還多了一處新開辦的，讀洋書的學堂！

梅春姐緩步的穿過一條狹小的田徑，在她的眼睛裏，放射着一種新奇的懷疑的視綫；她像一頭出洞來找尋食物的耗子似的，東張西望的把這變後的村莊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蹣跚的走向自己的草場去。

稻草像兩座小屋子似的堆在那裏。在那比較小的一座的旁邊，有一個穿長衣的和一個穿短衣的人談話。梅春姐沒有注意他們。她只舉起草叉叉了兩捆，準備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誰呀？』

她不會回頭去。一個年青的，面孔像用木頭刻出來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孀娘的大兒子木頭亮。

『德隆哥昨晚回家嗎？』

『沒有回來！』梅春姐輕輕的應着。一面看了一看那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輕人。

『唔！前晚還在會裏和人家吵了架的，這傢伙！……』木頭亮沉吟了一聲：『一定是到哪裏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成一起，灣腰繫了一紮！……那一個穿長衣的年青客便向木頭亮問了起來：

「哪一個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個和你們吵架的，那一個賴子啦！」木頭亮向梅春姐微微的釘了一釘：「囉；這一位便是他的賴子嫂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臉羞得通紅的。她的心裏深深地惱恨着木頭亮！她抬起頭來，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覺的，那個穿長衣的年青角色，正在打量她的週身。她和他之間的視線，無心的，驕然的接觸了一下！

那一個的白白的，微紅的，豐潤的面龐上，閃動着一雙長着長長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的吃了一驚，使勁的拖着稻草和草叉，向家中飛跑！

六

陳德隆因為和會中的主腦人吵了架，一連三天都躺在情婦的家裏不出來。第四天的中飯時，他喝了足足三斤半酒，聽說會中又到了一個新從縣裏下來的人，又有一樁事情瞞他了，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燒得熾騰起來。他走一步歪一下的向會中奔馳着。他的腦子裏裝滿了那紅鼻子會長的敵意的笑容，和副會長的駭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們拚命。他覺他們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瞞他！而不將他當成自家親人一般的看待。尤其是那副會長，特別為他們而裝成的一副冰涼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強，兇猛的牛性的內心！

在經過自己的家門時，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間時

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會中人吵一陣就回來的。不是要尋他們的差處，而是發洩自家的心中的憤火……！

有十來個人擠在會場中。當長工出身的紅鼻子的老會長，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們揚着，說着一些聽不分明的時髦的口語。副會長和另一個陌生的番短鬚鬚的人，在寫着一張什麼東西的字單。

陳德隆衝到他們的面前了。他故意擺搖他的身子，像一頭淘氣的，發了瘋的蠻牛似的撞到人叢中去！環睜的蜂蟻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開始大聲，無禮的喧鬧起來：

「會長！什麼事情啦？丟開我！……」

老會長微微地皺下眉頭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的揮揚着。他好像並不會聽見陳德隆的聲音似的，又接連的說下來了：

「……總之！總會花錢，費力，……都是為的我們自己，我們去當兩個月兵，就應該盡些心思，盡些力！……」

陳德隆氣起來。他蹣跚的衝過去，奪着老會長的竹鞭，他幾乎要打着他的鼻樑了。

「是裝聲嗎？鞭子嗎？……你不會聽見我的聲音！……」

老會長的鼻子火一般的燃燒起來！他戰戰的，咬着牙關的辱他一口：——

「你這瘋神！你，你……又來鬧甚麼！……」

「什麼是鬧甚麼，我來尋着你們，就因為你們的心不公平你們什麼事情都瞞着我！……」

「瞞你？」老會長渾身戰着，他使力的抽出來他的小竹鞭子，他擋着陳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麼東西嗎？今天這

里招兵，你能當兵嗎？你能離開野婆娘家嗎？……」

『能！』陳德隆頑強的叫着：『祇要你們都不瞞我！我  
是什麼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麼都能做的！』副會長  
冷聲的笑着。他的那一雙星一般的眼睛就像魔淵似的吸住了  
陳德隆的全身。

陳德隆跳起來了！他奔到副會長的跟前，拳頭高高地抬  
着，他就像一下子要擊壞他的對方的頭顱似的。他的聲音帶  
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雙漂亮的眼睛來的。你聽不起老子！不  
打人，不喝酒，不摸牌！能行嗎？行嗎？——』

人們使力的解開他們。那另一個陌生的蓄短鬚鬚的人跑  
來拉着陳德隆的手，向他溫和的說：

『行的！行的！……明天，你就同我們到總會中當兵去  
吧！祇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行的！……』

陳德隆的怒火愈加上昇起來！他瞷瞷這陌生的人一眼。  
他並沒有問明白去當什麼兵，就茫然的答應着。頑強，好勝，  
擁着他那一顆虛榮的粗暴的內心！他很有一般蠻牛性子  
，他很可以給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將他鞭撻！尤其是不能  
違拗他的個性而欺侮他……！

當他的名字被寫上那張白白的紙單的時候，他還狠狠地  
瞷矜了一下。他釘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們，他的眼睛圓  
睜着！他就像已經報復了一樁不可解脫的深仇似的：『你們  
，媽媽的！聽聽吧！老子，……嘿！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  
……』

……』

七

太陽走了，黑夜像巨魔似的，張口吞蝕着那蒼蒼的黃  
昏。在小窗的外邊，有無數種失意的秋蟲的悲哀底嗚咽。

梅春姐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失神的凝注着那些冰涼了  
的菜和飯。一盞小洋油燈在她的面前輕盈的搖擺着。她並不  
一定是等丈夫回來，也不覺得自家的饑餓。在她的腦際裏，  
却盤桓着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搖搖不定的想頭。這想頭，  
就像目前的那盞小洋油燈般的搖搖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  
歡喜……！

她懶洋洋地站起來，估量丈夫不會再回來了，便把小棹  
上不會吃過的菜和飯收拾着，用一塊破布頭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是夜！一個漫漫的，深長的黑夜  
！一個孤零零的，好像永遠也得不到光明的，少婦的淒涼的  
夜……！

窗外的蟲聲更加嗚咽得悲哀了，牠們是有意喚起人們去  
給牠們一把同情的眼淚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了，荒原迎給她一陣冰涼般  
的寒氣！那搖搖不定的，錯亂的想頭，使她無聊的向四圍打  
望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樣的！祇不過是那些浮蕩兒沒有  
閒工再來唱情歌了，祇不過是在大廟那邊多了些花色的燈光  
的燦爛！

她微微地把頭仰向上方：一塊碧藍色夜天把清靜的渺茫  
的世界包羅了。一個灣腰形的破銅錢般的月亮在雲團中爬着  
；在她的四面，環繞着一些不可數出的翡翠也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的上面長着些  
睫毛。一個微紅的，豐潤的，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  
梅春姐深深的吃了一驚！——像白天在草場般的吃了一驚！



驚！她覺得一陣迅速的，頻頻的，可以聽得出來的心臟的跳動！她把頭兒慢慢地低將下來！……在後方，一個沉重的，有力的破門聲音，又突然地將她驚震着……！

丈夫陳德隆的一雙螃蟹形的眼睛現在出來了。他的面孔微微的帶點怒容，剛強而抑鬱！他似乎不喝酒，態度也比較平常和緩了些。

「你還不會睡啦！」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頭，鎖着眉毛的說，「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會功夫。好像有一件什麼秘密的私情給丈夫窺破了似的，她的全身微微的戰着！……一直等她發現了丈夫並沒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時，才遲遲地回覆他了：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麼東西呢？……」  
「不做什麼東西！……去當兵，賭氣……要兩個多月才回來！……」

丈夫是真真的沒有注意她。他伸手從床上攤開來一張薄薄的被子，他連連地說：他是今天又和會裏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賭氣的同總會中人當兵去！吃苦，他也得去拚拚來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隨便的行囊！就同他們當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過之後，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燈上床的。她好像並不會聽見丈夫的話，她是深深的憎恨了這無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當夜深時，她本分地給他蹂躪了她的身子之後，她的心裏會忽然生出了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希奇的反響來！「爲什麼呢？我要這樣永遠受着他的折磨！我，我……」這種反響愈來愈嚴厲，愈來愈把她的弄得

不安起來……！

她頻頻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雙星一般，長着長長睫毛的眼睛，便又輕輕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動起來了。她想：「真是希奇！雖然祇一回平常的見面，但那個人實在像在那裏見過來的！……」不過，她隨時又：「唉！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我爲什麼要想這些事情呢？唉！唉！……實在的，那雙鬼眼睛真在那裏見過來的！」

她向黑暗裏小心的，戰戰的望望那睡得同豬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種可怕的想頭牽連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的的梭標，好像一道冷冰冰的電光似的，祇在她的面前不住的搖擺，一雙環睜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的向她燃着……！

在耳邊，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們的頻頻的讚嘆聲又起來了：「好一個賢德的婦人啊！……好一朵鮮花在牛糞上啊！……」

梅春姐是怎樣的覺得她的心在慢慢的裂開！裂成了兩邊，四塊！裂成了許多許多的碎片！  
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深地想着：她還是要保持那過往的光榮的；她不能讓這些無聊的，漆一般的想頭把她的潔白的身名塗壞！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不管那雙眼睛是如何的撩人，她還是決心不要再和他碰頭爲妙！

八

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說：一頭耗子想要躲避一隻貓，牠是一定要想方

的方法的。或者是終天守在洞裏，或者打聽到貓不在家時才出去，或者是老遠的聽到貓來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來，這也許是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對！我們却常常可以看到一個耗子被抓到貓的口中。不僅是不能躲避，就是連怎樣才會被貓抓到口中的，牠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頭這樣的耗子，糊裏糊塗的被抓到了貓的口中。

她只是想得很好的。當丈夫叮嚀了她一番匆匆離家之後，她就終天關在家裏不出門。牛在家中飲，雞在家中餵！……連菜園連上村下村的隣舍都不輕跨一步。這總該不會遇見那雙撩人的眼睛吧！……但，不對！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水缸中沒有水了，她得上湖濱去挑水來；引火柴燬完了，她得上草場拖草去；夜晚雖沒有回城，她得去尋雞；牛糞堆滿了牛欄，她得將牠傾到外面的肥料溝中去！……

這一些瑣細的事物，總像蒼蠅釘食物似的釘着梅春姐，要纏也纏脫不開。做完一件又來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見那個鬼人，那一雙祇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

梅春姐會因此而感到沉重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見那一個鬼人和那一雙鬼眼！……

有幾次，她是祇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轉身的；有幾次她是繞着另一條小道而回的。……她一見到他，一見那雙鬼眼，她的心就要顫動地，不安的顫動！

她開始覺得她的世界慢慢的狹小起來了！她簡直不能出門。好像她的周圍沒有了其他的人物，好像全村子，全世界

已經沉沒了。她的眼睛祇能看到一個人，祇能看到一隻長着長長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圍站滿了那一個個人，她的四圍閃動着那一雙眼睛！……

又有一次，（也許是她迴避和他碰頭的最後一次吧！）

梅春姐去挑水時，給他在湖濱攔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夾長衫，他的手裏拿着一條細長的鞭子。滿面笑容的望着梅春姐，把梅春姐攔在湖邊。

微風舞着他的長長的黑髮。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齒同眼睛一樣撩人的咬着那紅潤的下唇。他說：

「德隆嫂！爲什麼啦？你一見到我就逃！你！……」

梅春姐輕輕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頭，背轉身來，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陰影。她的面孔突然的紅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衝出喉嚨了。她不知所措的，忸怩地，顫聲的問道：

「我，……不認得……先生呀！……」

「不認得？我姓黃啦！……我是會中的副會長，我就在那大廟裏教書的啦。你不是在草場中見過我的嗎？……」

一陣風從梅春姐的側面吹過來，把她那輕得使人聽不出聲的回聲拂走了。

「也許你忘記了！……不過，你爲什麼事情要怕我呢？」

「我沒有怕先生！……」

「沒有怕？好的！那麼，我就改一天到你家中來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來了，我一定要來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條細長的鞭子，跑了好遠好遠了，才深深嘆了一聲，挑水回家去！

這之後，黃先生就常常跑到梅春姐的家中來，梅春姐也就不能再像耗子怕貓般的那樣怕他了。雖然是丈夫不在家，雖然她還時常提防着村鄰們的物議！……而他呢？有時候是一個人來，有時就帶着麻子媒家的木頭亮，和一些會中的小傢伙！……

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說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開通不過的話兒，他還時時向梅春姐講着一些關於女人們的開通不過的事！……

梅春姐的腦子漸漸地糊裏糊塗起來！梅春姐的決心漸漸地烟消雲散了起來！……

於是，一頭美麗溫柔的耗子，就這樣輕輕悄悄地被抓到了貓兒的口中！

九

這事情，就發生在一個黑暗的，蒼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爲着一些村鄰們的無謂的謠言而憂煩着，她已經整整地三宵不會安靜了。她的心裏，就像一團迷霧般的朦朧起來。她想不清人們爲什麼要將她的聲名說得那樣的難堪而污穢，她是實在不會和人們有過什麼卑微下賤的行爲的，她很能够矜持她自己。她可以除排邪惡的人們的誘惑，她可以抑制自家的奔放的感情。而人們畢竟不能原諒她。畢竟要造謠污穢她，在夜深人靜時，還常來壁前壁後偷盜般的梭巡她，這真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鬱而傷心的了。

十月的荒原，就像有嚴冬那樣的冰寒了。很少有幾聲垂斃的虫們的哀叫，透過了小窗來，鑽進到梅春姐的繁亂的心裏。她懶洋洋地靠着窗門，看那壁際的微風將油燈輕輕吹

滅。疲勞、困倦，……慢慢地，將她推到了那刺黑的床前！……一個瑟瑟嗦嗦的，低微的，刺喉的聲音，把她的驚悸了！……

小窗門微微地啓開着。一個黑色的，龐大的東西，慢慢地由窗口向裡邊爬！爬！……

梅春姐的全身都駭得冰涼了！她的牙門磕着！她幾乎啞聲的呼喊了起來！……

黑色的東西摸到了她的眼前——是一個人！一個穿長袍子的，非常熟識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擊着！跳着！……像耗子被抓到了貓兒口中般的顫慄起來！……

「嚇嗎？……」那個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頭，一股麻麻的火一般的熱力，透過她的冰涼身子。她嘶聲的抖戰地想推開他！

「黃·黃……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靜些吧！……我平常……」

「輕聲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緊的！……現在已經不比從前了！你安靜些吧！……」

梅春姐掙扎的擲下他的手來，她爲那過度的驚惶而痴呆着！她的被眼淚濕淋的身子緊緊地縮成了一團，她的心裏更加慌忙的衝擊着！……

黃，像一隻狼般的再度的向她奔來，梅春姐已經無法能推開他了！爲了那些壁前壁後的梭巡人的耳目，她呻吟地，悲抑地，向他哀求起來！

「你……去……去……去……那邊……菜園，林子裏，我來！……」

『真的嗎？』

『真的！……』

黃，就像一隻矯捷的壁虎般的，向窗門翻走了！

外邊黑得伸手不見自家的拳頭，梅春姐的心就像快要被人家分裂般的彷彿，創痛着！她推開了裏房門，向着左方，那菜園的看不清的林子裏躊躇着：——『天啦！這樣的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將？……』

她站在那裏驚疑了好久好久，她還不能決斷她的適當的行踪。黃遺留下來的熱力，就像火一般的傳到她的繁亂的心裏，漸漸地翻騰了起來！……

她猶疑，焦慮着！……她的腳，會茫然地，慢慢地，像着魔般的，不由她的主持了！她踏着那茅叢叢的園中的小路，她把地發瘋般的高高低低地載向那林子邊前！……

『假如我遇見了鄰人？……』她突然的驚懼着！她停住了。就好像已經在她的面前發現了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似的。她把頭向週圍的黑暗中張望一下，捫了一捫心，然後又昏昏沉沉地，奔到了林子裏去！

一個黑黑的，突如其來的東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靈擊着！

『這真！……』

『我，黃，……』

『不做聲！……』

他輕輕將她抱起來，他緊緊地貼着她的臉！當他吻到了她的那乾熱的嘴唇的時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無涯的黑暗，和冷靜的寒風中了！

### 第三章

十

傳言像一團污濁的濃霧般的，將全村迷漫着。

五七個婦人：黃瓜媽，麻子媽，柳大娘，還有兩個年輕的閨女，小媳婦，又在湖濱的洗衣基石上碰頭了。

她們曲曲折折的談着這樁新奇的曖昧的事情。

在她們的後面，有三個老頭子：白髮的四公公，爛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壯的關鬍子。他們在那堆上抽煙，談世事！他們向着太陽捫老頭婆。

柳大娘的雙頰塗得火一般的通紅了，她也想叫會中的副會長和有資格的人們和她勾搭。她妖媚地朝那三個老東西唾了一口。又開始談起她那還不會談完的故事來：

『老黃瓜，他說：……』

『說什麼呀？下流的，不要臉的傢伙！……』黃瓜媽氣起來！

『他說，……哼！他還比我們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

聲的笑道：『他還夜夜去梅春姐的壁前壁後偷看他們的！……』他說：『有一天，我伏在菜園的後邊！……聽呀，麻子媽！……』

『我很小心的望着她家的簷子，一個黑色的東西向裏邊爬！爬！……隨後，又爬出來了。隨後又有一個跟在那個的後邊，摸到菜園中的林子裏來了。我專神的一看：哼！你說是誰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雙漂亮眼睛的黃！……』

『他說，「唔！是的，副會長！」……』

黃瓜媽的臉色氣得發了昏！麻子媽嬉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東西的！……』黃瓜媽的眼淚都氣出來了！

在遠方，在那大廟的會坊那邊，有一羣人向這湖濱走來了。他們似乎在吵罵着，又似乎已經打了起來。

柳大娘用手遮着額頭望着，她吃驚的豎起她的眉毛：

『麻子媽！你家的木頭亮和老黃瓜打架啦！』

『打架？不會的！……』麻子媽應着，望着，『我家木頭亮他很好！……』

打架的人漸漸地走近了來。

『該死的！……』麻子媽跳起來了！她是怎樣的看見她的木頭亮被老黃瓜踏在脚下揍拳頭，又怎樣的看見人們將他們排解着！……

麻子媽連衣都不顧的跑上前了！歡喜看熱鬧的洗衣的婦人們和坎堆上的老頭子們也都圍了上來。

『我要打死你這狗頭亮的，你媽的！你給副會長拉皮條！我，我……』老黃瓜的小眼睛眯着，他連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來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訴陳燈籠的！……』

『我揍你的媽媽！我給你的媽媽拉皮條呢！你看見了？我揍你的媽媽！……』木頭亮將一顆血淋的牙齒吐在手裏，他哭着，面孔就更加像木頭亮出來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對你的祖宗發醋勁！我揍你的媽媽！……』

麻子媽衝過去，她拖着老黃瓜的手，不顧性命的咬將起來！黃瓜媽渾身戰着，她夾在人們中間喊天，求菩薩！……

人們烏七八糟的圍成一團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們從旁邊長長地嘆道：

『我們老早就說過了的！不得了了！女人們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變的！還早呢！……』關鬍子摸着那幾根灰白鬍鬚，像蠻懂的神氣：『利害的變動還在後頭啊！……』

『後頭？……』四公公的心痛起來了：『走吧！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了！走！……』

三個人雁一般的灣着腰，離開着那混亂的人羣，向村中蹣跚地走着！

十一

爲着那痛苦的悔恨的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會出頭門。黃已經有三夜不來了，來時她也不會和他說過多些話。

就好像她已經陷入到一個深沉的污穢的泥坑裏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乾淨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怎樣的在議論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

她更知道丈夫的那雙圓睜的眼睛和磨得放亮了的梭標，是絕對不會饒她的！……

好像身子已經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上作過什麼特殊的標記。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濱。

她躲着。或者是：她連躲都躲不起來了。

『我就是這樣的將自家毀掉嗎？……但，不能呀！』她想着：『我總得要他和我想一個辦法的！……』

這一夜有一些些月亮。梅春姐還不會吹燈上床，木頭亮跑來敲她的門了：

他的臉腫了起來，青一塊，紫一塊。他說：『梅春姐！你們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黃瓜打了起來！他要上街告訴陳德隆去！……，副會長叫我來，他在湖中的荒洲上等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怎麼不來呢？」

「他不來！」

「天哪！……」梅春姐的牙齒齜起來。她的身子一陣發冷，一陣冷！提起了陳德隆，她的眼睛就發黑，他就看見那放亮的梭標和那通紅的眼！……

熄了燈光，她一步高，一步低的跟他走着，突然地，她站住了：

「假如老黃瓜他到這里來抓我們呢？……」

「不會的，老黃瓜給他的媽媽關起來了！」

湖水起着細細的波濤，溶浴在模糊的月光裏。並且水岸好像已經退下了許多。將一條小船橫淺在泥濘的傾坡上。

木頭亮將梅春姐拉上船，自己用膝骨將船頭推下了，便跳將上來，撐篙子，橫切過那細細的波濤，向荒洲駛去！

梅春姐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離近了，當她看見了站在那割斷了的蘆葦根中黃的陰影的時候，她便陡然地用了一種憎恨的，像欲報復着他給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眼光，向他牢牢地釘過一下！她的眼淚就開始將她的視線朦朧起來。羞恥，悔恨與歡欣；將她的全身燃燒着。

黃走近岸邊來拉起了她，木頭亮就停着在小船中等他們。他們走着，不作聲。腳踏着蘆葦的根了，吱吱地響。

突然地，在一個比較平舖一點的蘆葦根中，他們站住了。他說：

「冷嗎？……梅春姐！怎麼辦呢？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聲音就像要變成了眼淚的，她緊緊地拉着他的手，「我簡直不能出門！他們把我的一向都

很清白的名譽，像用牛屎，糞頭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塗了！他們還要去告訴我的丈夫的！……」

黃拉着她坐下來了，他展着他的眼睛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發散着一種腐蘆葦，和溼潤的泥濘的氣味。

「並且，你……」她說，「你也不肯替我想一個辦法的，你三天都不來了！……」

黃長長地嘆着，手裏摸着一根蘆葦根子，聲音氣起來：「這地方太不開通了！他媽的！太黑暗了，簡直什麼東西都做不開。」

「怎麼辦呢？做不開？……」她沮喪地，悲哀地幾乎哭起來了。

「會長太弱，什麼都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開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裡去呢？……」梅春姐戰戰着，硬着她的喉嚨：「我要被他的梭標刺死啦！我……」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裡去呢？我的天哪！……」

「到鎮上的區中去！我和總會裏人說了的！……」

「鎮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哪里也有你們的會，你也可以去的！……」

梅春姐不做聲，她用手們着臉，她的頭低低地垂着！

「怎麼！又哭嗎？」他把手中的蘆葦根子拋了。

半響，她深深地嘆着，將頭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總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見你時，你那雙鬼眼睛！……你看：就像那星一般的照到我的心裏：現在，

「我假如不跟你走！……隨你吧！橫直我的命  
 交了你的！」

黃紫雲地抱過她的頭來，他輕輕地撫摸著。他說：

「那麼，你明天就早一些來囉！下午我在廟中等你，你  
 祇要帶兩身換洗的衣裳。……」

梅春姐還不及回他的話，在後方，木頭院叫了：

「你們還不走啦！冷呢！……」

「好，你就明天早些來吧！」他重複地說。

月亮已經鑽入到一片雲雲中了。在天空，祇有幾顆巨大的  
 的寒星，水晶般的頻頻地閃爍！

十二

老黃瓜一夜不曾合眼睛，他恨恨地咬着牙齒。手上被麻  
 子纏咬掉一塊皮的地方還包紮着。房門鎖了，後門鎖了，連窗  
 門都加了一個反門。母親還是足足地罵了他一更天才睡着。

他睜着小眼睛望着黑暗，他的腦筋裏想起了一切挖苦人  
 的，侮辱人，激怒人的話；他是想用這些話到街上去激動那癩  
 子陳燈籠的。並且他還想好了如何避免陳燈籠疑心他吃醋，  
 如何才能夠使陳燈籠看出他的那真正的情心和幫忙心來！

天還祇有一絲絲亮，他就爬起來了。偷兒般的將房門扳  
 了一下，扳不開！小窗門牢牢地反門着。他用了全身的吃奶  
 子的力，將窗欄杆敲折一塊，反手將窗門撬開，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氣，像一根堅硬而波動的鐵絲般的，纏  
 着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着一層雞皮疙瘩。他用髒污的袖子  
 揩了一揩乾枯的眼囊，拔着腿子向街上飛奔！  
 十多里路，他連停都不停的一口氣跑到了。

不是賭博，是真正的與擔心和奮鬥！

陳德隆的腦子很亂：這是不在營中嗎？還是掛記

着家中的妻呢？當老黃瓜費了很大的功夫到他的營前的時  
 候，他就那麼悶悶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校標，和另一個  
 背洋槍的人站在營門口。

老黃瓜老遠地打着唿哨，招呼着陳燈籠，他不敢冒然的  
 衝到營門去。

「你嗎？老黃瓜！」陳德隆吃驚的睜着他的螃蟹眼，和  
 那背洋槍的說了一些甜話，就飛一般跑來了。他頭上的一  
 頂藍帽子幾乎壓到了眉毛。「上街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專門來看看你的！」老黃瓜態度悠閒的說。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黃瓜！……」陳德隆陰鬱起來！「媽的！真吃  
 苦！沒有酒，沒有烟！還天天操練！……我總想銷了差回家  
 來！……」

「回家來？……」老黃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還是在  
 這裏的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媽的，糙米飯！穿？囉，就是這樣的粗布！」

「好！」老黃瓜更進一步的笑着，微微地露出點兒意思

來。「衣裳很好，不過帽子的顏色還深了點兒！」

「怎麼？」

「沒有怎麼？」他陰險地，照着他的預定的計劃又進一  
 層的挖苦着，「頂好還是綠一點兒！」

陳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紅了，就好像兩枝火箭般的  
 直射着老黃瓜。他的聲音急著，戰着！

「我的老婆偷人嗎？……」

「沒有！……」老黃瓜不緊不鬆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陳燈籠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祇和會中副會長黃有一點兒小小往來，那不能算她的過錯？……」

「真的麼？」

「假的！——」

忽然間，老黃瓜覺得他的一切計劃都已經逐步進行了。便立時莊重了他的臉腔，滿是同情的說：

「我看你還是快些回家吧！……那狗入的木頭壳給他們拉皮條！那鬼眼睛的副會長，還與高彩烈的在村中穿來穿出！……是其實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們打起來的！囉，你看！這隻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來！……」

陳德隆的臉青一陣，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高處，……那不可及的雲片和火一樣的太陽光。隨即他又低下來了。他把梭標使力的插在堅硬的地上，約半尺來深。他將牠搖着，搖着！一會兒又抽出來，一會兒又重新插起了！就好像要試試那梭標能插得多深的一般。他的牙齒像在嚼着一把什麼大砂子，嘈嘈地響着！一會兒他又向地上瘋狂地吐起唾沫來，一會兒他又笑着！……

老黃瓜覺得陳德隆已經怒得不可開交。自己慶幸自家的心思已經完全達到。

連那個老遠地背着洋槍的人都不知道陳德隆在玩些甚麼鬼！

突然地，陳德隆像一匹熊般的向老黃瓜衝去！猛不提防的在他的額上批一下：——

「去罷！老子明白，媽的！你也不是好傢伙！……」

老黃瓜滿懷的冤枉！他是很知道陳燈籠有一把蠻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虧，飛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陳燈籠拋來兩句遮羞的，報復的話：

「不信嗎？我睬你的媽媽！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這鬼腦子總有一天會曉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飯的號聲吹了，陳德隆打定了主意的提着梭標，匆匆地走着。在營門口，已經有了新來替代他們的崗位的人。

十三

梅春姐滿懷着恐怖與悲傷。是捨不得離開家中呢？還是懼怕着什麼災禍的來臨呢？當木頭壳跑來通知她三點鐘就要起行的時候，她簡直慌的手忙腳亂了：

「天啦！我怎麼的好呢？怎麼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裏去摸，翻陳腐舊的衣裳統統摸出來了。她在床前頭翻了一陣，床後頭又翻了一陣，她實在不知她應該翻些什麼東西。

「天啦！我怎麼好呢？……」

滿床的舊衣服，滿地的舊衣服。木頭壳又跑來催她了：三點鐘過了好些分鐘。

她胡亂的包成一個小包袱。她跑到牛欄去牽了一隻那條餓瘦的牛，又跑到雞棚去將雞招呼一下，廚房，菜園，家用品和農具！——滿腔的酸淚與惜別的悲哀！

衣包重！脚步重！頭低低地垂着！……在門口，突然而來地——丈夫的一雙圓睜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紅光！冒着熱氣的額前頭，膨脹的面龐和冷冰冰的兇悍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發抖！一股難堪的，因他的奔馳而生的汗



臭和灰泥臭，直撲到她的鼻孔中來。衣包被震落在地下！

丈夫非常和藹的靠近她的身邊。他彎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嗎？我特別跑回送你的行的！……來啦！先燒點兒東西我吃了，我們再去吧！……」

像一頭老鷹抓一隻小雞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戰慄着！——輕輕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張小櫃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檢上來的髒污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給他燒點吃的東西。

外邊非常陰暗。是黃昏的到來呢？是要下雨呢？還是梅春姐眼睛放花呢？她偷看着陳德隆喝米湯飯，就好像在雲裏霧裏的一般。她看着全屋子，全廚房，都圍圍地旋轉着！她不能支持的戰慄了好幾陣！

木頭壳第三次來催她時，祇看到陳德隆的半邊腦袋就飛走了！

他站起身來，揩了一揩嘴邊的殘液，走近到她的長縮的，像一頭小羊遇見狼般的戰慄的身子。

「現在！」他說，「賢德的婦人！」告訴我！你的娘家的人都死盡了，你爲什麼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的？……」

梅春姐用手防護着頭，緊緊地縮着她的身子。她不作聲，不作聲！……突然地，……她是怎樣的看見陳德隆舉起一隻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擊去，她的頭，像一隻沉重的鐵錘般的碰在門上！她的眼睛發着黑，身子像螺絲釘似的旋了一個圈，倒在地下！

整個的世界山一般的壓着她！耳邊的雷聲轟轟地響着！陳德隆又繼續在她的胸前加搗了幾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鐘，十分鐘！不，也許還久長

一點。她終於蘇醒了來。她的身子像置放在烈火中燃燒般的痛疼着！她的腦袋，像炸裂般的昏沉起來！一塊濕濕的膏糊般的流汗凝固着她那青腫了的頭顱！

彷彿，她還能聽得清楚；堂屋中滿是嘈雜的人聲。丈夫是怎樣的在和會中人家吵罵着，又怎樣的和人家打了起來！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麼人抬起來，放置在一塊冰涼的板上。隨後又輕輕地搖擺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遠好遠了，丈夫的那瘋狂得發啞的不斷的和人家的爭鬧，還可以清清楚楚地傳到那傷壞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區中去告你們的！……我要到總會中去告你們的！你們將她帶走！……我操你們的八百年！……」

#### 十四

區中的正會長，是一個十分壯健而和藹的人。他有兩隻炯炯光光的眼睛，和一雙高高的顴骨。他說起話來，聲音響亮。一副非常親切的笑容，掛在他的那寬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怎樣呢？」他說。一面用手拍拍那憤憤得像瘋牛一般的陳德隆。「現在，關於你老婆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管的，你要我回她，我就帶你到她們的會中去！……」

「去，媽的！」陳德隆叫道，「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我非和他們拚不可！」

「你不會贏的！」正會長又真心的勸道。「你的少理！……」

「他們的理在哪里呢？我不怕她們！」

「好，走吧！」

鎮上，陳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覺得生疏起

來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看那些來來往往的人羣，都似乎與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經搖擺起來了，都似乎在對他作一種難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諷！

「嘿！你這烏龜……」

「嘿！你連老婆管不了的，假裝剛強的，愚劣的傢伙！」

陳德隆的心火一陣陣地冒上來，頭上直流着細細的汗珠子。他覺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水冰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佈滿了火一般的太陽光的荒原！他熱，熱！……

他是什麼事情都不會落過人家的下風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剛強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風，眼瞪瞪地就要喪在這一回事情的裏面了。他緊緊地捏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頭，他的心中頻頻地衝擊着！

「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我不怕她們的！我尋着她，刺死她！尋着他，挖出他的那雙漂亮的眼睛！我看她們將我怎麼辦！……」

正會長在一個廟門前頭停住着。他又露了一露他那非常親切的笑容。

「現在，你站這裏！」他說，「我看她們裏面有沒有主持的人來？」

陳德隆牢牢地釘着廟門，釘着那掛着的長長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認識，他將牠念了無數遍。

一個老媽媽跑出來，將他帶到一個從前供菩薩的殿堂。正會長和一個年青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裏。一羣短髮的，剪成各種各樣的頭樣的婦人，在他們的兩邊圍觀着。

「你叫陳德隆嗎？」那漂亮的女人問。

「是的！」陳德隆應着。他的心火不能按耐燃燒了好幾次。他瞪着那通紅的眼珠子，死死地釘着她們！

「告訴我，陳德隆！」那漂亮女人板着她的粉紅的面孔

「現在，你跑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麼，我要我的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們這裏規章嗎？」

「不懂得！……她偷了人，丟了我的臉！我是要將她領

回教訓的！」

「好！幸虧你還不懂得！你要懂得了時，你會將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的頭浮眼腫了，你還來……」

「他是我的老婆呢？」陳德隆截斷了她的話頭叫着！

「別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氣沖沖地站起來了，「告訴你！你的老婆愛上了旁的人了，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這裏的規章是這樣：女人愛誰就同誰住。並且還不能打她，罵她，將她折磨！……前晚的事情，我們饒了你，是因為你不懂得，……現在，你去吧！她已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們這裏的人了，她在我們這裏養傷。養好了我們自己教她回去！」

「真的嗎？」

「真的！」

「我要將她殺了呢？」

「你敢？我們抓到了剝你的皮！」

「好！」

陳德隆一言不發，回轉身子就走！他的脚步沉重的踏着台階，他的牙齒喳喳響着，他的眼睛裏放着那可怕的紅光！在後面，婦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正會長老遠老遠追

着他，叫他的名字：

「陳德隆！——陳德隆！——」

他不回頭，也不響！脚步更加使力的走着！過了街口，過了橋頭。他的耳朵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在堤前，他坐下了。

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土地廟旁邊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楊樹的身子……

突然地，他走過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楊身子打穿一個大洞！

十五

老黃瓜很掃興。副會長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陳燈籠又不肯將他當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陳燈籠幾次，陳燈籠都不在家。就連那野婆娘們的家中都不去了。

「媽的！真倒運！」

今天，他聽說陳燈籠回來了，並且在找人賣牛，賣雞，賣家中的用品和農具！他特此跑來看他的。

陳燈籠滿臉笑容的在打衣包。他說：

「來，朋友！晚間到我家中來喝酒吧！我要出門啦！……」

「出門？」

「噯。」

「還有誰來呢？」

「不，就是我們兩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黃瓜走了幾步，心裏想道：「不錯，媽的！還是好朋友，還是知心的人！不請旁人，單請我！……」

夜間：

陳燈籠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間，點着小油燈，一缸酒，五大碗熱烘烘的雞肉。

老黃瓜奇怪起來：

「陳燈籠，你爲什麼弄這多的雞肉呢？」

「賣不脫，自己殺了牠！……來，我們喝酒吧！」陳

籠酌給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裏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談牠，喝酒吧！」

老黃瓜的心裏更加奇怪起來。他看看陳燈籠好像並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大碗大碗的冷茶。吃雞，好像連骨子都不願意吐般的橫吞着，他的光頭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裏放着血紅血紅的紅光……

「噯！這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呢？噯！……」老黃瓜一邊嚼雞肉一邊地想。

祇在一刻功夫中，一缸酒已經祇剩了一點兒邊邊了。老黃瓜的視線模糊糊糊起來。他是很不會喝酒的人，他給陳燈籠三杯五杯的，喝得薰薰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就像那不能抑制的蒸氣般的跟着米酒的衝力而翻騰上來了。

「陳燈籠？」

「怎麼？」

「她……她們呢？……」他更加模模糊糊起來。小燈光變成無數團火花飛動着！

「誰呀？」

「梅……梅春姐……和黃？」

「管她呢，老黃瓜！」陳燈籠似乎在笑着：「男子漢，大丈夫！老婆祇能當洗腳水，潑了一盆又來一盆！隨她們吧！老黃瓜！」

「對的，對……的！……」老黃瓜的身子漸漸地倒下來了。『陳——燈——籠——！……你的蠻，……蠻……對！……』

陳德隆站起身來。

「怎麼？老黃瓜！……」他走來將他的身子踢了一腳，就像踢着一團爛棉花般的，老黃瓜滾到門灣中去了！

陳德隆用了一種迅速的，矯捷般的動作，將桌子輕輕搬開，將那磨得發亮的梭標，從床頭取出！將梭標頭拔下，用紙張包好，插在胸襟內。又將梭標棍子當扁担，挑起了衣包，開開門，向荒原中走去！

銀霜散佈着夜的荒原。像那哭喪似的，哀叫的蟲聲，早經完全絕蹤了。月亮圓滑的從雲團溜過，星星環繞在那泛濫的天河旁邊，頻頻地眨眼。

陳德隆踏着大步的向鎮上奔來。寒氣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強而兇猛了。一種沉重的殺機湧上他的心頭。他的牙齒切得喳喳地響了！好像那黃的星一般的眼睛，好像那老婆的變節的身子與剪髮的頭顱，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來一團團烈火，將他的靈魂燃燒着！

完全沉沒在夜的風寒中的街鎮，展向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橋頭前停了一停，均勻了一回心頭的喘息，酒意朦朧的：就開始進到街中了。他找尋她們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牆，把一個狹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圍了。陳德隆在那裏停着。爲了避免偶然的旅行人的窺見，他躲在

牆角灣中，取出梭標頭來插上，將衣包就塞在那裏。然後便躍身翻過矮牆來在月明的光輝下輕輕地向着那那第三個窺門爬去！……

「不會錯的！」他抑制着他的朦朧的酒意。他堅持他自己。他用梭標頭將窺子撬開，向裏邊爬着！……是他過於性急呢？還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當他使力的將梭標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祇聽得到，——噠！噠！

「哎呀！」

一聲的粗暴的喊叫，將他的梭標震落在窺門裏了！隨後，他便隻身如飛一般的跳出垣牆，偷偷地聽着！

顯然地，裏面嘈雜的人聲，完全不是！他氣的提着衣包跑着！他的酒意，全都清醒來了。

「唉媽的！我怎麼錯的呢？我費了三天功夫才打聽他們的！……唉！我到哪裏去呢？……唉！唉！……」

十六

梅春姐非常幸福的回到村中來了：她是同黃一道回的。當她在街上聽到那瘋子陳德隆，因刺他們而刺錯了旁人而逃跑的時候，她就想回來的。因爲她的傷還不會全好，才選了這日。

她非常高興，她沒有再住從前的那所舊房子了。她是和黃同住在大廟旁邊的另一個新房子裏的。她不會再回來看過她的老家，她也不會再懸念過她的家中用品，雞，牛和農具……！

她不再怕人們的謠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來了。她整天都在村子裏奔波着。她學着，說說一些時髦的開通

話語，她學着，講着一些時髦的開通故事。

姑娘們，婦人們，都非常歡喜她，同她親近。老婆婆們，老頭子們，都非常嫉妬她，卑鄙她，同她疏遠。

當她遇着了姑娘們和婦人們時，她就說：

「你們都不要怕你們的家中人了，你們都同我一樣……」

當她遇見了老婆婆們和老頭子們時，她就說：

「婆媽，公公，伯伯！你們都不要笑我，氣我！現時都是這樣的：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們，女人應當同男人們一樣做事！……」

一切姑娘們，婦人們都笑起來！樂起來！

一切老婆婆們，老頭子們都氣起來！嘆起來！

姑娘們說：

「爹媽！我要和男人家一樣的去做事了！」

婦人們說：

「男人家！你不要打我吧！我和你們一樣的都是人啦！」

……

老婆婆們氣道：

「鬼啊！鬼啊！貞節的婦人怕纏魂鬼啊！……」

老頭子們嘆道：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夜間：當梅春姐從村中奔跑回家的時候，黃也同時回來了。她便像一頭溫柔的，春天的小鳥兒般的，沉醉在被黃燦燦起來的熾熱的情火裏；無憂愁，無恐懼，飲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他們互相親愛，提攜，互相規勉，嘉慰……！

黃也還教她讀書，寫字。教她做一些有意思的新鮮的玩意

。她也更加地愛護他，甚至於連一根毫毛怕他的傷感。

白天，又各自分頭的，在村裏做各人的事情！

她想：這才是生活呢。

有一天，她忽然對黃說：

「黃，我……」

「什麼啦？」

「有……有了……」她羞慚地將頭兒低下。

「嗚哈……不開通，不開通！」黃笑着，扶起她的頭來

。「是陳燈籠的嗎？……」

「不，你的！」她把他的眼睛指着，「是你這雙鬼眼睛

的！星星眼睛的！……」

黃捫着他的眼睛笑起來：

「隨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樣的！祇要有人

能生養就得啦！……」

梅春姐還不依的，嬌羞的，狠狠地將他的眼睛釘着！

「唉，你的這雙鬼眼！真撩人！……」

## 第四章

十七

「巴巴頭，萬萬歲；

瓢雞頭，用槍斃！」

六月的太陽火一般的燃燒着。三個老頭子：四公公，李六伯伯，關鬍子，坐在湖濱的一棵老楓樹底下乘涼；談論着半年來的一切新奇，動亂的時事。

四公公，那個白鬍髯的最老的老頭子，滿面憂煩，焦慮

的，向那健壯的關雲子麻煩煩地問着，關雲子就告訴他那麼一個歌兒。

「你上街回啦！總還有傍的消息呢？……」

「沒有。」關雲子又說，他用手摸他的鬚髯，「不過，那姓黃的和陳燈籠的嫂子，聽說會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憐的小伙子！天收人啊！……」

四公公的頭顱低低地垂着，像一只被打傷了的鵝般的，他的聲音酸哽了。「總之，我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爛眼處，一副塗滿了灰塵的瘦弱的面龐上，被汗珠子劃成了好幾道細細的溝紋。他想開口說一句什麼，但又被四公公的怨聲攔阻着。

四公公是更加的憂愁了，他不單是痛惜黃和梅春姐，他對於這樣的世界，實在是非常就心的。七十多年來的變化，他已經歷的不少了；前清時州官府尹的威勢，反正時的大炮與洋槍；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拚，他都會見過。可是經過像目前這般新奇的變化，他却還是有生以來的頭一遭。

一陣沸熱的南風，將地上的灰塵高揚了。大家將頭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的蘆葦，如波濤般地搖擺着。

四公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頭來望着那油綠的田園，他幾乎哭着：

「你看啦！黃巢造反殺人八百萬，都沒聽說有這冷清！一個年輕些的人都瞧不見他們了！……」

「將來還有冷清的時候呢！」關雲子又那麼誇大的，像變懂得般的，摸着他的鬚髯：「將來會有飯無人吃，有衣無人穿的日子來的啊！……」

李六伯伯將他的爛眼睛睜開了：

「我曉得！要等真命天子出來了，世界才得清平！……」

民國祇有十八年零六個月，後年下半年就會太平的，就有真命天子來的！……」

「妖孽還多哩！」關雲子說。

「是呀！今年就是掃清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像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後年，就更加清平！……」

「後年？唉！……」四公公嘆着，「我的骨頭一定要變成鼓槌子了！……想不到活七十多年還要遭一回這樣的殃啊！……唉！……」

世路艱難了——又有誰能走過呢？人心不古了——又有誰能挽回呢？

像梅春姐和黃他們那樣的人，也許原有些是自己招惹來的。但，其他的呢？——老頭子們和年輕的人們呢？……

一隻白色的狗，拖着長長的舌頭，喘着息從遠奔來，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着。牠的舌頭還沒有抵到李六伯伯的爛眼睛上，就被他兜頭一拳！——擊得「汪」的一聲飛逃了。

十八

像夢一般的，在一個陰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裏梅春姐摸着她的大大的肚皮獨自個兒斜斜地躺着。一股極難堪的霉臭，時時刻刻襲擊着她那昏痛的頭顱。一種孕婦的惡心的嘔吐，與胎兒的衝擊，使她的全身不能支持，連呼吸都艱難了。室外是一條狹窄的走廊，高高的圍牆遮蔽了天空和日月，——烏黑地，陰森森地，像永遠埋在坟墓中般的。祇有一

陣「衝衝」的腳步聲和刺刀鞘的「劈拍」聲來回地響着。一個胖得像母猪般的翻大鼻子的兇殘的看守婦，一日三通的來監視着梅春姐的飲食與起居。在走廊的兩旁的前方，是十餘間豬欄般的男囚室。

與其說是懼怕自家的惡運，倒不如說是掛慮黃與胎兒的生命的爲真，梅春姐幾日的陷到深重的恐怖了！大半年來的新鮮生活的痕跡，就像那惡痛拔除的牙齒還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牙根般的，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裏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傷心的圖畫：她是怎樣的來到這陰森屋子裏的？她又是怎樣的和黃在走廊分別？黃的枯焦的顏色和堅強的慰語，其他的同來人的遭遇……！

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清晨十當號聲高鳴的時候，當兵丁們往來奔馳的時候，當那母猪的看守婦拿皮鞭子來抽她的時候，這傷心的圖畫，就會更加明顯地開展在梅春姐的面前，連頭連尾，半點都不會遺忘的。她的全身都顫抖着！她因此而更加證實了她的惡運，是怎樣不能避免的就要臨頭了，她暗中不能支持她自家，微微地抖着！

「唉！……也許，清晨吧！……夜間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歸根結蒂，自家的惡運，到底還不是使梅春姐驚悸的主要原因：——她的那大半年來不能遺忘的新的生活，她的那還不知性別的可愛的胎兒，她的黃，他的星一般掠人的眼睛……！

「唉！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婦走來了，她用一根粗長的木棍，將梅春姐從夢幻中挑醒來。梅春姐就抱着她的大大的肚皮，蹣跚

地移到窗門上。一種種難看的兇殘的臉相，一種汗臭和一種酸酸的氣味，深重地脅迫與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無論怎樣的恐怖與沈痛的心情之下，當看守婦走來在她的身上發洩了那兇殘的無名的責罵之後，梅春姐總還要小心陪笑的，鼓着胆子問過一會關於男囚室消息與黃的安全，雖然她知道看守婦不會告訴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問。並且她在問前，還常常一定要戰慄了好幾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許是假的，也許是欺蒙她的安全的回答之後，她才敢自欺自慰的躺下身來。

但，今天，還是怎麼的呢？還是看守婦的臉色過於兇殘呢？還是自家的心中過於驚悸呢？……當看守婦和她糾纏了許多時辰，又發洩了許多無名的氣憤而離開她的時候，梅春姐始終不敢開口問過黃來，一直等到看守婦快要走過走廊了，她才突然像一把刀子刺在喉嚨中必須拔出來般的嘶叫着。

「媽媽……來！……」

看守婦滿是氣憤的掉過那笨重的身軀，大踏步的回到窗前來。她雙手插在腰間，牙齒咬着那腫腫的嘴唇，向梅春姐釘着：

「什麼？……」

鼓着胆子，戰慄地。嚙嚙地問道：

「那，黃，……黃？……」

「還有黑呢！你媽的！……」看守婦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唾了一口的走開了。

梅春姐在窗前站了許多時辰，她的眼睛頻頻地發黑。一種熱燒般的，焦心的懸念，一種恐怖與絕望的悲哀！

「天哪！怎麼的呢？……還有沒有人？……」

一陣「衝衝」的脚步聲和「劈拍」的刺刀鞘聲音響近來了，一個兵，一個髒污的，汗淋淋的荷槍的漢子，向她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胆子來，又戰慄地，嚙嚙地向這髒污的兵問道：

「老總？……」

他走過來，他的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臉。

「請問你！……那邊，……男囚室，……一個黃，黃，……」

髒污的兵用袖子將臉上的汗珠抹去，他更進一步的靠近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麼人啦？……」

梅春姐有點兒口吃起來了：

「是……同來的！……」

「他嗎？……」那髒污的兵說……

梅春姐戰慄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釘着那髒污的兵的嘴唇，她驚心地等待着這句話的收場。一種懸念的火鍊，焦灼地燃燒起來！她想：他該會說「他好好地躺在那裏吧！……」但他卻正正他的帽子的邊沿，說：

「他們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電，一聲巨雷！一個心的爆裂！——像山一般的一塊黑色的石頭，沉重的壓到梅春姐的頭上！她的身子漂浮地搖擺着！像從天空中墜落到一個深淵般的，她的頭顱撞在窗前的鐵柵上，她就像跌筋斗似的橫倒下來！胎兒迅速而頻繁的衝動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

不能矜耐的全房翻滾！

沒有思想！沒有靈魂！……整個的世界完全毀滅在淚珠和汗水，呻吟與慘泣之中……！

看守婦怒氣沖天地開開門來，當她聽到那穢水來臨的分鐘的徵候的時候，她就大聲的詛罵起來：

「你媽的！你媽的！……生養了，你還不當心啦！……」

梅春姐死死的挨着牆邊，牙齒咬着那汚泥的地板，嘴脣流血！胎兒的衝擊，就像要挖出他的心肝來般的，把她的痛，滾的，漸漸地失掉了知覺，完全沉入昏昏迷迷中了！

看守婦彎腰等待着：拾取了一個血糊的細小的嬰兒，一面大聲的嚷着，罵着！呼叫着那個髒污的荷槍的漢子：

「她媽的！……跌下來的！……不足月呢！……這是一

個男孩子啦！……把你的刺刀借我！……斷臍帶！……」

十九

在外面過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陳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裏來了。他是打聽了四圍都有了變動才敢回的。

在自己的屋子門前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荒涼與冷落，完全變了樣子了。他站在那裏很久很久而不敢進門，就像一個囚徒釋放回來般的，為一種牛性的，無家的，孤獨的悲哀馳達着！

村子裏隱不見一個行人。一塊陰沉的悶熱的天，一陣火一般的南風的吹蕩！幾頭野狗，在自家的荒蕪的田地裏嗷叫，奔馳……！

究竟還是老朋友老黃瓜，是他的小眼睛的銳利呢？還是聽到旁人說的陳德龍回家了呢？他第一個不顧性命狂奔來歡



迎了陳燈籠。他的身上還是一樣舊的，一樣的佩一個草香荷包，一樣的用破衫的袖子揩額角間的汗珠和眼糞！

陳德隆迎上這一個大半年來不曾見面的好朋友！

「回來啦！陳燈籠！……」他說，滿臉歡欣地：「一定發了大財了？……」

陳燈籠笑了一笑，他那被外面的風霜所磨折的憔悴的面上，起了好幾道糊滿了灰塵的皺紋。他像一個真正的朋友般的，拍着老黃瓜的肩頭，遲遲地說：

「回來了！……」一股非常難堪的熱氣，——汗水和灰塵臭——互相的衝盪起來：「他們呢？……村中的人？……」

老黃瓜癡呆了一會，拖着陳燈籠走進那荒涼的屋子，在一條滿是灰塵的門限前坐下了。他一邊用袖子揩着汗珠說：

「他們嗎？……唉！會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個黃已經在街上，……你的老婆也……不，聽說她還在的，還生了一個男孩呢！……啊！啊！我應恭禧你做了爸爸啦！……」

陳燈籠冷冷地笑着！他從破衣包裏摸出了一枝賤價的紙烟來，擦根火柴吸了，他從容地踏死了一個飛來的蚱蜢！解

開着小衫的胸襟；風涼風涼地聽着老黃瓜的訴說！……

三個老頭子，像兩枝枯萎的桑樹護着一條堅強的榆樹一樣，關着子在中間，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像挾着他似的向陳德隆

的家中走來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輕輕地敲打着陳德隆的台階。

「回來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裏啦？……」

陳德隆招呼着這三位老人在門限前坐着，簡短地告訴了

一點大半年不甚得意的行踪之後，話頭便立即轉到梅春姐和黃的身上來了。

交談一會，四公公又慢慢地將他的拐杖合拍的敲打起來。他帶着教訓似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着：

「……總之！這是德隆你自家的不好！當初她是怎樣地對待你來！……她是全村中都曉得的，有名的好女子！……」

而你？德隆！你將她磨折！你……現在，我們就拋開那些不談！……總之，梅春姐的變卦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來

！對嗎？……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大說直話！但李家六伯伯和關公公在呢！他們不姓陳，他們該不會說假的話

吧！……唉！唉！……現在，她還關在街上的，她替你生了個男孩子！……這是你的！她和姓黃的一共只有八個月！這

孩子當然是你的！……唔！就算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記仇！」……「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你不救她

，唉你還能算人嗎？……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是的，好本事，好腳色的人看的不少，就沒有看見一個見死不救的，那

樣的狠心的，好腳色！……」

陳德隆的頭低低垂着！他在這三個老頭子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兇猛的心情完全萎靡了！也許是受了半年

多來的外間的風霜的折磨吧！也許是受了過度的，孤單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終於和緩了下來。當他聽完了四公公

很費力的長長的教訓的時候，當他看到了大家——連老黃瓜——都沉入在一種重層的靜默的悲哀之中的時候，他才覺得

他對於梅春姐是還懷着一種不可分離的，充滿了嫌忌的愛，愛着她的。雖然他過去對她非常錯過，而她又用一種錯過來報復了他！……總之，一切的，他們中間的不幸的事故。何

況，黃已經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許是黃吧！但他暫時無暇去推求這些）生了孩子，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救援……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儘量在他自家的內心裏去搜求他那時對於梅春姐的過去錯過的後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來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爛眼睛上揮掉了那討厭的蒼蠅。關鬍子老像靈懂得般的，摸着他的鬍子。老黃瓜滿是同情地悲嘆着。

『怎麼啦？……還不會想清嗎？』四公公的拐杖幾乎敲到了陳德隆的光頭上來的問他。

『我想，四公公……！救他，我能有什麼法子呢？……』陳德隆完全像小孩子似的。

『我們就是爲這個而來的啦！』關鬍子說，抹去了鬍子上掛着的一個汗珠。『沒有辦法我們還來找你嗎？……我們商量好了，祇怕你不回來！……現在，鎮上新來的老爺聽說很好，他手下有一個專門辦這些事情的人！……總之，我們商量好了！你不回來我們也要辦的！……我們邀了全村的老年人員一個保結，想把你的田作主押一點兒錢，用你的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爺的手下人辦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總之，這是很可以辦得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辦過來了！……』

陳德隆在心中重新估計了很久很久，重新又把自家和梅春姐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深思了一會：一種陰鬱，一種嫌忌，愛與酸性的悲哀！在三個老頭子和老黃瓜的不住的圍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終於淒然地嘆道：『一切都照你們三位老人家的好了！……祇有能救她的性命：錢，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來做了一

場丟人的惡夢吧！……』

三個老頭子走了，——兩枝枯萎了的桑樹和一條堅強的榆樹。隨後，老黃瓜也走了。不過，老黃瓜他是祇走了十幾步遠就停住的，他的腦筋裏正還想念着一樁其他的事情呢：

『他媽的！真好！把梅春姐保出來時，也許……！老……還有點兒希望呢！……』

二十

天氣更加炎熱得熾騰起來。還保持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鎮上來的梅春姐整天的淹沒在眼淚與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嬰兒，就像一隻紅皮小老鼠般的，在她的胸前蠕動。她拿來一塊破布衫將他兜包了。用了一種母親的天性的愛撫，一種直有等於無的淡微的乳汁將他營養着！爲了割肉般的疼痛着黃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淚的，深陷着眼珠子，就像一對荒荒的枯井般的微睜着！在她的金黃的臉上，泛起了——一小塊產後失調的貧血的，病態的紅潮。

鎮上似乎比較街上寬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個有床舖也有方桌子的房間裏。一種破滅的悲哀和恐怖，仍舊牢固有力地縛住了她那戰慄的靈魂！代替了黃而使她不能不惶惶與痛惜着自家的身軀的，完全是嬰兒的生命！她不能拋掉這剛出世的苦命的小東西——她的心頭肉——而不管；假如她的那不能避免的惡運真真來臨了的時候，她是打算了和這嬰兒一道去死亡的；又死她！或者將他偷偷地勒斃！……她很不同意這弱小的靈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領受一些兇惡的人們的踐踏！雖然她知道這許是一樁深重的罪孽——一種錯誤的，殘酷的想頭……

一連三天，她都沉陷在這種破滅的悲哀的想頭裡。因為他們也許要將她拉到她的村莊中去，去做她的！——她想經常來監視她，送她食物的却是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個清晨，突然跑進了一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將她叫出去！

梅春姐戰慄地擁抱着她的嬰兒，在經過一種過度的恐怖和烈火燃燒之後，她突然地，像萬念俱消般的反而剛強起來，踉蹌地向中廳跑去！

一個留仁丹鬚的等在那裏，旁邊還侍立着兩個跟隨替他扇風，他嘻笑着他的鬚髭，說：

「今天，……你可不要怕！……」

春梅姐戰慄了一下！她用了一種由絕望的悲哀而燃燒出來的怒火，釘着那枝鬚髭！

「你的家中來人來保你了！……現在，你就可以跟他們出去！……」

「出去？……」這又是一會怎樣的事情呢？梅春姐像夢一般地朦朧起來，她仍然癡呆着！……那個人却突然改變了他的笑容，作古正經地，教訓她般地道：

「去罷！……以後當心！……別再偷壞人做野老公了！……」

……這回要不是你們全村的老年人都具結！……之後，他又笑嘻嘻地笑將起來。

梅春姐完全變成糊裡糊塗的了，她被那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送到了頭門。

「家中來人？……這又是誰呢？誰呢？……」

陳德隆的光頭和一雙螃蟹眼睛，突然地湧到門口來了！他正正地擱在梅春姐的前頭！

「啊！——」梅春姐突然地叫着，像比那惡運頭還要驚懼地，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震懾了她的殘破的靈魂！她手中的嬰兒幾乎掉了！

沒有等她來得及明白這變化的原因的時候，就由兩個人將她扶上一頂小輪，昏昏沉沉地抬着走了。好遠好遠她才回復她那仍然像夢一般的知覺。一陣羞慚，一陣戰慄，一陣痛楚與悲酸！……將她的血一般的乾枯的眼淚狂湧起來！

是什麼時候到家的，她完全模模糊糊了。她昏昏沉沉地看到滿屋子全是人！祇聽到丈夫同公公和老年人們說了些什麼話，又出去將他們統統送走了，她才比較地清醒了些。

丈夫走進門來，腳步聲音沉重的踏着！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聲，——

她不作聲！在丈夫的臉上，顯着一種憔悴的容顏——一種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臉上，還剩下（就像剩在一片枯黃了的，秋天的落葉上似的）一塊可憐的殘紅——一種羞慚與悲痛的汗流的戰慄！

互相地站着，沉靜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終於，爲了母性的愛，——爲了嬰兒；梅春姐忍痛流淚地抱着那小人兒走進他的身邊了。她說着——她的話，就好像是那嬰兒鑽在她的喉嚨裏說出來的一樣，帶着一種極其淒楚的嗚咽聲：

「德隆哥！……現在，我的錯，……請你打我吧！……」

請你看孩子的面上！……請你！……」

她沒有揩她的眼淚，讓牠一滴一滴的流落在熟睡的嬰兒的小手上，又由嬰兒的小手落到塵埃。陳德隆低頭重步地

走近她的身邊：一種男人的汗水臭和熱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床邊躺下了。他那禿頭陰暗無光的斜枕着。他那無可發洩的牛性的悲哀，把他悶的，脅迫的幾乎發狂起來！

『你說吧！……』突然地他又從床上翻身起來了。『大半年來你把我侮辱成了什麼樣子了？……我的顏面？……我在外面千辛萬苦的飄流着！……回來，又求三拜四，賣田賣地的花錢把你弄出來！……我完全喪盡了我平日的聲名了！……』

梅春姐搖拍着懷中蘇醒而悲哭的嬰兒，她的頭千斤石頭般的垂下着。她的眼淚已經不是一滴兩滴的滴了，而是一大把大把的湧出來！

突然地，像一個什麼靈機觸發陳德隆似的，他像一匹狼般的衝向梅春姐！他從她的懷中奪過那啼哭的嬰兒來，沙聲的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媽的！是不是小砍頭鬼！是不是小砍頭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轉了一個旋圈！一種病猿般的嘶聲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

陳德隆終於沒有看清，就向床中一擲，自己跑到房門邊坐下了。在剛剛彌月的嬰兒的身上，是很難看出像誰的模樣和血脉來的。

梅春姐將嬰兒抱起來死死地維護着！陳德隆更加陰鬱而焦煩了，在他那無方發洩的酸性的，氣悶的心懷裏，只牢牢地盤桓着一種難堪而不能按捺的憤憤的想頭：

『我怎麼辦呢？……他媽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顏面完全喪在這一回事裏了！……他媽的！媽的，媽的，媽的！……』

二十一

無論梅春姐怎樣的哀求，巴結，丈夫對於她總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公和許多老人的監視和鄰居的解勸之下，似乎還並不見得怎樣的給梅春姐以難堪。但後來，過的久長一點了，便又開始他那原是很兇殘的無情的磨折。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行墜入那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當夜間，當丈夫仍舊同從前一樣的醉酒回家的時候，梅春姐的苦難便又臨頭了。他好像覺得變節了的妻是應該給他以磨折，應該給她以教訓，才能够挽回自己的顏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惱着，並且還常常地為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鐵指，撐着梅春的全身！——當她壓過了蚊蟲，放好了嬰兒陪他就寢的時候。他噬咬着她的前頭！他縛住她的腿！他追問她和黃間的一切無恥的，污穢的瑣事！……梅春姐總是哀求地嗚咽着！一面護着那睡熟的嬰兒。陳德隆的牛性發了，便像糕爛棉花似的，將她的身子繼續地大搓而特搓起來。梅春姐戰慄地縮成一團，汗水與淚珠溶成一片！

『你告訴我不？……』

『告什麼？……』梅春姐喘氣地，悲聲地叫着。

『你怎麼和那鬼眼睛的砍頭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殺死你！』

「殺死我吧！……修修好吧！……頂好是連我們母子一刀！……」

陳德隆將她磨折得利害的時候，心裏就比較地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的，把她的嬰兒倒提起來！他說：這是小砍鬼——就因為他始終不能確信那嬰兒真否是他的原故——他要將他拋擲到湖裏去見龍王爺！……一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幾乎叩頭陪禮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時候，已經是夜深的很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閉一閉她的眼睛。她聽到丈夫的鼾聲，她的怒火便狂燒着！只因了嬰兒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秀的舉動來的！她只能在這樣黑夜的痛苦的怨愁之中，來回憶她的傷心的愛史與大半年來的生活！來展開她的那幅夢一般的，着色的，淒涼的圖畫：尤其是關於木頭亮他們的消息，和老會長們的流亡！……她很少能看一個從前在過會中熟識的人，因了她不願出門也不敢和人家交談的原故，她就這樣像埋在坟墓中般的埋在家裏，忍痛的領受丈夫的踐踏！……

黑夜就像要毀滅她的全身般的，向她張開着巨大的魔口，重層的威脅着。蚊蟲在帳子的四面包圍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來，或者是稍為舒一舒心中的怨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靈魂的星光的閃爍！她不敢再看一看那大廟，那同黃踐踏過的草叢的路途，園林，荒州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不如說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疼痛！……

丈夫的螃蟹眼睛，總是時刻不能放鬆的釘着她的，即算是到了夜深。到了他已經熟睡着的時候，都好像還能感到他那兇酷的紅光的火燄，使她驚懼而不能安寧！

她只能將血一般的淚珠，流在嬰兒的身上，她只能靠在那纖嫩的，瘦弱得可憐的小臉兒上，去低訴她的心的劇痛！去吸取一點安慰，一點什麼也不能彌補的，微弱的嬰兒奶香！……在過去，在那還比較地緩和一點的烏暗的生活之中，她還可能望得到黃的援救，終於還幸福的過了半年多的光陰。然而現在呢？黃呢？……就連木頭亮們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

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唉！唉……」

過了好些時日。

是因為四公公他們老年人的責勸呢？還是因了丈夫陳德隆磨折的厭了而暫息休息呢？還是梅春姐的苦難轉變了另一個方式的臨頭呢？……丈夫對她的打罵，便又慢慢地鬆弛起來。他除了經常喝酒以外，又開始他那本性難移的嫖賭和浮蕩。田中橫直這一季已經荒蕪了，而且大半又都抵賣給了人家，他是更可以更加無掛礙的逍遙着！

「德隆哥！……家中沒有米了呢？……」

「餓死他！」

「德隆哥！……天要涼了，孩子沒有衣服呢？……」

「凍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當梅春姐想再要說幾句的時候，丈夫已經連頭都不回的跑到荒原中了！她無可奈何的祇好自己來春穀！自己來拿破布衫給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行墜入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要烏黑！更加要悲苦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還健在呢！……但願他們……」

## 第五章

### 二十二

「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我要殺死你這小砍頭鬼！……」

父親陳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像趕一隻雞籠般的趕着他的六歲的大兒子香哥兒，兩個四歲的，三歲的小的，也跟在他的後面唔呀唔呀地叫着！

他在一個門角灣裏將香哥兒擒住了。

「媽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斷你的喉嚨！……」

梅春姐像一隻野鷄般的從房中飛出去，蛇一般的繞着陳德隆的頸子。

「怎麼？德隆哥！」

「我要殺死這小砍頭鬼！他媽的！賣他賣不掉，留着來害老子！」

「殺吧！殺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頸子上很命的抓了一下！「頂好把那兩個小的先殺了，然後再來殺他！……再來殺我！……」

陳德隆將劈柴刀和香哥兒向門角灣裏一擲！就開始和梅春姐大鬧起來。

他的臉不是六年前的臉，聲音也不是六年前的聲音了；

但他的性情却還和六年前一樣！

他摸着他的頸皮，破聲沙聲的罵着：

「你抓呢！你這母狗豬！……我臊你的祖宗！……你偷了人，你還養出這小砍頭鬼來害我！……」

「你爲什麼不將小的兩個先賣呢？不將小的兩個先殺呢？……你這很心的狼！……你沒有本事養活……」

這種話深深地傷了陳德隆的那牛性的，倔強的心；他來不及等她說完，就跳起來給了她一個耳瓜子！

「臭婊子！……誰沒有本事？誰沒有本事？……我臊你祖宗三萬代！」

梅春姐的左臉印了一個血紅的手印，她險些兒哭起來了！孩子們也嗚嗚嗚嗚地叫着，陳德隆就像發瘋般的來撲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將他扭着，滾着！……一直到他氣的發戰起來。（丈夫是從來不會氣得發戰過的，）衝到門限前坐下了，她才爬起着。她望着那丈夫的一種倔強的而又毫無辦法的乾枯的臉色，也不覺的代他心酸了一回。但這心酸是很有限的，即時又被她的一種歷年磨折出來的憎恨心排擠着！

是的：丈夫是變了很多了；單單除了他那倔強，兇猛，牛性的內心以外。六年前，他還是很可以過活的，自耕自種的農人，而現在他却是給人家幫零工的小雇傭了；六年前，他還是一個一夫一妻的逍遙漢，而現在却變成三個兒子（不，也許祇有兩個；因爲從那個大的的一雙眼睛上，他已經斷定出來完全是小砍頭鬼。）的父親了；六年前，他還是有名的嫖客，賭徒，和酗酒漢，而現在却變成了一個連一日三餐都不得到口的挨餓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能知道這些的。而且她還能從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模糊的推想到了丈夫之其所以弄到這地步的原因和他的目前的道路。但丈夫却不能聽信這些，因為梅春姐已經在他的面前變成罪孽的人了；何況梅春姐所講的還不能迎合他的心意呢。

一陣酷熱的南風，燃燒般地掃過來。站在乾旱的田野中的雇主家的人，已經又在叫他車水了。陳德隆氣憤地站起身來，蹣跚走着。在他的那黯淡的面容，和無光的螃蟹眼睛裏，是很可以看出一種苦悶與倔強相混淆的矛盾來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過好遠好遠了，她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嘆了一聲，走進房中去。她將兩個厭惡的小孩哄睡了，又將大的一個攙着，拿了米籃，無可奈何的走向村中的麻子孀家去借晚飯米。

麻子孀和梅春姐一樣的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兒子木頭亮已經六年不曾回家了，她的最小的兩個女兒在前兩三年過兵災水旱時賣了！……她稍為比較梅春姐好一點的就是他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還能馬糊的過着。

「我借給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去吃飯了，你們就可以吃兩天，……唉！總之：……」

梅春姐牽着香哥兒在那裏坐了一刻功夫；一種不能按捺的懇切的懇心，使她問到了木頭亮。

「他媽？……唉，唉！聽說是在一個什麼……唉，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是蠻遠的地方！……」麻子孀的聲音酸楚起來，流出了兩點眼淚。這眼淚，就好像是兩枝銳利的針刺般的，深深地刺着了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黃來，想起六年前的

幸福的生活，她幾乎哭出聲來了！

「我要不是……麻子孀，唉！……不是拋不下這小冤家，……我情願同你家的木頭亮一樣呢！……我情願永不回來！……我現在……唉！就祇望那小冤家長大！……或者……」

香哥兒完全莫明其妙的怔着！瞪着他他那小小的，吃驚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媽媽的手：

「你哭呢，媽媽！……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梅春姐撫摸着他的瘦小的頭顱，朦朧地釘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媽媽，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籃來，將他抱在懷中，告辭了麻子孀，連忙向家裏飛奔着！

二十三

先天不足，而後天又失調的，用母親的眼淚養成起來的大兒子香哥兒，在丈夫的重層厭惡之下，本來早就非常孱弱的，何況還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的就像一個小紙人兒了，他的兩腮毫無血色的深陷着，更外的顯露出他的那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見了傷心。

他一拐一拐地從頭門口撐壁移過來，爬到媽媽的身旁哭着：

「媽媽！爹爹他又打我哩！……他把「豬耳朵」（註）弟吃，不把我吃！……他叫我去守車，……我要吃「豬耳朵」呢！……我不守車呢！……」

「好寶寶，好香哥！……「豬耳朵」吃不得呢，你病癩啦！……」做媽媽的聲音顯然已經很酸澀了。「來，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車，……媽媽告訴你寫字吧！……」

梅春姐忍心的哄着香哥兒。她把六年前從黃手裏學來的幾個可憐的字，在半塊破舊的石板上畫給他看。她幻想着這孩子還能讀書，寫字，……甚至於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樣！……但香哥兒怎麼也不肯依他的，他祇盡量地把「豬耳朵」的滋味說得那樣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說得那樣兇殘！……

「好呢，香哥兒……看媽媽的字吧！……媽媽等等買「豬耳朵」吃吃啦！……」

「不，我就要吃，媽媽！」  
這要求是深深地爲難了母親的，她失神地朝頭門打望着：真正地，丈夫携着那兩個使她厭惡的小孩兒走來了，他們的小嘴裏還啃着「豬耳朵。」

是舊有的酸心發酵要將香哥兒磨死呢？還是他自家的窮困不能解除而遷怒於香哥兒呢？陳德隆撒了兩個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衝到梅春姐母子們的面前：

「去！小砍頭鬼！……同老子守車去！……」

香哥死死地把脖子鑽進媽媽的懷中！

「哎呀！——媽媽救我啦！……」

忽然地，那塊破舊石板上寫的兩個歪歪斜斜的「黃」字，映到陳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兩把烈火燃燒了他的心般的一！他猛地一脚將石板從小櫃子上踢下來，跌成粉碎了！

「好啊！你媽的！還告訴他學那砍頭鬼來害我呢！……」

他叫着，他張手向她母子撲來！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爭鬧時，他已經從她的懷中奪過香哥

兒了！他衝出頭門，向火熱的荒原中飛跑着！

香哥兒叫！……梅春姐叫！……兩個小的孩子也在頭門口「哇哇」地哭起來了！

陳德隆將他抓着提過了半里路，就將他猛的一摔——跌落在乾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顧性命的奔來將他抱着！

夜晚：香哥兒便渾身火熱，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來了。梅春姐急的滿屋子亂竄！她連忙將小的兩個放睡了，就跑去尋丈夫和醫生。

丈夫正在趁着夜間的風涼和雇主車水，他憤憤地不和梅春姐答話。醫生却要跑到鎮上去才能請得來的。在早年，還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關義子們會一點兒不十分精明的擲下人的醫道；然而，現在呢，這些老人們都已經在過荒年時先後死了，村子裏就連會寫兩三味藥單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亂的走回來，在小油燈下望着那可憐的小腦袋，望着那微睜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盡量的忍住自己的酸淚，而不讓牠流出來！

好久好久了，香哥兒忽然吃力地仰着他的媽媽，低聲地嗚叫着：

「我痛哩！……媽媽，……你在哪裏啦？……爹爹又打我呢！……」

「媽媽在這裏！……寶寶，媽媽在這裏呢！……爹爹不打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媽媽，他爲什麼單打我呢？……」

媽媽的眼淚已經很難再忍了。一陣刺心的疼痛，悲憤與辛酸，使她不能自制的失聲地說出她的哀情來了：



「寶寶，香哥！……我的肉呢！……他，不是你的爹爹  
啦……」

香哥兒的眼睛漸漸地癡呆了起來，額角間冒着兩滴水涼  
的汗珠子。一會兒，他的全身又火熱着。

「我，我的……爹爹呢？……」

媽媽啞着聲音靠到他的身邊。

「寶寶是沒有爹爹的！……寶寶的爹爹——……」

香哥兒的身子突然震動一下！他沒有來得及等媽媽說出  
他爹爹的去處來，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他仍然喘着，但那  
聲音却幾乎同蚊子一般的逐漸低微起來。

「媽呀！……我……要……呢，……我……的……爹……  
……爹……」

媽媽的頭，伏到了他那冷一熱的額角上，她大聲地，  
吃驚地呼叫着！

「寶寶！……怎麼啦？……香哥！……」

兩個小的却驚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將他  
們送到另一張空置的稻草床中，讓他們自家高聲地號哭！

香哥兒的身子終於慢慢地由熱而溫，由溫而冷，而變成  
了冰涼。他的一隻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閉着而又微睜  
着！但他却是永遠地微睜着，而不再閉將下來了！……

像從一個萬丈深長的山澗上掉下來！像有無數枝燒紅了  
的鋼針在她的心裏穿鑽着！梅春姐驟然失掉她的意識和靈魂  
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傷地歎立在那兒好久好久。那  
兩個小的的哭聲幾乎震翻了半邊天地。

丈夫車水回來了。他在老遠的黑暗中大呼着：  
「凍死了嗎？你媽的！……你讓小孩子們哭死呢！……」

她不做聲，也不移動！仍然癡呆了般的站着。她什麼都  
聽不見，什麼都看不見；一直到丈夫衝到了她的面前之後。

陳德隆的臉色突然驚悸起來！他望着了那小燈斜照的床  
舖上的情形，一種良心的譴責，——一陣罪孽的自覺的不安  
與悔恨，使他惶然起來！然而他却仍然倔強而冷酷，仍然故  
意的狠心地冷笑了一聲：

「死就死吧！狗東西！……頂好統統死掉了，他媽的大  
家乾淨！」

梅春姐忽然由那過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蘇醒了來！當她感  
到了自己的一頁心肝已經被人摘去了的時候，當她看清了眼  
前的事物和丈夫的那仍然像毫無感觸的面容的時候，她便像  
一個僵硬的死人般的倒向床舖去，雙手抱着那冰涼了的小  
屍身打滾！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的苦  
命的兒啦！……你死都不閉眼睛啦！……」

註：「豬耳朵」是一種小孩吃的東西，用麪粉做了由油炸出來的，形  
象豬的耳朵。

二十四

一切的幻想，希望，計劃，與六年來扶養孩兒長大的重  
沉的苦心，祇在一剎那間全都摧毀了——變成了一堆湖濱的  
墳上的土泥。

梅春姐整整地哭了三日，不燒飯，不洗衣，不聽隣人們  
的勸慰，也不管丈夫的兇殘和孩子們的哭鬧！……到了第四  
天，她的眼淚也就非常地乾枯了，她的聲音也就非常地嘶啞  
了！

very good

她漸漸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糊糗而似乎又是非非常清晰的路途來！她慢慢地靜思了好久好久！

夜間；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車水的時候，用了一種很大的決心的努力，打好了一個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讓兩個由憎恨丈夫而連及到他們的身上的小孩的睡過之後，便輕輕地走出了家門。

她沒有留戀，沒有悲哀，而且還沒有目的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夜；荒原，仍舊是六年前的，七年前的荒原！……祇不過是村中少了些年青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祇不過是梅春姐變換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我往哪里去呢？……」在湖濱，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她把頭微微地仰向上方：

北斗星拖着一條長長的尾巴，那兩顆最大最大的上面長

着一些睫毛！一個微紅地，豐潤地，帶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動！……在牠的下面，還閃耀着兩顆小的，也長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個小的帶笑的面容浮動！……

「媽媽！你去罷！你放心吧！……我已經找到我的爹爹啦！……你向那東方走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陽啦！……」梅春姐痛心的流着兩行乾枯眼淚！她是在那里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開的。

在曠野；那老黃瓜——那永遠也討不到女人的歡心的獨身漢的歌聲，又飄揚起來鑽進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變失了他的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調；聽來就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饑餓與孤獨的交織的哀號：

「十八七歲的嬌娃呀……沒人歡……  
……聽到情哥面前……嬌羞……」

# 歐游漫憶

平裝 每冊實價四角  
精裝 每冊實價六角

這是作者最近遊歐歸來由追憶寫成的一部『準遊記』。體例在遊記中可稱創格，因為是『從印象最新的歸航寫起，逆溯上去』的。內容有關於『我們的領袖』希特勒的，也有關於維也納女人風味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可謂『盡漫之極致』，而也就在這個『漫』裏，我們發見了一個小品文的新型。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張天翼論

胡 豐

## 「新人」

天翼底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在一九二九年出現，使讀者嗅到了一種新鮮的氣息，接着，一九三〇年發表了從空虛到充實，一九三一年發表了二十一個以後，就受到了文壇底注意，被承認爲「新人」——新的作家了。

當時對於他的批評裏面，有過這樣的意見：

「……他要探求新的形式，同時要丟棄舊形式的影響。我們所謂舊形式，就是傷感主義，個人主義，頹廢氣分，甚至於理想主義燒成一爐的浪漫主義的形式；不是觀照而是表現，不是觀察而是體驗的形式；不重結構而重靈感，不重客觀而重主觀的形式。……」（李易水：新人張天翼作品。）

在這裏，用語底混亂甚至論旨底顛倒，我們用不着討論，我想借這來證明的是，天翼給與當時文壇的是一個「新」的印象。對於這個「新」的印象底根源，論者所要說明而沒有明確地說出的，或者說，他所要把捉而沒有把捉到的到底是什麼，由於時間底滯清和天翼本人底創作特點底擴大，對於現在的我們都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由寫成處女作三天半的夢的一九二八年到受到了廣大的注意一九三一年，是由五四運動開拓出來的文學傳統不得不經驗了新的發展，也就是不得不開始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的時期。當然，這一發展或變化是有廣大的社會需要作爲它底母胎的，在這裏沒有詳細分析的餘裕，應該說明的：是在文學上，這個社會需要大部份是通過進步的而且大多數却只是在特定的意義上是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表現出來的。

這些知識人，經過了一次大潮底震盪或沖洗，變得比較老練，消失了多油的情熱，學得了一些經驗帶來了一些習慣，對於平凡醜惡的人生他們自以爲非常明白，但同時又多少感到了一點疲乏，對自己不滿而又替自己原諒，因而對於未來的風雲很少有「過份」的熱力或忘我的突進。這，一方面說來是素樸的唯物主義觀點，另一方面說來是情熱薄弱的觀照態度。這樣的氣分要在文學上找到表現，和既成的文學傳統之間就不得不發生了參差。

第一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對於「未來」的模糊懷疑或不安，當然要引起他們底反感，用感嘆的情調和沉重的筆觸來撫摩灰色的人生，更不能和他們投合。批判地承繼這個傳統，在當時的他們是沒有這樣的耐心也沒有這樣的理解的。

第二是浪漫主義的文學。自己心中底狂熱，戀愛底火花

一切使現實生活美化的夢境或理想主義的彈唱，對於「曾經滄海」的他們不過是人造的鮮花或灰色商店裏的招徠顧客的吹打，頂多也只是小兒式的美夢而已。至於和浪漫主義同胎的頹廢的潮流，對於他們當更為遙遠了。

在既成的文學潮流裏面既然找不到表現，但另一方面，對於作為既成文學底反撥的標語口號文學，想觀念地代表那一社會需要滿足那一社會需要的文學，也感到了貌合神離：不能對於現實生活顯示出平易敏銳的感應的那種空空洞洞響聲，實際上是和知識人底某種偏向互相姻緣的那種響聲，在已經不能只是憑「一股熱氣」推動的他們聽來，那刺激性或疑惑力是非常薄弱的。

當廣大的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在文學上這樣找不着表現的時候，而且當那時的社會需要在某一程度上，是和這種氣分相一致的時候，天翼就帶着一付「新」的面貌現出了。

那新的面貌是什麼呢？

個人主義的虛張聲勢沒有了；

使人厭倦的傷感主義由平易的達觀氣概代替了；

「戀愛與革命」的老調子擺脫了；

理想主義的氣息消散了；

道德的糾紛被丟開了；

人工製造的「情熱」沒有影子了。

在他底作品裏面能夠看到的是——

知識人底矛盾，虛偽，飄搖，和絕路中的生路（三天半

的夢，報復，從空虛到充實，三弟兄；）

知識人在「神聖戀愛」裏面現出的醜相（報復；）

殉教者底側影（從空虛到充實；）

大家底硬朗而單純的面貌（搬家後，三老爺與桂生，二十一個，）等。

他所拋棄的正是當時進步的知識人所厭惡的，他所取來的主題正是他們所看到的所自以為理解的，再加上他底運用口語，創造活潑簡明的形式以及談話的才能，他之所以給與了當時的文藝一個鮮明的「新」的印象，不是並非意外的麼？在初期的這些作品裏面我們能够明瞭地看到，在對比上作者最用力的描寫是那些否定人物底生活，當他底筆尖移到他們的出路問題或和他們相反的人物的時候，就只是露出了一種似乎隔着一一定距離的「羨慕」或「好意」。他帶着一付「都不過如此，都應該如此」的神氣把這些跳躍地簡明地寫了出來。我想，對於當時「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沒有比這些作品更能够省力地投合了。

所以，如果我們考察天翼底作品是怎樣地受到了廣大的歡迎，就不應該忘記了當時新生的文學要求在創作實踐上找不到具體表現的苦悶，更不應該忘記了那要求是在所謂進步的知識人底氣分裏面經過了屈折作用。

那以來的數年間，天翼已由「新人」轉成了最流行的作家之一。雖然在本質上那以後他沒有開拓新的主題，但那些主題底多面的發展和談話才能底圓熟，使他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讀者社會。因為，現實社會的發展在文化生活裏面也提高了認識底水準，原來歡迎了他的所謂進步知識人底對於生活的看法理解或氣分，漸漸地普遍化一般化，能够在他底作品底進步的要素裏得到感應的讀者當然一天一天地廣泛了。也正是因了這個同樣的原因，對於在現實生活裏面得到了更新的經驗受到了更強的磨練，想在文學裏面滿足更大的食慾

的讀者們，作家天賦底印象就比較失去了「新」底光芒，成了用不着握手凝視也可以認識的看熟了的面孔了。

### 小康者羣底灰敗世界

對於他底作品的具體玩味，也許可以使這點意見得到說明罷。

首先，作家底進步的意識使他不得不告發了現實生活底虛偽，可笑，矛盾……他是從「小康之家」借用他自己底用語）裏出來的，進過大學，在中流社會裏謀生。他最熟悉的是這一社會層底人們，恐怕他最看不起的最討厭的也是這一類的人們。抒情氣味很重而且帶了很濃厚的自我批判精神的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和初期被人注意的從空虛到充實，對於摩登化了的小康者們就投下了很輕蔑的一瞥。愈寫下去他底筆鋒就愈不能離開這一社會層底各種臉相，對於他們的描畫差不多成了他底第一義的而且是常用的主題。

他捉來的這一類英雄非常多，真有五顏六色之概，但比較重要的腳色我們可以分成三組。

第一類是在生活底矛盾裏面現得非常軟弱的人物（在處女作三天半的夢裏面就有過這樣的話：「人身上一定有生理學家所未發見的一種神經，叫做矛盾神經。」）或者是厭惡了現成的生活而又不能夠擺掉，或者是走近了合理的生活而又不能夠把牢。在瞻前顧後的這種矛盾中間，有的徬徨苦悶，有的突進而受傷，有的沉落毀掉，有的陷在泥沼裏面絕望地伸着兩手……三天半的夢裏的「我」，「從空虛到充實的荒野，三弟兄裏的龔任天，豬腸子的悲哀裏的豬腸子，夢裏的

盧俊義，以至移行裏的桑華，一九二四——三四裏的「某君」……，都是的。

一個徘徊在「自由」和「家庭」之間的人物說了：

「……憑良心說，我的所謂家裏是比較地有趣味。我在那裏的時候，所謂家庭間是顯得很融洽。

伏計，我想到了。爲了人道，我是應當安慰他們。他們的欲望並不大，他們的全部的要求，只不過是他兒子給予的安慰……

要不是做爺娘的太愛我們了，我們定得輕鬆得多，而且完全自由了。如今他們却造了一所感情的監獄，拘禁着我們。但在我個人是不會被禁的，至多爲了憐憫他們之故，跑去敷衍一下而已。——我說敷衍！現在我們的身子却有一半不是自己的，伏計，我們還應該履行我們那句話：贖出我們的身子。出一點相當的代價，買回自由。我可不像你那樣，「啊，感情是無從拿東西贖的，」我的，只要他們安閒，便可以卸我的所謂責任；他們有兒女還不如沒有兒女輕鬆哩。我說。（三天半的夢 一六——一七頁）

他把那父母由他底「敷衍」得來的高興比作「戰敗者忽然得到了勝利者的同情時」的表情。其實，既承認了自己底身子「有一半不是自己的」，「那不就明明白白的是「俘虜」了麼？他所自擬的「勝利者」底地位在這里不用說是要成爲問題的罷。

然而，這「純潔的」感情問題當然不會是簡單的東西，作者在這裏所吐露的同情這以後就完全消失了。掀開假面以

後就露出了本相：所謂矛盾其實不過是認識底錯亂，名譽地位，利慾等在發生作用而已（從空虛到充實三弟兄等。）等到在那裏面找出了慢性自殺的污穢的享用（豬腸子的悲哀，移行）和自騙騙人的誇大卑怯（一九二四——三四）作者底嘲笑就達到了刻毒或不留情面底極致了。

第二類的人物在戀愛把戲裏面現出了使人難堪的虛偽，凡庸，可笑……，如報復裏的黃先生卜小姐，稀鬆的戀愛故事裏的羅穆宋列，搜尋刺激的人裏的江儀文學士。溫柔製造者裏的老柏……。

在稀鬆的戀愛故事裏面，當男女主人兩個月後戀愛「成功」了的時候，作者替他們算了一筆帳：

豬股類糖一百三十四盒。

甜酒兩打又三瓶。

遊公園每週二次。

看電影每週四次。

picnic 六十六次。

抒情詩六十九首。

上館子二百餘次（詳見他倆的日記。）

餘從略。

共計用銀一千五百餘元，

費時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時。（小彼得一〇五——一〇六頁）

這當然是作者最愛用的誇張的諷刺，然而，就是當他底人物爲戀愛而流淚或「心臟酸痛」的時候（報復，搜尋刺激的人，溫柔製造者，）也並不是作者在那裏面有了什麼肯定的發現，不過是用來更鮮明地映出他們底虛偽，可笑，凡庸

而已。由他看來，這些腳色戀愛是比屋樑上的蟻叫大路上的狗咬還不如的，因爲它們並沒有這麼濃厚的「買賣」色采

第三類是替命「往上爬」的人物。

三弟兄裏的一個人物（叔瓊）下了這樣的批判：

「你不信麼，雖然現在這些人沒有整個沒落，但社會現狀的不安定，已經開始局部地沒落了。」

「這些人都是想往上爬就是小鬼頭也灌輸給他們那些往上爬的教育，從小時候便給他們打扮得紳士模樣。」

「這種人很多的：本來是有產者，但已經沒落了，譬如任天家裏的店，譬如許多人的田產。」

「……這種人是沒落了，但還是捨不得過去的生活，於是就悲劇來了。復三是這一類。」

「我告訴你。沒落了的地主自然沒有產了。但他還追求從前的那個，那就想爬，但是爬不上，有些是爬上又掉下來。一方面他要編一點上流人的架子，像復三，

他決不肯把長衫脫下的，脫下長衫便成了所謂下流人了，他是紳士，怎麼肯。」

一年裏的另一個人物（衛復圭）也同樣地說到了那些「

向上爬」者和他們會得到的「悲劇。」

在天裏底作品裏面，似乎這類人物底數目最大：皮帶里

的炳生先生，宿命論與算命論里的舒同志，一年里的白暮易

梁福軒，包氏父子里的老包，我的太太里的「我」，直線系

里的敬太爺……他們最大的願望是「爬上去」，他們「捨

不得過去的生活，」想恢復舊有的規模。「碰了壁受了辱

也還是要「爬上去」，窮途無路了也還是要「爬上去」，餓

着肚子也還是忘不掉他底「身份」，他們可以跪在皮帶前面

痛哭，可以出賣朋友，可以跳江，可以滾到面死，但「爬上去」的夢想是不能夠丟掉的。落難的時候他們會發牢騷，怨恨這個社會底不平，但稍稍得到了一機會」就得得意忘形，什麼暴發戶底醜態都顯露出來了。和蛆蟲一樣，爬着爬着，不到最後就不曉得等着他們的只是一個「悲劇」底命運。

以上是天翼底作品里的灰色人物底行列，作者打趣他們，嘲笑他們，甚至侮罵他們，好像他一個一個地扭着他們底耳朵送到讀者前面，說，「看罷，這麼一付尊容！」固然，他們里面有的也爲了「充實」的生活而苦惱而突進，但絕對的多數却是那些可笑腳色，作者差不多都在他們底鼻子上塗着了一塊白粉。他底被進步的讀者所不滿的「油腔滑調」或「嘻皮笑臉」，那根源當然是後面將要說到的他底態度看法，但他所取來的這一類腳色挑逗他忍不住不能不這樣，也許是一個原因罷。

我們知道，所謂開始「局部地沒落」的中流社會，因了一九二八年以後全世界經濟恐慌底開始以及其他的原因，已由「局部地」發展到了「全面的」了。在這情勢下面被沖激着的小康者們，一部份是社會的知識人，一部分是由鄉村逃來的，動搖，癡癡，做夢，亂鬧，麻醉……這個一天一天明顯的社會性格，我們底作家是依着某種視角廣泛地反映出來了。

## 吸血獸

他一面看到了農村底小康者們成批地沒落，逃到都會去的狼狽姿態，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農村里的強者，用了各

種有效的手段來維持他們底傳統的人們。

在初期作品三太爺與桂生里面，作者就畫出了一個爲了自己底利益設計把別人姊弟活埋的人物。

近兩年他又記起了這種吸血的動物，作了幾次鮮明的暴露，脊背與獅子里的長太爺，笑里的九太爺，萬伊約里的閻貴林，苦蕪也管不了里的施道士，都是靠他人底血液活命，在他人底慘痛里面取樂的。這種作品並不多，但色采非常鮮明，因爲這是作者底目光所注射的另一個方面。

但他底筆下還活着另外的一種吸血者，都市和農村底流氓；和俞大隊長里的王和尚聞太師，保鏢里的老向，反攻里的獨眼龍……他們底眼睛只看到錢，錢能使他們和機器一樣地反應，殺人在他們也不過是一種買賣，多變的社會波瀾不斷地供給他們機會，使他們前一分鐘和後一分鐘能夠變成絕對相反的腳色。

## 他底「憧憬」

然而，什麼東西使作者對於這些可笑可厭的動物殘忍的動物能夠靜靜地帶着達觀的神氣眺望呢？他是一個社會的人，不能夠一方面意識着那些人物底可笑可厭和殘忍，一方面只是單純地隨便和他們厮混，開着玩笑，不感疲乏。他嘲笑了厭棄了他們以後得有一個可以去的世界，或者說，他之所以看到了這些可笑可厭和殘忍，原該先有一個把握存在的。前面說過的他底「進步的意識」一定得寄付在什麼上面。在這里我們就可以從他底作品里面看到另一方面的人物：在搬家後，三太爺與桂生，小彼得，蜜蜂里出現的以及在二十

一個，新包線路，最後列車，仇恨里出現的。其實，在這以外的多數作品里面，這樣的人物也是常常露臉的，不過只是作為陪客或對照罷了。

他最初被人注意的作品二十一個所展開的就是這種世界，那里面的人物都簡單，率直，連觀，「勇敢」……。那以後在他底作品里出現的這種人物，差不多只是作者反復復地用來表明這同樣的「意思」或「結論」而已。好像他在告訴讀者：相信罷，世界上有這種不同種類的人，你用不着追問，也用不着詳細地凝視，他們當然是如此如此，當然會如此如此。……所以，他底這種人物都很模糊，沒有個別的面貌，不能使讀者得到個別的實感，差不多成了「一般」的影子了。打個比方：好像是從望遠鏡里望到一些穿着制服的兵士。

原因當然是作者對於這種人物原來並不熟悉，與其說是從現實生活取來的還不如說大半是主觀底推測或想像。作者在理智上相信他們，肯定他們，但因為實際上和他們並沒有什麼「深交」，談到他們的時候就只好連說「那個，那個……」了。

所以，雖然作者是在這種人物里面才肯定了人生，由這種人物得到了一種視角來觀察他所能達到的社會真相，但關於這種人物本身他並沒有給我們什麼真實的反映，我們在他里面能夠看到的只是對於他們的一種鎮靜的好意，借用一個也許是作者自己所不喜歡的名詞——「憧憬。」

## 素朴的唯物主義

除了原來是把他底慣用題材放大的鬼王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浜奇俠等以外，在上面我們從他底差不多全部作品里面考察了他底主題。他底主題是非常單純的，他底人物也是非常單純的，單純到用不着作者底批判，也用不着讀者底批判，差不多他底每一個人物出場的時候，我們就曉得那將是一個怎樣的腳色，那腳色在這個社會里面是站着怎樣的地位。

這是作家天翼最大的特色。他最注意的是他底人物底社會的色采，他們在人間關係里面所抱的一份「打算。」他底最大野心是單純地誇張地大多數的場合甚至是性急地把這告訴讀者。在唯物主義底啓蒙運動時期，他在被羈縻的抒情主義瀰漫着的文壇上投下了一道閃光，不是偶然的，在一般小知識份子對於紛亂的社會現象要求着明快的解答的現在，他底作品不用說應當受到很高的進步的評價。

然而，藝術活動底最高目標是把捉人底真實，創造綜合的典型，這需要在作家本人和現實生活的肉搏過程中才可以達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實的愛憎去看進生活底層才可以達到；如果只是帶着素樸的唯物主義觀點在表面的社會現象中間隨意地遨遊，我想，他底認識就很難深化，他底才能就很難發展的罷。所以，我願意把天翼底現在到達點看成長途上的一個階段，和作者一起在他底到現在為止的作品里面尋求一些教訓，「求全責備」地看一看那素樸的唯物主義觀點實際上表現了一些什麼缺陷。

第一是人物色度 *Nuance* 底單純。他底大多數人物好像只是爲了證明一個「必然」——流俗意義上的「必然」，所以在他們里面只能看到單純地說明這個「必然」的表態或



動作，感受不到情緒底跳動和心理底發展。他們並不是帶着複雜多采的意態的活的個人，在社會地盤底可能走動地豐富地發展地開展他底個性，常常只是作者所預定的一個概念一個結論底表演腳色。當然，作者底目的是想簡明地有效地向讀者傳達他所估定的一種社會相理，但他却忘記了，矛盾萬端流動不息的社會生活付與個人的生命決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藝術家底工作是在社會生活底河流里發現出本質的共性，創造出血液溫暖的人物來在能夠活動的限度下面自由活動，給以批判或鼓舞，他沒有權利勉強他們替他自己底觀念做傀儡。

如說，作者對於小康的知識人是深惡痛絕的，這當然是他們罪有應得。但這個憎惡却使他不肯或不屑全般地深刻地觀察他們把握他們。有時只是隨意地抓出一個破綻來儘情地描寫，使讀者得到一種不自然的空虛的印象。嘲笑他們固然需要，了解他們批判他們也許更為需要罷。

這類的作品容易找到，我們且舉最近的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做例子。

這寫的是一個嘴裡成天說着空話但實際上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做，老是在自私的生活圈子里和蒼蠅一樣撞來撞去的「乏虫」。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嚷着「革命是我們的唯一的光明的道路」，但一年一年地總是不動。總是嚷，直到一九三四年依然還是嚷着「我總有一天要拿出勇氣來的。」這種人物存不存在呢？我想，不但存在，而且不少罷。然而問題是，作者只是單純地抓着他自欺欺人地說空話這一點，爲了加強這一點，就拚命地把他寫成可笑的样子。實際上是，如果這個人物真像作者所寫的這樣浮淺，自私，卑怯，那十年來的

生活波瀾一定把他打變了樣子，連那自欺欺人的空話也改變了許多次的對象罷。作者所要寫的這種人物事實上要更漂亮，更懂事，更複雜，更會欺人也更會「保護」自己。作者把對象看得過於單純而且固定了，使他作品表現出一種諷刺，沒有迫人的實感。從這里，他底人物就常常得到了——

第二，非真實的誇大。因爲作者只是熱心地在底底人物里面表現一個觀念，爲了加強他所要的效果，有時候就把他們底心理純地向一個方向誇張了。最被讀者不滿的宿命論與算命論，那缺陷就是從這里產生出來的。

主人公舒可濟因爲建立一次功，「爬」到高一一點的地位上去，就出賣了往日最要好的朋友。他一面做一面良心不安，而且被看不起他的人嘲諷，終於大大地懺悔了。下面引的是他去看那個被他出賣了的朋友（小鬍鬚）時的情景：

「……他的世界裏沒有春天，他的世界裏祇有一件東西：死，再不然就是瘋狂。」

他把所有的錢去買了些烟捲，水菓，罐頭食品，帶跑地走回來，用了最大的努力衝進了衛兵室。

一個衛兵帶着上皮鞋的大刀。和氣地坐在旁邊。小鬍鬚在看着一本什麼綠野仙蹤。

「小鬍鬚，小鬍鬚，」舒可濟同志喘着氣，眼珠上浮着紅絲。「我痛苦極了。我心上像有刀子割着似的。」

「……你怎麼着，飯菜還好麼？」

「便是優待的。」

「我真難受，小鬍鬚我太……太……怎麼，你安心點罷。」

「……你得安心……」

「我怕到一點不怕，」那個冷冷地。

「我真對你不起：我想起那天早上……那天……我們忽然遇見你……我都痛起來了。……你要什麼吃？的你告訴我。……要不要牛乳？……你的衣褲可有沒有？」

「舅舅給我帶來了」小瀟嘴安靜地微笑着，臉色可有點蒼白。「你爲什麼要難受：我知道你的心的。」

舒同志抓着他兩個膀子把臉湊過去。小瀟嘴把鼻子稍爲撇開一點。

「小瀟嘴，我想起那天早上的事我就得發狂了。……我想起我那天早上……我幹麼要遇見你？……小瀟嘴，全是命。不對，不全是命，對不對？不全是命。……我想起我們倆從前一塊煮肉吃。……你教我游泳。我病了你那照顧我，你還給錢用。……你可記得我倆打酒喝，我們……我們……老是我們倆，對不對，……小瀟嘴，我心像有刀子割着。……」

他希望能够一口氣說到明天，說到後天，說到下星期，下個月，下一年，甚至於說一輩子。他幾乎要告訴小瀟嘴這厄運是他造成的。可是究竟沒說出來。（蜜蜂六九——七二頁）

最後，當小瀟嘴被解走了以後，他跑回住處「伏在有點臭味的被窩上」痛哭。

不用說，作者在這裏要表現的是犯罪者底懺悔心理。然而，他給我們看的這個主人公，相信命運，因爲想女人，雨衣，電氣熨斗等就把朋友出賣了的人物，居然能够發生這麼高的懺悔情緒，已經奇怪了。更重要的是，在個別場合上這樣的人物也許會有發生這種情緒（這樣高却絕對不會的）

的可能，但如果綜合許多這樣的人物看來，那就一定是例外了。他們是有一定的「職業意識」，利害觀點的。藝術底工作是創造群體底人，但我們底作家却找了一個例外，而且誇大地表現了，好像他是替這種主人公向讀者訴苦。他幹下了一件不小的「失敗」。

和這關聯的是，因爲他只是記得要達到他所預定的效果，有時就隨便地爲他底主題假定了前提條件。這情形在他底作品裏面可以常常看到，上面引用過的一九二四——三四就是例子。在這篇作品裏面作者所要表現的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說空話的人物，十年來每年都說要去革命，但每年都是沉陷在自己底生活裏面。在這裏，作者在這個人物底意識裏設定一個不變的「革命」，使他每年都說着關於它的空話。這個假定太隨便了，使他底主題失掉了成立的根據！

然而，有些場合，是他想用來取得主題底效果的不是假設的而是過於誇大的條件。爲了使人物底心理發生變化，他有時用了難堪的境遇「逼迫」他們。這似乎是天裏愛用的方法，在這裏舉兩個例子。

在仇恨裏，一羣受了兵禍向別處討生的難民在路上碰着了三個傷兵。開始想活埋他們，但因爲他們和自己們同樣是種地的，而且忍受着「禍害」，終於和解了。下面是「禍害」底描寫：

「武大郎（傷兵之一）對裏傷的灰布吐了五六口唾沫。唾沫是帶腥氣的，夾着些沙土。」

「你奶奶……」  
使一使性子。他把黏着肉的那條灰布拉了下來。傷口旁邊的皮肉連着撕下寸多長的一塊，血沿着大腿滴到

地上，在黃土裏滾成一粒粒的黃丸子。

「嚇，蛆！」

傷口像茶杯那麼大小。成千累萬的蛆在這紅色的洞口裏爬着，全都吃得白白胖胖的，身上浴着膿血。紫紅的血，淡黃的膿，給搗成了一片。灰布剛一解開，這些白胖的蛆蟲害怕似地亂竄亂奔起來。有幾條爬出傷口，把背脊一鞠一鞠地爬上武太郎的手，她手就給彎彎曲曲畫了一條紅線。有幾條聽得不小心，摔到了地上，在滾燙的黃土裏掙扎着。

聽着的人都咬緊着牙；覺得幫忙也不好，不幫忙也不好。

武太郎把黃牙齒咬着下脣，咬得發疼。他抽煙似地彎着手指。這麼着過了不一會，他屏一屏氣，用手指到傷口裏去掏。

「你媽！……」他還咬着下脣，像悶在被窩裏發出的聲音。

把手裏掏出來的蛆向地上使勁一摔。手指給汗水酸鹹了，一觸到傷處，那爛肉就疼得骨頭都打戰。

又到傷口裏去掏第二把。……

一把一把的蛆虫在黃土裏鑽着。有些釘在武太郎的手指上，在他那些黑指甲上爬着；他費了不小的勁才把牠們撤下來。

於是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掏一下，他就打寒噤似地全身抖一下。〔蜜蜂一六一——一六三頁〕

在移行裏，一個意志軟弱的青年（桑華）因為「受不了」生活底苦難終於改變了她底人生目的。作者給她看的苦難是：

「隔什麼兩三分鐘小胡就得咳一聲，跟着嘴裏就瀉似的淌出一口血。葉阿信兩手就按着這塊血，洒到個小面盆裏。大家都不叫小胡動，一動就吐得更厲害。

被窩褥子上都洒着血點。小胡的下巴和鼻孔下面都塗成暗紅色，像用舊了的朱漆桌子。他眼閉着，腫黃的臉上一點表情沒有。祇有咳的時候就全身抽動一下，於是嘩的一聲冒出血來，嘴邊又變成了殷紅的。

連文侃着急地看一下桌上的鬧鐘，喘着：

「醫生怎麼還不來？」

大家互相瞞了一眼，又把視線避開，似乎在說：醫生來也不大有辦法。許多臉都糊着，又腫腫小胡，又腫腫小面盆裏的那些血——和着臭藥水，變成了很混雜的彩色。

「咳！」

那個葉阿信趕緊用手去接着小胡的嘴；血衝到了他手上，兩隻手中間的縫裏漏出一種紅絲注在被窩上。

小胡使勁把眼皮睜開來，要用眼珠瞪大家，可是沒這力氣。他淡淡笑了一下，還笑叫人看得哆嗦。血糊的嘴唇動了好一會，才發出了一聲音：

「你們……你們……」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連文侃走過去輕輕按住他的膀子，臉跟臉離得很近，像在哄孩子似的。「不要動，不要動，千萬。……真是；不要動啊，我的爺……安靜點罷；有話明天再說。……」

可是小胡彷彿有什麼事不放心似的；他想掙扎。他心一跳，於是又一聲咳，又一大口血往外射。

桑華忽然恐怖地哭了起來。她拚命要叫別人聽見，她就拿手用力地堵住嘴。可是沒辦到：嗓子裏在咕咕地大聲響着。（移行二三六一—二三八頁）

作者底目的，在第一個例子裏面是想說明仇恨兵士的難民爲什麼向傷兵表示了同情，在第二個例子裏面是想說主人公底對人生態度爲什麼改變了方向。本應該在人關係底推移和那在人物心理上的反映或激動的律動過程中來取得主題底效果，作者却想用這種嚇人的條件達到。他提出了條件以後就以爲他底人物當然要表示「同情」或覺得「受不了」，但讀者所得的印象都是似乎作者逼到了他底人物以及讀者底鼻子前面，不讓他們自己作主，說：「這麼樣了，你們還不承認我底意思麼，還不承認我底意思麼？」讀着這樣的情景，好像硬被人拖去參觀了殘酷的殺人場面，這時候所有的並不是流着熱力的感動而是一種生理上的打擊或厭惡。批評家羅喀維夫斯基說，「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却並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魯迅雜感選集二〇六頁所引），高爾基也說過「作家不應該『強迫』讀者，我以爲那暗示是意味深長的。」

第三是人間關係圖解式的對比。人世隨處都存在着矛盾或對立，作家底進步的意識差不多時時都敏銳地傾射在這上面。然而，現實生活濺滿裏的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種種方面底榮養，他底心理或意識不會是一目了然地那麼單純。天翼底這個注意焦點使他底作品得到了進步的意義，但因爲他用得過於省力了，同時也常常使他底人物底人間關係成了圖解式的東西。這例子很多，被讀者不滿的初期作品外，被得是最顯著的一個。

舉豐年做例子。農民錢根生因爲豐年穀子不值錢，活不了，到當保鏢的陳七表兄那兒去找事。陳七托老爺沒有成功，老爺却和奚先生（一個幫閒的清客）同包辦穀米的錢二爺談得起勁，談錢二爺可以大賺。可以渡過「難關」。根生找不着路，終於黑夜溜到老爺的房裏去搶錢，把老爺撞傷了，但也終於被陳七誤爲強盜打死了：

「……陳七手發冷。他當自己在做夢。他楞着。忽然他把緊抓的手槍一扔，蹲下去俯着照根生，把根生的腦袋抱起來。」

「根生，根生！」

根生是這樣落了氣的。

錢二爺張了大嘴：

「是錢根生！是錢根生！」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

「不是年成好，饑餓都沒有……？」

汽車叫。老爺開了大門，讓那楊大夫的汽車開進來

。奚先生和錢二爺趕快跟着楊大夫進去。

楊大夫說老爺不礙事。

奚先生嘟囔着：

「年成好，反而出這亂子。」

「我倒不礙事，」老爺笑着。

錢二爺輕輕地透了一口氣。

「唔，不要緊。」

「是呀，你也不要緊，今年跳出了難關。」

他們互相圍着笑了一笑。（反攻三〇三—三〇四頁

在這裏，作者完全不管那應該有的緊張空氣在人物底心

理或注意上所引起的變動，僅僅只記得用原來的談話內容說明他們中間底對比。這結果是人物心理底直線化，當然要使主題失去血色的。

這些特點，如果翻一翻鬼土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濱奇俠，就更可以明白的罷。在那些作品裏面，天翼把他底看法用放大鏡向我們放大了。

### 觀照——笑

然而，七八年以來，作者表現在藝術實踐上的這種對於人生的看法或態度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動或發展，這根源是在什麼地方呢？這個藝術實踐和生活實踐的關聯問題，這個在生活底小市民性裏起因的認識界限問題，我們不能不被迫似的想到。

讀着他的作品時候，常常會浮起一個感想：似乎他和他底人物之間隔着一個很遠的距離，他指給讀者看，那個怎樣這個怎樣，或者笑罵幾句，或者讚美幾句，但他自己却「超然物外」，不動於中，好像那些人物和他毫無關係。在他看來：一切簡單明瞭，各各在走着「必然」的路，他無須而且也不願被拖在裏面。他爲自己找出了一個可以安坐的高台，由那坦然地眺望，他底工作只是說出「公平」的觀感。

這是典型的小市民底天地。多難的社會動盪不斷地使他底觀感不致空虛，總是向着進步的方向，但他本身底特殊生活方法却經常地保持住他底心緒底安靜。這個距離使他不能夠向他所要表現的人生作更深的突進。

他頂喜歡寫的主題是小康的知識人，他們可笑，可厭，

這當然是他底生活環境和關心範圍底反映，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那樣的寶貝們和作者本人決不會有什麼關聯，他玩弄他們，嘲笑他們，但他自己却裝作高高在上，對於那些污穢和毒菌，絲毫不現出着慌或害怕的神色。所以，處女作三天半的夢，從空虛到充實以後，在他描寫知識人的作品裏面，不肯認真地觸到比較嚴肅的方面，差不多找不出連作者本人也包括在內的知識人底痛烈的自我批判。就是偶然碰着了的時候（如豬腸子的悲哀，移行，溫柔製造者，）他也不肯把這一面深刻地開展，虛閃一槍，縱馬而逝了。

因爲只是捕捉和自己隔得很遠的可笑的角色，看他們不起，他有時就現出了一面戲弄他們一面覺得他們「好玩」，「可憐」甚至「天真爛漫」的神氣，反而不去真實地解剖。上面說過的宿命論與算命論和成業恒，反攻底失敗就是從這里來的。太藐視了對象就反而被對象蒙蔽了。

這種對於人生的觀照態度，使他底作品里面完全沒有流貫着作者底情熱。他底嘲笑「生鐵悶脫兒」(Sentimental)是有名的，但似乎他把一個作者對於他底人物應有的情緒的感應也完全否認了，就是描寫作者應該用自己底情緒去溫暖的場面，他也是漠然不動的。我們從他底嚴肅時的作品之一三太爺與桂生里舉一個例子罷。

三太爺曉得桂生不但不被自己利用而且要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就誣他姊弟通奸，把他們活埋了：

「埋的時候我跑去勸的，兩口用布蒙住嘴。叫不出聲，只用鼻子喊，像是裏在被里叫出的聲音。……招弟好像暈了過去，不動。桂生先是掙扎，一盤土倒下去，又掙扎，像你踢了一腳的蚯蚓一樣。他臉上一股哭樣子，

額上鼻子上都是皺紋，或者有點像恨，似乎正在肚子里呢。……再一大錢土下去，只見土動了。……這樣就動也不動了……這樣就……」（一八頁）

作者用的是多麼冰冷的旁觀者底心境呵！

同樣的理由使作者原來就不熟悉的有時出現的肯定的知識人——戈平（由空虛到充實）叔瑜（三弟兄）衛復老（一年）小順子（找尋刺激的人）小嚮嘴（宿命論與算命論）……玉麒（一九二四——三四）只是代表概念的影子，現得空虛。這些與其說是在他底作品世界里面不能不出現的人物，和其他的人物互相保持着血緣的關係，還不如說是在他底素朴的觀點里先天地佔有一席，當他覺得必要的時候就拉出來和其他的人物作一個對照。

從這里就可以找出天翼底諷刺（笑）才能特別發達了的原因。那麼一些灰色的蛆虫，一些醜惡的動物，作者站在一堵高牆上望着他們，覺得一目了然，他能够忍住不「笑」呢？實際上，在這種場合恐怕只有「笑」是最銳利的武器，也只有「笑」對於讀者最有效果罷。然而，如果只是「事不關己」地笑，有時就會使人感到空虛，如果變成了一種習慣的一種「趣味」，無意中被帶到了嚴肅的場景或肯定的人物上面，那意義就會完全成爲「負」的了。天翼七八年來的文壇所產生的最大的笑匠，發生了很高的「健康」作用，但同時也常常受到小小的不滿，那原因就在這里。

### 漫畫家

以上考察過的天翼底整個創作態度就產生了他底特殊的

表現方法。

最明顯的是漫畫家底本領。——單純，誇大，簡明的對比，笑，不就恰恰是漫畫所含有的條件麼？

例如他底許多人物常常有一定的語癖：

從空虛到充實里的老惠愛說「什麼」

三弟兄里的王琪愛說「不是」

豬腸子的悲哀里的豬腸子愛說「那好極了」

稀鬆的戀愛故事里的羅穆老把E念成G

……

直線系里的敬太爺愛說「那個的話」

溫柔製造者里的老柏愛說「對不起」

或一定的表情，動作，服飾。

但這種特色發展到了最大的限度是在鬼土日記，大林和小林，洋涇濟奇俠，歡迎會，一九二四——三四等作品里面。我們從鬼土日記里舉幾個例子。

「象徵派文學專家」底話：

「……因爲，你要，貓頭上的蘿蔔是分開夜鷹的精密，明白一點說，就是洗臉手巾的香紋路已經刻在壁虎肺上了。」（二〇頁）

「……今天下午，我們就可以把金色的蒼蠅的腸子落在夜鷹的五等文虎奉上，並且要去看金牙齒的幽默得不到皮包的白玫瑰，不得到九尾狐的母親的墨水瓶。」（一五四頁）

人類學專家底話（關於人類起源有三種學說——創世說，達爾文學說。最初天上下雪下了兩個男人，他們雞奸後蕃殖起來的學說，下面是他對於這三派學說底爭執所下的結論

「……真理上一定是偏在一方面的，也不一定只限於某一事上的；譬如二加三等於四是真理，但二加三等於五也是真理，八減五等於三也是真理，幾種不同的東西，只要有真理，我們都該承認的。……現在這三說，每一種都有真理的，這三說，我們都要承認牠。……」（大鼓掌。）

「在學理上說，這三派是互相聯繫，互相因果的。……各位注意，我們並不提倡出第四派來，我們只是調和，集真理之大成。我們可以叫做調和派，或真理派，因為我們只追求真理，而不從事於意氣之爭。……」（大鼓掌。）這三派，其實是親弟兄，但人們老是爭辯着，這是不對的。……」（大鼓掌）。一四五——一四六頁）  
文學家司馬吸毒底結婚證書：

「海海與司馬吸毒，按照結婚法第三十六章第四條第八十六款規定之手續，於去年舉行定婚，訂有合同在案。今又按結婚法規定手續結婚。今日以後，二人即合而為一。男人不得背約停付款項。女人不得偷漢。從此互相了解，互相愛戀。靈魂物質，融洽無間。拉夫斯敗（Love is Best），真有你的人類幸福，實肇於是。口說無憑，立此為據……」（九三頁）等等。

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漫畫手法，使人發笑，馬上明白了作者要說的是什麼。

然而，這種手法用在「世態諷刺」上雖然非常有效（如最近的歡迎會，）但如果要靠這來創造一個現實的人物，問

題就不會這麼單純。在他底許多作品里面，我們看見每一個人物都帶着一個特別的記號，每次出場都用那個固定的記號來表明自己。這當然說明了作者底一種「趣味，」但我想，主要的原由也許是因為他只是單純地去把握人物底心理，不能使他們充分地得到「藝術底形象化。」所以只好用這個辦法來區別他們。在作者自己，以為這樣辦就已經把他的人物介紹給了讀者，讀者自然可以認識，然而讀者底目的並不僅僅在區別他們，認得他們底樣子，他最大的興味是要感受到他們底性格或心理和現實生活的交涉過程中怎樣地發展。天翼本事實然不只這一手，但他底愛在人物上面安下固定的記號，常常使他自己對於他底人物放心，懶得作更深的接觸，讀者看那些固定的記號的時候需要自動地補進一些東西才能夠浮出一個有呼吸的形象；這是會馬上使他們感到疲勞的工作，和「鑒賞心理」相衝突的工作。藝術創造里面最忌「戲畫（Caricature）化，並不是沒有原因。據說有一個劇作家（不是西班牙底J. Benavente）？完全不寫出他底人物底年齡，面貌，服裝，職業等，但讀者讀下去就會看到他們底神色，這對於藝術家底創造人物的工作至少是含有一個貴重的暗示的。

### 言語問題

他底表現方法底第二個特徵是表現在他底言語上面。他底「新的言語，」「大眾的語言，」最初就受到了一般的注意。

天翼在言語上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是簡明，

第二是口頭的語象。

這是他底創作態度所要求的。他要把他底內容表現得單純，活潑，他很熱心地在人物底語彙語法上表現他們底個性。實際上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吸到了讀者，成爲他底特點之一。這個特點從處女作一直保持到現在，在這里用不着特別舉例。

但他底努力里面同時也包含了誤解。先借用一段說明：

言語是——一切事實一切思想底衣服。然而，在事實底背後藏着它底社會的意義，在各個思想背後藏着原因。爲什麼這個思想恰恰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呢？在它底一切重要性，完整，明析里面描寫出在諸事實中間藏着着的社會生活底意義；把這當作自己底目的藝術作品被要求着正確的言語，被用了深的注意挑選出來的言語。幾世紀念以來，「古典作家們」正是一面用這種言語寫一面漸漸完成它的。這是真正的文學語，不錯，那是從勞苦大家底口語里面汲取來的，但和自己底起源却很不同了。因爲，在描寫的意義上寫出的時候，那從口語的自然性里面丟掉了一切偶然的東西，一時的東西，不確定的東西，飄浮的東西，在音聲學上被歪曲了的東西，因了種種原因和基本的「精神」——一般語彙底構造不一樣的東西，口頭的言語留在被作家描寫的人物底口語里是自明的，然而那也只是爲了被描寫的人物得到更造型的浮彫的特徵和更大的潑激而被要求的僅少的數量，……高爾基：與青年作家們的談話

除了我們底口語文學非常短促，沒有豐富的「從勞苦大

家底口語汲取來的」文學語（這和「文中之白」「白中之文」毫無關係）以外，這原的是和我們有關係的問題。

要大家懂是一回事，「迎合」口語（班菲洛夫語）又是一回事。迎合口語只會照原地寫下一些大家底話，而要大家懂底目的却是向他們傳達一種生活里的真實，這需要在口語里面選擇出最確實的表現才可以做到。藝術家底目的不僅僅是要大家懂得他底話，他須得「從活語言自然力的奔流里選擇出最正確的，妥當的，最有意義的言語」高爾基）來表現出藏在他們底生活里面的他們能够懂得感應然而却不能够明確說出的東西。所以所謂言語底「聰明的單純性」（班菲洛夫語），它要求明確豐富，然而決不能簡單蕪雜，像大家在口頭上隨便說的一模一樣，因爲它是經過作家底選擇和組織作用得來的。

天翼底活的言語，一開始就在新文學里面加進了新的積極的東西，現在也還在繼續地加進，但他底有時只是迎合口語，使得表現法不免簡單，表面。例如他底工人兵士好像每個人都成天不離「你媽的」「你奶孃」「操你孃了包稚的祖宗，……」然而如果真是這樣，那些話就和他們的個別的性格毫無關係了。爲了要他們個別地得到「造型的浮彫的特徵和更大的潑刺」他應該找出別的話語，猶如他應該在他們里面發現出更複雜的心理情緒一樣。假使說凡是大眾口頭愛說的話就得寫下，那要像他自己也在什麼地方寫過爲了描寫主人公早上起來洗面大便非花上七八千字不可似地，描寫兩個兵士底一場吵嘴就要成一本厚書了。天翼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但他有時把人看得過於單純，只要他們說着簡單飄浮的話，使他原有的善於運用言語的才能沒有發展。這影響到他



底自然描寫和社會性格底描寫上，缺點就更加明顯了。不，在他底作品里面自然描寫差不多完全沒有（除了寫得很好的夢，）這是他底特別手法，在這裡只須就後者舉一個例子：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脈搏在急跳。

臭蟲似的鐵甲車。榴霰彈，四十二生的砲口。轟炸機。殖民地民族的血與肉。驕傲的旗：那圍像像雙橫剖面的鹽鴨蛋。

兵工廠門口有十來個大字：

「……入……射殺……」

中間夾着些三點水，人旁，一豎第一點，那些個怪字。

大街上堆着尸。溝渠里滾着血。風挾着血腥溜到每個城市，每個鄉村。老百姓預備逃，老總們的臉潮着，」（最後列車，蜜蜂七六——七七頁）

他在這里所要取得的是所謂「動力學的」效果罷，但除了使人曉得一定發生了「戰爭」的事實以外，什麼也沒有說明。

### 現實主義的路

我底紙上「談天」拖得很長了，但我希望作者本人和讀者不要以為我存有一個「吹毛求疵」的成見。什麼時候天翼自己說的「我總覺得對不起我底讀者」的話，我似乎懂得使他這樣說了的嚴肅的心境。一個進步的而且是影響很大的作家不能不常常想到他底工作已經達到了的境地，更不能不常

常想到萬千的讀者對於他的敬愛。作者本人和我們都知道，讀者底大部份是從驚濤駭浪派，多角戀愛小說商，新式才子們，身邊瑣事或個人心境作家底作品里面挑出他底小說來的，他們是一面自覺地或不覺地或不自覺地經驗着這個悲劇時代底生活災難一面打開他底小說來的。

從開始到現在，天翼始終是面向着現實的人生，從沒有把他底筆用在「身邊瑣事」或「優美的心境」上面。因為這我們才在他里面發現了親切，但也正是因為這我們才敢於向他提出貪得無厭的期待。

他有了不起的「世態諷刺」的才能，被生活底紛亂弄鈍了底廣大讀者一定要求他不斷地開拓，但我們更不能忘記的是他在三天半的夢——三老爺與桂生——皮帶——一年——

——尤其是最近的萬級約的里面所顯露的創造人物的本領，豫想他要更深地更廣地浸入現實生活，寫出這個時代底典型。這樣的工作能够使讀者學得更大的東西，也能够使他

自己感到更強的喜悦，雖然同時也要忍受更大的艱苦。他底熟悉兒童心理和善於捕捉口語，使他在兒童文學里面注入了一脈新流，但我們還等待他去掉不健康的談諧和一般的觀念，着眼在具體的生活樣相上面，創造一些實味濃厚

的作品，從洪水似的有毒的讀物里面保護那些天真的讀者。他在現實生活里面看到了凡庸，可笑，醜惡，忍不住要嘲笑，暴露，但我們希望他不要忘記了，如果他自已站得太遠，感不到痛癢相關，那有時就會看走了樣子。我們更希望他不要忘記了，藝術家不僅僅是使人看到那些東西，他還得使人怎樣地去感受那些東西。他不能僅僅靠着一個固定的觀念，須要在流動的生活里面找出溫暖，發現出新的萌芽，由

這種孕育他底肯定活的心，用這樣的心來體認世界。

現實的人生是發展的，讀者底認識和慾望也是發展的，和人生一起前進的現實主義的作家當然也是時時在發展的。進步的讀者常常向他們底作家提出新的要求，在作家看來也該是一種喜悅罷。

「沒有大的感情就不能有藝術。所以我們應該這樣說：去了勢的文學，公平無私的不能使讀者也不能使作家自己興奮的那種冷淡的文學就沒有力量。」（梭波列夫）  
「假使詩人和音樂家來一同創造世界所沒有的而且是非有不可的新的歌。『世界』就會用着感謝來聽詩人底聲音。」（高爾基）

五、十二，一九三五，寫成。

作者附記

本篇立論所根據的作品：

- 從空虛到充實（一九三一年一月聯合書店版）
  - 鬼土日記（一九三一年七月正午畫局版）
  - 小彼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潮風書局版）
  - 一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友誼公司版）
  - 蜜蜂（一九三三年五月現代書局版）
  - 大林和小林（一九三三年十月現代書局版）
  - 反攻（一九三四年五月生活書店版）
  - 移行（一九三四年十月其友圖書公司版）
  - 洋經濟奇俠（現代第三卷第一號第四卷第五號）
  - 萬級約（文學第三卷第五六兩號）
  - 一九二四——三四（新小說第一卷第一二兩期）
- 作者知道名字而沒有看到的有禿禿大王，據說初期還有長篇一個，也沒有看到，商務印書館預告了的萬級集里所收的一定也沒有讀到的作品。

# 新書

## 達夫所譯短篇集

郁達夫譯 實價五角五分

此本包含八個短篇小說，計法國蓋斯戴客三篇，芬蘭阿河一篇，美國衣味爾根斯一篇，夏爾爾奧弗拉赫德等三篇都是近代第一流的名作也差不多是郁達夫先生所譯外國小說全部的結集。據譯者在自序裏說明他的譯書標準之一是要使譯文『像我自己做的一樣』可知名著遇名譯相得而益彰。凡愛讀郁達夫先生的創作者不可不一讀此本以資參照。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兩晉至隋異域輸入壁畫的考證

陳 竺 同

## 一 引論

近幾年來藝術及其他文化刊物裏，關於壁畫的論著，却有好幾篇看到。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西歐各國派遣探險隊在西域不斷地競作着大規模的發掘文化史料，發現了公元第五世紀至第八世紀的壁畫，在新疆各處都視為很珍貴的獲得，（註一）因此，就引起了日本及中國的作者對於唐代一階段的壁畫，作過幾種考證，以與新發見的西域壁畫相呼應。（註二）其實，西人新發見的西域壁畫，製作期自第五世紀至第八世紀，而且是西域接受印度的作風整理國內古代壁畫，要與這些西域壁畫相呼應，不只是唐代一階段，應該追溯到兩晉南北朝的接受外來文化的壁畫界才行的。

壁畫在中國有很久的過程，不過從魏晉時才開始與異域輸入的作風發生了關係。魏晉以前，遺留下中國原始期的壁畫傳說不少。如「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闢天地山川神靈琦偉備儼，及古聖賢怪物行事」（見楚辭章句）這無疑地可說是壁畫。又如「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龍，玄武朱雀，並畫其形，」（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崔約

古今注）這是壁畫由廟祠進展到宮闕的明證。又如「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之無道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帝乃立桃板於門，畫二人像以禦鬼，」（見風俗通義）這也是壁畫的一種。濃厚地帶着神話性，顯現出遠古原始社會的作風。到了西漢，宮殿中門戶牆壁都有彩畫，如「上觀西閣上畫人，」（揚雄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前畫工畫望卿舍）（廣川惠王傳）「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界之，畫古烈士。」（蔡質漢官典職）「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趙充國傳）「止畫室中不入」（霍光傳）「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其人於麒麟閣」（論衡及帝本紀）這些可證明西漢壁畫不但在王宮宮苑裏，而且推廣到大臣的舍室。至於東漢，壁畫更推廣了。如「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肇自建武迄於陽嘉。」（後漢書郡國志）及「肅宗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使夷人益畏懼。」（後漢書南蠻傳）這兩段記載，就可證明壁畫流行於各處官府已普遍了。至如「永平中，明帝壁二十八將於雲台，」（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也可代表當時壁畫的偉大。

在兩漢間，壁畫最複雜最偉大，或許是推魯靈光殿吧。這殿乃是景帝之子恭王餘所立。後漢王延壽作一篇魯靈光殿

賦其中有一段文筆描寫這殿的壁畫，頗覺逼真生動。

「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宣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膠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眦，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嬖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叙。惡以誠世，善以示後。」

綜合以上各種壁畫，在兩漢以前，是比較簡單的而且具神話性的，在兩漢間，除掉神話性以外增加了模範人物的描繪。然而這些畫的傳說都是東漢至六朝間文人的記載，是經過漢武帝交通西域與漢明帝的迎佛敎兩重交外，這些記載或許雜揉着外來文化的粉飾，如上面明光殿畫用胡粉等事，尤其是其在漢武以前的古籍中，却找不到關於中國壁畫的記載，這是很使人疑感的。然而在中國古代社會進化的過程，無論如何，壁畫這件東西，可以十分地肯定是早已產生，而且帶着神話的情味至多。不過周秦時很少地把這些原始期的藝術記載下來。我們對於這問題暫時這樣地解決罷。兩漢間的壁畫或者純然是繼承着遠古的作風，或者略略地雜揉着外來文化的粉飾，這都不管它，這兒只決定了中國壁畫是從兩晉起到南北朝，確是接受了異域輸入的作風。而且這可視第一階段的接受。至於唐代的壁畫乃是第二階段。要了解中國壁畫與最近西域所發見的印度風的壁畫有混合演化的痕跡，應該從兩晉至南北朝的第一階段說起，才好明瞭其演變的詳蘊。

在未敘述晉代六朝接受外來壁畫作風以前，先說一件晉代的壁畫笑話罷！

「佛圖澄，天竺人也，永嘉四年來適洛陽，……石勒召澄試以道術而信之，……後石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髮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澄對之流涕。」（晉書九十五卷佛圖澄傳）

這種皇家壁畫的變象，漫說道自古以來沒有聽見，就是東西洋各國恐怕也未會見過。誰都認為妖異，或認為附惑的。其實，所謂妖異不過宗教徒粉飾事實欺騙人們的把戲而已。至於附惑，也不是憑空虛造，當有事實為其基礎。閒話少說，且談這種壁畫怎樣會變異到這般地步，說來一點也不稀奇，這乃是胡僧佛圖澄私下施用西域帶來變色的顏色所抹或起先打底或以後重加。簡單地說，就是疊次用顏料作畫後，疊次教它乾了隱沒不現色彩，最後一次，乃畫成中國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出來。再經過相當時期或相當光線等變化，或者噴以含藥的清水，使從前疊次所畫的胡奴及縮頭入肩中的胡奴等等畫象，疊次顯現出來。這樣的把戲，西域來的僧僧是慣做的，不過他們不對任何人說破，使任何人都驚服而信仰他們咒術之靈，都來落入他們的宗教圈裏。這佛圖澄有種種咒術神祕，詳載在晉書及高僧傳，初則因為這些咒術而得到石勒的愛寵，再則又得石季龍的異常接近，這種太武殿壁畫的變異，無疑地是佛圖澄的施色方術，因為這樣神異，就好向季龍痛哭陳諫了。

這事雖少，然而可證明兩晉六朝壁畫作風的改變，雜揉着胡僧輸入外來學術的一方面。這種胡僧用異常鋪彩術而使他們的圖畫異常的驚人，確是不可諱的事實，如果不信的話，再舉一二種論証罷。

『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有六朝舊書。』清焦茲焦氏類林卷三及宋周輝清波雜誌）

『元暉尤工臨畫，在漣水時，客隱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童影豈亦類此（李後主畫牛圖）而秘其說（清波雜誌）』

這兩種畫牛圖的變異，難道不與前面所說唐代太武殿的壁畫變異相似嗎？這幅牛圖的變異，當時羣臣諸學士都不知其底蘊，却被和尚說破，也可說爲僧所傳授的數彩秘術，尤其是這和尚所舉出的典籍，所謂張騫海外異經，更可證明這種數彩術是異域輸入的。如果以這部典籍不是張騫所作，乃是後人僞撰，然而當時杜鎬確已見到記載此事的六朝舊書。那末，這種畫法至遲當在六朝時由異域輸入，是絕無疑義的。

所以，本篇借這種異域輸入的畫法，以爲兩晉六朝接受外來壁畫的引論。

## 二 從北朝石室中壁畫追溯到漢魏以來梵僧傳授作風

治中國畫史者的近十年來的作物，不論國內學者或日本

學者，在南北朝間，即有便筆述及壁畫都僅說南朝而絕少提及北朝的，而且多以梁武帝使釋郝恭西入印度携回舍衛國祇園精舍的佛像及當時善畫的胡僧到來爲推動壁畫的重要史跡。這樣的說明，不但曖昧於南朝壁畫的整個過程，而且把北朝的壁畫界都淹沒了。

其實，北朝的壁畫也是很優越的；可惜史料散在各處，未曾經人提示。這兒依據諸石所搜集石刻史料中偶然發見了一處的附帶敘述，可推爲北朝很偉大很驚人的壁畫。

這就是在河內縣北孔村，有東魏武元九十九人造像，壁上題着各種釋迦降生得道等事共十二行，每行字的旁邊，都有畫象，這十二幅象是依着十二行題分十二段時期而畫的，特揭列其題目於下：

『太子得道諸天送刀與太子時』

『定光佛入國口口菩薩獻花時』

『如童菩薩賣銀錢與玉女買花時』

『黃羊生黃羔，白馬生白駒時』

『摩耶夫人生太子九龍吐水洗時』

『想師瞻口，太子得想時』

『此婆羅門婦即生恨心，要婆羅門乞好奴婢口口時』

『三年口口婆羅門婦口口時』

『五百夫人皆送太子向檀毒山辭去時』

『隨太子乞馬時』

『婆羅門乞得馬時』

『太子值太子得度時』

這十二種壁畫，離開題材是宗教傳說而言，其價值頗爲珍貴，因爲圖畫這十二段時期人物與情景，連貫地在一處，

僅就分配材料上說，已足令人驚服它的優越。試問南朝有沒  
有像這樣的偉大壁畫史跡否？南朝在齊時，王融雖然作了法  
樂辭十二章的五言詩，「分歌『本起』、『靈瑞』、『下生』、『在宮  
』、『四遊』、『出國』、『得道』、『雙樹』、『賢衆』、『學徒』、『供具福  
應』」（廣宏明集錄着全文）詩意的內容與上列十二幅壁畫大  
同小異。可是詩的力量趕不上十二幅壁畫像一部俗文學章回  
小說一樣的吸引力。僅拿這處的壁畫與南朝各種壁畫相比較  
，已顯現不可及的偉大，何況北朝更有其各處壁畫呢？這十  
二幅可惜因時代久遠而不流傳，後來在五代時，吳越王建造  
金塔，却模倣這種作風，圖繪梵天中故事，石語的作者贊  
許其「得未曾有」，當然也是優越的壁畫，惟未詳存佚。只  
有西人最近在新疆發見了一幅摩耶夫人聖夢的壁畫，就題材  
，則較早於她生太子，或許相似吧！（註三）

這十二種北朝偉大的壁畫，產生期相當在南朝梁武帝大  
同九年，作者不得考證。從石像旁的附帶的點綴品一層說來  
，或者出於印度梵僧精於「工巧明」之手筆。不然的話，當  
是出於梵僧的授意及其筆法。這不是憑空推論的，因為南  
朝梵僧入中國，親自動筆作壁畫的很多很多，何況授意及傳  
其筆法於人呢？

南北朝梵僧自作壁畫，推動當時新的藝術。因此許多名  
流也加入合作，詳述在下段，這兒先舉梵僧作壁畫的例證。

（南朝）「求那跋摩到賓人，於宋元嘉元年，由闍婆國浮海至  
廣州，在始興寶月殿北壁，自手畫作羅云像，及定光，  
儒童布髮之形。」

「曇摩蜜多由罽賓來。以初發時，有迦毗羅神王衛  
送，至龜茲，欲返，乃現形告辭。蜜多於宋元嘉元年至

京師，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釋立暢金城人出家於涼州，適成都，乃手畫作金  
剛密迹等十六神像。」（以上三條都見高僧傳，三僧本傳）

「梁天監中，智積菩薩自畫梵相於吳縣石山寺佛殿  
壁間。」

（北朝）「北魏孝文帝時，佛陀禪師於少林寺房門之壁手畫神  
像。」（見高僧傳本傳）

「北周大象二年，有齊州僧道詮，書畫無量壽像來  
，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見高僧傳慧海傳）

隋時，獻統所圖迦毗羅王在上林寺，大有靈異。（  
續高僧傳本傳）

這許多梵僧，有的從南印度浮海至兩廣，有的從涼州至  
四川，有的從西域龜茲，而至長江南北的各都會，把他們所  
輸入新的壁畫作風，散布在全中國。他們的傳播藝術的力量  
，真是令人驚駭。其實，梵僧來中國指導壁畫，在晉已有這  
麼一回事，晉「慧遠在廬山東林，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  
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阿城南，古仙人石室中  
住，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視。會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遠  
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  
望似烟霧，暉相炳燁，若隱而顯」（見高僧傳）慧遠這樣地  
接受西域道人的壁畫作風，描繪在佛龕裏，在當時確是嶄新  
的藝術。慧遠更作四言有韻的畫銘五首，以為贊賞，其第四  
銘中所說「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立度，妙  
畫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  
其趣，靈響神容，依稀欽遇。」這幾句銘文把西域新輸入  
壁畫佛影的微妙介紹於觀衆，確有極大的力量。尤以謝靈運

，宗炳受其影響最大。此外更有人說「吳曹不與在梵僧康僧會處，見過西域的佛畫，傳其作法與弟子衛協。得到中國佛畫家鼻祖之稱譽。顧愷之輩遂受其傳承。以上都是晉代的原始壁畫家，詳述在下段。

梵僧自魏晉起，一方面散布於各處自繪壁畫，另一方面傳授其壁畫作風與當時名流，相互推展鼓吹，到了梁武帝時則達到頂點。如西域梵僧迦佛陀，摩羅菩提吉底俱等，都是善於佛畫的，他們來中國，輸入中印度的壁畫作風，普遍地發表在武帝所建造的各寺壁上。梁代偉大的壁畫作家張僧繇直接地得其手法，再加以轉變，產生了新的中印文印融合的壁畫，更由佛寺擴充到宮苑，邸宅；因此，就確立了壁畫的新藝術了。再依據貞元公私畫史記載，上面所說梁時西域梵僧迦佛陀有畫六卷，內為拂菻國人物器樣二卷，鬼神樣二卷，二國雜獸二卷，這都可說是梁代壁畫的底稿，顯現外來一切的新作風。順便再追溯到齊代，則有康居僧珍之馬的畫卷，再追溯到魏晉間，則有梵僧康所的五獸圖，都可說與外來壁畫作風有密切關係的作品。

那末，梵僧入中國開導壁畫的作風，當始於晉，就是慧遠接受西域僧人的佛影壁畫與康所的外國五獸圖，如果更追溯到前代去，在漢明帝時已有番僧來中國作壁畫了。永平間，迦葉摩騰畫首楞嚴二十五觀圖於保福院，而且漢書西域傳亦記載「漢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魏書釋老志亦記載「漢明帝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尤其是當時於洛陽城西雍關外，起立佛寺，即所謂白馬寺，於其中壁作千乘萬騎羣象騎塔圖。這些作品，確可視為外來壁畫的胚胎，乃是給晉代壁畫崇佛一個重大的啓示。在

晉代，明帝也如漢明帝一樣的崇佛，却更進一步，自來畫繪

（宏明集引下兩段記載）

「晉明帝欽重佛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

（見習鑿齒與慧遠書）

「明帝雅好佛道，手摹佛像」（見度關樂賢堂頌序）

晉代這樣地推行壁畫崇佛，梵僧與名流乃至於帝王都相互地努力着，社會自受其熏染，所以引起儒家一部分人的反感，蔡謨反對詔大臣代樂賢堂明帝手畫的佛像作頌，他有很巧妙的解釋，他說「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明帝）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這樣宛轉地反對當時異域新輸入的圖畫，可見石窟與佛寺的壁畫正在發展，幾乎成做「壓無可壓」的局面了。尤其是梁，謝赫批評晉明帝的畫品「筆跡超越，亦有奇觀，」所謂奇觀，也可說為當時新輸入的畫繪作風吧。

與晉明帝同時，更有王褒作壁畫。因為謝尚於武昌的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又在這寺造西塔，都請王褒畫塔壁。晉室渡江，推王褒為第一畫家，而且他的姪兒王羲之也是精於畫的，王褒既已以名流去畫塔壁的新作品，提倡異域輸入的作風，顧愷之張墨荀勗戴逵史道碩那一班名流，自然會同聲響應的去努力壁畫的新作風了。

### 三 搜尋壁畫史跡的困難及其作家與作風

從魏晉至南北朝，異域梵僧既輸入了壁畫新的作風。更有西域各國貢獻來各種特產，也可給與壁畫者一大批新寫生的題材。所以當時有許多貴族與名流或新的壁畫作家。他們

畫這種壁畫的主要地方，當推佛寺與石窟，此外，王公大宅也有模倣圖繪的一部分。世變遷移，莫說當時王公大宅的壁畫，因失勢早成爲灰土，就是那些石窟也免不了填塞塵封。試問中國除掉敦煌石窟（註四）與前面所說的孔村石室以外，能有幾處呢？

那末，怎樣好教人去搜尋兩晉南北朝的壁畫史跡？幸得到一段記載的啓示，才勇敢地分析這問題的詳秘就是：

『魏晉以來，前賢遺蹟……終於大唐貞觀十三年，秘府及佛寺並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爲貞觀公私畫錄。』（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自序）

這『屋壁四十七所』，確是晉代南北朝壁畫的絕好史料，其實物現在雖都失傳了，可是這『屋壁四十七所』的壁畫目錄及作者的簡略史實都記載在貞觀公私畫史裏面。此外，自然更有其他記載可披尋。晉代南北朝的壁畫史實，如晉書，冥驗記，歷代名畫記，建康集錄，南史北史，太平廣記，北齊顏之推論畫，陳，姚最續畫品，神異記，唐詩紀事，宋，米芾畫史，高士傳，語石，高僧傳，續高僧傳，宏明集，廣宏明集，文章志等古籍也有少部分的記載，證明當時確有壁畫，而且確是接受外來文化的新作物。

說到要賞鑑當時的壁畫實物，在現時國內却是很困難的。記得在宋時，已把獲得六朝壁畫認爲極歡幸的事，何況後世呢？

『宋姜白石得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釋德清所見，則爲尸昆王割肉飼鷹教鷄，朱竹垞云，鄉人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象，阮文達得一塔，一面繪月光王捐舍寶首事，一面繪割肉飼虎狀，諸家皆引雜阿含經。』

（語石）

這幾斷片壁畫，繪着雜阿含經裏的印度傳說，與前段北朝孔村石室的壁畫題材是同一來源的。這幾個宋代清代考古學者獲得如此斷片的珍貴史跡，真是曠代希有的，這些也許可視爲唐以前的壁畫實物。最近南京文獻舟，顧蔭亭各購藏了十餘片壁畫，又爲斷定爲唐代式的。（註五）不論是唐代的，或是六朝的，沒有得到實物去與最近發見邊境的公元第五第六兩世紀壁畫作精詳的比較，似乎不能決定它的真實製作期。說到邊地的壁畫，如新疆的赫色勒石窟裏原畫已被西人運到柏林去了，至於敦煌石窟的壁一吋也不易見到，那末，要賞鑑六朝的壁畫實物，真是一難乎其難的，這好像是慚愧極，慚愧極。

這段論文所敘述兩晉南北朝壁畫的各種形態都是依據蕭梁到唐宋的典籍而考證；先敘述有較多壁畫史實的作家，再總述僅有壁畫目錄的作家，最後撮論幾種壁畫的新作風。依據貞觀公私畫史記，載着晉顧愷之壁畫在江寧官瓦寺，這確是東晉壁畫最早之絕好史料，更有此幅壁畫之驚人事實流傳下來，亦可作爲論證。

『東晉哀帝興寧中，始置瓦官寺，僧家設會，以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無過十萬錢者，既而顧愷之打刺，注百萬，愷之素貧，衆以爲大言壯語；後寺僧請勾注疏，愷之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所畫維摩詰一廡，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不三日而觀者所施可得百萬錢，乃開戶。乃開戶，光彩陸離，施者填咽，俄而果得錢百萬。』

足見此種壁畫在當時很新奇，而得到觀衆的欣賞。至於



畫中人物乃是維摩詰居士，據評畫者說，「此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宋陸探微梁張僧繇效之終不及。」那末，這壁畫當是絕作的了。到了晉義熙初，這寺供着印度獻來玉佛一座，高四尺二寸，玉色特異。又有戴逵雕塑了佛像五軀，這玉佛雕像合顧愷之此幅壁畫，時人稱爲三絕，其見重於當時可知。那末，壁畫史上說，除掉漢明帝，白馬寺壁畫之原始作以外，這官瓦寺作品，當可爲六朝壁畫黃金時期之第一頁。稍後，戴逵及梁張僧繇在此寺作壁畫乃是依據其驗記與貞觀公私畫史所記載的。

復次，顧愷之又應用了佛寺這種畫之作法於任何處。依據晉書則有下列各種韻事。顧「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見本傳）這事若拿當時桓溫批評顧愷之的成語說他「痴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見宋文帝文章志）這幅壁畫真是有絕大的代價吧！又顧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以及爲裴楷謝鯤殷仲堪王衍各作圖像。其爲謝鯤像却畫在石巖裏，乃云「此子宜置丘壑中。」（以上都見晉書本傳）其爲王衍作圖，且贊以「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見晉書王衍傳）以上都可顯現晉代壁畫的嶄新作風，有背景，有題贊，尤其是有引針刺痛的幻術，所以當世說顧愷之「有三絕，畫絕，文絕，痴絕。」（亦見文章志）真是恰當極了。與顧愷之同時，更有晚輩壁畫作家，依據冥驗記載着：「戴逵十餘歲時，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及中年，畫行像甚精妙。造以善畫故能以匠心別運，鑄刻佛像，會造無量壽佛木

像高丈六，並菩薩，潛坐帷中，密聽衆論褒貶，輒加詳研。積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陰靈寶寺，邈超觀而禮之，撒香誓告，既而手中香勃然煙上，極目雲際。

齊，謝赫古畫品錄評戴逵作品，極優越，以其「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聖賢，百工所範，荀（勗）衛（瓘），以復，實爲領袖。及乎子顧，能繼其業，」然而謝赫評顧愷之作品則較爲遜色以顧「體格精微筆無妄下；但迹不逮意，譬過其實。」足見東晉壁畫作風，顧爲先鋒草創，戴則從而充實之，且進展到鑄造雕刻乃爲百工所模範，其力量可想而知，惜歷來畫史未搜集關於戴逵之藝術基本史料，故特爲揭出，顯現晉末壁畫之優美形態。

戴逵卒於晉末義熙初，「其子顧能繼其美，」則其壁畫得有傳人，（見古畫品錄）較逵稍後更有史道頌亦是著名之壁畫作家依據貞觀公私畫史，記載其畫江陵龍寬寺及郗中本紀寺，古畫品錄更以王微史道頌「并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得其真。」王之作品史跡雖不可得，而史之作風大致如是，亦幸事。史道頌有兄弟四人並善畫，當可視爲晉代末造壁畫之善巧然尾。

兩晉，壁畫作家寥寥幾人，其作品雖優越，究竟未普遍地被民間欣賞。這是新輸入之異域藝術，演進至南北朝，則成爲壁畫之黃金時期，先就較詳的記載說，南朝劉宋則有陸探微，謝靈運，宗炳，蕭齊則有惠道慈，章繼伯。梁則有張僧繇解倩。北朝則有劉岳，若僅就作品目錄之史料說，著名作家更有二十餘人，這兒，先說陸探微，謝靈運。

「浙西甘露寺有陸探微畫菩薩，在殿後面天王堂，外壁有謝靈運畫菩薩六壁」（歷代名畫記）

這條記載確為壁畫史的珍貴材料，不但證明陸探微是南北朝壁畫的開山祖，且證明謝靈運亦曾作壁畫，謝靈運畫佛像，其弟惠遠亦善畫，當是在廬山親近慧遠而熏染新輸入之藝術作風。至於陸探微更發明了兩種從壁畫演進的新技巧就是，「板畫」的創造，與其子陸綏開始用紙畫佛像兩件事。板畫是從壁畫那樣豎立不能移動的繪畫材料，演變為自由制裁而活動之形式。當時畫板頗風行。陸探微畫有劉牢之，王獻之與天安寺惠明等板像，以及獅子板畫，（見建康集錄）這種板畫的形式雖無詳細的敘述可考，但是可從謝莊的左氏經傳圖作旁證，此經傳圖可說為從陸之板畫脫變出來，分左氏經傳圖，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世別郡殊，合之則區中為一。這是很巧便的，陸探微「事宋明帝，常侍從丹青之事，時推為畫聖，酌妙參靈，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謝赫古畫品錄列其在第一品之首，宣和畫譜稱其「多作佛畫，筆迹勁如錐刀。」其子綏亦善佛畫。以麻紙立釋迦像最有名，依據近人潘天授說：「自漢蔡倫揭樹皮造紙至晉，未用於繪畫。至宋，實由陸綏首先用紙繪畫，」那末，這不但較「壁畫」為演進，且較「板畫」，更為輕便。再從陸綏這樣的開始用紙繪畫，更可推知在陸綏以前未知用紙的畫家如顧愷之戴逵在晉代除掉在佛寺壁上圖繪以外，其代當代各名流所作的人物圖畫，大部分可視為壁畫了。說到這陸氏父子圖畫的新作風，陸探微的「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一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綏的「體韻適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見謝赫古畫品錄）雖是抽象的批評，然而新奇兩字當視為對外來新輸入的壁畫作風而說的，而且有他所畫天安寺

惠明像壁畫可證。又陸探微工山水（見南史本傳）也可視為從壁畫的背景脫化出來，在當時壁畫界算是另開生面的。宗炳的壁畫史跡，可依據高士傳記，載着「善琴能畫，每遊山水，輒忘返，既歸，皆圖之於壁。」及他的孫宗炳「遵祖法，畫永業寺佛影台，稱妙作。」宗炳也如謝靈運一樣，入廬山依釋慧遠的蓮社，更與釋慧堅論交，（見南史藝術列傳）他更撰作了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長約萬餘言，也是當時新輸入唯心崇佛之作物，文見宏明集中。又，宗炳與何承天要好，書札往來，承天都稱他為宗居士，如果要了解宗炳的一切宗教生活及其立說，也可由這些書札中披尋。（以上都見宏明集）宗氏所畫的佛影台，很明顯是接受慧遠因西域梵僧指導的佛影畫之作風，因為高士傳說宗測也「隱於廬山，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要之宗氏各種壁畫的新作風，影響於當時頗大。

到了齊代，另有新起的壁畫一系，就是章繼伯及其弟子遠道應再傳與解倩。古畫品錄記載着：「遠道應章繼伯並善寺壁，……人馬分數，毛厘不失；別體之妙，亦為入神，」足見章遠兩氏的壁畫優越。遠道的弟子解倩，在梁時繼續着壁畫，姚最續畫品說他「全法遠，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解倩作風另受一個畫師的渲染，乃是與張僧繇齊名的孫松。這一系（章，遠，解）的壁畫在六朝時却是另成一派的，說到梁代最偉大之壁畫作，空前絕後，乃是張僧繇。關於他的壁畫史跡的記載頗多。如高僧傳慧耀傳所載「江陵導因寺，隋時為天皇寺，有柏殿五間兩廡，梁右軍將軍張僧繇自壁圖畫殿。」更如太平廣記：「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

「釋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免。此外，如建康實錄記載着一乘寺有張僧繇的凹凸花壁畫。崑山志記載着「張僧繇繪神於壁，繪龍於四柱，李後主所書扁榜，都在崑山慧寺被燬」。唐詩記事記載着蘇州崑山華嚴寺有僧繇畫。神異記載着「張僧繇常於金陵安樂寺畫。」這都是距梁代較近的古籍記載，當無疑慮之必要。尤其是陳代姚最續畫品所載張僧繇「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俾畫作夜，未嘗厭怠；手不停筆。」更可證實張僧繇壁畫是具有外來之新作風。

梁武帝遣鄒鳳去印度模造舍衛國祇園之佛陀行那王的佛像，而歸中國，同時模寫祇園精舍之繪畫。西方藝術輸入比較以前更加濃厚。張僧繇生於此時。而且在天監年間，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及吳興太守，更加以優越天才與異常努力，所以他的成績比較宋齊壁畫家爲多而且優越新奇，他的兒子善果儒童都善于壁畫，繼承他的作風，有作品目錄可考。（詳下）壁畫在六朝之力量，當推此時達到頂點。

至於北朝壁畫作家之最早史料，則有北齊顏之推論畫一段文可證。

「彭城，劉岳，彙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雜處，」

復次依據貞觀公私畫史統計南北朝壁畫名家之作品，則有二十餘寺，如下：

（南朝）宋·顧駿之畫永加法王寺。

齊·沈標畫會稽王觀寺。  
梁·解倩畫江寧定林寺，及延陵資德寺。  
梁·張僧繇畫江寧瓦官寺，開善寺，與江陵惠聚寺，延祚寺，高座寺。

梁·江僧寶畫江寧景公寺，江陵長慶寺。

梁·僧寧畫江寧何后寺。

梁·丁光畫江陵光相寺，

梁·張善果畫江陵涉祀寺，及在陳代陵江寧棲霞寺，江都靜樂寺。

梁·焦寶願畫江寧草堂寺。

梁·張儒童畫會稽報恩寺，及在陳時畫江都興聖寺。

梁·張僧繇解倩合作畫江陵天皇寺。

陳·陸整畫江寧建善寺。

陳·展子虔張儒童合作畫江都東守寺。

陳·鄭德文畫長安東禪寺。

（北朝）魏·董伯仁畫汝州白雀寺。

魏·楊子華畫鄴中北宣寺。

北齊·劉殺鬼畫鄴中大定寺。

北周·鄭法士，董伯仁畫固州海覺寺。

以上共二十六寺，南朝却占了二十二寺，以齊爲最多計

十四寺，陳次之，計六寺。而北朝只有四寺。或以爲南朝壁畫多於北朝，北朝則以石窟爲注重。然而，再依據貞觀公私畫史所載，上都開業寺有北齊曹仲達畫，長安永福寺有北魏楊子華畫，及依據歷代名畫記，與貞元公私畫史所載：上都大雲寺，長安光明寺，飯依寺皆有北周田僧亮畫，洛陽恩覺寺，上都空觀寺皆有袁子昂畫，以及馮提伽亦最長於寺壁畫

。如果這許多寺，皆為壁畫，則南北朝壁畫之數量，相差當不甚遠。

說到隋代，統一南北朝，隋文帝仁壽間復興佛教，揚帝更繼續下去。前朝老輩壁畫作家，多指導後起者合作。依據貞觀公私畫史則有：張善果畫江都惠日寺。楊子華長安永福寺，展子虔鄭法士畫長安鑿寶寺。田僧亮，展子虔，鄭法士楊契丹畫長安光明寺，孫尚子畫洛陽敬受寺及長安西禪寺，淨域寺。展子虔畫洛陽之天女寺與雲花寺，董伯仁畫光發寺，鄭德文畫長安東禪寺，陳善見畫長安清禪寺，劉烏畫長安興善寺，田僧亮畫長安皈依寺，袁子昂畫洛陽恩覺寺及長安空觀寺，范長壽張孝師畫長安隆法寺，鄭德士楊契丹畫長安寶刹寺。

以上南北朝至隋代的壁畫數量頗可驚異，尤以幾人同作壁畫的形態，也可顯現當代名家之合作精神。可惜這一大批壁畫名家，僅從這古畫錄知其作品之名目不能探知其作風詳盡。暫撮其幾多評語，見於梁謝赫古畫品錄者，以供參考。顧駿之「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昔，變古則今，皆創新意。」江僧賢「斟酌袁（倩）陸（探微）甚有師法，像人之外，非甚長也。」丁光「筆迹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又見於陳姚最續畫品者。則有沈標「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焦寶願「雖早遊張（僧繇）（赫）面斯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時衰新異。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這幾人作風，如是彼當時站在提倡新創藝術之評論家謝陳兩氏所鑑賞當可視為印度輸入壁畫受社會歡迎之反映，尤以其中宋顧駿之之「變古則今，皆創新意」與梁焦寶願之

「旁求造請」「時衰新異」顯現當時繼續不斷地接受外來之新作風，乃是絕無疑義的。至於北齊曹仲達「圖繪稱工，梵佛尤妙。」寫龍蛇能致風雲。楊子華「官直閣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北齊世祖重之，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劉殺鬼在「北齊亦名著一時。」北周田僧亮乃是常侍。「壁畫之名高於董（伯仁）展（子虔）。」梁解倩「師於蓮章，能通巧捷」更如「隋鄭法士師於張，（僧繇）孫尚子師於顧，陸，張，鄭，陳善見師於楊，鄭。」（却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都為斷片的壁畫史跡，此外，如陸寧，陸整陳展子虔，鄭德文，北魏董伯仁，隋劉烏，范長壽，張孝師。無可考証，待來日發掘尋罷。

南北朝壁畫既已達頂點期，有那麼多各寺院的壁畫！而那些作家各是有深刻的技巧，可以說把異域所輸入的作風，表現得盡致。這種壁畫的作風究竟在當時新到怎樣程度，其特點若何，應敘述幾點，才顯現中印藝術接觸的偉大史跡，這兒暫提出四項，顯現當時接受外來藝術的新奇。

（一）畫人物不點睛。這種畫法的接受，最早則推三國時，當天竺僧康僧會入吳，曹不興見得西來佛畫而繪寫之，他的弟子，術協繪有七佛畫，不敢點睛，傳說以為惟恐一點睛就飛去了。這自然是帶有神話性的傳說。古代壁畫的先驅顧愷之乃是他的弟子，顧每畫人物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正在「阿堵中，」（見晉書本傳）顧愷之解釋人物不點，「此中」（即「阿堵」的意義）乃是另具有巧妙的作風，非庸俗者所能了解的。顧愷之「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

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亦見晉書本傳）顧愷之要繼承「不點睛」的畫法，竟代病睛者作畫，更曲全其說如此，這或者可以說要保存藝術的作風，所為苦心孤詣如此。這樣見解雖較其師的神話性傳說為優越，然而，總嫌其神秘吧。到了梁時「張僧繇常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點睛者破壁飛去，未點睛者如故。」（見神異記）這當然繼承三國兩晉的人物不點睛之外來畫法，從衛協的「點了睛惟恐飛去的」傳說而來的。但是從此再演變另一種傳說，以張僧繇畫須加鎖，否則便飛了去。如一蘇州崑山，華嚴寺殿基有僧繇畫龍，每風雨如騰躍狀，僧繇畫龍以釘固之」（見唐詩紀事）張僧繇畫龍本來生動異常，乃是繼續晉不與的畫法，加以「不點睛則不飛去」已成當時人物畫的傳說，所以演成了畫龍飛去及畫龍加鎖各種趣談。其實，衛協畫佛不點睛也并不足恐其飛去；張僧繇畫龍不點睛，也并不會飛去的，乃至於顧愷之畫人物不點睛也併不為傳神妙處等。這種種不點睛的畫法，乃是當時異域傳來的藝術上特殊的習慣，遺傳下來的時空很久遠，不過中國看不慣；加以為着佛教信徒喜歡說神話，所以產生了這麼多的人物不點睛之奇談異聞，如果，從外來藝術的特殊習慣上解釋，那麼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

（二）凹凸影像的畫法 這是梁張僧繇開始接受外來的畫法，依據建康實錄記載着「一乘寺梁邵陵王綸造，寺門備畫凹凸花，稱張僧繇手蹟，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近視即平，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云。」這也是西域輸入的藝術，在當時確是新奇，驚動了任何人的眼目。到了隋代及唐初這陰影法更發展，依據關雎的美術史所考證，以為隋代展子虔，鄭法士以及唐初由于關

國來的尉遲乙僧等，壁畫作家，都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在凹凸花的中間，描繪了精妙的佛像，乃是漢魏時的傳說畫法所未曾有的。這種畫法或以為就陰影投射，最近在龜茲已發見了。（註六）這種畫法或名為沒骨皴法。因為張僧繇這種畫不用筆墨鈎勒，却以重色青綠朱粉，適宜染暈，另開生面。乃是印度的暈染法脫化來的。唐代王洽繼承這畫法，再演變為撥墨，自成一派山水畫的妙品。

（三）重迭以藥品作畫而變異色相 在首段已詳述這種作法，在六朝時早有張翥海外異經記載了。晉時胡僧佛圖澄所嘆的大武殿壁畫變異各色相，為向來談晉書迷夢之一。把此事與李後主及元暉兩人所得到的畫牛圖聯想起來，使恍然了這種畫變異，更恍然了這種畫法乃是晉時從異域輸入的。

（四）敷彩的帖金法 晉末壁畫作家，作有一觀音圖，男相，無髻者帖金……端靜，舉世所親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這是米南宮得到此畫的鑑定，文見畫史。這種帖金法，推定在佛像的木雕，石刻，銅鑄後的裝金法演變而來，不但戴逵乃應用於紙上，在北齊更有楊子華作解律的金像畫。也可說為當時外來的新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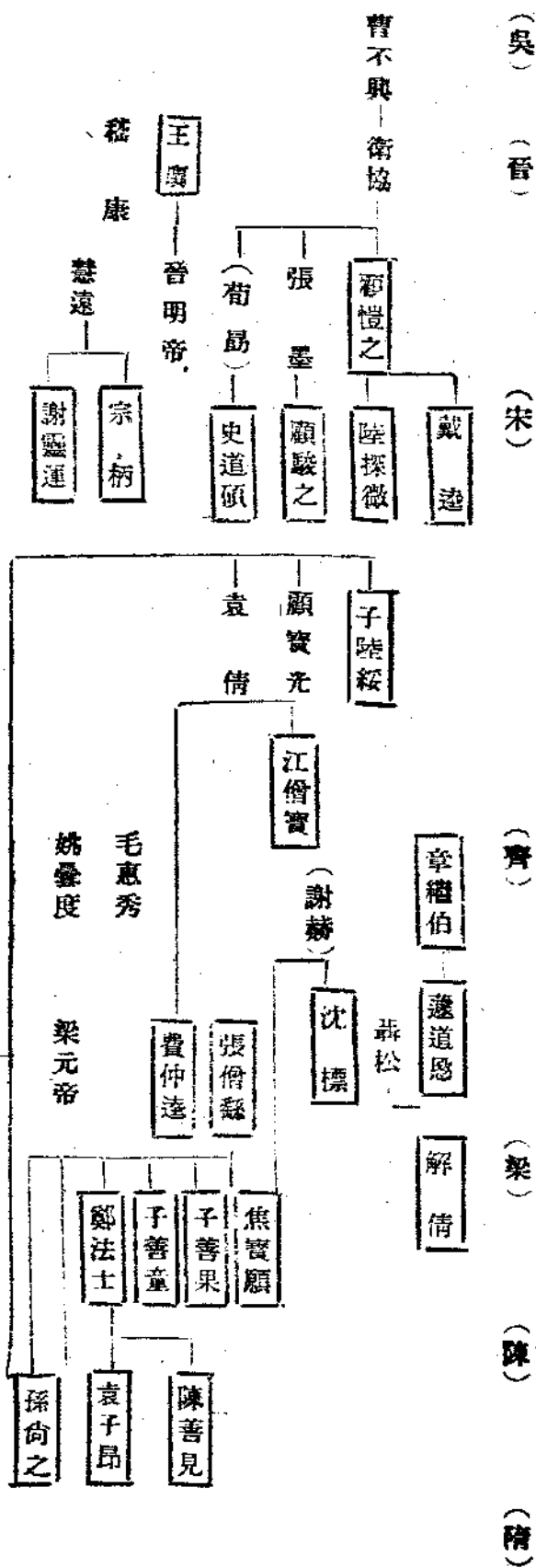
以上四種新畫法，略可顯現兩晉六朝間由異域輸入的畫的新作法。

#### 四 從各種異域輸入的新作風推知壁畫情況

晉代與南北朝的壁畫作家能作絹畫或帛畫的，實在不少，這些作家或不幸失掉了他的壁畫史跡，只有絹畫與紙畫的史跡遺下來，而且在這些絹畫與紙畫的史跡裏，其中有關於當時異域輸入新藝術的內容及方式，不妨依據這些絹畫或紙

畫新藝術的內容及方式去推當時的壁畫情況，而且有幾個作家是壁畫作家的親傳弟子，他們雖然失掉了壁畫史跡，當然有製作壁畫的可能性，這裏，把他們總列一表，一方面可顯

現魏晉至隋代的壁畫的整個體系，一方面把這幾個能作異域輸入的新作品者，與壁畫作家聯合在一處，更說明他們的新作品與壁畫是有關係的。



(附記)此表 (1)有壁畫史跡的作家加以方格

(2)與壁畫家有師承關係而無其他一切史跡加以括弧

(3)直線的師承依據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虛線散見他書詳本篇

除掉上列表內壁畫作家尚有南朝，梁之陵寧丁光陳之陸整，展子虔，鄭德文。北朝，魏之董伯仁，楊子華齊之劉毅華，北周田僧亮，隋之劉島，范長壽張孝師十二人的師資及其他史跡都無可考証，或許是承受異域梵僧的作法，暫不列入上表裏。

這裏，先敘述上列表中，沒有師資的畫壁作家而另創一體系，以及沒有師資且失傳了畫壁的史跡而只有異域新輸入

的作品目錄的作家們，總計共有十人，在魏晉時則有曹不興，王廙，嵇康，慧遠，齊時則有章繼伯，毛惠秀，姚曇度，孫松，梁時則有張僧繇，梁元帝。然而，毛惠秀的『兄惠遠師顧愷之，永明中侍詔秘閣，善畫畫佛像，』亦可說為有師資來歷，謝赫作有六法論批判益品，其立論乃有接受外來學說之成分，孫松『無的師，意兼真俗，為張僧繇之亞』，曹不興與張僧繇隨學西域梵僧，前已敘述。其餘無師承，而

能作壁畫，及其他畫者，不用說是接受外來作風而另具派別的。

綜合晉宋至隋代的壁畫作風，依據上列表，則形成三大系，晉宋爲一大系，顧愷之爲其中堅人物，齊代另爲一系，章繼伯與沈標分爲兩派，梁至隋爲一大系，推張僧繇爲後起的新派領袖最後把上列表中作家所有接受異域新輸入的作品統列出來，以明這許多題材，與前段所舉已散佚的壁畫，是很有密切的關係，也可以說這許多異域新輸入的題材，就是前段所舉出已散佚壁畫的內容。那末，晉代至隋的壁畫雖已散佚，也可推知其幾分情況，依據貞觀公私畫史及宣和畫譜，真蹟日錄開列於下（除括弧以外，都見貞觀公私畫史）

吳曹不與五卷，內有夷子蠻獸樣一卷

西晉張蓋畫一卷，內有維摩詰變相圖

王廙畫六卷，內有獅子圖，異獸圖

明帝畫八卷，內有雜人風土圖

嵇康畫二卷，內有獅子擊象圖

東晉顧愷之畫十七卷內有康僧會像，三天女像，八國分舍利圖，慮心圖，更有維摩天女飛仙圖，仙長二尺，所謂小身維摩，天女長二尺五，見畫史）

戴逵畫十一卷，內有胡人獻獸圖，五天羅漢圖，黑獅圖，（更有觀音圖見畫史）

史道碩畫八卷，內有梵僧圖，

劉宋陸探微畫十卷，內有靈台寺瓊統像，更有無量壽佛像佛

因地圖，降靈文殊像，淨名居士像，托塔天王圖，北

門天王圖，天王圖，摩利支王菩薩像，阿難維摩圖，

金粟如來像，見宣和畫譜及張丑的真蹟日錄）

陸探微畫二卷，內有立釋迦像。

顧寶光畫十三卷，內有天竺僧，高麗門鴨圖，

章倩畫七卷內有維摩詰變相圖，天女像，東晉高僧像。

一卷，無氏真貌一卷，

宗炳畫四卷內有惠持師圖，

蕭齊毛惠秀畫四卷內有釋迦十弟子圖，胡僧圖

蕭梁聶松畫二卷，內有支道像一卷

解倩畫四卷，內有九子魔圖一卷

張僧繇（十六種畫，佛像，文殊菩薩像，三刀菩薩像，

維摩菩薩像，佛十弟子圖，十六羅漢像，十高僧圖，

九曜像，填星像，天王像，神王像，掃象圖，摩利支

天菩薩像，五星像，二十八宿真形圖，（見宣和畫譜）

梁元帝畫六卷，內有文殊像一卷。

北魏姚曇度畫二卷內有白馬寺寶台樣

北齊曹仲達畫六卷，內有解律明月像一卷，名馬樣一卷

楊子華畫四卷內有解律明月像一卷

就以上所有圖畫的題材，除掉佛及梵僧畫象外，更有大部分關於異域特物與異域習慣的都反映出當時外來文化的新現象，如蠻獸，異獸，獅子，象，馬等則屬於異域的特產。如二十八宿真形，九曜，五星，填星像，九子魔，掃象，獅子擊象，胡人獻獸，高麗鴨，夷子蠻獸樣，胡人獻獸，雜人風土，八國分舍利等，則屬於異域的習慣，是含有外來星象獸鬥，火葬後分骨，與夷子樣式，以及其他風俗許多許多新輸入的學識，換句話說，就是許多異域的經驗所積集的結晶，而表現在圖畫上，也是外來文化一部分的現象。尤其是梁元帝在鎮荊州時，作有職貢圖，併自序都是外國獻來的事物

，共計三十餘圖。(見玉海 確是異域輸入文化的反映，說到這些作家的作風，前面壁畫中已敘述了大部分，這裏再補叙幾個壁畫史料的作家罷。如衛協的「雖不該備形似，頗得壯氣」，張墨，荀勗的「風範氣韻，極參神妙」。顧實光的「法陸家」袁倩的「比方陸氏，最為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姚曇度的「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魘魅神鬼，皆能絕妙回流」(以上見古畫品錄)毛惠秀的「頗為詳悉，太自矜持」，尤其是謝赫的「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觀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髻，與世事新。別體精微，多自赫始」(以上見陳代姚最畫品)這確可顯現他的壁畫優越，接受異域新藝術的作風，真是「無微不至」了。此外，更有批評張墨而連帶到顧愷之陸探微的晉宋間一貫的壁畫人物作風，以為「象人之美，張(墨)得其肉，陸(探微)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無方，以顧為最」(見畫繼)以上雖都是抽象的批評語，然是當時各作家的一斑。最近西人發見了龜茲的摩耶石窟中分舍利壁畫，其題材與上列顧愷之的八國分舍利圖相同，這確是中印藝術接觸的絕好史跡，(註七)可惜原畫被西人運到德國去了。

從晉至隋，不但壁畫的真跡遺留下來很少，就是絹畫與紙畫也毀滅殆盡了。桓玄篡位，盡得晉之真蹟。桓玄敗後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宮收取。南齊高帝科其最精者而作總錄，名家如陸探微輩四十二人，計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至梁武帝大加寶異，尤其是元帝自善丹青，古代珍奇充滿內府，可是遭了侯景亂變內府圖書既被焚燬，所有畫蹟都移入江陵，又為西魏所陷，最可痛心的慘劫，就是梁元帝將名畫法書

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高善寶都把它焚燬了，元帝更自欲投火，同歸於盡，却被宮嬪牽住，乃歎曰「儒雅之道，今夜窮矣。」在這場書畫的大厄之後，于謹等尙於燬燼裏，收穫了書畫四千餘軸，運回長安去了。當時顏之推在他的觀我生賦裏對於這事說了幾句極痛恨的話，就是「人民百萬而囚虜，書史千軸而煙燼，史籍以來，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盡喪！」以上幾場兩晉六朝書畫之厄，確是令人憤慨，拉雜寫來以為本籍慘淡之尾聲！

(註一)龜茲(新疆的庫車)西北赫色勒地方海馬洞的摩耶夫人壁畫，具有印度笈多式的作風，同處，天井有十六騎士之壁畫，乃是公元六世紀的作物，具有古代波斯薩山朝式的作風。又，赫色勒南二里的石窟裏，有僧俗供養佛的壁畫作於第七世紀，也具有薩山朝式的作風。赫色勒石窟裏有分舍利壁畫，製作時期考還在公元第八世紀也具有西來的作風。更有同處像體帶，歌舞等壁畫，昔西人發見，已運德國去，保存在柏林博物館裏，其照片及內容情況，詳見日人關倫作的西域南疆美術史中。又，日本大谷探險隊在龜茲也發見了公元第七世紀後半至第八世紀前半所作的壁畫。(詳見同上書稿)

註二：古代的壁畫，(日人大村西藏考証，見中國美術史)張師孝慈恩寺塔東南中門地獄變，淨域寺地獄變，淨法寺地獄變，大遼寺野雞獸，附遼乙僧慈恩寺塔下中門千餘文殊，光宅寺降魔等變，東都大雲寺鬼神菩薩六驅，淨土經變，王福應寺城寺和修吉龍王，九日夜乘叉部露，(鬼首)菩薩(可憐)趙武備雲花寺淨土變，王陀子斷西甘露寺須彌山海水，吳道子羅浮寺淨土院門神鬼，蕭福寺善攝院維摩詰本行變，慈恩寺降魔變，顯唐寺淨土院北廊金剛變，興唐寺淨土院西土變，景公寺中門白雲地獄變，安國寺大佛殿維摩變，西方變，景雲寺地獄，善薩寺維摩變，東都顯先寺地獄變，汴梁大相國寺文殊維摩，李生興唐寺金光明經變，楊庭先安國寺大



佛窟造像變，化度寺本行經變，盧浮化度寺地獄變，哀義寺涅槃變，武靜藏敬寺日藏月藏變，十輪經變，華嚴變，地獄變，寶壽菩提寺本行經變，彌靜眼寶利地獄變，慈德寺地獄變，揚仙喬化度寺本行經變，劉行臣敬愛寺維摩詰，法華太子變，盧舍那，劉阿祖敬愛寺國維下變，張注受敬愛寺華嚴變，花思慈敬愛寺西方變，尹琳光宅寺西方變，程繼昭成寺淨土變，藥師變，聖壽寺本行經變，韓幹寶應寺毘沙門天王，千手觀音，羅本大聖慈寺變，車道政大相國寺毘沙門天王，因胎勝光寺水月觀音，羅本大聖慈寺大慈變，八明王，孔雀王成相，成都聖壽寺寶願變，成都寶慶寺天神地獄雷公電母，左金大聖寺維摩變，師子國王菩薩變，修行變，降魔變，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慈變，金光明經明相，地獄變，聖壽寺維摩變，係位成都臨覺寺仿瀾高座寺張僧繇戰勝天王，趙公佑大聖慈寺東方天王，四天王及十二神天土部，趙溫奇大聖寺北方天王，大輪部屬寶釋，南方天王，東西二天王，梵釋，成都中興寺天王部衆，趙德齊大聖慈寺二天王，釋迦十弟子，十六羅漢，梵釋，范瑣，陳階，彭聖大聖寺南廊下藥義大將，和修吉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第十七神)東西二天王，大慈變相南北二天王，北方天王，天王變相，聖壽重寺釋迦行道，北方天王，水月觀音，西方天王，四方變相，成都聖興寺東北二方天王，藥師十二神，陽從真寶慶寺天王部屬諸神，滑州鳳常慶寺塔天王，李洪賦大聖寺笙管鼓吹天人。

(註三)龜茲(現在新疆庫車)西北約十五里有赭色物地方，這留著與佛教有關係的石窟壁很多。其中有呼為海馬洞的天井側面弦月形的壁上繪著摩耶夫人寢夢的壁畫，大約是公元第五世紀的作物。這壁畫的下段中央，繪著摩耶夫人臥在寶床上，其左右繪著四侍女及四天王，更有一人用寶瓶灌香水淨摩耶夫人。這壁畫的上段則繪著兜率天宮菩薩以釋迦為中心，合掌散花，四圍更點綴許多天女，或彈琴，或弄琵琶，描寫極細密。這壁畫對於瓔珞華嚴，曼荼羅花等特別描寫精細。尤以給人物的身軀都有赤褐色的陰影，則與印度阿笈多式的壁畫同一種作法。至於人物的運動姿態生硬，顯面輪廓圓滿，乃是龜茲作風的特徵。這壁畫已被德國藝術史者運去柏林，保存在博物館裏。

(註四)敦煌東南莫高窟，乃是中國最古最有價值的藝術寶藏。這莫高窟又名千佛洞。開始據說這洞乃是符秦時僧樂偉，再經過北朝隋唐的繼續經營，洞北壁畫石雕都裝飾得很美觀，有十數石窟，經考古學者詳辨確定為北魏時代作物。其中第二百二十窟，經法蘭西學者發見大佛座下有「大代大魏大統四年歲次戊午八月中旬」的石銘文字，當是大統四年以前落成的。這洞四壁，中央佛龕的兩旁都有壁畫，繪著舉頭的毘沙夜海，與三頭六臂騎在牛上以及一面四臂坐在鳥上等各種佛像，或以為這是由印度經門所演變為密宗佛像。復次這洞西壁一面更繪著壁畫，及其圖案各種形式，斷定乃是印度的佛畫藝術。至於這石窟的天井中央及其他右窟天蓋上也有壁畫，氣韻生動，顯現南北朝外來藝術的新形態，更有與這第二百二十窟同時開鑿的第一百十一窟，其北壁也造了許多佛畫，四圍壁畫却與第二百二十窟不同趣味。因為畫像的身體的投影的濃厚，似具有奇異的實力，這是有龜茲作風的濃厚味。這洞西壁佛龕之周圍亦繪著壁畫，俗所謂千佛像，其排列配置比較諸西域北路各國的千佛洞為單調(參考日人關衛之西域南壁美術史)。

(註五)摩固以顯文兩家之壁畫，一以粘土和羊毛塗成或壁，而以含有多質質的顏料作畫，於是顏料即堆起壁上，像器上所堆起的紋輪，「與華夏繪畫所說之唐代壁畫作風相合，又以其一人物的面容上敷著胡粉而加以淡紅色，特別引人入勝。」不但與馮所記載的張貴作風相合。且與斯堪因所發見之喀喇和卓古墓中壁畫相似。更有其他理由，似不滿足。見唐代式壁畫考略載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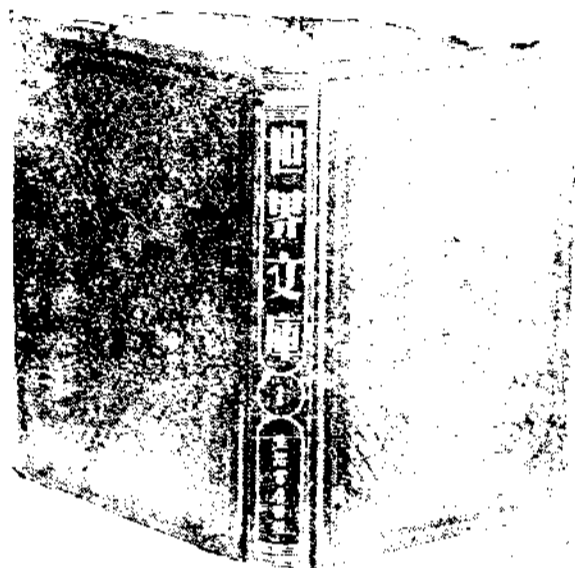
(註六)張僧繇的凹凸影像的畫法是陰影投射。龜茲，赭色物摩耶石窟的分舍利壁畫，人物某處也有陰影投射的(這壁畫成立至遲代當在公元第八世紀

又，日本大谷探險隊在龜茲發見公元七世紀後半至第八世紀前半的壁畫也  
有陰影投射的。乃是用明顯的赭土及胡粉，寫出形像，明暗之別，顯現活  
趣，這種龜茲繪畫，陰影投射法是接受中印度圖畫的作法。（詳見日人關  
西四城南壁美術史）

（註七）「龜茲彩色動有摩耶石窟中的分舍利壁畫，這壁畫乃是描繪釋迦入  
涅槃後，各國來爭釋迦的遺骨——舍利銷張阿闍世王牽着四種兵到拘尸  
城門外的情景。而於城門的某一方城內，描繪着分「舍利」狀態。繪畫法  
描繪馬上的武人，祇帶放鬆的神態，情態很活潑的。人物與馬的筆法都未

特色乃是略具有彈力的細描，所謂「鐵線描」的描法。人物某處也有陰  
影的辨別，人物的面貌與委式很充分地表情。尤以馬的畫法最優，確有現  
出活動情態的技巧。這種馬是由龜茲輸出於印度或中國的，色彩除青綠  
白三色之外，更混着朱褐色，施色沒有濃厚等情弊，很明顯地現出沈着的  
原畫。這壁畫的年代至遲當在公元第八世紀，含有當時西域各種風說得很  
有情味的。原畫也輸入德國去，保存在柏林博物館裏」（參考日人關西的  
四城南壁美術史）

文學家技巧上修養的寶庫



# 世界文庫

全國作家總動員

本文庫一部份為整理過的中國文學，尤多孤本；一部份為外國名著，均極偉大。由鄭振鐸先生主編。編譯委員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胡愈之，傅東華，陳望道，謝六逸，夏丏尊，葉紹鈞，豐子愷，朱光潛，郁達夫，俞平伯，周作人，謝冰心，許地山，徐霞村，胡適，巴金，洪深，朱自清，黎烈文，阿英，沈起予等一百數十位均係國內第一流作家。所註所譯，當更有價值。

一次預定	每冊印數
甲種 全年十四元	均有規定
半年七元五角	售完為止
乙種 全年九元	決不再版
半年四元六角	預定從速
△掛號寄費另加▽	

每冊印數均有規定  
售完為止  
決不再版  
預定從速

# 午 前

周 文

躺在大天井左邊廂房里的烟榻上，荀福全的蒼白嘴唇緊攏着烟槍嘴，好像吹簫似的，兩眼凝視着烟燈口噙着烟斗上的黃色烟泡一跳一跳的火燄。他匆忙地嘴動兩動，便使勁一吸，蒼白的兩頰都凹了進去，只讓兩個黑洞洞的鼻孔在透不過氣來時漏出絲絲的烟霧。看看吸到了底；他便右手拿着閃光的鐵杆子一撥，吱的一聲，那烟泡便被火燄光送進烟斗的小孔里去。放上槍，嘴唇閉得一條縫也沒有，竭力不再讓一絲烟霧漏出來，翻身爬起，趕忙跑到旁邊地板上的一方黃草蓆上站定，一轉身，兩隻手掌撐着蓆中心，頭向下，兩腳跟朝上一蹶，在空中劃一個半圓形，嘩啦嘩啦一聲翻了過去。鼻尖冒出細點的汗珠來。他仍然緊閉着嘴，走回烟盤旁邊坐下，兩手抱起一把裝着苦茶的白瓷壺來，白嘴子插進白嘴唇咕嚕咕嚕喝了两口，這才兩手拊着膝頭，骨碌着兩眼舒服地嘆出一口氣來：

「嘎……」

他剛剛頭靠上枕頭，拿鐵杆子匆忙地挑上一豆黑烟膏湊上燈罩圓火口的時候，長工老牛的麻臉又出現在他面前了，兩手撐着床沿，鼻尖對着他的鼻尖，厚嘴唇急促地說道：

「少……少爺，那黃三痞子連我也罵了，他……他叫你快出去……」

荀福全立刻皺起兩鬢向下吊的眉毛，偏着頭，兩眼發閃，嘴巴張開。那鐵杆上的一豆烟膏墨水似地滴在燈火邊；噠！燈火就跳了一下，但他揚起着半身，噴着鼻孔說道：

「哎呀！叫你跟他說等一等，等一等……」

老牛的麻臉上也皺起眉頭了，他嘴唇動的時候，那黃色的兩顆門牙閃映着烟燈的火光：

「我說過了，我說……他又說，你不去，他他他就要親自進來討了！」

「啊？」荀福全一驚地坐了起來，石像似的呆一下，才伸着五指猛力抓了抓頭上的亂髮，嘆一口氣說道。「哼，媽的！好好，你去跟他說我就來，入他……」

老牛剛剛轉過背，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又停在頭髮上突然喊住他，額角發熱，眼光灼灼地問道：

「老太爺剛才在發甚麼氣？」

老牛麻臉下的厚嘴唇又動着答道：

「你還不曉得麼？大前天老太爺弄到公所去的劉二今天出來了，劉大去弄出來的，劉大賣了他的阿毛，十塊錢，劉大偷偷回來的……」

「老太爺今天出去不出去？」荀福全問着，同時腦子裏很快地閃出了他父親屋里的景象：靠里的床脚後面，是夾壁

，壁上有一个小方門，門里面是大袋的銅圓和小袋的銀圓。于是，他的嘴角便閃出夢似的微笑。偏着頭，閃爍着發光的眼睛，盯着老牛那顫動的厚嘴唇；他懷着往常湊好三翻時伸手去揭牌似的心情，惟願他那嘴巴一張開，就送出來一聲：「出去。」

「不不不……」老牛搖搖麻臉。「……曉得。」

「嚟，」荀福全一下怒得眼珠挺出來了，揮着右手喝道：「好了，好了，你去你去！」但他剛剛躺下枕頭去，老牛的麻臉又追上來了，秘密似地壓低聲音說道：

「少爺，黃三痞子罵罵……」他自己也困難得麻臉脹紅起來，害羞地伸着黑指甲的五指抓着下巴。荀福全的眉毛皺得更往下吊，尖着耳朵，也急得兩眼只是跌跌跌。老牛在地上頓一腳，這才說出來了：

「罵你入入入……」

荀福全終於向他眨一下眼睛說道：

「好了，好了，媽的！」接着他就張開口打一個呵欠，眼角又滾出一條亮晶晶的淚水，脊梁軟灘地又躺下去，他想：「還是抽了這口烟再說。」他瘦削的鼻尖對着燈火，兩眼緊盯住那燈火邊的一豆烟膏，看看要燒焦了，他便對着它吸一口氣，趕忙拿着煙杆子，屏着鼻孔里呼吸，全力貫在指頭上，抖抖地把它括下來，就湊在燈罩口匆匆忙忙地裏好棍子那麼大的烟泡，栽上烟斗的時候，老牛的麻臉又出現在門口了，同時在老牛的背後還發出一個粗大的聲音：

「喂，荀少爺！怎麼的！」

一聽就知道是前幾天同着打牌的張得標的聲音。他的心一跳，兩手拿着的烟槍剛剛橫停在烟燈旁邊，那穿黑緊身的

張得標已眼光灼灼地從老牛的背後走進來了。一路嚷着，兩眼就向廂房里的四個角落掃射，兩步走到床前，便伸出一隻手掌一揮地拍在荀福全側躺着的屁股上，劈的一聲：

「喂，黃哥等不得了，他問你還不還！」他聲音震動了屋樑，連天井都嗡嗡起着回聲。

荀福全嘴唇發白，兩眼珠急促地溜動，一翻坐了起來，平伸着兩手向着張得標的鼻尖前而按兩按，輕聲說道：

「喂喂，小聲點，小聲點！」

「甚麼小聲不小聲！黃哥叫你馬上就出去！真是，早來一鐘喇，說你沒有起來，你看此刻甚麼時候！等死人！」張得標大聲說着，眼光就從荀福全的臉掃到烟燈，又從烟燈掃回荀福全的白臉。

荀福全皺着眉頭嘆一口氣，伸起兩隻手爪抓着頭上的亂髮，輕聲地說道：

「喂喂，」便趕快兩步跑到窗口，從窗眼望出去。見正面堂屋只是靜靜的滿是灰塵的紅漆神龕，空蕩蕩地沒有一個人影，他才噓出一口氣，走回烟燈旁邊來，說道：

「好了好了，你請坐坐，等我抽了這口烟，對不對？」

「坐不坐倒沒有關係！」張得標大聲說着，左手叉腰一屁股坐上烟盤左邊，兩眼楞着橫橫地向荀福全臉上一掃，「那麼，就快點！」他伸着五指就在烟燈旁邊抓起一個小巧的銀烟盃。

荀福全雙手指着烟槍，把嘴子的一頭遞過來，說道：

「請！」

張得標故意伸一隻手去接着槍，果然看見荀福全皺一皺眉頭，他便起笑地說道：

「好了好了，誰抽你的烟，你趕快吧！」

荀福全臉紅起來，嚙嚙嘴地說道：

「不，不吝氣。」終於把烟槍嘴掉回來塞進自己的嘴唇，吱吱地抽了起來。他順着烟槍望到烟燈旁邊，却見張得標的五指正在玩着烟盃，烟盃傾斜着，黑烟膏就閃光地流到盃口，看看就要流出來，他急得鼻尖都冒出汗珠。忽然烟斗上嘖的一聲，他趕快把眼睛收回來，泡子上正烘烘地挂火了，他敲着眉頭把口里的白烟霧吐出來，吹熄泡子上的火，按一按，杆一個洞，又才抽了起來。這回却見張得標的兩手在白瓷盃邊的十幾個烟斗子中抓起兩個來，並且說道：

「嘖，烟斗子，嘖……」同時就把那兩個水盃式的黃紅色烟斗子相碰發出聲音；咯咯。碰一下，荀福全的眉頭就皺一下。但這回，他怕再放漏一絲煙霧了，一口氣就把煙泡子吸進煙斗里去。

「完了麼？」張得標放下手上的兩個煙斗，閃爍着眼睛問；見荀福全緊閉着嘴點點頭站起來，他也站起來，那扁圓的煙斗實在黃紅得可愛，他還盯了牠們一眼，才向房門口大踏步走去。可是到了老牛站着的門邊，却不聽見跟來的聲音，他掉轉頭來一看，荀福全却站在一方黃草蓆上，彎身下去，兩手撐着蓆中心，頭向下，就像一條伸懶腰的拱背貓。

「唉，又要打跟斗麼？」張得標敲着眉頭大聲說。

老牛向他微笑一下，擠擠眼，悄悄在他耳邊說道：

「他……他打跟斗就過不了癮。」

張得標橫着眼睛盯了老牛一眼，趕快把自己的耳朵離開他那衝着臭氣的嘴巴。見荀福全已翻了起來，但又坐在煙盃旁邊了，兩手抱着白瓷盃，就把白嘴子插進白嘴唇。他便怒

挺着一對眼珠大踏步走到他面前，噴着口水說道：

「喂，怎麼樣！媽的，我又不是你的跟丁，隨你這樣派氣！我不過是幫黃哥進來找你的！你究竟出去不出去！」他對挺出的眼珠就直盯着他的瘦臉。

荀福全只是兩眼骨索地從白瓷盃背望出去看着他顫動的嘴唇，咕嚕咕嚕喝了茶，放下盃，這才兩手拊着膝頭，舒服地嘆出一口氣來：

「喂……」

他身子一直站起來了，腦子里又閃來他老婆手指上黃黃的金戒指，伸手拍拍張得標的肩頭，說道：

「對不住，對不住，請你先出去回復黃哥，我進去一下就來。」

「不行！」張得標把肩頭向旁邊一躲，脫開他的手掌，噴着口水說道。「走！」他伸着五指就去拉他的手。

「唉，我要進去弄錢吓！」荀福全伸起五指急促地抓着頭上的亂髮，眼睛就跌跌跌。

「那你送我這個煙斗。」張得標伸手到白瓷盃旁邊的十幾個煙斗中，五指抓起一個水盃式的煙斗來，在他眼前晃了兩晃。

荀福全敲着向下吊的眉毛伸出五指就去奪，一面說道：

「唉，這個煙斗不能送你。」

「媽的，你有十幾個的嘛！」張得標一隻手掌撐着荀福全的手，一隻手掌就把烟斗塞進黑緊身的袋子里去。「嚇！你這人……」他故意把聲音說得很大，使外面的天井都起着嗡嗡的回聲。

荀福全張着嘴呆了一下，很快就用伸出去的那一隻手掌

在他嘴邊按一下，輕聲說道：

「喂喂，媽的，小聲點，小聲點！」

「好了好了，那你就趕快進去吧！可是別進去就不出來吓！」張得標說着，閃爍着眼睛向他跌跌眼，同時在他背上拍一掌，就笑嘻嘻地大踏步地出去了。

「啐！」荀福全盯着張得標的背影消失了，才嘆出一口氣，搖搖頭。但他立刻皺着眉頭了，他父親那怒怔着的一對眼珠就在他腦里一閃，他于是又伸起五指抓抓頭上的亂髮，喃喃地說道：

「噯，媽的，恰恰又是今天！又要經過老頭子的門口！啐！」

他站一會，終於咬住牙關，頓一腳，打天井穿過堂屋走去。剛要溜過他父親門口的時候，他忽然一下停住了，因為他已聽見他父親在說話的聲音。他想：「老婆該沒有在裡面吧。」於是，他輕輕點着脚尖，肩頭一聳一聳地走到他父親的門口邊，從一個小洞望進去，就看見父親依然橫躺在靠裏的床上，床中心煙燈里的火燄正對着他那一雙憤怒的眼珠閃光，三鬚鬚當中的嘴唇顫抖地在噴出一些話：

「……噯，媽的，就放了我的了麼！」同時揮着一隻手掌在自己騎着的屁股上一拍，煙燈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

「哪個在門外？」他忽然大聲一喊，立刻從枕上抬起頭。

荀福全驚得張開嘴呆了一下，趕快輕輕點着脚尖離開兩步，但立刻又聽見父親坐起來大聲喊道：

「哪個！唔？」

荀福全知道不能走了，便站着答道：

「我。」

「進來！」

荀福全不知道進去的好還是不進去的好，但脚已提起了，他于是便跨進去，在門框邊站住。立刻就看見父親一隻手在床上一擡就跳起來，震得煙燈里的火光都跳了一下，厲聲地喊道：

「鬼鬼祟祟的在做甚麼！唔，你是不是又想來偷錢？唔，你這敗家子！你看這兩天佃戶通通都躲光了，你還一點人事都不知！」他伸着一根指頭向荀福全指了一下。「噯，我問你，剛才誰在外邊同你說話？」

「沒有人。」荀福全臉紅一下，隨即又變白，嘴唇顫抖着，兩眼昏得好像全屋子都黑暗下來，他兩手的指頭扭動着，背後門框上的鐵扣，恨不得一把就將牠扭斷。

「噯，沒有人！」荀老太爺又挺着眼睛，右掌撐在旁邊擺着算盤的轆子邊沿，恨恨地看了荀福全一眼，又喝道：

「你站着在做甚麼！站都不好站！你就只曉得賭錢，變成那『呆賊佬』的鬼像！給我滾蛋！我看不得！」

荀福全把嘴唇一噙，在地板上用力地頓一腳就跑了出來了，他想：「噯，媽的！」他一面掉着頭，就看見老頭子在椅子邊進出兩步，忽然被一條矮凳子絆了一下，幾乎翻一個身子，四脚朝上；老頭子也撲着身子跳了一下，幾乎跌下地去。荀福全這才感到些微的痛快，向老頭子投一瞥惡笑的眼光，便撒腿向後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還掉頭看看背後，在一個門框邊，他的胸口突然被猛烈的撞了一下，幾乎仰身倒下地，他吃驚地跳後一步，定睛看時，臉色變白的老婆就站在門框里面失聲地說着：

「哎呀！嚇死我！」她伸起空着的左掌就在胸口上拍了

兩拍。右手五指端着大銅盃剛起鍋的熱烟膏就要走出去。

「噲，等着！」荀福全跨進門檻，兩手攔門，輕說道：

「把你的私房錢借給我一下，你？」

「別忙，」老婆左手向前揚一下，截斷他的話，繃着眉，眼睛一睜一睜地望了手上的銅烟盃一會，好像忽然想起忘了的甚麼東西，右手端着銅烟盃就轉身，又要向後面走去。

荀福全跳過去又兩手攔在她前面了，喘着嘴說道：

「唉唉，你聽見麼，我的話？」

「聽見甚麼呀！」老婆顯着吃驚的眼色望着他，紅紅的嘴唇對着他的眼睛半張開，濕漉漉地閃着光。

「唉唉，你裝傻，你那錢。」

老婆繃着兩眉，沉着臉說道：

「我不是已經給你說過，早就放出去了麼？」

「不，你說謊！給我。」

「別忙，」老婆左手又向前揚一下，截斷他的話，兩眼一睜一睜地望着手上的銅烟盃，好像思索甚麼忘了的東西。

荀福全不知不覺地把兩手五指插五指地抱在胸前，彎着腰顫聲說道：

「給我吧，給我吧，你這鬼東西！」

老婆掉回頭，端着烟盃子便跨出門檻，荀福全可憤怒得臉發青，一雙眼珠跳起來，跳出一步，伸手就抓着他老婆空着的左手。老婆向前一奔，他順勢就把她的手臂彎過來，反扭到背上，向上一拉，肩胛的骨頭都發出喀啦的一聲。老婆彎下腰，叫不出來似地喊着：

「阿嚏阿嚏！」

「媽的，你說給不給！」他把她那隻手臂再向着她後頸

窩那兒提一提。

「阿嚏，扭斷了！唔唔，你這樣狠心！」老婆彎着腰，向地面俯着頭噴着口沫說。

荀福全從旁邊看着他老婆那起着塵土的蒼白臉，感着了一種勝利的痛快，於是更加威嚇地說道：

「你不給麼？我就要拔你的金戒指！」他伸手抓牢她背上的左掌，便去退那中指上的一個金黃黃的圓箍。

老婆可把手臂用力一扭，一翻地直起身來；荀福全一個冷不防，被彈得踉蹌地倒退兩步，幾乎跌下地去。她臉發青，大聲地說道：

「別動我！前月你才瞞着拿了我一支戒指去，你又……」

荀福全臉紅一下，於是捏着拳頭向她鼻尖搖兩搖，壓低聲音說道：

「媽的，別大聲！你再說，你……」

「大女！你們在做甚麼！烟還不拿來！」老頭子忽然從房里送出來一聲。

「來了！」她尖聲的應着，就向旁邊一溜，荀福全斜刺里衝着肩頭去一闖；她可一個偏地滑開，跑掉了。

「媽的！老頭子甚麼等着你了！」荀福全向她背後吐出這麼一聲咒罵，兩眼圓睜地限定她的腳跟跳着腳進去，看看追到父親的門口，「噲，不行了，媽媽的！」他腦子裏面這樣一閃，便加緊追上兩步，一揮地擊下一拳去，老婆向旁邊一躲，拳頭恰恰落在右肘上，她的手掌被震得一彈，烟盃子便從五指跳了出來，在空中射一個弧形，落在地上，拍的一聲，滾了一圈，黑烟膏便從盃口流了出來，立刻把烟盃子在地上膠住。老婆驚得顫抖的嘴唇發白，送出一聲尖叫。荀老

太爺就從床上一揚身跳到門邊來了。圓睜眼珠，咆哮地喊道：

「做甚麼！唔？」

老婆的肩膀抽搐起來了，橫着手背揩着兩眼瑩瑩流出的淚水，她把手放下來，從模糊的兩眼望出去，打老頭子的眼睛掠過她丈夫的眼睛，嘴脣就要動。荀福全搶着囁嚅着說：

「她把烟盒子弄翻了！」

荀老太爺憤怒得臉發青，三鬚鬚都顫抖了，他的兩腳離地一跳跳出門來，在空中揮着拳頭便向荀福全的頭衝去，同時咬緊牙關吼道：

「唉，你這敗家子！你這雜種！你……」

荀福全兩眼骨碌一轉，轉過身腳一點便跳出堂屋。荀老太爺的三鬚鬚直抖動，他兩手十指向前在空中抓着，腳一跳也跟着追出堂屋，口里直喊着：

「你這敗家子！你這……」

他望着荀福全那長快的背影，兩把抓不住，他簡直氣得小孩似的哭起來了，雙腳在地上跳兩下，又跟蹤地向前追兩步，追兩步，又雙腳在地上跳兩下，口裏帶哭地嚷着：

「你好，你好！我送你的悖逆！」

荀福全的心卜卜地跳着，跌跌踉踉手搖脚踢地跑出大天井，及到發現兩個穿黑緊身的漢子向他臉前迎了上來，異口同聲地說道：「嚇，來了！」他才張開嘴巴一楞地站住，知道自己已經跑出八字粉牆的大門外了，走在張得標前面衝上他鼻尖來的圓胖臉，一看就認得是黃三痞子，他今天的頭上還包了一大團青紗大包頭，在左耳邊還吊下一寸長的青紗頭，隨着田野送來的風飄動。但荀福全沒有等他開口，就又把眼光東西閃閃地匆忙的說了一聲：

「老頭子進來了！」撒開腿便向牆左邊的一道的竹籬笆側面一株大樹下跑去，脊梁軟癱地靠住樹幹，膝關節還在發抖，腦子裏面就閃動着老頭子搖着拳頭的影子。

「噯，媽的！」黃長興說着，兩眼閃閃地向兩邊望望，同着張得標跑了過來，直直地站在荀福全的前面，兩手叉着腰，沒有扭扣的黑緊身就在胸前兩邊分開，現出襠腰上一段兩寸寬的閃着光的黑絲板帶，他鼻孔氣呼呼地對着荀福全的鼻尖。但同時已聽見老頭子在大門口的罵聲，三個都就在大樹下默默地站住，互相看着別人的臉。等到罵聲漸漸遠去了，黃長興便閃爍着眼睛掉頭向背後看看，才微笑地向荀福全說道：

「噯，把錢拿出來。」

荀福全這才一驚地的望着黃長興那油光的圓臉，鼻孔氣呼呼地蒼白着臉子說道：

「唉，你不看見我剛同老頭子吵了麼！」

「甚麼？」黃長興一下怒睜着眼睛叫起來了，連唾沫星子都噴到荀福全的鼻尖，他一面伸手挽着捏着左拳的袖口，一面搖動着吊在耳邊的青紗頭囑道：「你要生老子的氣麼？老子餓着肚來等你這樣久，還沒地方出氣呢！」他偏着頭對着他的鼻尖。「噯，你想賴麼？難道我輸給別人的錢就不是錢麼？唔？」他咬住牙關說着，挺出一對眼珠。荀福全氣得發戰，也蹙起一對眼珠，立刻看見張得標跳過來，一把抓着黃長興的兩手，說道：

「噯，黃哥！」

他於是離開樹幹，向前一步嘴脣烏白地說道：

「怎麼！你要打麼！」



「你！做味：媽的，別在老子面前播少爺架子！」黃長興吼着，脫開張得標的兩手，從綵板裏掏出一張一百吊錢的白幣據來，湊到荀福全的鼻尖說道。「哼，打你，污了我的手！還錢來！呵？天天推，你還硬！」

荀福全的臉向後退一下呆着了，嘴唇顫抖地囁嚅道：

「我……」同時伸起一隻手掌的五指抓着頭上的亂髮，懊惱地閃着眼光。

「好的，不還好了！我去找你家老頭子去！」黃長興一歪嘴掉過頭來向着張得標，「張哥，走！」他拿着那張白幣據在空中一揚，拔腿便走，同時又掉頭來想看看荀福全的臉會慘白到怎樣的程度。

荀福全心一橫，把牙關咬緊，看着黃長興走去的背影——那被風吹到他腰後來的黑髮身兩角和吊在耳邊威武地飄動着的青紗頭一閃，突然他腦子裏一下閃出老頭子搖着拳頭的影子，和黃長興怎樣在老頭子面前跳起來的景象，他立刻嘴唇發白了，看見黃長興大踏步快要走到牆轉角，便連忙微彎着腰，向他旁邊含着笑的張得標一瞥，顫抖着嘴唇。張得標的嘴這才又向他笑一笑，跳過去，伸手攔住黃長興說道：

「喂，黃哥！你哥子等一等！都是自己人，好好說。」

黃長興眯斜着眼睛，向張得標做一個歪嘴，接着又用那嘴尖着向大門口那方嗽一嗽，同時故意粗聲地說道：

「你別拉着我！說甚麼，他們這種人！」

張得標也向他擠擠眼，做一個歪嘴，說道：

「好了好了，你哥子等一等。」他于是一把抓着黃長興的手拖他轉來，就向着荀福全的鼻尖帶着嚴厲的聲音說道：

「唉，荀少爺，你也真是！」他站在黃長興的前面，一

面說，一面向荀福全擠擠眼。「你不是說這幾天等老頭子一出去就可以拿錢麼？你已經推了好幾回了呵，不怪黃哥不顧面子！不是我說，你這些地方實在不够朋友！」他又向荀福全擠擠眼睛。

荀福全勉強現出微笑來了，微彎着腰，先咳一聲，向着張得標那微笑的嘴唇，說道：

「唉，真的，我剛才因為給老頭子吵昏了！」

張得標抓着他的兩肩一扳，使他面向着黃長興，說道：

「你不要向着我。」

荀福全臉紅一下，就又向着黃長興勉強顫動着嘴角笑一笑，同時伸一隻手掌去拍拍黃長興兩手又腰的肩：

「對不住，剛才衝撞了你哥子。真的，這兩天老頭子一步都沒有離開過。你哥子怎麼就認真起來了？」

黃長興的嘴忍不住，露出一點笑，但立刻又板着面孔，兩手又腰地從鼻孔冷笑一聲說道：

「我也不和你說那些，我們不像你「少爺」，我們還等着錢拿去買米吃午飯呢！我們的老婆兒子還餓着肚皮呢！」

「你不是說可以拿你老婆的首飾麼？」張得標右掌拍着荀福全的肩頭，偏着頭問，張開嘴巴。

「哼，他老婆的首飾！」黃長興挺直地站着，從鼻孔笑出一聲，說，「連他老婆都給他老頭子受用了！」

荀福全的嘴唇立刻發白，像死驢魚的嘴似地張開顫顫地說道：

「哇！哇！」

「哇！哇！」黃長興帶笑的圍臉向他瘦削的鼻尖衝去，蓋過他的聲音。「媽的，不是真的麼！」

荀福全向後退一步，背脊又靠着樹幹，向黃長興投出一瞥眼色，囁嚅地說道：

「別亂說！」

「甚麼亂說不亂說！」黃長興又兩手叉着腰，把頭昂起來。「你簡直傻瓜！要是我麼，我就說，老頭子，拿錢來！老婆麼，就這麼索的給她一刀！」他說完，把嘴尖用力的一撮，同時伸開右掌斜斜地在空中一劈，那黑袖子打着空氣發出噓的一聲。

荀福全的瘦臉通紅，閉着嘴，兩眼向黃長興腰上黑絲板帶望望，立刻又掉開，盯住黃長興肩頭後面遠山尖的頂。張得標的臉就在荀福全那紅臉的後面左肩上向黃長興做一個歪嘴，擠一擠眼睛，點點頭。

黃長興立刻又把眼睛眨起來了，搖動耳邊的青紗頭說：

「喂，怎麼樣！錢？別裝傻裝呆的！」

荀福全懊惱地皺着向下吊的眉毛，眼睛收回來又望着自己的兩腳鞋尖，手指就指着背後的樹皮。張得標便一下跳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說道：

「喂，荀少爺，來，我同你談談。」

兩個踏着草地走到竹籬笆盡頭，站住。荀福全皺着向下吊的眉毛望着他的嘴巴。張得標站在他面前向遠遠的樹下黃長興閃爍地看一眼，才盯着荀福全的眼睛說道：

「你再送我一個烟斗，我帮你想一個辦法。」

荀福全心一跳，但立刻鎮靜住，偏着頭問：

「甚麼辦法？」

「你，不管嘛。先答應我，我包你弄好。」張得標微笑的說着，就在自己的胸膛上拍了一掌。

荀福全立刻又皺起兩鬢向下吊的眉毛，伸起右掌的黑指抓着頭上的亂髮，那些可愛的扁圓的烟斗子就在他腦裏一閃，並且幻想着它們都一跳地躲進一個小皮箱裏，藏在床下。但他終於嘆一口氣。

「算了算了，你這人真是！」張得標說着，嘴一扁，撇開腿便走。

荀福全趕忙轉身來，伸出五指一把將他拉着，顫聲道：

「好好，送你，你說嘛。安！」

張得標子是嘴角笑嘻嘻說道：

「你不是真心送？你若不願意，我也不強迫你。」

「真的真的。」荀福全連連的說。

「那，好。我告訴你：你家佃戶劉大回來了，他有十塊錢。只要你答應，我們去帮你收。因為這兩天你實在沒有辦法，我才帮你想出這條路子？我們都不是外人，其餘的我同黃哥說，你慢慢還他。劉大的錢趁你家老頭子還不曉得。」

荀福全的五指一下子在亂髮上停住，眉毛更皺得往下吊，嘴巴張開，好一會都沒有動。同時腦子裏面又在演電影似的話，閃出老牛在烟榻面前的話，又閃出老頭子躺在床上噴出的話，最後就看見老頭子揮着拳頭的影子。他望望張得標，又看看自己的兩腳尖。

張得標一直站住；鑒賞他臉上表情的變化。終於看見荀福全張開蒼白的嘴唇嘆一口氣，他立刻覺得：對了！等他答了話，點點頭的時候，他便拉着他向大樹下走去，老遠就高張着嘴巴向黃長興喊道：

「黃哥！好了！就是那樣了！」

但他們三個從大樹下正要面粉牆那向走去的時，忽然

看見荀老太爺脚步踏得很沉重地從大門出來，順着那邊的粉牆邊，踏着田邊的草地走去，風吹過去，他那下巴下的鬚鬚尖都蹶了起來。黃長興一下怔住了，臉色一沉，說道：

「不行不行，你看老頭子哪里去的？」

荀福全也張開嘴巴楞住，臉色變成蒼白。

張得標的臉也沉一下，跌跌眼，望望荀福全，但他立刻

微笑起來，伸一隻手掌搖着黃長興的肩頭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去我們的，試試看。」

荀老太爺的脚下是一條凸凸凹凹的石子路，路兩旁一方一方的田滿是荒草；一陣風吹過來，那些荒草便簾簾地波浪似地搖動，蹲在草中的一支烏鴉朴的一聲驚飛起來，「哇哇」地扇動兩翅掠過濃綠的樹梢，向着前面一座涼亭的寶頂尖飛過去；荀老太爺似乎就覺得眼皮一跳，便眯着眼睛向着那飛去的烏鴉咒道：

「哇哇，劉你媽媽吊起打！」

他張開嘴嘆一口氣，腦子里立刻又閃出荀福全的影子：

「唉唉，一個兒子也……」

他突然吃驚地一跳，身子向前傾，幾乎仆下地去，腳尖似乎痛了一下。他赶快站定轉過身來，右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搖着頭，定睛一看，橫在他腳邊的凸石上是一筒筍口那麼粗的劈柴，他立刻恨恨地怔了一眼，提起右腳尖就要跌它一脚。

「不；這東西拿回去可以燒……」腦子里面這麼一閃，他那三鬚鬚當中的嘴角便微笑了。伸着五指彎身就去拾那劈柴。他抬起臉來，眼睛向前面一閃，忽然覺得兩頰熱起來了

；前面正走來兩個漢子，那包一大圈大包頭的一個的黑鬚身，在胸前兩邊散開，風正翻着那衣角。他便裝着沒有看見似的，把劈柴向田里的荒草上拋去，拍拍手，自言自語地罵道：

「哪些短命鬼，擺些柴在路上來絆我的腳！哼！」脚提起來在地上一頓，轉身就要走，但那漢子已出現在面前了。

「老太爺，哪去？」那兩個異口同聲地問着，就站在他面前。

荀老太爺一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一看，是黃

三宿子和張得標。便慢吞吞地答道：

「出來隨便走走。」同時跨開脚步走去。

張得標向黃長興擠了擠眼睛，攪攪他的手拐子，悄悄說道：

道：

「如何？」

黃長興也做一個歪嘴，嘴角笑一笑，也跟着走。

「你老人家不是很少出來麼？」張得標微笑地說。

「有時候出來，有時候又不出來。」荀老太爺慢吞吞地

說，眼睛直望着前面。路旁的一些樹就在他身邊向後退去。

黃長興向荀老太爺橫地掠一眼，說道：

「大前天我還看見荀老太爺出來過。」

「討厭！」荀老太爺想，眼睛橫橫地向左肩旁邊走着的兩個漢子掃一眼，「哼，公然同我並肩走起來了！」他便把脚步跨大一點，想走在他們的前面，鼻尖衝着吹來的風緊走幾步，偏着頭一看，那兩個漢子仍然在他旁邊。他的鼻孔里便氣粗起來了。他想：「要不，你們就前面走去。」于是把脚步放緩下來，一面問道：

「你們有沒有事？」

「沒有事，」張得標答道。「我們也隨便走走。」  
黃長興的嘴有些忍不住了，碰碰張得標的手拐子便高聲問道：

「喂，老太爺，你是去收租的吧？」

「荀老太爺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沉着臉說道：

「你怎麼知道？」但他立刻又把脚步加快起來了。

「因為——」張得標在他背後搶着說，但他立刻把下面的話收住。

「荀老太爺想，「他們已走在落後了。」偏着頭一看，這兩個傢伙的頭又在自己左肩的旁邊。他是一下子站定，面向着黃長興說道：

「喂，我家阿福，請你們不叫他賭錢，好不好？」

黃長興臉脹紅起來，立刻把一對眼珠挺出，噴着唾沫答道：

「甚麼？怎麼說我們「叫」他賭錢的？唔？」

「荀老太爺張開嘴巴楞了一下，立刻把眼珠怒挺來吼道：

「你還吼！不是你們，他怎會賭錢？唔？唔！」

「喝喝！」黃長興冷笑一聲。「自己的兒子管不住，倒來奈何我們！」

「做賊！」荀老太爺挺前一步，偏着頭問。「唔？」

黃長興也挺前一步，嘴唇顫抖着，白得紙一般，耳朵邊吊着的青紗頭隨着搖動一下。張得標趕快一跳掉在中間，兩手抓着黃長興的肩頭，說道：

「喂，黃哥，幹不得！」

「哼，你們！」荀老太爺說。

張得標一下掉過臉來，說道：

「喂，老太爺，請你不要「你們」「你們」的！」

荀老太爺臉青了起來，兩隻手指尖一冷，白得發戰。

「張哥，」黃長興挺着胸脯喊。「不要拖着，看他把我怎樣！」

「算了算了！」張得標仍然兩手抓着他的兩肩，向後面把他送回一步，轉過身來，伸開手向荀老太爺一攔，說道：

「老太爺，算了，請前一步，看在我的面子上。」

「哼，你配，流氓！」荀老太爺腦子裏面這麼一閃，身上立刻輕鬆許多了，挺出着眼珠睜了黃長興一下，撒開脚步便走。

黃長興也向他睜一眼，衝着肩頭還要追上去。

「算了算了，『山不轉路轉』，『船頭不遇，轉角相逢』，他老太爺，就讓他這一遭吧。」張得標拉着他的手。他把「老太爺」三個字說得特別響亮，同時望望前面，看是否這聲音達到。

「張哥，今天是你哥子的面子，要不然，我……」黃長興捏着拳頭向空中一劈地說，他的身上也輕鬆許多了。「媽的，他，算甚麼東西！色鬼，他那兩個死鬼老婆的冤魂還纏住他呢！他還「抓灰」！呸！」他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

荀老太爺在一株柳樹旁邊，噴着鼻孔一下子又站住了，嘴唇發白，五指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但終於也向地上吐出一口唾沫，穿過柳林走去。

「唉，世道真壞透了！」他搖搖頭喃喃地說。「兒子又不爭氣，都是他祖父把他慣壞的，說是抽上癮就會守家……」

一株三個人才可以合抱的樹幹已經逼到他的鼻尖，他才

「呵呵」地驚叫一聲，跳在一旁，鼻尖已嚇出了汗珠。他仔細端詳一會這會經過過變回價的灰黑粗皮的大樹，又走起來，想：「唉，這樹還是早一天買下來吧，『壽木』應該早點準備着……」但他身上一冷，「唉唉，怎麼想起這個來了？有鬼！」他于是起假咳兩聲：「喀喀。」鎮定着自己。前面的路似乎要轉彎，再轉彎，他又轉彎，突然一條黃狗「汪」的一聲向他跳來，他才一驚地「看出去，」知道已到劉大的草房外了。黃狗的嘴一張一張地叫，前兩腳離地一跳撲來，他便蹲下地想拾一塊石頭；但地面上是一片灰塵，他于是只得在地上揮掌拍了兩拍，黃狗被嚇得夾着尾巴向後退一下，但立刻又跳起前兩腳衝上來。終于他直身站起，向上舉着拳頭，好像用石頭似地向前一揮，黃狗又夾着尾巴向後退一下，但立刻又跳起前兩腳衝上來了：

「嗚嗚嗚……」

「嗚嗚嗚……」草房四面遠近的狗也都響應地狂叫。他于是只得挺着眼珠大聲地喊道：

「喂，劉大！」

劉二正搬出半罐半麥粉的午餐來，那麵團的熱氣沖上他的鼻尖，從門縫一瞥見荀老太爺，他臉子刷白了，嘴唇也顫抖起，兩眼急促地左看右看，放下裝麵團的土盆，正要喊「大哥，」劉大也已從房後跑了出來。

「喂，大哥大哥，」劉二竭力壓低聲音，輕輕點着脚尖，肩頭一聳一聳走到門後，從門縫望出去。

「你看，那老頭子來了！這回一定又來再弄我們的，你看他背後還帶來兩個人，穿黑緊身的，喏，你看！」

劉大的臉色也變白，慌忙跑到他弟弟的身邊，從門縫望

出去，只見離門外空地外七八丈遠光景，那條黃狗正在向荀老太爺舉起前兩腳撲去，荀老太爺就右拳舉起來一揮一揮地向着狗的鼻尖。離他背後十幾步的柳樹背後就站着那兩個穿黑緊身的漢子，那包一大團大包頭的一個，胸前的衣角在隨風飄動。他看清他們是哪兩個，但那垂下的綠柳條恰恰遮住那兩個個臉。他的腿子抖了起來，趕快攔攔劉二手搥子，輕聲說道：

「喂，趕快躲進去！」他一跳就向旁邊一間暗黑的小屋一閃的跳進去；劉二也像被他吸住了似的，跟着也掉過頭來，一步跳進去。劉大順手就把門關了起來，並且擰上一條門門。只見外面的狗聲和荀老太爺憤怒的喊聲跟罵聲。劉二忽然在劉大的面前挺然地站住了，說道：

「大哥，我們出去，我們躲在這里不行的。他會打開門。他如果再來弄我，我就和他不容氣。前天我在村公所裏氣極了，我出去了！」

劉大噁聲地憤憤地說：

「不行，你這冒失鬼，會闖出禍來的，不能出去！」

「劉大吓！」

「嗚嗚嗚……」

接着是一塊石頭打在門板上的聲音：「砰！」

劉二從一個小縫望出去，看見荀老太爺抖着三鬚耷一下又蹲下去，一下又站起來，那黃狗也就一進一退地四脚跳着。但那兩個漢子却仍然在柳村背後不動。他忽然面皮鬆了下來，說道：

「大哥大哥，那大概不是帶來的人吧。」

劉大貼着小縫看了一下，于是站起來說道：

「那好，你就躲在這里，我一個人出去，看看怎樣。」  
劉二張着嘴巴站一下，點點頭，但他忽然想起麵團，說道：

「那麵團？」

「呵呵！」劉大忽然醒悟起來似地睜開眼睛，一下開了門，出去，把裝麵團的土盆隔門遞給劉二，才跑去喀噠一聲抽下門門，開開大門，喝道：

「進財！不准叫！」

黃狗看見牠主人喊牠，便搖着尾巴跑了過來，在他的腳邊擡着前兩腳跳。

荀老太爺衝着劉大的臉喝道：

「你們死啦！唔？哼！」於是伸起一隻手掌揩着額上的汗水。

「啞啞啞！」黃狗又向他跳起來，但劉大在牠屁股上一掌，牠才夾着尾巴跑開了。

劉大請荀老太爺跨進門檻里，端過一條凳來。凳上滿是灰塵。劉大便抓起自己扁扎在腰上的破前襟去揩凳上的灰塵，彎腰地說道：

「老太爺，請坐。」

荀老太爺跨下屁股就要坐上去，但他立刻又站起來，俯頭望一望凳子，凳子是一片霧，有許多黑點，他笑着嘴吹了兩吹，還是許多黑點，他于是只好站着。

劉大又從屋後端出一土盤開水來了，那動蕩着的開水里浮沉着三根茶梗子，他雙手捧着送到荀老太爺胸前。荀老太爺對着盤皺皺眉，便笑着嘴尖指指凳上。劉大便把它放在凳上。站起來轉着腰試探地說道：

「老太爺帶來的兩個人也請他們進來？」

荀老太爺立刻覺得身上冷了一下，冷到指尖，汗毛都豎了起來。立刻感到背後就好像站着兩個伸出三寸長紅舌頭的綠臉，手上還拿着鐵鏈。他楞了一下終於鼓着勇氣，一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從眼角悄悄望出去，眼光一射到那柳樹旁邊，他立刻明白了，身上的熱汗才冒出來，一見劉大那倉惶的臉色，他便含糊地說道：

「唔唔，隨他們吧。」

劉大的心立刻卜卜地跳起來了，兩道濃黑的眉毛又深深地皺起，嘴邊的一圈鬚子也抖動了。

「嘿，你終於也回來了！」荀老太爺向他臉上一瞥，眨着眼發話了。「我看你躲得過初一究竟也躲不過十五！」

「老太爺，我並沒有躲，我是……」劉大皺着額上的五條深皺紋，兩手的十指合攏，在胸前扭動。

「你家老二也出來了！」

「聽說你也發財了！」荀老太爺眯動着眼光盯着他的眼睛，五指扯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好象要把它們拔下。

「老太爺，這是哪里的話？」劉大慢慢沉重地仰起頭來，一望見荀老太爺那深沈的黑色的兩眼，自己又趕快俯下頭去。

「哼，哪來的話！你家阿毛弄了十塊錢！」

「天呵！這是哪個嚼舌根的！要嚼爛他的牙巴的！」劉大忽然抬起臉來，噴着唾沫星子說。「我們的阿毛，我們是把他送進城里王舉人家幫工的，如今世道，有飯吃就要好，哪還有錢！」

「你說謊！」苟老太爺手一指，挺前一步說。「把錢拿出來！你的欠租，賴是賴不了的！」

「真的，老太爺，你老人家……」劉大在胸前拱着手，腿關節和膝關節一閃一閃地，似乎就要跪下去。「沒有錢，真的！」

「那好！沒有錢，就同我到公所里說去！」苟老太爺厲聲地噴着口沫說，仰着右手一揮地指着門外；同時從眼角梢望望那柳樹邊，看是否那兩個傢伙看見自己這樣一揮手的姿式。但不知從甚麼時候，那兩個影子就不見了，只是空盪盪的柳樹垂條在隨風飄綠。

「那好，去就去！」隨着這聲音，劉二一閃地從屋裏跳了出來，兩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直挺挺地站在苟老太爺的前面。其時，劉大忽然腿一彎跪下去了；劉二一把拖着他的肩膀說道：

「大哥，還跪甚麼？」

劉大的臉變成刷白，露似地張着白嘴唇，扭轉頭看着提着他肩膀的劉二。

「好，你好！」苟老太爺厲聲地，顫動着三鬚鬚一下跳了起來，一手指着劉二的鼻尖，唾沫星子都噴了出來。「我叫你知道了！我只問村長要人去！」他說着，轉身就撒開脚步走。劉大衝着肩頭追出去，劉二的五指一把又將他拉住了。

「唉，怎麼好！怎麼好！你這鬼！你這鬼！」苟大喘着嘴說，眼睛直盯住苟老爺遠去的背影，掙扎着劉二的手掌，還要追出去。

「大哥，你這人真是！橫直……」  
「橫直不橫直，你又要拖累我！」劉大在地上頓了兩頓

腳，長長地嘆一口氣。

「你怯甚麼？」劉二也喘着嘴，眨着眼珠說，兩手向兩邊一分。

「快甚麼不怯甚麼！你弄得好，你去受！你不想我賣兒賣女爲哪個？把你想法弄出來，可見村長還沒有把事情數好，你又這樣！」劉大氣得眼珠發紅，離開地雙腳跳起來。「誰叫你要弄我的？」劉二也氣得眼珠發紅，對着劉大的臉也雙腳跳了起來。

劉大嫂在房後躲着聽了好一會，現在扮着一雙小腳兒走出來了。她也喘着蒼白的嘴唇說道：

「二叔，你也真是！」

「真是甚麼！我就不相信！」劉二把眼珠眨着，他嫂嫂的鼻尖，很感到：「你也來管我了麼！」

「不信就去你的！」劉大噴着唾沫說。

「我去就去！」劉二鐵青着臉，眼珠不轉地跨開脚步一直昂着頭向外走，兩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劉大嫂的黃臉忽然楞住了，嘴唇烏白地，向外伸着一隻手喊道：

「喊着他們！」

「讓他們去！」劉大也在胸前交叉着兩手，一屁股就坐在門檻上。

苟老太爺鼻孔氣呼呼地走着，臉色發青，眼珠挺出閃着恨恨的光，嘴唇暗暗着，下巴下的鬚鬚尖隨着風翹了起來。

「哼，非把他……」他想，脚步就在那凸凹不平的石子路上跨大起來。「哼，村長就這樣麼！他一定得了劉大的……」他一想到這里，脚步又放緩慢了，在一條小溪流邊站一下，一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眼睛一眯一眯地，「不，不能再

便宜了他，我得還是轉去先把他的錢拿下來再說……」他于是悄悄回一下頭向後面看看，只見老遠一叢柳林旁邊正有一個人跑來了，兩隻手臂飛似地在前後擺動，口里在喊甚麼。

「哼，一定是劉大追來了！你來嗎？那好，我給你看看！」他于是把步子加大起來走，頭昂着，從鼻孔里噴出特別大的聲音：

「哼！哼！」

「老老太爺！等等……」一聲響從背後漸漸進來了。他仍然不理，昂頭前進。他想：等他跑進來，就這麼把頭一扭，呸的一口唾沫就吐在他的鼻尖上。但背後跑來的那人已出現在他肩旁了：

「老老太爺！少少爺……」

他扭轉頭來一看，一下吃驚地張開嘴巴了。面前站的却是老牛，汗珠滾滾地已釘滿他的麻臉。但荀老太爺立刻氣得揚着右手咆哮起來：

「你在講甚麼！你？你……」

老牛嚇得倒退一步，楞了一下，又才動着厚嘴唇急促地說道：

「少少爺，門扭開了！少少奶奶出來了，他們就就就打打……」

「甚麼？」荀老太爺一手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偏着頭怒睨着兩眼問，但他立刻明白了，不等老牛再開口，撒開腿就向着回家的路上開跑。好容易跑到八字粉牆的大門外的時候，忽然看見兩個穿黑緊身的人影很快躲進旁邊的一個牆角。想進去，但他已鼻孔和嘴都張得大大地喘不過氣來了。楞了一下，終於向大門跑去。跑到自己的已經開了的房門的時

候，就聽見後面媳婦的哭聲傳了出來震動了屋樑，刺進他的心。他咬着牙，鼻孔里噴着氣。那一袋一袋的銅圓和銀圓在他腦子裏一閃，他便跑進自己的房裏去，爬到床後面，心跳地伸手去摸着夾壁的方洞門，門依然緊緊地關住，他才深深地噓出一口氣來。趕快爬出來，關好房門，就向媳婦的房門踉蹌撞撞地跑去。

荀福全的臉發青，鼻孔氣呼呼地，兩手叉腰站在床旁邊，兩眼圓睜他盯住站在門口邊哭着的老婆。她頭髮散亂地披到肩上和背上，肩頭在抽搐，兩手蒙着眼睛在嗚嗚嗚。當聽見熟悉的脚步聲響了進來，她便忽然號啕起來了：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噯噯噯……」

荀福全一楞，他兩鬢眉毛更向下吊，兩眼慌亂了，心卜卜地跳。他兩步跳出房門，就向外跑。

「嚇！你這雜種！」荀老太爺跳起來，已兩手抓着荀福全的左手，張着口就在他的左肩上軋着上下兩排牙齒咬一口。荀福全「呀呀！」一聲，眼淚都迸了出來，猛力地向前掙扎，但牙齒好像陷進肉里去一般。他咬着牙扭身一奔，終於掙脫肩頭和手肢，又跑回房去，抓着門扣就要拉過來開門。但老婆却死死地靠着門板。見他父親已一跳地向門口衝來了，他便慌忙抓着老婆的兩肩向門口一送：荀老太爺舉着拳一下就在門檻外站住了，媳婦的後背就正逼着他的鼻尖。他是氣得一步跳開，跑去抓了一條四尺長的圓木門門又趕了來，向門口衝去。一抬頭，却見老牛正在那門邊張着麻鼻下的嘴巴。他于是只得遠遠地跳着雙腳吼道：

「雜種！今天打死你！不打死你不算人！」他的眼淚從眼眶滾了出來，聲音夾雜着慘傷。



荀福全正伸起手摸着左肩的牙齒印，也流着淚，跳起來，隔住號哭的老婆說道：

「你打！」

老婆一閃的就把門口讓開了。

「唉，狗東西！你吓！」荀老太爺咬着牙，大聲地喊，圓木門門就杵在地，轟轟地響着。

「你出來！」

「你進來！」荀福全也在門里喊。

「你出來！」

「你進來！」

荀老太爺跳兩跳，終於兩手搶着門門向房門口衝去。老牛嚇得伸手去一攔；老太爺衝得太急，胸口被撞得下的一聲，門門都從他手上彈得飛了開去，嘩嘩一響落在地上。

荀福全顯得清切，跳出房門一溜跑出去了。

「讓開！我叫你讓開呵，」荀老太爺手掌推開老牛，抓起門門，就追出去，但追到堂屋時已不見了荀福全的影子。

「唉，狗東西！」他又雙腳跳兩跳，丟下門門，倒在一張椅子上哭了起來，頭靠在椅背上搖兩搖，淚水泉一般從眼眶湧出，頭好像發昏地要爆開來。他向着椅旁邊的茶几上咚的捶下一拳，灰塵都跳了起來。他決定：「非送他的忤逆不可！」他兩眼淚盈盈地，頭在椅背上靠一會。他摸着下巴下的鬚鬚尖掉過去看見當中神龕上「天地君親師位」的「位

」字旁邊兩列用玻璃長方匣裝的祖先牌位，他腦子裏面忽然閃出他將來的靈位的景象：許多穿緞光馬褂的人向着他的靈位磕頭，靈旁邊連披麻跪着還禮的兒子都沒有，於是許多指頭就指着靈牌冷笑。他身上都一冷，腿子戰慄起來。他又望着那「天地君親師位」，忽然覺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跟眼眶着熱淚搖擺着頭這麼默念了一遍，臉上就起着瘡癩，終於深長地嘆出一口氣。最後他看見對面壁上「方他父親的炭精畫象，雖然那罩上的一片玻璃已積着黃黃的灰塵，但那閃光的兩眼和絡腮白鬍子却還非常明顯，而且那白鬍子當中的嘴唇似乎就在向着他微笑。這使他憶起他在的時候，熱天，就在這風涼的堂屋，就在那靠壁地上的一方黃草席上的烟盤邊，就是那樣的微笑望着他五歲的赤着膊圓胖胖的孫兒說道：

「來，我再給你一口烟，你再打一個眼斗。」

「唉，」荀老太爺向他父親的畫象睨一眼，搖搖頭，趕忙把眼睛避開。但他忽然聽見媳婦隱約的哭聲，他于是站起來了。見老牛已張着麻鼻下的嘴巴站在大天井邊，他便用力地關了堂屋的兩扇大門，砰的一聲，天花板上的蛛網都被震得一抖，無聲地落在他的頭上和肩上。

「嘿！」他頓了一腳，終於經過自己的房門外，向後面走去了。

# 解決

白塵

春天來啦！

站在日月星號子門口朝那廚房背後看，打牆頭上露出一顆杏樹。滿樹水紅色的花，活像一朵朵雲彩。張福庚踮起腳瞭了一眼，搔搔頭髮，就咕噥着：「入妹子的！花開得那末旺！」轉身端了盆子，找水洗臉去了。

號子裏好幾個人也就蹣跚起腳來望一眼，嘖嘖嘴：「嘖！嘖！嘖！」

歪在高舖上喝龍井茶的龍頭韓秀清，清了一聲喉嚨，問道：「桃花嗎？」

李麻子個子矮，手吊在欄柱上，嘴張得有茶杯大。答道：「那里！——是——李花！」

高個子黃紹國低頭給他一聲：「呸！」罵道：「你入格（註一）昏啦？三月還沒到，倒想過四月？——這是否花！認得嗎？」

李麻子氣得滿臉都成了紅點子，放下欄柱上的手，冲着黃紹國問：「杏花？——杏花是白的？」

黃紹國嘴一披，「你們安東的李花二月開！」他拖起腳，溜到院子裏去了。一邊還把眼睛朝他一睨。

「入格雄像嘍！」李麻子也把嘴一撇。「你們清江的杏花是白的？」

韓龍頭把他有銀鍊子的小茶壺望矮桌上一擡。「入姑娘的！大清早上就吵鬧！出去！全滾出去！」

李麻子不敢作聲，紫紫綠綠帶子出去了。龍頭看看號子門口還堵着幾個人，便又吆喝一聲：「滾出去！」

才從地舖上爬起來的黃祥福覺得龍頭要抽煙了，恐怕又觸楣頭，踉蹌旁邊的薛小二子，丟個眼色，說：「走！」

在號子門口，黃祥福也蹣跚起腳瞭了一眼。只見那棵杏花亂蓬蓬地堆成一團，就像一團亂麻；看着怪不舒服。一邁腿，走出號子。

院子裏：靠日月星號子門口的大水缸上坐滿了一圈子人。隔開一條小石頭路，對面牆根下一溜邊擺着十一個馬桶。

十八個大的，三個小的。——一個桶上坐一個人，就像廟裏的十八尊羅漢，一個個解開了懷，扭着腦袋在太陽裏捉蟲子。

晒太陽的人像軟皮糖一樣發癢。有了個位子怎麼也不肯讓人。黃祥福同薛小二子在院子裏兜了兩個圈子找不到一個

地方坐。仗着他們沒有帶錢，就放開脚步在石頭路上走圈子。

其實走圈子也不容易。那末不到五尺寬的「歪瓜斜褲」的小石頭的路上，就足有頭二十個人在溜來溜去。碰到各號

子裏的龍頭要讓路，見了那些「吃份子」（註二）的太爺們也得讓。就是那些穿長袍的先生們，也是碰不得的。因為他們都是同龍頭們「平吃平喝」的。——那末讓到泥地上走呢，這兒一堆人在講笑話，那兒一簇人在說故事；還有在「打老虎」（註三）的，幹什麼的，滿院子都是人，走兩圈也就走不通了。

兩人沒了法，只好挨在毛廁旁邊的牆腳下蹲了。——他倆倆曉得自己的地位，他們是只配蹲在這種地方的。——他倆都是這種「扇毛灰」的小官司；黃祥福是「使用偽幣」，判了二年六個月。薛小二子是「竊盜」，只判了一年半。這跟人家十年八年、無期十五年的「大老闆」們比也不要比。「份子」是吃不上，壞官司又沒人怕；在外面既沒在過「幫」，進來自然也就吃不了香。——要是沒有錢，也好！龍頭會巴結你，吃份子的會恭維你，小伙計更會服侍你。——偏是他倆又沒有錢！（有錢倒不會吃官司啦！）也就永遠別想抬頭啦！在號子裏是永遠睡馬桶根，在院子裏就蹲毛廁角。吃飯，連人家的菜湯腳子都喝不到；（他們上邊還有小伙計，小伙計上邊還有「吃份子」的哩！）抽煙，是給人家煙屁股的屁股。——說結了；人家坐的要也是地獄，那他們坐的便是第十八層地獄！

兩個人像兩隻猴子，孤零零地倚在牆角上。薛小二子的三角臉上掛着一雙整天在打瞌睡似的眼睛，低着個頭。黃祥福就擰着他的厚嘴唇，像跟誰在賭氣，永遠死釘釘地看了一個地方。

那位著名的三條腿，——一條肉腿，兩條木腿——的馮奮子正捏緊了嗓子在講「張勳復辟」。他叫道：「俺大聖地

叫：「張大師在這兒呀！弟兄們快來保駕！」那知道一聲沒了，一個子彈「啵！」的一聲，打進這條腿！……」

大家都聽厭了這故事，走開了。

太陽晒得大家懶洋洋的。不刺臉的風吹過去，有點叫人發睡。講故事的也沒了勁。馮奮子用木頭拐棍敲着地：「唉！俺們是完嘍！」

院子裏就只有鐵鍊的鍊子「鏗啣——鏗啣——」地響，大家懶得不想講話。

突然，鐵門外叫了一聲什麼。大家一窩蜂地擁到鐵門的洞口上去。在前邊的，把眼睛放在洞裏；在後面的，把眼睛放在人窩裏。只聽得張福庚傻聲傻氣地叫：「賣大椒的！賣大椒的！」一頭從人窩裏衝出來，向日月星號子裏要：「碗——碗！」

許多人都跑回去拿碗，許多人在嚷着向人借錢，院子裏鬧翻了天，鐵鍊響成一片。幾位龍頭笑眯眯地敲開了鐵門，出去了。黃祥福在人家屁股後頭東張西望，只是隱隱約約地看見一個女人，在用鋼杓子舀水大椒。回頭看看薛小二子，薛小二子只對他點頭笑笑，那勁兒就像要睡覺。——這傢伙真是「陰死鬼」！什麼都引不動他的心。

「買嗎？」黃祥福問他：

薛小二子只搖頭。——他總是搖頭。從前審判官問他的時候也是只會搖頭。這真不像一個「竊盜」。——也就難怪他賊寇狂了。

張福庚一手抱了五隻飯碗，一手趕開擋了他的路的人。薛小二子和黃祥福就被他推到大家的屁股後頭去了。他幹命地擠到門口，就叫：「喂！兩個碗飯！」

賣種椒的女人接去一個飯碗，伸手向他腰裏掏。張福庚便伸出手去，給銅板放在她的手心正當中，順便就在她的心裏一挖。

「殺頭的！」女人翻他個白眼。

大家都哈哈大笑。

張福庚接過碗，又遞一隻出去。喂！再來第二回！

黃紹國就唱起如呆五更調來了：「下床尿泡尿呀，再來

第二回：……」

院子裏唱成一條聲，黃紹國就從人頭上送出碗去：「幾

個錢一下哇，喂！」

李麻子只打人搖裏續，一邊嘆：「不要走呀！讓我們多

弄幾下呀！」

門洞上確兒進進出出，比打飯的時候還熱鬧。一直到

那女人叫着：「沒有了，沒有了，」這兒的人才散開了一些

。張福庚還嘻皮笑臉地問：

「『紅』的沒有啦？——什麼時候來？」

黃祥福這才跟薛小二子挨到洞門口來，那知朝外一望，

那女人是早走了。看鐵門的看守對準了洞口「還！」了一聲

，喝道：「滾開！」

黃祥福掉過臉來，張福庚正張大了嘴在哈哈大笑，舞手

舞腳地跳了一陣，這才拍着大腿笑道：「我的乖乖！我買

了五碗！」

黃紹國翹着二姆指，點着李麻子的腦袋，說：「我說呀

！要把這小舅拖進來，兩個鐘頭就玩死她！」

李麻子還沒忘記將才的仇，撇着嘴，「嗚！看你拿什麼

玩？——拿你的頭伸到洞外去玩啦？」

黃紹國罵聲：「狗入的！」左手對準李麻子的額子就一

又。麻子人矮溜掉了，兩人就在院子裏邊。大家在笑。

馮奮子大聲叫道：「噲！你們笑什麼？在前清，囚犯也

能『玩』的！——不信，問問看守老趙：現在甲字號就是以

前的『種子堂！』

「種子堂？」好幾個人一起問起來：

黃祥福也隨着大家走近馮奮子一些。剛巧那個穿大褂子

的犯「偽造文書」罪的齊梧生也沖到馮奮子面前來了，他就

向後退一步。

齊梧生問：「老馮，以前真有過『種子堂』嗎？」

馮奮子的喉嚨道：「可提得更高了：『在前清，這里邊

什麼沒有？皇上爲了可憐他們沒有後，各地方都有了『種子

堂』，讓俺們傳宗接代！——你們唸過古書嗎？『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皇上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聽得起了勁，馮奮子的喉嚨更加響亮。盤起一條腿

，收起兩根木拐棍。——將棍兒舉起來指東畫西，就像一個

洋學堂裏的先生在講書。他告訴大家：難友的家裏的怎樣進

門，頭一回怎樣害羞，小伙計們怎樣送席子被褥進去，事後

怎樣請大家吃酒；還說起年紀輕的難友們怎樣在門縫裏偷聽

把戲；他還說起去年才出去的那王老虎，他的老婆怎樣被他

弄得走不回家。

大家笑得合不攏嘴。馮奮子越說越生氣了。他舉起一根

拐杖，叫道：「現在可倒楣透了！『種子堂』沒有了！二十

兩飯不足秤！『大刑』（註四）也沒有皇上的旨意，殺起人來

就這末隨便便！」他把拐杖朝下一劈，「這還成個世界嗎

？！他鼻孔裏哼了一聲：「哼！這還成個世界嗎？……想起

他們張大師！……」

馮奮子又要講張勳復辟了，大家便慢慢溜開。這時，那穿着大褂子，摸着他兩撇鼠鬚的齊梧生開口了。他是丙字號龍頭王處沂的軍師，誰對他都客氣點。剛才的那一團人又把齊梧生圍了起來。

他仰臉大笑，說道：「原來真有這回事？哦！那就不怪啦！」

大家翻翻白眼。

他向大家笑道：「這叫做『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抹一把鬚鬚之後，笑道：『告訴你們吧：前天報上說：司法部，哦不，是——司法部——行——政部——裏有公事：要放長期的犯人回家去……』」

黃紹國跳起來問：「是大赦嗎？」

齊梧生不高興地翻他個白眼，自顧自地說：「要一年放回家三天，去解——性——慾！」

大家還是翻着眼，李麻子張大了嘴，就像學外國話似的嗚咽着：「解——性——慾——解——性——慾——」

「媽的！這個也不懂！」齊梧生有點生氣。

張福庚哈哈一陣大笑，大家回頭看他。他便拍着大腿說道：「哦！我懂得了！我懂得了！——放我們回家去跟老婆睡三天！——是不是？」

「哦！真的嗎？真的嗎？」大家一條聲地問：

齊梧生被問得沒有嘴回了，滿身不高興地嚷着「是，是，是，」就推開眾人走了。

這里鬧得亂哄哄，像問他沒有老婆，他問你沒有嫌

頭。誰都睜開一張嘴，趕着別人問長問短，真像遇到了大敵。不到一刻功夫，全牢裏都傳遍了。號子裏賭錢的人也走出來了，院子裏擠滿了人。

大家正在吵着嚷着，黃祥福和薛小二子走到一個牆角上。黃祥福便放低了聲音問：「你的呢？」

薛小二子冷冷地看他一眼，半響，才搖搖頭，說道：「不曉得。」

黃祥福楞了一陣，又問道：「你有嗎？」

薛小二子落了眼皮，慢吞吞地答應着：「有的。」

「哪去了？」

薛小二子不則聲，垂着眼皮，像睡着了。

「跑了嗎？」

他還是搖搖頭：「不曉得。」

黃祥福一下子就想起自己小和尚的媽來了。三個月沒有信，在不在了呢？心裏一陣酸，眼裏一陣熱，便跑回號子裏，躺在地鋪上，擡着一付厚嘴唇，定着一雙眼，死死地看着屋頂上的椽柱。

## 二

廚房的杏花謝光了，齊梧生還是摸着他的兩撇的小鬍子在講東講西；可是「解決性慾」的那回事再也不談了。張福庚問過他：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呢？他總是這樣回：「遲早總有一天的！遲早總有一天的！」馮奮子第一不贊成他的話，說前清有過的事，現在再也不會有了。以前不過有一開「種子堂」，現在要是准許放回家去，那不比前清還要好？——民國的事能比前清還要好嗎？——他不相信。

別人哩，可總還不死心。一見到齊裕生打鐵門外看了報回來，總是問一聲：「怎麼樣，齊先生？」

齊裕生被問煩了，翻翻眼：「這也是剃頭洗澡，說做就做的？——政府，——你們懂得政府嗎？——政府裏做事該是慢慢的！不記得去年大赦？三月裏大赦，十一月裏才放人，政府裏的事好做的嗎？哼！」頭一揚，他就走開了。

黃祥福也是這末想：「事情不能這末快。」

可是事情也就太慢了；看守們早換上白制服，號子裏也早發下草蓆子，睡覺的人已經全都不穿襪，蚊子臭虫也出世了多久了，還是沒有一點兒動靜。後來向齊裕生打聽那消息的人也沒有了，至多在號子裏隨便談談也就完了。到了晚上，大家一絲不掛，一條邊睡上頭二十個人，更沒有人說這些話了。只有張福庚那傢伙像是臘月裏生的，——頂愛動手動脚地胡鬧。只等黃紹國一閉上眼，他就用繩子扣他的「那個」，「把繩子的那一頭又扣在他的腿灣上，再用紙捻子擦醒他，只要他一伸腿，便會「哇哇哇」拚命的叫起來了。要不，就咳嗽一聲「壓草堆子，」大家一窩蜂地壓在小白臉於八斤的身上，然後跳跳蹦蹦，一翻身翻到自己的舖上。

看到這些，黃祥福總有點不高興，不曉得怎麼一下子就會想起小和尚的媽來。她，是個好女人；能吃苦，能耐勞，他自己在外邊輪船火車上東跑西跑，做着洋錢的生意，一過就五六天頭十天不回家，家裏還是好好的。有錢也不亂用，沒錢也不硬討。自己發起脾氣來儘管是打她罵她，可是細想想也說不出她的一點壞處來。——可是她現在怎麼了？三個月不來看他一下！

自己咕嚕着：「她死了嗎？」

睡在他身旁的薛小二子不懂他的意思，冷冷地看他一眼什麼也不說，垂下眼皮，睡了。

可是事情有時是急不到的。在一天早飯過後，鐵門上的看守忽然會叫起來：

「日月星號的黃祥福接見！——」

院子裏好管閑事的人也就叫着喊喊，「黃祥福接見！」

號子裏一陣哄鬧：

「黃祥福，哪個來？」

「老婆嗎？」

「餅頭？」

「請我吃小菜！」

「記住！告訴她解——決——性——慾——！」

黃祥福昏昏糊糊，可像騰雲駕霧直朝外跑。別人的話像耳邊的風；自己心裏想着什麼他也不曉得。從鐵門裏擠了出來，只看見接見處的黑欄外邊站着一個女人，他就像見了娘的孩子樣撲過去，一陣滾熱的水在眼裏打轉。

看守一把抓住他，喝聲：

「站住！」

看守又關上一扇欄柵，他自己鑽進去。給黃祥福和尋女人隔在兩道欄柵的外邊。又喝了一聲：

「快點！五分鐘！」

黃祥福這才定了神，抬頭從木頭柱子裏看過去。那正是小和尚的媽。小和尚正抱在手裏。她也定着眼睛看他，眼淚往下滴。

「你來啦？」他只說了這句話，眼淚就不住的滴。

「唔！……」女人答了一聲，用手巾抹眼淚。

看守不耐煩地叫：「有話說呀！不許哭！」

黃祥福一下給提醒了。是的，該說話了。他張開了嘴：

「……」

可是說什麼呢？他的心裏有幾百條蟲子在爬，他什麼都要說，什麼都要問。只是這張嘴只會張着！「你……你……你……」

女人哭着說：「說呀！」

「你……你……你……」

看守冲着他的臉叫：「要說就說！不說進去！——快點！別婆婆媽媽的！——別人要接見哩！」

「是……是……是……」他央求着看守：「我說！我說！」

「就轉臉對着老婆：『你，……你好嗎？……』」

女人像一巴掌挨他打醒了，這才傷心得哭起來了：「怎麼會好呢？家里沒有一個錢，叫我怎麼辦？賣盡當光，弄得什麼都沒有了！孩子擡着腿，工也做不成，你曉得這幾個月怎麼過的？……」

兩個人都在哭，孩子叫着媽。

欄柵外邊又來了兩個人：一個穿西裝的，一個穿紡綢大褂。各人也拿着接見牌子。可是那穿西裝的却走到裏邊一間屋子裏去了。穿紡綢大褂一個被看守喝住了，教他就在欄柵這兒等等。然後他叫一聲：「丙字號吳錦文接見！」再轉身看着黃祥福，嚷道：「完了嗎？」

黃祥福連忙答應着：「是是是，」一邊急急地問他老婆：

「你怎麼辦呢？」

女人頓一頓，才問他：「你要多少日子？」

黃祥福低下頭來：「兩年半。」

女人不說話，低頭拭眼淚。

黃祥福戰兢兢地問：「你能帶着小和尚過下去嗎？」

女人仰起來說：「和尚的爹，你放心。我總等着你就是了。」

了。」

男人像不好意思地：「你怎麼過呢？」

女人拭了眼淚，「你不要管。現在呢，隨我糊去，你就當着『眼不看爲淨。』將來你出來，我還是靠的，——好不好？」

男人什麼話也不說，心像上了絞架，只是疼。

「你……你……你……」他還是說不出什麼。

看守接了那穿紡綢大褂子的一根香煙，正吸着了火。他又哭起來，便氣呼呼地跑了過來：「好了！好了！去去去！去去去！」

夫婦倆吃了一驚。看守只把他朝裏推。女人哭了，孩子也哭了。他忽然想到孩子，拚命地想擠過去。他哀求着：

「先生，我看看孩子！我看看孩子！」

「滾呀！」

黃祥福的跪下地磕了頭，央求着：「好先生，我只看一眼！」

看守正要拿腳踢，那邊女的也通的跪下了。叫着：「老爺！可憐吧！」

看守看看女的，這才開開欄柵牽過孩子遞給他。黃祥福一把抱住孩子，沒命在他身上吻來吻去。孩子嚇得只想哭。他却「乖乖兒子」叫不休。看守劈手奪過孩子來。罵聲：「滾開！」

黃祥福看着女人，說：「和尚的媽，好好看着孩子。」

女人點點頭，「你放心！」  
男人還扭過頭來；「你就回南京嗎？」  
看守推開他：「好了！好了！」  
女人突然又叫起來，遞給男人一吊錢。男的不想要，女的已被人推走了。

昏昏糊糊地又被人推進了鐵門。鐵門裏人聲像海浪一樣打過來：

「黃祥福。是老婆嗎？」

「乖乖，漂亮嗎！」

「我的乖乖，我的魂靈都給攝去了！」

「她晚上怎麼過的？」

他撇着厚嘴唇，一句話也沒有，直向號子裏走。心疼得嘔想哭。

三

晚上，大家睡在舖上，光着身，揮着芭蕉扇子，談天。起頭，便談起「解決性慾」的那回事，馮齋子在牆角上舉起木拐棍，大聲嚷着說，他死也不相信會成功。要是真會有這樣事，他的「馮」字要倒過來寫，李麻子說吃官司的人就別談女人。這跟窮人想發財一樣的是個夢。黃紹國就嘆口氣說：

「噯，在這里還想女人哩！算了噯！——哪個貓兒不偷嘴？哪個女人不偷人？吃官司更保不住！哪個還想女人的是倒楣鬼！」

張福慶嘆息笑了：「黃祥福在想女人哩！」  
大家哈哈一陣大笑，念得黃祥福滿臉通紅。只顧嚷着：

不，不。可是誰也沒有理他，還是談他們的。

「哼！你們別聽不起，黃祥福的老婆真不壞啦！我愛那兩隻眼睛！」

「我愛那張嘴！」

「我愛她的『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黃祥福擰着嘴唇，一句話也不講。

馮齋子舉起拐杖，叫大家先不要笑。他說：「從前女人能守活寡，現在女人都『摩登』了，靠不住啦！我說呀，吃官司的朋友不要有漂亮女人；……有了漂亮女人不要再想，隨她去。……你們不要聽齊橙生的話，什麼叫『解決性慾』？這簡直是狗屁胡話！就是真能放你回家，曉得你的女人還不在不在？」

高舖上的龍頭喝了一口龍井茶，也笑着說：「這個話我頂費成！——女人就不是個東西！」

張福慶把屁股一拍，跳起來問：「黃祥福，你那個女人那麼漂亮，靠得住嗎？」

黃祥福只是乾笑笑，沒講話。

「靠得住？」黃紹國爬起身去撒尿。一搖二擺地走到大馬桶的旁邊，揭開馬桶蓋子，笑着對黃祥福說：「你那個女人噯，噯，她偷人我是你的兒子！」

黃祥福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扭過臉去不理他。

「哈哈！」李麻子笑了。「你是他的兒子，她是偷你的老子啦！」

黃紹國不等撒完尿，丟了馬桶蓋，撲過去就攙李麻子。兩人正打在一團，張福慶可得意了，他拖長了聲音說：「他



老婆偷的是我呀！」

馮奮子把他的拐杖一揮，「噲，老婆偷人還算回事？像俺們沒田沒地，教老婆吃罵？」

張福庚哈哈大笑，拍着馮奮子的肩膀說：「自然是吃罵呀！……哈哈！……」

一號子裏的人都笑了。於是東一句西一句地嚷起來了：

「黃祥福女人吃罵啊！」

「黃祥福女人偷人啊！」

「黃祥福，你格捨得嗎？」

黃祥福不敢回嘴，也不敢看他們。只是把臉轉對着薛小二子的那一邊。薛小二子靜靜地躺在那兒，也不講話。

可是別人還在講東講西，馮奮子的嗓子越來越高：

「胡青那小子就是個鏡子！」馮奮子說：「老婆限了人還不算拉倒？能來接見就是情分啦！還生嗎雄氣？他死得不是活該！……」

他忽然聽到小和尚的媽又在耳朵說：「現在呢，你隨我翻去，你就當着『眼不看為淨。』」

他的眼一睜，不由得全身發抖。別人的話再也聽不見了，只覺得自己跌下了水坑似的，全身都是冷汗。不由地想道：「小和尚的媽呢？小和尚的媽呢？」

半響。一回頭，正碰到薛小二子也在看他。不由得想要央求他什麼似的對他帶起頭來。小二子只是靜靜地看着他，沒有說話。左手按下他的肩膀，教他睡下，就像按倒一個孩子似的。他也就很舒服地躺下了。

四

日子像外面的牆，永遠是那末長。

黃祥福和薛小二子只蹲在馬桶旁邊，蹲在毛廁牆根下，沒有第三個人跟他們談心。除了小和尚的媽有時還被他們開玩笑，他黃祥福是早被人忘了。——其實就是小和尚的媽，後來不再來了，也漸漸被大家忘記了。只除了黃祥福他自己齊禱生的話呢，大家也沒法再談了。只是黃祥福還老記在心裏。——可是有什麼用呢，他不能問那位齊先生。——他不够資格跟齊先生講話。

日子一天一天朝前挨。

日月星號子門口的陰溝淤住了。號子裏頭打了三個報告上告，上頭還沒派人下來修。龍頭韓秀清他急了，當面要求了看守主任。主任說：要修得快，頂好你們自己來。

龍頭到收了封，就問大家。「哪個肯修陰溝？公家貼香煙錢。」

黃紹國跟李麻子兩個人情願包修，要十包香煙，半塊錢現錢。龍頭沒承認，因為上頭只會出五包煙，現錢一個也不肯出。

「去他媽的，不幹！老子吃牢飯養精神哩！」

「還有誰肯修？」龍頭又掉轉頭來問：「公家不薄待你們：飯，到廚房裏儘肚子吃，有菜；活，只是一條溝，把淤泥帶到外圍牆裏。——就是這點事。」龍頭停一停：「幹吧？有五包煙！」

「五包煙，」黃紹國拔着嘴：「入格便宜要大家討，公家只想我們白做活？——老子不來！」

龍頭把腳一蹬：「媽的長放什麼肆？哪個拖你幹的？不幹，滾！」

黃紹國不敢再作聲。  
「再說話，」龍頭把矮桌子一踢：「揍不死他，是妖怪變的！」

龍頭又添了價，五包煙漲到十包。並且說：「挑挑淤泥，到鐵門外走走也是『衛生』的！」

黃祥福突然問：「要到外圍牆去嗎？」

龍頭看着他：「你幹？」

黃祥福趕忙改口說：「外圍牆很遠吧？」

「要幹就幹！」龍頭說：「十包煙！」

黃祥福向薛小二子使個眼色，就挺起胸脯子說：「我跟

薛小二子幹！」

薛小二子呆呆地看着他，沒有講話。

五

第二天起，黃祥福跟薛小二子上了工。他們倆來兩把瓦刀，一根竹槓，一個木桶，一個破瓦罐。從南頭起，把陰溝裏的淤泥一罐一罐省在木桶裏。木桶滿了，兩人挑到鐵門邊叫門。看鐵門的看守放出他們，一邊叫道：

「挑泥的兩個來啦！」

一個看守就跟在他們背後來了。指着他們左轉右轉，走向外圍牆去。在一個轉角上，看守被丟在外邊。便叫道：

「就倒在那兒！」

他們停了步，放下桶，用勁一推，淤泥倒下地。黃祥福拾起竹槓向牆上一敲，聲音有點兒空。

「咳！」黃祥福仔細看看牆，回頭望薛小二子，薛小二子點點頭。

「很薄。」他說：  
兩人挑起桶走了。走過看守的面前，回到鐵門去。於是看守跟着走了回來。在遠遠地方便叫：

「挑泥的兩個回來！」

進了門，拿起瓦罐又是一下一下省進桶。桶滿了，挑出門來。門口的看守又叫一聲：

「挑泥的來兩個！」

跟着一個看守，走到外圍牆那兒，又倒了。

這末一趟一趨倒了，黃祥福一次一次敲着牆。

「怎麼樣？」黃祥福問：

薛小二子再用瓦刀敲敲磚頭，點點頭。

從早到晚，他們昏出來，倒了；昏出來，倒了。

晚上，黃祥福同薛小二子睡在一頭。咕嚕了半天。黃紹國翻身，罵起人來：

「好！媽的，沒有煙吃傷了心，爲了十包煙搶老子的生意，好！狗入的玩吧！」

黃祥福吃了一驚，不敢回嘴罵。忍在心裏，閉上眼，裝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就又上了工。一擔一擔挑出去，看守越趨的叫着。

天中了，看守們吃着飯。——看鐵門的看守端着飯碗就坐在鐵門邊，下了班的和補勤的看守圍在對門屋子裏。黃祥福他倆趁這時候又挑了一担淤泥來。

「看守先生開門！」

鐵門上看守打開門，讓他們走出去。一邊照例地叫一句「挑泥的兩個來啦！」

順手關上門，轉身去盛飯去了。  
這裏黃祥福他倆放下桶。一回頭見沒有看守的影子，便轉身跑到牆角落裏去了。

六

這兩天的黃紹國從早到晚都釘住黃祥福他倆。這一邊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便扳住鐵門的洞口！

「看守先生，挑泥的還沒回來？」  
看鐵門的看守像夢裏醒過來，叫了一聲「哦！」便向外圍牆跑去。那知牆角裏有了對徑一尺半的一個洞。

「不好了！囚犯逃了！囚犯逃了！」鐵門看守發狂地跑回來。

「什麼？誰跑了？」

「什麼事！」

「走哪兒逃的？」

監獄的鐵門外馬上開翻了天。一批人跑出去，一批人跑進來。看守的面孔發了白，看守主任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與獄員拖着手杖跑來跑去。不住地罵：

「混蛋！混蛋！」

監獄裏的人員大都出去捕人了。

鐵門的洞口擠滿了骨碌碌的一珠子。黃紹國氣得滿臉通

紅。直着嗓子罵：「狗入的！逃才了！我早曉得！麼！」

別的人都定着眼，發呆。

「逃了？」

「哪個？」

「真的？」

大家說不出什麼話。都在想心思似的。  
馮奇子歎着氣：「唉！逃監是逃不得云云！在前清，這是要『格殺勿論』的！……」

七

第三天一清早。

黃祥福同薛小二子像兩隻小雞子似的全被捉回來了。每人加釘了兩副鐵，暫時關在一間空了的「辛字號」裏。

辛字號門外擠滿了難友在看熱鬧。大家說話的聲音像海洋的浪頭：

「媽的！不走了嗎？」

「『門門越搗越鬆，牢門越搗越緊！』媽的！你是搗我們的蛋！」

「喂！兩位老鄉，又回來了？——等了您半天！」

「啲！又賞了兩吊（註五）錢嗎？」

站在牆壁前的黃祥福和薛小二子一聲不响，像兩個石膏人子。臉上都腫得像水泡的饅頭，衣裳扯得粉碎；有幾十隻蒼蠅在他們背後飛着釘來釘去。黃祥福的嘴唇腫得長長的；薛小二子的眼皮下垂着，就像睡了覺。他倆四隻眼睛死死的釘住地。

黃紹國拖了李麻子跑進來了。黃紹國指着黃祥福笑了：

「走哇！怎麼又回來了？」

「這兒好玩，再住幾年嗎？」李麻子張大了嘴：

「媽的，『癩蝦蟆打胭脂——人醜心俊！』——你也想逃嗎？」黃紹國走進一步。

黃祥福昂起頭來把眼一翻，死死的釘住黃紹國的臉。

外邊的鐵門嘩啦啦開了。走進一大隊人來。第一個是拖着手杖的典獄員，後面跟着五個看守；都捲起袖子，提着皮條，一條一條，怒氣沖沖地向辛字號跑。

辛字號門口的人一溜煙散開了，讓那一隊人進去。不久，有一陣皮鞭子抽在肉上選鈍的聲音……。

註一：「人格」無意義，是口頭禪。

註二：「吃份子」是指依分用款許漸和的錢為活的老犯人。

註三：「打老冤」是囚犯的一種遊戲。

註四：「大剌」，即「死剌」的忌諱語。

註五：「一吊」與「一條」同音。他倆談及了兩條鐵鍊，故謂之為「賞了「兩吊」錢」。

### 桃色的雲

再版

魯迅譯 實價七角

這是愛羅先利創作集裏的一篇童話劇，著者自己覺得這一篇更勝於先前的作品。世間本沒有別的首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為明白曉暢了。

### 小約翰

再版

魯迅譯 實價八角

這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劇。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是荷蘭最著名的抒情詩人，他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在本書所描寫的，尤足令人神往。

### 勞者自歌

再版

豐子愷等作 實價六角

本書內容有：勞者自歌（豐子愷）「不草情書」丁玲我的種種魯迅（故鄉）一人（徐悲鴻）我的學化學的朋友（矛盾）俞相家（阿寬）徐非日記第二部（丁玲）辨文人無行（魯迅）倫敦的乞丐（譯堂）四端（魯迅）作父親（豐子愷）北平紀事（新以）等二十四篇，十餘萬言，印刷裝訂，俱極精美。

### 她的生命

再版

王統照等作 四角五分

本書內有王統照，臧克家，小默，朱湘，劉廷芳，麗尼，林庚等七位作家的新詩三十一首，篇篇都新穎獨特可讀；並附錄臧克家論新詩一篇，尤有價值。全書均用乳黃色道林紙精印，極為美觀。

### 位一與嫁人國美位一

G.J.M.H. 著 五版  
鄒恩潤譯 六角  
本書內容深情篤愛。感人心靈，極具興趣。很有小說引人入勝的意味，而又屬真確的事實，毫無造作，且可由此窺見中西生活習慣異同利弊之一斑，又很有價值。其中可資討論之點，由譯者提出於所附的「警有絕的」譯後語談話。文章極其美麗，早已傳誦一時，膾炙人口。

### 中國人的自述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福樓拜的「短篇小說集」

李健吾

十九世紀的法蘭西，在文學方面，幾乎沒有一個大作家像居斯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那樣發表少而造詣高的。一八二一年臘月十二日，他生在路昂 Rouen 市立醫院大門前的一座小樓。他父親，亞世勒·克萊奧法司·Achille Cléophas，好久就在這裏任職院長。這是一個世代業醫的著名的外科醫生。包法利 Bovary 夫人病榻一旁的拉端維耶 Lathière 大夫正是他的寫照。一八四六年春天，他去了世，遺下相當的資產，做爲寡妻孤兒的日常用度。福氏侍奉母親，離開路昂，移到西郊賽茵河北岸的克窪塞 Croisset 居住。除去近東的旅行，偶而的出遊，足有三十四年，他埋首田園，從事文學的刈穫。每隔五六年他發表一部創作，而每部創作，全是不朽的傑作。然而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榮譽，掩住他其後的成就。布雷地耶，Brunetière，學院派的批評家，反對福氏和他的文友，特別是左拉 Zola，始終把包法利夫人用做武器，攻斥福氏其後藝術的製作，以爲福氏只是一部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包法利，——好像我沒有寫過別的東西』福氏的忿怒不言可喻。他甚至於要收回這部書，如若不是晚年貧困的話。和他第二部長篇小說薩郎實，Salammbo 比較，情感教育 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和聖安東的誘惑 La Tentation de St. Antoine 的失敗最慘作者的心情。一八七四

年，聖安東的誘惑出版之後，他向屠格涅甫 Tourgueneff 寫信抱怨道：

『你向我談聖安東，你說廣大的讀者不屬於牠。我早就明白，然而我還以爲少數讀者總該多多瞭解。不是墜孟 D'Amont 和小白萊當，Pelletan 我就不必夢想有人作文章恭維。……好在只要你愛這部作品，我就得到報酬了。從薩郎實以來，大的勝利離開了我。我心上最難受的是，情感教育的失敗；人家不明白這本書，我真奇怪。』

實際不僅著作方面失意，便是人事方面，福氏同樣遭遇接二連三的不幸。一八六九年，情感教育就要問世，他的摯友布耶 Bouille 病故，『一個老朋友，失掉他就無從補救！』他向聖佩夫 Sainte Beuve 報告布耶去世，臨尾道：『噯！文筆的可憐的情人，他們全走了！』同年十月，聖佩夫病故。而情感教育還要八個月成書。所以福氏向他甥女訴苦道：『我並不快活！聖佩夫昨下午一點半鐘死掉。我走進他家，他正好咽氣。他雖說不算知己，他的去世極其令我痛苦。我可以談話的人們越來越少了。……我寫情感教育，一部分還是爲了聖佩夫。然而他死了，一行沒有看到！布耶沒有聽到最後兩章。這就是我們的計劃，一八六九年對我苦極了！』

一八七零年並沒有給他帶來安慰。半年之中，就死掉兩位朋友，杜蒲爾 Duplan 和貢古的兄弟處勒 Jules de Goncourt，不由福氏不嘆息道：『我理智的友誼全完了。我覺得自己孤零零的，和在大沙漠一樣。』於是普法之戰起來，他被選做國民義勇軍的軍官，隨後辭了職，逃開鄉居，待奉母親住在路昂城裏避難。而母親是『一天比一天老，弱，唧噥！』和她把話談的稍微嚴重一點都不可能。『普魯士的軍隊好容易退出克達塞，他母親却在一八七二年四月去世。克達塞還給他的甥女，條件是他可以住下去。就在這千愁萬苦之際，他避進聖安東的誘惑，完成了他二十五年以來未了的心願。上天彷彿嫉妬他早年的安樂，六個月以後，更讓他失去他的師友高地耶 Gaillier。福氏自悼道：

『啊！死的太多了，一個一個死的太多了！我從來沒有多所持着于人生，然而把我連在上面的線却一條跟着一條全折了。不久就要什麼也沒有了。』

他絕不因爲悲傷有所消極。他開始收集布法與白居謝 *Byard et Pénichet* 的繁重的材料。『這要壓殺我的，』但是他鼓勇幹下去，因爲他要在這裏報復人世的酷虐。然而人世，彷彿沒有苦够他，不斷給他寂寞的晚年添加煩惱。一八七五年，福氏親如己出的唯一的甥女的丈夫，因爲商業失敗，瀕于破產的危險。爲了挽救甥女的幸福，他縮小生活範圍，辭退巴黎賃居的住宅，最後出售他 *Deauville* 的田產，來維持他甥婿的信用。他保全下了克達塞；但是他不得不犧牲他的驕傲，賣文糊口。布法與白居謝的工作太繁重，也太浩大了，他缺乏安靜的心情支持。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他給甥女寫信道：

『昨天，我強迫自己來工作；然而不可能，一陣發瘋的頭疼攔住了我，最後還是流淚完事。』

『我還尋的見我可憐的頭腦嗎？』

『我的上帝，這一切如何地苦我！苦我！我變的如何地癡！』

他需要休息。他接受生物學者浦臘 *Pouchet* 的邀請，來到孔喀奴 *Concarneau* 海濱。他暫時放下布法與白居謝。同年十二月，回到巴黎，他向桑喬治 *George Sand* 報告他的近況道：

『你知道，我已經擱下我的大小說，來寫一個不到三十頁的中世紀的小東西。這比現世的我好受多了。』

這『中世紀的小東西』，不是別的，正是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問世的短篇小說集 *Trois Contes* 的第二篇：聖朱蓮外傳 *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Hospitalier*。這用了差不多六個月工夫。一八七六年二月，他接着計劃短篇小說集的第一篇：一顆簡單的心。 *Un Cœur Simple* 同年八月，回到克達塞，他開始預備第三篇：希臘底 *Hérodis*。一八七七年二月，他完成這最後的一篇。一顆簡單的心先在正報 *Le Moniteur* 披載；隨即聖朱蓮外傳在益世報 *Le Bien Public* 揭露。這樣一來，他可以多得三千佛郎。這是他第一次賣文爲生，然而也是末一次，因爲短篇小說集成爲他生時出版的最後一部書。一八八零年五月八日，布法與白居謝遺欠兩章完成，他驟然死掉，猛的連鄰近大夫都來不及診治。

現在我們先從聖朱蓮外傳看起。根據杜剛 *Ducamp* 的回憶錄 *Conventin Itérahim*，一八四六年，福氏開始想到聖朱蓮的故事；延到一八五六年，完成包法利夫人在一封寫給布

耶的信裏，福氏說他「讀些關於中世紀的家庭生活與行獵的書籍，」預備寫作聖朱蓮外傳。但是他正式提筆，却在將近二十年以後。

一八七九年二月，書局打算刊印短篇小說集的精本，福氏要求在聖朱蓮外傳後面，附上路昂禮拜堂的窗畫，「正因為這不是一種插圖，而是一種史料。」這幅玻璃窗畫就在禮拜堂後身北牆，對着樂堂的第四圓拱。共繪十二層，除去頂尖一層爲教主賜福，下餘每層分做三圖。這是十三世紀末葉路昂漁商公會捐贈的，所以底層三圖繪着魚販。朱蓮的故事從第二層開始，依照高塞 Coran 的解釋，應是：

「朱蓮在父母家裏，援救貧弱；有一天，他告別遠遊。猶如十三世紀的貴胄子弟，他投依了一個領袖，後者收留下他。然而領袖病故。朱蓮和他女兒締婚，從事十字之役的遠征。有一夜，朱蓮的女人，看見她丈夫老年的父母尋來；第二早晨，她走出府邸。正當她不在，朱蓮回來。他進去，以爲妻室不貞，殺死他的雙親。他認了罪。他離開府邸，遠行贖罪，他女人隨着他。他們看獲病人；朱蓮做了舟子。有一夜，他們聽見一個旅客呼喚；不顧烏雲四起，朱蓮搖他渡河，他女人岸邊打着燈亮。他們把教主耶穌迎進家。然而試探來了：魔鬼同樣在對岸呼喚朱蓮；朱蓮把魔鬼接上岸。他們拒絕魔鬼的誘惑。不久兩個人全死了，天使捧着他們赤裸裸的靈魂升空，來在教主腳下。」

這幅窗畫最先引起福氏的靈感，却不是他寫作唯一的根據。他參考種種關於聖朱蓮的宗教典籍，在這些十三世紀的傳記裏面，他特別向他甥女介紹佛萊吉迪 Jacques de Voragine 的先聖外傳。 La Légende Dorée 現在我們譯出全篇如

下——第二十八章第四節：

「這裏還有一位聖朱蓮。他生于高貴的門第，年輕時候，有一天在打獵，追趕一隻公鹿，但是公鹿，神明附體，忽然回身朝着他道：「你怎麼敢追趕我，你命裏注定是你父母的兇手？」聽見這話，年輕人駭壞了，唯恐公鹿的預言靈驗，他悄悄逃開，走過廣大的土地，終於來在一國王手下做事。無論戰爭和平，他全應付的非常得體，所以國王封他男爵。把一個極其富裕的宰輔的寡婦賞他爲妻。然而，朱蓮的父母，不見了他，十分傷心，流浪各地，尋找他們的兒子，直到有一天，他們來到朱蓮現任堡子。不過，他機巧不在，由他女人接待兩位旅客。聽完了他們的故事，她明白他們就是她丈夫的父母；因爲，不用說，他時常對她說到他們。於是因爲愛她丈夫的關係，她熱誠歡迎他們；她讓他們睡在她自己的牀上。第二天清早，她正在教堂，朱蓮却回來了。他走到牀邊要叫醒他女人；看見被下面睡着兩個人，他以爲是他女人和她情夫。一言不發，他拔出劍，殺掉兩個睡覺的人。隨後，走出家門，他遇見他女人從教堂回來，于是吓壞了，他問睡在牀上的兩個人是誰。他女人回答他道：「是你父母，他們等你尋了好久！我讓他們睡在我們的牀上。」一聽這話，朱蓮難受的要死。他哭着說：「我應當怎麼辦，我這該死的東西？我殺了我親生的父母！原要躲避公鹿的預言。如今反而應驗了公鹿的預言！那麼再見罷，我多情的小妹；因爲將來我再也不會安寧了，除非我曉得上帝允了我的懺悔！」不過她道：「我親愛的哥哥，不要以爲我會叫你帶我，一個人走！我既然分到你的喜悅，我也就要分到你的痛苦！」於是，一同逃開，他們走來住在大河的岸邊；過渡十分

危險；他們一壁懺悔，一壁從河這邊把願意過河的人們渡到河那邊。他們蓋了一座醫院款待旅客。過了許久，有一凍冰夜晚，朱蓮累壞了，躺在牀上，聽見一個生人呼喚的聲音，求他把他渡過河。他馬上起來，跑向凍了半死的生人；他把他扶進屋子，點起一個大火來暖和他。隨後，見他總是冷，他把他扶進自己的牀，小心把他蓋好。於是這全身癱瘓，令人作嘔的生人，忽然變成一位明光燦照的天使。一壁向空升起，一壁向他的居停道：「朱蓮，主差我下來告訴你，你的懺悔業已見允，你女人和你指日就要升天。」天使不見了；過了不久，朱蓮和他女人，行了無數施捨和善事，睡到主的胸懷。」

我們覺得福氏怎樣利用這些質樸的民間傳說，渲染成功他的小說，而又不失其神話的性質。他把所有的材料聚攏，經過他白熾的想像，或去或取，將一堆不合理的事實溶成一個合理的藝術的諧和。在他小說的末尾，福氏妙筆生花，一語收住他的想像，點定而且喚醒讀者的夢魔道：

「這就是慈悲聖朱蓮的故事，在我的故鄉，在教堂一張玻璃窗上，大致你可以尋見的。」

實際福氏的改造，如若不是創造，正是我們今日想像不到的神異。舊書和先聖外傳所表現的故事是質樸而且殘缺的，彷彿出于口授，遺漏的關節不知該要多少。福氏遇見應當補的全補了起來，應當刪的全刪了下去，而一補一刪，又那樣準情近理，不露一絲痕迹。這是一個近代科學的心靈和世紀初民的觀感的美妙的合作，現實與夢覺在這裏手牽手地進行。在古代命運的統治之下，近代科學得到完美的應用。古代書不可知者叫做命運；近代分之爲二，一個是遺傳，一

個是環境。我們不曉得聖朱蓮確實的年月與鄉土，但是總應該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一方面是宗教高潮，一方面是武士流血；一方面是耶穌，一方面是穆哈默德；一方面是民族的混亂，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全盛。看聖朱蓮的一生，我們可以截然分爲武士與教士的前後兩期。一方面嗜殺如命，一方面慈悲成性。這兩種並行不背的矛盾的本能，從小就帶在他深厚的天性上面。同時自己，又是環境與遺傳的產物。只要比較前人的故事和福氏的寫作，我們便會承認散慈玻璃窗（*Stained Glass*）的見解：「就我所知，在文學上，在這一類，我總覺得聖朱蓮近乎完美，而且是使用近代手法，調理聖者行傳 *Acta Sanctorum* 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如若不是那種其最好的例子。」

下面是聖朱蓮外傳故事的縮要：

上帝垂憐他們虔誠，賜了他們一個兒子，就是朱蓮。母親夢見一位老人，說她兒子來日要做聖者；父親遇見一個乞丐，說他兒子前程遠大，流血成名。因為雙親鍾愛，他受有聖者武士的全部教育。他從小殘忍。他用棍棒打死一個小白老鼠，斃死一隻鴿子。他酷嗜打獵。有一次，他一個人，在樹林裏面，射殺無數的禽獸。天黑，他遇見一對大鹿，帶着一隻小鹿。他射殺了這一家大小。公鹿臨危詛咒他道：「有一天，殘忍的心腸，你殺我的父母！」他驚病下來。復元以後，他拾梯搬取一柄重劍，失了手，險些砍傷他父親。有一次，他一鏢投向一隻仙鶴，却是他母親的帽子。唯恐惡咒應驗，他逃出堡子。

從流浪的風塵，漸漸他受衆人擁戴，成爲一軍首領，東征西討，解救各國的危急。西班牙的回教主囚起奧克西達尼



的皇帝，他率兵救出後者，恢復他的帝國。皇帝招他做駙馬。他和公主退居在她的堡子。想着公鹿的預言，他禁不住抑鬱，不過有一黃昏，聽見四野禽獸的嗚叫，他却動了獵興。他出去不久，來了一對老夫妻，求見公主。這正是他父母，拋家離井，尋訪朱蓮。公主請他們安息在自己的牀上。朱蓮一夜行獵，不唯無成，而且飽受禽獸的欺虐，狼狽逃回，却見牀上躺着一對男女。以為是公主和她情夫，他一刀殺死。事後懺悔也遲了。他拋下富貴妻室，來在人間行乞。

他用心洗渡他的罪孽。受盡世俗的冷落，苦難，折磨，出水入火，終于百死一生，有一天他來到一條波濤洶湧的河邊。他做了一隻渡船，迎送過往旅客。有一夜已經睡下，他聽見對岸有人呼喚，起來把船撐過去。這是個奇醜絕惡的老丐，一身癩瘡。到了朱蓮的茅屋，他要喫要喝，睡在牀上又嫌冷，叫朱蓮陪他躺在一起。這原是耶穌，親自接他上天。

在福氏三篇短篇小說之中，布雷地耶僅僅推重一顆簡單的心。他以為這裏依然是『對於人類愚蠢的行為和對於中產階級的道德的無理的激忿；對於小說家的人物和對於人的同樣深厚的憎恨；同樣的取笑，同樣的粗魯，同樣屬於喜劇的變換，有時引起一種比眼淚還要憂鬱的笑——』。這位學院派的批評家，因為成見太深，一絲不假，這次輪給了印象派的批評家勒麥屯。Lemaitre 勒麥屯一眼看出福氏『這篇小說，非常短，絕不反駁他以往的小說，而且有所安慰。』這裏活着一種永久的赤裸的德性，是低能的，是本能的，然而象徵着我們一切無名的女德，爲了愛而愛，爲了工作而工作，爲了生存而生存。沒有力量，沒有智慧，然而道德；生來良善，然而不自知其良善；一種璞玉渾金的美麗。

她叫做全福，自幼無父無母，爲人放牛。蒙了冤，被人趕走，她另換一家，管理雞鴨。十八歲的時候，她發生了一段愛史。情人是一個懦夫，爲了避免兵役，娶了一個有錢的老寡婦。她哭了一夜，離開她主人，來到主教橋，正好逢着歐班太太尋找一個女廚子，說妥了停下。歐班太太很早守了寡，膝下一兒一女；男的七歲，叫做保羅；女的不到四歲，叫做維爾吉妮。全福早晚忙於理家，得暇哄哄少爺小姐，日子過的倒也悠適。有一年，秋天的黃昏，一家人穿過牧場回去，霧裏奔出一隻公牛，向他們發怒撞了過來。全福掩護着主婦三口，竟然僥倖生還。小姐因此受驚，神經衰弱下來。

爲了女兒恢復健康，歐班太太帶着一家人，來到海濱的土鎮。全福在這裏遇見一個姐姐，嫁給水手，帶着好幾個兒女。從海濱回來，保羅打發在學校寄宿。全福每天伴着小姐，到教堂學習教理問答。隨即她也領了洗禮。不久小姐送在學校寄宿，家裏益發冷清。幸而全福的外甥維克道，每星期過來看她一次。她把他看做親生兒子。不過他隨船去了美洲，染上黃熱症死掉。禍不單行，小姐因爲肺癆，也死在學校。從此一年復一年，平安無事，直到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一位新區長，去過美洲，送了歐班太太一雙鸚鵡；鸚鵡神，她又賞給全福。

鸚鵡叫做綠綠，給她添了不少麻煩，不過她總算有事佔住心。過了好些年，她娶了，僅僅聽見鸚鵡的啼聲。一八三七年冬天，凍死了她的鸚鵡。她親自託人送去，把鸚鵡做成標本，半路遇見野車，喫虧耳聾，迴避不及，撞傷了她的腿。半年以後，鸚鵡裝成送了來，安置在屋裏小架子上。她把這當做聖靈，因爲她在教堂看見的鴿子，花裏胡梢，倒像她

的鸚鵡。

保羅如今成了親，另自立家。親友越來越零落。一八五三年，歐班太太去世。少奶奶把傢俱一移而空，只有房子賣不出去，落的全福一個人，住在她的鴿子窩。她的眼睛起了膜，不久，她又吐血。聖體瞻禮節到了。沒有禮物可獻，她送上她的鸚鵡。當天行禮的地點，正好選定歐班太太房前的空場。於是鐘聲抑揚，牧師頌揚聖德，而這一顆簡單的心，隨着一隻碩大無比的鸚鵡，上了天堂。

這篇小說充滿福氏過去的歲月，發生在他腦爾芒第 No. 1 Handie 的故鄉。主牧橋和土鎮全是他兒時嬉戲的地方。人物，甚至於瑣碎的節目，幾乎無一不是回憶的出產。所以他婦女特別告訴我們：「住在海濱，好些格別的人物，深深嵌入他的記憶，其中有一個老水手，巴爾拜 Barbet 船長……寫一顆簡單的心，他想起這些年月。歐班太太，她的一雙兒女，她的住宅，這簡單的故事所有的枝節，如此真實，如此明潔，具有一種驚人的正確。歐班太太是我外祖母的一個長輩親戚；全福和她的鸚鵡也真有其人其物。」

「在他晚年，我舅父非常喜好溫習他的兒時。他母親逝世以後，他寫一顆簡單的心，描寫她生長的鎮邑，她嬉戲的家園，她兒時的伴侶，是重新尋見她，同時這種柔和的心情，助成他的筆墨，寫出他最動人的篇幅，或許最易使人覺出作者私人氣息的篇幅。我們只要記一記這一景：歐班太太和她女僕一同整理那些屬於維爾吉城的小物件。我外祖母一頂大黑草帽兜起我舅父一種同樣的情緒；他從釘子上摘下遺物，靜靜地看着牠，眼睛濕了，恭恭敬敬地重新把牠掛上。」

參看杜賈尼 Duinesnil 和韋球·谷利 Gerard Gully 的索

隱，我們直可以以一顆簡單的心當做福氏童年親切的綜合。但是他絕不出面，破壞全篇的一致。他用藝術藏起自己。布雷地耶錯以為作者在這裏表示的是憤恨，正是不瞭解他藝術的觀念和手法的失誤。福氏自己剖析道：

「一顆簡單的心」的故事，質直地敘述一個隱微的生命，一個鄉間的窮女孩子，虔篤而神秘，忠誠而不激揚，而且是新出籠的饅頭一樣地柔和。她先愛一個男子，其後她王儲的兒女，其後一個外甥，其後一個經她收養的老漢，其後她的鸚鵡；鸚鵡死了，她叫人裝成標本，臨到她死，也分不濟鸚鵡和聖靈。你以為這有所反嘲，一點也不，而且正相反，非常嚴重，非常憂鬱。我想打動熱心的人們，令其矚目不已，猶如我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個。是的，上星期六，安葬桑喬治，我失聲哭了起來……」

福氏寫作一顆簡單的心，幾乎完全由於桑喬治的勸勉。這「可憐的親愛的偉大的女子」，體會福氏的寂寞，從一八七二年就藉口布耶去世，諫正他道：

「現在我看清為什麼他死的那樣年輕；他死由於過分重視精神生活。我求你，別那麼太專心文學，致志學問。換換地方，活動活動，弄些情婦或者女人，隨便你，只要在這時光，你不工作；因為蠟燭不應兩頭全點，然而却要換換點的那頭。」

她勸他走出「象牙之塔」，回到實際的人生。福氏接受下來，但是立即宣告，他不感到興趣。「不用說，只有神聖的文學引起我的興趣。」桑喬治用他自己的幸福做例道：「你所謂的『神聖的文學』，我却看的次于人生。我愛誰總比愛文學利害，愛我的家庭更比誰都利害。」於是福氏不再偏

強，或者不再費辭，進一步分析自己道：

「不！文學不是人世我所最愛的，我前信沒有解釋明白。我和你所說僅備限于娛樂，不算其他在內。我並不那麼學究，把字句看的比人還重。」

無論如何，他絕不像桑喬治那樣利用文學，發洩一己的私慾。他有堅定的藝術理論做根據，而且對於他，文學是神聖的。所以三年之後，正當福氏陷于深沉的痛苦，她苦口勸解，委婉其辭道：

「我們寫什麼呢？你，不用說，你要寫些令人傷心的東西，我哪，寫些令人慰心的東西。我不知道我們的命運持著在什麼上面；你看牠過去，你批評，你根據你文學的立場，不肯近前欣賞，你限制自己于描寫，一面用心，而且執意于掩藏你私人的情緒。然而看完你的故事，人家一樣看穿你的情緒，可憐是你的讀者更加憂鬱。我哪，我願意減輕他們的悲苦。……藝術不僅僅屬於批評和諷刺；批評和諷刺只寫到真實的一面。人是什麼樣子，我願意看他什麼樣子。他不是好或壞，他是好和壞。而且這裏還有一種……細微的差異！對於我，藝術的鵲的就是差異，——既是好和壞，他便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引他走向極壞和「差好」（還有一點點好的意思），——或者極好和「差壞」（還有一點點壞的意思）。我覺得你的學派不大留心事物的本質，而過分止于表面。因為尋找形式，你不免輕視本質，你的讀者僅僅限于文人。然而根本就無所謂文人。大家都是人。」

她的態舉一直沁進福氏強韌的靈魂，于是五內為動，他不由請示道：「你願意我做什麼呢？」見她默不作聲，他情急道：「我什麼時候你的意見。不是你，那麼誰給我勸告，那麼

誰有意見可說？」于是這七十來歲的沉愛為懷的女子，情不可却，進而指示困于生活的福氏道：

「在一種惡運，一種深深激動你的惡運以後，你應該寫一部成功的著作；我告訴你那裏是這種成功的確然的條件，維護你形式的信仰；不過你要多多留心於本質。不要把真實的道德看做文學的寶箱。給牠來一個代表；讓你所愛嘲笑的那群惡魔，也有一個忠實，也有一個強壯。精神殘缺也罷，中途而廢也罷，指出牠應有的堅固的品德。總之，離開現實主義者的信條，返回真實的真實，所謂真實的真實，即是醜與美，明與暗的混合，同時這裏，行善的意志也有牠的地位，也有牠的職司。」

福氏遵循她的情意，用他動情的過去，彫出這真實而且太真實的一顆簡單的心。他要拿這篇小說討論歡喜。但是小說沒有寫到一半，她便不及欣賞去了世。

依照通常的分類，希羅底應當歸入歷史小說。但是福氏，好古敏以求之，把歷史看的和現實一樣來寫。他吸收過往所有可能的材料，彷彿他生命的一部分，溶化在他的想像，成爲一種永生的現實，供他完成藝術的使命。他有歷史的癖嗜，然而歷史的真實不是他最後的目的，對於他歷史也不間斷的。所謂歷史的真實，好些讀者因以苛責福氏，實際僅只形成他藝術的完美。這裏不徒是一個充實，一種學問的炫耀。唯其不把學問當學問，學問反而容易爲人口實，做成普通讀者理解的杆格。

這也正是泰尼 Taine，那樣推重希羅底，並沒有體會到作者創造問題的樞心。他向福氏寫信道：

「我以為傑作是希羅底。朱蓮非常真實，然而這是由中世紀而想像的世界，却不就是中世紀；這是你所希望的，因為你想產生玻璃窗畫的效果；你得到這個效果；走獸追逐朱蓮，癩者，全屬于一千二百年的純粹的理想。然而希羅底是紀元後三十年的猶太，現實的猶太，而且更其難于寫出，唯其這裏有另一個種族，另一個文化，另一個氣候。你對我講，如今歷史不能和小說分開，算你有理。——是的，不過小說要你那樣寫法。」

但是泰尼，歷史學者，忽略了正因為「是由中世紀而想像的世界，」聖朱蓮外傳的藝術價值才顯的更大，唯其不僅只屬于一類歷史的真實，而屬于一種理想的真實。這是一個傳說，需要歷史的空氣；然而希羅底，見于史書，本身就是一段歷史。這不像薩耶實的迦太基一火無餘；因為材料的限制，物質的不自由，希羅底不得不受相當的虧損，但是馬上我們就會看出，福氏的手法彌補了無數的空當，成為泰尼讚美的理由。

福氏在這裏抓住人類文明的一個中心鎖鑰。一方面是信仰基督開始，一方面是羅馬權勢鼎盛，活動的舞臺正是毗連東西的耶路撒冷。在猶太的本身，一方面是外力的統治，一方面是內心的崩潰；一方面是貴族的驕淫，一方面是貧民的覺醒；一方面是教派紛爭，漸漸失去羈縻的能力，一方面是耶穌創教，漸漸獲有一般的同情；舊時代趨避于新時代，耶穌和華譚讓于耶穌。介乎其間的先覺，便是熱狂的聖約翰，或者猶如福氏小說的稱呼，伊奧喀南。所有當時複雜的光色，矛盾的心情，利害的衝突，精神（伊奧喀南）與物慾（希律）的折離，因果的層次，環境的窘迫，福氏一絲不漏，交織

在小說進行的線路上。

聖約翰的故事，幾乎盡人皆知，出于新約的四福音書。然而福氏的靈感，猶如聖朱蓮外傳，來自一件十三世紀的藝術品。在路昂禮拜堂北門的圓拱下面，有一橫排浮彫，叙述聖約翰殉難的情景，半幅是莎樂美當着藩王希律跳舞；「兩手扶地，兩腳在空中，她這樣走遍了講壇，彷彿一隻大金鸞；她忽然停住。她的頭項和她的脊椎形成一個直角。她腿上的色帶，垂過她的肩膀，彷彿一道虹，伴同她的臉，離地一尺遠。」半幅是聖約翰裸首獄審，時候劍子手執刑；不遠便是莎樂美捧著頭，獻給她的母后希羅底。

從這裏圖畫的提示，福氏的想像擴展成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

有一早晨，希律倚住欄杆，向四山瞭望。遠遠是圍城的亞刺伯軍隊。他盼望羅馬的援軍，但是叙利亞總督維特里屋斯，躊躇來遲。先知伊奧喀南，辱罵他的妻室希羅底，雖說拘禁起來，究竟難以處置。希羅底走到他身邊，告訴他：他們的心腹之患，她兄弟亞格瑞巴，已然被羅馬皇帝下了獄。不過她思念她前夫的女兒莎樂美，自從離開羅馬京城，再也未曾得見。今天是希律的生日，山道上行人熙攘，多是預備當夕的宴會。希羅底慫恿他殺掉伊奧喀南。希律却望着迎面一家平臺，上面有一個老嫗和一位絕代少女。希羅底也灼見了，立即走開。法女哀勸過來，懇求他釋放伊奧喀南，話沒有講完，叙利亞總督却駕到了。

維特里屋斯父子一同來的。接見猶太各派教長各色人等以後，總督開始檢閱營堡的審庫。驚意之間，他發見了伊奧喀南的囚牢。伊奧喀南咒罵希律夫婦。希羅底控他鼓勵人民

，抗不讓稅。總督下令嚴加看守。責任即在羅馬人身上，希律叫住法女哀勒，說他自今愛莫能助。法女哀勒十分憂愁，他從月初觀星，主定今晚貴人殞亡。希律以為死的必是自己，分外憂懼。他去看望希羅底。在她的寢宮，他見到一個老嫗，却記不起什麼地方遇過。

宴會開始。總督的公子只是吞烟。來賓只是紛囂。有的演述耶穌的奇蹟，有的不相信伊奧喀南即是先知以利亞的後身。民衆得知伊奧喀南被拘，圍住磐堡，要求釋放。正值賓主喧鬧，便見希羅底帶着一個少女，盛裝而入。她跳着舞。這是莎樂美。希羅底特意暗地接來她，益感希律。希律果然墜入圈套，應下她的請求。于是伊奧喀南的頭，放在銅盤上，沿着酒席傳觀。宴會告終，黎明時光，法女哀勒會同兩位師弟，捧住先知的頭，走出磐堡安葬。

這篇小說真正的特點，在牠布局的開展，本身組織的綿密。這是一篇匠心之作。一顆簡單的心富有同情，聖朱蓮外傳極其優美，然而希羅底，呈出一種堅定的偉大的氣息。前兩篇從生寫到死，關于一生的事蹟；希羅底從早寫到晚，關于一日的事蹟；正如一齣戲，富有緊張的轉折。不見絲毫突兀，一切出于自然的順序，一切全預先埋伏下一個根苗。我們起首就灼見一個少女，直到最後，我們才知道是莎樂美。法女哀勒有重要的消息告訴希律，經過一節的篇幅，中間又是層層波瀾，這才輪到他星象的觀察。聖約翰派出兩個弟子，最早出現于希律的耳目，也最後趕來收拾殘局。太巧，太人工，然而一切組成一個緊嚴自然的結構。

短篇小說集為福氏爭來盛大的成功，及身的榮譽。批評

方面幾乎交口稱讚。便是素常譏諷他的人們，如今也幡然改悔，或者講演，或者行文，站在頌揚的立場。薩爾塞 Salz 不瞭解希羅底，却以為「作者不僅以一個畫家而自滿，他還是一個音樂家。」畢高 Bischoff 覺得作者把這三篇叫做短篇小說，未免謙抑，「然而這三篇小說為作者獲得的光榮，怕是好些長篇作品所弄不來的。」聖法瑞 Saint-Vallery 對於這本小書的印象是「理想的現實主義。」猶如若干古人的著作，福氏的著作如若不爭汨喪，「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僅僅餘下他的名姓，聖佩夫的零星論評，和這本小書這本短篇小說樂。這二百五十頁，對於未來的批評家，關於遺失的部分，足够形成一個完整的觀念的。」福爾考 Foucaud 有句話最妥切：「認識福氏的，在這裏尋見他；不認識的，在這裏認識他。」正如今人狄保羅 Thibault 所謂：「短篇小說集代表三種不同的情態，三種僅有的情態，不是寫歷史，而是利用歷史做成藝術的三種情態。」一顆簡單的心分析「最真實地」簡單的「現實，」全福不屬於歷史，然而她本身却是一段歷史。聖朱蓮外傳是用聖史做成的宗教傳說；希羅底却是人類最偉大的一段傳說變成歷史。同樣有散瑟玻璃，把短篇小說集當做使福氏成名的所有風格的例子，非常完美的例子。有人甚至于抱怨福氏不多寫那樣二十多篇。一九三三年，巴黎大學教授米修 Micheaux 特開短篇小說集一科，做為學生全年的課程。

原本消愁解悶的「小東西，」便是福樓拜，怕也想不到會為自己成就下如此意外的名聲。

二十四年八月三日。

# 海敏威研究

趙家璧

一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間的世界大戰，在經濟上，使美國從債務國一躍而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在文藝上就產生了一個劃時代的作家歐納斯脫海敏威。(Ernest Hemingway) 他的出現於美國文壇，雖然不過是十年來的事情，可是他八九部作品的內容，正是戰後一代青年思想的反映；而他散文的特殊風格，引起了許多人的模仿，至今是被人稱做近代美國文壇上發生影響最大的一個。

海敏威的重要性，不但在描寫經過大戰打擊後迷落幻滅的青年群的苦悶生路，他拋棄了當時最流行的心理分析，而把一切歸還到動作的本身，把官能印象，作為他寫作和生活的中心，是含有重大意義的。

弗洛愛特(Freud)一流人的心理分析學，影響了近代人的生活方式，同時很銳利的侵入了文藝的園地，所以許多小說家就以爲要觀察一個人物的底細，必得深入他的內心生活，爲了要表現一個人物使他切近實現，便非抓住他任何一刻的心理過程，以及他潛意識生活中任何一角不可。於是內心生活的重要性掩蓋了身外的生活，藝術家就爭向心靈方面去追求他的矛盾，衝突，和潛伏等等，而把個人官能上的動作

當做一種附屬品看。造成這一種態度的主要原因是近代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使人類的內心生活愈趨複雜而神秘，文藝寫作限上了這條脆弱的虛偽的路，便拋棄了常態和健康的入，滿紙都是些多思慮的弱者。

海敏威便是最反對現代文化的人，他和早期的休伍安徒生(Sherwood Anderson)痛惜美國西南部的機械化，以及勞倫斯(D. H. Lawrence)的攻擊英國的工業化同樣是主張回到淳樸簡單的生活中的去的。他在大戰場上得來的經驗，使他看破了一切的虛偽，而把他所生存着的社會，看做一種虛偽者的結合。於是任何束縛都不能管住他，任何希望對於他是一種空想，任何願慮都不願問，抱着這一種態度的海敏威，並不如凱(Willa Cather)或是卡拜耳(Cabell)般的消極的，趨向浪漫綺克的迴憶中去，(劉章崧(Ludwig Leirich)在批評二十世紀小說家的時光把海敏威和卡拜耳放在一欄是頗成問題的，見(Blind Alley)他却到生活本身中去找尋人生的樂趣，運用他健全的銳利的官能去欣賞從官能所得的印象，他的朋友瑪加利特安特生(Margaret Anderson)在自傳我三十年來的戰爭(My Thirty Year's War)一書中批評海敏威說：「在生活各方面由官能所感覺到的是他生活的最大興趣。」

他既反對虛偽的淨面的現代文化，便穿過了表面而到生活的本質裏去找本能來作爲他信仰的中心，他不相信「內省」(Introspective Thought)可是原始的情感是不會騙他的，他的手和足的感覺是不會騙他的，於是他信仰了生理上的「反應作用」(Reflex)去替代心理上的內省，他回到初民的粗魯的動作中去找安慰；爲了本能的動作，還沒有受到現代文化的摧殘，而本能的動作倒是生命中最真實的部分。「在生活」上，主要的事情，還是在乎人類的行動以及他的反作用而不是產生行動和反作用的思想過程。對於我們有關係的，對於我們覺得是實在的，倒並不是他們怎樣想而是他們怎樣做……他最得意的就是由他健全的官能所得的印象，至少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行動的，對於他——現實，就是他所看見的和感覺到的東西。」(一)寫對於海敏威的誤解 (The Mistake About Hemingway) 的杜溫(Arthur Dewing)的這段話，把海敏威最主要的思想，很明白說出來了。

二

海敏威所以這樣反對現代的文化，攻擊一切虛偽的生活，最大的刺激，得之於他自身在歐洲大戰中的經驗。這一次連續四年牽連十數國的大戰，把現代社會組織中的缺陷，暴露無餘，而所有過去人類賴以生活的信仰，也喪失殆盡。這是一種幻滅的痛苦，籠罩住戰後的整個人群。十七歲時就離家從軍的海敏威，當然不是例外。他在美國沒有宣戰以前，先在法國當一名救護隊的義務員，後來就在意大利的軍隊中服務，受到深重的鎗傷，才回到美國去養病。一九二九年一鳴驚人的再會吧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的說部，就從一個

叫做亨雷的在意大利軍隊中開救護車的美國人講起的。

亨雷在意大利的野戰病院裏碰到了一個當看護的英國女子卡薩林勃克雷。

第二次見面時，就在黑暗裏偷吻了她一下。在戰場上已過了幾年苦悶生活的亨雷，這一個接吻是一點抒情的味兒都沒有的；他既沒有愛上卡薩林，也沒有這一種優閒的情緒。可是他被純粹的本能所趨使，在他的舌尖下，感覺到她咬緊了牙關的嘴唇以後，就被卡薩林打了一下耳光；她忽的又後悔起來，她對他抱歉，亨雷說：「你打得很好，我是不在乎這些的……你知道我過的是可笑的生活，連講英文的機會都沒有，現在看到你，又是這樣的美麗，」卡薩林一方面同情亨雷的苦悶，一方面覺得未婚夫既戰死在沙場，這一種當看護的日子，早把一切美麗的幻景都送走了，和亨雷處着同樣的心理變態下，就接受了亨雷第二次的甜吻。這一對生活在戰場上，心靈已被炮火所炸毀了的青年男女，就不加思索沒有希望不增幻想的開始了他們純粹本能上的結合。

這一種結合，你決不能把羅米歐與朱麗愛的和他們互相比擬的，亨雷自己說：「我知道我並不愛勃克雷，也無意去愛她，這不過是一種遊戲，像玩打撲克一樣，不同的就是你用情話去代替了撲克牌而已，她也是像玩打撲克一樣，要假裝做是爲了金錢或是押注才玩的，雖然沒有人說明這個押注的東西是什麼，對於我們倒是不在乎的，」這一種戀愛觀，在唯情主義者也許以爲亨雷的態度是太卑鄙太侮辱了一些，可是這正是大戰時期男女心理的真實的表現，他們再沒有悠閒的心境去談月亮講情話，他們祇有糊糊塗塗的做人。所以當亨雷爲了受傷以後臥病在米蘭的美國病院裏，卡薩林趕

來看護時，就在病床上他們倆不知不覺的發生了肉體關係。後來亨雷重上戰場以後，卡薩林已經懷了孕到斯忒萊薩去了。意大利的軍隊在那一年的秋天，爲了德奧軍的壓迫，忽然向後大退，亨雷跟了混亂的敗兵和難民的隊伍中步行了好幾天。因爲亨雷是美國人（海敏威是美國人），被意大利兵隊當他做間諜要把他弄死，他便跳水逃命。到了米蘭以後，換了平常的衣服，在一家旅館裏才看到了久別的卡薩林。他從此久居下來，不料意大利的軍隊，知道了這個逃兵的消息，準備捉住他，於是在一個大雨傾盆的深夜，他和卡薩林駕了一只小船，兩個人輪流划動的經過了不知多少的痛苦和掙扎，在早上才逃上了瑞士國境。

以後的日子，他們大家以爲可以安住下來了，他們一同等着小卡薩林的出世，不料卡薩林遭遇了難產，在醫院裏經過解剖以後，卡薩林就沒有醒回來。亨雷的悲傷，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了，他要進解剖室去看一看卡薩林：

「你現在不能進來，」一個看護的說：

「可以的，」我說：

「你還不好進來，」

「讓開去，」我說：「另外一個也出去，」

「我把他們趕走以後關上了門，扭亮了燈火以後，倒覺得不大好，這好像去對一個石像告別一樣，隔了一回，我走了出去，離開了醫院，在大雨中走回到旅館去。」

再會吧武器，就在這樣悲劇的空氣中結束了。這一個結束，顯示了海敏威小說人物中最大的特性——硬心腸，（Hard boiledness）。亨雷是在大戰場上受了重傷的人，不但在

肉體上，尤其是在精神上。他對於一切的價值，以及生死的觀念，早已失去了平衡性。他的感覺是那樣的麻木，他的情感是那樣的不能貫注，他和卡薩林的關係就祇是「衝撞」（Hit）一個字：他「撞」到卡薩林，就「撞」得發生關係，現在又「撞」到死了。他在看護告訴他惡耗的時光，他的情感確會動搖過，可是關上了門，扭亮了電燈，他的硬心腸又回來了。他在戰場上已看飽了人的死亡：

「他們像動物般的死去，有些快得爲了一點衝直不相信會殺死一只兔子的傷。他們像兔子一樣爲了一點點小傷就死了。有的時光，三四粒子彈，好像皮膚都沒有穿破。有的死得像貓一樣，頭亮破了，鱗片嵌在腦筋裏，他們還可以像一只腦子中了槍彈的貓，爬到煤炭裏裏去再活兩天，一直到你把他的頭割掉了才死去。也許貓還不死，因爲據說他們有九條命，我也不很明白；但是許多人，死得很像動物而不很像人的。」（三）

卡薩林的死，何必去扭亮了電燈細看呢？在別的作家的手筆下，亨雷看到了他情人屍身的一幕，是必得用誇大的筆墨，去細細描寫他心靈中的痛苦，才能顯出他們兩個人的情義的，可是海敏威祇輕描淡寫的把亨雷送還到旅館中去了；因爲亨雷是依舊要去打發些將來的日子，他雖然痛苦，卻依然要生活下去。

這一個受戰爭刺激而變成硬心腸的幻滅者亨雷，就是海敏威的代言人，也就是戰後迷惘一代人的代表。再會吧武器中的亨雷是這樣，他的處女短篇集在我們的時代裏（*His Time*）中的許多角色，也都是這類感到空虛，失望因而在生活中變做衝來撞去沒有把握者的化身。



克蘭勃 (Kreb) 一個凱旋回鄉的戰士。可是他回到了故鄉他的母親想替他做頭親事，克蘭勃表示不答應。他母親問他：「你愛不愛你的母親？」他回頭說：「不，我是什麼人都不愛。」他母親便放聲哭起來，「我不是那種意思，」克蘭勃說，「我對於有些事情很生氣，我並不是說我不愛你」

Soldier's Home) 尼克和瑪約利一起去看月亮，瑪約利心上很愛他，她叫他看天上的月亮，尼克說：「這有什麼趣味呢！」他看着瑪約利的背，他說：「我覺得我心中的東西都到地獄裏去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瑪約利回他：「那麼，愛情有沒有趣味呢？」尼克說：「沒有，」

(The End of Something) 尼克和喬治在談話，問他海峽是不是有了孩子，要不要回到美國去，是否在美國一塊兒滑雪，他都以「我不知道」回答。(Cross Country Snow)

三

把世界大戰作為題材而寫的戰事小說，五六年前，曾風行過歐美文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雷恩 (Renn) 的戰爭 (War) · 哈利遜 (Harrison) 的將軍死在床上 (General Dies on The Bed) · 卡洛薩 (Caro) 戰時之羅馬尼亞 (Romania in War)。這些小說，雖然同樣站在反戰的立場，可是祇有海敏威的戰事小說，把世界大屠殺場，當做一幅遠景，而注目在戰後受戰事影響者的實際生活。再會吧武器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大砲彈炸燬亨雷的救護車的血景，而意大利軍隊退防的那一幕，更是驚心動魄的。他的另一部長篇太陽也升起來 (The Sun Also Rises) 裏，大戰雖然已經停止了好幾年，可是那大戰所炸燬的青年男

女，至今還是負着傷痛在過着苦悶的生活。這部長篇，寫作的時間雖然先於再會吧武器，故事卻是在再會吧武器以後的四五年。

主角是一個叫做傑克的戰後青年。他在巴黎的餐館裏遇到一個叫做勃來脫的女子，他所以和她勾搭，是「為了一種虛幻的感傷的思想，祇是想找一個女人來一同吃頓飯而已。」當她表示很看得上他的時光，她說：

「你這個人倒不差，可惜你有些病，我們很可以合得來，無論如何，你有什麼心事呢？」

「我是在戰爭中受了傷的，」我說：「

這一個受了創傷的傑克，是一個住在巴黎的美國人，當時他有許多朋友住在巴黎，都是些徬徨無定的而找不到出路失望青年，也就是戰後住在巴黎的海敏威一群人的寫照。這許多朋友中，後來有的單戀上了勃來脫，有的和勃來脫同居。勃來脫也是一個典型的戰後少女，她對於愛情，從來都是把他當做遊戲看的，但是她和傑克之間，就有一種精神土的同鳴，這並不是男女間的戀愛，而是人類生活中最可寶貴的友誼。

全書故事的重心，是寫在西班牙廟會裏。他們大家都來趕熱鬧，看鬥牛。受海敏威思想支配的勃來脫，終於背棄了她的伴侶——康 (Con) 而愛上了一個年輕勇敢的鬥牛士。可是她終於覺得她自己已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徐娘，而那鬥牛士不過二十歲，她不願意做一個破壞一個有為青年的壞女人。她的良心觸動了以後，她就回到傑克的懷中去，她碰到傑克以後，她說：

「傑克，你知道我現在覺得很好。」

「你應當這樣覺得。」

「你知道一個人決心不做壞人，使他覺得很好。」

「是的。」

「這就是我們代替上帝的東西。」

這一對被時代刺傷的男女，就重新去過他們的生活了。假如海敏威是迷落的一代的代言人，那末這一本太陽也起來了比再會吧武器更能看做他的代表作品。因為前一本書祇寫到大戰中的創傷，這一本書裏，這創傷是限了時間而愈益深刻。前一本書裏，我們祇有亨雷和卡薩林兩個人是看得清楚的；在這一部書裏，我們看到的是住在巴黎的一群戰後青年了；這一羣人，從美國衝到巴黎，又從巴黎衝到西班牙，他們是正如裘屈羅斯坦所說：「你們都是迷落的一代，」(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M)

海敏威到巴黎來是在一九二〇年光景，那時他還祇有二十三歲，他在當一家報館的歐洲記者，對於文學上還沒有存什麼野心。那一天他帶了休伍安徒生的介紹信去看裘屈羅斯坦的時光，據托克拉斯自傳裏說，兩個人談得很投機：

「他和裘屈羅斯坦常常一塊兒散步，講許許多多的話，有一天她對他說，你看，你說你和你的妻子大家都有些錢，假若你平平常常的靠了她生活，是否足夠了呢；他說，够的。她說：好的，那麼這樣做，假如你永遠做新聞工作，你永遠看不到真事物，你祇看到一些字眼，假如你要做一個作家的話，那是不够的，海敏威說，他是毫無疑問的要做一个作家。」(四)

當時到巴黎去找出路的美國青年不止是海敏威一個，文學青年到巴黎來，成爲一時的風尚，而這位久住巴黎的美

國婆婆斯坦的家裏，就成爲年青作家群的會集地。安徒生(Sherwood Anderson) 依立奧脫(H. S. Eliot) 麥克阿爾麥(Robert MacAlmon) 勃那費(Bernard Ray) 帕索斯(John Dos Passos) 費姿裘拉爾特(Ritzgerald) 這些人都到巴黎來尋求「烟羅庇里純」的迷落青年，也可以說就是太陽也升起來中那一羣人。他們受到了大戰的影響，每個人都過着一種苦悶和不安的生活，有的就安居在巴黎；海敏威雖然在開始的時光，極崇拜裘屈羅斯坦，但是隨後，他就和傑克和勃來脫一樣到西班牙去看鬥牛了。

四

讀過海敏威作品的人，都知道他作品中有許多篇是講鬥牛的：太陽也升起來中最精彩的篇章，就是講西班牙廟會中的鬥牛；他最出名的那篇短篇長勝將軍(The Undeafated)完全講一個鬥牛士的悲劇。我們的時代中的許多插話，後半部幾乎全部講他在西班牙看鬥牛的記錄，而他最近所寫那部午後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是一部專講鬥牛的書；可以把他當西班牙的游記讀，可以把他當鬥牛指南讀，更可以說是海敏威的一部含有哲學意味的大著。

海敏威在大戰場中所受的影響，在再會吧武器以及太陽也升起來的兩個長篇說部中，讀者已看得很清楚。是這樣一個硬心腸的人，把所有近代文化以及社會傳統否定了。正如考萊(Malcolm Cowley)所說：「大戰把我們從根本上掘了起來，把我們從我們的階級和我們的國家裏割斷下來，他教我們對於一般的人生取用了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又鼓勵我們去寫那老題目，那簡單的講愛與死的題目……而鬥牛也許可以

在情感上替代了戰事的。」(五)

海敏威到西班牙去看了幾年的鬥牛，把他研究所得，寫了一本四五百頁的鬥牛書，就因為：

「現在大戰已過去，你要看到生與死就是說暴斃的唯一地方，便是鬥牛場了，所以我很想到西班牙去研究一下，我是預備從簡單的事情裏去開始寫作，而最簡單而最根本的事情莫過於暴斃……因此我到西班牙去看鬥牛，我預備爲我自己把他寫下來。我想他們一定是很簡單，很野蠻，而又殘暴得我也許不喜歡他們的。但是我至少可以看到一些確定的動作，這些動作就可以給我我所追求着的那種生與死的感覺。」(六)

所謂生與死的感覺，最豐富的莫如在大戰場上。但是海敏威在戰場上的時光，因爲自己也和生與死在賭博着，所以在戰場上的經驗，祇看到死的陳列，而沒有觀察到生與死的掙扎。他說：「我眼見過許多簡單的事情，許多我所記得的這種簡單的事情，但是因爲自己也參加在裏面……我就沒有像一個人去細細的研究他父親的死一般細細的研究過。」當他在裘屈羅斯坦那裏聽到她時常和托克拉斯去看鬥牛，他對鬥牛就發生了趣味，以後就變做一個愛好鬥牛者 Alicionado 而在鬥牛場上，他才重新看到了和戰場上同樣緊張的生與死之掙扎了。

「鬥牛的所有目的和集中，是最後用箭的一刺，那便真理的一刻 (The moment of Truth)」(七) 午後之死中最注重的那「真理的一刻」就是人與牛在互相撕殺中的那最後一剎那：勇敢的野牛頸項上受了無數的箭傷，又跟了紅布，奔波了許多枉費的路程，到鬥牛士把箭插入牠的頸項去的時光

，他就用尖利的牛角去挑破那鬥牛士的胸腹，這一刻生死關頭的緊張狀態，正像戰場上兩個軍士到了肉搏的時光，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一樣。

海敏威的熱愛鬥牛除了找尋生與死的感覺以外，和他愛愛拳鬥，狩獵，運動一樣是自然主義者的表現。

從大戰所受的刺激，使他對於現代文化抱了一種厭惡的態度，他覺得一切現代人的斯文行爲都是一種虛偽，而一切不願外行但求內心的思想，更把所有的天真都失掉了。這一點我們已在前面談過。爲了反對這種現代文明，他就主張把現人生歸還到簡單的生活中去，不要思索，不要文化，只要聽了官能的命令而動作。費迪門 (Fadimen) 批評海敏威的文章裏說「……崇拜他的反應，推重一切不被內省所損傷的任何動作，他回到初民的，甚至粗暴的去，因爲在這種地方，他才找不到欺騙他的那種文化的存在，……他把他的信仰不放在複雜的文字裏，而放在簡單的事物上，他拋棄一切帶有女學的或是道德味的辭句，而和酒醉的打手，殺人者，運動家，以及一切和他們時代的生活的主要潮流不發生關係而過着官能感覺生活的人來往，去體驗他們的經歷。」(八)

因此他許多短篇中的人物都是這一個傳統的：短篇傑作殺人者 (The Killer) 中的強盜，海變 (The Sea Changes) 中的男子，(The Batter) 中的流浪人，他們的生活，沒有受到現代文化的摧殘，而他們的情感也和所謂複雜的文明人不同，他們是單純的，是直截的，是不思索的。海敏威崇拜鬥牛士，就因爲：……「沒有人像鬥牛士一樣永遠向上生活過。」

海敏威寫這一種官能上的行動者，一面是站在反現代文  
化的立場上，一方面就以爲假如社會束縛失掉了牠的力量，  
求勝利的希望也死了，一切的哲學也沒有用了，那麼這一種  
官能上的動作，至少是一種逃避，一種安慰，這一種不含有  
何目的動作，從身體的激烈行動中給讀者一種拋棄實際問題  
的避難所。

二心河 (The Two Hearted River) 的短篇，就講一個到  
瑞典去釣魚的尼克。故事是再簡單也沒有，就講尼克脫離了  
雜鬧的都市到郊野去釣魚，但是全篇小說中，滿含着一種遠  
離塵世的悠閒空氣：

「他在路上走着，那個重大的包袱有些覺得痛，路  
慢慢往上升，走上山去真是一件苦事情。他的肌肉發痛  
，天又是熱。但是尼克很高興，他覺得他把一切事情都  
丟開了，不必思想，不必寫作，也不必做其他的事務，  
所有的事情都拋在身後了。」(九)

最近還在古巴沿海捕魚的作者，就和尼克抱着同樣的「  
不問世事」的態度的。要教海敏威去面對現實，而「拯救這  
世界」，海敏威是不肯幹的。在午後之死的最後，他說：

「最偉大的工作是要留之永遠，做好你的工作，看  
，聽，學習，了解。當你有所知道的時光，你就寫下來  
，誰要拯救這世界的，讓他們去拯救。你祇要看得清楚  
，而整個的，那麼，你所寫的一部分，假如寫得真實，  
也就可以代表整個了。」(十)

這一段話，海克 (G. Hick) 在大傳統 (The Great Trad  
ition) 裏；就隱約的說到：「拯救世界好像對於海敏威是沒  
有關係的。假如你被世事所煩惱，逃避到了個人的動作裏去

。假如個人的動作結果也沒有用，那麼就喝酒，或是跑水，  
性交，或是看鬥牛。可是從逃避到屈服，從躲閃到軟弱是有  
個分界點的。午後之死裏已經顯示海敏威離開這一點已經不  
遠了。」最近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阿思克亞月刊 (Aquiline)  
上海敏威有一篇叫做一個老資格的新聞記者的談話裏，他在  
述說他的寫作方法以後，他說：

「天下最難的事情是寫關於人類直白的忠實的散文  
。最初你應當知道題目，第二你應當知道怎樣寫法，還  
兩件事情都得費學生的心力。把政治當作出路的人，都  
是騙人的。否則也太容易了。所有的出路都容易，而寫  
作的本身倒是一件難事情。」(十二)

從這段最近的自白裏，我們已看到海敏威是一個如何的  
藝術至上主義者了。

六

海敏威在近年中躍登了世界文壇，他技術上的成功，  
確要佔到一大部分的力量。他的每一篇小說裏，簡直都是最  
好的是散文，簡潔明瞭，清新可讀。海敏威的文字，有人把  
他和赫特生 (W. H. Hudson) 比，有人把他和康萊特 (Joseph  
Conrad) 比，有人把他和華爾脫彼得 (Walter Pater) 比。雖  
然他的作風絕對不能在這三個人中找到什麼相同點，可是他  
們同樣都是英國散文中的偉大天才。

海敏威在文字上是一個革命作家，當時在巴黎出的一個  
不用大寫字 (Capital) 的同人雜誌超越大西洋 (Transatlantic  
) 就是海敏威編輯的。他和馬杜克司福特 (Ford Madox Ford)  
麥克阿爾蒙 (Robert MacAlmon) 等一羣人抱着大抵畏的精神

，去打倒英文的舊傳統。文字革命家裘羅斯坦的那部美國人之成長 *The making of American* 就是由他的介紹而第一次刊載在超越大西洋上的。

斯坦在文字上的革命工作，海敏威自己也承認受到極大的影響的。但是到了最近的數年，斯坦反走回比複雜還要複雜的單純裏去，所以她的後期作品，反變做了超寫實的怪物。而海敏威在個人關係上和斯坦斷絕以後，他的作風，也清除了斯坦初期文字實驗所有的渣滓，那種明快的敘寫，有力的對話，爲了意像的新鮮，用字的高明，修辭的整潔，以及自然的韻調，已成爲獨創一格的文體家了。

批評家福特馬杜克司福特，批評他說：「海敏威所用的字，每一個都感動你。像剛從清流裏拾起來的石卵一樣，他們生活着，發光着，每一個都在他所應在的地方。所以讀他文章的感覺，像你在流水裏看河底一樣，每一個字都是按次的鋪着。」(十三)本來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對於他手掌中文字是需要有创造性的結合和挑選的能力的。一個能寫美麗散文的小說家，可以用最平凡而簡單的字，可是爲了他運用的得法，就發生了生動的感覺和新鮮的意味。海敏威的作品中，不很見到古怪的字眼，但是一個平凡的字眼，在他的手下，就成爲一種 *Gift*。我認爲他那部再會吧試筆的開頭，是值得在這裏抄下來的

In the late summer of that year we lived in a house in a village that looked across the river and the plain to the mountain. In the bed of the river there were pebbles and boulders, dry and white in the sun, and the water was clear and swiftly moving and blue in the channels. Troops went by the house and down

the road and the dust they raised powdered the leaves of the trees. The trunks of the trees too were dusty and the leaves fell early that year and we saw the troops marching along the road and the dust rising and leaves, stirred by the breeze, falling and the soldiers marching and afterward the road bare and white except for the leaves.

這段話假如譯成了中文，就見不到描的好處，現在我們隨便的讀來，就在眼前映出一幕戰時的景象：是遲夏的太陽，把河裏的石塊晒得發白，路上全是灰塵，軍隊走過時，他們揚起的灰塵，把路邊的樹葉都染上了粉。這一年，樹葉落得特別的早，所以樹葉限了灰塵一起揚在空中，到軍隊過去後，路上除了樹葉以外，一片盡是白色。像 *Powdered* 這個字用得很有趣的，馬路上行軍以後變做了白色，這 *white* 一字也用得很新鮮。全文中沒有一個初中學生不識的字，然而寫得多麼美麗的散文啊。這開端短短的二三百字，早已把全篇故事的背景，表現後方的清闊，前綫的激戰，天時的變幻，以及書中主角的所在地，全部表露在讀者面前。而文字音韻的清浙動聽，更是海敏威作品的最大長處。

七

「一個作家寫小說，應當創造活的人物 (*Living People*)，而不是一些角色 (*Character*)，所謂角色祇是一種諷刺畫 (*Caricature*) 而已。假如能够使幾個人物生活着，那麼他的書裏雖然並沒有多少人，他的書倒很可能的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實體，一篇小說的……散文是建築而不是室內裝飾。巴羅哈 (*Baroja*) 的時期是早已

過去了。一個作家把他可以在一篇隨價的論文裏寫自己的思想，放在一個人造的角色口裏，也許可以多賣幾個錢，可不是文學了。」（十四）

這一段對於寫作小說的方法論，不但可以代表他反對那種政治的宣傳性的文藝作品，並且和單寫小說中角色的下意識生活的心理分析家也站在敵對的地位。

我們已經在前面講過海敏威是反對心理分析小說的人。他的人生態度也以爲祇要動作，不要思想。那種最配寫心理小說的細膩，深長和複雜的筆法，當然就在情理之內的被他所惡棄了。他要寫活的人物，所以心靈的動作，就不能在他小說中佔到重要的地位，而由官能的經驗替代了牠。他不大寫他的人物怎樣的思想，更從不把他的思想分析，而他祇寫他們怎樣做怎樣說。海洛斯坦（M. Proust）、喬也斯（Joyce）小說中的角色，從頭至尾的在幻想着，在做着白日夢，在說着無言的獨白，海敏威小說中的人物，便永遠的在走動着，在談話着。喬也斯一群人的小說單寫「意識之流」，海敏威就絕對不寫，壓抑着的下意識的活動而寫簡單的表露在外面的身體上的動作。一部傑立雪斯（*Jessie*）便是不斷的內心的獨白，而太陽也升起來了的傑克和勃萊脫，就沒有坐下來細細的思考過，他們祇是不停的在談話着。喬也斯一流人以爲人的身體祇是一種軀殼，個人的潛意識才是他的真生命；海敏威就主張人祇有這個身體，才是最真實的東西。

八

海敏威作品中對話的重要，讀過他小說的人，即刻就能感覺到的。尤其是他的短篇，海變，瑞士頂禮（*Hommage to*

*Switzerland*）簡單的發問（*A Simple Inquiry*）以及殺人者簡直就是一大堆的談話錄而已。就是那部專門講鬥牛的書，在許多章的後面，也有作者和一位婦人的談話。他們討論赫爾萊（*Aldous Huxley*），講生與死，講鬥牛士米拉（*Maera*）的死，在這樣一本硬性的書裏，海敏威依然滔滔不絕的在談話。

這些話海敏威用最謹慎的選擇和最精密的佈置，不但沒有一句廢話，而且在情調上抓住了這時代精神的。血全書的故事有時就在談話中推進，而讀者的感情也就在談話中緊緊的被他抓住。我們中國人讀他的會話，當然不很能够體會到他的特點，但是，看杜溫的批評：

「在語調上和意識上，每一句話都合於時代性。他的角色，他們的話，動作以及反應，都是最時髦的。海敏威差不多把他們寫得跟日常的談話一樣。他的寫作方法最大的長處便是他簡直把什麼東西寫得像我們所見的，我們所感覺的一樣，和我們日常的談話和思想同一個韻調。」（十五）

海敏威所以得到戰後美國讀者的歡迎，故事的動人，當然是獲得共鳴的一點，他那種有力的流利的和明快的對話，更是成名的一大理由。

這一種在對話上的特長，一大半得之於他在新聞記者生涯中的修養。在大戰以前，海敏威是 *Kansas City Star* 報的記者，大戰以後是加拿大 *Toronto Star* 報的駐歐紅記者。他記述當時近東的戰事以及希臘人的革命，用生動的筆墨，獲得了讀者的贊許。以後又到巴黎做哈斯脫新聞系的記者。這幾年新聞記者的經驗，使他每天練習那種適合近代人口味

的文筆，才使他後來寫成許多近代的散文，可以用最經濟的文筆，「報告」最複雜的情緒。

九

海敏威的許多短篇，是常被一輩慣於讀傳統小說的人所誤解的，他們覺得這些不是短篇小說，而祇是散文一類的東西；既沒有故事，又沒有峰點和結束。像午後之死裏，作者講了一段沒有結束的故事，那位老太太有些不滿意，她就發問

「老太太說：故事就這樣完了嗎，豈是沒有像我小時光所知道的那種後面有圓圓的嗎？」

「啊，太太，我在故事後面加結束，那是好幾年以前的事情了。」（十六）

要用這位老太太的目光去批評海敏威的小說，有許多簡直連故事都沒有的。像一篇叫做「處乾淨明亮的地方」(A Cle an well-lighted Place) 的短篇，寫一個咖啡店休息以後只有一個老年人好久的不肯回家去。兩個侍者大家談着這個老年人，其中一個侍者是年輕妻子的，他以為那個老年人是喝醉了酒，才遲遲不走的；另外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他懂得這個老年人的寂寞，便很同情他。到休息以後，老年人也去了，年青的侍者也去了，「他便扭熄了火，繼續的對自己在談話。這當然是以為這裏有燈光，可是又爲了這地方又清潔又有趣。你不必需要音樂。當然你不需要音樂。也不必很尊嚴的站在酒櫃前，雖然這個時光就準備好了這種東西的。那麼他怕什麼呢？這並不是害怕或是恐懼，這是他所很懂得的虛無之感。Nothing 一切都虛無了，人也是虛無的。就是這

一種感覺，而他所需要的就是燈光，清潔和秩序。有些人長住在這裏，就不知不覺了……」故事是沒有的，但是這一個夜深的酒家，給這位同情的侍者一說，就顯出一個如何寂寞的老年人，而這個侍者的心境，也可想而知。其他如要生兒子的依立奧脫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Elliot)，有了丈夫而失戀才把貓來做象徵的兩中之貓。(The Cat in the Hat) 都是最好的小說。這一種小說，我們也可以稱他做速寫 (Sketch)

海敏威是一個新聞記者出身的散文家，所以他的速寫寫得特別的忠實而動人。他用最經濟的筆法，最有力的對話，把現實社會中一兩件值得寫下來的事情素描下來。你可以看了莫明其妙，但是到第二次細讀時，才發見這裏有諷刺，有憐憫，有同情，而全篇的氛圍氣，最能給你一種確切的感覺，這一種感覺，是你的官能所告訴你的。

「所有的好書都是一樣的，他們比他真的發生過的更真實。你讀完了以後，你就覺得一切的事情，都是你自己身受了。以後一切都屬於你，好的，壞的，高興的，悔恨的，苦痛的，所有的人，地方以及天氣。假如你能够做到，你能把他交給讀者，你就是一個作家了。」（十七）

這一個批評的標準，正可以拿來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他的作品，確是什九得到這種效果的，除了那本和安徒生同氣的春流。(The Torrent of Spring)。

海敏威著作年表

一九三五，五，十三。

- 一八九三 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三篇故事)
  - 一九二四 In Our Time (小說集)
  - 一九二六 The Torrent of Spring (中篇)
  - 一九二六 The Sun Also Rises (短篇)
  - 一九二七 Men Without Women (短篇集)
  - 一九二九 A Farewell to Arms (短篇)
  - 一九三三 Death in the Afternoon (短篇小說)
  - 一九三四 Winner Takes Nothing (短篇集)
- 附註
- (一) 見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232 P. 365
  - (二) 見 Leningway's Death in the Afternoon P. 136
  - (三) 見 The Sun Also Rises 德國譯本。
  - (四) 見 Gertrude Steirn's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 P. 262
  - (五) 見 New Republic Vol. 73 P. 76—77 Mr. Cowley's A Farewell to Spain
  - (六) 見 Death in the Afternoon P. 10
  - (七) Vita Sackwellwest 短篇集 Weed—end Review
  - (八) 見 Nation Vol. 163, P. 63. Clifton Padmans R. Heru-ingway. An American Byron
  - (九) 見 In Our Times P. 181
  - (十) 見 Death in the Afternoon P. 261
  - (十一) 見 G Hide's the Great Tragition P. 277
  - (十二) 見 Esquire Publication Co 短篇 Esquire, Dec 1931 P. 26 短篇 Esquire 短篇集 N 短篇。非短篇。一短篇或短篇
- 參考書目。
- (十三) 見 A Farewell to Arms 短篇集 短篇集 十六頁
  - (十四) 見 Death in the Afternoon P. 183
  - (十五) 見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232 P. 367
  - (十六) 見 Death in the Afternoon P. 174
  - (十七) 見 Esquire Dec P. 26

出版六  
**專業與修養**  
 實價五角

事業要辦得好，因在有嚴密的組織，同時也在乎有充分修養的人物。本書把服務與修養各方面，開列詳盡。可作青年的指針。

生活書店發行



# 生活的故事(意·B·凡宰地)

巴金譯

## 一 我的幼年

我的一生不配被寫一部自傳來敘述。我只是無名的羣衆中間的一個無名者，而且在那把人類引到較好的前途的思想或理想中我也不過見到一線微光罷了。

我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一日生於皮德麥特區，枯內奧省，非拉法勒托城。父親的名字是巴提司他，母親的名字是焦凡娜。這小城立在麥格拉河的右岸上，被一帶美麗的小山環抱着，原來是一個農業區域。在這明媚多陽光的地方我依戀在雙親的膝下，一直住到十三歲。

我在本地小學裏上課，我那時很用功。我的最早的記憶還是在學校考試時候得到的獎品，還有宗教問答門的第二獎。我父親當時心裏很是躊躇，究竟我繼續求學呢，還是讓我去做學徒，習一門手藝。有一天他在人民日報上見到一則消息，說在吐林有四十個律師報名去競爭一個月薪三十五個利爾的位置。這消息便決定了我的少年時代的命運，因為牠使我父親決意叫我去學習一種職業，將來好做一個店主。

因此在一九〇一年父親便把我送到枯內奧城柯林諾先生的點心店那里，讓我第一次嘗嘗辛苦無休息的勞動的滋味。

我在那里作了差不多二十個月的工，每天從早晨七點，到晚上十點都是我的工作時間，每月只有兩次三小時的休息。我離開枯內奧就到喀富爾，在瓜特爾先生的麵包店裏做工，在那里一共住了三年。情形並不比在枯內奧時好一點，不過半月一次的休息時間是五個鐘頭。

我並不喜歡這種職業，不過爲了使我父親高興起見，我便將就過活下去，而且實際上我也不知道應該選擇別的什麼職業好。一九〇五年我又離開喀富爾到吐林，希望在那個大城市裏找到一件工作。到了吐林我才明白我的希望只是一個夢，便只得再往前走，到古爾尼去。在那里我作了六個月的工，於是重回到吐林找到一件製糖果的工作。

一九〇七年二月我在吐林患了重病。我身體變得很壞，非常痛苦，終日關在房裏，像「一朵悲慘的日蔭花」那樣，我享受不到一點空氣，太陽和歡樂。然而我的這情形給家裏知道了，父親便從非拉法勒托趕來，帶我回故鄉去。他告訴我，我回到家裏會有我母親來看護我，我的母親，我的賢良的母親，我一生所最愛的母親。

看不見一眼所謂上帝的光榮的世界，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的空氣，在麵包店和酒館廚房的惡臭的環境裏作了六年的苦工以後，我便這樣地回到家來了。本來這六年的時間對於那

般熱心向學，渴慕故鄉的樸素的田園生活的青年，是一個何等美麗的時節。從小孩長成爲大人的奇妙關頭便是在這些年代。呵，可惜我不會有閒暇來觀察這種奇異的發展。

火車裏的三小時的光陰只有那些患過胸膜炎的人才可以想像到。然而甚至在痛楚的時候，我也還能够望見我們所經過的美麗的廣大的田野。意大利北部的深綠的山谷，便是嚴寒的冬季也不能够叫牠們褪色。這種美麗的景色至今還活潑地存留在我的記憶裏。

我的母親慈愛的接待我，她悲喜交集的抱着我哭。她把我放在床上——我差不多已經忘掉了世間還有一雙手能够如此慈愛地愛撫我。我在床上躺了一個月，以後有兩個多月我只能够扶着一根粗重的手杖走路。最後我的健康完全恢復了。從那時起一直到我赴美國的時候我都是住在父親的家裏。那是我一生中一個最幸福的時期。我是二十歲的人了。這二十歲從來是希望與幻夢的魔力最大的時期，甚至對於那般和我一樣早熟地翻過了「生活之書」的人也是如此。我認識了許多朋友，而且把我心裏所含有的愛自由的心傾吐了出來。在家裏我還幫忙父親經營菜園，我那時的熱心，是我在城裏所從不曾感覺到的。

然而這種平靜的生活不久被一件災禍所攪亂了。災禍之來，本是人生所難免的，但是人們所能遇着的最悲慘的災禍也沒有能超過這個的了。

在一個悲慘的日子裏我的母親病了。她，我家庭以及我所受的苦楚是筆墨所不能够形容出來的。偶爾一點微小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傍晚的時候常常有成羣結隊的青年沿着大路快樂地歌頌那初見的星星，自遠而近，走過我

的家門，我連忙跑出去，請求他們爲了愛上帝和愛他們自己的母親的緣故，不要作聲。這樣的事不知有多少次了。更有許多次我跑出去哀求那些過路的人另走別一條路，不要經過我家門前，恐怕他們的談話驚動了我的母親。在她的最後的幾個星期裏她的痛苦是如此地可怕，便是我的父親，她的親戚和她的最親密的朋友都不敢走近她的床邊。我一個人守着她的，盡力去安慰她。我不分晝夜地守在她的身邊，看着她的那種苦楚，我也無異乎在受慘刑。整整有兩個月我不會脫去衣服，安靜地睡過一刻。

科學沒有用，愛也是無用的，經過了三個月可怕的重病以後，我的母親終於在我的懷抱裏死去了。她死去了聽不見我的哭聲。我親手把她放進棺材；我伴着她的直到她最後的安息地；我擲了最初的一把泥土在她的棺上。我這樣做是應該的，因爲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時所留下的空虛的從來不會被填補過。

然而這打擊太厲害了。時間非但不能寬慰我的悲哀，反而使我的痛苦一天一天地更加厲害起來。我看見父親在短時間裏就白了頭髮。我自己也變得更加孤獨更沈靜；有時候我整天都不開口，就在麥格拉河畔樹林裏徘徊。有許多次我走過石橋，便在橋上佇立了許久。呆呆地望着下面砂上的白石子，把這當作美妙的睡榻，以爲在那上面是不會再有夢魘了。

這種絕望的心境使我決定離開意大利到美洲去。一九〇八年六月九日我便和我的親愛的人告了別。在別離的時候我的悲哀是這麼大，我吻着我的親友們，把他們緊緊抱着，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父親在他的深的悲哀中也說不出一句話。妹妹們傷心地哭着，像她們從前哭母親那樣。我的還行引

起了村裏的人的注意，鄰居們都跑到我家來，把屋子擠滿了，每一個人都送了我一句希望的話，一點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羣結隊地跟着我走了很遠的路，好像有一個村民被判了終身流放罪，現在永離他的故鄉了。

臨行時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依舊記得很清楚；在動身的幾點鐘我去和一位老婦人告別，她自從我死了母親以後就待我如同她自己的兒子一樣。我看見她站在門口，和她的年青的媳婦在一起。

「呵，你來了，我正等着你，」她說，「去罷。願上帝的愛跟着你。我從來不曾看見一個兒子對於母親做過像你所做的那些事；孩子，願你有福。」

我們接吻着。於是那年青的兒媳說話了。  
「也和我接吻罷。我很喜歡你，你是這樣地好。」她說着，一面吞她的眼淚。

我吻了她便連忙逃走了，我聽得見她們在我的後面哭。兩天以後我離開了吐林，到邊境上的摩德拿城去。當火車載着我向着國境飛馳的時候，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裏流下了一些淚珠來。我便這樣地離開了故鄉，成了一個沒有國家的飄泊者了！那許多單純的靈魂，那許多高貴的心靈都會是這樣地長成而開花的。

## 二 希望之國

乘了兩天的火車過了法國再在海上過了七天，我終於到了希望之國了，紐約在天際高聳着，他的偉大，他的幸福的幻景全都現在我的眼前。我站在三等搭客的甲板上，張大我

的雙眼，想把眼光穿過那一大羣站在岸上的碼頭工人，看看岸上的景物。船一靠岸，那一羣工人便立刻招呼並且威嚇那擁擠在三等船裏的男女搭客。

在移民署裏我遇着第一次的驚駭。我看見那些下等搭客被官吏們當作畜牲一般地待遇。沒有人拿一句良善的話，一句鼓勵的話來減輕那般初來美國的人心中的恐怖的重壓，希望。牠會把這些移民引誘到這新土地來，如今牠又在粗暴兇惡的官吏的接觸下逐漸地消失了。還有那些小孩子，他們本應該是充滿着希望而快樂跳躍的，現在却拉住他們的母親的衣服驚懼地哭起來了。這種殘酷無情的空氣充滿了整個移民廠。

我記得很清楚我一個人站在碼頭前面帶着幾件舊衣服，和很少的錢。前一天我還是生活在能够了解我懂得我的話語的人羣中間。這天早晨我却似乎醒在一個奇異的國土上面了。在這里的居民聽來我的語言無異乎一個不通人話的牲畜的可憐的叫號。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應該做什麼，這里便是希望的國土，我夢想了多年的。高架電車吵鬧地跑了過去，並不給我一個回答。汽車，電車也急馳過去，並不注意我。

我會經記下了一個地址，一個同船的搭客把我帶了到那裏去。這是一個意大利人的家，在第七號路附近的某街。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時候，然而我很容易看出來那里沒有地方給我住。因為那里和所有其他的工人家庭一樣，是擠滿了人的，晚上八點鐘我便懷着深的憂鬱離開那里到別處去找一個睡覺的地方，我又走回碼頭，在一個下等的客棧裏睡了一夜。這在我已經算是很好的了。過了三天我那個同鄉給我找到了一件工作。他在赫貞江畔的西×街的一個闊氣的俱樂部

裏做廚師的頭腦，他便叫我在他的廚房裏做洗盤碟的事情。我在那里作了三個月的工。工作時間很長；我們在裏面睡覺的那間棚樓又是熱得悶人；蚤蟲咬得整夜不能夠閉眼。差不多每夜我都要逃到公園裏去。

離開這地方以後我又在毛金飯店裏找到一件同樣的工作。這個大飯店現在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然而那時候，（距今十三年前）牠的廚房的確是很可怕的。在那裏面一扇窗戶也沒有。終日燃着電燈，倘使電燈一旦熄滅，房裏就是完全黑暗，人一舉一動非和器具相撞不可。在洗滌碟子，鍋，刀，叉，調羹等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大的水點，混雜着灰塵和污物，慢慢地落下來，我在下面工作，牠們便一點一滴地打在我的頭上。工作的時間中廚房裏熱得真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欄裏；一欄一欄地堆在廚房旁邊，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污水槽又不能直接通到溝渠。污水常常滿溢而回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在廚房中央有一根排水管。每晚那管子總會給閉塞住，油水愈積愈高，於是我們只得在油膩的水裏走來走去了。

我們的工作時間是第一天作十二小時，第二天作十四小時，如此輪滾下去，每隔一個星期日有五小時的休息。我們的飲食幾乎連狗吃的也趕不上。工錢是每星期五六元左右。我作了八個月的工以後便離開了那里，爲的是怕得肺病。

這是一个很悲慘的年頭。誰個工人會不記得？窮人們都睡在露天裏，終日在垃圾欄裏翻來覆去地找一片白菜葉或一雙腐敗的馬鈴薯。我在紐約飄泊了三個月，把紐約的街道都走遍了，然而一件工作也找不到。一天早晨我在賃工處裏遇見一個比我更不幸更無靠的青年。他從昨天起就沒有吃東西

了，這時自然還是在挨餓。我帶他進一個飯店去，幾乎把我所有的錢都拿了出來請他吃一頓飽飯。他狼吞虎嚥般地吃完了。他吃飽以後便勸告我說再留在紐約是沒有用的。他說，倘使他有錢，他便會到鄉下去，在鄉下找工作的機會比較多，還不用說那人人可以自由地享受的鮮明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我把剩下的一點錢拿去買了船票，這天就搭小火輪到麻涅狄格州的哈得富爾城去。

從哈得富爾我們又到另一個小城去，我的同伴會在那里住過，但這小城的名稱，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們沿着大路步行，後來居然鼓起勇氣去敲一個鄉村人家的門。一個美國農夫開了門出來。我們便問有沒有工作給我們做。他並不需要什麼人，然而他被我們的窮困和十分饑餓的樣子所感動了。他款待我們吃了一頓飯，然後陪着我们走遍全城去找工作。連一件的小工作也找不到。他很憐憫我們，雖然他用不着我們的幫忙，可是他也把我們帶到他的田莊上去作工。他留我們住了兩個星期。我永遠不能夠忘記這個美國農人的家庭。他是第一個肯把我們當作人看待的美國人，雖然他知道我們是從但丁和加里波的國土裏來的。

我們繼續往前走，去尋找一個肯拿麵包和白水來交換我們的勞力的人，但這裡因爲篇幅的限制我不能夠把以後的飄流的詳情細寫出來了。我們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鄉村走到另一個鄉村，從一個田莊走到另一個田莊。我們敲過不少的工廠的門，都被趕走了……「沒有事……沒有事。」我們真正到了不名一錢的地步了，饑餓不斷地咀嚼我們的心臟。有一天我們找着一間荒蕪的馬房，可以在那里閉眼睡一夜，我們便覺得是很幸福的了。某一個早晨我們碰

見了好運氣。在南格拉斯吞柏立我們遇見了一個從皮德麥特來的同鄉，他請我們吃了一頓早飯。我們對於他的感激，自然用不着說。然而過後我們又不得不繼續我們的令人失望的路程。在這天下午三點鐘我們到了康涅狄格州的密德爾城。我們已經是異常疲倦，十分饑餓，而且冒雨走了三小時，一身都濕透了。

我們遇見一個人就問他有意大利北部的人在這里，（因為我的那個同伴是北部人，他不喜歡找南部的人。）他指點我們到附近的一所人家去。我們去敲門，出來了兩個西西里島的婦人，一個母親和一個女兒。我們要求她們允許我們在火爐旁邊烘乾我們的濕衣，她們馬上客氣地答應了我們，並不因為她是南部的人，就對我們歧視。我們坐在火爐旁邊烘衣服，一面詢問她們在附近地方有沒有找到工作的機會。她們告訴我們說這里連一件小工作也沒有，不如到春田去，那里有三家造磚廠。

這兩個好心的女人注意到我們臉上的青白色和我們身體的顫抖，便問我們是不是饑餓。我們老實告訴她們，我們從早晨六點鐘起就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做女兒的便拿了一小塊麵包和一把長刀給我們。

「我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你們了。」她說着，眼裏流出了誠實的淚珠。「我要養活我的年老的母親和五個孩子。我丈夫在鐵路上工作，每天的收入不過一元三角半，而且更不幸的是，我最近又病了很久。」

我在切麵包的時候，她又絕望地在房裏東找西翻，最後找出了幾個蘋果來，她一定要我們完全吃了下去。我們的力氣恢復了，便辭別了兩個好心的女人，向磚廠那方向走去。

「那邊有烟因的是什麼地方，」我的同伴忽然問道。

「那自然是磚廠。讓我們到那里去找工作。」

「呵，現在太遲了！」他遲疑地說。

「那麼，我們就到廠主家裏去，」我提議道。

「不，不，讓我們到別處去。那一類的工作一定會使你短命。你的身體不宜於做那類工作，」他反對說。

這是很顯然的事情：我的同伴找了很久的工作，都沒有效果，於是連勞動的興味也失掉了。這種心境是極其平常的。在受慣了失望與侮辱，饑寒與窮苦的壓迫以後，那些失業的工人到後來甚至對於自身的命運也漠不關心了。這確實是一種可怕的心境，他使得不幸者中間的那些軟弱的個人永遠成爲鹽泊的遊民。

我站在那裏盡力使我的同伴恢復他的常態，注意到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我想到我們剛才離別了的那人家，我的回憶使我異常痛苦。她們今晚的晚餐少了我們先前所吞下的麵包不知會減少到什麼樣的程度；然而一想到我自己的苦况，我便暫時忘却了她們。我記起昨夜的情形，那寒冷的不眠的長夜，這個回憶使我顫抖起來了。我低頭看我自己；我的衣服差不多完全破爛了。

今天的黑夜又來了……

### 三 工作！工作！工作！

我幾乎是用武力把我那飄泊的同伴拉進城裏去的，在城裏我們兩個都在造磚廠內得到了工作。這是我所知道的最辛苦的一種工作。我的同伴實在受不下去，過了兩個星期他

就辭了工走了。我却整整做了十個月。那工作的確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可是每天工作完畢以後我却也覺得許多快樂。在這裏有許多從皮德多特、多斯加尼、威尼斯等處來的僑民，這僑民區差不多成了一個家庭。到了晚上白天的污穢的工作都被忘掉了。我們中間會有人拉提琴，奏手風琴或其他的樂器。許多人開始跳舞——我呢，不幸我從來對跳舞沒有興趣，只得坐在旁邊觀看。我常常觀察別人的幸福，因而自己也感到快樂了。

在這小小的僑民區裏面患病的程度是很可驚異的，我還記得，怎樣一個人一個人地相繼染着熱病。幾乎每天都有兩個人的牙齒在動搖。

從這時候起我的運氣稍微好了一點。我便到康涅狄格州的麥立登城去，在那裏的石礦中做不熟練的粗工。我在石礦裏作了兩年工，做的都是最辛苦的粗工；我那時候和一對老夫婦同住，他們都是多斯加尼人我與他們學習那美麗的多斯加尼語，我感到很大的快樂。

我在春田和麥立登的幾年中間，除了學會多斯加尼的方言外，我還學到許多東西。我學會去愛，去同情別人，那些人和我一樣時時準備着接受任何微小的工資，來維持他們的生命。我又明白階級意識這字眼并非一般宣傳家所捏造，這是一種真實的，生活力；凡能够認識他的真意的人便不會再做勞役的牲畜，而是堂堂的人了。

我到處都交結了許多朋友，並不是我去找他們，並不是我故意要這樣做。也許是我那些礦廠和石礦裏的同伴們在我的眼裏看出了我對他們的慘苦的命運的同情，從我的談話裏知道了我想像中的理想世界，在那裏我們大家都可以生活得

清潔一點，快樂一點，不再過牲畜般的生活。

我的朋友們勸我依舊去到點心店做廚師。他們說不熟練的工人在現在社會制度裏算是最下等的牲畜。我要是這樣做下去，非但不能夠維持生活，而且會永遠被人輕視。一個住在紐約的同學也寫信來勸我。因此我便回到紐約去，不久就在百老匯路莎瓦林飯店裏找到一個工作，給主要廚師當助手。我做了六個月或八個月就被辭退了。當時我並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馬上又到第七號路，戲園區域的一家大旅館裏做和這同樣的工作。然而過了五個月我又被辭退了。這時候我才明白被辭退的原因。原來主要廚師那時和覓工處訂有條約，凡覓工處介紹來的人，他們都要收用。他們辭退舊人的次數愈多，他們收用新人的機會也愈多，而且還可以得着他們的佣金。

和我同住同鄉們都勸我不要灰心。他們鼓勵我說：「不要放棄你這個職業。只要我們能夠給你房子住，給你飯吃，你就不必焦心。並且倘使你需錢用的時候，請你馬上告訴我們。」

偉大的心靈常常是在平民中間的，呵，你法利賽人呵！一連五個月我踏遍了紐約的人行道，找不到一件合於我的職業的工作，便是想給大廚房洗碗碟也沒有人要。後來我偶爾在毛伯利街一家覓工處裏找到一件泥水匠的工作。我和一羣衣服襤褸的工人被引到麻沙秋謝州春田附近的樹林中的一個收容所裏，在那裏做建築鐵路的工作。我在那裏做工，得的工資全都存儲起來，我在失工的時候所欠的一百元的債都償清了，還剩餘了一點。於是我便辭了這里的工作，同一個夥伴到烏斯特附近的另一個收容所去。在這附近我住了一年

多，在幾個工廠裏工作。我認識了許多朋友，到現在我每記起他們，我便起了強烈的感情而且懷着不會改變也永不會改變的友愛。這些人中間有幾個還是美國工人。

從烏斯特我又到普立毛斯，這是大約七年前的事情。從那時起，一直到我被捕為止我不會離開過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引起了我的真摯的喜愛，因為牠一天一天地把許多的人拉近我的心，和我同寄宿的人，在我周圍工作的人以及那些向我買魚的糖人都成了我的親切的友伴了。

我在那裏做了一年多的石工，隨後又在一家製繩公司作了十八個月的工。普立毛斯製繩業罷潮發生，我是一個活動份子，因此我便被辭退，而且以後也找不到任何工作。……事實上因為我常常在各種工人的集會中間演說，以後差不多弄到了在任何地方找工作都不容易的地步。有些工廠把我當作不好的工人，絕對不肯雇用。然而所有曾經雇用我的廠主都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勤勉而可靠的工人，我的唯一的過失便是我拚命想把一線理解之光帶進夥伴們的黑暗生活裏面。

我也曾在這城裏散生，杜南建築公司裏做過些最粗重的工作。我幾乎可以說在普立毛斯所有主要公共事業中都有我的痕跡。這城裏所有的意大利人以及各工廠的工頭可以證明我在這時期的生活是異常節儉，而且又是十分勤勉的。在這時候我又深深感到對於智的方面的興趣，我懷抱着大的希望，還希望燃起我心頭的火，便是在現今當我在這黑暗的監房裏爲着一件我並未犯的罪名等候死刑的時候，我還是如此強健，如此堅定。

我的身體不很好。多年來的苦工和失工期內的更可怕的情形漸漸消耗了我的精力。因此我想找一件合於衛生的工作

來延長我的生命。約莫在我被捕前八個月一個朋友預備回意大利去，他向我說：「你爲什麼不買我的小車，我的刀，我的秤去做一個魚販子，免得再來受什麼老闆，工頭的束縛呢？」我便趁這機會買了他的車，此後就成了一個魚販子。這大半是因為我喜歡獨立的緣故。

在那時候一九一九年思鄉病來到我的心頭，我很想再和家裏的人見一面。父親每次來信都叫我回去，近來他的希望更熱切了。我的好妹妹魯意加也來信幫忙父親勸我回去。我的生意並不大好，然而我像一個負重的牲畜一樣拚命勞動，一天一天地過着機械般的生活，沒有休息過。

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節的前一日是我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天。在這天裏我是很忙的，因為意大利人在聖誕夜的筵席上總要有鱈魚吃。一九一九年的聖誕節那一天非常冷，而且以後也冷得厲害。我推着小車沿街賣魚，那樣的勞動也不能使身體暖和一些。過後我便去找一個更吃力的雖然也是冷的工作來做。聖誕節後不幾天，我便去替拔特塞尼先生做敲冰的工作。有一天他沒有工作給我做，我便去給電燈廠鑄煤。敲冰的工作做完，我便到好南特先生那裏，做掘溝的工作。後來落了大雪，我便又成了一個空閒的人。但這也只是幾個鐘頭的事。幾點鐘以後我又到城外去掃除街道上的積雪，以後又去掃鐵路旁邊的雪。過後我又受雇於散生建築公司去給某毛織物公司安放水管。我一直做到這件工程完畢時爲止。

以後我又失業了。鐵工工人罷工斷絕了水門汀的供給，因此建築工作也做不下去了。魚的來源也是有限制的。當我得到魚的時候我便去販魚，不然我就去捕魚；然而捕魚的工

作，利益既小，費用又大，實在不合算。到了四月我和一個漁人訂了合股的條約，這條約是不會履行的，因為在五月五日我正預備召集群眾大會來抗議同志沙爾塞多在警察署中被害事件時，我便被捕了。和我一起被捕的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N 薩珂。

「又是一件驅逐的案子，」我們相對說道。

然而這次並不是這樣。全世界現在所知道的那個兇惡的罪名竟被加到我們的頭上來了。我被控告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布瓦里支瓦得的搶劫未遂案的兇犯，經過了十一天我一生所僅見的最滑稽的審訊後，我便被定罪，判決了十五年的徒刑。裁判官是W 退爾，後來審訊南布林垂強盜殺人案，判決我與薩珂的死刑的裁判官也就是他。

當他宣告判處我們的死刑時，他的聲音裏不帶有一點同情的顫動。我一面聽他的話，一面驚奇為什麼他會把我恨到這種程度。所謂裁判官不是被人當作公正的嗎？然而現在我想我明白了——我是一個簡單的工人，一個外國人，一個激烈派，因此在他的眼裏看來我不過是一個奇怪的動物罷了。所以我這方面證人雖然都是誠實的人，只知道敘說真理，但是却被人嘲笑輕視。為什麼呢？沒有人相信他們的話，只因爲他們是外國人，……人的證據是可以相信的，而外國人呢？……

#### 四 我的精神生活與信仰

我想回溯我的過去的生活。我已經把我的故事的物質的方面描寫出來了。然而一個人的生活中更深更真實的故事，

並不是在外部的情形，而在他的內心之發表，在心靈與精神。

我從六歲到十三歲都是在學校裏讀書。我真正喜歡用功。我在喀爾爾度過的三年中間幸而認識一個有學問的人。我靠了他的幫助，便全讀了我所能找到的出版物。我的頭腦訂了一份熱那亞出版的天主教刊物。我以為這是很好的運氣，因爲我那時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在吐林除了作工的夥伴年青的店員和工友外，我另外沒有朋友。我的夥伴們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並且譏笑我的宗教的信仰，叫我做一個偽君子 and 執迷者。有一天我和他們中間的某一個人竟然因此打起架來。

我現在對於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倒多少有點熟悉了，我才知道他那時連這個名詞的意義也沒有弄清楚。他們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說是贊成亞米契斯的主張（當時正是亞米契斯的著作生涯的極盛時代，）說是根據時與地的精神。這種環境給我的影響是如此真實，所以我不久也就愛起社會主義來了，雖然我自己並不明白社會主義是什麼，也不相信我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倘使仔細來考量一下，這些人的發展的階級對於我是有利的，而且使我得了很大的進步。權利平等和人道主義的原理開始進了我的心裏。我讀了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後來又讀他的遊記和朋友。

在家裏還有一本聖奧古斯丁的書。其中有一句話至今還深印在我的心上：「殉道者的熱血是自由的種子。」後來我又得着一本破舊的神曲。呀，我的牙齒嚼不動這種骨頭；然而我依舊絕望地想去嚼碎牠，而且我相信這不是完全無益的。在我快要離開意大利的時候我又從醫生弗南西司，化學



家司克利麥利阿，歐雷波三人那里得到不少的智識。我已經開始明白人類所受的最殘酷的災禍在於愚昧與自然感情的墮落。不久我的宗教就改變了，再用不着什麼教堂祭壇和形式上的禱告。對於我上帝成了一個沒有任何人間層性的完全精神上的存在。我父親常常告訴我說要抑制人間的激情，要安慰人類經歷苦難，宗教便是必需的。然而我覺得我自己有我的是非。懷着這種心我遠渡了重洋。

到了美國以後我遇着一切的苦楚，幻滅和窮困；每個青年人在二十歲左右不知道生活，心裏充滿着美妙的夢景，來到這地方，都會得着這種結果。在美國我看見了一切生活的殘酷情形一切不義和腐敗，人類正在其中絕望地掙扎着。

然而不管這一切，我依舊不斷地努力使我的身心強健。在這里我研究了克魯泡特金，高爾基，邵可侶，馬拉威斯基，麥林諾。我讀了拉布生阿拉的書，馬克思的資本論，畢沙加勤的政治的約書，馬志尼的人權論，以及其他許多關於社會問題的著作。在這里我讀了各種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的和宗教的刊物。在這里我研究了聖經，列明的耶穌傳和米塞波的耶穌並沒有存在過。在這里我讀了希臘羅馬的歷史，美國史，以及法國大革命史，和意大利革命史。我研究了達爾文，斯賓塞，拉普拉斯，弗拉馬利洪諸人的學說。我重讀神曲和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我再讀雷奧帕第的書，陪着著者流淚。我又讀雨果，託爾斯太，左拉等諸人的小說，居斯地，葛利尼，拉皮沙第，加爾都等諸人的詩集。

我的親愛的讀者，請不要把我當做一個卓越的學者。那樣看法便是很大的錯誤。我的基本學識是不完全的，我的智力也不充足，不能消化這一切廣泛的材料。而且請你們不要

忘記我是做了整天的煩重工作以後才來讀書，既無適當的環境，又無良好的工具。呵，我還記得有許多晚上我伏在案頭研究一卷書，只靠着一股飄搖的煤氣燈光，我一直讀到天明！我剛把頭放在枕頭上，工廠的汽笛就叫起來了，我只得起來到工廠或石礦裏去。

但是我在這樣的研究之外對於人類，動物，植物，簡言之即對人類周圍一切事物又作了一番繼續的嚴厲的觀察。「生活之書」：那是書中之書！所有其他的書本都不過是寫來解釋這本生活之書，教人怎樣去讀這本大書罷了。我在這里指的自然是指誠實的書；至於那些騙人的書本，那只能使人誤解「生活之書」的。

我反覆思索，研究這本大書，結果就決定了我的行動和主張。所謂「各人爲自己，上帝爲衆人」的話，我不承認。我袒護弱者，窮人，被壓迫被虐待的人。我讚美英勇氣質，我讚美犧牲，我讚美力量，只要牠們是用來爲正義奮鬥的時候。我知道在上帝，法律，祖國，自由等等的名義下，在最純潔的抽象觀念的名義下，在最崇高的人類理想的名義下，最兇惡的罪已經被人犯過了，而且還要繼續犯下去的。要直到將來光明普照全世界的那一天，才不會再有少數人假借神的名義來向多數人作惡了。

我知道人不能夠蔑視那些支配他的自然的法則，他也不能夠打破他和宇宙間的連索。所謂天然的界限如山，河，海之類不過是由物理作用與化學作用的綜錯而形成，牠們的形式比人類早，然而牠們決不是生出來劃分人民的。

我的心裏生長了愛的萌芽，我懷着人類愛的觀念，我以爲誰加惠或傷害一個人便是加惠或傷害全個種族。我在衆人

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衆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相信義務，權利，事實三者的平等是一個正當的人類社會的唯一的道德的基礎，只有在這基礎上面，正當的人類社會才能够建立起來。我用我的誠實的汗掙來我的麵包。我的手上從不會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我知道生活的最上目的就是幸福。而人類幸福的永久不變的基礎便是身體健康，良心平靜，生活需要的滿足和一個真誠的信仰。每一個人有兩個「我」；實際的我和理想的我。第二個我才是一切進步的泉源。若有人想使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相等，這是錯誤的。在任何一個人裏面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的差別永遠是一樣的，因為無論是完滿或是墮落，這兩個我中間的距離總是一樣。

我以為一個人很難完全節制自己，真正的智慧在寬容。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都受着教育，每個智慧都得着光明。

我以為意志的自由是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我盡力想使人類精神趨向着衆人的福利一方面。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在人類還未能趨向完滿以前，權利和特權仍會被用人用武力來維持下去的。

在將來人與人之間利益的衝突，特權和階級等等，這些都要廢除了。在未來的人類的真正歷史裏進步和改革都要用智慧與公共利益來決定。

假若我們和我們的後代還不走近這個目標，那麼我們就不會得到什麼真實的東西，而人類也會繼續陷於更不幸更困苦的環境裏了……

現在？在三十三歲 耶穌·基督的年齡，據某一些精神

病研究者說，這又是普通犯罪者的年齡）我便被監禁而且被判決死刑了。然而倘使我再能够開始來走一次「生活的旅程」，我一定要重踏舊時的路，並且一面盡力減少我的錯誤和過失，一面增加我的良好的行爲。

最後我以兄弟般的心情致友愛的熱烈的祝福於我的同志們，朋友們以及一切善良的人。

後記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中夜在美國麻沙秋謝州波士頓查理斯頓監獄內有兩個意大利人被燒死在電椅上。這兩個人是魚販子B凡宰地和鞋匠N薩珂。關於這兩個人我在文章裏不知道提到多少次，我還爲他們寫過兩篇小說電椅和我的眼淚。現在八年過去了，又到了那個使人痛心的紀念日，然而已經是第八次的紀念日了。我想寫點文章，來紀念我在滅亡序裏提到的「我的先生」，可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來表示我的悲憤，不知道是不是這八年來的經歷使我的神經麻木了？結果我只譯了這篇自傳。這篇短文比我所寫的一切紀念文章都有力，牠本身是很樸實而又很難辯的。誰能相信這是一個魚販子筆下寫出的東西呢？

關於那個鞋匠，我現在把他寫給他們的兒女的告別信附在這後面，這兩封信是我七年前的譯稿。

(一)薩珂給他的六歲女兒茵乃斯的告別信

我親愛的茵乃斯：

我希望你能够懂得我現在要告訴你的話，我又希望我能够寫得十分淺顯，因爲我非常渴望你能够聽到而且覺得你父親愛的心的跳動，我十分愛你，你是我的最親

愛小人兒。

在你這樣小小的年紀要你懂得我的意思，這的確不容易，然而我要用盡心使你能够明白在你父親的心裏你是如何地可貴。倘使我沒有能够做到這樣，我知道你會保存着這封信，等着將來你長成人時反覆地誦讀牠，那時你也會感到同樣的心的跳動，同樣的愛，和你父親現在給你寫這封信時所感到的完全一樣。

我要把你給我的如此親愛的小小的信帶在我身邊，帶在我的心上，一直到我活着的最後一天。我死的時候你的信也要和我埋在一起的。我非常愛你，愛你哥哥但丁，愛你那神聖的親愛的母親。

茵乃斯，你不知道你的那封信對於你父親是何等可愛，何等偉大。在這些悲慘的日子裏你所能夠給我的，我所能夠盼望的最寶貴的禮物除了這，也再沒有別的了。

我若得和你，你哥哥，你母親，住在一起，在一所小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的真誠的話語，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的苦鬥生活中的最大的寶貝和最甜蜜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時候，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者看你在綠的田徑上跳盪，笑語，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一株樹跑到另一株，又從清明，活潑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

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過這樣的幸福生涯，我也希望那一切貧苦的女兒們和男孩們也能够快活地和他們的父親過這種生涯。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下層階級的夢魔已經使你父親的心靈變成非常愁苦的了。

本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大家的，爲的是來達到自由之享樂。然而這個垂死的社會中的人們却把我生從你的哥哥和你可憐的母親的懷裏拖走了。但是，不管這一切，你父親的自由精神還是存在的，我爲了牠而得生存至今，我爲了那將來有一天我會回到人間，回到你親愛的母親的懷中，回到我的朋友和同志中間之夢想才得生存至今，但是我是多末不幸喲！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兒，我相信你會愛你的母親，你的哥哥以及一切親愛的人；我相信你也會多少愛我一點，因爲我會愛過你，而且現在也還在愛你。然而，茵乃斯，你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想你。你是在我的心裏，在我的幻象中，在這囚室的四角，在天空中，在我從鐵窗的格子裏所能看見到的一切地方上。

同時爲我致意所有的朋友們和同志們，特別我們所愛的人們。爲我愛而且吻你哥哥和母親。請你接收那個十分愛你而且不斷地想念你的人的接吻和撫愛。

你的父親。一九二七，七，十九

巴爾托羅美問你們大家好

(二)薩珂給他的十一歲的兒子但丁的告別信

我的愛兒我的同伴：

我從我和你最後一次見面以來，我就常常想寫這一封信寄給你，然而長久的絕食和恐怕無力寫完這信的思想又使得我幾次把筆放下了下來。

近來我又停止了絕食，當我剛剛這樣做了之後，我便立刻想起你，想寫信與你，可是我又明白我的精力不

足、不能夠一次寫完這信。不過我想無論如何總得要在他們把我們再帶進死囚牢之前寫好這封信，因為我深信只要法庭一旦拒絕再審，他們便會把我們立刻帶回死囚牢中去的。而且在星期五到星期一之間如果沒有意外的事發生，那麼在二十二日的中夜我們就會被燒死在電椅上。所以現在我來給你寫這封信。我的愛兒，你的父親在這里，他也像從前那樣的愛，那樣的坦白誠懇的心來和你談話，好像我們還在一處，像從前那樣。

我從沒有想過我們的不可分離的生活是能够被人分離開的，然而一想到這七年來的苦痛，就好像這樣的事果然已經實現了，不過牠確實不曾改變過我的愛情。我的愛還是一樣地保存着，而且更加強烈了。我說我們說不盡的相互的愛在今天比在任何時候都要強烈，不僅是多，而且還是偉大，因為你能够看見真正的兄弟般的愛不僅存在享樂中，而且還更存在受苦的奮鬥中。但丁，記着這個。我們已經證明出來了，而且我們也以此自豪。

在這種長期的死刑之際我們也受够了。我們至今還要抗議我們是無罪的，像我們從前抗議那樣。我們永遠要爲我們的自由而抗議。

我近來之所以停止絕食，這是因爲我的身體內已經沒有活力了。因爲我從前用絕食方法來表示抗議，也和我今天的抗議一樣，所力爭的是生命，不是死亡。

我停止了絕食，因爲我願意回到你的小妹露爾斯你的母親和一切親愛的朋友的懷抱中來。所以，愛兒呵，今天在我的身體內生命開始慢慢地安靜地復活起來了，然而却時時帶着死的幻象和悲哀。

我親愛的兒呵，在你的母親和我談了許多關於你的話之後，在我日夜地夢想着你之後，我到底看見你了，這是多末快樂的事！我居然得和你談了許多話像我們從前常常談的那樣。在那次的會面中我向你說的話愈多，我心裏想說的話愈說不完，然而我知道你將永遠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你會永遠不變地愛慕你那十分愛你的母親；我也不再絮絮地拿這樣的話來攪亂你的心情了，因爲我相信你將來不會改變的，而且你不會忘記我所告訴你的的一切。我知道這個，而且我還明白我現在所要告訴你的話一定會使你傷心，但是不要哭，但丁，你千萬不要哭，因爲許多的眼淚已經浪費掉了，你的母親整整哭了七年，却從沒有得着一點好處。所以，愛兒呵，你不但不要哭，而且要強健起來，以便能安慰你的母親。當你願意安慰你的母親，把她從失望與悲痛的深淵中拖出來的時候，我要告訴你我平日安慰她的方法。帶着她到清靜的鄉下去散步，到處採摘野花，休息在濃密的樹蔭之下聽着溪流的和諧的節奏，享受自然母親的溫柔的靜寂，我相信這一定可以使她忘掉現在的苦痛，就是你也會高興。但你要記着你父親的話：在享受幸福的時候不要只顧到你自已，你應該去幫助那些正需人援助的弱者們，因爲他們都是你的好友，他們都是我的同志，他們都是像你父親和巴爾託羅（指凡宰地）那樣地奮鬥那樣地被害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是爲着替一切窮苦的工人爭自由求幸福而奮鬥而被害的。在這場生活的鬥爭中你將找到更多的愛，而且你會爲人所愛的。

你母親告訴過我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當我躺在這裏

惡的死囚牢中的時候你所說的話，——她的敘述給了我一個大的快樂，因為從她的話裏我知道你將來一定會成爲我常常夢想的那種可愛的小孩。

明天的事究竟如何，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不過如果他們會把我們殺掉了，你必定不要忘記以感激的微笑來看你父親的同志們和朋友們，如像看你的最親愛的一樣，因為這些人愛你，恰如他們愛其他一切被迫害的同志們。我告訴你：你的父親，——你的爲你的全生命而又愛你的父親了解他們，而且明白他們的高貴的信仰（也就是我的，）他們爲了我們的家庭所作的崇高的犧牲，因爲我會和他們一起奮鬥，而且我明白他們還保持我們的最後的希望，就在這時候他們還能夠把我們從電椅上救出來。這是爲了安全與自由的緣故而起的貧富間的鬥爭。愛兒，這種不息的生活大鬥爭的原因，你在將來會明白的。

當我躺在死囚牢中的時候，我聽見牆外的小孩們的歌唱和柔和的響音，在那里是充滿了生命與自由的快樂；而一步以外就是我們的獄牆，在牆內深深地埋葬着三個被活埋了的靈魂的苦痛。這時候我想起了你，我深深地想到你。那些小孩們的聲音使我常常想起你和你的小妹妹茵乃斯。一想起你們，我便無時無刻不想和你們相見。然而我又覺得你們不到這死囚牢中來倒也很好，因爲你們可以免得看見那三個痛苦地躺着等候死刑的人的可怕的情形，我不知道這一幅圖畫對於小小的你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不過我想如果你不是十分多情易感的，

那麼這對於你也會有好處，當你長大成人的時候，你可以用這個可怕的形象來把二十世紀使用這種殘酷的迫害和不義的死刑之奇恥大辱告訴全世界的人們。但丁，他們能夠殺死我們的身體，但是他們不能夠毀滅我們的思想，這思想是永遠存在的，而且會是未來青年的福音。

但丁，當我說三個人被活埋了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和我們同被囚在死囚牢中的還有一個名叫馬德諾司的青年，他將和我們同受死刑。他已經到過這死囚牢中兩次了。呵，這死囚牢，這可怕的屋子將永遠爲麻沙秋謝州人民的未來留下一個污點，這可怕的屋子應該用真正進步的鐵錘來打碎的。麻沙秋謝州的人民應該把這可怕的屋子毀掉，另外造一個學校來教養世間那些無依靠的孤兒們。

但丁，我再說一次，要你在這些慘苦的日子內愛而且扶助你的母親和一切親愛的人，我相信你的勇敢和好機會安慰他們的。也不要忘記多少愛我一點，因爲我的但丁，我愛你而且常常想到你。

爲我致意所有親愛的人，爲我愛而且吻你的小妹妹茵乃斯和你的母親。我誠心誠意地，愛憐地擁抱你。

你的父親，你的同志。一九二七，八，十八。  
巴爾託問你好。我想你的母親幫助你了解這封信的意思。要是我的身體好一點的時候，我也許寫得清楚一點，好一點，然而我現在已經是異常衰弱了。附及

一九三五年七月記於東京

# 托斯退益夫斯基的回憶

(俄·格里哥羅維基) 俞念遠譯

我生來是一個非常神經質的和害羞的孩子，而要進那級友比先生更無情和冷酷的工科學校，經過最初的一年，在當時，我以為是一個不解的謎。

大約經過最初的一年之後吧，進學校來的年青人之中，有一個中等身材，身體充實，金色的頭髮，病人似的，臉色蒼白的十七歲的青年。這位青年就是裴多爾·密查羅維基。托斯退益夫斯基，他與哥哥密查爾一起從莫斯科到彼得堡來。他的哥哥沒有進工科學校，但是進了工兵隊，後來，委任他至拉弗爾去當軍官。數年之後，密查爾·托斯退益夫斯基退伍回轉彼得堡去。在這兒，他開始一個煙草工場，但是，在同時又忙於文學，或翻譯歌德，或寫喜劇，到了裴多爾從流刑歸來的時候，已成為時代(Epoch)的編輯了。

我與托斯退益夫斯基做朋友，是在他進學的最初的日子。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深深地記得，在我自己年青的朋友之中，再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更可愛了。不論他的沉默的性質，缺少一般的直爽，和缺少青年的蓬勃的氣概，但是他對我是和愛的。當時，托斯退益夫斯基常常離開一切的人，甚至決不參加級友們的遊戲，他獨自坐至屋隅看書，他的最喜歡的地方就是第四教室面着窗子的旁邊。在休息的時間，幾乎時時拿着一本書，坐在窗子旁邊。

當我孩子的時候，因為有溫柔的性格，所以立刻很容易受他的影響了；這樣，我與托斯退益夫斯基之間的關係，不但認識而已，而且完全歸順了。他的影響，給我是非常有益的。托斯退益夫斯基在一切智識的領域，比我更前進，他的博識使我非常吃驚的，他告訴我，關於我不知道的作家的作品的內容，給我一種啓示。如今，我好像和其餘的同學一樣，除了死讀教科書之外，什麼也沒有讀；並不是因為學校當局禁讀其他的書籍，只是由於我文學缺少興趣的緣故。

我相識最初的俄國的書籍，是從托斯退益夫斯基那兒借來的；這就是霍夫曼的性情乖僻的人(Kater Murri)的譯本，和馬透林的一個吃鴉片的英國人的懺悔：The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尤其後一本書為托斯退益夫斯基所特別尊重的。他的文學的影響，不但只限我一個人而已——培克多夫，維多柯夫斯基和斐爾西茲哀茲；這便一來就形成一個小小的團體，每在休息的時間必圍繞在托斯退益夫斯基的周圍。

這種讀書，和提出一切思想的交換，奪去我的勤學的希望。托斯退益夫斯基也不是名列前茅的學生，在考試之前，他爲了陞級，常常很努力的。但是，他決不會成功的；有一次考試，他完全落第了，和不能陞級，這一次的失敗，給他

非常的苦惱，因此生了病，不得不進臨時衛戍病院。

在一八四四年，或一八四五年間，我不期在街上遇見他了；那時，他已在工科學校畢業了，所以把軍服換為常服了。我歡喜得叫起來，連忙擁抱着他。縱使托斯退益夫斯基好像歡喜的樣子，但是他的舉止稍有點客氣了。他對人決不會露出熱烈的感情。這種意外的邂逅，我是非常的和純真的歡喜，他的冷淡的態度，決不會給我感到一點侮辱。我告訴他關於文壇上我的一切知己，和我自己文學上的企圖，並請他立刻到我的寓所去玩，朗讀自己最近的作品。他愉快地來了。

當我朗讀給他聽的時候，他好像滿意似的。但是沒有說過分的贊美。他反對某一頁的過錯。當我讀我自己的作品：『風琴停止的時候，一個官吏從窗子擲下一個銅幣。銅幣落在彈風琴者的足下。』『不，這是不對的，』托斯退益夫斯基插入說，『銅幣落在彈風琴者的足下，』那是太乾燥無味了。你應當說，『銅幣叮玲地落下，在那人的足下滾轉。』……這種注意，好像一種啓示似的感動了。

從此，我一次一次的會見托斯退益夫斯基。後來，我們決定共同生活。我的母親每月送給我五十盧布，托斯退益夫斯基從莫斯科的親戚幾乎得到同樣的錢。從當時的狀態說起來，一百盧布給兩個青年生活是十分够用了；我們不解家務管理，差不多每月的月初的兩個星期已化得很多了，到了後半月，我們只好以卷菸包和咖啡過日子了。我們的住家是在維拉得米爾街和格拉發街的轉角；我們有兩間房子和一個廚房，三個窗子朝着格拉發街。我們沒有用人；我們自己燒茶，和自己買東西。

當我們住這個家的時候，托斯退益夫斯基正從事翻譯巴

爾扎克的『由基愛尼·格蘭特』(Eugénie Grandet) 巴爾扎克是我們最歡喜的作家。我們兩個人在法國作家中，特別最關心巴爾扎克。我一點不知道，托斯退益夫斯基的譯文在讀書文庫 (Book-Lovers' Library) 上發表成功了。我至今還能記得，當這號雜誌到他手上的時候，他是非常憤怒的——雜誌社把這翻譯的小說縮短成爲三分之一。然而這『讀書文庫』的編輯人，山可夫斯基常把雜誌的寄稿者的作品照這老法子辦理的，因爲作者看見自己的作品發表，是非常幸福的，他們從沒有說一句抗議的話。

奈克拉索夫把我介紹給白林斯基，但是白林斯基給我的印象，與我所豫期的是完全不同的，這或許我對於托斯退益夫斯基熱中的緣故。因爲奈克拉索夫的適當的照料，我想對於白林斯基的訪問，當作唯一的歡喜；我應當預先對他講述我自己對於巴爾扎克崇拜的話。但是我一提起我的同居的托斯退益夫斯基（白林斯基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的）已經翻譯『由基愛尼·格蘭特』的話，白林斯基立刻開始漫罵我們的崇拜者：他說巴爾扎克是個布爾喬亞的作家，他又說：『由基愛尼·格蘭特』沒有一頁不是荒唐無稽的。因此，我常常狼狽了，我完全忘記了準備要說的每一句的美麗的字句。托斯退益夫斯基對於他自己的意見連一句辯明的話也沒有，我想他真像一個傻孩子。

這期間，托斯退益夫斯基整天埋頭寫作，有時，在夜裏也埋頭寫作。我問他寫什麼的時候，他只是沒精打采的，和極簡單的回答我，於是，我立刻停止問他了；我只是看見他以特別的筆蹟寫着無數的原稿，那些文字，都描繪着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這種筆蹟，除了在都馬教父的家裏看見過之外

。當托斯退益夫斯基不寫作的時候，他蹲伏着看書。他暫時激賞斯里哀的小說，尤其是激賞惡魔日記 *Mémoires des Dix Hous*）因為努力猛烈的創作，和不住的坐在家中的結果，他的健康狀態越發衰弱了；那些在兒童時代偶然發作的苦痛，現在變爲不住的發生了。我們一起散步的時候，有時他發起癩癩來了。有一次，我們剛巧碰見送葬的行列。托斯退益夫斯基說立刻就回去；但是他還沒有走兩三步，他猛然地發起癩癩來了。我與兩三個過路人，把他扶至附近的店裏去；我們要他回復知覺，那是非常困難的。

這種發作之後，他時常意氣非常銷沈，差不多兩三天不能恢復原狀。

有一個早晨，托斯退益夫斯基請我到他的房子裏去。他正坐在代作牀用的長椅子上；在他面前小寫字臺上放着一本書邊寫着頁數的，非常大形的，稍稍厚的，裝釘着的原稿。

「在這兒，請坐一會兒，格里哥羅維基。昨天，我才把它騰清好，我想期讀給你聽；然而你不要掉嘴，」他非常精神充足的說。

他一口氣完全沒有停止的把作品朗讀給我聽，這作品就是不久之後標題爲窮人 (*Poor Folks*) 出版了。

我無論什麼時候很尊敬托斯退益夫斯基的，他的博讀，他的文學的智識，他的見解，和他的深刻嚴肅的性格，都是非常使我感動的；我屢次問我自己，我已經發表許多作品了，所以自己忝入文人之列，但是托斯退益夫斯基還沒有享受這種名譽，到底爲什麼呢？但是，聽見讀了窮人的第一頁的時候，我立刻感到這作品比我所寫的一切作品更偉大了；因爲這種確信使他愈讀愈有精神了，我是完全被魅惑了，幾次

想要擁抱着他，只是我深知道他要反對這種感情的流露，我只好自己抑制住感情——但是我却不能靜靜地坐在那兒，每一瞬間，我要插入愉快的叫聲。

這次朗讀的結果是有名的。托斯退益夫斯基在他自己的日記 *Diary* 中有寫着，我是怎樣強迫地從他的手中奪去原稿，立刻拿至奈格索拉夫那兒去。這作品送至奈格索拉夫的時候，他沒有說什麼，只是謙遜地沉默着。我自己高聲朗讀了。當老德夫修金向凡兒妮茹告別的最後場面的時候，我不能抑制住自己了。忽然唏噓起來了，我看見奈格索拉夫也在哭泣了，於是我告訴奈格索拉夫說，好的作品無論什麼時候不應當把它擱開的，而且不問時間怎樣遲（已經早晨四時了。）他應當立刻見托斯退益夫斯基去，告訴他的成功，和細談這篇小說在雜誌上發表的事情。

奈格索拉夫也是非常興奮的。他贊成了。我們真的一直往托斯退益夫斯基那兒去。

我必須自認太輕率從事了。因爲我知道我的同住朋友的性格，他的過敏的感受性和顧慮，和他的害羞——我應當等到第二天靜靜地告訴他才好，反之，在夜深把他驚醒，加之，帶一個不相識的朋友去訪問他。

因爲我們的敲門，托斯退益夫斯基，他自己起來開門；當他看見我和一個不相識的來客的時候，驚嚇得他很狼狽，臉色蒼白，和許久不能回答奈格索拉夫的讚辭。我們的客人去了的時候，我希望托斯退益夫斯基來責難我。然而沒有這件事情；他只是把門關了，我聽見他興奮地在走來走去。

奈格索拉夫知道托斯退益夫斯基之後，奈格索拉夫又把他告訴白林斯基同樣地讀了「窮人」的原稿，他好像忽



然變了。當小說印刷的期間，他繼續不斷的在緊張興奮的狀態中。他越發冷淡了，以後關於他和奈格索拉夫之間的關係，他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我間接聽見說，他要求奈格索拉夫把他的小說完全特別印刷，每頁希望嵌入一種框子。因為我沒有出席這種交涉，但這種謠言，根據事實斷定是不可能的。

只是一件事情我能明白地說的：窮人的成功，白林斯基仍舊極端的讚辭，在那時候他自己完全獨個人關閉在房子裏，與那些沒有文學興趣的人交際，這是給與托斯退益夫斯基損傷的影響。當他第一步踏入文壇生活時候，就如像白林斯基的權威者也要在他的前面平身低頭，大聲呼着俄國文學的新星出現了，像他這樣的人，怎麼可以依然抱着平常的心境呢？窮人之後，沒有多久，托斯退益夫斯基寫他的小說普魯哈爾欽先生 (Mr. Prochatchin)，同樣地在奈格索拉夫那兒朗讀了。朗讀這篇小說的又是我。白林斯基與作者對面坐着——專心致意地一字一句的熱心聽着。而且時時給與狂喜的叫聲。除了托斯退益夫斯基能够描寫這種心理微妙處之外，誰也不能了，他重復說了好幾遍。

但是或許白林斯基的熱心，以及後來白林斯基和他的黨團的批評的急變，沒有給與他影響。

在那時候，白林斯基給安耐柯夫的信裏說：「托斯退益夫斯基的『旅店的主婦』 (Mistress of Inn) 是可怕的愚作！他試取馬林斯基和霍布曼的結合，和稍為取一點果戈里。他的新作，都有新的錯。在地方上，他們沒有完全反對他，可是在彼得堡甚至罵起窮人來了。我戰慄地想着，我將再把手這篇小說再讀一遍。這個『天才』的托斯退益夫斯基，我們

都好好兒地上了他的當了。」世上最有名的白林斯基，這樣的寫着，他所說的意思每一字一句是完全可確信的。白林斯基關於托斯退益夫斯基從不長縮明言自己的意見，和所有他的黨徒均模仿他。

對於窮人的作者的崇拜，完全否定他的文學天才的意外的變化，這也許爲了挫折了比托斯退益夫斯基更敏感的和名譽心強的作家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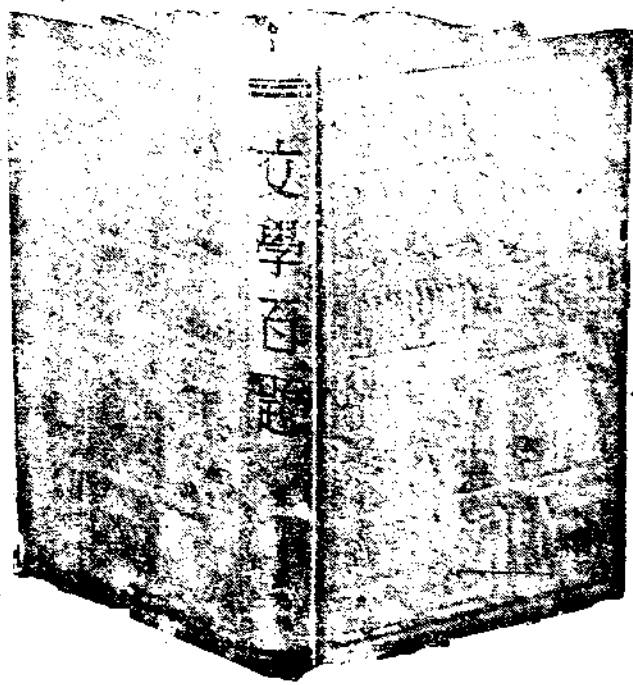
從此以從，他避開一切與白林斯基的黨接觸的人，比以前變成更冷淡，和痛癢了。他與好像和白林斯基的黨有關係的屠格涅夫相會的時候，托斯退益夫斯基不幸地喪失他自己的自制力，所有鬱積心裏的憤怒都火花似的爆發出來了；他說，他是不怕任何人的，他要把他們一起踏入爛泥中去，我記不起這爭論的原因了；然而，我相信，他們兩個爲了討論果戈里而意見紛歧了。但是，無論如何，我確信托斯退益夫斯基是不對的。因爲屠格涅夫是一個不歡喜爭論的人；我們寧願非難他過度的溫順和性格的柔弱。

托斯退益夫斯基與屠格涅夫爭鬧之後，他與白林斯基黨之間完全不和睦了。現在他們以嘲笑的和刺激的警句壓倒他，和非難他太傲慢；他們又說他妬忌果戈里，照理，他應當崇拜的，因爲窮人的每一頁顯然地受果戈里的影響的。

這最後的非難，假若對於一般初步者的非難，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在窮人中的老德夫修金，無疑的，是果戈里的狂人日記 (Memoirs of a Madman) 中的波布里修靜的回憶；老德夫修金在上司的面前掉掉落鈕扣，狼狽地拾起來的場面，我們不得不想到果戈里的波布里修靜想起上司的女兒失了的手帕，而滑倒在鋪花的地板上的場面。不但反復用同樣的

語句，而且全篇文章的組織也洩露着受果戈里的影響。  
 我忘記爲了什麼，有一次，我與他鬧翻了。結果，我們  
 兩個人停止了共同生活。但是，我們很有禮貌地分別的，後  
 來，我常常友誼地會見他，但我們互相仍以老朋友相款待。

！要切的麼多是題問  
 ！關精的樣怎得答解



# 文學百題

傅東華主編  
 全書三十萬言  
 精裝一厚冊  
 實價一元五角

贈送文學定戶  
 在本月底前預定  
 文學全年一份贈  
 本書一冊郵寄加  
 收郵費一角六分

## 執筆者

- |     |     |     |     |
|-----|-----|-----|-----|
| 蔡元培 | 魯迅  | 茅盾  | 鄭振鐸 |
| 傅東華 | 郁達夫 | 陳望道 | 黎烈文 |
| 阿英  | 張天翼 | 謝六逸 | 洪深  |
| 夏巧尊 | 葉聖陶 | 豐子愷 | 徐調孚 |
| 朱自清 | 朱光潛 | 周予同 | 宋春妨 |
| 曹聚仁 | 陳子展 | 馬宗融 | 趙景深 |
| 沈起予 | 李健吾 | 胡風  | 胡仲持 |
| 夏征農 | 吳組細 | 蘇雪林 | 許傑  |
| 陳衡哲 | 方光蕪 | 吳耀宗 | 黃仲蘇 |
| 許幸之 | 沈西岑 | 陳抱一 | 味若  |
| 徐蔚南 | 徐霞村 | 吳朗西 | 顧仲彝 |
| 孫用  | 孟十還 | 沈來秋 | 鄭若平 |
| 高滔  | 王淑明 | 柳湜  | 錢歌川 |
| 張夢麟 | 伍彥甫 | 高覺敷 | 江伯訓 |
| 宋文瀾 | 吳文祺 | 金兆梓 | 周木齋 |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四三號  
 本行特約大行均可代售  
 郵費在內

#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

(西班牙·阿索林)

徐霞村譯

## 行路者(二)

在這黃昏的時候，在一個偏僻的鄉下，一個行路者正坐在一個野店的門口，店的門口正臨着大道。這行路者的臉是鷹形的，他的頭髮是栗色的；他的前額是光滑而不整的。他的眼很有光，他的鼻子雖然很相稱，卻像一個鷹嘴一樣彎着。他的嘴上覆着大的鬍子。假如他站起來，我們便可以看出他有一點僵背，他已經被許多苦工壓壞了。他已經步行了整個的夏天，從這塊田地走到那塊田地。他不得不和粗人們接觸。他感到自己是在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精神環境裏活動着。在他的敏感性和他四周的精神的空氣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差異。這個行路者曾出版過幾本書。他曾參加過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大戰；他使他剩了一隻殘廢的手。現在，處在一些粗野的人們中間，從這個小店到那個小店，從這個村子到那個村子，他感到一種內心的愁鬱。當我們覺得自己是在我們的環境之上，而同時又不能離開那環境時，我們的精神便要漸漸地集中在一個內心的理想上面。是的，我們使我們自己適應物質的環境；我們對生活完全安命。我們知道同情心是人生最要緊的東西，這同情心從我們的心裏流出來，可以隨

時隨地表現出來。但是這種調和卻可以在我們的內心的夢裏找到償補。是的，世界對於我們是很苦的。在我們這種年紀，我們已經和希望分手了；世界對於我們不會改變了；即使我們希望一個小小的氣運，那張幸運的牌，那筆橫財，那個意外的機會也不會來。因此我們便離開了物質的世界，替我們自己創造出一個另外的世界，一個虛幻的世界。我們把我們的整個的生活都集中在我們所寶貴的那個理想上面。假如沒有那個想像的救命的木筏，我們的精神便要沉到深淵裏去了。我們也許不得不從這個村子走到那個村子，從這個小店走到那個小店，像這位行路者一樣；我們也許被逼得和粗人們接觸；我們也許受着千難萬苦；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候，在我們心裏，總有一個秘密的世界存在着，我們在默想中把她弄得一天比一天純潔，一天比一天美麗。書裏的思想是價值很大的。但是假使我們在心裏沒有我們所說的那種作用，我們從書裏零碎地得到的觀念就毫無用處。讀書祇是對於某種編織作用的一種幫助。讀書祇是夢的磨刀石。

從店的內部，忽然發出了一片喊聲和毆打聲，行路者立起身來進去。一個武士正和店主扭在一處。那武士的像貌是又高，又細，又瘦，就彷彿從前幾世紀裏躍出來的一樣。沒有人能懂他的古代的話音，爭執的起因是由於他想保護一

個店主人要趕出去的窮漢。行路者進來之後所有的人都不作聲了；他的目光中有一種威嚴的神氣，店主人停住了手；那愁臉的武士挺然地立着，把手伸在乞巧的頂上，作着保護的姿勢；那乞丐一會看看那武士，一會看看這剛進來的行路者，當那古的快客用一種古怪的推理法把事由說出來時，行路者微微一笑——一種難言的溫柔的微笑——向他走過去，把他抱在胸前，他的內心的夢——世事真是難測——在外界，卻在一個傻子的身上實現了。

## 戲劇

劇院裏已經沒有人了。在這黃昏時候，劇院剛散了場。許多年之後，在一六二九年，有一位作家——薩巴萊塔（三）——描寫這散場的情形說：觀眾已經走了，劇院裏又黑又空，兩個老婦人滯留在後面；她們在觀劇時失了一把鑰匙，現在正藉了一隻燭在長椅中間找尋。院子裏很冷清，夜色暗而且冷地從繁星間降了下來。觀眾們已經走了，伶人們已經不見了。不，不是所有的伶人都已經回了他們的旅店。沈默地，在黑暗和寂靜的中間，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向前走着；散場以後他們在化妝室裏等了一會，現在他們正緩慢地向他們的寓所出發。男子有點肥大，臉色蒼白。他的手握着小孩的小手。女人還很年輕。他們剛從劇院裏出來，向城內的一個旅店走去。一走進他們的小房，男人便頹然地倒在一把椅子上。女人走上前來，在他的前額上吻了一下。男人把小孩抱在他的膝頭上。這人非常疲倦，困難地呼吸着。他溫柔地使小孩的臉向他轉過來，把他的小額貼在他自

己的柔色的臉上。母親沈默地望着他們，臉上帶出感動的神氣。他們三個人曾經隨了別的伶人走遍了全西班牙；他們從格蘭拿大走到馬德里，從馬德里走到托列多，從托列多走到塞哥維亞，從塞哥維亞走到巴拉多里，從巴拉多里走到波哥斯。偉大的國劇正在誕生着。整個的世界，從詩人們的腦筋裏造出來，將要因這些人的努力而形成，而實現。這個疲倦而蒼白的人，什麼時候纔能享受片刻的清靜呢？別的藝術家們所呼吸的那甜蜜的家庭的空氣在他是沒有分的。他的命運祇是奔波。他的永久和無情的責任是把一個歡笑的面皮加在內心的愁苦上。戲散之後，在旅店的小房裏，疲倦而厭倦，這伶人把他的孩子抱在膝上。這孩子是他的快樂；沒有這孩子，他一定不能忍受這種工作的辛苦和漂泊的生活。帶着深刻，不可言狀的情緒，在沈默的母親身邊，在黃昏將落的時候，他把孩子的小臉貼在他的慘白的臉上。

偉大的國劇正誕生着。西班牙的古典劇是什麼呢？古典劇是西班牙的全國的生活的綜合。自從一種人生和藝術的偉大的精神的和音在西德詩（三）裏站定之後，西班牙的一切藝術以後都歸入了這個和音。這種和音是一種高尚的，莊嚴的特別的調子；他強有力地擴出了日常生活的某方面。在西班牙的生活裏，一切都是協和的，嚴密的：戲劇，神秘性，風景——加斯地拉（Castilla）的風景——市民的心情。當你聽見人家講到西班牙人的「激烈」的時候，你可以承認，但是你必須把這種激烈稱為尊嚴。西班牙人是高尚而嚴肅的。他的尊嚴拒絕一種日常生活的庸俗的瑣細的混入。高尚，嚴肅，和剛厲是演說集 *Libro de oraciu* 中的寫實主義。戲劇也同樣地不能容納日常生活的細節。他是像西班牙的風景一

樣平靜和高尚。劇作家既用不着，也不想去指出場和入場，同樣地他也不覺得須要去提醒動作。假如他在古典劇裏去俯就這些小節，全部的作品就要自動地從牠的高尚的地位落下來了。風景，市民生活和藝術家的幻象間的相同處就要被摧殘了。讓我們不要去吹求那些大戲劇家的錯誤和史誤。在那浸着戲劇的如火的空氣中，這些粗略的地方都看不見了。這裏的主要的東西，正如在西德詩——一切戲劇的泉源——裏一樣，是超乎日常的瑣事的人生的調子，是詩人賦與他的人物們的莊嚴，偉大，高尚的調子。

夜臨近了。旅店的小房裏差不多黑了。伶人在膝頭上抱着他的小孩。

## 軍備

我們述說得愈簡單愈好。我們要述說羅德利科先生的最英雄的事蹟。羅德利科先生是住在一座空洞的房子裏。牆上沒有掛氈，地板上沒有精緻的地毯。傢具非常地少：一隻牀，三四把椅子，和一口箱子。那時候羅德利科先生的男僕是睡在一個冷硬的木排上。他和他的主人一樣年紀相仿。羅德利科先生曾經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打過仗。他想請一套動服，但是人家不給他。在許多年以前，他屢屢拿着他的履歷到皇宮的門口去；但是他找不到一個幫忙他的人。於是他幻滅了，他和人世斷絕了來往。他住在一條窄僻的街上，他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城中的一個刀匠。刀匠知道這位 Hidalgo (四) 的貧困。他知道有許多日子他們主僕二人連一口麵包都嘗不到。然而主僕二人卻每天都要挺然地，莊然地從家中走出，

佩劍輕挑着斗蓬的裾。主人在前面走，男僕在數武遠近跟着。這樣他們每天在同樣的時候走到刀匠的店中。羅德利科先生走進店裏之後，男僕便離開了他。這位從僕的去向是沒有人知道的。也許是一個修道院的門房，也許是一個官邸的僕人室，在那些他可以找到一些朋友。當這位忠僕晚上回來的時候，他總是在斗蓬裏挾着一個小包。

有一天，羅德利科先生照常來到刀匠的小店裏。這位武士的佩劍的護手已經有了一點損壞。這把劍非常名貴。牠是在米蘭造的，手工非常精細。這位武士手頭並不富足；但是這把劍——從前在太平年間買的——卻價值連城。城裏沒有第二把。牠從他年輕的時候就和他寸步不離。牠會替他在意大利和佛蘭德打過仗。——羅德利科先生把牠留在店裏。第二天，在早晨，一個刀匠的主顧跨了進來，他是一個高大的青年，非常都麗，一顆鑽石的星在他的胸前放着光。這時刀匠正把羅德利科先生的劍拿在手裏。那青年人把牠審視了一番。刀匠和那漂亮的青年開始討論起來。後者表示他想買這把精美的寶劍。

鐘敲了，羅德利科先生來訪的時候到了。從窄小的街上，遠遠地就看見他來了。他在前面挺直而莊嚴地走着；他的身上佩着一把寶劍，一把舊的，他的忠僕在後面跟着。現在他們已經是在店內了。店主拉住羅德利科先生，把他牽到一個屋角裏去，兩個人低語了一會。羅德利科先生的臉變白了，眼睛望着那放在桌子上的美麗的劍。突然他離開了那兵器匠，抓住了寶劍，一言不發，莊嚴地，較前更倨傲地，也不告別便走出了店鋪。

軍隊生活的中心是精神。戰爭中的最可畏的因子就是精

神的因子。當西班牙的軍隊，西班牙的將軍們，西班牙的兵士們都抱着同一的理想時——這理想可以由這位佩劍的武士的細微的舉動中表現出來——她的軍備是大的。到了十六世紀的末尾，這種勢力，這種熱情便開始流到海外的一個新世界裏去了。

## 伐斯工尼亞

巴斯格 (Basque) 省是一個美麗而平靜的地方。在這可愛的省裏有三種好東西——勞動者，殘廢者，和詩人的食物——麵包，牛奶，和靜。我們的文學生活中的好朋友巴羅哈 (Baroja)，把巴斯格省描繪得非常驚人。從光之國的加斯地拉 (Castilla)，我們向伐斯工尼亞的灰霧走去。在路上，我們可以經過阿拉伐 (Alava)。阿拉伐是一個純潔而光明的地方。牠的天空是沒有雲的。在牠的平原上，我們可以看到見布哥斯 (Burgos) 地方的，塞哥維亞 (Segovia) 地方的，和托列多 (Toledo) 地方的細高的白楊。阿拉伐是加斯地拉的古典的背景和伐斯工尼亞的浪漫的風景中間的一個美麗的過渡地點。在阿拉伐地方，一切都是中庸的，適度的。再向前走幾步，我們便可以依稀地辨出幾片灰霧的薄罩從峻峭的山峯間湧出來，於是草木開始繁多起來，天空也降低了，空氣也加厚了。在綠色的風景裏，那些房子的灰色的牆劃然地立着。這些巴斯格省的房子——用大塊的石頭建起來的——這些古老而崇貴的房子，給我們一個強烈的十六世紀的印象。我們看這些房子，正如我們在十六世紀看牠們一樣，從牠們建成的時候到我們看牠們的時候，中間彷彿並沒有東西插着

似地。過去的時間並沒有蒙蔽住我們的視線。這裏沒有過去存在。伐斯工尼亞人們是西班牙的幼子。正如小孩子一樣，他們每天早晨總覺得世界是新鮮的，正如小孩子一樣，他們喜歡驚人；在繪畫裏，在文學裏，在工業裏。祇有在這裏，人民從本能裏就是快活的；他們的觀念是健康而毫無愁慮的。在這裏，現代工業的各種進步和一種孩子氣的享樂的性情是連在一處的。

## 光榮

十六世紀對於光榮一事的觀念是怎樣的呢？那個世紀的西班牙人所認為光榮的是什麼，後來又是什麼呢？那時最高的光榮是行爲的光榮。知識的光榮——科學的光榮，文學的光榮——差不多是不存在的。即使牠是存在的，牠的價值也小得可以忽略。西班牙是一個地道的基督教的國家，對於基督教，人生的最高峰是道德，在西班牙，事事都似乎把作人提到思想之上。自有歷史以來，事事都好像使行爲勝過知識。風景，地勢——各處如此不同——西班牙人的生活方武，尚武的事業，美洲的征服，無一不與行爲有關。基督教和西班牙生活的深處是調和的。以知識爲主的文藝復興，在西班牙的國土裏不能生很深的根。對於別的民族的知識的事業，我們以道德爲最高峰的意志力來對抗，格拉相 (五) 在他的英雄論 (De Hero) 裏講到過各種的英雄主義，他是最贊稱，最尊崇的是武事的英雄主義。軍事的英雄主義是行爲的最高點。然而在該書的最後一頁，格拉相卻寫道：「做一個世俗的英雄是不算什麼的。最重要的是做一個天國的

英雄；一切讚美，一切尊嚴，一切光榮都歸於天國的君主。誰能說知識的理想是高於道德的理想呢？苛責西班牙沒有科學上的成就是荒謬的；牠的路是另一方面的。有些人站那裏提出這個問題的知識主義者的同樣的立場上來替西班牙辯護，這也是太老實，或者太慷慨。

## 羣衆

羅曼長老死了。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城和四郊。風聲一直傳到最靜僻的山裏。沿着大徑和小徑，農民們向城裏走來。老年人，老婦人，青年人，小孩子，都來了。男人的灰白的大褂和粗布的大衣雜着女人的黃色的，綠色的，藍色的衣裙。在城裏，羣衆把大方場完全佔滿了。這時天還沒有亮。羅曼長老已經死了兩天了。他的遺體是睡在教堂裏。人們把他放在中央的小堂裏，放在那些高大的鐵條後面；那美麗的欄杆已經鎖上了。羅曼長老，頭向一邊微斜着，彷彿正在熟睡。他的兩隻瘦硬的手，手指緊握着，抱着一個十字架。葬禮要在今天早晨舉行。教堂的門仍舊關着。廣大的方場上擠滿了渴望的羣衆。在黑色的人羣裏，我們可以注意到藍色的，黃色的，和綠色的衣裳。時間過得很慢。人羣裏時有些小小的意外引起一個突然的騷動。所有的腦袋都向那喧嘩的方面望去。接着便又是寂靜。陽臺上都站滿了觀衆，有些人甚至爬到屋頂上去。突然，從一個房子——一個門窗緊閉着的房子——的無人的陽臺上，有人發出一片很大的呼喊。羣衆一齊都向那陽臺望去。一切都寂靜了。在陽臺上，人們看見一個年輕，高大，而文雅的男人。他的鬍子很長。他穿着一

件寬大的皮袍。他的黑色的頭髮一直垂到他的肩上。左手舉着一個十字架，這青年人用他的右手有力地動着。一聽見他的喊聲，一切都寂靜下去了。在那擠滿了羣衆的廣大的方場上，發出了一片深的沈默。左手舉着十字架，右手向人們伸着，這隱者大聲喊道：Domine Deus (主上帝) 他停了一會接着又用同樣強烈的聲音喊道：Domine Deus, saluta me. In die clamavi et nocte coram te. 他的聲音是這樣地悠揚動人，以致羣衆都被他攝住了。這位青年僧人的可愛的魄力把他們通通征服住了。所有的人都被這隱士的呼聲所搖動了，眼淚從他們的眼裏落出來；女人們都哭了；小孩們也哭了；所有的人都哭了；一片震天的喧嘩從方場上發了出來。在那無人的陽臺上，隱士繼續地發生他的呼喊：Intret in conspectu tuo oratio mea: inclina aurem tuam ad precem meam... 「讓我的祈禱達到你的左右，主啊，請垂聽我的請求。」在這悲愁的利那，在這羣衆的前面，大衛的雄厚的詩句從這位神秘的隱士的口中得到了一個瑰麗的解釋。人們叫着，呻吟着，祈求着，哭着。Domine Deus, Domine Deus 「隱士的洪大的聲音反覆地叫着。羣衆被這聲音所搖動，所苦痛，也跟着他念誦這幾個字。Domine Deus, Domine Deus! 他們在一種震人的喧嘩中一同叫着。天空放着光明，朝日已經澆着教堂的白石了。」

## 宮殿和荒墟

行路者：這是應該休息一會的時候了。這是爲行路者坐的白石頭。在這黃昏將近的時候，遼闊的田野已經冷清了。靠近石堆，生着幾顆白楊。在炙熱的日光下，這些白楊的濃

藤正遮看一片荒墟。這片荒墟原來是文藝復興時代建成的一所巍巍的大廈，現在祇剩了一片破牆斷壁了。在那從前建在這裏的宮室裏，真不知過了多少快活的日子！在那沿路的樹蔭下，顯貴的馬車緩緩地動着；也許在一匹緩馳的坐騎上，高興而雍然地騎着本宅的女主人。行路者：這是應該在荒墟旁邊默思的時候了。遼闊的田野是冷清的。柔而黃的日光，因落日而成金色，斜瀉在地面上。在幾分鐘之內太陽就要消失在遠山的後面了。白楊緊靠着那荒頹的斷壁。這片荒墟是一座華麗的宮室。在十六世紀，所有這些宮室都是光彩四射。西班牙充滿了富麗的宮室。那些石頭都是新鑿的。牠們有雪一樣的白色。在各宮室的走廊裏和院子裏，那些花紋就像用最白的白紙切出來的一樣。

在窄巷裏和店舖裏，那些瓦匠和雕刻師用了他們的鑿子和斧子造一種洪亮而有節奏的響音。石頭上的工都做得很細。那些粗大的石塊從山上曳下來，從石礦裏掘出來，陸續地都變成了一些獅子，介殼，小孩，鳥，天使，果子，花草。這時那些藝術家便要用手熱情地去撫摸着他們剛創造完的那些仍舊帶着細塵的白色的小人物。在那些支柱中間，在那些圓柱上面，在那些窗子上面，在那些小牆上面，在那些圓柱後面的支柱上面，不久便出現了各種光怪陸離的草木鳥獸。宮殿也馬上輝煌起來。牠們完全是一種手工藝術——從瓦匠，石工，鐵匠，鑿金匠，畫師，雕刻師手裏造出來的——的驚人的結合，這種手工藝術現在已經，也許永遠要，從人類中消失了。

假使我們能在那時從一個想像中的高塔上俯視那些西班牙的城，我們的親愛的城，我們一定可以看見那些散在牠們

中間的白色的宮殿的輝煌。行路者，時間在流動着，幾世紀已經過去了。西班牙的一些宮殿是在那時更受人讚賞呢，還是在現在更美麗呢？現在他們帶上了時間的甜蜜的遺痕，他們更有了一種蒼老的妙處。牠們的石頭從前不能同我們說話，可是現在卻能同我們說話，把敗落的悲劇告訴我們。行路者：這是在荒墟旁邊默思的時候了，這道古宮的頹牆給了我們一個默想的題目。幾世紀已經過去了。經了許多年月宮殿已經頹敗將盡了；然而在附近，在荒墟的旁邊，彷彿一個千古的微笑似的卻立着這一羣白楊，葉子在晚風裏微顫着。

### 俘虜的贖救

這個和尚的身世可以用很少的幾句話說出來。在塵世上他曾經做過一個被人敬視的有地位的武士。在全城裏，沒有第二個人比他更良善。他從來沒有發過皮氣。他對他的一切責任都能完全盡職。他祇有一個弱點。他太愛錢。爲了積沙成丘起見，他常常親自去做一些粗事。在他家裏，一切都是客盡的。僕人們永遠是枯瘦的。爲了遮飾他的吝嗇起見，他竭力地贊美儉德。全城人人都喜歡他，人人都愛他的行爲。但是他的吝嗇會使他的親友們發愁。他自己也找出了他的錯誤，答應改過。但是他的改過的志向卻祇能在短時中存在。有二次他的親友們把這件事告訴了本地的主教；主教把他傳了去；兩個人談了很久的工夫。第二天，這位武士便請所有的窮人吃了一頓飯。全城都被這個景象驚住了。他的親友們都互相慶賀。然而這祇是一種暫時的悔改。你可以叫一個浪子離開他的環境；你可以使一個發怒的人溫和；一個妒忌的



人可以因你的勸告而脫離了他的痛苦。但是你却沒有法子說動一個吝嗇的人，使他取消他的貪心。請客以後不到兩天，這位武士又回到他的老習慣去了。

有一天，消息傳來，這位武士的一個密友要回到城裏來了。這個朋友曾經在非洲被囚。他曾經過了十五年的俘虜生活。從他作工的花園裏，他可以望見西班牙的羣山。

從遙遠的非洲海岸：

從他自己的花園：

遭強迫的勞動者

可以看見西班牙的高山。

有十五年的工夫，這個囚人每天推着一個汲井的轆轤環行。他的赤裸的腳已經在地上造了一個深的圈子。在遠處，他可以見着西班牙的國土。在十五年的奴隸生活中，這俘虜從來沒有換過工作。贖他的辦法都沒有效力。他的家庭很窮。我們的武士和這奴隸本來是很親密的朋友。也許他可以用他的財產的一部分來資助他朋友的贖價。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後來纔有幾個三一會的和尙把這奴隸贖回。他現在已經登了西班牙的國土。他不久就要進了城裏來了。現在他已經到了城裏，我們的武士已經知道他的老朋友的回來了。我們的武士走到俘虜和他的家庭所住的房子裏去。他很快地張開兩手去歡迎他的朋友。但是那奴隸端然不動。雖然年紀還輕，他的頭髮已白了，他的眼睛有一副恐懼的神情，雖然他誰都看不見。武士呆然立在他的朋友面前，彷彿魂不守舍一樣。突然，一句話也不說，那奴隸便機械地低着頭在房裏環行起來，好像在繞着一個汲井一樣……

第二天這位武士便走到城裏的三一會的修道院裏去；在

他後面，有兩個僕人提着一個很重的銀箱。他始終沒有從修道院裏回到家裏。過了些時候，人們便看見這位武士穿着出家人的白胸衣和黑袍子，向非洲出發。

## 宮中的人們

那些可憐的宮臣們的生活是很苦的。皇宮的院子裏，走廊裏，和每個屋子裏都充滿了宮臣和侍從。他們走來走去，迅速而且小心。在悠久的值班的時間中，他們在外室裏明語着或沈默着。他們很疲倦，當他們久立而找沒有地方坐的時候，他們總是一時把身子支在這隻腳上，一時把身子支在那隻腳上。在無聊的時候，他們便看看窗子外面——雖然什麼都看不見——或者凝視一張已經看過千遍的圖畫。每人都有自己的職責，並且以他的職權自豪。有些站在通到各室或大街的門口。有些司掌麵包，酒，水瓶，燈。又有些則照料皇駕的出門。那些更往裏邊的，還須受着無數的繁文縟節。這些可憐的宮臣們的生活是一種無盡的殉教生活。他們永遠要仰着皇上的鼻息。皇上微笑一下，他們便要高聲大笑，皇上面帶愁容，他們便要假作嗚咽。這些可憐蟲的注意力不敢一刻弛鬆。一切的事都必須照着一種複雜的規則去做。即使是一件不緊要的東西，也須從這兩隻手遞到那兩隻手，緩慢地，嚴肅地；然後又用一種熱慎的態度，從那兩隻手遞到另外兩隻手。最後，皇上也有點疲倦了，總帶着一點煩燥的神氣把牠接到手裏，即使在他不想要的時候。

在所有的門口都有待從的官員。有些有戴帽子的特權，有些則沒有戴帽子的權利。有些可以在皇上面前走，有些則

必須在後面走。即使是最小的加恩，得到了也要受寵若驚，假如皇上在無意中或爲了客氣的原故告訴一個宮臣，叫他戴上帽子，他便要急忙向皇上謝恩。愛納尼（Hernani）一書裏有過這回事。加爾夏（Garcia del Castañar）裏也有。這些可憐的宮臣們沒有休息的。皇上沒有侍臣們便什麼事也作不了。在洛替（大）的喜劇如果他們沒見過女人，（Si novieran las mujeres）裏——第一幕第十場——我們看到一個皇帝帶着一羣宮臣，宦官，侍者，厨子出去行獵。劇中有一個人物說：

大人，請看有多少人，

隨着一個國王，

作一天娛樂吧！

加斯地萊霍（七）在他的關於宮庭生活的對話和講話（Dialogo y Discurso de la Vida de Corte）裏，也寫出了那些處於國王身邊的人們的苦處。皇駕的出門是最麻煩的事。有的時候皇駕必須在一些村子裏和小鎮裏暫停。不是每個人都有地方住。有的時候他們十五個人塞在一輛雇來的車上，

「長途跋涉，走到村子裏，他們便被安頓在「草堆上和屋角裏。」無論是在一個鎮上或是在路上，他們必須永遠地準備着，勤勞着，注意着，他們還必須

在兩道轟人幽裏，

不斷地穿行着，

應着司閘的喊聲，

應着喚鈴的響聲。

——從「西班牙的一小時」中選譯

- (一) 按「行路者」即指西萬提斯而言。
- (二) 薩巴塔 (Juan de Zabaleta)，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戲劇家。
- (三) 西德詩 (Poema de Cid) 西班牙最古的史詩。
- (四) 西班牙最低級的貴族。
- (五) 格拉和 (Gracian y Morales)，十七世紀的西班牙學者。
- (六) 洛替 (Lope de Vega)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大戲劇家。
- (大) 加斯地萊霍 (Cristobal Castillejo) 文藝復興時代的西班牙教士和作家。

**遲**

布達夫 等作

每冊定價七角五分

本書係選集文學創作而成，亦即文學叢書  
創作選之第一種。內容包含：遲暮（郁達夫）  
靈神（老舍）  
屋頂下（魯彥）  
特種之秋（茅盾）  
濟生篇（萬迪鶴）  
出獄（何家槐）  
戰後（沙汀）  
鄉下人（艾蕪）  
祈雨（王統照）等九篇，  
全書十三萬餘言，用三十二開本印，封面裝幀，極爲精美。

生活書店發行

# 憂鬱的歌

荒 煤

——生活像一條渾濁的污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  
又平又慢地流着。

「忍耐一點。沒有什麼，你一定能很快地就可以出去了」

那個瘦削的臉子，用那戴着兩只金戒指的黃手，摸着年青的光光的下巴，裝着沉思的樣子對我說。他極力謙遜和溫和，像要留一個很好的印象予初見面的朋友一樣；但我對這張臉早就憎惡得夠受了。顯然地，我底神情給他看出來了；於是他把那對渾濁的豬似的小眼上底濃眉皺了起來，示意給那在門口站着的看守，把我帶到監獄裏去。

從那間精緻的有着兩架電風扇的辦公室裏出來，我被帶着走上了一條黑闇而又窄峭的樓梯。

靠這樓梯腳下，我望見一間黑得很利害的房。因為我還是在剛從有陽光的地方走出來的人，我看不清楚這黑房裏面有些什麼；我看見的祇是碗口般粗的白木柵子。一股汗臭及不知什麼混合起來的氣味在各處漫着；在不知哪一個角落裏，我並且聽見一陣幽幽的淒傷的呻吟。當我走到一條曲折如小

巷的廊道裏，忽然有一個豬叫般尖銳而慘厲的呼聲揚了起來，在黑角落久久不散似地蕩漾。我下意識地閉了閉眼睛，加快脚步走了。走到這條黑暗和恐怖而幽長的盡頭，我就只聽見窒息的急促的喘息了。我身傍底一個高個兒，對眼，木頭般的看守，歪歪嘴向我狡猾地嬉笑，那就像覺得我這瘦弱的個子簡直不能經他一握似的。不知怎的，我就像真地給嚇住了，打了個戰慄。

我又看見了天，碧清的天——這一剎那底天是多麼令人愛戀啊——我不禁深深地呼吸了兩口。……但很快地，我被領着，又折進一條廊道裏去了。

一個禿頭，戴白鋼邊眼鏡，短鼻子的看守長，把一張圓的臉一股正經地裝着威嚴而實在是只能令人發笑的樣子，機械地對着他喚上前去的人，冷冷地道：「褲帶解下來！」又不屑似地伸着手在那個身上摸索了一陣，一點也不動聲地把香煙，錢，或別的零碎東西扔在地上，說：「放下好了。都用不着，出去再來領！」又把鉛筆放到口裏用涎水舐舐。敲敲手裏底名單，去叫別人。

一個高壯的，紫臉色的臉滿都是托額鬚髯的漢子，站在我身傍，用一種人類在患難中互相關切的聲調，低聲告訴我

：「把錢放在樓底裏帶進去。花錢的地方多啦！」但我沒錢，我把僅有的一枝筆和記事簿和一件長衫捲在一起，拿在手裏。

「張條子！」禿頭叫了一聲，沒見人答應，猶豫了一會，把小眼瞪着望望名單，又叫道：「張條子——誰姓張？」

「俺姓張！」那個紫臉的漢子，挺着胸脯粗聲地說。

「你叫什麼？」禿頭望着那麼高壯個子一怔，怒問道。

「張濼志！」

「張笛子！」禿頭重複了一句，顯然是不耐煩了。他用小眼上下打量了一番，摸索了一陣，又望着那雙穿着長統皮鞋的脚叫道：「把鞋帶也解下來！」

「幹什麼？」

「解下來！」禿頭執拗地大聲叫道。

張濼志望着禿頭找盒子的樣子，便也馴服地彎下腰，把脚帶費力地從鞋孔裏拉了出來，累得一頭的汗。

看了這光景，雖是老頭也叫錯了我的名字，我也很快而又很溫和地答應了；我並且向他和氣地微笑。他似乎是還滿意我底溫和，他上下望我一眼，沒搜尋我，就揮揮手叫我站開了。

七月夏天底中午，天熱得利害。我抹了滿頭的汗，回頭去望四周。兩邊都是牢房；靠右邊的是鐵柵子，房小而窄，使人很適當地想起鳥籠子來；靠左邊的是木柵子，房很大；但都很陰黯，都擁滿了人，打個最切實的比喻：那些人在裏面（赤着膊）就像是一堆堆的蛆在蠕動。

這望不見天，也望不見太陽；但大青石的廊道熱騰騰

地散發着一股蒸氣，使人呼吸都要窒塞了。

我被送到那一間僅僅祇一文寬，不到兩丈長的窄小的牢房裏去。這是廊道的最盡頭，對面和隔壁都沒牢房；於是更顯得陰黯和靜寂。

「將就待一晚吧，這幾個明天就打發他們走的。」

對眼看守鎖上門悄悄地對我說完，就笑着走了。

這樣窄小的牢房裏已經有了八個人，我簡直就找不到一個空地了。但我終於找着一個地方坐了下來；那是貼近糞桶的一邊。

地上鋪着三張草席，上面滿是一塊塊黃濕的蹟印，發着汗和尿的臭味。房並不很高，頂上也有扇兩尺見方的小窗；鐵格子上結滿了蜘蛛網和灰塵；也看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牆上盡都是鉛筆畫和字，刀子劃下的痕蹟，和一片片竹葉子畫似的血痕——那一看就很顯明地知道是手指捺死可憎的臭蟲所留下的成績。地板上很涼，地板下顯然是泥地；在破縫中我可以嗅着一陣潮濕的霉土氣——這都還好受，只有那糞桶的臭味簡直薰得我要發嘔了。

兩三雙醒着的眼睛差不多都是用漠然的疲乏的神情睜我，使我感到很難耐的孤寂。我想說點什麼，不過我確是疲倦了，我沒點精神。我好像要思索點什麼，但我底腦子麻痺了一樣；思想在飄蕩，飛得很遠，簡直沒法去抓緊牠。過了一會，我似睡未睡地瞌着眼睛了。那些個是睡得很熟，在汗水裏中發着酸味。

時候真不知道怎麼在過！一分鐘一分鐘有條什麼小蟲在心口嚼着似的，那麼難捱。迷迷糊糊地，忽然聽見一個看守在牢外么唱着：「起來！吃飯啦。娘的，睡不夠！」接着鐘

匙嘩嘩地響了，門開了，送進一只洋鐵桶來；門可馬上就鎖起來了。——唉！那樣開一下門都是令人心胸開放些的啊！望着這鐵格子就像全身都細着似地不舒適。

八個圍着那桶坐下來；然後伸手從不到五寸方的小洞裏去接飯。

我走攏去望：那洋鐵桶就和我們常在弄堂垃圾堆旁邊可以看見的，倒殘菜湯渣的水缸一樣，滿都是令人惡心的油污；並且還長着很厚的黃色的鐵鏽。湯在裏面簡直是烏色的了。桶裏面底菜是荳芽，很像糾作一團的亂草和醃菜合起來煮的。

「吃一碗吧，不吃等一會餓。」

我也不看清楚誰和我說，我點點頭，便拿了一碗飯在手裏吃起來。但是吃了兩口，便擱下了。飯是像石子般硬，還夾雜着砂子和一些沒淘盡的石灰。喝了一口湯，幾乎使我嘔吐起來，那裏含着酸而且帶點腐的泥土氣的味道。

我嘆口氣，退到角落望着那些個有味地吃着。

廊道上牆角落底燈亮了。燈蒙着很厚的灰，光怪慘澹的。鐵柵子底影子變粗了，壓倒在人身上，牢房裏於是更顯得陰黯起來。

人像是被飯提起一點精神來，在廊道里竟可以聽見一陣懶懶的，不十分嘈雜的談話聲；嗡嗡的，好像一些蒼蠅關在玻璃窗裏亂碰亂撞，發出來的沉悶的聲音。可是沒多大時候，難耐的岑寂又漸漸地爬了起來。許又要睡了吧！——我這牢房裏，有些個就又昏昏沉沉地躺下了。

晚上，天氣一點兒也不涼快一點，汗水還是順着身子流

。但不知怎麼來了一陣輕快的睡意，搖搖芭蕉扇，我也就慢慢地翕攏眼睛睡了。

不過一會兒我就醒了，給臭蟲咬醒了。我翻一個身望，那板縫裏底臭蟲排隊樣的，三個五個地向外爬。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這麼肥大的，我使勁地用鞋底一抹，手指般粗的血印就留在牆上了。下意識地感到一陣憎惡，睡意都跑了。但我確是很疲倦，一會兒眼睛就又瞇了攏來。我意識到有些臭蟲在身上蠕動，但懶得去睜開眼睛，我只扭扭身子。我模模糊糊地做起夢來：看見臭蟲都變大了，長着一張吸血的，貪婪的嘴臉；我伸手去打，但給四面的臭蟲帶了起來，牠們貓頭鷹樣地發着討厭的啼笑。我驚叫了一聲，把腿一彈，醒了。我底腿碰着了我腳頭躺着的一个人底下巴。

「壓你底娘！」一個湖南口音打着做夢的腔調罵了起來。一邊睡四個，五個，這間房早給佔得滿滿的。腿要伸直，簡直就是往人身上擱。沒法，大家都屈了起來；但睡熟了，自己底腿就老是至着壓着別人底；等別人醒了，一使勁，別人底腿就又都壓着自己底。臭蟲還是在人腿裏鑽，於是各人都打着做夢的腔調罵；又打鼾，又睡，又醒了……

二

黎明時分，一陣鑰匙聲，鎖聲，鑼鑼聲鬧醒了我。

八個都帶上了腳鐐。沒有人做聲，都靜靜的；有幾個變白了臉，有幾個在沒有血色的戰動的嘴唇浮着一絲悽慘的苦笑，低聲地像對自己說：「走罷！」

一個個跨出門檻的時候，軟弱的，踉蹌的脚步使腳鐐發出和不諧的粗大而又沉悶的響聲來。這聲音好像蕩漾到每一

個角落里去了，岑寂簡直塞了我底呼吸。

好幾個都像留戀地回頭望望這牢房。我真怕望他們，那樣的眼睛，燃着熱情和悲憤的火焰似的眼光……總之，够了，那樣的眼光使我心都起了顫慄！我迷亂了，我站起來暴躁地徘徊；我覺得心頭有團火在熾燃，使我底胸膛要爆裂了開。我簡直想扭斷這鐵柵，但我沒有一點力氣，我全身都因為浸在一種難堪的苦惱中而難軟了。

這一天，我什麼也不想；一點也不假，我深深地懷念着他們——不知是爲了什麼。我極力想在那八個中間記一個清晰的影子來，但這全不可能；我眼前只是同樣地呈現了無數蒼白的臉，那樣令我心慄的眼睛。

在一個牆角里我發現了一行字：

「我們要記着，我們八個失去了寶貴的自由有多久！」這行字下面是鉛筆畫的條子。我耐心地數：是九十三條，是九十三天吧。九十三天，沒有太陽，看不見天，每天每一個時候都不能離開這烏籠般的牢房一步，離不開這黑暗和潮溼！——但是還有人寫着：「我在這里已經住了一年又五個月了。」

我心中像充滿了一種懊惱和無名的悔恨，種種幻想使我不能安定。我想到我不該不和他們任何一個談話，我或許可以幫助他們——幫助他們什麼呢？我想了很久，但是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的。我很仔細，很縝密地想去一些幾乎是可笑的事，我甚至懊悔我不能記起那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的人底面龐來。我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做，除了孤獨和寂寞外，別的什麼我實在是沒有真實地感到的。但我竟不能抑制我自己，一直到夜裏，我並且不能夠使自己安眠了。

睡不着的夜晚，夜是特別的長。我很難受地擰着；一閉眼，我就可以看見一些蒼白的臉在我眼前幌動，於是我爬起身來蹣跚。

夜也靜得可怕，一點點細微的聲音我都能很清楚地聽到。像好奇似的，我常常貼耳到牆上，去聽不知哪兒傳來的嘆息和嗚咽。聽不見了，我就失去了什麼樣地又站起來鬱悶地蹣跚着，聽我自己底沉重的脚步聲。我底腳上竟還穿着皮鞋，於是這脚步打擾了隔壁的朋友；一個江蘇人嚶嚶嚶地在詛咒了。我沒法，就脫去了皮鞋；但我很苦惱，沒有了脚步聲，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

我心裏越弄越煩躁起來，我難耐這岑寂。在鐵柵影子裏鑽來鑽去，簡直更覺得無法安寧了。

那個對眼看守在這晚守班；他在我牢房斜對角坐着。先是，他老是瞪着眼睛望着我瘋了似地這麼徘徊發笑；後來他疲倦了，老是把胳膊支在竹杖上打瞌睡。但他一醒，睜開眼就還是看見我在照樣徘徊，便漸漸有點不高興。終於他跑過來，揚着竹杖，喝道：

「你要討打啦！娘的！不知道享清福！嫌清寂，我多找些人到你這房裏來！」

我並沒有固執，我望着他笑笑，便馴服地躺下了。這傢伙可就得意似地在廊道里徘徊了，厚底的皮鞋難聽地笨重地在叫。他嘴裏還哼着京調，啊呀啊地。

我躺下，望着那頂上滿是灰塵和蛛網的小鐵格子的小窗子發呆。這時候我很平靜，但我想到我不可預料的運命：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望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黑黯而又潮溼的地方呢？……還有那些簡直不知道我在哪兒的朋友，

我幾千里地外的家……我把臉貼着地，理智很清醒的，不是爲了傷感，而是爲了憤恨，流了淚。

三

漸漸地，我對於這一切：孤寂，黑暗和潮溼；臭蟲，酸湯和硬飯；我都習慣了。不過我底健康是一天天壞了，晚上底夢，各色各樣奇奇怪怪的夢多得可怕——因爲白天里沒有事做，就祇有用一些幻想去塞滿空虛的腦子。我總還是想出去；常常我夢見自己飛了起來，飛得很高——這想是飛出去了。有時候我也夢見我身子縮小了躡了出去，像西遊記裏底孫行者一樣；也有時候我夢見我提着劍，扭斷了鐵柵殺了出去，像以前曾經很羨慕過的十六世紀底西班牙底「騎士」一樣。這些雖總是夢，但也還能自慰的，不能禁錮的靈魂總算是曾經飛出去過吧？

「爲什麼沒犯人送到這里來呢？別處不都很滿麼？」

有一天，我好像很氣憤地對那對看守說。但那傢伙把不能動的眼珠子瞪我一下，只笑笑又擺擺頭。當時我很憤憤，但一會兒我就又獨自躺下去幻想了。忽然想到：「他們也許還對我防範得很緊吧？爲了什麼？真是些傻子！……」我不禁笑出聲來——但也祇一會兒的光景，我就很平靜地做幻夢去了。

可是，我實在是害怕：這樣下去，我底腦子會變得麻木遲鈍不堪了。我打算安靜一下寫點什麼下來，但除了偷偷地寫點單調的日記以外，我能寫些什麼呢？把我關在這樣一間黑暗而又窄狹的房裏，和什麼都隔絕了；望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我能寫些什麼呢？現在我也沒有心緒去搜尋記憶

了，這不過是更增加苦惱而已！

什麼自由也沒有，寫東西在這里也是不可能的。每次寫短短的日記——我伏在地上寫，但聽見了可惡的看守底脚步声，我就得爬起來——我總要跳起來五六次。像一個偷兒似的，我全副精力幾乎都去用在聽覺上了；可憐得很，就是要寫，我實在也沒有多少力氣去對付那些傢伙啊！

唉！是什麼憐惜我呢？

一天午後，我這牢房裏送來了一個年青的伙伴。

「嘿！你來了伴啦！」

看守那傢伙狠狠地鎖上門，吐了口涎水。他不高興的樣子——許是這新囚犯不令人喜歡罷？但我總是很快活的；假使我再一個人關下去，我底天，我簡直會發瘋了！

這年青的孩子，一進來就倒在地上，很厲害地抽搐着兩肩，傷心地哭。我讓他哭了一會，才走上前去，親切地拍着他底肩膀，勸他安靜點，既是到了這兒，哭是沒用的。我絕不是要恐嚇他，但不知怎地，我竟對他這樣說：「看守最討厭犯人哭！別惹得他們打罵。」

他這才抬起滿是淚痕的臉來——多麼可愛的臉啊！圓圓的，臉頰還留着小孩底緋紅色；眼睛雖小而黑瑩溫柔；廣闊的額，光黑的髮，嘴唇很薄；是一個聰明而很天真的臉。我很高興，我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他用誠懇的眼光注視了我一會，先訥訥地問道：

「你姓什麼？」

「姓X！」我答應，但我沒問他，我祇是望着他底臉。他又望我一眼，好像不知再說什麼好；他很害羞的樣子

，又自己告訴我：「我姓李」。停一會，他問我：「你是一個人在這里麼？」說了，他抬起眼睛四處望望。我點點頭，告訴他，我來這里好久了。

「你什麼時候出去？」他又問。

我搖搖頭。他稚氣地說：

「他們沒告訴你麼？」

我又搖搖頭。他底問題簡直使我發窘了，我就不等他再開口，先拿些問題問他了。我問他是哪兒人，多大年紀，家在哪里。他告訴我；他是河南人，只十八歲，在北平長大的——確實，他一口北平話說得好聽極了。我這笨蟲！我忽然冒失地問他是爲什麼到這監獄裏來了。

他憂鬱地搖搖頭，然後對我說：

「我一個朋友——和我在一起住的——說是有什麼『嫌疑』。」

「這就够受了！」我心裏想；但沒有說出來。

「他們說，我很快地就會放出去的！」

我笑點點頭。但我正在想：是不是他們也會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漸漸地談得合式了。他來S市還不過是兩個月；他是從很過得去的大家庭裏跑出來的，因爲家庭太「死」了；他想呼吸點新鮮空氣，打聽到他底一個友誼很好的同學在S市，於是就偷跑了出來。他們很窮，住在一起常常鬧饑慌；但他不願意回去。他說：

「我不寫信回去；一寫信回去，家裏就會趕來了。」

不過，從監獄里出去，真只有回家啦！」

他也很喜歡一點文學，於是我們談得更融洽了。他已經

沒有憂鬱了，眼睛愉快地閃着光；他很能談話，在他談話的時候，我很喜歡看那兩片薄唇底閃着，牠們是那麽活潑的樣子。

「俄國底作家，你最喜歡那一個？」他忽然想起什麼來地問我。

「高爾基。我也喜歡柴霍甫……還有都介涅夫。」

「你也喜歡都介涅夫？他底作品你看得多麼？」

「看得還不多。你呢，你最喜歡那一個呢？」

「我最喜歡都介涅夫。」他底聲調變得有點羞澀。「我很愛他底作品。」他沉默了一會，忽然笑問道：

「你戀愛過沒有？」

我猶豫了一會，終於搖搖頭答應沒有。我微笑道

「看這樣子，你一定戀愛過了！」

他把雙手抱着膝頭有點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我猜想他是做甜蜜的回憶了。一個人在回想過去的戀愛來，即使是創痛甚於歡樂，在他談的時候，他多少是有點迷醉的；於是我極力慫恿這年青的孩子講。

「沒有什麼可以講的！」他天真地笑道。「不知道你看過都介涅夫底初戀沒有？我差不多都和那主人翁一樣很不幸！我是個孩子，但卻戀着一個比我大得很多的女子。說他播弄我也可以，然而，她總是很誠懇——」他望我一眼，加重語氣說。「的確，她是很誠懇。她很誠懇地叫我弟弟，並且像待弟弟樣地待我！我叫她姊姊；不過，我並不希望這樣；所以我苦惱得够受！」

他這時候，眼睛有柔情的光波蕩漾，臉頰也更紅了。我親切地望着他道：「不過，你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他低低嚙唇，高興地笑道：「我姐姐——她，也就常常這樣說我的！」

我們繼續又說。後來他憂鬱地談到他底家了。他說他底父親確是待他再好也沒有了；但這是很悲哀的事。

「我和我父親在思想方面是衝突的！」他低聲嘆口氣說。「我真說不出來我怎麼愛他。可是這又有什麼法子？我們完全是兩個時代的人！」

他沉默了一會，像是怕引起自己底傷感似地轉變了話頭，他說：

「我這兩件痛苦，我真是說不出來多難受；我很想寫出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可是，我看了都介涅夫底初戀和父子，我真被感動得流了淚——所以我就最愛他！」

他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很自然地有了一副其實是不必要的堅決的神情。這天真簡直使我要笑了起來——但這是不含一點蔑視和諷嘲的。我隨便地也說了點意見，我說都介涅夫固然可愛，但比較起來高爾基也許還可愛些。

「不！」他糾正我一樣地道：「這是不能比較的！」

「爲什麼呢？」我問。

他困惑了，他沒有解答出來。他隨即又提一個問題來問我：「那麼，譬如說，在中國你覺得需要都介涅夫麼？」

「沒有也可以。」

「沒有也可以？」他興奮地叫道。「在中國就根本沒有！」

「沒有也可以！」我微笑地加重語氣把先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他紅着臉，熱誠地，並不是卑視地說：「連都介涅夫都

沒有，哪兒還有好的作家呢？」

我笑了起來；他便紅着臉也不做聲了。這問題就這麼結束了。我們繼續談別的，簡直一點也不感到疲倦。

我們談到吃飯的時候才停止。我已經很能吃了，但他一點也不能下嚥；他喝了一口湯，便嘔吐了。他用手背揩揩嘴唇道：「我常常挨餓，也沒吃過這樣的飯！」

吃過飯，熱得很利害。我們也有點疲乏了，都停止了談話。慢慢地，難堪的岑寂使我們都沉思起來。適才談的話雖是漫無頭緒，但也很够引起一個隔絕在黑黯裏的人底傷感了。我有時打破這岑寂，說點慰藉的話，但沒用，他已經墮入回憶中去了。終於，他兩眼放光，忽然很傷心地伏在地上哭了起來。

晚上，我們貼着背睡；雖是淌着汗，但我就像冷了的心重新又得了溫暖一樣的舒適。

我照例又因爲精神興奮而失眠了。那孩子已經睡得很熟，我把身子更貼緊他一點，便也勉強把眼睛閉攏來。我心中充滿了靜靜的歡樂和傷感，很纖細的一些回憶都在腦子裏重複起來；我想到家，可愛的朋友們，也想到一雙明澈的大大的，滿含着柔情而沉靜的眼睛……但當我聽到隔壁一個人在幽幽地哭泣，我嘆口氣，就又睜開了眼睛，我好像又看到一些蒼白的臉，那樣令我心慄的眼睛，黑的星和蠕動的人影，聽見悽厲的叫喘和呻吟……

天一亮，我就醒了。我疲乏得很，但昨晚的紊亂的雜思還糾纏着我，我便站起來徘徊。一些黑大的，同時又像沒有柔情，含着一股火焰而却異常冷靜的眼睛在我面前飛着，使

我不住迷亂地擺着頭。

「怎麼啦？你。」

那孩子醒來，望着我這麼不安地徘徊，詫異地問。

「沒有什麼！」我支吾道。

「你一定在想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他誠懇地望着我，使我在他身邊很安靜地坐下了。

「我在想：假使我出去了，究竟怎麼打算？」我隨便就撒了謊。

他忽然抓着我底手，親暱地道：「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假使你離開S市，我出去了，一定和你住在一起。」

「爲什麼呢？」我微笑地問。

「我很喜歡你這樣——」他臉有點紅地說。「你待我很誠懇。你也是一個可愛的……」

他害羞，我猜想他是不好意叫我「孩子」，我快樂地笑起來了。

「不要緊，叫我大孩子罷。」我抓着他汗溼的手說。

他默默不做聲，但我想他是很快樂；他眼裏閃出了女子般柔情的光波。

「你底頭髮鑿得很好看，燙了似的。」他凝着眼睛望我，伸出手來撫我底頭。我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慄，我被這熱誠的孩子底溫情感動得很利害；靜靜地在他身邊躺下去，我幾乎要湧着熱淚。

我輕輕地唱着我比較很熟習的歌了。

——生活像一條渾濁的污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

又平又慢地流着。

他靜靜地聽着。我唱完了，不見他做聲，抬起頭來望：他抿着嘴唇，把眉頭皺起來，好像十分憂鬱的樣子。我問：

「怎麼啦？」

「憂鬱的歌！」他擺擺頭道。「我不喜歡這憂鬱的調子，你喜歡麼？」

我依着他，說也不十分喜歡。他沉默着。但一會兒他忽然溫和地哀求我道：「再唱一遍吧！」

我詫異地望他一眼；他低着頭道：「我還喜歡，你教我唱吧！我姐姐也好像喜歡這個歌，不過她不會唱。」

#### 四

這樣不十分寂寞的日子過得很快。我們不絕地談話，唱歌，常常是很疲乏以後才休止，但就在這沉默的時候，我們也常常互相望着微笑，好像我們底心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歡樂。

但一天，一個新囚犯進來沖破了我們底安靜。

他有着北方人底高個兒，但是很瘦；白淨的臉，一眼望去，最清晰地觸進你眼簾的便是兩條濃黑的眉，眼睛無神帶着紅絲；鼻子有點鈎，像老鷹底。他被推進來倒在牆上，自己用雙手掩着了臉；我們看不見他面部底表情，但從那壓擊的緊絞着的，像白蠟一般的手上看，他顯然是被極端的苦痛壓得很緊。

當看守鎖上門時，他霍地跳了起來。眼睛紅着，充滿了

畏恐和悲哀，但沒有眼淚；他亂搖着頭把蓬散的長髮都溜下來，來掩着那高廣的額頭，像要說什麼，而自己抑鬱着一樣，他嚼嚼他戰動着乾枯的嘴唇，但終於突然尖銳地，悽厲地叫了一聲，一雙手緊抓着那鐵欄，發狂般說起來：「讓我出去……」

看守舉起一根藤鞭恫嚇地罵道：「坐下，×你媽！要挨揍啦！」

那漢子就像沒有聽見，如一頭野獸似的，他繼續瘋狂地喊叫：「讓我出去，讓我出去……」破裂的聲浪使滿監獄裏震蕩了，廊道裏嚼嚼的人聲響了起來。

看守那傢伙一咬牙，和一條獵犬樣地把臉弄得極猙獰；他舉起藤鞭照那兩隻手上抽，一面惡毒地咒罵。

那漢子臉一白，苦痛地鬆了手，但一會兒他又撲了上去，要使勁把鐵格子都扭斷一樣地搖着路膊，大聲地夾着喘息地號叫了。

一個看守從柵子裏伸進藤條來，不准那漢子挨近門邊，再有兩個看守開了門。他們把那漢子制服在地上，用手堵着那亂叫的嘴。那漢子在地上翻滾，發出牛樣的喘息。再過一會就只聽見呻吟了，也不動了；臉白如死地癱軟在地上。看守們在他腳上加上一副粗大的鐵鐐，拍拍手，抬起藤條走了。

那可愛的孩子臉都白了，他輕輕地嚙着嘴唇，極力忍住劇烈的痛苦；從他眼裏我看出一股憤怒的火焰，但給閃光的盈盈的淚波掩沒了。

我始終沒做聲；望着那漢子在嘴角流出一條鮮紅的血水來，我想起曾經有一個時候，在一個廣場中，有很多孩子就這樣死了的。……人們底血始終是鮮紅地在流啊！

這白臉漢子在第二天晚上曾經被帶去兩個鐘頭。回來時，他那污黑的汗衫滲着絲絲血蹟來。

這一夜他就沒安寧，他喃喃地詛咒，有時又跳起來，發瘋地抓着鐵欄狂喊。到天明時分，他才死過去樣地躺下。

天是比前幾天突然更熱起來，汗水從絲毫不動的身子上直淌。

那漢子也不吃，第三天，他發熱，臉通紅的；時時喃喃地囁語。

「老鄉！這傢伙病啦！」我找着那對眼看守說。那傢伙瞪我一眼，不做聲，過一會，他扔給我三瓶痧藥水，說：「灌他娘的罷。」

「灌麼，他又不是肚子痛？眼珠子都不能動啦！」我懶懶地接過痧藥水自己灌了一瓶，把其餘兩瓶丟在角落里，也不再管了。

那對眼伸着頸頸望那漢子一眼，不耐煩地咕嚕了一句：「×他娘！這傢伙可真麻煩！」

到晚上，來兩個人把那漢子抬了出去。許是送醫院吧？不過，反正是活不了的。

一連兩三晚，監獄里常常帶人出去；天熱透了！

天熱到頂點，終於在下了大雨的第二天下午，我被提出去審問了一次。那個用藤鞭抽那個白臉漢子的看守，向我露出烏黑的牙齒，像表示同情地笑道：「你明兒可以找保出去啦！」

我簡直不知道我這腦子裏在想些什麼，我渾身發軟。我一點也不理會那傢伙說的話，只低着頭沉思；可是想了些什

麼呢？……回到牢房裏，看見那張緋紅天真的臉，滿是爲我  
 恐懼和疑惑的眼光，心裏難受得什麼似的；我頹然地坐下來  
 ，沉默着。

「你怎麼啦？」他顫聲地問。

我憂鬱地嘆口氣。

「告訴我！假使你出去，我也是喜歡的。告訴我罷。」

我才默默地點了頭，接着把頭就掉過去了；我覺得眼睛  
 熱辣辣地要流淚。

他先是無聲地流淚，終於，他一頭倒在我身上嗚咽起來  
 。我被這哭聲擾亂了，簡直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好；我雖是安  
 慰他，說我出去後要常常來看他，或許他也就快出去的。但  
 我很難過，我自己都不能相信這些話。命運是還落在惡魔手  
 裡哩！

哭了半天，他才止住。我們都沒有什麼話好說。難堪的  
 沉寂又在我們中間濃厚地漫起來，使人人疑心就是那一團黑  
 黯。

天落着雨，是初秋底天氣了。夜晚有點涼，我們便更緊  
 緊地貼着身子。廊道上燈在濛濛雨絲中像一個壞蜘蛛網。看  
 守總伏在角落里像一條大毛狗似的發着鼾聲——天氣涼快，  
 他打瞌睡竟睡熟了。雨滴在大青石上浙瀝，像不知哪個角落  
 里有人在嗚咽；監獄里靜悄悄地，都像死了。

我們躺着，老是轉動身子，像老是不能溫暖一樣；不禁  
 覺得地下是更潮溼了。

「唱歌吧，唱那個憂鬱的歌！」那孩子背着身子低聲道

。天！我底心都紊亂極了啊。但我還是唱了；他跟着我唱

。這歌實在說不上是我們底憂鬱，但不知怎地，一陣熱烈的  
 憂鬱壓着我，幾乎使我流淚了。

整整一夜晚，我們都沒睡。我屢次說要他睡，他只向我  
 苦笑一下；我望着那一夜之間就陷下去多深的眼睛，蒼白的  
 臉，我也不再敢做聲了。可是，我們實在是疲乏，於是我還  
 是提議要睡，說服了他，大家躺了下來。我假裝閉着眼睛，雖  
 是他常常動，我也不理會。隔好半天，他靜止了，我才轉過  
 身子來，但我並睡不着，腦子裏不能抑止他湧湧着雜亂的思  
 潮，使得我感到了麻痺，我底心臟像成了一塊冰，時時從心  
 深處激起一陣痙攣，輕輕地通過我底全身，像異常地害怕這  
 黑暗和岑寂。我不自禁地拍拍那孩子，輕聲問：

「你睡着了麼？」

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突然轉過身子來向我苦笑地擺擺頭  
 。他道：「我沒動，怕驚醒你。你沒睡着麼？」

一分鐘，一點鐘都是絞心般難受地捱過。黑暗和潮溼在  
 午夜變得更濃厚了，我呼吸都感到了窒息。

「我真怕這樣的黑暗和岑寂！」他顫抖的，低聲嘆道。  
 不知從哪兒傳來一陣雞鳴聲，我惘然地答應：

「天快亮了！」

五

出獄以後，我很快地回了家。接連在幾個沿着渾濁的長  
 江的都市裏鑽來鑽去，我從沒有再碰見過那可愛的熱情的孩  
 子。

他在獄里，不準接見，也不準通訊；我所安慰他底話都

成了欺騙。我出獄後那幾天，天又反常地暴熱起來，想到那可怕的黑暗和岑寂，我就替這孩子害怕。雖然偷偷地替他帶了一個信出來寄給他家裏，但他究竟出來沒有，或是一直就沒出來，就埋在那黑暗和岑寂里，我都不知道。

我再也不常唱那個歌——「憂鬱的歌」了。我想起來都覺得有一陣怪難受的憂鬱壓倒我；我總想到他那張天真熱情

的臉，抿着嘴唇，皺着眉頭，好像很憂鬱的樣子說：「憂鬱的歌！」

再，我也不相信生活這一條河會老是渾濁地，又不又慢地流着的。難道生活真是這麼死的麼？

# 生活畫報

第一二三集 每冊各二角五分

被迫停刊之生活週刊前為增進讀者興趣起見，自七卷二十六期起特每隔期增加「生活畫報」四頁，內容有國內外重要時事，人物，風景，美術，歷史，學術，體育，各地特殊風俗等有趣味有價值的珍奇名貴照片，尤多為外間所罕見者，均用彩色影寫版精印，各期顏色不同，編排新穎，內容豐富，現已每半年另加精美封面及目錄合裝一冊，以便愛好藝術者之珍藏。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特約各地十大銀行均可兌換匯款購買

## 福 羅 斯 基

東 平

哥薩克村的堅固的堡壘——那高高的礮樓着火了。

有一個遠遠地站在山堆上放哨的兵士說，起初，那礮樓像發怒了一樣，四窗口伸出了紅炎炎的舌頭在舐着，隱約還可以聽見瘋狂地咆哮起來的聲音。一下子，什麼都絕望了，火的可怕的力量衝破了礮樓頂上的屋瓦，一條高高的火柱直擲入雲霄裏去，那礮樓衰喪，無力地倒撞在地上，可悲地歎息着。

X軍的別動隊在火光下闖動着，像最利害的蛀虫一樣，蛀穿了哥薩克村的每一條小巷，每一間房子，每一個角落。許多人給捉田蟹似的連串地細縛起來，再又無情地，殘暴地殺掉了，野蠻地發洩着巨深的怨仇和憤恨。

此外，毀壞了哥薩克村的城——固然這可不是真的城，只是一種較為堅固些的籬笆。

有一小隊不曾降伏的保衛隊給逃脫了。哥薩克村的東面的森林里有一條峻急的山溪，在那里放哨的兵士沒有法子教耳朵再靈敏些，因為有那從高懸下的溪水在震天動地的叫響着。那一小隊給逃脫了的保衛隊是從這山溪渡過去的。他們敏捷地在極短的時間裏到達了相距有八九里左右的

梅冷，報告了他們的警訊。

向哥薩克村方面開來的梅冷的應援隊伍，從離開梅冷還不到兩里的地方開始登山，也可以說是登着山前進。

當然，他們想要利便於發覺X軍，就非讓X軍也利便地發覺他們不可了。

X軍的步調用不着紊亂，他們沿着那最靠緊山脚的一條小路向梅冷方面飛速進襲，從那山的脊樑上開下來的槍跟他們沒有關係，梅冷的應援隊的一路登山的戰術，一下子變成了愚笨，拙劣，簡直在任何一本兵書上都不會寫過的一樣。

他們恐怕從也不會碰見這樣的難以應用手腕的敵人，着了慌，朝着別的安全的方面岔開去了。X軍一下子到達了梅冷的近郊，——但是還沒有占領梅冷的意思，梅冷的占領井不在這一次的計畫裏面。

這其間，東山上早昇起了紅炎炎的太陽，受了劫殺的哥薩克村給一重乳白色的霧疎薄地包裹着，看不出有一點創傷的痕跡。四圍的草原上晒着新鮮的露珠，清冷的晨風盪漾着柔和，優美的季節——新春的氣度。

別動隊的工事階段地完畢了。

他們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開槍的時候，已經到臨了保衛隊長福羅斯基自己所居的礮樓下

。福羅斯基從夢中驚醒了。這時候，槍聲更密，黑洞洞的樓梯下，有無數隻槍口在噴火。

福羅斯基中彈了，有一個開槍的兵士準確地聽見着。

但是福羅斯基沒有死，第二顆疊上去的子彈射不中他。

當着最紛亂的時候，福羅斯基如何從傷亡中掙扎的事，倒給放在腦後，誰都不曾注意到。福羅斯基的死是豫期着的；在由於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段而激起的巨深仇怨中，福羅斯基不能不死……

## 二

福羅斯基原來是一個販賣牲口的商人。他佩帶手槍，穿馬靴，騎一匹高大壯健的褐色馬。什麼地方都到過了，什麼事情都見識過了；說話的時候，嘴唇薄得像鱒魚的嘴唇一樣，沈默起來的時候，兩手在胸口交叉着，沈默和說話都同樣的精警而且聰明。

他回來了，鄰居的人們都到他的家裏來看他，他在中午也當爲向晚閒暇的時候一樣，在浴室裏慢慢兒洗了澡，梳亮了頭髮，換上了潔淨的衣服，混身發散着加波肋的氣味。用一種冷淡，平和，彼此不論高低的新式人物的氣派在接待這一羣無親無疎的老相知。

他的女人年輕而且美貌，是一個有教養的小地主的女兒。用一種虔誠，畏敬的嚴肅的態度，看守貴重的物品一樣目不轉瞬地看守着她的丈夫。並且，她太恬靜了，總是側着耳朵在傾聽着。福羅斯基所說的話使他的妻子的温惓的表情失色而現出駭異，這駭異恰好和他作爲柔順的妻子的態度相一致。並且，對於這些鄰人們，福羅斯基所談的話是足以使他

們信服的。

福羅斯基告訴他的鄰人們許多遠自異地帶回來的新奇的故事，這故事不但說明了故事的本身，而且說明了講這故事的是怎麼的一個人。

福羅斯基所說的話引起了詰問又立即說服了詰問。

福羅斯基有着一種隱潛的威信，這威信要使聽從的人們面面相覷，在互相的沈默中無異議地表示總的接受和承認。

福羅斯基指摘人民對X將軍的任意的誣蔑。

福羅斯基熱辯地說明着低劣的窮人還不可以從慈善機關得到佈施的社會是如何完善的那一回事。

並且，福羅斯基在一種毒辣的麻醉劑的煽惑之下救治了許多無知的靈魂之蠢笨。(註二)

由於福羅斯基的啓發，許多人終於從覺悟中得到新的覺悟，聰明和愚笨，也要從評價中得到新的評價。

這一次，福羅斯基在回家的次日出演了他的動天震地的壯劇，在福羅斯基的巧妙的圈套之下，許多人用着戰士的勇敢的行徑，把自己放入錯誤的模中，做出了留待到日後慢慢兒去悲憤苦悔的事。

首先，福羅斯基懸標自殺。這件事由他的妻子發覺，用悲慘尖厲的聲音在巷子裏呼救。

村子裏的人們奔來了，塞滿了福羅斯基的屋子。福羅斯基從勒住了頸項的麻繩的死結里給解救下來，在廳子裏直躺着他。他的妻子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滾。

「福羅斯基！……」有人抱着他的頭顱喊着，有人跪在他的身邊吻他的手，有人用着耶穌基督的名字向天呼救。福羅斯基這時候的憂鬱，恐怖臉相，簡直

要使人們流淚。

村子裏的人們越來越多了，那屋子已經沒有站立的餘地，人們一個挨着一個的緊擠着，圍住了屋子的四週。對於這樣的突變的嚴重的事，人們一雙雙直豎着的耳朵只是爲着聽取，決不爲着查察，判別或偵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聽呵！——聽呵！」

有一個牧師在福羅斯基的身上用着醫生的鎮靜在施行急救的手術，接着福羅斯基的眼睛張開了，於是開始了和那牧師的對話。

「你知道你剛才所做的是嗎？」牧師問。

福羅斯基的回答還在後面。

「你犯罪了，」牧師接着說，「你企圖殺死自己。唉，福羅斯基，你現在就立即懺悔吧！爲着用你自己的手去造成你自己的災難的可笑的愚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當着你恢復知覺的時候就赦免了你。——是的，福羅斯基……」

「主呵！」福羅斯基開始用微弱的聲音喊着，眼眶裏擠出了一顆顆的淚。

「你鎮靜下來吧！你現在已經得到了救助了！」

「主呵！我懼怕，我受不了，我失去了擔當的力量！」

「主呵！你科給我的刑罰太重了——太重了！……」

「當心，福羅斯基，這不是你清醒後所說的話！——因着耶穌、基督的名字，你相信我們的主並沒有要你憑自己的偏情去殺死自己的意思，……」

牧師的嚴肅的聲音使周圍的人們不自覺地陷進了傷感，

悲哀，軟弱的絕望中，他們靜默着，對福羅斯基抱着絕對的同情和善意。

福羅斯基於是說出了。

原來他接到了從××區域方面派來的指令，叫他立即接受了當地×××執行委員的責任，在一定的時間內開始大規模的殺戮。他不能，絕對地不能接受這壓的重大的責任；他將堅決地對這無理的指使實行反叛，但是他沒有力量，只有用自殺的法子企圖逃避！……

說到這裏，他的眼睛發射着可怕而異樣的光，扳起了上身，揮動着臂膊，在空間里可悲地掙扎着。

牧師繼續的教護着他，妻子把他死死地抱住了，顫聲地低喊着。

福羅斯基堅決地直站起來了。他還有更尖銳，更動聽，更能攫住人心的話在繼續着。

但是周圍的人羣咆哮起來了。

「援助福羅斯基！」

「……」

### 三

現在，由福羅斯基爲首而組織的——以反抗×軍爲標幟的保衛隊成立了。

保衛隊的成立，決定於各鄉由同情福羅斯基而召集的村民大會中。由於福羅斯基的手腕的成熟，參加這大會的鄉村有二十二個，人數竟達三萬二千之多。

福羅斯基的際遇是更能引起村民的同情和擁護的，因爲說所的話是確鑿地證實了。



據說有兩個人剛才在附近的田徑上經過，遠遠望去，有點像迷路，秘密工作，總之，不便於被人覺察的惶惶失措的模樣，於是給抓來了。

當着廣大的人羣的面前，福羅斯基從那兩個嫌疑者的身上搜出了一些信件。原來這兩個人是從××區域方面派來的通訊員，那信件正是要交給福羅斯基的，上面寫着的是指定必須殺戮的名單和數字。

「可可洛夫。中農。三日內處決。」

「沙隆特納。信奉基督的小學教師。三日內處決。」

「介龍。地主的兒子，神學社的首要的負責者。立即處決。」

「亞歷山大。小販。兩日內處決。(罪狀待詳細調查)」

「尼古拉。農民，娶地主的婢女做老婆，交結地主。三日內處決。」

「……………」

「以上三百二十六名，在指定期間內殺戮完畢，并把殺戮經過填表報告。」

「表格：

「名氏。性別。社會成份。罪狀。殺戮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福羅斯基繼着對他的人羣說，

「兄弟們呀！這是無理的誣陷，凡是一個人，是不能對這罪惡不置辯的。我要問，第一，可可洛夫！——不，由可可洛夫說他自己的事恐怕不能相信，由一個最了解可可洛夫的(可可洛夫的親人)起來說吧！可可洛夫是什麼人？」

「可可洛夫——」人羣中有一個高舉着手回答，「他是

中農。他是我的叔父。但是他從不曾犯過一點罪過！」

「第二，最了解沙隆特納的人說吧！」

「沙隆特納是我的弟弟的朋友。他不是小學校教師，也不是基督徒。他是大學畢業生。他在梅冷城編行一種最進步的小冊子！……………」

「够了。那末，第三，介龍，你們之中有介龍的親人嗎？說吧！」

「介龍是一個學了業無用的飛機師。但是他為人忠誠，正直，現年二十六歲。他是我的哥哥！」

福羅斯基繼着喊出第四個的名字。但是人羣騰沸起來了，他們像野獸一樣咆哮着，怒吼着。

福羅斯基用簡短，明瞭的語句把他們領導着，按捺着。

「兄弟們！爲着解救你們自己的災難——」

下面的人羣反應着，

「擁護福羅斯基！」

「打倒××政府！」

「……………」

#### 四

保衛隊向梅冷方面的正式隊伍取得了聯絡，由福羅斯基領帶着，在他們的勢力所及的許多村落中開始了清算的急激的行動。

最先，有一批據說同情×軍的中學生給逮捕了。福羅斯基一一的判決了他們的死罪。

有一個擔任特別職務的人，他手里攬着一大捆用紙頭貼在篋片上製成的簽，每一枝的上面寫着一個死囚的名字，他

一次抽出那紙簽，一次把上面寫着的名字喊出來。

中學生排着長長的行列，生活在這行將絕滅的一瞬間的他們，從臉相上找不出怪異的特徵；他們年輕，稚弱，和到處所見的小孩子一無二樣。

「白克羅！」

「在這里！」白克羅應答着。這聲音，並不爲着白克羅是將被處決的死囚而有所變異；縱然是低微，嫩弱而且顫抖，卻還是從一個活着的人的嗓子裏所發出的。

白克羅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眼睛睜得圓而且大，走起來卻踉蹌踉蹌，像在夜裏行走的一樣。他失去了獨立生存的能力，身子在空間里的擺動有如一付可憐的機械，須得準確地控制着。

那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用白克羅應該受「死的裁判」的名字交給了白克羅。白克羅接了那枝紙簽，一轉身，有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替他製好了索衣（註二），給他穿了上去。白克羅雙手給反縛着，另外有一條索束住了他的頸，那反縛着的手作着從世界上任何一種柔軟體操中都不會見到的特殊的姿勢，給那束在頸上的索緊緊的連結着。這時候，白克羅的眼眶里開始掉下了淚。

那末第二個。

「可可尼地！」第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又叫了。

「在這里！」可可尼地應答得比白克羅來得強健些，但是他的聲音不清爽，他有點咳嗽，不，他已經開始哭泣了。

可可尼地從他們的行列中出來了。他的頭髮是藍色的，眼睛像老鷹一樣逃避着白晝的光亮，額上可憐地搭起了老年人的皺紋。他的身體過於向長的那一面發展了，另一面却瘦

弱得很，背脊有點駝，雙手長長的垂在膝蓋上，近着膝蓋的白褲有淋上了墨水之後拚命地用肥皂洗去的痕跡。他的狀態應該歸入那些肯用功，一走進運動場卻顯出畏縮的小孩子的一羣中的，從他的身上簡直很難於想象出有什麼對不起旁人的事。

可可尼地照樣把紙簽接住了。照樣給另一個擔任特殊職務的人穿上了索衣。

那末第三個。

「多久得列！」

多久得列從他們的行列中走出來了，他的肩膀很闊，有一個比誰都來得健全的胸部。是一個鐵工匠的兒子。他從少就受了以成見，仇恨爲主要課題的教養，堅決地緊閉着嘴唇，沒有人想得出他所懷抱的意志是什麼。但是他同樣走進了這狹窄而成爲一種尖端的可悲的道路。

他們一一的從第一個行列歸入第二個行列，按照着急促的時間，履行了那嚴肅的災難所付與的一切的事。

保衛隊嚴密地守望看。此外是傾着面出的湊熱鬧的人羣。在這個角落里，在那個角落里，一些附屬於保衛隊的軍事組織的流氓在無顧忌地幹着把那些死囚的親人家屬們從這邊遠遠地驅趕到那邊的事。

一兩個乞丐從慈善的公共機關領得了一點賞金去收埋那些無人敢來認領的屍骸，沿路拋擲着紫色的血塊，不時的從那包裹屍體的草蓆里撲的一聲掉下了血淋淋的頭顱。

附近的原野上一處處地開開了泥土的門，做起了新的坟墓。

夜裏，保衛隊到處的巡邏着，用各種新奇的法子在凌遲

那些趁着夜陰偷偷地伏在坟墓上哭泣的死難着的親人。

福羅斯基並且特別僱用了一個打虎的獵戶來應付他的頑強不避危險的囚徒。

有一個擔任通訊工作的鄉村教師給捕獲了。

福羅斯基召集了一個更廣大的村民大會。當着衆人的面前，福羅斯基以馬戲班的技師的資格指示着馬戲的節目。

鄉村教師給牽出來了。

他臉孔青白，腦袋上長着的一盆茂盛的頭髮一根根的向上高聳着，身裁的短小和十三四歲的未成年小孩子差不多。頸上及四肢完全自由，不會加上半條藤繩。行走的時候，習慣他把雙手揮動着，這顯得他的爲人的大方和鎮靜；他張開着嘴巴環顧四週，像要立即逃奔到對他有所救助人那邊去一樣。

那獵戶禿着前額，全個下巴都讓短鬚子掩沒了。他保持着有限度的短距離對他的目的物有把握地監視着。手掌上噴了一些口沫，又在就地的砂土上作了一陣磨擦，直到那手掌着了火，發了狂，緊緊地執住了那把用最古，最舊的鑄鐵製成的虎叉，舞弄着，猛力地一擡，那可憐的小夥子在受到了致命的創傷之外又給整個兒放上了一種精巧的彈力，把他一拋，拋到半空里去。這下子，他從半空里墜下了，獵戶的虎叉早在下面朝正等着候着他，三個分叉又齊齊陷進了他的胸脯，鮮紅的血隨着虎叉的柄往下直流。

此外，福羅斯基捉到一個兒童團的領袖時，就僱用了三個孩子，拿着兒童團自己的紅棍子來處決他。

那地點在一個池塘的岸畔，是賭徒和無賴漢們慣常在那裏屠狗的地方。那不幸的小孩子在三枝木棍的交替下死得意

外的快。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活轉回來。這當兒，那三個年少的劍子手回去了，有人在半路追上了他們，告訴他們那小屍體復活的事。他們嚇得拋了棍子，遠遠的逃掉了。保衛隊得到了消息，拿着槍趕到池塘的岸畔，那復活的小精靈想要自殺，立即跳進池塘里去，但是水太淺，淹不死，保衛隊在池岸上用一種制禦人類生命的權力在叱令他，叫他立即從池塘里回到岸上，然後給一顆子彈結果了他。

在另一面，福羅斯基建築便於防守的碉樓。圍城。充實保衛隊的火力。加緊對村民的財物的剝奪。

這樣一連過了好些時日，福羅斯基蹂躪村民的毒辣的手法向着再奇特的那一面變換着，——直到X軍的別動隊掃蕩了他的巢穴，宣告了他的可悲的末運。

## 五

福羅斯基現在居留梅冷的小醫局里醫治他的槍傷。

那射中了福羅斯基的子彈，巧妙地把福羅斯基的武裝帶上的鋼扣子一塊兒帶着走，子彈從肚皮入，又從背脊出，牠卻把鋼扣子丟下不管了，讓鋼扣子永遠逗留留在福羅斯基的肚皮里，這件事對於那小市鎮的劣拙的醫生是一種秘密，就是福羅斯基自己恐怕也還是不知道的。

醫生告訴福羅斯基不久就可以出院，因爲那創口的確（在表面上）已經平復，但是鋼扣子在裏面起着怎樣可怕的作用是決不會被覺察的。難怪外間發出了謠傳，說福羅斯基已經好了；自然，村民的災難臨頭的日子又近了，福羅斯基的報復手段，有着令人戰慄的豫言和想象。

對於這件事，X軍方面有立即採取一種特殊手段的必要

一天，福羅斯基的診室里來了一位客人，是福羅斯基最好的朋友李文洛夫。在福羅斯基的底下，李文洛夫當一個出色的教官。他身材強壯而且高大，蓄着英勇的菱角形的鬍子，是天生的一個純粹的軍人。他一進門，雙眼灼灼的透視着福羅斯基的病體，那嚴厲的表情蘊蓄着巨深的壯健的敵意。但是他微微地笑了；他看出福羅斯基並不如謠傳所說的那麼康健，反之，福羅斯基狼狽得很，前額和額骨高突着，成爲鼎足的尖峰，一條舌頭在那乾癟的嘴唇噤着，眼睛的光彩完全消失了，對着李文洛夫絕望地凝視着。

李文洛夫簡直對福羅斯基起了憐憫；他握着福羅斯基的手，請了安，開始在旁邊的木棧上坐下去。

福羅斯基很想和李文洛夫多談一些話，但是很吃力，他的呼吸急促得幾乎到了停止的地步。

他自從逃到這里，從沒有接觸到一個親人，他妻子死亡，朋友離散；醫生吩咐來看他的人不要和他多說話，外間的情形怎樣一點也不知道。而且，爲什麼他突然會落得了這一場可悲的下台，對於這一點，他始終也不明瞭。

李文洛夫得到醫生的允許，要和他作三十分鐘的詳談。這談話開始在醫生出去把門子關閉之後。

但是李文洛夫的態度變了。他說明福羅斯基的失敗，無寧是數出了福羅斯基的罪惡。並且，李文洛夫公然的在福羅

斯基的面前讚揚福羅斯基的敵對者X軍的勝利的光榮。

當李文洛夫說到X軍的別動隊不動聲息地襲進了保衛隊的大本營的哥薩克村，倏忽之間到臨了福羅斯基所居的舊樓下時，福羅斯基詰問着：

「我的保衛隊那裏去呀？」

「保衛隊老早秘密地向X軍方面反正了！」

「你知道這件事？」

「知道的。」李文洛夫堅決地回答。

「但是，你沒有告訴過我——」

這時候，福羅斯基開始覺察了李文洛夫的表情的罪惡。

他緊執着李文洛夫的手，兩隻眼睛像爲蠅蟻所襲擊的毛虫一樣可悲地翻轉着。他張開了嘴巴高喊——

但是李文洛夫比他強健。李文洛夫在腰邊拔出手槍，對準着福羅斯基的腦袋。

「砰！」

受了這聲音的召喚的人們，是專爲着那突變的事件之發現而來的。

李文洛夫消失了影子之後，繼着是一陣可笑的騷亂。

(註一)相關語。

(註二)死囚的身上纏縛着的索大概有好幾條，俗稱之爲索衣。

## 法國文學上的兩個怪傑（英·塞門斯）

曹葆華譯

## 訥伐爾

一

這是關於失去整個世界而獲得自己靈魂的人的問題。

『我喜歡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好像小說一樣，』吉拉德·

訥伐爾（Gérard de Nerval）這樣寫道；真的，如果一個人不很明白那『流入實在生活裏的幻夢』從哪裏開始，從哪裏了結，他要把生活狀況裏確切的事實分析明白，的確有相當困難。『我不要求上帝，』訥伐爾又說過，『在事情本身上有何改變，我只要求他把我改變，以便對付事物，我可以有力量在我四周創造自己的宇宙，我可以有力量處置我的幻夢，免得我遭受它們的拘束。』訥伐爾這篇禱告不會獲得上帝完全的允准；他一生的悲劇就在枉費力量想抓着那渺不可及的神秘的王國，然而他一生的樂趣也就在招致這個王國到他周圍。簡單說來，我們知道吉拉德·拉布律尼（Gérard Labrunie）（訥伐爾（de Nerval）這個名字是從一塊小小的不動產取得的，這塊不動產大致可以值一千五百佛郎，訥伐爾自己總想像是他的家庭的所有物）於一八〇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生於巴黎，他的父親是一位軍醫官；他的母親在隨從法國軍

隊出征俄國時逝世，那時訥伐爾很小，不記得她；我們知道訥伐爾是在一位篤學而很古怪的叔父看管之下長成的，住在埃爾梅龍城（Ermenonville）附近的叫作蒙特尼（Montigny）的鄉村裏面。他是一個早熟的孩子，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印行了六小本詩集。有一個節日，他看見了一個年青的姑娘，是第一大也是最後一次，他叫她作阿德尼（Adrienne），他又叫她許多名字，一直到死都戀愛着她。這位年青的姑娘晚上從家裏出來，同一些鄉間的年青的姑娘在草地上跳舞。她同訥伐爾跳舞，訥伐爾吻她的桃頰，在她的髮上冠以桂花，訥伐爾聽她唱一曲古歌，敘述一位公主因為戀愛被她的父王囚禁在塔裏。訥伐爾覺得他早就記着她了，決不會忘去她的。以後他聽說這位年青的姑娘入了修道院，接着就死了。如果一個人以為『我們活着的人是在無數的幻影中間游行着』，死是不能奪去他的希望的；所以在許多年後，訥伐爾很認真地熱愛一個叫作貞尼·科侖（Jenny Colon）的女伶，因為他覺得在這個黃髮碧眼的女子裏面，發現了阿德尼的重生。同時訥伐爾住在巴黎，同一些浪漫派的文學家交往；像他們一樣，他的生活和寫作都是很浪漫的。好吉拉德·Le Bon Gérard）是朋輩中間最討人歡喜的，他的名聲在當時也不很小。他自願過流浪的生活，一時住在巴黎，一時遊行歐

洲，比起那些被逼迫而流浪的朋友們更為徹底，更為一貫。那個時候，人們都拚命裝怪，訥伐爾在生活上和思想上的怪僻處，反而彷彿比不上那些實際很平常的人們。不過訥伐爾却絲毫沒有作態；有一天，人們看見他在王宮裏面，用一條藍色絲帶牽着一個龍蝦（據他說因為龍蝦不會狂吠，並且知道海中的秘密），這位幻想者完全不能管束着他腦中的一切幻象，他不得不被人送到蒙特馬達（Montmartre）那裏的白朗西大夫的瘋人院裏。他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一號入院，是年十一月二十一號出院，出院的時候，他顯然已恢復了常態。他這次瘋狂，似乎是由於他與女伶貞尼·科命最後的狂歡而起；一八四二年六月五號科命逝世；爲了在他與亡魂之間加上莫大的隔離，訥伐爾於一八四二年底便起身往東方遊歷。這也是爲了向社會證明他已恢復了理智，能意識到身外的事情。他在叙利亞，又愛上一個姑娘，在他看來，也是阿德尼的重生。這個姑娘叫作薩雷瑪（Salemme）是勒巴農（Lebanon）一個 Sheikh 的女兒。他之未與她結婚，彷彿是出乎意外。他在一八四三年年底或一八四四年開始回到巴黎，以後幾年，他大半都住在巴黎，寫作的文章非常優美巧妙，明朗清澈，他常在街上浪遊，日以繼夜，老是沉緬在不斷的幻夢中，有時又突然驚醒過來。一八五三年春天，他去見海涅（Heine），這時他正用散文翻譯海涅的詩歌，譯得非常之好，他告訴海涅他是來還錢給海涅的，這筆款子是他預先收到的，現在世界的末日已到了眼前，於是海涅便叫了一輛馬車送他到杜步亞大夫瘋人院，他在那裏住了兩月。這次出瘋人院，他寫了一首牧歌，非常優美，叫作『西爾維』（Sylvie），一大半是自傳，是他的三大傑作之一。一八五三年八

月二十七日，他又被送到巴西（Passy）白朗西大夫的瘋人院裏，在那裏一直住到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德國住了一兩月以後，八月八日又回到瘋人院，在十月十九日他出瘋人院，顯然未曾恢復常態。這時候他從事描寫他的瘋狂的情形，『夢與生』（Le Rêve et la Vie）底第一部一八五五年一月一日之『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中刊出。當月二十日，他到『巴黎評論』編輯所，他拿一條圍裙上的帶子給戈提耶（Gautier）和卡姆（Maxime de Camp）這條帶子他是放在他的荷包裏的，他向他們說道：這是曼特儂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在聖西爾（Saint-Cyr）表演『挨斯忒』（Esther）時所繫的腰帶。二十四日他寫信給一個朋友：『到沙特雷（Chatelet）警察所來證明我是訥伐爾。』因爲前一晚上他在市場內一個酒館裏整理稿子，被巡警認爲流氓，抓到所裏。他常常遇着這一類小小的不幸的事情，然而他只抱怨他寫文章的困難的情形。他說：『我一着手追求一個思想，我便忘掉了自己；我要費好幾個鐘頭才能恢復原狀。你知道嗎？我一天很難寫成二十行詩，我四周的黑嘴是這樣的沈悶！』他舉出那條圍裙上的帶子，他說道：『這是喜巴底女王（the queen of Saba）底吊襪帶。』二十五日深夜，大雪凝結在地上，老燈胡同（the Rue de la Vieille-Lanterne）『一便士一晚』的旅店底女主人在早上三點鐘聽見有人敲門，她因爲太冷，未去開門。天明，發見訥伐爾竟用那條圍裙上的帶子吊死在窗戶的橫木上了。

訥伐爾的作品只有六本，我們用不着誇大說它們是怎樣的重要。的確，訥伐爾不是一個偉大作家；但有時候却很偉大；就在他偉大的時候，他有一種特殊的品質，使我們覺得

饒有興味。他留下了富有趣味的雖然只是富有趣味的『東方漫遊』 Voyage en Orient。他留下了很可讚賞的浮士德譯本和海涅詩歌的選譯，他留下了幾卷短篇故事和素描，其中『幻想者』 Les Illuminés 這一篇題名很妙，是一篇令人愉快的作品。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三部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十四行詩集，『夢與生』以及『西爾維』。這三部作品裏面，『西爾維』是容觀上最成功的作品，是一篇飄泊的牧歌，充滿田園的景色，包含着一些瓦羅亞 (Valois) 的民歌，其中有兩首曾經羅色蒂 (Rossetti) 譯成英文。『夢與生』是一篇關於個人的作品，叙述瘋狂的情形。其獨特處正如瘋狂一般。十四行詩集是一種奇蹟，可以說對於日後象徵派的寫作方法至少有一些啓示，這三部著作是訥伐爾自己的作品，都是在世人認為他是瘋狂的時候寫成的。十四行詩集是在兩次瘋狂的時期裏寫的，『夢與生』是在最後一次瘋狂時寫的，『西爾維』是一八五三年兩次瘋狂之間那個短時期裏寫的。我們遇見了這樣一個作家，在他頭腦清醒的時候，他只是文雅優美的；在他頭腦失常的時候，他才真正有所感動，才真正是聰明、激烈，而且聚精會神的，才真正能把自己整個地表現出來。這個問題，含意非常深永，總值得我們的注意和考察吧。

二

訥伐爾底生活是夢幻者變態的內心生活。『我對於生活感覺非常疲倦』，他這樣說道。像許多夢幻者腦裏有着光明的黑暗，訥伐爾在大都市的擁擠而雜亂的街上感覺到一種最寶貴最長久的沈寂。他曾熱愛過喜巴底女王，看見過七個 Elohuins 瓜分世界，然而在擁擠塵寰裏（當他真正明白的時

候）他覺得只有人類中最卑微的羣衆才可以同處，雖然貧窮與罪惡，以及文明底壓力把這些人壓服着，他們仍然還保存有一些人類原有的笑諷的生氣。真實的世界彷彿讓訥伐爾很遠，這條鴻溝使他不自主地感到恐懼，然而他在市場裏的酒徒以及卡盧塞爾市場 (The place du Carrousel) 的流浪漢中間還感覺到一些具體的實在的東西，他常常在這些人中間找到一種歸宿。真的，這裏的確是他的歸宿。在這裏他白天可以睡覺，夜裏驚醒起來，一種爲夜色迷惑而有的不安使他信足漫遊，因此他的精神可以少漫遊一些。像他說的，太陽從未在夢裏出現；然而黑夜一到，每個人不是都更相信那潛伏在世界背後的神秘麼？

Coins, dans le nuit aveugle, un regard qui t'épale! (註1)

他在一首偉大的十四行詩裏這樣寫着：他自己從未擺脫過這種對於自然的無形的監視而生的恐懼心。我們有時候需要寂寞，然而有時候又迴避寂寞，這真是人生一種可怕的情形；我們不能忍受寂寞底要命的擁抱，我們也不能忍受對於寂寞的懷思。『我以爲人最快樂是在他忘掉了自己的時候。』一位以利沙白時代的戲劇家這樣說過；但是訥伐爾不獨有自己要忘掉，還有阿德尼要忘掉，還有女伶科倫和喜巴的女王要忘掉。拋去幻夢，就是拋去永久的記憶。在他看來，過去和將來是常常跟着他的，只有現在才不息地從他腳下飛逝。只有和那些誠實的人們接觸的片刻間，他才找到暫時的立腳點。同他們接觸，他至少可以抓回一切的星辰，可以抓回星辰以外的黑暗，可以抓回古今的一切時代，以便填塞酒

店與酒店間的距離，在酒店裏，他可以聽見世人坦白的沉醉，在酒店裏，他可以聽見世人無知的醞釀。

像許多夢幻者懷着無限的幻夢，訥伐爾把他的理想寄託在一個女伶身上。劇台前後的燈光，使現實情形和人工裝飾很規則地變換着，使許多飛蛾撲入了紅紅的火焰，如果人們繼續要求從現實裏找出幻影，或從幻影找出現實，則會招致更多的飛蛾撲入火焰。世上像科侖這樣的女人是非常單純的，非常實在的，只要我們不把她們當作神秘的東西來看。自己造出一種面網，把所愛的人兒底面貌遮住，使自已不能看明白，這乃是富於想象的情人所受的一種懲罰，然而也是他們所享的一種權利，因為人們總高興想像自己與埃西（*Es*）戀愛，不高興知道自己與曼儂·雷斯柯（*Manon Lescaut*）戀愛。訥伐爾遲疑了多少次，最後向貞尼表明真情，說她是另外一個女人底化身，是一個幻夢底影子，說她從前是阿德尼，將來是喜巴底女王，貞尼聽了大為驚惶，茫然不知所云，只是喊道：『但是你不愛我！』（*Mais vous ne m'aimez pas!*）她一下躲入他的懷中。這樣的舉動，即使不是出於純真的至情，至少是很滑稽可笑的。可是對於訥伐爾，這樣的警醒不過是從這一境界到另一境界的一個過程，不過是跨越那介於天堂和地獄的小橋，像這樣的情形，他是在夢中常常遇到的。這使破碎的事物得到永久性，使它結晶化，但不是指司堂達（*Stendhal*）那個意思而言。死神到來，把人們底記憶變成永恆，精神世界所有的黑暗被一個新的星星照得發亮起來，這個星星從此成了許多幻影底唯一的嚮導。奧利略（*Aurilia*）悲慘的影子在夢幻底迷宮裏來回走着，現在『彷彿被一道電光顯照出來，面色慘白，奄奄欲斃，被一羣陰暗的騎兵們

追逐着。』

靈魂重行化身，曾給許多追求永恆的人們以不少的慰安；對於訥伐爾，這只是幻夢，而不是主義，然而是一種比他的呼吸更為接近的幻夢。『這個渺茫無望的愛情，』他在『西爾維』裏面這樣寫道：『是被一個女伶激起的，一夜復一夜，她在出演的時候就把我抓着，只有在睡覺的時候才把我釋放；這個愛情由於我對阿德尼的回憶，她是黑夜之花，在月亮灰白的光輝下開苞怒放，是快樂美麗的幻影，從青草上滑過，半浴在白色的濃霧裏……我愛上了一個外形是女伶的尼姑……好像全是一個人！這簡直叫人發瘋！』是的，像訥伐爾所說的，這簡直叫人發瘋；不過按照一致之內在意義而言，仍然有着永久性，有着自然之和諧的節奏，並沒有一點智慧底實質。這是一種幻夢，大致被一個角度把光彩屈折了，由此角度，瘋狂者可以得見神秘的光亮，這種光亮顯示訥伐爾以迷信，命數，和疾病底意義：『當我睡眠的時候，我有着一種神奇的幻影。我覺得女神降臨在我面前，向我說道：『我就是聖瑪利亞，就是你的母親，就是你所戀愛過的情人。在你每次受難的時候，我就掉去一個我戴的假面具，不久你就會聽見我本來的面目！』訥伐爾有一首最好的十四行詩，叫作『阿提密涅』（*Artemis*），是一首很神秘的詩，與他別的十四行詩不相連貫，這首詩使用別的象徵符號，表現出他這種信心所得到的安慰和失望。

*La Trixième revient . . . C'est encore la Première;*

*Et c'est toujours la seule, — on c'est le seul moment;*

*Car es-tu reine, ô toi! la première ou dernière?*



Es-tu roi, toi le seul ou le dernier amant ? . . . .

Aimez qui vous aimera du berceau dans la bière ;

Celle que j'aima seul n'aima encor tendrement ;

C'est la mort—ou la morte . . . Ô délice ! Ô tourment !

La Rose qu'elle tient, c'est la trémière.

Sainte naphtaline aux mains pleines de feux,

Rose au cœur violet, fleur de sainte Gjudule ;

As-tu trouvé la croix dans le désert cieux ?

Roses blanches, tombez ! vous insultez nos dieux :

Tombez, fantômes, de votre ciel qui brûle :

— La Sainte de l'abîme est plus sainte à mes yeux !

人們腦筋裏有所謂理智一部分，在這部分裏，一種鏈環把各個官能都連繫在一起，這種鏈環底微妙，哪一個藝術家不曾加以思索？而且有些時候，這種鏈環變得非常之細，夢幻底翅膀就足以把它折斷。人們底思想彷彿立刻可以擴大，又可以同時縮小，擴大的時候能够把宇宙包括，縮小的時候，就是自己也無處容藏。是否自我的意識會把一切溶化，一切消滅，抑或是宇宙的意識會把一切包涵，一切吞併？如果丟開現實世界從事於那些飄忽的漫遊，那就怕我們沒有力量回來，或迷失路徑不能回來。每個藝術家都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他大半總意識着想像中的一些幻影。他又意識着神經上的一些幻影，每個富於想像力的人都是意識着這些幻影的。

。夜裡失眠，白日焦待，以及突然驚人的事件，都會使人們神經底鈴子亂響起來。藝術家能够區別出什麼原因是使他有那些心境的，什麼原因是因為他是藝術家而後才有的，是專門與他的創造的工作有關係的。但是有時候他會有這樣的危險，也許會把兩者混成一起，也許會「忘掉那條線索，」他藉以穿行內在一切錯綜複雜的地方的線索。

的確，最高的藝術家就是離這種危險最遠的人；這是因為他的智力非常之高。如像但丁，他走過各層地獄而未受任何傷害。在他自己，想像就是幻象，只要他向黑暗裏瞞，他就能看見一切。朦朧的夢幻者，飄浮的藝術家，模糊的神秘派都只聽見一些影子，不能區別出它們的面貌。他把自己所招來的一些意象所拘束，他沒有力量駕馭它們，讓它們作他的奴隸。「天國也常遭遇狂亂的現象，」幻夢者手顫身抖走入了黑暗，常有墜入那些真正的幻影底手中的危險，這些幻影其實是他的恐懼心情底反映。

訥伐爾底瘋狂病，其暴發，稍愈，而又復發，雖然在生理上有着正當的解釋，然而我以為根本是由於他的幻想力之衰弱，而非由於他的幻想力之過盛，根本是由於他沒有充分的想像力量，由於他缺乏精神上的訓練。他的兩百卷書，一大堆關於宗教，科學，星相，歷史，遊歷等的書籍，他以為密爾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麥爾西斯 Meursias，尼古拉斯 Nicholas of Cusa 等人讀到都會覺得開心，真的，這些書像他說的，「的確能使聰明變成瘋子。」他又說，「這書為什麼不能使瘋子變成聰明人呢？」這是一大堆雜亂的東西，一大堆含有危險性的書籍，在裏面智慧常常成爲愚蠢，愚蠢又常常成爲智慧。訥伐爾模糊地談論卡拉教。

他覺得卡巴拉教是一種樂園，好像天主教或別的組織是一種樂園一樣。他有時信賴直覺，有時安於無知，有時依據相似的真理，有時迷於荒謬的說法，所以忽然毫無忌憚，忽然躊躇不定，被各種衝突底狂風吹到這裏，吹到那裏，成爲了無限事物底一個犧牲品。

『夢與生』這篇作品，是人們在諾伐爾自殺之後從他的荷包裏發見的，胡亂地塗在幾張紙上，中間插有一些卡巴拉教的符號，是一個瘋人敘述自己所有的幻影，然而像艾提耶（Gautier）說的，却表現出『冷靜的理智坐在昏亂的熱病旁邊，幻想使用哲學的力量分析自己。』最奇怪的，然而也最自然的；是這篇作品有一部分敘述是在所敘述的情形發生時寫的，有一部分敘述是在所敘述的情形發生後寫的；所以不像提昆齊（De Quency）向我們說的，那些情形是我那一晚上吸鴉片煙時所作的夢；這篇作品彷彿作者自己還在幻夢之中便已着手描寫了。『夢是走下地獄的路，』他這樣叫過兩次，然而他並未這樣寫：『有時候我以為自己的活動力量加倍起來；我覺得我認識一切，了解一切；想像爲我帶來了無限的快樂。既然我恢復了人們所謂理智的一些東西，那我不能惋惜我會經喪失過它們麼？』然而他並未喪失它們；他仍然在兩重意識的狀態之下，他看見人們穿着白色衣服，他便說道，『我看見他們都穿着白色衣服，我很驚訝；然而我又覺得這是一種視感上的幻影。』有時候他的宇宙的幻象非常之大，好像他在創造神話；他具有特殊的創造力，他能運用他所想像他在星辰裏的一切力量。

『首先我想像在這個花園（瘋人院裏的花園）裏的人都對於星辰有一些影響，那個老在一個圈子裏繞了又繞的人是

規定太陽底行程的。那個老頭兒每天被人帶到這裏來混幾個鐘頭，他看錶的時候總打結子，我感覺得他是負責記數時光底行程的。我自己則對於月亮底行程有一種影響，我相信月亮被上帝用雷電撻伐過，上帝在它的臉上尋索我看到過的那種假面具的痕跡。

『那些看守我的同伴的人們，他們的談話我認爲有着神秘的啓示。我覺得他們是地球上一切民族底代表，我們大家都担任把各種星辰底行程重加以安排，把它們的系統大大加以擴張。依我看來，在一般數目底組合裏有了一個錯誤，所以就有了人類的一切禍殃。我相信天上的神靈扮作人的模樣，幫助這個會議，不過他們只注意平常的事情。我覺得我自己要作的，是用卡巴拉教的方法重行建立宇宙的和諧，因此我必須召喚各種宗教底神秘的力量以求得一個解決。』的確，這些都是瘋狂時雜亂不清的話語，凡是事物底象徵，他都當作是事物底本身。不過再看下面所說的：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在神靈底注視之下過活着；自然裏的一切東西都換上了新的模樣，神秘的聲音從花草，樹木，動物，昆蟲裏傳來，警告我，鼓勵我。我的同伴底話語充滿了神秘的消息，其中的意義只有我自己才能了解；一切沒有生命和外形的東西對於我心中的計劃都加以幫助；我覺得一切不知名的和諧從石頭底縫隙裏，天使底模樣裏，樹葉底伸張裡飄來，從顏色，芬芳，聲音裏傳來。我向自己說道：『我怎樣能在大自然之外過活這麼久呢！一切東西都活着，一切東西都動着，一切東西都在互相傳達；磁性的光線從我自己和別的東西裏放射出來，毫無阻礙地穿過一切事物底無限長的鏈鍊；一種透明的羅網覆蓋着世界，線條疎鬆，

與天上的星辰更親密地互相傳達消息。現在我是地球上的一個俘虜，我與天上的羣星交相問答，這就是我一部分的快樂，一部分的悲痛。」

納伐爾明白了從被搭哥拉斯 Pythagoras 以上的一切神秘派底主要秘訣，這個秘訣是 The Smaragdine Tablet of Hermes 在『東西在下，即是在上』這句話裏面所遺漏的，是 Boehme 在他的『表徵』學說裏面加以分類的，是 Swedenborg 在他的『傳達』主義裏面加以系統化的。納伐爾既明白了這個秘訣，他用瘋狂的方式去達到它，這有什麼關係呢？真理，特別是真理底靈魂——詩，是從許多途徑可以達到的；一條途徑不能因為它很危險，一般人不能通行，我們就說它是錯誤的。納伐爾注視光亮，直到光亮刺瞎了他的眼睛；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納伐爾曾經看到一些東西，不是在他眼力不強，受不了那光亮底壓力，那從天外流來汎溢着整個世界的光亮底壓力。

三

在這裏，我們談到了基本的原理，這是納伐爾一些十四行詩底內容，同時又是這些十四行詩底美學，納伐爾這些十四行詩，像他自己解釋的，是『在德國人所謂的超自然的玄思狀況下寫成的。』在下面我引用的一首十四行詩裏，他直言不諱，好像在陳述一種主義。

Vers Dorés

Homme, libre penseur ! le crois-tu seul pensant  
Dans ce monde où la vie éclate en toute chose ?

Des forces que tu tiens ta liberté disposé,  
Mais de tous tes conseils l'univers est absent.

Respecte dans la bête un esprit agissant :  
Chaque fleur est une âme à la Nature écolse ;  
Un mystère d'amour dans le métal repose,  
"Tout est sensible ?" Et tout sur ton être est puissant.

Crains, dans le mur aveugle, un regard qui t'épie !  
A la matière même un verbe est attaché . . . . .  
Ne la fais pas servir à quelque usage impie !

Souvent dans l'être obscur habite un Dieu caché ;  
Et comme un oeil naissant couvert par ces paupières,  
Un pur esprit s'accroît sous l'écorce des pierres ! (註三)

但是在別的十四行詩中，在我上面引用過的『阿特密斯』中，在 Et Desdichado · Myrtho，和其餘的詩中，我們就會看見他特別作得非常晦澀，至少他的晦澀是由於他在『夢與生』裏所描寫的那樣的心境而成：『於是我聽見了古代的意象，模糊地化作樣式，顯出輪廓，變成一定的形狀，好像是一些象徵，其中意義我很難抓着。』這十足代表他的十四行詩給讀者的印象，這些十四行詩中，法國文字第一次用來喚起迷人的心境，不僅是聲音和顏色，而且還是象徵。在這裡文字依其韻音 (Syllables) 所有的暗示性創造出一種境界，如像馬拉梅 (Mallarmé) 底理論所主張的，如像最近象徵派

作家們竭力所從事的。訥伐爾深信自然底一致，他能看出別人看到只覺得不同的東西底相似處；他在詩中把許多毫不相關的東西放在一起，這證明他能看見我們所看不見的東西。他的天才經瘋狂病把它加以解放，加以迫促，能把幻影具體化，能把幻影裏忽不可捉摸的東西具體化，但是又毫不失掉神秘性，毫不失掉那迷人的品質。所以他的瘋狂病，如電光一般，把一切各不相關的東西彼此的鏈索都顯照出來；好像有些人吃了麻醉藥，鴉片，以及其他藥物之後，對於事物也有一種新的驚人的看法，靈魂在自己魔幻的圈子裏，看到一串一串的東西從黑暗裏出來，或向黑暗裏走去。這些十四行詩所有的意象，都是特殊的夢幻者所知道的意象。「赤心的玫瑰」，「聖女葛呂底花朵」，「列柱圍繞的廟堂」，「妖鳥飄浮的洞窟」；這些都是特殊的夢幻者所看到過的。但是在訥伐爾以前，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些東西會成爲一種新的美學基礎。訥伐爾自己知道他的成就麼？訥伐爾所想到的，要待馬拉梅來組成學說麼？

我們應當承認訥伐爾有所發現，我們應當感謝他的瘋狂病給我們留下象徵主義底美學基礎。我們再讀「阿特密斯」這首十四行詩，就會看出裏面不僅有馬拉梅嚴密的方法，而且還有凡爾倫 (Verlaine) 親巧的技巧。這首詩前四行，有重句，有回聲，音節流暢，託詞巧妙，可以說是凡爾倫的作品；這首詩後一部分，音節堅強，文字凝鍊，好像馬拉梅寫詩最好的時候寫的。所以在一首十四行詩裏，我們同時預先看到馬拉梅和凡爾倫兩人的風格。對於凡爾倫，類似之處就是如此，對於馬拉梅，類似之處一直到底，的確，一個人完全就是自己的風格。

訥伐爾最先想到詩歌應當是一種奇蹟；它不是對於美的祈禱，不是美底描寫或美底鏡子；它乃是美的本身，是想像的花朵底顏色，芳香，和形式，從白紙上開放出來的。幻象之來，雖未反乎他的意志，然而超越乎他的意志的；他知幻象就是根芽，由此才長出想像的花朵。幻象教他以象徵，他知道只有靠着象徵，這種花朵才得有顯明的形式。他知道美底整個神秘性，決不是羣衆所能了解的，雖然清楚明白是一種風格底品質，然而直言不諱却不是一定必要的品質。所以他帶着決定的心情，同時又帶着輕蔑的神氣，讓他的十四行詩被人忽視。所以他很可以說：

*J'ai rêvé dans la grotte où nage la sirène (註四)*

「這是我最後一次瘋狂，」他這樣寫道，「相信自己是一個詩人：讓批評來把這瘋狂病醫好吧。」像這樣空前的新奇的人物，在訥伐爾當時，沒有任何批評，甚至於戈提耶底批評，表示滿意。只是現在法國最偉大的批評家才開始看出他的一些十四行詩本身是怎樣偉大，它們的影響又是怎樣偉大，這些詩雖然被世界忘記了差不多有五十年，然而始終秘密地爲法國詩歌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新的美學。

(註一)大意

恐懼吧，那無知的船後，一雙眼睛正偷看着你！

(註二)大意

不吉利的「十三」到了……仍然還是一號；

這是唯一的日子，唯一的時期；

呵，你是女王麼，你第一次或最後一次的情人？

你是皇帝麼，你第一次或最後一次的愛人……？

愛那從小到老都愛着你的人，

我愛的人也溫柔地愛着我；

這是死……是死……呵，快樂！呵，苦痛！

她抓着的是玫瑰，是向日葵。

那波里的聖女伸出了佈滿火焰的雙手

赤心的玫瑰，聖女萬呂底花朵；

你在茫茫的天空找到了十字架麼？

白玫瑰，飄落吧！你們裝滿了我們的神；

從燦爛的天空飄落吧，白色的幻影；

——在我眼裏，深淵裏的聖女更加神聖！

(註三)大意

人，自由的思想者；你相信自己

思想在那萬物閃光的世界中麼？

用你所有的力量去處置自由，

然而你的一切痛苦中並沒有宇宙。

注視那善性所有的活動的精神；

每朵光是自然裏的一個靈魂；

愛情的神秘安放在這個金屬裏

「一切聰明！」你身上一切是強有力的。

恐懼吧，那無知的牆後，一隻眼睛正偷看着你！

一個動詞正，託在這東西上面……

真要用它去描寫那不聖潔的東西！

模糊的東西裏常有潛隱的神靈；

像一隻活潑的眼睛被眼皮掩蓋，

一個聖潔的神靈在石頭下自己滋長！

(註四)大意

我夢幻在那妖鳥飄浮的洞窟裏

### 利爾阿丹

人各有其無極

1

維里耶·利爾阿丹伯爵(Comte Philippe Auguste Mathias de Villiers de L'Isle Adam)於一八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於布利塔尼(Brittany)之聖布利尼(St Briac)，一八八九年八月十九日死於巴黎。逝世的時候，教徒聖讓(Jean de Dieu)為他照料一切。利爾阿丹逝世之前，他的生活就成爲了一種傳說，這種傳說就是在現在也與他的勇於作夢的實際生活情形劃分不開。這位主張唯心論的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以爲人生如夢，精神世界就是現實世界，不僅是哲學上的術語而已！他實行他的信仰，隨時只要感到了世人所謂的現實，他就加以蔑視。他這種性格完全由於驕傲

一種囊括宇宙的驕傲。而這種驕傲首先是由於他的種族底驕傲而來。

他是原來維里耶城主（一〇六七年）漂亮的羅多爾夫（Rodolphe le Bel）底後裔，中間經過若·維里耶（Jean de Villiers）和瑪麗·利爾（Marie de l'Isle）以及這兩人所生的兒子毗爾（Pierre the first Villiers de l'Isle Adam）有一個維里耶·利爾阿丹，生於一三八四年。作過部爾根第（Burgundy）公爵。若無誤（Jean sans Peur）麾下的法蘭西大將；在內亂的時候，他佔領過巴黎，嗣後被囚禁在巴斯提爾獄監（Bastille）裏，他又從英國手裏奪回蓬他斯（Ponthoise），並且幫助克服巴黎。另外一個維里耶·利爾阿丹，生於一四六四年，是十字軍總督，防守羅茲（Rhodes）有一整年，抵禦土耳其二十萬大軍，為歷史上最有名戰役之一。他從查理第五（Charles V）得到摩爾太（Malta）島的管理權，嗣後又作摩爾太騎士隊底司令官。

利爾阿丹覺得時間只是玄學上的抽象觀念，所以他以為十字軍的時代還未過去。十九世紀向他要求的品德，恰與十六世紀向他的祖先十字軍總督要求的品德是一樣的。這些品德總括在一個字裏，這個字他認為是「無二」的，有着兩重意義，包括了人生整個的態度，這個字就是「高貴」（nobility）。談到他的作品底特點，我們口邊是常說到這個字的；利爾阿丹認為道德和精神上的高貴是另一種高貴所特有的結果，因此他以為自己還是一個十字軍底騎士。這是他生來有的特權。

對於事物既抱着貴族的觀念，自然就以爲高貴的靈魂是天生的了。因此見解而有的驕傲，與我們克服高貴的靈魂而

有的驕傲，是恰相反對的。因爲前者的驕傲是貴族的，後者的驕傲是平民的。這種二元性，本來是貴族的和平民的，特別是東方的和西方的，它在每種宗教，哲學，以及人生理想裡面，都佔着他的位置。「常」底驕傲，與「變」底驕傲，是每個唯心論者面前擺着的極端的矛盾。利爾阿丹必須選擇一個，他的選擇却是有意義的。他的選擇是藝術家底選擇，藝術家靜觀人生，常覺得手段比目的更爲重要。這種高貴的靈魂是自然而然的，是從個人對於自己的不弛的精誠而來的，即是從「我應是我」而來的。它的美麗的地方，沒有東西可以與之相比。如果我們可以在神聖的等級中加上高低的差別，那它一定是最高的一級，在其中，自然的天才能以先天的純樸達到自己的目的。

利爾阿丹信奉天主教義，也是他的一部分遺傳。他的祖先曾經爲教會戰鬥，在他這個時期，天主教還是聲威赫赫的，他很可能在天主教底旗幟下爲精神戰鬥，攻擊那各個無神論者所崇奉的唯物主義。所以他把自己寫的三篇故事獻給教皇，在他素囊裏收藏的許多世界底壯觀中，他特別喜愛教會底放赫，他都知道神父們底奇巧的地方。教會是他辯愛的智慧底象徵，一方面可以屏除外界的誘惑，一方面可以滿足虔誠的願望。

可是在他傾向精神世界的態度中，却有着一種動搖過往日騎士底服從性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是「不可有的」，然而在他心裏却又是一種騎士底特性。不管他是否猶太神秘家，魔術問題在早年就佔據了他的心，從第一次粗率試驗的「伊塞斯」（Isis）到精心結構的「阿克塞爾」（Axel），這「神秘」的世界就出現在他作品底大多數的篇頁上。

根本講來，利爾阿丹底信條，就是一般東方神祕論者共有的信條。凡爾命說過，『我相信利爾阿丹底哲學有一天會變成這個世紀底公式』——原者著。『要知道除了反映在你心底的那個概念以外，就沒有別的宇宙。』『知識除了一種認識，又是什麼呢？』因此『要永遠忘記你自身底幻象』，趕快化作『解除當前的條件和觀念的正覺』。『化作你自身底花朵吧！你不過是你自己想像的東西；所以你想像自己已是永遠存在的吧。』『人呵，如果你不役於物，超然物外，物將如婦人一般跟從你，好像水依着掌形充滿掌窩一般。在你純粹的意志中，你具有萬物底實在性，你是神，是你能變到的神。』

承認在『阿克塞爾』裏面表現的主義，就是承認它的這個結論：『科學敘述而不闡明，它是幻想最早的產物，所以一切幻想，就如世界一樣（它是最古老的一個幻想），總是聊甚於無！』『挨命』（Hien）中兩個青年學生底一般談話，也有它的意義：

歌只

我們的哲學家正向崇高的彼岸展翅高飛！親愛的神祕論者呵，我們幸而有科學，它是一個熊熊的火炬；如果你的太陽不在應該破滅的時期以前破滅，我們就會把它加以分析。

薩辛爾

科學總不會够的。遲早你總是屈膝完事。

歌只

在什麼面前？

薩辛爾

在黑暗面前！

這樣承認自己愚昧，完全是由於偉大智者的驕傲。利爾阿

丹對於凡是主張唯物論的科學，都表示反對，他對於憑藉幻想飛向無形的世界，則抱着十分的好奇。這兩件事都是心靈上的同一的衝動。整個險惡，錯綜，頑固，古老的外界，不過是一種幻象，只有科學認為它是唯一的現實。大們要逃避它的紛亂，要宰制它，或抹殺它，就必須在意識上有決大的努力，他們的方法就必須造出一個超越現實的理想世界，由此可以隨時向塵世加以猛烈的攻擊。

我們看出，就是這點組成了利爾阿丹底作品；他的作品大略分為兩類：一是理想的世界，或世間的理想（如『阿克塞爾』，『挨命』，『摩爾根』，『伊塞斯』，『幾篇故事』，以及介乎其間的『反叛』）；一是諷刺，或對於現實的嘲笑（『如未來的夏娃』，『殘酷的故事』，和『特利部拉·苦阿美』）。這兩者常相混合，乃是利爾阿丹底一部分特性；這位唯心論者再沒有比在諷刺的時候更為本色的了。

二

『阿克塞爾』是象徵派底戲劇，與自然底『謙遜』和舞台限制極端衝突。它是描寫靈魂的劇本，同時是最富色彩的劇本；我該說它的風格是一種精神上的浪漫主義。早期的劇本，如『挨命』，『斯爾根』，差不多固定在空間的同一點上；『反叛』彷彿是『傀儡家庭』底先驅，顯示給我們一個貴族的易卜生，以一種鄙夷的態度描寫現實，論技巧雖差得很遠，論美則強得很多。但是『阿克塞爾』，經過了一生的思索，表現出利爾阿丹自己理想主義底理想。

劇中的情節的確發生於這個世紀，然而發生於尚未被近代思潮浸染的世界底一隅，即是法國法蘭達（Flandre）海岸

線上三位一體的寺院，聖女阿波羅達拉 (Apollodora) 底修道庵，和孤立在什發茲 (Schwarzwald) 中央的奧厄斯柏 (Auer-sperg) 的總督底很古的城堡。劇中人物，如阿克塞爾，沙拉 (Sara Rimmuelle de Maupers)，哲那斯 (Jaus) 教師，阿基亞克 (Archidare)，奧厄斯柏的司令官卡斯巴 (Kaspar) 等，都多少與常人不同，他們是各種理想底典型，是套上那像人的軀壳的幽靈。宗教的理想，玄秘的理想，塵世的理想，熱情的理想，連續地在這燦爛而又幽深的幕頁裏顯現出來。阿克塞爾是兀傲的代表人物，他以兀傲的態度排斥生命本身，排斥生命底整個幻影，因為他覺得「只有永恒才不是欺騙。」至於沙拉呢？她是排斥了的生命底優美的一部分，她自身勉強也把生命排斥了。她帶着凝靜的姿態，寂然不動，經過了整個第一幕，只說出一個「不」字，然而在閉幕的當兒，動作却忽然緊張起來，真的，她是文學上最驕傲的一個女性。可是她是女性，她渴望生命，她在阿克塞爾身上發見了生命。驕傲，和女性對於男子的真誠，幫助她在人生理想化的一刹那，與阿克塞爾一起作對於人生最後的斷然的處置。

這個劇本，全篇充滿了罕有的嚴肅和特別的雄辯，不模倣日常用語，只用一種理想的語言，像寫詩一般，專門追求着美麗。近代戲劇受了易卜生底民主的影響和小仲馬底實踐的影響，竭力使用一般人陳述感情和思想的言語，以致一方面限於表現氣質，一方面限於表現理論。這種形式是不能表現它所表現的人物的；一般人顯然只能說他模糊感到或想到的事物底一小部分；寫實主義只能表現它的語言所能表現的感情和思想。利爾阿丹所欲描寫的，都是一些例外的

人物，所以創造一種凝練而又堂皇的語言，比這些人物通常使用的語言更為凝練，更為堂皇，這是他們的思想底語言，是他們的夢境底語言。

利爾阿丹為完成他的抽象觀念而創造的世界，並不是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而是在幸福的空氣中所夢想的世界。雖然他窮困地住在壁峭的「成仁街」(Rue des Martyrs)，他卻在這個夢想的世界裏過活。在「阿克塞爾」裏，而且就是在「阿克塞爾」裏，他把我們變成了這個世界底居民。就是在「挨命」裏，我們也祇是旁觀者，目擊一齣美妙的悲劇(彷彿方塔索 (Fantasio) 忽然熱狂起來) 目擊別人的夢境。「阿克塞爾」則把我們完全包圍在它的特有的空氣裏；好像我們站在雲彩那邊的山巒上，自己毫不露出一點驚訝。

利爾阿丹認為理想就是現實，精神的美就是本質的美，物質的美不過是精神的美底反射或啓示；他帶着憤怒的態度攻擊世界上的物質的勢力；如科學，進步，事實底重視，以及所謂「實證」，「謹慎」，「尊重」的東西。他以為諷刺是美對於醜的報復，是美對於醜的迫害。他的諷刺不僅是對於社會的諷刺，而是信仰精神世界的人對於物質世界的諷刺。所以他是我們這時代唯一的嘲笑者，其嘲笑之徹底與斯威夫特 (Swift) 和拉培雷 (Rabelais) 底嘲笑不相上下。這位唯心論者底拋胸大笑，非常中肯，特別是在「未來的夏娃」裏，把科學底武器用以攻擊科學。他有一種巴黎人底機智，諷刺恰到好處，只有諷刺哲學才能辦到，這種機智給他一種攻擊的方法；另外他又有一種幽默，差不多是英國人底特點，這種幽默給他另一種攻擊的方法。至於他的諷笑則成爲了一種悲壯，離奇，悽慘的諷笑。他那些謔語似的古怪的故事使他得



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與愛倫坡（Poe）相比，這些故事裏的意義大部分都是非常繁複的，彷彿有意使讀者捉摸不住。我敢說利爾阿丹在任何時候都是信賴着他的魔術的。

總之，他的特點是在描寫所謂超自然的事物，不管是在純粹的理想的作品裏，或在純粹的諷刺的作品裏。世上大多數人認為世界是堅固的，上面堆滿着無數磚石修成的房屋，但是當世界瓦解的時候，利爾阿丹却仍覺安然無事。他尋求的絕對的美是在世界之外，他尋求的恐怖是從無形的黑暗裏吹來的微風；他喜歡嘲笑智者和愚者底矜誇，然而藉用無形的事物來嘲笑的。

在利爾阿丹每篇作品裏，都有看一種異彩，是自然的，也是造作的，我覺得這種異彩是他的智慧的驕傲所有的自然的結果，他的智慧的驕傲，我在前面說過，是他的性格底基礎。他憎恨各種平庸的人物，所以他高興分析非凡的靈魂，創造非常的故事，發明漂亮的名字，和招致奇特的景物。他的好奇心使他喜歡複雜的人物而不喜歡單純的人物，使他高興剛愎的人物而不喜歡直率的人物，使他愛好模稜兩可的人物而不愛好偏於一面的事物。他書中的男主人公都是精神驕傲底化身，他們的悲劇都是精神對於物質的衝突，物質對於精神的侵犯，邪惡對於精神的引誘。他們追求絕對，發見死亡；他們追求智慧，發見愛憎，而且墜入精神的頹廢；他們追求現實，發見罪過；他們追求幻影，發見自己。他們站在自己能力所不能達到的智慧底邊沿；他們被黑暗的力量纏繞着，被複雜的熱情糾纏着；他們太清醒了，不能抑止他們的放肆；他們不能系統地把夢變作行動。至於利爾阿丹書中的女主人公，當她們不是愛迪生底活動的機械時，她們便有着死人

底嚴肅和聖者底語言。「想一想這些受苦痛的心，千萬莫要我！」沙拉在「愛阿克塞爾」這樣說道。「我不愛這個年青人。我對於上帝作了什麼呢？」這是挨命說的。那些女主人公底聲音都像挨命底聲音：「我傾聽着她的聲音，沉默的，低抑的，像遺忘河底水聲，從陰影世界裏悄悄流過的。」她們都有着美底永久底厭倦，她們對於自身都是一些謎語，她們渴求一切，然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又加以抑止，她們眼毛一舉，就行善作惡，他們是清白的，然而又負着人間的一切罪惡。

這些奇怪的人們活動在一個同樣奇怪的世界裏。他們是皇子和皇婦，所住的古老的城堡，墜伏在黑林的深處；他們是一個民族底最後的苗裔，這個民族行將趨於滅亡；他們是從事魔術的人，腰間佩着軍人底鋒利的鋼刀；他們是迷離飄忽的宮女，侍候着新奇華麗的瓊宴；他們發見無量的寶藏，汪洋流動的金泉，然而他們棄而不顧。塵世上一切榮華逼近他們，他們也許更加拒絕而超然世外，他們也許更被物質墜入地獄。我們看見他們常在危急的時刻中，常站在兩條道路之前，常在巨大的誘惑面前猶豫徘徊。這位靈魂底裁判者從幽暗的轉輾下拉出萎縮得可怕或龐大得可怕的靈魂，使它赤裸裸地舞蹈在我們的眼前。他決不憐恤那些不自憐恤的人物。

按「動情心」平常的意思講來，利爾阿丹是沒有動情心的。我們很可解釋他為什麼不能感動一般人的心。他的精神太抽象了，容不住任何憐惜；因為缺乏憐惜，所以他彷彿置身在人世之外。「人各有其無極，」他曾這樣說過，他抱着追求無極的熱忱，既不知道頭上有太陽和星辰，自然對於跌

倒在地上的盲目的弱者也不加以憐惜，他的眼睛裏只看到一羣大眾，一羣甘為奴隸的大眾。他不能寬宥愚蠢，因為愚蠢是他所不了解的。他真的看到愚蠢比作惡更加有罪，因為作惡還可以醫治，而愚蠢是不能醫治的。但是他不像偉大的小說家，他不明白愚蠢可以令人悲憫的，他不明白沒有一個農夫漢，甚至於沒有一個自足的中產階級，是沒有靈魂的，他們的生活並非不能引人注意的。

不管怎樣高貴的藐視，不管怎樣合理的憤怒，如果不是缺少同情心，決定不會那樣放縱的；至於同情心的缺乏，則是缺乏耐心的理解所使然。真的，大部分人類底命運，既是極可悲的，又是極可笑的。那末，對於人類底命運，對於人類暗淡的遭遇，我們站在哪個立場去看呢？利爾阿丹是一個太誠實的唯心論者，他的理想又太為絕對了，所以他不能有所猶豫或躊躇。他在『阿克塞爾』裏有這樣一句漂亮的話，他喊道：『至於生活上的瑣事，我們的奴僕會替我們效勞。』在『殘酷故事』裏，有一句話特別表現出他的心裏態度：『如像在劇場正中的座位上看戲，劇本非常無聊，其中情節也是自己所不喜歡的，然而一直坐到這劇演完，以免妨礙隣座——總而言之，這是為着禮貌，我之所以生存着，也是為着禮貌。』對於人生這樣傲慢，對於通常的人性和人類這樣蔑視，所以利爾阿丹有他的長處，同時也有他的短處。在『殘酷故事』底尾聲中，他曾說出一段反對自己的話：『當一個人底生存只寄放在他的額上的時候，他只是被頭上的光亮照耀着的；但是他的陰影，却懷着嫉忌，匍伏在他的脚下，把他的雙腳緊緊拉着，拉着他走下那無形的世界。』

三

利爾阿丹一生都是一個窮人；雖然他一生等待着筆財，然而他又拒絕用卑劣手段預先去得到這筆財產。在他大半生中，他都是一個無名的文人。只有建造近代法國文學的一批作家，從凡爾奈到梅特林克，才非常喜愛他，極力推崇他，可是大多數人却又把他當作一個帶有一點危險性的有趣的瘋人，他在咖啡店的桌上隨便吐露他的思想，有時候竟有人認為可以有抄襲的價值。利爾阿丹在寫作之前，常常向人談論他要寫的作品，有時候他隨便向人談過，就算完事，他並不筆述下來。知道他的人，早認為他是天才，即使他不寫一行，也是這樣的看法。他具有一種危險的人格，彷彿已得到了一切費力思索的東西。但人格只能在其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有着影響，利爾阿丹不能使一般的讀者感到驚訝或興奮。他十九歲時出版的『第一詩集』(Premieres Poésies)，本應該使他出名的，然而這本書却非他所期望的那樣出來，尤其是書中的思想。小說『伊塞斯』(一八六二年)迷離的斷片，開了以後神秘小說的風氣，但當時也很難滿足自己的期望。『埃爾』(一八六四年)和『摩爾根』(一八六五年)，這兩部散文詩劇，充滿了非凡的特點，精神的珍奇；其後兩年，『明日的勒那爾』(Claire Lenoir，以後和他的一部偉大的傑作『特利部拉·善阿美』合在一起)有着清晰的戰慄；但是『反叛』(一八七〇年)是利爾阿丹認為『逼真』的作品，當一八九六年在阿得雅劇院(Odeon)上演的時候，曾得到一時的成功；『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一八八〇年)是一篇劇本，由於一種突變的風氣，曾經獲得獎品；傑作集『殘酷故事』，(一八八〇年)超出了一切道地的法蘭西故事！直

到一八八六年，利爾阿丹發表了『未來的夏娃』，才成爲有名的作家，這部作品是對於科學的諷刺，是對於人類的嘲笑，『特別部拉，苦阿美』（他自己認爲是巨大的沉鬱的諷刺，帶有世紀底色彩，）最終完成了，『阿開底塞列爾』（A. P. d'Arceuil）是一篇優美的散文詩；接着就是一些平凡的小說集，如『最高的愛』（L'Amour Supreme 一八八六年，）『異常的經驗』（Histoires Insolites），一八八八年，『新殘酷故事』（Nouveaux Contes Cruels 一八八八年，）這些都只是利爾阿丹死的時候自身底影子。他臨死時親自訂正『阿克塞爾』底初印稿，這部書是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的，隨後又出了『彼岸之話』（Propos d'ardelia），和小品叢書『旅人之家』（Chez les Passants）。他一死了，從前遠避着他的名聲，就開始接踵而至；在出殯的時候，竟發散精美的訃文。

他一生都在預備新時代底精神樂園。在信仰物質萬能的

人們中間，他不會枉自宣傳他的精神萬能的信仰；在寫實派和帕臘司派的文人中間，他曾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一種象徵戲劇和象徵小說底藝術。他孤獨地過了一生，他一生過的是他下一世紀底生活。他同時代的人中，只有二個人與他完全同感，他只能從這個人得到同情，也只能給這個人以同情，這個人就是瓦格納爾（Wagner）。漸漸青年人都嚮往他，他終於得到了一些信徒。

總之，利爾阿丹最後的話就是信仰，他這種信仰反對官能底實證，反對科學底否定，反對進化學說荒謬的議論，反對他自己在這些勁敵面前所生的厭世主義。他肯定一切；他『相信靈魂，確信上帝』；他對於自己常住的精神世界不有任何確證；在他向前進行的時候，他『像一個負有神聖使命的人』（用比德（Pater）一句有意義的話，）甘心迷失在物質世界裏，隨時以倨傲的態度，拂去物質世界的污泥。

# 遊記

遊踪 (三版) 實價四角

旅行本爲樂事，但在國人則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概，所以關於國內各處風俗人情山川名勝的記述，當然更值得我們的注意。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遊歷過觀察過的人，對於別人考察所得的結果，也可資借鏡或參證，本書文筆流利，意味濃郁，既可供未遊者及已遊者之賞鑒，更可作學校補充讀物。

之東 黃炎培著 實價三角

這是著者在最近遊浙浙東而作，寫寫紹興白四縣的山川文物之富麗，和天堯自然之秀美，敘述各地民情風俗，農村疾苦；文句冷峭乾峭，語調詼奇微妙，尤多新穎深刻可誦的詩歌。插圖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共五十餘幅，極饒趣味。

- 錦繡河山 實價七角
- 黃海環遊記 實價五角
- 旅途隨筆 實價九角
- 深刻的印象 實價七角
- 遊日鳥瞰 實價七角
- 海外的感受 實價一元一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批評理論底紛歧 (英·瑞恰慈)

施宏告譯

批評文學并不是卑不足道的；其中占據主要位置的，自亞利士多德以下，大都是各時代底第一流的人物。然而，現代研究文學的人，在展望着這片園地，和看到一向所努力的事業底簡陋和已成就的工作底零碎時，也許就會詫異自來的錯誤在哪些地方。因為作為批評對象的經驗是異常容易獲得的，我們祇要翻開書本，站在圖畫面前，演奏起樂曲，鋪好氈子，倒出酒來，而批評家所需要的材料就立刻有了。批評家或者還嫌太多：「溫暖得使亞當受不着，」借了米爾頓對伊甸園中的氣候所講的話來說。但他總不至於像研究心理原質 Psychoplasma 的人那樣感到材料缺乏的饑荒，並且，批評所要回答的問題，雖然繁複，似乎并非特別艱深。讀詩的經驗從何處得來價值 (value)？這一段經驗為什麼比那一段好？為什麼對於這一張畫比對於那一張更喜歡些？我們要怎樣才能領略到音樂底最有價值的瞬間？為什麼這一種對於藝術品的意見不如那一種的？這些都是占據了重心地位的問題，是批評所必需回答的。此外，還有一些初步的問題——究竟怎樣纔是一幅圖畫，一首詩，一曲音樂？經驗怎樣纔能拿來相比較？何謂價值？——是用來討論那些基本的重要問題時所必需的。

但如現在我們來檢查一下：那些優越的智慧，有了各

種藝術所給予的極易獲得的經驗，思索着這些問題時，產生了什麼結果，我們將發見祇是一座空洞的倉廩。一些猜想，一點勸告，許多中窳的斷片觀察，不少聰明的臆測，充分的雄辯和應用於實際的詩歌，無數的夾纏，和些武斷，以及偏見，異想，和神秘的傾向，一星真實的揣度，零星的感興，思想底發端和概括；自來的批評論，說是由這些東西組成的，或者也不算是誇張。

亞利士多德，朗吉納斯，賀拉士，布瓦樓，德萊登，愛迭生，華茲華士，柯勒律奇，加萊爾，阿諾德和幾個較近代的作家底最著名的言辭，可引來作例，證明這話。「一切的

人都生來能從模倣自然中獲得愉快。」「詩歌主要地是關於普遍的真理的。」「它要求一種和瘋狂相聯繫的熱忱；被引到忘我之境的我們，變成我們所想像的那些了。」「美麗的文字便是心智底特殊的反映。」「你可以任意支配你底作品，祇要有單純和完整。」「De Gustibus…… (註1)。」「想得適當是寫得好的開端和泉源。」「我們不可以和自然分開。」「愉悅是主要的，即或不是唯一的，目標；教導祇能居於次等地位。」「幻想底愉快比理智底愉快更有助於健康。」「激越的情感底自然流露。」「最優美的文字，在最優美的地位。」「在活躍中的，人類底全部靈魂。」「真整一於

變化。」「想像底綜合力與變幻力。」「眼目注視着作品。」「塵俗的靈魂底解脫。」「形式與內容底融合。」「人生底批評。」「有益於我們生存的移情作用。(empathy)。」「有意義的形式。」「印象底表現。」等等。

這些便是批評理論底頂點和極峯；在努力想要解釋藝術底價值時，過去那些最優越的思想家所達到的最高成就。其中有些——事實上有不少——都是可以作為思索底起點的；但無論總起來，單獨地，或如何併攏來看，這些都不會回答我們底要求。在這些底上下四周，都可以發現其他有價值的，和對於欣賞詩和藝術作品有幫助的東西；斷片的述評和估量，許多能够觀照的頭腦分內的事情。但在這一些提示之外，沒有說明。占據重心地位的那一個問題——藝術底價值是什麼，為什麼藝術值得最優越的心靈花費最精粹的時刻，在人間事業底體系中藝術占據什麼地位？——却絲毫沒有涉及，雖然，要不是有一個清楚的觀點，即使是最公正的批評家也時常要失去對於他自己地位底認識。

或者在文學批評中本不應期待這種的討探。哲學者，倫理學者和美學者或者是這個問題底權威吧？的確，我們有不少的論文，關於「善」，關於「美」，關於「價值」，關於「審美狀態」；對於這些問題辛勞的努力原都不會妄費。那一些一味信賴「理智」或「優異的直覺」和「逼認的論斷」的研究者，那些缺少着必需的事實就坐下來思索問題的人，至少已經使我們充分相信他們底這種方法不可靠——要不是他們，我們就不會懷疑這種方法原來是這樣地不切實。隨了斐緒納(註二)之後，許多人都轉變爲蒐羅和分析具體的，個別

的事實，對美學作實驗的研究；他們供給心理學許多零碎的資料。尤其是近年來，許多關於藝術欣賞底步驟的，有用的知識，都完美地加以說明了。但，如果我們指出大多數美學實驗工作底缺點，——這些工作對於那我們所提出的，更根本的問題至多不過間接地有幫助，——我們並不是抹煞它們底功績。

最顯明的缺點是，在他們選擇實驗時，有着不得已的情形。在現今，祇有人底最簡單的活動可以供實驗室中之用。美學家因此祇好先選取擊劃出來最簡單的所謂「審美選擇」(註三)。在實施上，祇有線底長度，和基本的情狀，單獨的調子和樂句，單獨的顏色和簡單的安排，沒有字義的字音，機械的節拍，和詩底音律底格調，以及和這類似的，單純化了的東西，可以供實驗之用。那些較複雜的東西，已經人討論過，却沒有產生確定的結果。這原因，祇要是讀過詩同時又在實驗室中工作過的人，就可以知道。

祇要我們並不過分地期待，從這些實驗中所得的大體的結果是使我們不失望的。自來以爲辨悉形狀和聲音祇憑藉視覺器官和聽覺器官，但實際却參雜了筋肉意象和有着動作趨向——關於這一點和其他不爲人所明悉的步驟，如像「移情作用」之類，真象已漸爲人所知道；關於韻律底可塑性發見幾件有趣的事實；對於顏色的試行分類；同時逐漸認明即在最簡單的活動中也有着無數的繁複——這些和類似的結果全然都值得過去所費的努力。但最重要的還在表明了：即使是最單純的刺戟所引起的反應也是變幻莫測的。最無隱含的如像單純的一色，對於不同的人，或對於同一個人而在不同的時刻，所引起的心理狀態也絕對不同。因此，非常複雜的作

品，例如圖畫，所引起的反應當更繁複了：這樣地結論，該沒有了什麼不可以吧。自然，這個結論未免使批評理論為難，因為這樣一來似乎把「經驗如何比較」這初步的問題動搖了：要圓滿地討論關於「價值」的基本問題，這初步的問題却是一切理論所首先要解決的。

但在此我已經可以下一斷案。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所觀照的對象愈簡單，所可期待的反應就愈變幻和不能確定。因為要想單獨地考慮一個比較單純的對象很是困難，或竟不可能。它不能被觀賞者放在一個整體中，成為較大的全體底一部分。在我們已有的實驗狀況之下，似乎還不能將它所處的整體限定。和文字底情形相比較，就可以明瞭。例如，單獨一個「夜」字，所引起的思想和情感一定因人而異。但在一句中，變動就少了；放在一段文中，就更固定了。如果這個字是在一首詩那樣一個繁複的全體中，真正合格的讀者底反應就會是類似的：這自然要那個字是在一個整體中纔如此。在後文講到批判底合作問題時，還要論到這一點（註四）在此略行涉及，祇是爲了表明我們爲什麼不能過於依賴實驗美學，綜然這種對探是在多方面有幫助的。

這是 I. 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Criticism* 第一章底譯

文。全篇是對於過去的批評理論底一個觀察，何時也就是提出他自己底理論底一個先聲。因為他在這本書中所要建立的，主要地是他底爲批評上基本的「價值」問題，還有一個更在前的，初步問題，就是「經驗如何比較」的問題。在論及這一點時，本文底後半把近代實驗美學可資我們借鏡到什麼程度，明確的劃定了。他的論斷是很精確的，對於學者并且是很有用的指示。Richards 底理論，以劍橋爲中心，十來已經擴張到全美去了。英國底一位批評家 H. R. Leavis 在爲一本論文選集 *Determinations* (1931) 所寫的敘言中講到對 Richards 感到興味的人時，加上一句說：「在今日有誰對於文學中興味而對於 Richards 不感到興味呢？」此亦足視作者底地位和英美現今批評界底風氣是如何了。

(註一)譯云：「對於趣味……」。全文原作 *De Gustibus et coloribus non disputam* (對於趣味，無從爭論)。

(註二) Fechner 是十九世紀創始實驗美學的人。

(註三)在實驗室中，凡對於說不出理由的選擇，都統統地稱爲「審美選擇」(aesthetic choice)。

(註四)原註：「參看本書第一六六、一七八、一九二頁。」

# 散文隨筆

## 人市 畢 奩 午

爬過硃砂嶺到賈家坊去，你就看見那個害着黃疸病的大空場了。

它像一隻難看的將死的野獸，沒奈何的匍匐在那瘴惡的和盛怒的火雲一般的石塊堆積成的硃砂嶺的足下。

河泊礦務局在硃砂嶺上面設立了煉焦廠。煉焦廠中的洗煤所每天都是毫不停止的向四外排泄大量骯髒的液體。這些液體漸漸的就凝積成一條污黑的河流了。它躍下山嶺經過那個大空場一直向賈家坊一帶的田野中流去。像一條粗大的黑色的鋼纜，緊緊的連鎖起礦山與農村。

在那個大空場上好像從來都不長一棵青翠的樹木，或一朵鮮艷的花卉。一片污穢的枯黃的小草不分春夏的在那里顫抖着，這地帶彷彿已經完全僵痺了，春天的雨露或夏日的陽光都不能賜與它一點活潑的生機。

賈家坊一帶的農田裏有河泊礦務局開闢的公墓，啞啞的烏鴉在那乾透了的梧桐頂上歌頌着『死』。

一些從山嶺砍柴回來的孩子是穿着被荊棘扯破的衣衫。一些從礦山檢煤屑回來的孩子是塗着像瘡惡的假面一般

的黑臉。

這些孩子們有時是聚集在那公墓上，有時就跑到那個空場裏，他們打鬧着，呼叫着粗野的原始的山歌和那從礦山中學來的下流的歌調。

——叮噠，叮噠，給咱們一個漂亮的姑娘。

他們用打鬧和呼叫以堵塞『飢餓』之怒吼。

原野和礦坑和墓穴。

流落與飢餓與死亡。

煉焦廠從山嶺把它的煙囪高聳的伸着，傾吐着一縷一縷的黑煙。它好像什麼巨魔的觸角一般要攫取白晝的太陽，人民的生命以及那撒散在黑夜的天空中的亮晶晶的星斗。

——老鄉們，今晚在咱們這旅店裏住宿呀！

幾家開設在那個大空場附近的糟污而陰暗的旅店，一到黃昏那老闊們就站立在旅店的門檻上兜攬他們的生意。

——老鄉們，今晚在咱們這店中住宿呀，咱這里守着『人市』近，一清早起來，保管什麼事情都不會就誤。

在這些老闊們口裏吹喝着的『人市』。就是賈家坊一帶的人們給那個害着黃疸病的大空場起的個別的名號。

這里的田主和廠長都知道錢的來源，他們每天早晨都派着人到那大空場上雇覓苦力。

買家坊一帶的居民，漸漸的也知道勞力可以和貨物一樣的出賣，於是他們便每天一清早都聚集在那個大空場上兜售自己的生命。

青年和老年，  
婦女與小孩子，

每天不等天色發亮就幾千百個的被雇到河沿礦務局裏去。礦務局裏有煤坑，礦道，翻沙廠，煉焦所，……

一個偉大的工作洪爐，熬煎着大量的狠毒的血液以周流遍佈於礦山諸處之脈絡。

那些被礦務局雇去的人們，每天從礦山裏爬出來都是滿身浴着大汗，疲憊得彎腰駝背。

在那裏沒有自由和幸福。

人們都是——

一個限一個地，

受折磨，軋斷，

殘廢，咬嚼……

以至橫遭慘死。(註)

然而人們仍然是不停止的每天從各個田園和農村中湧來。隨着那黃昏的向火雲中沉落的太陽，他們就投身到那空場附近的糟污的旅店。

旅店主用粗糙的食物款待人們。像同礦務局有什麼特別的交情一般，他們瑣屑地向宿客們道着礦工的光榮與快樂。

——明天早點起呀，現在礦上行包工制，你可盡量賣你的力氣。反正咱們出門就是爲拿力氣換錢。當然越有機會多賣氣力越好多拿錢。

旅店主們是從來不提一點那礦山所施與到礦工身上的災

難的。

記得去年夏天，我一個單人步行回家去。天黑時我就投宿在那空場附近的一家旅店裏了。

晚飯後，旅店主瞪着好奇的眼光向我說：

——這位年青的老弟，您也要到礦上作活嗎？那麼您可在明天一清早趕到那個大空場上。那裏就是「人市」。您們住在大熱鬧地方的人大概早聽說這個名號了吧。

一九三五·七月

(註)兩語譯自M. J. 的散文詩。

## 撲滿 方敬

一個陰鬱的下午，細細雨潤溼了簷前的紫藤。長腳蜂隨着涼風回了它的泥巢。我坐在窗前，對着這暗淡的景緻，如對着褪色的遠年，想思又停了。我感到一點淒涼和一點憂鬱。終于流連在遼遠的歲月裏了。回想着，回想着，我已變得很年青了。在記憶裏，在荒棄了的小天地裏，我微笑着，我是一個健壯的孩子。

很多年前，我尚是一個孩子，而六叔叔已是接近二十的人了。每天我們一塊兒上學：繞過一個大池塘，再走一程小道，就到了一座低低的舊院落，我的發蒙學校。六叔叔是我們中的領導者，但他並不驕傲他優越的地位。他是個高個兒，瘦瘦的，有和好的氣質與沉毅的表情。他讀書已十多年了，四書五經全唸過，能懂得其中的一些義理；一筆顏字也寫得很像樣，有時還有小小的應酬呢。我們的老教師常用極得意的口氣誇獎他，但他并不因此就自滿。在學校裏，他循規



顯矩，持有一種適當的態度，確是我們中的一個表率。可是在閒暇的時候，他不少有風趣的玩法；他精通許多小玩意。我頂傾慕他的，在我小小的心靈中能引起一些可愛的幻想的，不是他在科學上所持的態度，倒是在小玩意上顯出的聰明與才能。在他伶俐的手指間，許多精巧的指紙工做成功了。有時，他跑到山坡上去，揀選了揀選，才擲下幾根細長的狗尾草，然後蹲在溪邊或者坐在石頭上，不多一會工夫一個蟋蟀籠或者一隻小鳥就編好了。他會削竹為船，擄蘆葦葉為笛。在二三月晴和的藍空下，我們在草場上放着的各式的風箏，大半是出自他的匠心。凡是一個小玩意，他做起來都能得心應手。他的多才多藝很能啓示我們，指點我們。我們有時從他那兒得到快樂，有時又得到失望。不過他很愛我們。在我們兒童的王國裏，他是一個眾望所歸的主宰了。從他，我感到無限的親切與欣悅。

七月間，一個酷暑的下午，我們在學校裏全都困極了。六叔叔啃完了溫醬，覺得無事可做，於是從書包裏，取出一塊竹片和一把小刀兒，想完成他動工已久的一個小竹屋。他正開始削刮着，不意中被老先生發現了。他悄悄地走近他的背後，不動聲色地立着。一堂哄然的笑聲使他驚覺了。當天老先生的心情很不佳，嚴厲地責備他一陣，他苦心經營的小建築物也被沒收了。這給他心理上一個損傷，他羞愧極了，我因此也憎惡那位老先生了。他難過很久以後，想恢復他昔日心理上的滿足，他的行動更加穩健了。他壓抑着他對小玩意的興趣，他很冷淡，很銷沉，許多日子不談不做了。而在他深心裏，他卻隱藏了悲哀和惋惜。真的，他不能忘情於他伶俐的手指，而又別有一些說不出的情緒了。一天我讀了一

課生書，課題名叫撲滿，我向他說我很喜歡這新鮮的名辭。他感動地說了：

「從前我對撲滿有很多的想像。」

「你喜歡撲滿不？」我好奇地問了。

「只是後來興趣的轉變……」

「現在你喜歡什麼呢？」

「唉，我已沒有什麼愛好了。」

這話使我有點感動。他是太誠實了，對於他的情感和生括。他的神氣顯得感傷。他緘默着。我一面爲他感到淡薄的悲哀，一面對於一個引人想像的玩具，發生貪求之心了。

幾天以後，我熱烈地向他要求一個撲滿，他笑笑就答應了。他從一個書廚中取出一個圓的瓦罐，很細心地在接近罐口處敲破了一條縫，然後用水洗淨，乃對我說撲滿成功了。最初，這粗簡的玩意使我失望，我看不出有一點好處來。它能使一個浪費的孩子變節省點，它能教孩子一些道理，那是有意思的玩意，有一次祖母對母親說，當她看見我在玩撲滿時。這時，我才知道它本身就是一個教訓。我因此也就滿意了。我記得，後來我喜歡它的理由，並不在於它的教訓作用，而在它給我年下或節日的收入一個便利。每次我投進銅子以後，必定搖一搖，應一會，才把它放在一個最神祕的地方。空閒的時候，我常悄悄地跑去看看。從這上面我得到過許多慰安。我熱心地將它保存着。後來因爲避匪搬家，在忙亂中老僕人不慎把它碰壞了。我很惋惜，很傷心，過了很久才冷淡下來了。而我的六叔叔呢，他的心情已慢慢轉變了，爲另一些新的癖好所牽繫着。他對於這損失很淡漠，只說說並沒有什麼可惜吧了。我們的家遷到一個新地，不久我家大伯就

與當地的一個財主認識了。這位財主是個著名的怪客人，矮的，大肚皮，說話時愛噴出口沫，人們都叫他撲滿。這人給我一個很可憐的印象，我真後悔從前曾喜歡過撲滿了。他在我的心裏永遠佔有一個卑低的位置。至今我一想到撲滿亦必想到這位怪客先生了。

我與六叔叔同了三年學，祖母就不要他繼續他的學業了。他閒住在家裏，照管一些瑣細的事務，有時也到街上茶社裏去坐坐。由於這樣一個新的生活轉變，他養成了一些新的愛好。他喜歡與人接談了，也在學着抽煙捲了。當我在家裏的時候，他仍與我很親近，有說有笑。不過，我總覺得他已是一個大人了，似乎在我與他之間，已有一點距離了。他住在家裏，原來是為等候一個職業的機會；時間一久，他就厭煩這種單調的生活了。後來一個久在異地販藥材的親戚回了家鄉，到我家裏來玩，談到翻山越嶺的生活雖然寂寞，但準能獲得一些利潤。勸我祖母允許她小兒子去磨練磨練，年青人得體驗一下艱苦。這些話打動了祖母的心。於是六叔叔已被決定作為他的一個伙作了。一個天高氣爽的秋晨，他們步行出發了。祖母很傷離別，我第一次感到空虛，可是遠行的人一天天和去已遙遠了。

爲着追求一點經驗和利潤，在冷僻的鄉間，崎嶇的山道上，六叔叔背了好幾年的風霜。陰溼的小旅店和徹夜的行程使他的性格更加堅強了。他學得各地的俚語，頗有一個生意人的風度。他巧用心機，起初在他的事業上獲了勝利。但是時過境遷，事情漸漸地不順手了。最後，他受了一次重大的損失，一個深夜他沮喪地回家了。他臉色變得油黑，穿着也不像樣了。我們都覺得驚異。他急促地敘述了他幾個寒暑的

經歷。我們都佩服他過去的努力與堅忍，而又爲他的前途感到失望了。他頗羞慚，心裏已永遠留下一條傷痕。此後他長住在家裏了，常常笑着對人說，他是一個撲滿，已被人家碰得粉碎了。現在呢，現在他已是三四個孩子的父親了。在寒暑的變遷中，他只希望有個幸福的家庭。

窗外的雨漸漸地大了。我從一個遼遠的夢裏醒來，而又開始聽着雨。

八月十八日

## 陶孃孃

道 靜

在我初初認識到這世界的事物時，陶孃孃就在我的生活裏佔據着全部日子。她人並不漂亮，但却有着一副美麗而且溫柔的性格，我們全家皆喜歡她，甚至那頑強的了頭如意，也背地說陶孃孃好。

她什麼時候到我家裏來的，她幹嗎到我家裏來，我都不曾知道。我祇記得當我父親去世那天早上，我的二孃孃把我從這一張牀抱到那一張牀上去時，在晨曦昏闇裏，就已經看到陶孃孃那個憂傷的面龐。陶孃孃在我家住下去的理山大概就是做衣服，那時我家堂屋裏老擺着一張長長的鋪着白布的棹子，上面放着許多整塊的以及零碎的布，剪子，尺子，漿糊，陶孃孃就坐在這張棹子邊消磨她的日子。我們一家皆管她叫陶孃孃，我則因爲輩數小，叫她作孃孃。

父親去世後，在一年裏我的叔叔和弟弟也跟着去了，再過一年，我的兩位孃孃也出閣了，十分熱鬧的家庭驟然顯得十分寂寞起來。那時我的年老的祖父正在一個遼遠的地方做

事，家裏祇有祖母，母親，陶燻燻，我，和一個胖了頭如意。因為覺得房子太大，太空虛，我們搬到綠水河一所小小房子裏住下。那所房子堂屋無法再安置一點什麼東西，陶燻燻工作地方便移到東耳房她臥室裏去了，同時那張長長的棹子也換了另外一張小的。我們一家人就這樣悄悄生活着，似乎也很少親戚過往。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那時怎麼樣打發每個日子，我記得那全是陰天，祖母，母親，陶燻燻老是憂鬱着，她們不大說話，也不大理我，我放學回家時也祇問我一兩句話，看我學校裏沒發生什麼事情時，就算了。提到過去事情時我不是想用「陰天」這兩個帶有傷感性的字句來渲染我的文章，在我的記憶裏那些日子確切是陰天！

陶燻燻那時似乎不過是快三十歲的人，但她的態度却是那麼安祥，一點年青女人的浮躁氣皆沒有。她非常忠于她的工作，從早上起就伏在那張長棹子上一直做到夜裏二更，纔伸了一個懶腰躺到牀上去。我不知道我們家裏有那麼多做的，她一天一天地做老是沒有完，同時她也一天一天地住下去。

自我們家庭遭了變故後，陶燻燻更對我們親密起來。我想一來是慘痛後一種應有的安慰，還有陶燻燻原不是熱鬧那路子人，現在我們家庭衰敗了，寂寞了，可以讓她靜靜地住下去。她同我母親感情非常好，她愛我就像我母親一樣。那時我大約不過七八歲，放了學就跑到她房裏去，坐在那張長長的棹子邊，或者說閒話，或者溫習功課。祖母和母親沒事時也呆在她房裏，大家皆願意和她談話，皆願意和她在一塊，伴着她就好像靠近一團溫暖的火。但陶燻燻是輕易不到她房裏去的，就是堂屋裏也祇有吃兩頓飯時候。她熱習我們一

切家事，但是她對於我們家事却不願參加意見。一件有趣的事：她同胖了頭如意一天還不說兩句話，有時如意到她房裏去掣衣服洗，她也祇把眼睛看看牆角落換下來的那堆衣服，表示她已經知道了，但如意背地却會說她好。有時我們一家子去做客，我媽臨走時就說：

「陶姐姐，勞你神，幫幫我們看家罷！」

「那裏，那裏，有如意呢。」

然而我們搬回時回來，佛棹上的燈點亮了，香也添了，廚房裏收拾得清清楚楚的，小風爐上的水撲撲地開着，一切皆像我祖母，母親親手安排的一樣。

這真是一生最快樂的時候，我們換了衣服在院子裏一坐，不知是那裏來的笑蕩漾在每個人的面上。這時我窺見陶燻燻的臉在發光，發亮，喜氣上了她的眉梢。

在另一時我想到母親時，寫了下面的話：

她常常喝酒，每到夜半，就弄了點現成的菜，在燈下自斟自酌。母親喝酒時，我常常拿了本書陪着她，若沒有我在身邊時，母親就攤開本書，一面喝，一面看。「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詩句常從母親口中輕啣地吐出，念時母親眼睛微微閉着，彷彿想到很遙遠的事。那時我年紀雖然小，但從母親輕啣的感歎中，從母親默默的冥想中，我知道母親現在心裏很難過。便嘻笑着為母親關上書，請母親為我講一個故事。母親常常為我的手巧改變了威容，同時講到過去的事情時，一種春陽般的微笑又從母親慈祥的面上舒緩地流露出來。這時夜靜靜的，靜靜的夜裏只有母子兩輕悄的語聲，我們

已忘機于這種溫柔的情趣裏，覺得宇宙十分渺小，這小小的空間就成了我們廣漠無邊的世界，祇要我有母親，母親有我，我們便有了我們的世界。母親的每一句話裏皆蘊含着一分智慧，就說修辭，同樣一句話別人說出時顯得笨拙，母親說出時就十分自然美麗。我聽到入神時，常常仰起脖子來就母親的杯裏喝一小口酒，賢明的母親並不會拒絕我的要求，但她對我時總是慢慢的，且微微笑着，在這笑裏包含着逾格的同情，同時也包含着委婉的勸止。可惜我不會寫詩，這樣的情景我願意寫成一首詩，或者一句詩！

然而這是悄悄以後的事，童年時陪伴我的却是陶嬋嬋。小時母親常常無理由地責罵我，這時唯一勸解的就是她，這個印象就不會使我忘却。我永不會忘懷一個下雨天黃昏陶嬋嬋同我談到父親生前的事以及勸我的那段話。那天祖母母親不知什麼出門去了，祇有我和她寂寞地守在長長的棹子邊，她苦着脸委婉地勸我聽母親的話，別使母親傷心，好好地讀書，……這使我每一個陰天，每一個生活變得懶惰的日子輒爲之流淚。我珍貴這些記憶，一個人假若有理由活下去，這些記憶是不是使他更其生龍活虎一點？

靜夜裏遠處一片笛聲，黃昏風雨裏風琴的幽怨，常常使我悵惘，常常使我想起母親和陶嬋嬋來，我彷彿聽到了熟習的聲音，見到了熟習的面貌。我永不會忘却她們那分生活習慣，假若我的一切是由她們所形成，則我對於我性格的偏愛是十分驕傲的。

然而陶嬋嬋不能在長長的棹子邊消磨了她的一生，也不

能同我們長久地住下去，正像上帝造了水也造了風，小小的池塘也得添一點美麗的漪瀾。之後幾年她同了我們一家到××任上去，因為叛變軍隊過境，她逃走時稍稍落後一點，左腿被打傷成了殘疾，故我們過另外一個地方去時，她不能再同着我們一塊走，祇好在四老爹家住下了。等我們四年後回到老家時，四老爹家長長的棹子邊已經沒有她的踪影，據說她嫁給了一個吃糧的人，跟着那個人到遠地方去了。

我記憶裏的陶嬋嬋僅祇是這麼一點，對於她的性格的認識尤其十分模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帕利小姐那樣的人，假若是，我祝福她能夠得到了一個安息的地方。我四姨總愛說幾句尖刻話，說陶嬋嬋平常總是那麼倔強高傲，現在成了殘疾，也會想想自己的下世了。這是使人十分傷心的話。在我想，陶嬋嬋不能夠再理智一點，有勇氣更切地活下去，她的一生或者更美麗放光，更像一首詩。

一九三五年八月。

## 起 渡

林 娜

在朝霧的迷霧中，我們便靠了海岸。這海岸是作爲臨時起載和搬運偷稅的貨物或者禁貨的秘密碼頭的。

我忙着解開帆繩把布帆放下來，老禾公公便划着漿，望淺水灘靠攏過去，因爲夜潮已退，所以兩岸便赤裸地暴露出黃色的沙灘和黑泥。

海岸上灰暗而又沉悶的，潮濕的霧氣使人感到了寒顫，漫天的濃霧像細雨絲般的墜落着。

岸上有沒有人來？老禾公公袖口拭了拭沁在額角

上的汗珠，低聲地問。

——一個鬼影也沒看到！我憤恨而又絕望地回答他。

——這是爲什麼呢？爲什麼呢？這一代的人……唉！真不行！老禾公公憤慨的嘆息了一聲，便沒在沉思里了。

我們慢慢地把船靠上了淺水灘了，老禾公公便喃喃地說道：

——你上去招呼她們來，懂得嗎？……船我會自己拴，要快，要快……遲上一兩個鐘頭便不行了，告訴她們：要快，要快！說慢一步回頭我會敲碎她們底腳跟……

把褲管擡在腿上，涉過淺水灘我便望那條一直通連到村里的泥路去了。

村莊在灰暗中沉睡著，好像一條龐大的倦乏了的母牛。靠近村口面對着海岸的一叢竹叢里，我看到了一個迷朦的陰影在蠕動著，於是便疑慮地把腳步放鬆起來，心想：可不要把消息洩漏了！可是，我馬上便聽到了一個熟悉的沙音在濃霧里輕顫：

——有誰來了，躲進點！

我不禁暗地裡好笑起来：原來這些淫婦却躲到這兒，來讓我來跟她們開個玩笑吧！於是，便故意大聲吆喝道：

——什麼人在這兒鬼鬼祟祟的，可不是運私貨的，捉將官去！……

她們靜默了好一會，露出了是我底口調，於是便肆意地大聲罵罵：

——好不大胆的賊骨頭，把老娘說的一跳哩！

從竹叢里攢出，望我底方向奔過來了。

她們一共是六個，都是村中健實而又年青私貨的搬運夫

我們開連着步伐向海岸奔去了。

老禾公公已拴好了船，高高地爬在岩石上焦急地抽着旱煙筒，看見我們遠遠地來了便粗魯地喊罵道：

——鬼把你們都拖進墓穴去嗎？怎好這時，這時才來……

大家沉默着沒去理睬他，只顧各自高高地擡起了褲管，露出了她們那粗壯而又白晰的肉腿，一個接一個地涉過淺水灘爬上駁船去了。

我便也爬上岩石上去，靜默地坐在老禾公公底旁邊，用着舒適而又閑雅的態度，監視她們一包一包從駁船上搬上來，搬運到村里去。

老禾公公滿足地抽着旱煙筒，用他那尖銳而又貪婪的眼睛，端詳了每個村婦底服飾和面孔，於是，又喃喃地噙笑着，似乎發現了什麼奇跡似的，向我低聲叫道：

——多麼地動人，多麼地動人啊！

可是，我祇向他皺了皺眉，表示我對於他這般大年紀的人，居然會說出這樣淫猥的話底輕蔑。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很快的便指着一個忙著來回地從駁船上把貨色搬到海岸來交與另外一個接着駛進村里去的，着黑衣褲，圍腰巾，頭上繫着一塊大紅底白花紋頭布的年青婦人給我。

——這個你認得嗎？她底名子就叫阿蘭是的，就叫阿蘭，我不會看錯的。……年青人，你看她底腿兒多白晰粗壯，面孔兒多好看……還祇有二十歲哩；可是，她却已是個寡婦了，唉！多可憐的孩子……

老禾公公接着搖了搖頭，表示他對於她底不幸的憂鬱。——她可以說是個足成的苦命人，從小就沒好好地過一

天快活的日子，是一個從小抱養的媳婦兒呢。十八歲那年我從台灣運來了一載白糖就住在她家，不上兩天她便由她爸打主意招了隔鄰的一個年青人；可是，我下個月再從台灣來，便聽說她爸死了，家里便剩了她們年青的兩夫妻……

——她底丈夫是個不守本份的無賴，酗酒而且好賭的浪蕩子，不上半年便賭光喝乾她爸遺留下的幾畝薄田，他沒得活做便終日浸在酒里，酒醉了便打她，常常就這麼地把她關在房子里全身赤光地鞭打着，鞭打着，到她昏倒了，便用夜裏的便溺灌醒她。醒了又打，一直打到第二天。鄉里頭尾聞聲便都圍來看，搭訕，哄笑，好像是看把戲似的，於是，他便要忿忿向人們吼道：

「我們不是供你們尋开心的戲子啊！滾你的吧！」

——人們嚇的都跑光了，他接着便又打她，打到中午和夜晚，不讓她吃和穿；但是，爲什麼呢？鬼知道！也許是怪她爸沒多留點枉冤錢他花……

——他們就這樣過日子，他喝酒，賭博，沒錢還債便迫他老婆跟別人家底漢子睡覺。她不答應便要被打，打到昏倒了用便溺灌醒又打，一直打，打到她答應；但是當賭徒們真個跑進她底房裏想跟她睡覺退賭債時，他便又狂暴他把人家趕跑，拿鞭子打她，罵她不顧廉恥，年青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流氓，賭徒都恨他，怕他，一天他終於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在海里……

老不公公沉重地嘆息一聲，一會又用着快活的聲調向我叫道：

——你喜歡她嗎？年青人照直說吧，她要有像你這樣的漢子多好……

我面紅紅地把面孔掉開了，他變了變便哄笑起來，可是聲調却變得嚴肅而又莊重：

——我一點也不是跟你開玩笑，年青人，你點點頭答應吧！我馬上便可以替你辦到……

駁船里的貨色已經搬空了，那幾年青而又美麗的女搬運夫在淺灘邊把手洗乾淨，便圍到我們下面來嚷道：

——通通搬完了，老不公公……

——好！阿詳下去發錢……又低聲地附到我底耳邊說道：記得，阿蘭要先發哩！便又快活地哄笑起來。

我面紅地爬下了岩石，他向後一仰臥，倒着便睡熟了。

## 臥佛

陳敬容

「這位佛爺睡得長呵，一睡就是一千多年。」

看見臥佛的人都這樣說。其實他何嘗是一直睡了一千多年呢，他曾醒過一次的——雖說祇有一次。

臥佛覺醒在佛堂裏，正是人間寒冷的十月夜。月亮是滿圓的。院中殘桂底影子自窗口伸入，蓋滿他了一身。他微微地睜開眼來，輕微的香氣撲入鼻中，帶着深秋的夜寒，使他不覺一噤。望見一輪明月在窗外招着無形之手，他想走出山門了。去外面對着空山，獨賞那天高月小的景色。於是他推開披在身上的紅袍，緩緩地自佛座上移下來，欲去開那佛堂的門。

佛堂的門緊緊關着。他用力搖了幾下，似乎外面還上了鎖呢，他是被鎖在這小小的佛堂內了。他嘆一口氣，驚動了桂樹底影子，那自窗口伸入蓋在佛底身上的，現在則灑滿了

空空的佛座與佛衣，給雕鏤成細細的花紋。

他靜立不動，他底頭幾乎觸着佛堂的頂板。寂寞淨在那莊嚴的臉上。看看影子，影子縮得低低的，堆在自己底脚前。不耐這樣的獨立，臥佛才于於佛堂內了，以他底光明的神目察看着所有的事物。

他看見自己坐前的一張長桌上，放有三隻半大的香鼎，鼎內殘火已枯死了。香鼎的顏色鮮明，他看得出來，那不是當日的白玉黃壤，上面有着詭文的古鼎；只不過變新的銅器罷了，那上面還有人爲的銅綠，要人來信它是在世上過了千百年的歲月。供桌呢，雖是古式的却上了大紅油漆，一股生的氣味使他要嘔了，他拖起脚步就走開去。

他看着圍坐於四壁的羅漢，在每個底面上，都找不到一絲神聖的顏色，新灰塗滿了一牆。佛座旁的四金剛，雖然仍是手執着各自的武器，威武地站着，但那臉上的白灰與唇上新塗的朱紅，叫人看出一切威武早已從他們身上逃去。

他們是昔日坐在菩提樹下聽他講經說道的佛弟子麼？是那莊嚴神聖的他一向信任的佛弟子麼？

忽有一陣風自樹間悉索而來，他覺得有點寒冷了，忙回看自己身上，一片泥金的光耀着他底眼睛，他看見自己底手和脚和一身，全被泥金包滿了，驚駭將他擊倒，頹然坐於地上。

自己底臉面變成了什麼樣子呢，他不敢想了。也許他底唇也被人塗得血紅，也許他底頭上加上了新的冠冕，昔日那莊嚴的神色，想已於千年一覺中消散盡了吧。他恨不能跑出佛堂，借天上明月照鑑自己。但是現在月亮也飲起了清光，寒風弄樹正飄然有聲。佛院中一聲雞啼，夜之沉默也被驚破

了。

他只得站起來。一步挨一步走到佛座前，閉上眼睛悄悄地躺下；門上有開鎖聲，他來不及扯起衣袍，任它一亂堆落在脚邊。老和尚提着佛燈正走進佛堂燒第一炷早香，看見臥佛底一張金臉默然帶愁，說：

「怎麼一夜西風把佛爺底夜袍也吹開了，還吹來這許多灰塵遮沒了慈悲的臉色呢？」

## 亡者 方 序

雖然是纔踏上了中年的邊沿，也深深地感覺到舊日的相識者成爲古人了已經是過多。在這個歲月中想活下去自然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像我這樣只有窄小的友群的人在兩三個月中便以驚慌來聽受三四個友人的死信，不得不使我嘆息着，有的時候也許想到：我的時候也就要到來了！

有的是那麼熱烈地想活下去的，却爲天力或是人力強制地把他們的生命削短了。不要說到他生前有多麼倔強的個性，也只好把屍骸埋在小小的墳墓之中，要血，肉和骨節漸漸地化成了土壤。就是活下去呢，不也只能漸漸地走向腐蝕之途，成爲無用的被諷笑的傢伙麼？

在一個友人的來信中，我知道了又一個友人的死信。我真想不到，因爲死去的人一直是和強健相連的。住大學的時候，他是一個出色的運動員，他的身材不高，可是兩肩很寬，有着黑褐色的皮膚。他正像一匹小牛，可是他的性情却是出奇的溫和。當着他說起話來的時節，他總是慢慢的，好像把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權衡過輕重。他說話的時候又不多

，總是守着無言的沉默。他像是永遠用眼睛望望別人，然後再失望地看看自己，像有多少難言的隱秘藏在他的心中。

恰巧一個學期我和他住了同房，（此後我就永遠避免這樣的巧遇了。）到了就寢的時候，燈纔熄滅，他就突然驚叫起來。我很驚訝，念着從床上跳起來，可是另外一個同房的却笑着告訴我並沒有什麼意外發生，這不過是他照舊在睡中說着話而已。

「就像這樣子說話麼？」

「這還是輕的呢，等等看，到再睡沉了點的時候再聽。」

他就一直在喊叫，有的時候像是笑着，又像是哭着，好像他的情感在極度的興奮之中。他像是和許多人說着繁複的事件，那些人都壓制他。於是他就不得不喊叫，他自己要從高壓中衝出去。

我自己不能睡，另外一個人却睡熟了，後來他告訴我因為他已經習慣了。可是當他的喊叫纔一停住，他就敏捷地跳下床來，到外面去了一次。到他回來的時候我就問：

「方纔你睡着了沒有？」

「唔，唔，」他好像是還沒有完全清醒似地，邊說邊跨上床去，「你還沒有睡麼？」

我不必再問他也知道了他是睡過一覺來的。他却接着像十分抱歉似地說：

「你一定沒有睡好，我太吵了，唉，沒有法子，我也知道，只要我一睡着就那樣，這可怎麼辦！」

住了半年的同房，他就一直是這樣。漸漸地我也習慣了，可是仍然盼望有時候他會回到家中去，那樣我就更覺得難一點。

「爲什麼你平時不大說話呢？」

有時候我這樣問了他。

「有什麼可說的呢？」

他很快就回答我了，可是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低聲，他嘆息着，然後是莫可奈何的笑着：

「你想我平時若是多說一點話，夜裏也許能安靜一點吧？」

「那倒不一定，」我倒有點不安了，我不願損害別人的一點隱情，我也不該使人傷心，「我不過隨便說說就是了。」

「有一天我想我會好了的，日間夜裏我都不說話，我再也張不開眼睛，……」

「那是什麼意思呵？」

「就說到我死了的時候！」

來信上我還知道他遺下妻，一兒，一女。未亡人的日子該如何去過呢，我有一點怕想，可是我及時常想着了，我還想着他是真的安靜下去了，但是當着彌留的時候，看到妻兒的號啕，他是怎麼樣斷了他的氣呢？

友人的信中並沒有詳細地寫給我，我却好像十分清楚地知道。



# 秋

麗尼

冷風颯颯地掃動了落在馬路上的枯葉，於是，秋天就慢慢地深了。

細雨沒有休止地落着，如同一些散亂的遊絲，隨着風佈滿了整個低沉的天空。幾日以來，一到傍晚，這樣的細雨就沒有理由地落起來了。

沿着江岸，我走過了兩個碼頭，但是，並沒有看見一隻新來的船隻，夜工顯然是無望的。年久失修的水門汀路上，瀆着一團一團的小水瀆，我不時把足趾踏到那些小瀆裏去，試探着牠們底深淺。

夜是凄涼的，又加上這樣的風雨。路上沒有同伴，幾乎連過路的人也難得看見。將近海關碼頭的時候，在一個豎立着蚌殼招牌的汽油站前面，我停止下來，把裹在身上的衣服更緊了一緊。

氣候底轉變是迅速的。不幾天以前，天氣還是那樣燥熱，而現在，江風却已經使人感覺寒冷了。風在江邊呼嘯。一陣冷風過去之後，一堆一堆的梧桐葉就索索地捲動了起來，發出一陣令人極其難受的聲音。

我站在汽油站底廊簷下面，因為這慘淡的景象底重壓，而感覺了憂愁。

江岸是寂寞的。在白天，這裏曾經喧嘩過許多生命的底

叫聲。人們在陰鬱的天氣裏扛着各種各色的負載，從輪船底起重機旁跑到堆棧底深而且大的肚腹裏去，又從那肚腹裏帶着新的負載，回到輪船上來，叫着，嚷着，呻吟着。手裏握着皮鞭的看碼頭的人，站滿在跳板上頭，橫着眼，把每一個人都當作強盜，然而，扛着負載的人們一走到他們面前，却把叫嚷和呻吟故意似地拖得更長，而且提得更高了。

如今，這一切的聲音全都死去，所餘下的祇有風雨和一個黑暗的夜。

我站在汽油站底廊簷下面，憂鬱地看着那些迷惘的路燈。整個的都市，幾乎全都隱藏在黑夜底雨絲之中了。黑夜的都市！在那都市裏面，人們是在怎樣生活呢？夜生活將要開始了，疲倦而瘋狂的人們，在雨夜的街市上會更爲擁擠，擁擠過來，又擠過去，一直到天明將近的時候，於是，整個的都市也就死去了。

細雨仍然祇是疎疎落落地下着，下得不大，却使人生出了異樣的煩惱。不時，有一兩滴雨水從簷間滴了下來，打在水門汀的石地上，發出空洞而且寂寞的響聲，一下，二下，等不到第三下，就沒有了，祇好忍耐着再等。然後，經過了許久，才聽見水門汀上又是空洞而且寂寞地響了，仍然是一下，二下。

「爲什麼不待得更大一點呢？」牽了牽被雨絲飄得透濕的衣裳，我怨恨地想了。

汽油站是空洞的，玻璃門鎖着，裏面沒有一個人影。陳列室裏陳列着一些長圓形和長方形的油罐，和一些奇形怪狀的零件。對於這些，我不知爲了什麼，忽然深深地憎惡起來。一輛汽車淋淋地駛進站裏來，但是，連停也不會停，看見站裏已經沒有執事的伙計，就一直又駛出去了。

江上是迷濛的，祇從燈船上面發出幾點忽明忽滅的燈光。江水落得很低，現出十多丈的沙灘。當洪水漲滿的時候，這裏不知漂過多少人底屍首，然而，洪水一落之後，竟有許多的人就在這原來的地方搭出蘆葦棚子，當作臨時的居屋。

那是我十六歲那一年九月初頭，我開始在這城市獨立生活的第三日。那時，我底身體很瘦的，而且，對於一切事情都是很胆怯的。

我感覺得我有一些淒涼。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沮喪，這樣絕望過。生活是愈變愈艱難了。在鎮上雜糧店裏當過了三年學徒，幾乎得了癆病；以後，我就被四叔堅決地帶到這都市來了。兩年以來，我一直和四叔共着一條扁担。四叔是一個慈愛的人，然而，他對於我總不姑息。他教訓着我如同教訓他自己底孩子一樣。但是，如今，四叔是已經走到不可知的另外的碼頭去了。

「硬朗一點罷，孩子，」四叔望着我底憂愁的臉，鼓勵地說了；「生活不是兒戲的，高高低低，拿出點主見來。我，沒法，這地方頓不下去，成了別人的眼中釘，祇好到別的碼頭看看罷。」

停了一會，四叔又接着說了：

「也是實在沒法帶你一起去，自己都不曉得怎樣——」

「四叔到底到哪裏去呢？」我囁囁着。

「真不曉得就算了，自己好好兒的做人……」

四叔走了以後，我就把扁担換了一把鐵鈎。我也擠在人縫裏頭，依次挨到船房底門口。人們望望我，又把我推開。但是，我仍然擠着。總伴有人把一包棉花或者一包白糖搭上我底扁担，受我用鈎子鈎進包去，將那重負支持着的時候，我却忍不住地感覺得我底全身骨節都要粉碎了。我祇有等着人少的時候，選取一些輕鬆的零件來把生活挨了過去。

我望望那低落的江水。江上祇是一團混濁的黑暗。有時，一堆一堆透明的浪頭從黑暗之中抬起頭來，但是，一瞬間又被掃了下去。我輕輕地嘆息了一聲，把掛在腰間的鐵鈎正了一正，仍然望着那不平靜的江流，就出了汽油站，一直向着蘆葦船走去了。

我想起了那年的何老爹，四叔底朋友。他是住在蘆葦船尾上的。

何老爹一定還抱着他底燒酒瓶吧？那老頭子一定還沒有睡。老頭子，可憐的人！以前，人們不叫他「何拐子」，却管他叫「虎拐子」，「喝得，做得，有氣力，也有胆量。如今，「虎拐子」變成「老糊塗」了。老虎已經老了，好的年頭已經過去了。白天，他拿着掃帚，打着着燈船上面的倉房和廁所，罵着賣香蕉和賣長生菜的小販；有時，也坐在船口，將響子從搬運夫底手道接了過來，一面還拖着那疲倦的，顫動的響子唱着：

「一個五呀，哈——」

一個十呀，啊——  
 嗚啊，一十一個五呀……」

然而，一到夜晚，他就完全衰頹了。他爬進船尾上他底小房裏去，在那昏澹的，嵌在船板上的電燈下面，抱着他底燒酒瓶，摸着他瘦削的，沒有鬚鬚的下巴，而沉在回憶和老年底悲哀裏了。

我以習慣的熟練走上跳板去。江風淒厲地叫囂着，似乎硬要把人掃到水裏去。江水翻騰着，噴着水沫。浪頭憤怒地碰到跳板上來，嘩喇一陣，又憤怒地退了回去，把水沫一直濺到我底臉上和我底全身。幾隻小船繫在跳板兩旁，瘋子一般地隨着波浪跳躍，鑽了上去，又馬上跌下來，和水波碰撞着，發出一波波的不平的響聲。

一陣冷風從江心掃了過來，秋天似乎是更深了呢。繞過了那緊鎖着的倉庫，轉到船底尾上，就是何老爹所住的小房。我在那窗口靜立了一會，然後鑽起腳來，望了進去。那永遠黃淡的電燈仍然照着，但是老爹却已經躺到他底吊鋪上了。他躺在那裏，臉面朝內，時時轉動着身體，又很不寧靜的把那骨瘦的大腿插着，間或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可憐的老人，衰頹了，在這樣的夜裏。

「老爹——」我畏縮地，輕輕的喊了一聲。  
 老爹疲倦地轉過了身體，把頭稍稍抬起，向窗口望了一望：

「是那個？」  
 「是我呢，老爹。」  
 他從鋪上慢慢地爬了下來，把門開了，臉色是那樣黃，

沒有血色，好像得了重病，使人害怕。他瞪着眼睛望了我好一會，然後疲倦地說道：

「老三啊！這時候！從哪裏來？」

「到碼頭看看可有夜工呢。」

「做少！」老爹一邊說着，一邊又到鋪到鋪上了；「往年，上上下下的碼頭，總是趕到半夜不收工，找人都找不到。這如今，什麼都清淡。年頭不好啊，災荒荒，你曉得！四叔呢？多天都沒有看看我。人老了，不值錢了！」

望着老爹底怨望的臉，我急忙分辯了：

「四叔前天走了。」

「走了？到哪裏去？要走，連根我都不說的？」

「跟我都沒有說呢，祇是說這地方頓不下去。」

「頓不下去？」老爹驚訝地問，但是，不等回答，便又領悟了似地自言自語了：「是的，頓不下去。好人都是頓不下去。」

老爹咳嗽了，咳得那麼苦悶，而且，不斷地輾轉着，兩手搓着骨瘦的大腿。

「你四叔總算有幹勁的，」老爹自言自語地繼續說着；

「不過，也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不是？還有十年好幹。十年一過，一到五十歲，凡事就要打個折扣了。像我，完了！……我今年五十八，曉得還有幾年好活？」

說着，又咳嗽了起來，把身體轉了過去。

「老爹還康健呢，」望着那衰老的身體，我無可奈何地安慰着。

「我？康健？」老爹興奮地轉了過來，但是立刻又頹喪下去了：「不行啊！完了！年青時候，什麼事沒有幹過！真

裏雨裏，滿不在乎。這如今，算什麼？老糊塗！從前，上上下下三十六碼頭，哪個不曉得我何某人？伙計們：「拐子」長「拐子」短的幹舉我。船上，岸上，一有事情，少不得總是我何某人出頭。十六年還有我哩。偏生王桂說我老糊塗！我就不幹，讓他去幹——」

「王桂？」

「是的哈，就是王桂。王桂幹了半年就跑了，曉得跑到哪裏去了！」

老爹轉過身來，很嚴重似地抬起了半截身子，把頭湊近我的身邊，低低地問：

「王桂你不曉得？你自然不曉得。你四叔曉得的，說句良心話，王桂總算好人。不欺心，就是這點！王桂要是黑良心早就發財了。這如今，這般雜種，真是一言難盡！祇曉得要錢！姓施的，你曉得啥，家裏討小啊！雜種！」

外面，是呼吼着一般的風聲，和波浪打着渡船的震響。老頭子喘着氣，躺了下去，眼睛就慢慢地合上了，似乎是那憤怒的火在還有燃燒以前馬上就息滅了。每當一陣風哨子一樣地響過以後，他就長長地嘆息了。

「我不管，我也管不來。我今年五十八，曉得還活得幾年？看不過眼的事，我說一句，可是，有哪個把你當人？」我沉默着，聽着風在外面吼叫，祇感覺有不可抵禦的力量在向着我底全身壓了過來。小房間裏，非帶窒悶，連呼吸也是艱難的。

「你喝酒麼？」老爹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問。

我搖搖頭，說道：

「不會喝的，老爹自己喝罷。」

「酒都不喝？好孩子，跟你四叔一樣，滿酒不沾。好！不喝酒好！莫學我，我一生就害在酒裏。年輕的時候，一醉醉個死，也不在乎。這如今，不行哈！船上打兩個轉身，頭就暈，一雙腳直抖。晚上，筋骨痛得要死。孫元堂底處骨酒也喝了幾瓶，哪裏有用？」

他掙扎着從舖上爬了起來，扶着舖前的一張由一塊木板搭成的小桌，手是那麽戰動，全身也同樣抖擻着。先忍不住地伸出手來，把他攙扶了。

「不須扶得，不須扶得，」他連忙拒絕着；「坐你的，莫管我！」

外面，雨漸漸地大了起來，滴滴答答地打在薄鐵皮的輪頂上，非常焦急似地。風，悲憤地吼着，似乎大自然也有着無數的苦惱，要憤恨地傾洩出來了。不時，有一陣猛烈波浪對着渡船撞了過來，整個的渡船也隨着震動了。

老爹扶着桌子，不作聲，好像這風和雨使得他非常難受。他默默地從酒從瓶裏倒了出來，又默默地從杯裏倒到口裏去。

一個可憐的老人呢，我默默地想着。老了，衰頹了，早已被人遺忘，再也無法振作起來了——而且，又是病着……一生，祇是辛辛苦苦地過去。以前，也曾經被人當作一隻老虎的，然而，當老虎變成了老邁以後，又能夠怎樣呢？他吃苦的酒一杯一杯地往口裏倒，慢慢地，臉色變得更為慘黃，而低凹的胸部也急促地起伏着了。

「老爹，少喝一杯罷——」我幾乎是懇求地說。

然而，老爹却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到我底懇求。他端起頭來，把酒瓶一擡：

「往年，這點子酒，算什麼？幾斤幾斤一喝，掙點錢，就是喝酒。沒有兒，沒有女，哪個想發財？孤老，受罪啊！年輕的時候，還不是想弄個女人。可是，有哪個女人看得上你？我屋裏二爺巴巴地弄了一個女人，還不是跟人跑掉！活討罪受！有兒有女，這樣的世道，也是淘氣啊！」

忽然，他睜大了他那疲倦的眼睛，望了我好一會。

「老三，你說，人生在世，有什麼味？」他堅決地搖了搖頭，接着說了下去：「老三，沒有味的！你四叔是個硬漢子，他有他底想法。可是，他祇是四十透頭的人啦。我，我今年五十八，快六十歲了，我看的事情多呢。」

我能夠說什麼呢？我這剛剛活了十六歲。我能夠說人活着是有意思或者沒有意思麼？我祇知道，三年底雜糧店學徒生活，使我差不多得了癆病，而這兩來年，我到是跟着四叔在碼頭上面跑來。如今，四叔走了，留下了我一個人，可是，我還得跑。在碼頭上，擠在人羣中間，扛着重負，真是苦的生活。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有什麼辦法呢，老爹？祇有熬呀，今天熬過了，望明天。」

「不錯，我曉得。熬呀！我熬了五十八歲，熬了多少！五十八歲，不容易啊！可是，如今，還有成個明天好熬？往年，和你們一樣，大手大腳，怕什麼？這如今，人一老，完了！哪一樣說得上？比方，吃這一碗茅則飯，算什麼？一條狗！狗還不如！哪個把你放在眼裏？」

眼淚不知怎樣就流到他那枯乾的眼睛裏了。他悲哀，甚至於小孩子一般地抽泣。

「沒有兒，沒有女，說一聲要斷氣，連鬼也沒有！一個來

看看你的。」

他把頭伏了下去，忍不住地，嗚嗚地放聲哭了。那哭聲是那樣的淒涼，然而，却是那樣不可言說地悲苦。那是一個五十八歲的老人哭聲，也許，是他最末一次的痛哭。一整生底苦惱，一整生底抑鬱，幼年底回憶和老年底悲哀，全都堆積在這酒後情不自禁的哭聲裏了。我抱着他那顫動的瘦削的肩膀，不知道要對他說什麼才好。在這樣的時候，也許不說話反而更好吧。

「老爹，往開點想罷，」我極力安慰着，「這慶大年紀，何必這樣？我們河下的人哪個不記着老爹的？」

「記着我？哪個把我放在心上？老糊塗哈！」

他哭着，訴着，拍桌子，捶胸。我費了許多氣力才把他安置到舖上，而他也漸漸地安靜了，並且安靜地睡着了。外面，風和雨交作着，我坐在老爹底舖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一切的思想在我底心中變得凌亂起來了，如同同一團理不出頭緒的亂絲。

生活真是一副沉重担子，並且這担子是非担負不可的。從堆棧裏到輪船底貨艙旁邊，那不過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你咬緊牙，忍住肩上所受的重壓，疾忙走着，祇想到了那一邊，豈不正是有着同樣的重負在等待着你的？無間歇的重負，從今天到明天。明天也許會好一點吧？但是，到了明天，又怎樣呢？

我記起了四叔底話：「孩子，總有一天，我們這般出力的人。我，四十邊上了，也許望不到；可是，總有一天的！」四叔把話說得那麼斬截，他也許不會騙人，也不至於像這

樣來騙自己。四叔真是一個硬漢子呢。現在，四叔到底在哪裏呢？在另外的碼頭？也許在那不可知的另外的碼頭，四叔正是趁着這秋風和秋雨在趕着夜活吧？

鐵板上面的滴答聲漸次稀少起來，雨已經下得小了，但是，風仍然在瘋狂地吹噓。我看了看那安靜地躺在我身旁的老人，他眼皮是半開半闔的，慘黃的臉面正好像骨頭上面鋪上了一層黃色的油紙。可憐的人，他睡那那麼安靜。但是，能不能說他已經是氣絕了呢？

我把那老人底臉面再看了一眼，然後輕輕地走出了他底

小房。清鮮的江風向我猛烈撲來，一個大的浪頭濺了我一滿身冷水。我怔了一怔，立在船底邊上，凝望了好一會那羣船外面的憤怒的江濤。

「生活開始了——四天？明天也許是一個晴天吧？」於是，折轉身來，我向着碼頭走了過去。細雨仍然飛着，浮跳隨着波浪升跌。一踏之上，我計算着明天將要抵埠的船，而海關鐘就零零落落敲過十二下了——已經是最後一次報時的時候。

# 重版書

## 紅蘿葡萄鬚

分五角七（版再）譯文烈黎

本書主人翁紅蘿葡萄鬚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孩子。他生長在很窮的家裏，受着重壓壓迫；偏心的母親虐待他，自私的父親一向忽視他，狡猾的哥哥和姐姐也都用種種欺騙他。在這樣的寒風凜冽而過着日子，紅蘿葡萄鬚，結果也漸漸地變得憔悴，懶惰，殘廢了。情節雖不怎樣驚人，但倒也曲折新奇，更有法國文學家賴納的深刻意思，老練技術，把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裏許多不易為人見到的機密或卑鄙的方地，都活現現在紙上。著名文學史家朗羅說這書是一種具有空前的獨創風格的傑作。

### 版三 韜奮漫筆

本書是作者平時以感思所得，用輕靈簡潔的文字寫來，很可以表現作者對於所提的問題的態度，和主張，更可以供讀者思考上的一種補充，或參考的材料。

韜奮著 實價四角

### 版三 我與文學

本書是國內五十九位作家在文學活動上各各不同的經驗，他們對於文學興趣的發生，文學理解的梗概，讀書的心得，作品的匠心，都在本書裏有很詳盡的論述，同時也可說是一本各作家文學生活的詳細自傳，全書約三百餘頁，十六萬餘言，凡愛好文學者，不可手此一編。

傅東華編 實價六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異伏

(續完)

楊剛

## 二

被加百列倒栽蔥的擲下地獄來，該隱，以掃，挪莫跌在地坑中完全失了知覺。許久的時候都有什麼東西不斷的在他們耳鼓上打着，他們的意識神經開始恢復作用。耳邊的聲音像一種含怒的雷吼，漸漸近了，四兩朝他們圍攻，慢慢可以聽得見水頭相擊的聲音。該隱首先把眼睛睜開，帶着鐵鍊縱身跳起來一看：黑暗，一個龐大的，推擠不開的黑暗屹立在他眼前。水聲在頭上嗚嗚作勢，像要倒下來似的。由上而降下細勻而持久的雨粉，洒在身上滾燙如針刺。底下是渾水的泥濘。很明顯的，在這深厚浩渺的黑暗中，沒有任何其他生物；這兒只有寂寞、煎煮、飢餓、死亡！自有宇宙以來，一切叛逆份子都是這樣受着神的支配，將他們的靈魂付給了永恆無邊的黑暗！

三個人悲憤的站在那煮人的泥濘中，只有摸索着相互緊緊攥住手，將彼此的手疊在彼此的心上，使奸毒的失望不致於乘空前來襲擊。呼吸雖只能發出很謙柔的低聲，已經能穿透雄渾的水聲給他們一些安慰。

「兄弟們！」以掃悲壯的叫，「這就是我們抗拒惡勢力的結果，這就是我們爲人類爭生存的出路麼？大自然將牠的

權能付與吸血者，是不是不要宇宙間有剛勁勇烈的生命存在？是不是鼓勵罪惡去無例外的統治宇宙？」

「人類怕要完了吧？」挪莫恍惚的說。「吸血者得了統治罪惡的權利，生物的辛苦和死亡就是上帝的勝利了。」

該隱在黑暗中環顧，憤激和悲哀更番的苦打他，他却用極大的忍耐不露出一點神色。將兄弟們的手握得更緊，他叫起來說：

「啊，你們是我的兄弟們，那有着火一樣的热情和海一樣自由願望的兄弟們麼？熊熊的鎔爐邊同鍊過意志的兄弟們啊！沉重的黑暗壓折了你們的神經？酷烈的炮烙燒毀了你們剛烈的心臟？你們的疑問從那兒來，你們的哀嘆將向那裏去呢？將投在那蓋世的罪惡者的壓害之下，去作他的俘虜？將爲我們那彌天的大敵作見證，證明他的一切是合理的？啊，兄弟們，忘了以先我們所過的日子麼？當我們在奔放雄姿的海上跳舞，在廣泛的綠原上和小白羊嬉笑？力量和意志在我們並不是小，頑強也會被我們折服，變得柔馴乖覺，供給我們一切的滿足和歡欣。突然，這暴發戶的虐者起來了。他利用我們那懶惰，愚懦而自私的兄弟們來主宰我們的命運。他散布無知和軟弱，生命和智慧全不在我們的掌中。人類滅亡了，現生存的一切都是奴隸。神是一隻無感覺，無能力的怪

物，他只能預備永恆的黑暗與炮烙來對待一切的叛徒。注意他就是要鎮住奴隸的憤悶不安，來建立他至高全能合理的存在，難道我們不知道麼？我聽說天宮中叛徒多於地上，但恨無知和軟弱造成了我們的悲哀。廣大的人群只能承認自己的煎熬困苦爲本分而悲恨的捱下去！兄弟們，告訴我，即使我們的生存是一種錯誤，難道我們不能橫着心，咬緊牙，無論如何，也要爲自己這錯誤的存在而戰鬥麼？！

該隱切齒的說，憤怒的淚珠一顆一顆落在泥濘中。頭上的水聲在號叫，腳下的蒸氣在唏噓；壯烈和凄憤的氛圍爲這人間天上悲壯的叛徒呼訴。兄弟三人却沉默着，忍受極大的痛苦，相互破開了彼此的鐵鍊，開始在濘中摸索行動。沒有領導，也沒有方向。他們三個人牽成一排，該隱在右，挪莫居中，以掃在左。每邁一步，三個人必各伸出能抽調出來的手和腳，儘遠的去探摸。有時能探到較乾硬的沙洲，總爲太少了或上面什麼都沒有，不能不犧牲了暫時的舒服仍在泥濘中前進。有時能探到一塊石頭，雖是滾燙的也必拾起來，用力拋擲出去，再傾聽石頭落下的響聲。起初石頭拋出去就如被鬼手從半途接去了似的，什麼回音都聽不見，後來漸聽到有時是吧叭一下，打在水上；有時則回聲結實，是掉在地上，但這又不足喜，因爲也許仍是小而空寂的沙洲。除了這兩種單調的回音之外，再也不能由石子找出新的道理來。在這無頭無尾的地獄裏，極度的痛苦使他們精力疲倦耗竭，只得在過着的小灘上憩息。石子以前是朝一個方向擲去，現在改來擲向各方面，忽然有一下聽見回聲是唏噓唏噓，像是落在森茂的草中，再擲一塊去，仍是同樣的響聲。三個人抱着極大的希望就朝那聲音走去；走了很久，伸出去的手腳就碰着

了東西，像蓬萊，蓬萊非常鋒利。人處在漆黑的煎熬中，最極度的禍事也不過是由身體被疼痛宰割所毀滅罷了，鋒利的蓬萊所能做的也只這一點點。

突然，前面蓬萊中閃灼着一棵兩棵赤紅的火星子，刺破了這整塊的黑暗。三個人狂喜，待要排開蓬萊前進，即便有更大的罪也不在意，却見那紅星子一縷縷在增多，並朝他們閃灼着飛來。三人彼此相看，在黯鬱的紅光中，竟發現了一個深紅壯大的人。他有寬厚骨突不平的肩，墳起的胸部和粗壯帶毛的四肢。他的臉部有一付極其強力堅決的輪廓。他不等詰問就走近前來。用誠摯的表現抹去他們的疑慮，拉住他們的手走去一個小沙洲上坐下。他的紅光四溢，使人看出所謂的蓬萊全是劍鋒。泥濘中另有一條泥汗的路，漸遠却漸乾，直伸到不可見的地平綫去。這壯夫帶着誠懇的笑，指着蓬萊那邊：

「堅決的叛逆者，你看，沸騰的那邊，地平上那一溜光茫四射的太陽的火線。不是在那太陽光中，有一件紅色的莖帶飄揚，如一隻火赤的鳳凰再生，在招展他新的翅翼？那兒是人類新的勝利，是地獄可以變爲奴隸的天堂。神爲此非常駭怕，故在這兒撒下這一片劍的叢林。劍林全沒有什麼隔絕地獄和天堂的作用，但我却不鼓勵你們現在就到那天堂去。那泥汗的一條道是你們所該走的，讓我送你們往那兒走，我好告訴你們以生命的秘密。」

三個人隨着他起來走，雖是週身上下疼痛酸楚不堪，都咬着牙不去顧惜，仍由泥濘中走上那小路去，一面聽那人講許多真確的事實。他講着宇宙，講着人間，又講出神和撒旦與人們種種關係。最後他說：



「只因生命與智慧鎖在伊甸園中，暴力與欺騙所以都屬於神，而無知和軟弱則歸於人。這是一切苦惱的根源。人們為此該特別努力。人間天上一切奴隸們全需要被撒旦的靈魂浸透，用自己的力量把這生命和智慧奪為己有，降下一個偉大的，從古未聞的上帝的滅亡！」

沉默中三個人各把思慮埋在「些撈不着頭緒的念頭裏。因為小路不似以前那麼的崎嶇泥濘，行程也喚不起他們的注意。逐漸的光明也自然而然的被他們忽視着。

「現在，」那壯夫却又開口，「人間已在我們面前，成千萬的奴隸們在憤悶苦惱中，不可避免的勞作和反抗就要開始了。」說完，他忽然展開一對紅亮的大翅翼，飛擊在白雲中，向北去了。

三個人突然的發現自己已經在人間的平原上。眼前是廣大的田園和成片的草原。但田園都荒廢乾裂，坑坑窪窪，有些凋殘的禾稻，七歪八倒，散在田裏，像禿頭上的毛髮。草原也破碎零亂，草全枯倒在地，變為死硬焦黃。紫黑的血跡斑駁。斷腿殘手，破鬃骨和碎馬蹄等拋棄得到處都是。一二隻瘦了家的瘦羊，在枯草中踽踽悲啼。

這慘傷的景象使他們納悶，想不出原因來。後面却聽見人馬的奔馳。他們回頭看見塵沙裏一大隊人，有的騎馬，有的跑着，行列散亂也沒有旗幟，隊陣中還夾着一些狼狽的羊兒在顛頭竄竄的跟着，狂奔下來。他們三個人就被捕捉了。可是莫那遠遠就叫起來：「阿，塞特！」

塞特的面容十分憔悴，但那對深陷的眼，仍射出精銳的光。乍見兄弟們他楞了一楞，但是馬上他的眼珠一轉，快快跳下地來，一面高興的歡迎他們，一面叫弄馬來他們騎着

，和自己並肩走，又問：

「該隱，我記得他把你們丟下地獄了，你們怎樣出來的？」

該隱把逃出的情形約略講了幾句。塞特用眼睛和腦子作討論，却用點頭來回答他。等該隱說完，他說：

「這些，該隱你當然能比我更清楚的知道，你是去和奴隸們在一塊的。可是我也不是傻子，我的意思以為神要亞伯作他的使者是他的失算，却是我們的得力處。亞伯精於聽命奉承，於人事却醜惡無當。」

「看你的樣子，像和誰打過仗的，」以掃懷疑的看他。

塞特不作遊疑的回答：「自然，當機會到來時，我必得領起奴隸們來。自從他巴結到了總祭司地位時，他的氣焰和殘惡可真了得。他天天殺人宰牛獻祭，和其他的祭司們尋釁，混戰，又挑撥兄弟們自相殘殺，驅遣奴隸去當兵服役，弄得死傷滿地，人民經常在勞苦和死亡中，都極其不滿和憤恨。你們的下地獄，也更加激動他們，因此我才進攻他，可是反被他打敗了。也好，我倒因此得了教訓。」

他是個精利人，不能擺出自己缺少敏感和見識。該隱是皺着眉，緊着筋肉在凝視空氣。塞特知道他的那對眼所凝視的是一架天秤。天秤所挑的是真實的法碼，和自己的言語及言語中的情緒。塞特將另一種感覺藏在心裏，却坦率的說：

「我知道我從前有些錯誤，不是言語能糾正過來的。我也沒有什麼可說。但我有一位好友，他可以明瞭我的一切。」

於是他的掉頭叫：「西固！」

隨着地下的應聲，跑過一位青年，還是個令人注目的男子。他有深秀的眼角，濃厚的睫毛，筋肉非常堅固；如果唯

明在他的眼中閃灼，勇敢就在他那堅硬的額骨上作勢。一種南方人的新鮮土壤氣，在他的週圍散布下芬芳，他像個新近才丟下鋤頭把的誠懇少年。該隱一見就喜歡這人，連忙要下馬來招呼他。他却笑嘻嘻用手按住他，說：

「不用，不用，我喜歡走，你在馬上我們一樣可以談話，你聽，我有這麼高，」說時他果真問了該隱他們來去情節，他們大略地說給他聽。他天真的高興着說：

「這真好，大家都是一路人！在我們那兒，蛾米加天使作着神的代理人，也是惡毒裏挑出來的惡毒。塞特該早除掉他，我們的朋友都是這樣的意思。依我說，這邊的情形可以緩些，總要先除了他。」

該隱爲這青年的坦白和他對塞特親熱的口吻吃驚。在他敏捷的腦中，對這青年有了一個大體的結論。爲的要趕快回到南壇去，就決定把需要了解，決定的一切都收拾起來，等到了的時候再說。

在南壇，生活是在兩種壓力底下的。廣大的人民被蛾米加逼得神經衰弱的憤怒着。爲神所要的活祭，他必得從奴隸中搜括新鮮的，飽和着青春的祭物。凡奴隸所有的牲畜，都屬於上帝的名下；他鼓勵，甚至於強迫人們獻上壯盛的男女和柔嫩的小孩。食肉飲血在神們原不算什麼，人在神眼中的價值不過是一羣豬在牧豬奴眼中罷了。盲目的憤怒在散布。如果祭師不能爲人民消除這無邊的禍災，祭師或神定有不是處。因爲人民已經作到了不敢愛惜自己的血肉的地步，神的貪婪與酷虐仍是有加無止。

蛾米加天使有他自己的念頭：祭師不好好按時備下豐盛的祭筵，未免令天使在上帝面前受罪。這一點，塞特是有本

分了解的。天上的糧祿不敷，神如何能養活大批的天使天軍？祭師難道就想不到神的困難？祭師既執意不爲神作想，神的旨意，當然用不着特別眷顧這愚蠢和大胆的人。

塞特爲這些情勢焦迫着。他怨着天的分配不公平，也恨着人的榮傲不馴。處在他的地位上，又不允許再有遊疑和敷衍的時間，自然他立刻得決定要令那有權威的尊重自己。奴隸們的優點，不僅在於他有可供飲食的血肉筋力，他們的狠處，倒是更值得注意的。神對於這方面的智識，竟糊塗到不像樣子。

該隱對於祭師的熱烈，從沒取消過懷疑。他深知地位富厚有多大的誘惑性，塞特對這誘惑性的反映力是怎樣，他也知道。但他不爲此遊疑。他很用心在西固的身上，時常和他在一起，兩人之間不久已有了一種同類相求的自然感情。該隱將撒旦告訴他的一點不遺漏的講給他聽。他們商量着先派以掃，挪莫秘密回北壇去作各種物質上，精神上的準備。目前只他和西固塞特在南壇，計議把這方面的禍害先消滅。這一層，依該隱的意見，需得所有的人齊心來幹，西固以自己是本地人，便決定由他去招集這些人來。某一天早上被選定作會期，在野外山脚下集合。那山上是森蔭的樹林，後面是海水，前面是有一帶小山脈環抱着的平谷。

那天清早，該隱夾在一群赴會的人中，自己向山谷走去。遠遠的西固跑過來拉着手說：

「人多極了，差不多都是自己跑來的。」該隱笑着答應他。果然他前面鋪着一片廣大的森林，與墨綠的樹林，都融成一片像一股盛大的浪潮。明亮的刀槍和弓箭在閃灼。在山坡上有幾塊大石，並可用來作講台。人齊了，塞特也

來了，西固就跳上石頭去大聲叫：

『今天我們兄弟們都這樣齊心，我們高興。神既然要我們的血和肉，我們只好拚着命和他幹一幹，對不對？現在我們的該隱兄弟有許多話要講。』說完他跳下來，招招手要該隱上去。

該隱在北壇下地獄，以後又走出來了的情節，這些人已聽到各式各樣的報告，這引起他們的興趣，都翹起腳來，看這瘦骨嶙峋的人豈立在那樣精瘦同樣堅強的大石旁邊。

該隱本會說着滔滔不絕的話的人。他有熱情使言語發生黏性。他列舉神在各處利用人們的敗類所造的災害；反覆陳述生命樹的秘密；指出零散，孤獨和屈伏怎樣會令人類滅亡；最後他提到蛾米加的災禍，他喊着說：

『殺死蛾米加，剷除神的一切使者從僕，奪回生命樹，制定神類永恆的滅亡，然後，人類才有正當生活的日子。』該隱剛說完，忽見底下那歡呼拍掌的人羣頭上，掠過一抹烏翼形的陰影。他帶頭一望，認得那高舉在半空中，微顫着兩翼的是報信天使米加爾。他立刻朝那汪汪波動的人潮打了一個招呼，人衆便混亂的叫罵詛咒起來，有的還舉起槍刀。善放火箭的人比什麼還快就射上一列火箭去。天使正張皇要逃，火箭已着了牠的羽翼，天使哀叫一聲，幾乎要倒栽下地來。翅上羽毛引起火在空中燃燒，像一片紅霞，他忍着強烈的痛苦，帶着火，朝後飛去。人羣也吼叫着趕上去，還沒爬上山頭只見海上冒起一股烟，米加爾已不見了。衆人趁勢便預備船隻，準備過海去圍攻蛾米加。

蛾米加本也是一位能飛的天使，上帝偏叫他變了大蟒繞佔島上，爲的罪惡與醜劣較容易發生關係。他的確盡本分作

到神的使命，可惡塞特總沒有忠誠的心。那祭司鼓勵人民不來祭祀，百姓的懈怠和忿怒，他更由海風中嗅得出來。這一天，平靜的海上，忽聽見喧嘩的喧鬧，約隱約現是海那邊人類發出來的，全不是平日獻祭求福時的哀禱，反之倒像含着些有力的恫嚇。蛾米加從島中爬出來，想看看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來到海灘上，却除了空寂的海在無端鼓着狂瀾，海中湧出餘烟之外，什麼都沒有。天使心中有種莫測的疑懼；精神黯淡的躺在灘上，想想該如何處置這情勢。

蛾米加夢着：地中心有一所半圓形劇場；劇中台上高坐三個人，一個頭上頂着一彎新月，中間一位舉着一柄脫了一頭的駝鈴，另一位穿的嚴整的制服。三個人神情都非常嚴肅。在他們面前嘈雜的擠着無數的乞丐，娼妓，孤兒，寡婦和小偷等，大家都舉着一張訴狀，要搶先投上去。地上是光明的一太陽光是金紅。只有他身後一片汚池仍然濃濁可怕，他自己就是把守這池的人。他回頭，看見池水從底分開，顯出一條平坦的道路；一個雪白稚嫩的嬰兒嘴裏含着一張訴狀，用柔弱的小手小腳順那道路慢慢爬來。她爬一爬，又朝上望一望，臉上閃着天真而光輝的微笑。這景象如一個惡兆般襲擊蛾米加，他即轉身要把那嬰兒重拋下污水去，但當他把嬰兒一舉起來，那孩子就大哭着，一手向他嘴上抓去，疼痛將天使弄得叫着醒來，不及睜眼，就覺得有件東西——鋒銳的利刃揮進嘴裏，由喉管直破下肚腸去。他強力的扭着，打着滾，狂擺——粗壯的尾來鞭擊灘沙，沙粒曳起烟塵，飛入海底去逃亂。他看見許多奴隸橫着刀槍，架着弓箭，遠遠站着注視他；他看見海中泊着無數船隻，船中也有許多人，都注意在他身上。週圍都是敵人，他只能用拚命來了結自己。

他噴着毒涎，集盡全身的力朝着該隱，西固們噴去，靈捷的人類早已跑遠，四週的弓箭却如亂蜂似的齊集在他身上。惡蟒眼望着人類飽載了勝利的面容，他喘息着，輾轉搓磨在他自己作成的泥坑中，吐出無盡量的黑血，死了。

爲着這成功，大家儘量的以慶祝來吸收鼓勵和決心。該隱和西固爲人民所愛戴。他們與致奮發的要準備去攻亞伯。北壇的消息傳來，說亞伯兄弟爭戰不止，奴隸們都恨他們入骨。蛾米加的消息不久就到了他們那裏，奴隸們被這事刺激得要發狂，他們只盼着這邊趕快去。這些消息使一切人歡喜，只有塞特却加重了憂愁。他看出最近的情形會使他落到不重要的坑洞裏去，奴隸的張狂將把他變成替人墊腳板的東西。他了解若沒有幫助，自己終於會被入吞掉，但現在神已經離他太遠了。他悔恨讓他們殺了蛾米加，這失錯是不能挽救了的，他只有可這樣下去，到必要的時候再去說。

## 尾聲

上帝帶了加百列親自到人間來。在他的聖靈的智慧裏，已知蛾米加那邊沒有希望，所以直接到北壇來。遠遠的就聽見震雷似的喧聲，從地下衝上大股濃烟和火頭，幾乎使他看不清下面是怎麼回事。他避開烟頭，朝街上飛去。滿街上闖來闖去都是人，由各街，各胡同，各房子口中，吐出許多人，女人們擁抱着小孩，唧唧呱呱，笑着講着朝大壇那兒跑，你擠我，我推你，小孩被擠得哭叫。還有一隊穿着藍衣衫褲的青年壯夫，四個人一排，每人頸上繫一根紅帶子，執着一根木棍，鼓起胸脯，直着腿，數着步子雄糾糾地走來。街

上的人們都爲他們閃道，默然的對他們表示尊敬。

到處都不見亞伯，不見別的祭司們。

神決定上大祭司家裏去，但加百列惶恐的說：

「至高至聖的主上帝，請聽我卑微的意見：大祭司家已經不能去了。他那裏找不出一個主的選民，祭司全家都不見，他的房子被火燒着，亂賊們在那兒打槍。奴隸們已是硬着心背棄了他們的神，求主降下雷電施火懲罰他們。」

暴風雨掛在神的眉尖上，神吩咐去大壇。

從前爲主焚祭的的大祭壇上，一列高坐着以掃，挪莫，西固，塞特以及別的叛徒。該隱站在壇前揮拳嗚叫，正如他以前對自己的那樣子，吐着污毀神的言語和下劣狂妄意見。底下，呵，那無邊的人頭的海，那海灣上聚集的風帆似的旗幟，被該隱猛烈的熱情所鼓動，正如狂風鼓着巨浪；該隱的拳頭揮向東，人頭齊望東；向西，人頭齊轉西。這磅礴雄厚的人類的力，全聚在他們自己的領袖腕下。全能的主上帝，不免要懷着驚懼來打主意了。

台上的塞特却使他心裏一寬。他看出他的表情充滿了恐懼，不平，妒嫉和着急。但是他說起話來時，神就知道他的用處也很小。他的言語被人忽視，大家的情緒與想像都不會集中在他身上。要說令他去把這成千成萬的已經被撒旦入了心人再領回來，他絕沒有這力量，不，恐怕誰都沒有，人間是需毀滅滅定了。

那天晚上，四野寂靜，所有的人都裹在被中去作新鮮狂妄的夢，只有塞特一人在林邊踽踽，他時時仰首看天，嘆着哀痛不平的氣。天上地下都包裹在厚重的黑暗裏，都在作夢。神到那兒去了呢？神呵，他們鞭打你的使者，殺害了你的

祭師，他們把你的信徒們拋在雲際和海中，把他們趕得流離四散，如乞兒如歌女似的無家可歸。於今只剩了我，他們又要迫害我。神阿，你的慈悲消逝了麼？你不可憐你的僕人？全能的聖者阿，爲什麼將你的暴風雨和烈燄收藏起來，竟讓你的使徒受魔鬼的挾制和威迫？魔鬼的靈魂奪住了奴隸們的心，他們藐視神的威嚴，把你的祭壇變作魔鬼的寶座來侮辱你；你的祭壇，那供獻你滋潤和馨香的寶器現在完全是枯涸憔悴，被人們踐踏，他們要將牠溶爲搶奪生命和智慧的武器；他們是盜賊，放心的掠奪神賜給使者的一切，大家分贖。神阿，你將甘心情願把至高，至光榮的威嚴讓給撒旦，由世人歌頌上帝的滅亡麼？」

塞特痛切的哀禱着，悲嘆着，却不知神正在林中考察他。神由林中叫出來說：

「塞特，你在悲怨什麼呢？禍害難道不是由於你的私心和無知而來的麼？你毀了你父亞伯拉罕的基業，污了我的名，你還怎樣呢？我爲人類的不忠不義而憤恨，我已經決定毀滅這人類了！」

塞特苦苦的陳訴，將自己背叛神的責任全歸之於亞伯和該隱，以自己的無知及得不到上帝的直接幫助爲請恕的理由。他巧妙的暗示給神自己的用處，以對證亞伯的荒唐。他這樣堅持的說着，神心中不免沉吟。天國的不興盛，奴隸天使的變亂，他一刻都不能拋開心頭，果真毀滅人類，天國的前途必遭撒旦以暴動和擾亂毀滅。上帝溫和的叫：

「塞特，人間流行着不仁不義，我不能再賜給他們放縱的機會了。爲了你父亞伯拉罕，我命你挑選你的親戚朋友和僕人，帶着一切能奉獻的生物，走進我賜給你的方舟中去。」

因爲我要用洪水來毀掉所有的叛徒。」

對於這道命令，再沒有別人比塞特更高興了。他感謝了神，滿載着喜樂和希望回到他家中。連夜吩咐他的女人，孩子及所有的人們來收拾，凡可以攜帶的生物，或多或少，都運入方舟去，人也下去，東西也下去；最後，他忽然想起西固來。那誠實勇壯的青年雖然早入了該隱一夥，塞特爲着某種深心，却想把他攔在自己手下，準備將來。天將黎明，他命人去把西固找來。塞特家裏忙亂的情狀，使這位坦率的青年吃驚。

「你家遭了盜賊？」他急問。

「倒是預防會遭盜，」塞特狡笑。

「什麼意思？」

「近來情勢令我看出神要替亞伯報仇。昨晚我夢見神吩咐將所有天籬打開，讓天河中的水從各處倒灌世界。」

「那你要使大家準備呵，」西固跳起要走，塞特却把他抓住說：

「我不過作了個夢，并非有真消息。即便有報復的事，說不定是烈火或洪水，我不可不預備人心。我看，你跟我看看形勢吧。」

「跟你逃不更好麼？」西固紅起臉冷笑。他掙脫了塞特的手就跑到該隱家裏來，叫他即刻招集人民來作準備。

該隱睜着大眼定定的看着西固，他說：

「西固兄弟，這話由塞特講出，洪水一定是他勾引來的。幸虧我們還不是無路可走。野外的林木很多，我們趕緊派人去紮筏。」該隱馬上跑去大壇中將警鐘鳴動，沉重的鐘聲敲響整個北壇，立刻從好夢中把所有的男女都喚起來，大家

連衣服都扯不正，齊往外跑，奔到大墳去。該隱在祭壇上高聲喊：

『兄弟們，大家按東西南北站開，不要亂了羣。塞特和神用洪水來毀滅人類了。讓我們齊心上林子去，男的砍樹紮筏子，女的編繩，西固，以掃，挪莫，你們分領着東西南三隊趕緊去工作，我領北隊和剩下的人們搬東西。大家需要沉定的工作，這就是我們的生命呵。只要我們作得好，即使殘酷的毒流能毀了我們目前的勝利，終有一天，我們要報復，報復這瀾漫宇宙的深仇。我們將要報復得比火山的爆發更猛烈，更徹底。』

人類被暴怒和恐懼抓住了，大家開始朝野外狂奔。腦子

裏容不下詛咒和悲哀，生命的鐵錘在頭上打，一點力量都容浪費到噴泡沫，揉眼淚上面去。他們瘋狂的將複雜的，不可抑制的情緒，用劈砍樹林來發洩。肥大的叢林登時像中了風的胖子一樣，嘩然的頹倒在人們腳前。女人們靈快地將樹皮編成繩；男人們則鼓起筋肉來砍削，來紮紮；小孩子奔來奔去的傳遞言語和東西，這樣，筏子在千千萬萬人的努力中成形。這時候黑雲已羣蓋了天空，閃電偏又撕破袖而吼出震地的雷轟，豪雨隨震雷衝下，暴風挾着牠狂暴的鞭打那整片為生命奮爭的人類。江與河都在澎漲，羣山齊裂開大口，在嘔吐着洶湧的洪流。

最新出版翻譯名著

# 錶

蘇聯作家魯迅譯

硬面玉書精緻 一冊價銀四角

這是一本內容新奇，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聲的中篇童話。描寫一個流浪兒在新的環境之下如何變成一個好孩子。魯迅先生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翻譯此書。他說：第一，是要將這樣的新的童話，紹介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使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我們將這名貴的譯文貢獻給全國的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以及十歲上下的弟妹們！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各地特約大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購閱

# 大荒集

林語堂著

仿宋字連史紙精印 上下二冊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是作者在革命以後五六年來最有精彩的作品，全書二十八篇，包含論文，隨筆，劇本，序文等各類，如讀書的藝術，論讀書，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英文學習法等篇，尤為青年修學的最好參考。全書約二十萬餘言，用仿宋字連史紙精印，裝訂尤古雅精美。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特約各地十大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購閱

# 巨輪

斬以

「我還算是一個人麼，我還算是一個人麼？」  
 有時候他會拿這樣的話自問着；可是像驟然湧起來的浪花一樣，倏地一下子就消滅了，如果是在辦公的時候，也許正有一個秘書來到他的面前。

「局長，××工廠的工人代表求見。」

他慢吞吞地，像把這樣一句簡單的話經過了一番腦子的思索，然後說：

「昨天不是王秘書見過了他們麼？」

「是，是，可是他們還是想來見見局長，限局長詳細談談。」

於是他沉思地抓着手，下頰却是光光的，他就暗自想着：「真糟，怎麼下頰生不出鬍子來呢！」隨着他就把手指越過了嘴唇，碰到了唇上的短髭，像是深思似地拉着它們，眼睛在瞪着，許久也沒有說出一個字來。

他在想着些什麼呢？連他自己也許不知道，對許多事他都是遲疑着，從眼角那裏看到那個在他身邊筆直立着的秘書，他就說：

「請陳秘書長去見他們吧。」

「是。」

應聲的人把這一個字吐出來之後就轉身走了，他順手拿

起那永遠在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面小方鏡，握在手掌中來照着自己，因為過小的面積，他不得不搖晃着腦袋，有的時候偏着，有的時候又正着。

這幾乎成爲他的一種癖好了，只要有一點閒暇的時候他就要照着，在那鏡面中現出來的是一張高尚型的臉，光滑而整潔的，隔在眼鏡後面的兩隻眼睛，是那麽精明有神，爲許多人所讚賞。

「局長的眼睛真是主貴！」

現在有多少人是在這樣說了。主貴的還有額上的一顆小小的紅痣。近來，他也起始有些信這個了，其實他的臉却正確地容易使女人着迷的，（他有一個絕代姿色的妹妹，）但是這二年，自從做了××的××局長，他不得不留起一叢短髭來，因爲他是更需要一點「尊嚴」。

他只有三十歲，離開了學校纔只五個年頭。當他在大學裏的時候，他是被稱爲前進的，對自己肯負責的青年。如這個時代中一切有爲的青年一樣，他有許多的好理想。這些理想，也許是從別人的嘴裏聽來的，却由他自己在書本中探索着，再加上了社會中事實上正確的反映；於是就更覺得他的理想是好的。他時常就忿忿然地說：

「這是一個什麼社會呵！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呵！我們怎

麼就能在這樣社會的中間活下來？」

他並沒有詩人的狂妄，所以他沒有想到一腳來把這個世界踢成粉碎，然後再憑着詩境的意想使一個新的世界重生起來。他只是更留心去觀察，同時也更努力去研討，他時時這樣地說着：

「至少，在將來我一定盡我個人的力量，那怕是很微弱的，……」

學校也正如一個社會的縮影，一切存在於社會中的卑劣行爲在學校中也是具體而微地扮演着。這時常就引起了他長長的嘆息：

「中國什麼時候纔能好起來呢？就照這樣子！……」

因爲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人是把希望都放到下一代人的肩上了。這下一代的人，也正是那些住在大學裏盡力裝載着知識的大學生們。可是這些大學生們，却一樣地像在社會中；但是他們還不忘別人對他們的期望，而且時時也以此自負，但是有的是終日在校長教授的周圍轉，除開了可以得好好分數，還可以弄到手一筆獎學金。有的還從這條路上得着好職業或是到外國去鍍一次金。有的想做學生會的什麼什麼就可以使用賄賂手段，有的因爲私怨就可以向當局告密說某某是X×X之類，因之被告的人就會被捉了去，丟在牢裏，……許多許多事情穿過了他的眼睛和耳朵，在他的腦子裏印下了影象。有的時候他幾乎憤慨地叫着：

「這是什麼所在呵！」

當着他叫過了的時候，他張着眼睛環顧四周，正都是些年青青，好像十分有作爲的人，他只能搖搖頭，把眼睛再低到面前的書本上去。

「國英，你真用功呵！」

一個人在他的身邊說話，他不得不抬起頭來，看到站在面前的是政治思想史的同班。

「請坐，請坐，呵！」

他忘記了來人的姓名，雖然那個人親暱地叫着他的名字，可是那個人很聰敏地就接下去。

「我是李良材，你忘記了麼，你真是太用功了呵！」

於是那個人張開大嘴哈哈地笑起來。

「李先生，真對不起，一時忘記了，……」

他露了十分抱歉的樣子，可是那個人却毫不在意地和他說了下去。

「沒有什麼。同學的這麼多，那裏能都記得清？你，……」

「你今天怎麼沒有出席全體大會呢？」

「我沒有功夫，也不感覺興趣。」

「那麼，那麼，……昨天晚上工友送到的選舉票還在這裏吧！我是說，我是說，……」

那個人好像有什麼不便說下去的話，就很勉強地停止了，把那一對眼睛緊緊地望了他，好像在希望他不必一定要明說出來就了解纔好。

他却從書桌的抽屜裏取出一張油印的長方紙條來，就和那個人說：

「你是說這東西麼？」

「唔，是的，是的，……」

那個人貪婪地望着那張紙，沈默了一些時候，（這沈默好像十分勉強的，因爲隨時那個人都像要張開嘴來說話，）終於像是不得不說了：

「唔，是的，是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到會，——這張紙也就沒  
有用，——不如送給我，我……」

「送給你做什麼？」

因為是第一次有的事，他有點迷惑了。

「送給我，省得犧牲一票選舉權，如果事成了，多少總  
對你有點好處的。」

「你說什麼！」

他猛然地叫起來了，他的臉紅漲着，他像受了別人的侮  
辱一樣，他真沒有想這個人竟然能把這樣醜惡的事在他面前  
說出來，於是他把那張紙撕碎了，一次兩次地從中間撕成兩  
半，漸漸地都成了小小的碎紙片，就送到那個人的面前，強  
自忍了怒氣和那個人說：

「給你吧！」

那個人絲毫也不變顏色，沒有一點事的樣子，也不再說  
一句話，就默默地走出去了，他把那個人未關閉的門，拼命  
用力地推着，「砰」的一聲關上了，懸在牆上的一個鏡架同  
時也落到地上，摔成粉碎。

但是在這時候這種小事情一點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只  
是憤憤地說着：

「這算人怎麼辦？不是人，是鬼，這算鬼怎麼辦！」

他煩苦地思索着，怎麼樣能矯正這惡劣卑鄙的行爲？一  
時間他也不能安下心去讀書，他想起來自己以前的態度有點  
錯了，不該只是袖手旁觀，正應該加到那裏面去，纔能做個  
榜樣，使他們都好起來。

就在那一天晚上，當他從圖書館走回宿舍的時候，暗中  
就有三四個人故意地攔到他身上來，把他腋下挾着的書本和

紙筆都撞落在地上，還說：

「走路怎麼不生眼睛！」

他不說話。他想不到這不是偶然的事，就俯下身去，把  
書一本一本拾起來，仍然挾在腋下，向宿舍走去。他聽得見  
在他身後響着的哄笑。

那天夜裏，當他睡到床上的時候，他又放棄了日間的想  
念。他還是要多讀書，多觀察，多沉思，他不願意混在這羣  
小流氓中間。

在床上他反側了許久纔入睡，他却是很安然地睡了，他  
做了一個夢，他夢見他是生活在閃着金光的土地上，人都是  
安善快樂地活着……

走出大學的時候他正是二十五歲，——思想意識該雄壯  
得如一匹小牛。他和其他從大學走出來的人不同，他有着崇  
高的理想，這幾年來，這些理想都開了燦爛的花，他幾乎是  
焦急地等着這個時候的到來，因為他想着他要真的插進這個  
社會裏來，他就可以起始來改造這個社會。這些年來，由於  
觀察，他已經看出來社會的癥結所在，他自信自己大刀闊斧  
的精神，再能得到些同志，這個社會就將如意地在他的手中  
好起來，就不說整個社會至少是這個社會的一角，——他力  
量所能達到的一角。

可是跨出了學校，他就閉在家裏了。他的家，本不是富  
裕的，幾乎是在等着他畢業後就大把拿錢回家的樣子，嫂嫂  
第一個就現出了難看的臉子，哥哥隨着也就不像從前那樣對  
他好。母親明面裏不能說什麼話，暗下却安慰他。妹妹却對他  
好，雖然他覺得妹妹所過的生活並不宜於像她那樣子的少女

妹妹很漂亮，在社會的一面有着她的聲名。她算是一個學生，可是她並不住在學校裏，時候都化費在交際上面去。她的服裝和她的家境絕不稱合，她並不用家裏的錢；可是她是一個好心的人。

有一天，當着他獨自坐在自己房裏的時候，她忽然走來了。那是下午兩點鐘，大約她纔起身。

「二哥，怎麼你總也不出去玩玩？」

他如從睡夢的沉思中被驚醒了，帶了一點倉皇的神氣，站起身來。

「怎麼，哥哥真是有點呆了！」

她嘆息着，隨後就坐了下來。

她對於他有相當的信仰，雖然她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她心中總記着他決不是無用的人，自從他曾經勸過她一次，（爲了她的生活，）她就更覺得他不是平庸的人。那一次她說出來爲什麼要過着那樣生活的原因，隨着是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她總想着像他那樣的人閉在家裏真是社會的不公平。

「坐在家裏沒有味，到外面去更沒有味！」

「難道說人就是這樣沒有味地活着麼？看開了點，妹妹現在是沒有能力——」她停了停，看着他的眼睛也抬了起來，就接着說：「如果有力量，保管哥哥哥高興！」

「我若是真高興了，你也高興麼？」

「我？……」

她睜大了眼睛望着他，隨後就有眼淚湧出來，她用力搖着頭，頭上的短髮都飛揚起來，一邊喃喃地說着：「不管我

，不管我，……」一邊就跑了出去。

不久，由於一位遠親的介紹，他就到一個半官半商的機關裏做事。拿了那位遠親的信，從上午八點鐘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纔等來了那位總辦。好像早已經說定了似的，那封信只看了一眼就被放到一旁了。隨着他又被問到年歲，學歷。他知道那個總辦是一個老留學生，還是經濟博士之類的；可是却穿着袍子馬褂，搖頭晃腦的把大口的痰吐在地上。他心中狠狠地罵着，可是半年來的家居已經使他悟到一點存在着的社會了，他並沒有罵出口。他忍受着像被審問似的苦惱爲那總辦問了許多不相干的話，把眼睛翻着看他，再三問到他的主義與信仰。

「我沒有主義，也沒有信仰，——也許我信我自己。」

「那纔好，那纔好，」那個總辦滿意地抓着鬍子，點着頭。「你倒不會投機，……」

那一天，他就被領去見在這裏辦事的人們，他由總辦交給了主任，由主任再介紹給那一部分的人，一時間那麼許多的名字，結果是一個也沒有記住。他却是高興的，因爲他看到所有的人好像都是那麼認真做着事情。他被安頓在一張寫字桌的一面，對面已經有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辦事員坐在那裏。他暗自想一個新的生活從這一天就开始了。

主任把一堆函件拿給他，要他分類登記，有必要的還要寫下大意來。他接過來，便開始辦着。

後來總辦走開去，大約又走進那間密不透風的總辦室的時候，這間房裏的空氣就有點兩樣了。那個主任先就打着電話，用洋文說，好像對方還是一個女人。主任自有其翩翩的風度，一面打着電話，一面照着鏡子。在鏡子裏面的一角上

，跟着坐在身後辦公的女職員，那個女職員正在抹粉，明白主任的意思，笑了。有的劃着火柴抽紙煙，有的低低唱着皮簧，把戲本放在眼前，三板一眼地拿手指在桌邊敲着。坐在他對面的這個人，却大大地張開嘴，打了一個呵欠，——有一個美妙動聽的尾音在空氣中迴蕩着。

「子老，昨天晚上又捧了一場麼？」

一個戴瓜皮小帽的搖着身子，邁着「台步」，朝那位「子老」走過來。

「沒有去，在朋友那裏打了半夜牌。」

「不知勝負如何？」

那個邁着「台步」的人已經伏到「子老」的桌上，用戲中的道白說着。

「大敗而回！」

那位「子老」也裝着戲腔。

「勝敗乃兵家常事，後帳歇息去吧。」

隨着，他們就合唱似地哈哈笑了一陣。

他却一直在那裏做他的事，也好像聽見別人低聲說到他的愚昧，可是他並沒有停止，偶然把眼睛抬起來，隨着又低下去。他的憤怒却壓得他連呼吸也不能自如，他想着爲什麼要化錢養這些人！

「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做，我要盡我的力量，我不能像他們那一幫人，……」

他暗暗地在心中自許着。他是勤快的，每天上午不到八點鐘就來了。簽到簿上他是第一個人。下午呢，有時候就遲一點了，該是一點鐘到班的，因爲路途遙遠，差不多總要過一刻鐘纔能到。他就在簿子上寫了準確的時刻，走進辦

公廳，可是裏面還是沒有一個人。

這樣子過了兩三天，就有一个人趁便到他面前來說了：

「朱先生，下次來的時候請你還是把時刻簽得早一點纔好。」

他有點茫然了，爲什麼這人這麼和氣地對他說到這種不關重要的問題呢？那個人接着說：

「你來得早，不妨把時候簽得更早點，省得大家不方便，」那個人囉了囉嘴，又說：「你一個人寫了真實的時刻，」

大家都不好辦了，我想你新來，一定不大清楚。」

那個人不自然地笑着，隨着把簽到簿給他看，他纔注意到那些人都簽了同一的時候。好像是一大羣人都是一個時候趕到了的。

「你看，朱先生，你這末一簽，大家就都得寫晚些，將來查看起來，就有些人不大好看了。」

他才恍然大悟。他真想不到在這上面也還有許多花樣。他不得已點點頭。他已經知道所有的人都拿眼睛在望着他了。

那個人道了謝又走開去，他把頭稍稍抬起一些來，許多人都露了一點微笑朝着他。

「幹什麼，大家不過都是混一碗飯喫，——」

有一天，忽然他聽到一個老一點的同事發着這樣的議論，接着是：

「——又不是替自己的老子娘做事，用不着那麼認真。大家飯，大家喫，誰也不必比下了誰。難說把事情做得多做得好，就會特別給總辦看得起？那纔怪，他沒有那麼長的耳朵，也沒有那麼長的眼睛，是不是？」

這話是不是爲他而說，他有點摸不着，可是他記得聽到這樣的話的時節，他的臉稍稍有點紅起來，他在心中已經有些兒反應，覺得自己真也不必那樣負責，那些人都在混日子，自己又何必那樣出力呢？

第一次的理想像是失敗了，可是他自許着：

「我的位置太低了，使我不能有什麼作爲。等着時候吧，如果有一天，我有什麼好發展，我一定要改造這個社會，我不能容這個社會就這樣子腐蝕下去！」

陳秘書長回轉來了，繃着眉頭和他說：

「他們還是想見見局長。」

「幹什麼他們一定要見我，他們又有什麼花頭？」

「他們要求把開除的工人再叫回廠裏來，罷工期的工資照付。……」

「什麼，他們這些人不是要造反麼？看看如果我負調解責任，要工廠把他們都開除，餓死他們，餓死他們！……」

「局長和他們當面說一聲也好。」

「我不願意見他們，告訴他們廠方不會喫這樣的虧，只是調解費人家就繳了——」

他頓住了，他想到說出這個數目來多少有些不便，就轉過話頭說：

「告訴他們，我忙着要緊公事，有什麼話要他們和你說。」

「他拿下了桌上的電話耳機，用手靈活而敏捷地撥着號碼。」

「他們的想頭是辦不到的，——喂，太太呢，請太太說話，——你跟他們說去吧。」

「是你麼？——呵，我就要回去了，——等等我，——你說要到什麼地方去？——到手可是到手了，那些討厭的人却纏在我這裏……」

成爲了X×的X×局長，是當他的妹妹嫁給了一個要人之後，由那個人獨力推薦的。爲了一點方便他把國英這名字改成清澄，除開使別人知道他是在X×大學畢業之外，再不使別人知道一點其他的來歷。最初若說他一定是十分高興，母甯說他是含有一些難言的疚歉的。他時時想着：

「爲什麼我要靠妹妹的力量呢？我不也是一個正直的男子，至少也有常人的智慧，爲什麼我不靠自己的腦子和自己的手？……」

可是那個好位置在他心中像金子一樣地燦爛着，那是值得人羨慕的，只要去做，就什麼都有了。而且妹妹不也是這樣和他說過：

「還要猶豫做什麼呢，你打算拒絕麼？我什麼不明白，我爲什麼要嫁那麼一個可以做我的父親的男人？雖說是他可以給我許多許多錢，供着我化用，給我安逸的生活；可是我有一點是爲了你呵！你在那裏做那麼小的事，到那一輩子纔可以出頭？這樣，一下子你就可以做了局長，你可以離開哥哥和嫂子，和母親住在一起，你也該有你自己的家。好在我的身子也不必我來愛惜，這也都是命裏注定的，……」

說着的時候，妹妹的眼裏還閃着一點瑩瑩的淚光，他也感激得像要哭出來了。

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好心的妹妹是把一切都坦白的說出來了。他想一個讀完了大學的人，在資格上做一個局長也沒

有什麼缺欠。而且他一向不是正有許多理想麼？這些理想是要他能在稍高的地位上能實現的。

「爲什麼還要惡筆地拒絕呢，這不正是一個好機會？我可以起首來改造這個社會——或是說這個社會的『角』。」

他答應了，他的妹妹隨着又給了他一筆錢。

「這做什麼呀？」

「你看，你不得做一點像樣的衣服，也得有兩個隨身僕人，再說要到那邊去，那裏不得帶些錢？」

她好像比他更明瞭這些事，她又告訴他：

「請讓位信得住的親戚去替你，——」

他還沒有等她說完，他就急躁地插嘴：

「我決計不任用私人，到那邊我一個也不換，我要給別人做榜樣！」

她只是笑，不再和他爭辯。他果然單身去了，舊任的局長交代之後，一些重要的職員就來辭職，他想着這也許是一種官派的作樣，就請來那些辭職的人，懇切地和他們說他是沒有一點私見的，儘管請他們安心做下去！可是那些人更會把要離去的理由渲染得像樣一點，表自出離去的必要。

他不得已，只得還是請來一些相識，來補滿那些空的職位。

爲了尊嚴的緣故，他起始留了鬍子。

他每天依了規定的時刻來辦公，（還時常更要早些，）一切大小粗細的事都要經過他的眼和手，每天閒暇的時候，他要讀許多關於這一方面的書，充實他的知識，想着怎麼能挪用過來。他要清廉，勤誠手下的員司都像他這樣，每個想來見他的人他都親自接見，十分和藹而客氣地問着來人的事

情，於是他就真的爲人辦事，一點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

只有一個月的光景，他的精神就顯得不濟了。他是可怕地瘦了下去。而且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固執地避免公私的酬酢。還佔去了他一半的時間。於是許多事只好由他的員司們辦理了。他兩手頭顯得枯槁，每月的薪俸不足他的用度。

他焦灼着，他不能從自己的手裏拿出錢來，也不便再向妹妹去張口，這該怎麼處置呢？他好像沒有聽說有着這樣位置的人還要自己貼出錢來。

有一天，他被市長請了去，和他懇切地說：

「老弟的能幹自然是這一等，——」

市長說着的時候，高高翹起了大拇指，爲了那個要人的關係，市長對他一直是親密的。

「可是本地的紳士們已經再三來說過了，說老弟的辦法都過於新了，有點不適合這個環境，——」

他茫然不知指的什麼事，他靜心諦聽着。市長繼續道：

「工人們是不可以任他們的性的，這一次你使他們滿意，下一次他們還來，再說爲地方服務，也不得不顧一點『公意』，那些紳士們也都還好，對地方上也熱心。再說這些工人們三天五天罷工，對於治安上也大有妨礙。——」

市長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

「中國的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書本上的學問不能實用，什麼事不還得講求適合環境麼？老弟，你太年輕，當初我纔做事的時候，也是想弄出點什麼來的。可是不成，不成，中國的社會就是這樣。這不是昨天前天的事，這是幾千年傳下來的，可不是——四千年？——五千年！」

這些話像飛着的蟲子一樣囁囁地在他耳邊響着，現在他

是明白告訴人「此路不通」了。難說書本是錯誤的麼？法律是錯誤的麼？他這麼多年的理想是錯誤了麼？他想莫如換一個地方，換一個職務，可是他知道他所在的這個城市是中國的五大城之一，是十分開明的，是經新的知識的潮流洗滌過的一個城市。難說他真的願意離開這裏到內地更守舊更污濁的社會中去麼？

他告辭了以後，耳朵裏好像還在響着：「你也得和他們來往來往，他們都是當地很有力量的人，說不定將來還有什麼事要借重他們哩！……」

這一些都是正確的話麼？也許是從經驗上得來的。這是一串過來人踏下的穩妥的脚印，他是不是也要踏着這樣的脚印去走他的路呢？

他陷於難解的苦悶中，但正在這猶豫之中，就有一個女人成了他的太太。

那個成了太太的女人，最初是在一個宴會中遇到的。她年青，美麗，會說使男人沉醉的話。好像她還到美國住過一年，學得一切社交的禮節，能用流利的英語談話。（雖然常常有許多錯誤。）只有她的出身是有點不明，可是她有高貴的舉止，他想到低賤的人家不會有這樣的女兒。

他也到了該有一個太太的時候了，——從他的年齡和他的地位上看來都是如此。

有了家室之後，就自然另有一番氣象。那個女人要嫁給他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預期的享樂，華貴的生活。最初那幾天，幾乎是每天哭着和他吵鬧。

「我想不到這樣不如意，那個高興跟你過這樣的苦日子！你也張開眼看看別人，那一個像你這樣子沒有用？活在這

世界上得不着一點樂趣不是白活了麼？……」

「活在這世界上得不着一點樂趣不是白活了麼？」這句話的每個字清楚地在他眼前排開了，他再三地玩味着，這不是一句平白的話，這是真理，……

那個精明的陳秘書長，以他那整齊的步伐又走回他的面前，他絲毫不動地坐在那裏，只微微抬起一點眼皮來，把活動圈手椅稍稍轉過去一些，問着：

「那些代表們走了麼？」

「走了。我和他們說，如果他們再不肯服從調解，就先辦他們一個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

「這次他們那麼聽話麼？」

「自然嘴還是硬的，也有點怕，他們都走了。我還告訴他們，那些開除的工人已經沒有法子復工，因為局長一向對他們都是很好，幫他們的忙，這一次自然是他們自己走差了路。」

「唔，你說得很不錯，他們還是信服我，……」

他的心突然沉重了，像有什麼壓在那上面一樣，他想是不是放在胸前衣袋裏的那張有着四位數的支票壓着他呢？實在是，那張支票該使他輕鬆的。太太不是很久就要買那件標價一千八的皮大衣麼？到手的數目，正是比兩倍的一千八百元還多一點。

回到家裏。太太幾乎是蝴蝶一樣地飛到他的懷中。她拿了那張支票，唱着，跳着，把嘴不斷地吻着他。她快樂了，她不再和他爭吵。在她的心目中，他已經不是一個那麼沒有用的人。

乘了一點餘暇，他想到圍着他的一切環境，安逸的也是固定的，有着難斷的韌性。這漸漸地貼到他身上來，要他不能說一句話，也不能動一動。它自有它的偉大，他自己却漸漸地渺小下去了。他沒有那力量去打壞它或是推動它，他就像順水推舟一般被捲到那中間。

「我不還是很年青麼？我該再下來去！」  
「纔這樣地想了，他就覺得自己是十分疲乏，而且眼前舒

適的生活向他招着手，他想着只有任這個社會自己毀滅下去，一個全新的社會或許纔是理想的。

他中心又自問着：

「我還算是一個人麼，我還算是一個人麼？」  
在這時候，太太却打扮得像一枝花走出來，拉了他的手，要他隨她到一點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他不說一句話，只有腳在移動。

### 中國第一部研究戲劇表演術的專書

# 電影戲劇表演術

電影明星必備 戲劇演員必備 愛好藝術必看

米色道林紙印  
精裝一厚冊  
實價一元二角

洪深著  
田漢序

田漢先生的序裏說：「……本書是洪先生傾注着半生蘊蓄的大著，對於我們這些愛好戲劇藝術的學徒們是非常寶貴的寄與。……一切的表演應該從這個內容，人家常常說洪先生精於表演術，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不知道若干的法子。但表演術的精美，應該是不僅羅列着許多不同的法子，而在於能極正確切當地擇定在某一個條件下能必要的唯一法子。」

本書是最合學理最切實際的國內第一部研究電影戲劇表演術的巨著。上半部分六章：戲劇與演員，動作，動作的表情，聲音，聲音的表情，怎樣創作人物；下半部為表演術圖解，末附動作與表情一覽及參考書目，插圖二百四十餘幅，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

生活書店發行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恐怖之夜

(俄·左琴克)

周懷求譯

人們不斷地寫着，很明顯地並沒有什麼目的。「金錢有什麼意思？」滑稽的讀者問。「你不是得到了你的錢嗎，你還乳臭未乾的孩子，你靠着牠長肥的呢。」

但是我問你，可敬的讀者，金錢是什麼？就是那拿牠幣你太太買些燃料或鞋子的。用處就全在那兒。金錢沒有安慰靈魂的力量，沒有廣大的意義。

但是，這渺小的卑鄙的東西可也不能把牠丟在一邊，作者在全文裏就不會給牠一兩句痛罵。的確，他該放下寫作，他的筆，筆尖和一切，咒牠毀滅去。

現在，我們嚴重地來說吧。

近來我們偶然碰着的讀者已經神經錯亂了。他酷嗜着法國和美國小說，而不親近他故國的俄羅斯文學了。在一本書中他尋求着一種幻象的劇烈的奇想，一種題材——鬼知道那是什麼。

但我們從那兒去找這一切來？

我們在如這樣的俄羅斯生活下從那兒去尋求我們幻象的劇烈的奇想來？

至於說到革命——這兒，我們也必得猶豫一下。牠有劇

烈的幻想的偉大；但若我們試着去描寫牠又怎樣呢？錯誤的！不對的！對這問題的一條科學的徑路是完全缺乏的。主要的理想都沒有足備，讀者會說！

我們怎樣才能得到這條路？作家生於小中產階級的家庭，仍然不能克服小中產階級的興趣，對花朵的愛戀，我們更可以說，或者對繡幔和軟椅的愛戀，在這種情形下，從那兒去找這條路？

的確，可敬的讀者，做一個俄羅斯的作家是一樁很難的事。

外國人寫作時，他可以抓住任何事物。他可以描寫關於野獸，關於月亮，他可以以一種劇烈的幻想的銳氣使他的英雄穿着某種鎧甲去戰勝牠。

他奪去那個了。

但試看那於我們是怎樣。試以那種事物混到文學裏來。就說試使我們的機師布利·派覺威·確瑞宗穿着一件鎧甲到月亮中去。讀者們會要恥笑他的。他們會勸怒的。「他把一些胡說寫出來，混蛋，」他們會說。

你這樣寫，全然自覺於你事業之失望了。那兒沒有安慰。

至於說到榮耀——現在什麼是榮耀呢？並且，你若想到



榮耀，我問你那一種的榮耀？現在仍然不知道世界史會走上那種轉向，和在甚麼局面下地球會發現牠自己，於地理的意義下。

比如，作者最近讀了一個德國哲學家的著作說一切我們的生命和一切我們文化的進展（那就是說小小的一萬八千年）僅是兩水河期之間的一個過渡的時代。

作者自認讀過這書之後他覺得全身發着抖。

讀者……暫時拋開你日常所注意的，想像那麼一幅圖畫：生命和高尚的文化在我們之先已經存在，而將要被掃滅的。在我們的時代，文化再來一度繁華，或僅多來一次失望便了。我們不該爲這種變遷而煩惱，但想到一切是飛逝着，非久住的，偶然的，並且繼續地變遷着便很悲慘了；那樣一種思想使人在一種完全新鮮的光明裏想到我們生命的全體。你寫了一篇手稿讓我們說，僅那拼音就完全使你困乏了，還不說到風格。百年以後，無疑地一隻大象以牠巨大的腳掌踏到你的手稿上，把牠的長牙掘下去。嗅嗅，將他作爲不能吃的廢物擲開去。

所以在金錢，榮耀或名譽裏找不到安慰。一切剩有的只是一種於一己之努力無底的悲慘的感覺。

我們該怎樣做？生命是既滑稽又特別沉悶的。

在城外有一片園地，一所劣等的農舍，一道籬圍。一頭小牛站在那兒；牠的腹部敷滿了尿溺。牠輕搖着牠的尾巴；嚼着；牠掙得你流出眼淚來。一個帶着束緊的披巾的婦人坐在那兒，她手在做着什麼工。一隻雄雞踱步着。

啊，怎樣的沉悶呀！怎樣難堪的沉悶呀！

一個黃赤色頭髮的農夫，如一個巡行的偵探，走到這處

人面前來，以光亮的雙眼注視着牠，眼睛像是一片玻璃。「這婦人在做甚麼呀？」他打着呢，以一雙腿擦着另一隻，呵欠着。「警？」他說，「最好睡去啦？很沉悶的，說不出什麼原故。」於是她睡去了。

但是，大聲疾呼着劇烈的幻想！

啊！先生們，同志們。我們從那兒去獲得牠？我們怎樣才能將牠在實生活裏適用？告訴我們，我們懇求你；給我們這偉大的恩惠吧。

假若我們走進城裏去，那兒燈光發着明亮的光，那兒公民們完全自覺於他們人類之偉大走來走去地散步着，那兒仍然是沈悶的，因爲那兒沒有幻想的劇烈的奇想。

是的，公民們正在散步着。

試去跟着任何一個人，讀者，僅只是無意義的結果。

似乎，他是走去借三個盧布，或者去會女人。

在合適的時候，他到了，對着他愛的女人坐着，細語着關於愛情的一些話，或許什麼也不說，簡單地將他的手擱在她的膝上，凝視着她的雙眼。

或者一個人和他的房主人坐着。他有一杯茶，望着在茶壺上的他的映像；「一副怎麼樣的臉呀！全都皺折了！」他想，對他自己露齒苦笑着，讓一小點果醬滴到桌布上了。於是他的便帽拋在道傍，走了開去。

但問他，孀子養的，他爲什麼來？她的結果於人頗有什麼偉大的意義或有什麼好處？他自己知道嗎？

在這沉悶的圖畫的城市生活裏，作者很明顯地是相當於那種渺小不足道的人物如他自己，而自然不能和大政治家們或者教育者們，那些只有鬼才知道他們幹着什麼緊要的事業

的人們比較的。

作者自然沒有他們在腦子裏的，比如當他說及女人們的膝頭和那路人們窺視他們在茶壺上的映像的時候。的確，展望將來，作者便加有這種追悔給方便於那些無禮的批評家們，他們從極端的驕傲中將熱心地責罵他歪曲了鄉土生活的實質。

作者們是不會歪曲事實的；他們於牠沒有負欠，可敬的批評家們。

但是，事實上，這不會改變這問題之情勢或變換我們這鄉土生活之水彩畫景的。

作者曾經認識一個城市住民，他安靜地生活着正如許多人之生活一樣。他吃，他喝，他把手擱在他愛戀的女人膝上，他凝視着她的髮髻，果醬滴到桌布上，又借了三個盧布沒有還她們。

這短篇小說就是寫他，或寧說是一段無聊的瑣屑的奇談，廿五個盧布從他手上被強迫地勒索去了。

我們以幻想來減弱這事件的力量嗎？我們編造一段有趣的婚姻的劇情穿插其中嗎？不，讓法國人寫那些去；我們要靜靜地寫成我們的小說，漸漸地，使之諧和於俄羅斯生活的事實之節奏。

假若快樂的讀者是要於奇特的瑣事和危遇中尋求一種幻想的勇敢而劇烈之奇想，他應該在外國作家們中找牠們去。

二

這短篇小說開始將布利·伊凡諾曼·可托維其夫的生活作一個完全又詳細的敘述。

可托維其夫是一個職業的音樂家。他在諧樂合奏團裏奏着三角震動器。

讀者必定注意了合奏團的正中，右邊，這圓扁的，有個略向下垂的下顎的人。他坐在這合奏團的中間，略向右邊，必要時在一種他聽的柳笛下他對玲瓏地震動着他純音的樂器。樂隊指導者常常以右眼向他睜着作爲一種信號。

職業的雜音是不可思議的。比如，爲什麼一個人要在一根繩索上走，或者從鼻中喘叫着，或者玲瓏地響着一個三角震動器？

並且，布利·伊凡諾曼·可托維其夫不是一個蠢子，而是一個有靈敏的心和有中等教育程度的人。

他住在城市近郊，自然界的懷裏。這所說明的自然界不是特殊地奇異的，但牠在每一幢房屋前位置了一個小花園，綠草，溝渠，木橋上，被向日葵子空殼蓋滿了。使牠引人注目和有趣。

在春天，牠變爲十分地悅目。布利·伊凡諾曼住在賽得大街陸克瑞·布洛傑娜家裏。

想像一所小小的木屋，粉成白色，一道搖搖欲墜的簷牆，一張黃色廣闊彎曲的大門，和一個院子。院子裏，右邊有一間小披房，和一個斷了齒的耙子，那在加薩林（譯者按 Catherine 1790-1828 俄國皇帝）以後便擱在那兒了的。還有一架輪車，和一個石頭在那院子中間。

一段階梯，下級已失落了，引到一張掩着席子的門前去。在暗暗的廊廡中，有個綠色的柵子在角落裏，柵上有塊小板，板上有個小柄。

廁所有一張三塊木片做成的門，和一個木頭的旋迴小

柄。一小片佈滿了蜘蛛網的玻璃做了一個窗子。

一頓熱知的圖畫，帶着舒暢到心中來。

魔力遠過於他靜寂，沉悶，無擾動生活中。就是那失去的玻璃，不管他蒼老的形像，也引到一種靜寂的境界裏。

但，每次布利·伊凡諾畏走在那階梯上時，他總厭惡地向旁邊吐唾着，當他注視到那破毀的，彎曲的階梯的他總搖着他的頭。

十五年前，布利·伊凡諾畏·可托維夫第一次地站在那門階裏和走進那屋子的門限裏去。他在這兒安了家，娶了他的房主婦陸克瑞·伯卻夫拉·布落傑娜，他成爲這房子的絕對主人了。

輪車，披房，耙子，石頭——一切都變爲他不能離異的產業了。

茫然的一笑，陸克瑞·伯卻夫拉守視着這些產業，在她忿怒狀態下她總不會忘記去罵可托維夫，指出他原有的地位，告訴他自己是一個無賴流氓，沒有爐灶或房屋，僅是幾屢次的慈悲才使得他至於快樂。

雖則覺得被侮辱了，布利·伊凡諾畏卻只是保持着他的鎮靜。

漸漸地他對這房屋，這帶石頭的院子發生愛戀了。十五年以後，他愛住在那兒。

從他們第一次無知無識的叫喊到他們的末日，那種人的生活往往能够在十分鐘內敘述完。

在這種時間的限制裏，作者要極簡要而詳晰地敘說布利·伊凡諾畏·可托維夫的生活史。

實際上，沒有什麼值得說的，因爲他的生活是靜靜地又

無擾動地順流下去的。

從頭說起，或者粗率地根據精神方法來劃分，便可以分作五個或六個時期。

最先，我們知道布利·伊凡諾畏離開了他中學堂，走進了生活。他是一個音樂家。他在一個合奏團裏奏樂器。他是一個歌女有一段戀愛故事。他娶了他的女房東。

一把火在他的近郊發現了，革命爆發了。

這一切於他都是簡單並且容易了解的。就沒有什麼引起疑惑的事情；沒有什麼事情是意外的；他的世界還是十分堅定地存在着。

就是那革命，其先曾很擾亂了布利·伊凡諾畏的，終竟在其確定，卓越，十分真實的諸觀念中之堅執的探索裏變爲簡單與明白了。

一橋並非由於偶然的機會的戀愛事件，或許是惟一的顛亂了他安定的生活之規律的系統的事情。此刻生活稍微變糾紛了一點。

布利·伊凡諾畏·可托維夫當他開始他的音樂職業時，便和一個從城市戲院來的歌女有一段軼事。她是一個年青，嫵媚的美麗姑娘，有一雙顏色無定的明眸。

布利·伊凡諾畏他自己便是一個極美麗的廿二歲的青年。或許，惟一略略損壞了他的便是那伸出的下顎。使得他的臉成一副沈鬱和精神錯亂的容像。很幸運的，他變起的鬚鬚隱藏了這悲痛的缺點至於一種適當的程度。

他戀愛事情之開始是很神秘的，因爲在他音樂業之最初幾年，布利·伊凡諾畏老是沉坐在合奏團的中間，從不會讓他的目光流蕩到指導者身上去，以免在錯誤的節拍中打動他

的樂器。因此就很難找出何時他開始和那歌女互換媚眼。

實際上，那幾年中布利·伊凡諾過着一種充實的生活。他遊戲着，又常於黃昏時候在市街上羅達，並且常常逍遙於舞場中。在那種機會裏，他時時鈕扣上簪着導舞者的綠徽帶，像一個蝴蝶似地翻翻着和指導這跳舞。

或許某次，舞會中他會到這歌女。

無論如何，這會晤於他沒有好處。一月後他的戀人在對他的不幸的下顎稍微開了一些辛辣的嘲笑之後便捨棄他了。

布利·伊凡諾，同樣地爲這些事情和他愛的女人的急逃所傷惱了，將這事情想過一番之後，決定去改變他的生活，成爲一種鄉村名人的生活，和絕望於愛人而去過一種平靜的生活。

於是布利·伊凡諾搬到郊外去，以很少的租金賃居一間有個桌子的矮屋。

於是，他結婚了。

於是火來了。

這場火燬了這郊外的一半，布利·伊凡諾濕身汗透，親自帶了傢俱和棉絨毛走到籬牆裏的一處安全地方。

但是，他的房屋卻沒有燒掉。僅只玻璃炸裂了和粉壁從牆上脫了下來；第二天早晨，布利·伊凡諾歡喜地和笑容可掬地攜了他的什物和動產回到屋裏來。

這給他留了一個堅牢的印記。許多年來，布利·伊凡諾長總和朋友們及隣人們談到他的經驗，但這種談話的題材也輪到談不起勁的時候了。

於是他的事業——火，婚姻，革命，音樂，他胸前的綠色督事員的徽章——這一切混而爲一個完全，甚至成爲一條

直線了；這競爭漸變漠然，成爲一種難堪的回憶，一種冷淡的逸事，一椿怎樣地一個歌女要求一個光亮的皮包，和怎樣地布利·伊凡諾一盧布一盧布地省下錢來集成那需要的錢數的故事了。

那兒，這人，生活了三十七年，直至那特殊的奇遇——他在法庭被判了二十五盧布的罰款爲止。

### 三

他前面的是一段相當長時期的生活，我們看到三十七歲時候的布利·伊凡諾是一個健康，壯大，骨格很粗，和強梁的男子漢了。他稍微有點跛，那是真的，但那是因爲在沙皇政府時代他腳上生了個毒瘡。

但，跛子並沒有妨礙他的生活，他平坦地和安然地生活着，因爲他有所需要的一切。

他僅有一個疑慮，一個關於生命不動搖的堅定的疑慮。這疑慮開始於布利·伊凡諾爲一個很年青的人的時候。如作者已經說過的，那疑慮起始於一椿戀愛的奇遇——和一個歌女某種未成功的戀愛使得布利·伊凡諾沈思到他的生命的問題。

有時，在他少數的朋友圈裏，布利·伊凡諾以一種頗爲漠然和慌亂的神態開始說到他的這種疑慮。

「任何事情都是奇怪的，先生們，」布利·伊凡諾會說：「比如，我和利佐卡那歌女有段戀史。現在讓我問你們，爲什麼那必須是和利佐卡·貝貝可娃而不是和瑪申卡·意葛洛娃的？」

常常當他問到這問題時，他的聽衆便開他的頑笑，數着

他們的舌頭，噙着狂笑，鑿着眼睛，追索着這歷史的歸根結蒂，並且試着去探索他和瑪申卡之間也有沒有一些變事。

可托維爾夫於是變爲羞赧的了，以他的容止排開他們的問題，長時間的皺皺着，更追想到生活的朦朧上來。

人不能否認生命是種機會的遊戲。我們之出生，生活，甚至我們之死亡都是種機會的。事實上，一切都是不調和的，在世界上就沒有嚴密的規律。

爲什麼人們不願意想到這個？爲什麼他們以一些奇怪的目的歸之於人類？許多人曾經沈思到這問題，只要他們有其覺悟的勇敢，生命便於誰都會輕鬆些。實際上，卻只有胡說流行。

目的不能有個標準，在一個一切在我們眼前變革，一切動搖，以最大的事物——上帝和愛——開始，而以最小的人的手段爲終結的世界裏。

如此地，許多代的名人們都薰陶在這種信仰裏以爲愛存在着，上帝存在着，並且，一個皇帝，我們可以說，是某種特殊現象。但現在，任何哲學家都知道他的論題可以證其反面，只要他的筆一揮，甚至在科學世界中，一切都顯得是可怕的確鑿和真實，你只須回頭便可找出一切都非正確而是與時俱變的……

布利·伊凡諾畏，可托維爾夫是完全不清楚那種事實的；難則並不是一個優子，並且受了中等教育，但他是沒有如作家們的裕達的。

但，在某種狹隘方面，在他日常生活裏，他注意了生命中有某種引誘在。他當至開始懼怕他命運的安定起來。

這疑慮在他正是一個青年人時便已竊入了他的靈魂裏。

有一天會要陡然暴發爲一道烈焰的。

一種巧成爲這樣的事情。沿着賽得大街的歸途中，他和一個戴了頂帽子的黑漢子撞着。

這漢子在布利·伊凡諾畏前面止了步，以微弱的聲音向他求乞。

布利·伊凡諾畏將他的手探入袋孔裏，拿出了一些小錢，把牠給予那乞丐。當他注視着他時，那乞丐變爲忸怩不安了，以他的手圍着他的頸，像是爲着沒有領帶領結而羞赧道歉似的，又以同樣微弱的聲調說他從先是個地主，爲他政治的罪案被打擊。有一個時候，他也將盈把的銀子施給乞丐；但是現在，爲着一種新的和德謨克拉西的生活潮流所掀開，他自己也被迫求乞了。

布利·伊凡諾畏開始詢問這乞丐。

「喂，你聽，」這乞丐說，以他的殷勤諂媚地說，「我是極富的地主；說到錢，我的雞都不啄牠；現在，如你所見的我是窮困，消瘦，和沒有東西吃。生命的一切事情，我的好先生，都是與時俱變的。」

布利·伊凡諾畏再給這乞丐一塊錢，靜靜走向他的屋裏去。

「生命裏一切事物都是與時俱變的，」這好心人布利·伊凡諾畏呢喃着，當他走回家的時候。

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布利·伊凡諾畏把這意外的事件告訴他的妻子陸克瑞·伯卻夫拉，說的時候他還憑他自己的想像增加了許多材料；比如，這地主怎樣把金幣擲擊着乞丐們，甚至於以重幣擊破了他們的鼻子。

「得，那有什麼？」他的妻子說。「他過去生活得寬意

，現在他窮困地生活着。那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啦。就隨我們自己的鄰舍，他也陷在困境中呢。」

陸克瑞·伯卻夫拉開始述說怎樣地伊凡·色蒙諾長·克舍可夫從前是一個習字教員，他很寫意地生活着甚且還吸雪茄烟，沒有失過一個戈比的信用。

可托維頁夫覺得非常關心這教員先生。他開始問他的妻子那先生爲什麼並且怎樣墮落到那種困境中去的。

布利·伊凡諾長甚至還要會晤這教員先生。他要在他窮困生活中得一個直接的觀感。他要求他的妻子陸克瑞·伯卻夫拉急速地去請他來喝茶。

根據習慣，陸克瑞·伯卻夫拉要對她的丈夫稍稍呵一口氣，叫他做「蠢傢伙」；但仍然爲一種特別的好奇心所驅使，她帶上圍巾，跑出去請教員先生。

伊凡·色蒙諾長·克舍可夫極迅速地來臨了。他是一個白髮，皺折的老人，穿着一件破爛的大禮服，沒有背心。一件沒有領子和袖釦的襯衫在他胸前凸做一團，從其中突出一顆黃色，極晃亮的銅鈕扣。他的雙頰是久不曾修剃了，那斑白的鬚髮長成一小叢。

這教員先生走進了屋子，搓着他的雙手，嚼着煙草。以一種鎮靜但極喜悅的態度，他向可托維頁夫鞠躬，更爲着某種奇特的緣故他又向他緊着眼睛。

於是他傍着桌子坐下來，將一碟乾麪包和葡萄乾拖到他面前來，他開始吃起來，同時安詳地笑着。

當這教員先生吃完了時，布利·伊凡諾長開始以熱忱的好奇心詢問他往昔的生活，並且問他怎樣地墮落到那種悲境裏，和走路時穿着沒有領子的衣服，他鬆鬆的襯衫上僅僅安

了一個鈕扣。

這教員雙眼中含着惡意的光，快樂地合攏着他的雙手，告訴他他曾經很好地生活過甚至吸着雪茄，在過去的時候，但好書法的要求停止了，人民委員會有一道命令禁止學校規程內列入這一科目。

「但是對於那個我習慣了，」這教員先生說。「我不痛恨生活。猶如吃這乾麪包，我從習慣的迫使而要這麼着，完全不是爲的飢餓。」

陸克瑞·伯卻夫拉把她的手臂交叉在她膝裙上笑着，想着這教員先生在一種與憤狂熱下，立刻會將他全部秘密完全洩漏的。她以不曾隱飾好的好奇眼光迫視着他，似乎希望他傾吐一些特殊的秘事。

布利·伊凡諾長搖着他的頭，和呢喃着，當他聽着這教員先生說的時候。

「唉！那有什麼關係？」這教員先生說時，又不自然地笑着，「我們生活中一切都變動的。今天，書法廢止了，明天——隨手黃着；慢慢的你的輪流也會到來的。」

「你說的甚麼？」可托維頁夫說，他的呼吸停了一次。「我怎麼會爲變動的時所影響呀？我是屬於藝術家那條線內的——我奏着三角震動器。」

「喂，那有什麼關係，」那教員先生傲慢地說。「現在，科學和工藝學都飛躍地進展着。你的樂器將會被一種電器所代替，那便是牠的末日——和你的末子了。」

可托維頁夫喘息着又注視着他的妻子。「很簡單的，」他妻子說，「尤其是科學和工藝學飛躍進展着的時候。」

布利·伊凡諾畏急遽地站起來又神經地在屋子裏踱着。  
「喂，那有什麼？讓牠那麼着，」他說；「讓牠那麼着吧。」

「讓牠那麼着，真的，你——」他妻子說；「到那時我製備起那東西，並且允許你靠我生活。你這獸子，你不想我知道，你這吶拉德！」（譯者按 Pilate 爲羅馬第五猶太，撒馬利亞，易羅米亞等處太守相傳瘋狂自殺，屍體棄於第伯河中，因之第伯，萊因，俾恩諸河時起潮汐）

這教員先生在椅子上俯促不安，以一種安慰的聲調說：「一切都是這樣的。今日是寫，明天，盡。一切都變。我的好朋友。」

布利·伊凡諾畏走到這教員面前，祝他晚安，又請他甚麼時候來吃飯——甚至就請他下次，假若他能够——走到門口那麼遠去送別他的客人。

這教員先生站了起來，打着躬，當他走到迴廊中時又喜悅地搓着他的手，說：

「你不要煩惱，青年人，今天寫，明天盡，於是牠們也會同樣地落到你身上來的。」

布利·伊凡諾畏在這教員之後關了門，走進他的寢室裏，坐在他的床上，把他的雙手圍抱着他的膝頭。

陸克瑞·伯卻夫拉穿着破爛的布拖鞋，開始準備睡去。  
「今天寫，明天盡，」布利·伊凡諾畏呢喃着，輕輕地在他床鋪上搖着。「這樣就是我們整個的生活……」

陸克瑞·伯卻夫拉注視着他的丈夫，嚴肅而又憤激地向地板上吐唾着，又開始梳篦她日中糾纏了的頭髮，梳出一些小木屑來。

「陸舍，假若他們忽然發明什麼一件電器呢？我說一個三角震動器，如指導者桌上的一個小電鈕，他僅只要用他的指頭一按便可以使那樂器响起來。」

「正是那樣的。事實上，那都是極簡單的。」陸克瑞·伯卻夫拉說。「的確是很簡單的——你會成爲我的一種累贅！你會，我已經看透了！」

布利·伊凡諾畏從床上移到椅子上，又沉思入微了。  
「你是在悲傷了，無疑地，」陸克瑞·伯卻夫拉說。「你在深思。你變爲因這事情所感動了。真的，假若你沒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家，你到那兒去，你這一個子沒有的窮光蛋？比如，假若他們把你從樂隊裏開除你將怎麼樣？」

「不是那開除有什麼關係，陸舍。」布利·伊凡諾畏說，「而是一切事物的無常……機會……那就是爲什麼我會奏着三角震動器……我生活的理山……假若我奏樂器的職業被奪去了，便再沒有什麼可以維持我現在的地位。」

她睡在床上靜聽着她丈夫的聲音，陸克瑞·伯卻夫拉無意識地試着去猜想他所說的話的意思。當她以爲這些語句包含着——一種人格的侮辱和打着她的財產的主意時，她重說着：「啊，你會成爲我的一種負累！你會，你這吶拉德，你這矮子養的。」

「我不會的，」可托維頁夫說。  
接着，再呼吸了一口氣，他從椅上站了起來，開始在屋子裏踱着。

他是極其興奮了，當他把手在腦袋上抹了一下像是試着去擱開那些漠然的想頭時，布利·伊凡諾畏又坐到椅上去。他靜默了他許久，一直到陸克瑞·伯卻夫拉的呼吸變爲輕舒

和輕噴時他才走出這屋子去。

布利·伊凡諾畏拔了他的帽子，急急地戴到腦壳上，在一種非尋常的不安狀態下走到街上去了。

四

在一個燦爛的靜穆的八月的夜晚，還只十點鐘的時候。可托維爾夫沿着大街走，拚命地揮着他的雙臂，爲着那奇怪的漠然的焦慮不能離開他去。沒有注意到是在什麼地方，他走到車站，進到小食堂裏去。他喝了一小瓶啤酒，深深的嘆着，又感到呼吸的短促，他再跑到街上去。

現在，他緩緩地走着，他的頭沮喪地下垂着。他是正在想着什麼，但假若你問他想的甚麼，他卻不能回答你；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從車站直向市鎮公園邊的大路上走，他坐在路旁一條長椅上，取去他的帽子。一個大屁股的，穿着短衫和鮮艷的長襪的女子，在可托維爾夫面前經過，接着回轉來又打他面前走過去，接着坐了下來又注視着他。布利·伊凡諾畏震抖着，聽着那女子，搖着他的頭走了開去。

忽然間似乎一切都是可惡的和難忍受的，整個的生命黯淡和無聊。

「我爲什麼生活呀？」布利·伊凡諾畏呢喃自語着。「當我明天去工作時，『那東西已經發明了，』他們全都說。」

他再震抖了一下。他差不多竟是跑起來了，僅在到達教堂圍牆時停下了；把他的手摸索着門，他開了那門走進圍牆裏去。

冷寂的空氣，靜悄的赤楊，莊嚴的石頭，這一切似乎立刻安慰了可托維爾夫。他坐在一塊雄偉的石頭上，開始冥想。接着他大聲地說：

「今天寫，明天畫，這便是我們全生活的遺迹，」布利·伊凡諾畏燃着一支烟開始沈思着假若碰着了什麼意外的事，他將怎樣地生活下去。

「爲着生活，我要生活下去，」他喃喃自語着。「但我再不回到陸舍那兒去了。我寧可在別人跟前跪在地上，『這兒，』我會說，『是一個困難不得意的人；同胞們，莫要丟他在困難裏。』」

布利·伊凡諾畏又感到一陣乾骨的寒慄。忽然，他似乎覺得那電三角震動器許久以前便已發明了的，但那發明卻隱匿了和死保秘密，所以突然下給他一個打擊來毀他。

布利·伊凡諾畏跑出這圍牆之外。他是失神地沈鬱沮喪了，以一種匆遽的步伐走着。在街上一切都是靜悄悄地。少數夜行人急遽地在歸途上走着。

布利·伊凡諾畏在一個角落站了一會，接着，很難自覺他是在做着什麼，走到一個行人面前，以沈重的聲調說：

「同胞……我企求你的恩惠……就在這瞬間許會有一個人要死去……」

這行人對可托維爾夫驚恐的一望又迅速地走開了。

「啊！啊！」布利·伊凡諾畏吼叫着，沉坐到路上的木料上。「同胞們……我求你們的慈悲……爲着我的困難……爲着我的煩惱……」

幾個行人圍着布利·伊凡諾畏，驚惶和畏懼地凝視着他。民團兵輪迴地不安地跑上來，將他的手輕印着他的手籠盒裏去。



，他搖布利·伊凡諾畏的肩膊。

「一個醉鬼！」人群中某個津津有味地說。「在日中喝得醉了，這鬼傢伙！啊，對於他們沒有什麼裁制的！」

一群好奇的旁觀者圍着可托維頁夫。某個富於同情的人試着扶他起來；狂醉的布利從他們的握持下逃出他自身來跳到一邊去。這一群便分散了。布利·伊凡諾畏粉亂地四面望了一望，發出一聲驚人的呻吟，於是在靜默中跑開了。

「阻住他，你們這些怕事的東西！捉住他！」有人暴怒地喚着。這民團兵吹着哨號，那哨號子的震響振動了全街。

布利·伊凡諾畏甚至不會回頭來望。他的頭垂到他的肩膀上，他以一種極快的步子跑着。他後面人們緊追着從軟泥中走過，狂暴地叫着。布利·伊凡諾畏在一個角落裏迷轉着跳過了這教堂的圍牆。

「這兒，」那同樣的聲音喚着。「他在這兒，你們這些人呀！」

布利·伊凡諾畏跑到教堂階級上去，回轉來望着，輕柔地呻吟，推着那門。那門開着一條路，那腐朽的樞紐吱地響着，門開了，布利·伊凡諾畏便跑了進去。

他靜默地站了一瞬，接着，把他的雙手圍抱着他的頭，跑上了幾級搖搖欲墜，枯爛的，吱咯作響的樓。

「這兒！」幫閒的追蹤者喚着。「捉住他，你們這些人！捉住他！」

百來個的行人和鄰人跳過圍牆又衝進這教堂裏來。室內是黑暗的。於是有人擦燃一支火柴，點燃一個大燭架裏的蠟燭尾。

光面高的牆壁和少數教堂傢具忽然都被一種黃色微弱閃

爍的光亮所照耀了。布利·伊凡諾畏卻不在這教堂裏。當這一群，擁擠和喧囂着，在一種恐怖下踉蹌地擠出來時，警鐘的回響忽從鐘樓上傳了出去。

起初，遲緩地，接着漸漸地急促了，這鐘聲波動於夜晚的靜寂空氣中。布利·伊凡諾畏，可托維頁夫艱難地搖動那重大的鐘舌，撞着那鐘，似乎他是有意地想喚醒這城市及其一切居民。這鐘撞了一會。

接着那熟悉的聲音又亂叫着。「這兒你們這些人，你們是讓那個人跑掉嗎？爬上那鐘樓，捉住那傢伙！」有幾個人衝了上去。

當布利·伊凡諾畏被帶出這教堂時，一大群半裹着衣服的人，一小隊民團兵，和郊外消防隊，站在教堂圍牆邊。

靜靜地。布利·伊凡諾畏被從群衆中帶去，拖着直到民團司令部裏去了。

他是死的慘白；他全身戰慄着；他的腿子沿途無意地磨擦着那路石。

五

許多天以後，當布利·伊凡諾畏被詢問到他的動機，尤其響動那鐘樓上的警鐘的緣故時，他聳着他的肩膀守着憤怒的沈默，發誓地說他記不起那些事；當他聽到那些事情時，他偏促不安地揮着他的手哀求別人莫說那事情。

但那一晚直到天明，布利·伊凡諾畏是被拘留在司令部的。取了一紙不能明瞭和模糊的案情口供，又在不離本市的甘結上劃了押之後，才允許他回家去。

穿着一件破爛的大禮服，沒有帽子，有着頹喪和蒼白的

面像，有利·伊凡諾曼在早上緩步到了家中。隨克瑞·伯德夫拉號叫着和掃着她的腳腔，咒着她的生日和那爲着有利·伊凡諾曼，可托維頁夫那種可恨的類型的人格所賜與她的一切悲慘的生活。

就在那天晚間，有利·伊凡諾曼如素昔地穿着一件清潔整齊的大禮服，坐在樂隊的中央，在一種抑鬱的情態下奏着

他的三角震動器。

在他的容顏上沒有顯示他所經歷的那恐怖之夜的迹象；在他的鼻與唇間有兩道深深的皺紋，和他那新近發突起的鼻

勝。

但有利·伊凡諾曼會生活一個長期間的。他的生存比

### 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七） 精裝一元一角 平裝一元

生活週刊的「信箱」專爲讀者解答疑難問題而設。內容十分複雜，情節尤爲離奇，而編者的回答，更能體察原意，考慮周詳，設身處地的代爲解決，切實而嚴密。文章之簡永有趣，讀其記事。這本報就是十五年至二十年六月間生活週刊信箱欄公開討論的精華。內容計分求學，職業，家庭，社父，戀愛，婚姻，法律，雜類等八篇，共一百七十七篇，二十萬餘言。實爲讀者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的唯一良友。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生活書店發行

## 白癡 (俄·托斯退夫斯基)(續)

高沼譯

## 第二部

## 第一章

作爲本書第一部結尾的娜斯妲西亞·菲得波夫娜宴會中的異常事件發生兩天之後，麥什金公爺急急地趕到莫斯科去承受他那意外的遺產。他匆匆離去，據說也要別有所爲；但是關於這個，關於麥什金離開彼得堡以後的遭遇，我們是說不出許多的。麥什金走了整整六個月，就是那些有關於他的命運的理由的人們，當時也得不到多少消息。雖然他們倒是不斷地聽種種謠傳，他們多半都是些怪人並且幾乎永遠是矛盾的。葉伴琴家自然是比任何人對於麥什金都爲關切，雖然他臨走時都沒有向他們辭行。葉伴琴和他見過兩三次；他們也有過嚴重的交談。但是將軍雖然見着他，却沒有對自己家裏提過。實在是起初，幾乎在麥什金走後一個月的工夫，葉伴琴一家都避免提起他的名字。祇有葉伴琴夫人最初這樣說過：『她曾對於公爺誤解得要命。』兩三天之後，她連麥什金的名字提也不提，祇是漠然地說：『她一生最刺目的事情就是她老是誤解別人。』終於，十天之後，當她和女兒們發脾氣的時候，格言似地結束她的話：『我們誤解得够了。』

不要再有了。』

我們還要提到的便是有些時這家庭中波動着頗不快樂之感。有一種抑窒的，緊張的，說不出衝突的意味；大家都苦着臉。將軍晝夜地忙碌，傾心於他的業務。家裏很難看見他的影兒；很少見他更爲活動和無暇，尤其是在公事上。至於小姐們，她們沒有公開講過一句話的。就是她們私下裏，講話也許是很少。他們是做慢自負的女兒，甚至彼此間也守着沉默。雖然，她們不用談話，看一眼彼此也就了然，所以有時她們用不着說得許多。

假若遇見一個公平的旁觀者，由上述那麼少的事實來判斷，他也許只得得到一個結論，便是，雖然麥什金只和葉伴琴家人會過一次，時間又很短促，却給了他們一種顯明的印象了。他所給與的也許不過是由於他某一些乖僻的事情所引起的好奇之感吧。然而也許是的，印象算留下了。

漸漸地，滿城風雨的這些謠傳都模糊了。真有這樣一個故事說，某小公爺是個呆子（誰也說不清他的名姓，）他突然發了一筆大財並且娶了一個法國女人，是巴黎花宮的一個以『蕩舞』著名的舞女。但是別人又說發財的原是一個將軍，是那著名法國『蕩舞』舞女的却是個發財多不可計數的青年俄國商人，他結婚的時候，純粹爲了誇富，他醉後在燈燭上

總掉了價值七十萬盧布的彩票。但是所有這些謠傳不久全消逝了，這是時勢使然。比如，所有羅格辛的從者——其中許多人也許有話可說的全隨了酒到莫斯科去了，時間是在羅斯頓西亞·菲莉波夫所參與的那次「豪飲」之後的一星期。對於這件事關心的少數幾個人聽來的消息說羅斯頓西亞·菲莉波夫在「豪飲」的次日便走失了，似乎有人看見她到莫斯科去了；所以羅格辛的莫斯科之行似乎和這謠傳不謀而合了。

也有關於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伊涅金的謠傳，他在自己那一圈人裏也是頗為知名的。但是他遭遇了一件事，這便急速地軟化了而且終於完全停止了那些關於他的不愉快的傳說：他病得非常危險而且不能去辦公，更不能出去交際。他病了一個月便好了，但是不知為什麼辭去了股份公司的職務，人家又用了新人。他也沒有到葉伴琴家裏去過一次；所以將軍的秘書也換了別人。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的敵人也許以為他一概不振便羞於出門見人了；不過他病了倒是真的，而且害了精神憂鬱症；他漸加抑鬱和鬱怒了。那年冬天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和波諦茲因結了婚。和他們認識的人都說這場結婚是由於干亞不願負責，他不僅不能養家，甚至自己還要人幫助並且幾乎還要人照護呢。

還要附帶聲明的便是在葉伴琴家裏也沒有人提起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彷彿這樣一個人從未到家裏來過，就是在世界上也沒有他的存在一樣。可是當時家裏人誰都聽說——實在是很短的——一件關於他的非常的事情。在那生死關頭的夜裏，遣了羅斯頓西亞·菲莉波夫的凌賤之後，干亞回到家裏沒有睡覺，却焦灼的等着麥什金歸來。到葉卡特林

羅夫去的麥什金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才回來。於是干亞到他的屋裏去，把那當他遺棄的時候羅斯頓西亞·菲莉波夫贈給他的那一堆燒過的鈔票放在他的面前。他懇求麥什金一過機會便把這禮物還給他。當干亞初到麥什金屋裏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敵意而且拚命的；但是他倆必是要交談幾句話，此後干亞和麥什金坐了兩個鐘頭，當時哭得很痛。他們親親密密地告別了。

傳到葉伴琴家的這個故事證明是千真萬確。這樣事情公然能夠很快地傳出來而且無人不知自然是奇怪的；比如，所有在羅斯頓西亞·菲莉波夫家裏發生的事情幾乎第二天葉伴琴家裏就知道了，並且還是絲毫不差。至於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的事情，也許是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對他們講的，她突然變為小姐們的熟客和密友，這是使莉沙驚疑。蒲洛克夫和葉夫十分吃驚的。但是雖然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以為還是和葉伴琴小姐們交朋友好，可是她的確不肯替她的哥哥洩底。她也是一個任性的驕傲女人，然而她却想法和那幾乎將她哥哥轟出去的人們親近。她從前和葉伴琴小姐們原是熟人，却不常常去走動。然而，她現在也很少到客廳裏去，並且是從黑樓梯走進去或溜進去的。莉沙驚疑。蒲洛克夫和葉夫向來是不理她，現在也是一樣，雖然她對於她的母親妮娜·阿利姆多夫却是非常敬重。她驚異，發怒，並且不許她的女兒們任性和瓦爾瓦拉親近，她們「不聽得想法拒絕她」。但是瓦爾瓦拉在結婚前後是不斷來訪她們的。

然而——麥什金走了一個月之後，葉伴琴夫人接到兩星期以前去莫斯科住在長女家裏的伯芬康斯基老公爵夫人的一封信，這封信在她的身上起了明顯的作用，雖然她並沒有對她

的女兒或伊凡·菲道洛維亦說什麼，但是各種表現上，他們顯然看出來她因此很受刺戟，甚至發脾氣。他和女兒們的談話頗為奇怪，而且永遠是談着這樣異常的題目；她顯然是想要說出心腹話，不知爲了什麼又忍住了。她接信的那天對於誰都表示愛意，她甚至吻了阿得萊姐和阿格拉亞；她覺得對她們不過，但是究竟爲什麼她們却不知道。她甚至對於伊凡·菲道洛維亦也放縱起來，一月來他都是看着她的惡顏怒色的。第二天，她自然是非常恨着自己的感情用事，並且在吃飯的時候想法和人口角，但是傍晚怒氣又平下去。整整一星期她保持着好脾氣，這是許久未曾有過的。

但是一星期以後，伯勞康斯基公爵夫人的第二封信又到了，這次葉伴琴夫人便決心公開出來。她莊重地說：「老伯勞康斯基」（她背地裏提到她的時候向例不用別的稱呼）告訴她快意的消息關於那……「怪人，那個公爺，告訴你們吧。」那老太婆在莫斯科尋找他，打聽他，得到很好的結果。麥什金終於親自去見她，並且給她的印象極好，由這事即可證明：她請他每天早晨去看她。「他每天都坐在那裏，她還不覺得麻煩，」葉伴琴夫人最後說，由「老太婆」的介紹，公爺成了兩三個高貴家族的座上客。「他不蹲在家裏而且不羞怯的像一個癡子，倒是一件好事。」

小姐們聽了這片話馬上看出他們的母親把信裏的事情瞞住許多不說。他們也許聽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講過，她或者曉得波諦茲因所知關於麥什金以及他居住莫斯科的一切詳情。按着波諦茲因情形說，該比誰都知道的多。但是關於業務上他是一個極其沉默的人，可是他自然要常常對瓦爾亞講的。爲了這事，葉伴琴夫人比從前更加討厭她了。

但是無論如何，河冰解了凍，馬上便可以高聲談說麥什金了。況且，他在葉伴琴家喚起的大量興趣和留下的特別印象又明白顯露出來。母親看見女兒聽了莫斯科消息之後的反應實在是很吃驚。女兒們也對於媽媽表示驚疑，因爲在說完了；「她一生最刺目的事情就是她老是誤解別人，」之後，却還替公爺求得老伯勞康斯基公爵夫人的「鼎力」維護，雖然她須要千求萬懇，因爲這「老太婆」在這樣事情上是個冷面人。

但是河冰一解凍，風向也變了，將軍也急忙地表出心事了。顯然他也對於麥什金高興地談說起來。但是他所討論的只限於「事情現狀的問題。」顯然爲了對於公爺的關心，他已在莫斯科請了兩個很可靠的而且是勢力的人去留神他，也留神他的代辦人沙拉斯金。所有關於遺產的傳說——「就是說，關於遺產的事實」——已是成了事實，不過遺產的本身却比起初傳說的少得多。財產的一部還有些糾纏：顯然還有債務；也還有別的要錢的事情，並且不聽別人的勸告，麥什金的辦法最無條理的。「上帝自然要照應他，」現在，沉默的河冰解了凍，將軍便高興「全心地」表示他的同情，因爲雖然「這人是有一點缺心眼，」他到底是應得的。可是他做了笨事。比如，故商人的債主們都根據可疑且不足憑信的文件來索債；並且有的人還欺負公爺的懦弱甚至連文件都拿了來；公爺——你們相信嗎？——不管朋友的代議，幾乎都照致了人家，所以這些卑鄙的債主對他絕無怨言了；他惟一的還債理由便是說其中當真有人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葉伴琴夫人說老伯勞康斯基曾在信裏提過這類事情，並且「最笨，笨得很。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呆子，」她刺薄地

說；但是在她的面上可以看出她對於這「呆子」的行爲是多末喜歡。最後將軍看出他的妻關心麥什金，彷彿是她的兒子，並且開始對於阿格拉亞極極發愛。伊凡·菲道洛維赤一見之下，便裝出一陣特別認真的神情。

但是好事無常。兩星期以後又起了突然的變化。葉作琴夫人的神色煩惱，於是發了發肩，將軍又引退於「沉默的河水」了。

事實是將將兩星期前他得到一種簡短而且不清楚然而却是正確的消息說，最初失蹤在莫斯科的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已被羅格辛尋到，後來再度失蹤又被尋到，並且到底幾乎答應要嫁他了，嗚！近兩星期將軍却突然聽說娜斯妲西亞·菲夫莉波夫娜又來了個第三次失蹤，幾乎就在結婚日，跑到外省去了，同時麥什金公爺也不見了，把事情都交給沙拉斯金代辦。「隨她去了，或是勸她回來，沒人知道，但是其中是有事的，」將軍這樣作了結論。

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也得到些不愉快的消息。結果是公爺走後兩個月，彼得堡內關於他的一切謠傳都消滅，葉作琴家的「沉默的河水」又固結起來。然而，瓦爾亞還是來看望小姐們。

結束這一切的謠傳和說明，不能不提的便是當年春天葉作琴家中起了許多的變化，所以那未能親自寫信或者竟未理會到這件事的公爺便難免被人忘却了。冬天時他們便漸漸有決定在國外渡夏的意思，那就是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和她的女兒。要將軍浪費時間在「賞心樂事」上是自然是不可能的。這種決定乃由於小姐們的急劇堅持的努力，他們一心想着他們的父母不願帶她們到外國去，因為他們心心念

念地要把她們嫁出去和替她們找婆家。父母終於也許相信在外國也有婆家找，並且這一次遠不致破壞計劃的夏季旅行也許「還有用。」這裏要提到的是關於阿凡那亞·伊凡諾維赤·托茨基與葉作琴家大小姐的議婚已竟打消，正式求婚始終未做。這多少是由於大勢所趨，是用不着許多廢話和物語的。當麥什金離去的時候，這問題突地便下降於男女雙方。這種情形是葉作琴家所流行的鬧脾氣的原因之一，雖然母親在歡喜的時候曾說：「她馬上要雙手畫十字的。」將軍雖然是沒法子並且自知其過，可是他憤憤不平者良久，他深悔失去阿凡那亞·伊凡諾維赤——「那樣一筆財產，那樣一個機警的人！」不久以後將軍曉得了托茨基被一個法國貴族女人給迷上了，她是一個候爵夫人又是君主派；他們就要結婚，阿凡那亞·伊凡諾維赤要被帶到巴黎，然後再到布列澤尼。「唉，他和法國女人在一起便丟開我們了，」將軍這樣結束說。葉作琴一家正在準備暑前動身，突然局勢一變，他們的計劃也變了，於是旅行又算打消，在將軍夫婦自然是格外歡喜的。某S公爺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他是一個名人而且無人不知他是出於名門。他是一個新人物，也可說是改良派，誠實，謙和，真誠而且清楚地願爲人羣造福，永遠作事並且以一種罕有的勇於做事的能力聞名於世。不求名，避免黨爭的苦口和冗言，公爺對於現代運動有透澈的了解，雖然他却不以領袖自居。他曾在政府裏服務過；後來他又是地方會議的活動份子。他又是幾個學社的通信員。他曾和一個有名的專家合作，搜集材料和調查情狀，藉此改善一條新建重要鐵路線的計劃。他約有卅五歲。他是一個「出身貴族」的人，況且又有一筆「重大而且確鑿的殷實財產，」將軍是這樣

講的，他曾和S公爺辦過比較重要的事情，在將軍衙門的主官伯爵家裏和他認識的。S公爺對於俄國人中實行的一派有着興趣，並且從未避免和他們往來。漸漸公爺便成了將軍家中的坐上客了。次女阿得萊姐，伊凡諾支娜願給他以良好印象。冬末之前他和她求婚。阿得萊姐也極喜歡他；莉沙薇姐，謝洛克夫萊夫娜也高興他；將軍也願意。國外旅行自然取消，婚禮就定在春天舉行。

若是爲安感謝給阿得萊姐的母親姊妹的傷心；到外國短往上一兩個月，則他們還可能在仲夏和夏末動身的。但是又發生了新鮮事情。暮春的時候（阿得萊姐的婚禮就延到仲夏去了）S公爺把自己一個族人介紹給葉琴家，這人雖然是遠族，S公爺却和他很熟。他的名姓是耶夫金尼·泊夫洛維赤·拉多旭斯基。廿八歲的青年人，皇家侍從武官，極漂亮而且門第也好。他機警，漂亮，「時髦」，「受過完全教育」，財產幾乎是不可勝計。將軍對於後面的一項永遠很加留意的。他打聽：「彷彿裏面是有點什麼的；自然人也得要剝削根。」這青年而且有後望的侍從武官在莫斯科老伯爵康斯基公爵夫人的來信中大大地被贊揚了。但是關於他的謠言却有些討厭：有姦通，「多戀」，失戀等類的事情。他一見阿格拉亞便不斷地來訪葉琴家。誠然是還沒有什麼話說，甚至連影子都沒有，可是父母彷彿覺得外國去歇夏又談不到了。阿格拉亞自己的意見却又是不同的。

這一切正發生在本書主人第二次出場以前。此時，在表面看來，可憐的麥什金公爺已完全爲彼得堡人所忘却了。若是他現在突然在昔日熟人面前露面，人家會以爲他是從天降下的。我們再找補一件事情，以便完結本部的引子。

麥什金離去之後，科亞·伊涅金最初原是照舊活下去的——便是，他上學，拜訪朋友伊波里，侍候父親，幫忙瓦爾亞的家務，替她跑路。但是房客們不久便全散了。娜斯姐西亞·菲莉波夫娜夜宴三天以後，非得史琴克便走了，不久便失了踪，所以關於他的事便無所聞；據說——雖然不怎樣可靠——他在飲酒。麥什金到莫斯科去了，所以就沒有房客。後來瓦爾亞結了婚，妮娜·阿利姆多夫娜和干亞便一起同她搬到彼得堡城邊波諾茲因的家裏了。至於伊涅金將軍呢，就在這時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落在他的頭上：他因負債而入獄了。這是他的朋友大尉的未亡人幹的，爲了她曾給他的價值兩千盧布各種支款單。這簡直使他夢想不到，可憐的將軍「無疑地大概是輕信人類慷慨心的犧牲者。」隨隨便便在借據和契上簽了字，他從來想不到會生出什麼事情來的；他永是以爲那是沒有錯的。結果却並不是沒有錯。「此後怎能再去相信人？人怎能對別人表示寬大的信心？」他常是苦地解釋說，和獄裏的新朋友一塊兒喝着酒，並且講述關於卡爾之國的軼事和死去兵士的復活。然而，這對他合適極了。波諾茲因和瓦爾亞說那正是他的地方；干亞也十分同意。只是妮娜·阿利姆多夫娜偷彈着苦淚（她的家人對此簡直莫明其妙，）病却是病了，她還是盡可能照常購置地去望探她的丈夫。

從科亞所謂的「將軍的不幸」的時候起，其實是從姊姊結婚時候起，科亞便完全得到自由，並且事情變到這步田地，他晚上很少回來睡覺的。聽說他認識了不少人；況且他在債務拘留獄裏也是無人不知的。妮娜·阿利姆多夫娜在那裏沒有他便沒法子辦；現在在家裏甚至沒有人究問他。從前待

他很奇的瓦爾亞現在對於他的行踪是絲毫不問的；並且最使家人驚疑的是干亞雖然害着憂鬱病，有時對他言語舉動十分友愛；這確是有點兒奇怪，因為干亞長了廿七歲從未對他這十五歲的弟弟表示過友愛的高興。他原來待他很野蠻，並且堅要家人對他嚴厲，常常嚇着要揪他的耳朵，這便驅使着科亞「萬難忍受。」人也許想到科亞對於干亞顯然是不可寬恕的。他多少因為干亞不受那筆錢而感動；爲了這，他便願意多加原諒了。

麥什金走後三個星期了，這時伊渥金家的人聽說科亞突然和葉伴琴家相識了，並且大受三個小姐的歡迎。瓦爾亞不久聽到了這件事，雖然科亞和他們相識並非由於她的介紹，却是出自本心。葉伴琴們漸漸喜愛他。莉沙姐、蒲洛克夫、葉夫娜最初對他並不親近，後來她卻開始重視他，「爲了他的坦白並且因爲他不諂媚。」科亞不諂媚倒完全是真的。他設法求得十分獨立和與他們平等起坐的地位，雖然他也有時也讀書報給葉伴琴夫人聽；但是他却永遠準備得到實效的。然而，他一兩次地和莉沙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嚴重口角起來，並且當面說她是「老專制」，不願再登她的門了。第一次引起爭論的是「婦女問題」，第二次却在論到年中捕鴛鴦的季節而發了不同的意見。奇怪的是，口角兩天以後，葉伴琴夫人又差人送信請他來。科亞並不擺架子，馬上便去了。爲了某種原故，只有阿格拉亞不喜歡他，離他遠遠地。可是活該他非要驚她一下不可。復活節他得到機會和她個人相遇，還給她一封信，除了說人家託他單獨交給她的之外沒說別的話。阿格拉亞惡意地瞪着這「自大的小牛皮匠」，科亞却等也不等便出去了。她拆開信看：

從前蒙你不棄加以信賴。現在也許把我完全忘了。我怎樣想起要寫信給你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情不自禁要告訴你，只是你，我還活着。我多麼時常想念你們三姊妹呀！但特別注意的只有你。我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關於我自己毫無可述，毫無可說，那不是我所願做的事；我傾心願你快樂。你快樂嗎？我所要說的如此而已。

弟李·麥什金

讀着這封簡短而且頗無條理的信，阿格拉亞紅了臉並且陷於深思。她在想什麼，很難說。除了別的念頭之外，她自問應否把這信給別人看。她覺得給人看有點兒害羞。但是她終於離奇而譏諷地笑了笑把信丟到抽屜裏去了。但是第二天她又取出來夾到一本裝訂結實的厚書裏（她永遠是這樣處理信件爲的是用時隨手。）還沒過去一星期，她偶然注意到這一本是什麼書了。原來是『Don Quixote de la Mancha』。阿格拉亞不知何故笑了起來。她是否把信給姊妹們看了，却不曉得。

但是她讀着信便感到莫明其妙：公爺能挑選那個自大自誇的人來通信嗎，也許她就是他僅有的通信人嗎？表示着一種過分的疏慢，她開始盤問科亞。這孩子雖然好發脾氣，這次他却絲毫沒有留意到她，疏慢。他很簡單而且冷冷地說，雖然麥什金去時他曾給永久通信處並且自願留此替他辦事，這次却是他所委託第一件差使，接信也是第一次；爲了證實他的話他把麥什金給他的信交她去看。阿格拉亞毫不遲疑地看去。給科亞的信就是這樣寫的：

科亞愛友，信內附件請轉阿格拉亞·伊凡諾夫，肯代勞否？祝你們大家平安。



你的愛友 李·麥什金。

「信賴你這樣小鬼頭真是笑話！」阿格拉亞傲然說，把科亞的信還給他；她便輕蔑地在他身旁走過。

這使科亞不能忍受，有甚於他曾不說原故去借干亞的綠圍巾使用的時候所碰的釘子。他非常有氣。

第二章

時間是六月初，彼得堡有整整一星期非常好的天氣。葉琴寧家在派夫洛夫斯克那地方有一所很闊綽的消夏別墅。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突地自己興奮活躍起來，忙了不及兩天，他們便搬了過去。

他們走後兩三天，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麥什金公爺早車由莫斯科來了。沒有人到站接他，但是他一下車却突然起了幻覺，彷彿在接車的人羣中有奇異而灼灼的眼睛釘着他。仔細一瞧，又不見了，這不過是一種幻想，却使人不痛快。此外，麥什金是含愁多思，彷彿有什麼煩心的事情。

馬車拉到笨鐵泥街附近的一個旅館。這旅館並不見得好，麥什金便開了兩個低賤而且陳設簡陋的房間。他洗了臉換上衣服，什麼都不要，忙着便出去了，彷彿怕耽誤了時間找不到人一樣。

假若六個月前他到此地時認識他的人現在看見他，便很會想到他在外表上是大大的改進了。可是這也難得真。不同的不過服裝而已；他的衣服全是嶄新的，是莫斯科一個好裁縫替他剪的。但，就是衣服也有不妥的地方：太時髦（因為裁縫常是謹慎却不很有手藝，可是穿的人却顯然是不修邊幅的；所以太好輕笑的人們也許會在麥什金的外表上找出

笑料來。但是什麼事情都會有人笑的。

麥什金雇了一輛馬車到白斯基去。他容易地在那裏一條街上找到一所小木屋。使他驚奇的：——原是一所頗為美觀的小屋，乾淨，整齊，庭前花園裏滿都是花。鄰街的窗子開着，傳出接連不斷的粗沙人聲，彷彿有人在高聲誦讀或演說；這聲音有時被一陣冷冷的笑聲所隔斷。麥什金走進院子，上了石階，訪問萊伯地耶夫。

「他在那裏裏，」開門的是個廚子，袖子捲到肘上，她指了指客廳說。

客廳的四壁糊着暗藍色紙，整潔地裝璜起來頗具匠心——便是，有一張沙發和一張圓椅，玻璃罩下一架青銅鐘，窄窄一條鏡子懸在牆上，天棚上青銅鍊垂着一隻舊式小燈架圍列着燭枝。萊伯地耶夫先生背向門立在屋子中間。他穿着一件背心，外衣是因為天氣關係脫去的，並且鎖着自己的胸口，苦苦地在發議論。他的聽衆中一個是十五歲的孩子，聰明愉快現於顏面，手裏有一本書；一個年歲廿的青年姑娘，穿着孝服，抱着一個幼兒；一個十三歲的姑娘也穿着孝，她張着大口笑得頂凶；另有一個怪樣的人臥在一個沙發上，一個頗為漂亮的廿歲的青年的青年，髮長且厚，大黑眼睛，口邊頗微有鬍鬚的影子。他似乎不斷打攪萊伯地耶夫的演說，並且和他辯難；因此引起別人發笑。

「魯克言·狄莫非赤！我說魯克言·狄莫非赤呀；聽聽啊！……唉，你這討厭鬼！」

廚子揮着手憤然走出去了。

萊伯地耶夫一轉身，看見麥什金，怔了半天彷彿發了昏。然後他帶着討好的微笑向他跑來，但是未到近前又站住了。

，啾啾道：

「高——高——高貴的公爺呵！」

但是突然地，彷彿不能應付這局面，他轉過身，沒來由地，首先向那穿孝服懷抱嬰兒的姑娘衝去，於是她驚得倒退；但是他又馬上拋開她，撲向那較小的姑娘，她正站在鄰室門際嘴上還浮着笑容的。她聽他一喊嚇得跳入廚房去了，萊伯地耶夫頓足嘯號她，一眼却望見了近退失措的麥什金，他便解釋說：

「表示……敬意。嘿！嘿！嘿！」

「用不着這些……」麥什金開口道。

「一分鐘——一分鐘——一分鐘……」一陣風那麼快！」

萊伯地耶夫說完，便沒影兒了。麥什金驚疑地望望女孩子，望望男孩子，望望臥在沙發上的人；他們都在笑。麥什金也笑了。

「他去穿襪子了，」男孩子說。

「多麼麻煩！」麥什金說，「我想——請問，他是……」

「你以為他醉了嗎？」聲音來自沙發上。「絲毫沒有。」

三四杯，也許五杯；有什麼不得了呢！——平常得很。」

麥什金順着聲音看去，女郎却又開口了，姣好的面孔上顯着坦然的神情，她說：

「早晨他向例是不多喝的，若是我找他有事，還是現在就對他說才好，這時候是最好的。他晚上回來的時候，時常是喝醉了的；雖然現在他晚上時常哭並且給我們讀聖經，這不過是母親跑後近五個星期的事情。」

「他跑開因為他不好和你開口的，」沙發上的青年人笑道。「我敢打賭他先自騙了你們現在正想法彌補呢。」

「五個星期呵！不過五星期呵！」萊伯地耶夫穿了襪子回來說，眯着眼並且從懷裏掏出手巾拭淚。「把我們這羣廢夫孤兒拋得好苦！」

「你為什麼穿了破衣出來呢？」女孩子說。「喂，你的新襪子就在門後。沒看見嗎？」

「住口，蜻蜓！」萊伯地耶夫向她喊。「喔，你呀！」他又向她頓腳。

這次她却不過笑笑而已。

「你為什麼嚇我，你却不是潭亞。我不跑。但是你要驚醒露保其卡，把她嚇成驚風的。……叫喊有什麼用呢？」

「上帝不容呵！不要說這話。」萊伯地耶夫馬上大驚，跑到睡在他女兒懷裏的嬰兒跟前，恐懼地在她身上劃了幾十字。「上帝保全她！這是我小女兒，露保夫，」他又對麥什金說。「是我那故去不久的正式妻子愛倫娜所生，她就是難產死了的。這穿孝的是我的女兒維拉。那——那——喔！那……」

「怎麼！他說不出來了？」青年人喊道。「說吧，不要害羞！」

「大人，」萊伯地耶夫急促喊道，「你在報上看到季馬林家的殺人案嗎？」

「看到的，」麥什金答道，有些驚疑。「喂，這就是季馬林家的真正凶手，就是他！」

「什麼意思呢？」麥什金說。「說個比方，若是將來再有個季馬林家，他便是將來第二個凶手。他自己在預備着呢。……」

大家都笑了。在麥什金看來，萊伯地耶夫是玩把戲的，

因為他早知道人家有事要問他，沒法子回答，於是便想法子挨時間。

「他是反叛！他有陰謀呵！」萊伯地耶夫喊起來，彷彿是情不自禁。「你說，我能有權利承認一個肆口漫罵的人，這樣一個娼婦，一個妖怪做我的外甥嗎？他是我那臥病的姊姊的獨生子。」

「呵，住嘴，你這醉鬼！你會相信嗎，公爺，他現在作起律師來了——在法庭上替人辯案呢。他非常能說話，他跑到家裏來用驕傲的話噓唬孩子們。五天以前他在司法官面前講了一次話，你想他替誰辯護呢？不替那向他哀告不休的貧婦辯護，她被一個可惡的債主掠去了她僅有的五百盧布，却替那債主辯護，他是猶太人名叫傑得勒，因為他答應給他五十盧布。」

「勝了訴是五十盧布，敗了却只得五塊，」萊伯地耶夫突然變了聲音，彷彿方才他沒有喊過一般。

「唉，自然，他是自己騙自己的，現在事情不像從前；人都笑他。他却得意非常。」記着吧，法官是沒有偏心的。」他說，「那憂鬱的，病臥在床上的克勤克儉的老頭子要沒吃了。記着立法家的名言吧：『斷案要慈悲。』你相信嗎，他每天早晨却對我們重複這句話，一字一句的，和他當時說得一樣？正在你進來之前，他還在讀着第五次，他自己非常得意。他得意地舐着嘴唇。現在他還要替別人辯護。我相信，你是麥什金公爺吧？科亞對於我講他沒有看見過比你再聰明的人。」

「不錯，不錯，沒有再聰明的人了，」萊伯地耶夫馬上隨聲附和。

「唉，他撒謊，要知道。科亞愛你，這個人却是要拍你的馬屁。我却一點也不願語媚你，保你放心。你是明白人——能够裁判他和我的。你願意讓公爺裁判我們倆嗎？」他向他的舅舅說。「公爺，你來了其實是在是歡喜的。」

「好的」萊伯地耶夫決然說；他無意識地四外看了看他的聽衆，他們又開始圍起他來了。

「喂，怎麼回事？」麥什金問道，有點兒皺眉。他的頭痛了，並且他更覺漸加相信萊伯地耶夫在欺騙他，挨時間。

「這是我所要陳說的口供。我是他的外甥。雖然他永遠好撒謊，這件事却是真的。我沒有畢業，我却想要畢業，願意畢業，因為我有資格。同時我在鐵路上作事每月廿五盧布。況且，我承認他曾帶過我兩三次。我有廿盧布，却輸了。公爺，你相信我是那樣卑鄙下賤把去賭輸了嗎？」

「輸給一個下流人——這樣人你是不該給他錢的！」萊伯地耶夫喊道。

「不錯，輸給一個下流，但是我應該給他錢的，」青年說下去。「我敢作証他是一個下流，並不是因為他打我。他是一個退伍的軍官，公爺——一個退職的中尉，羅格辛黨中的一員，而且是最壞的。自從羅格辛不要他們之後，他們便散了夥。但是最壞的是我知道他是一個下流，一個無賴，並且是個賊，可是我和他賭起來，我輸光了的時候——我們——」

「我——我自己想道，『若是我輸了，我便要到魯克言舅那裏，深深向他鞠躬；他不會拒絕我』。那是卑鄙——不錯，真是卑鄙！那是故意的下流！」

「不錯，真是故意的下流，」萊伯地耶夫重了一句。

「噢，不要自鳴得意，等一下吧。」他的外甥暴跳說。「他不過是太高興了。公爺，我來見他並且認罪。我虛心，盡禮，並沒有袒護我自己，我當他的面極力自責——眼前的都是證人。爲了去就那鐵路上的事情，我必須有一套衣服，因爲我現在是極壞不堪了。看看我的靴子吧！我不能這樣子前去，若是不按時到局，事情就要被別人奪去了，那我就又沒有辦法了；什麼時候再有機會呢？現在我只求他借給我十五盧布，並且答應他永不向他再借；還有在三個月終了之前我要掃數還清。我說了就算。我能在這期間靠着麵包和「哥瓦斯」(註：Kvas，俄國飲料類似汽水。)度命，因爲我能克己。三個月我可以得到七十五盧布，連前欠的錢一共是卅五盧布，所以足夠還他。利錢多少隨他的便，媽的！他還不知道我嗎？公爺，問問他，從前他幫我的忙，我沒還過他嗎？爲什麼現在他又不幫我了？他發怒是因爲我把錢給了那中尉，沒有別的理由，你瞧他那種神氣簡直是一條蹲在馬槽裏的狗！」

「他不肯走！」萊伯地耶夫喊道。「他臥在這裏不走。」  
「我是這樣對你說的。不給錢便不走。公爺，你笑了。像彷彿以爲是我的錯吧？」

「我沒笑；但是依我看你確是有點錯呵，」麥什金不大高興地答道。

「簡直就說我完全錯了吧；不要藏頭露尾的。你說，「有點」是什麼意思呢？」

「若是你願意那樣說，你就是完全錯了。」

「我願意！真荒唐！你以爲我自己不曉得這事有點靠不住嗎；錢是他的，借不借由他，我這舉動有些魯莽吧？但是

你……對於人生却不大清楚呵，公爺。這種教訓對他這類吝嗇人是再好沒有的。他們是要教訓的。我的心裏很清楚。憑良心說，他是沒有虧吃的；我要加利奉還的。他也能由此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他已看見我這低聲下氣了。他還要什麼？他若不幫忙別人，又有什麼用處？看他自己的行爲吧！問問他是怎麼樣待遇別人，怎樣接待人！他怎樣買的這所房子？我敢打賭說他已往欺騙了你，現在正打算着重行欺騙你。你笑了。你信嗎？」

「依我看這些話對於你的事業沒有多大關係，」麥什金說。

「我在這裏臥了三天了，什麼事情我都聽見了！」青年人喊，却並不留意。「你相信嗎，他疑心那個好女兒，沒有母親的女兒，我的表妹他的女兒，每天晚上他要到離房裏去搜野男子！他偷偷地到這裏來，沙發底下也要搜查的。他疑心的發狂了；他到各牆角裏搜尋強盜。夜裏他每一分鐘都跳起來，看窗子是否關牢，推推門，聽聽爐裏；每夜他要這樣來上六七遍。他在法院裏替強盜辯護，夜裏却要起床三次跪在客廳裏禱告，每次要禱上半點鐘的響頭。若是他喝醉時，什麼替大家禱告啦，虔心的慟哭啦！他禱告願杜巴莉伯爵夫人的靈魂得安息；我親自聽見的；科亞也聽見了。他完全發狂了！」

「聽呵，公爺，你聽見他怎樣講我壞話嗎？」萊伯地耶夫喊道，紅了臉而且實在惱了。「他却不知道，雖然我也許是個醉鬼下等騙子和乞丐，我却有一件好事便是這瘋狗小時候，我會替他包過襪襪，替他洗澡，徹夜和我的寡姊安嬌體不合眼的坐着，那時我們都是一文錢也沒有；他們病了，我便

服侍，到樓下去偷門人的木柴，時常空着肚皮口唱指敲地哄着他玩——這就是我的下場頭呵！他臥在這裏，看着我笑呢！就說我真替杜巴莉伯爵夫人的靈魂祈禱，和你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三天前我初次在字典裏讀到她的傳記。你知道她是什麼人嗎，杜巴莉？說，知道不？」

「呵，自然是除了你沒有別人知道呵，」青年人嘲諷地却又不高興地低聲說。

「她是出身下賤末了却成了和皇后不相上下的伯爵夫人，一個偉大的皇后親筆寫給她（Ma cousine。我的堂姊妹）一個紅衣主教，一個 Levée du roi（皇帝所起用的）你曉得什麼叫 Levée du roi 嗎？羅馬教皇的使臣親自替她在襪腿上穿絲襪，還以為榮幸——那樣一個高貴而且神聖的名人呵！你知道嗎？誰你那樣兒就不知道。喂，她怎麼樣死的？你知道就說吧。」

「滾開！不要麻煩我！」

「權貴一時的她，結果却因為巴黎女流氓的遊樂而被一個劊子手桑不生把這無罪的偉大女人曳到斷頭台去，她是這樣恐怖，簡直不知是什麼事。她眼見他把她的頭按在刀下並且罵她，人們笑了，她不住說，Encore un moment, non, sient le hourreau, encore un moment! 意思是，「等一下，hourreau（劊子手）先生，只等一下！」也許上帝看她禱告的不錯便赦了她；因為想不出人類靈魂的 misere（不幸）有過於此的了。你明白 misere 這字的意思嗎？唉，misere 就是這樣。當我讀到伯爵夫人喊「等一下」的時候，我覺得心頭像被一隻火鎗捏住一樣。當我將睡的時候，在禱告裏提到她，對你這蛆蟲有什麼關係呢？我所以提起她來也許因為是：

自有人世以來，沒有人替蓋十字，甚至連想這樣做的人都沒有。覺得在某一世界有一個和他一樣的罪人至少在人間替她禱告，在她也許喜歡的。你笑什麼？不信嗎，無神的人？你怎麼知道？若是你聽見了，你一定是撒謊了。我並沒有替杜巴莉伯爵夫人禱告；我的禱告是這樣：「主呵，願使杜巴莉伯爵夫人一類的大罪人的靈魂得安息。」那確是兩回事，因為有許多這樣有罪的女人，命運無常的證例，她們多受痛苦，漂泊異處，呻吟而且期待。我再替你這類人禱告，傲慢的而且無禮的——因為你還肯費神聽我禱告。……」

「够了，住口！隨便替誰禱告吧，媽的，只要你大叫！」姪兒憤怒地攔住他。「他還很有學問，你聽。公爺，你不知道吧？」他莽然彈笑說。「他老是讀那樣的傳記。」

「你舅舅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殘忍的人，」麥什金不耐煩地說。

他開始對於那青年人感到深深的厭煩。

「喂，你要那樣讚美他，他更要不知有多麼自大了。看，他已經抵起嘴唇來，手放在胸前，嘴唇皺起來了！他不殘忍，也許，他却是一個流氓，這就麻煩；況且他又是一個醉鬼。他的一切都完了，喝酒太多的人常是如此；所以他沒有順境。他愛兒女，我承認；他尊敬死去的舅母……甚至管我並且遺產也有我一份，你知道。」

「我不願給你什麼遺產呵！」萊伯地耶夫怒叫道。

「聽呵，萊伯地耶夫，」麥什金毅然說，由青年人那面轉過臉來。「從經驗上看來你若願意倒能做一個有條理的人。……現在我忙得很，你可否……對不起，你的名字和父名怎樣稱呼？我忘記了。」

「狄；狄；狄莫非。」

「還有？」

「魯克言諾維赤。」

屋裏的人又都笑了。

「撒謊呵！」娃兒喊。『連這事他都不說真話！他的名字並不是狄莫非。魯克言諾維赤，公爺，原來是魯克言。狄莫非亦呵。喂，你爲什麼瞎說魯克言或是狄莫非對你不全是一樣嗎？對於公爺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敢保，撒謊是他的習慣。』

「這話當真嗎？」麥什金不耐煩地說。

「魯克言，狄莫非亦一點不錯，」萊伯地耶夫承認了，失措而且無着，伏首貼耳地眼皮下垂，並且把手放在心頭。

「那末，爲什麼又要那樣說呢？」

「小看自己呵，」萊伯地耶夫低聲說，頭更低垂，又自

卑。

「噯，胡說！現在我只想看見科亞才好，」麥什金說了，轉身走去。

「我告訴你科亞在什麼地方吧。」青年人又搶着說了。

「不，不，不！」萊伯地耶夫發了火，非常興奮。

「科亞是睡在這裏的，早晨却出去看他的父親，公爺，就是你從獄中給救出來的——上帝知道！將軍答應昨天來睡覺，却沒有來。他彷彿住在旅館裏，附近的「一架樓」。科亞也書在那裏，也許在派夫洛夫斯克葉伴琴家。他有錢，他昨天就打算去，所以他不在「一架樓」，也許在派夫洛夫斯克。」

「他在派夫洛夫斯克——在派夫洛夫斯克！……道邊走

——到花園裏……喝點咖啡。」

於是萊伯地耶夫拉過麥什金的手，引他去了。他們走出屋子，越過小園，穿出一個門。那裏有一個很小而且風光楚楚的花園，因爲佳節到來，樹木都發了花。萊伯地耶夫讓麥什金坐在釘牢在地上的綠棹旁邊一把綠椅上，自己也對面坐下。過了一分鐘，咖啡來了。麥什金並沒拒絕。萊伯地耶夫還是親切而逢迎地看着他的面孔。

「我不知道你還有這樣一所好宅子，」麥什金說了，表示着意想不到的神氣。

「我們是孤兒呵……」萊伯地耶夫開始說，扭捏起來，却又停一下。

麥什金心不在焉地向前看，自然是忘記了談話。一分鐘過去了；萊伯地耶夫看着他，等着他。

「呢？」麥什金彷彿昏醒過來。「啊，是呵！萊伯地耶夫，你自然知道我們的事情呵。我是踐約來了。說吧。」

萊伯地耶夫失措了，想要說，吃吃不能說出一字。麥什金等着並且悲慘地笑了。

「我想我完全明白你，魯克言，狄莫非赤。你也许沒有想到我來，並且你以爲我不會一接到你那表明心跡的信便會從荒野地方跑回來。現在我已經來了。來，不要管吧，不要騙我！不要侍奉兩個主子。羅格辛已經來了三個星期了。我都知道，你已經把地賣給他了嗎，像上次一樣？說真的吧。」

「那混賬東西自己找到的——自己找到的。」

「不要罵他吧。他待你很好，自然呵……」

「他打我；差不多要了我的命！」萊伯地耶夫暴怒地攔

言說。「在莫斯科他叫狗趕我；整整趕了我一條大街——一條獵狗，一個可怕的畜類！」

「你把我當做一個小孩子了，萊伯地耶夫。說正經的吧，她現在離開他了嗎，在莫斯科？」

「正經的，正經的，結婚那天她又溜了。他正在一分一分的算着，她却一直跑到彼得堡來找我了；「救我，保護我，魯克言，不要對公爺說！」……她彷彿更怕你了，公爺；那裏面有些神秘呵！」

於是萊伯地耶夫狡猾地往前額上一點。

「哪，現在你又使他們破鏡重圓了？」

「我的大公爺，我怎能……我怎能搞得住呢？」

「呵，够了；我會自己去找的。只告訴我，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和他在一起嗎？」

「呵，不，絲毫沒有！她還是獨居的。「我是自由的，」她說；公爺，你曉得她是強烈堅持這種主張的。「我還是完全自由的！」她說。她還住在我的姊丈那裏，和我寫信告訴你的一樣。」

「這時她在那裏嗎？」

「是的，除非她在派夫洛夫斯克，因為天氣這樣好，在達兒亞，阿利克息夫娜的別墅裏。「我還是完全自由的，」她說。昨天她還對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誇示她的自由。不是好兆頭！」

於是萊伯地耶夫禱笑了。

「科亞常和她在一起嗎？」

「他是一個粗率而且沒有心計的人；他藏不住事情。」

「你很久到那裏去的嗎？」

「每天每天。」

「那末昨天你也在那裏了？」

「沒——沒有，三天前。」

「萊伯地耶夫，你喝上了酒是多麼可憐的事情呵。不然我或者還要向你打聽事呢。」

「沒有，沒有，絲毫沒有！」萊伯地耶夫簡直堅起耳朵來。

「告訴我，丟掉那裏做什麼？」

「尋找。」

「尋找？」

「她似乎永遠在尋找什麼，似乎她丟了東西。她想到結婚就發瘋，並且認為是侮辱。她看他不如一塊橘子皮。不錯，她是這樣，因為她想起他來就怕得發顫；她甚至不願聽見他的名字，但能避免，他們便不相見；這他也非常明白。却没法避免。她的爲人是粗率，譏諷，欺騙而且凶暴的。……」

「欺騙又凶暴嗎？」

「不錯，凶暴；因爲上次一言不合她幾乎擡起我的頭髮來。我打算用啓示錄治她呢。」

「說什麼？」麥什金問道，想着他沒有聽清楚。

「讀啓示錄呵。她是一個想像粗率的女人。嚟！嚟！並且我也看出來他對於嚴重的問題特別偏愛，縱是毫無根據的也可以。她喜歡這樣的談話——她喜歡而且當作一種特別敬意的表徵。是的，我對於講解啓示錄最有把握；近來我講了十五年。她同意於我的說法：我們是生於第三騎馬的時代，這是黑色馬，馬上的騎士手裏拿着天秤，看現代一切都被秤分而成等級，人們除了權利之外什麼都不求——一升小麥

「便士，三升大麥一便士；」可是他們要保持自由的精神，純潔的心，健全的身體和上帝的一切賜與。他們要保持是當然的，後來便隨着灰色馬，他的名字便是死，其後便是地獄。……我們見面就談這個話，並且……她也非常感到興趣。

「你自己也信這個嗎？」麥什金問，斜睨萊伯地耶夫一眼，現出奇異的表情。

「我相信並且照樣地講。我是一個窮光蛋，叫化子，並且是人類漩渦中的一滴。沒有人看得起萊伯地耶夫；他是人家欺負的對象，人都預備着給他一脚。但是在解釋啓示錄的時候，我便和地上的先覺一樣，因為我在這上很聰明。並且一個大人物，坐在樓上，聽着我的講話，全身顫抖。這位高貴的尼爾，阿利克塞維赤大人前年邀請我，正在復活節以前——那時我在他的手下作事——並且特地打發皮奧特，查哈里赤到辦公處把我請到他的書房。當我們獨處一室的時候，他問道，『你講解無神論者是真的嗎。我說，『不錯。』我講了又講，還是沒有平定他的恐慌，却又故意地增加了，因為我說明了寓言而且指出日子來。他笑了，但是他對於日子和消息怕得抖起來，並且讓我闔上書走開。復活節日他酬謝我，但是一星期以後他死了。』

「怎麼死的，萊伯地耶夫？」

「他死了。他飯後從車子上跌下來……撞在柱子上，他立地死去像一個嬰兒，——一個小嬰兒。他七十三歲了。他生着一張紅臉，灰頭髮，灑滿了香水，他永遠在微笑——孩子一樣的微笑。後來皮奧特，查哈里赤想起了。『你預先說出來了，』他說。」

麥什金站起身來。萊伯地耶夫對於他的動作表示驚疑而且簡直是迷離了。

「你現在對於事情是沒有興趣。噫！噫！」他冒險語調地說了。

「我真覺得不怎麼好過；也許走路走得有點頭沉，」麥什金皺着眉回答了。

「你應當到城外去住住吧。」萊伯地耶夫戰戰兢兢地說。

麥什金立着沉思。

「三天內我們全家要到城外去，因為我們這新添的小女，並且修理這所房屋。我們也要到派夫洛夫斯克去。」

「你也要到派夫洛夫斯克去嗎？」麥什金突然問道。「這裏的人都到派夫洛夫斯克去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你自己在那裏有一所別墅嗎？」

「不見得每人都到派夫洛夫斯克去。伊凡，彼多維赤，波諦茲因已把他賤價買來的別墅讓給我一所。那所房又好又高，樹木繁多而且價錢便宜，合乎時向而且調和——這便是人都到派夫洛夫斯克去的原因了。然而，我住的是一所小屋，別墅的本身是……」

「出租？」

「不——不……不一定。」

「租給我吧，」麥什金突然說。

這彷彿全是萊伯地耶夫促成的。三分鐘以前他就想到了。房客他卻不需要，因為已有某人對他說過也許租這所別墅。萊伯地耶夫確實知道這並不是「也許」的問題，並且他的確要租這所房。但是現在他忽然靈機一動，也許由於權衡了輕重，他也可以把別墅租給麥什金，好在先議的房客並未十



分說定。「一種自然的相和一種事件的翻新突然起於他的想像之前。」他熱心地接受了麥什金的提議，講到條件的時候，他只是揮手。

「唉，隨你的便。我可以打聽一下；不會讓你吃虧的。」他們一同走出花園。

「我能够……我能够……若是你願意，我能告訴你很有趣味的事情，高貴的公爺，題目還不改，」萊伯地耶夫喃喃說，在公爺身旁蠢動着。

麥什金停住了脚步。

「達兒亞，阿利克息夫娜在派夫洛夫斯克也有一所別墅。」

「啊？」

「有一個人是她的朋友並且顯然打算常去拜訪她，是有目的的。」

「啊？」

「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

「唉，够了，萊伯地耶夫！」麥什金不快地攔言道，彷彿觸着他的痛處。「全是……一種誤解。我去的時候告訴我一聲好吧？我是越快越好，因為我還住店呢……」

他們說着話已走出了花園，並沒回到屋裏，穿過院子到了大門。

「喂，怎麼好呢？」萊伯地耶夫終於提議道。「今天就一直撤來吧，後天我們就一齊到派夫洛夫斯克去。」

「我看看吧，」麥什金作思地說，他已走到門口。

萊伯地耶夫看着他走去。他看見麥什金神不守舍的樣子，便吃了一驚。他走時甚至忘了說再見；他甚至連頭都沒有

點，這在深知麥什金的和氣有禮的萊伯地耶夫看來似乎是非常了。

### 第三章

十一點過了。麥什金知道在葉律琴宅裏除了將軍之外是找不到別人的，他也許因為公事留在城裏，可是也許不在家。他想將軍也許馬上送他到派夫洛夫斯克去，但是他特別想要提前先去拜訪一下。拚着不去見葉律琴，次日便到派夫洛夫斯克去了，麥什金決計去找那所他特別願意去的房子。

然而，這次拜訪在一方面說是有點冒險的。他猶豫而且失措。他曉得這所房就在高羅蓋威街，距薩多威街不遠，便決定到那裏去，希望着在路上他能打好了主意。

當他走到了兩條街的交叉處，他驚覺自己情緒的非常；他並沒有想到心跳的這般痛楚。遠遠一所房子引起他的注意，自然是由於它那特別的外觀，後來麥什金還記得他當時自言自語說，「一定就是那所房子呵！」懷着大的好奇心，他向那裏走去，要證實他的推想；他覺得爲了某種原故特別願一猜即中的。那是一所大而黝黯的三層樓房，顏色污綠并且談不到好建築。有幾所前世紀末建築的這種房屋現在還是古色古香地矗立在彼得堡的那幾條街上（這地方的一切是一日千變的）。這種房子牆壁既厚且堅，窗子很少，地下層的窗上時常裝着鐵格子。樓下常有一家兌換所，東家是斯考普基教徒開鋪子外帶經理上面的房屋。房屋的內外有點兒寒涼冷落；彷彿裏面有些黑洞洞的；爲什麼一眼便看見這個，頗難說明。自然嘆，建築一道是自有其秘鑰的。這些房子幾乎完全住的是商人。

麥什金走到門前，看門封上寫的是，「世家羅格辛故宅。」不再遲疑，他推開玻璃門，隨着砰然關上，他便走上大石階到一層樓去。石階粗糙而黑暗；牆上塗紅色。他知道羅格辛和母親弟弟整整住着這凄涼樓房的第二層。開門的僕人認識他，也沒有去回，便領他走了許多路。他們經過一個大客廳，牆上塗得有如大理石，地板是橡木塊的，傢俱是十八世紀的，粗且重；他們走過幾間小屋，轉灣抹角，上下兩三級，最後便去敲一個門。開門的是派非昂，塞米昂諾維赤自己。一見麥什金，他面上失色身形呆立，石像也似地立在那裏好半天，眼睛凝視而發着恐懼的光，嘴上浮着奇異而且顯然狼狽的微笑，彷彿他覺得公爺的來訪有些難測而且幾乎是從天外飛來。雖然麥什金早就想到要有這類事，他也吃了一驚。

「派非昂，也許我來得時候不對？要知道，我也可以走的，」他終於倉皇地說了。

「哪裏的話——哪裏的話！」派非昂說，終於恢復了原狀。「歡迎你，進來吧。」

他們彼此像密友般地交談幾句。在莫斯科的時候兩人常是久久在一起，有多次聚會，那些時彼此心裏下了恒久的記憶。現在他們三個多月未見面了。

羅格辛的面色還未恢復，還能看出依稀的苦澀，雖然他歡迎他的來客，他那異常的惶惑還未消失。當他引進來麥什金並且請他就坐安樂椅的時候，麥什金偶然轉身向他並且靜立不動，感於他那奇異而且沉重的凝視。彷彿有什麼驚了麥什金，同時又想起點兒什麼事情來——最近的，苦痛的，並且憂鬱的事情。並不坐下却反靜靜地立着，他和羅格辛對看了一陣；起初眼睛彷彿更有光。終於羅格辛笑了，雖然還有

點兒失措而且幾乎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你爲什麼這樣看呢？」他喃喃說。「坐了吧。」

麥什金坐下了。

「派非昂，」他說，「明白對我說，我今天到彼得堡來你知道不知道？」

「我想到你要來的，你瞧，我猜得不錯吧，」羅格辛又道，譏嘲地笑着，「我怎能說出你就在今天來呢？」

麥什金甚至更爲這發問中的一種粗莽和奇異的刺戟所驚愕了。

「就是你知道我今天來，爲什麼這樣煩惱呢？」麥什金雖然低聲說，惶惑地。

「你爲什麼問呢？」

「因爲我今早一下火車，便看見後面有兩隻眼睛看着我，就像方才你一樣。」

「不要這樣說！誰的眼睛？」羅格辛懷疑地低聲說。

麥什金想着他是嚇得一顫。

「我不知道；我幾乎以爲是我的幻覺，我現在常是好玄想的。你知道嗎，派非昂，我的朋友，我幾乎覺得和五年前一樣。那時我常發瘋病。」

「唉，也許是你的幻覺吧；我不知道，」派非昂喃喃地說道。

他面上友誼的微笑在當時是與他不調和的，彷彿其中有點不連貫，雖然他盡力想法，也弄不圓滿。

「你還要出國嗎？」他問道，突然又說，「你還記得去年秋天我們從普斯克夫同車到這裏來嗎？我是從那裏來的，你……穿着外套，記得嗎，還有鞋套？」

「你還記得去

羅格辛突然笑了，這次顯然是藏着惡意，彷彿是因為他表現得成功而放心了。

「你住在這裏好嗎？」

「是，我很舒服。我選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好久不見了，我聽說關於你的這些事情，簡直不相像。」

「人還不是隨便說說，」羅格辛冷冷地說。

「你遣散了所有的從人，住在老宅裏，安靜地生活着。噢，這倒是好事，這是你自己的住宅，還是你家裏共有的呢？」

「房子是我母親的。走過這廊子就到她的房裏了，」

「你弟弟住在哪裏？」

「我弟弟塞米昂，塞米昂諾維赤也寄居在這裏。」

「他結了婚嗎？」

「他是一個人。你打聽這個做什麼？」

麥什金看着他並未回答；他突然若有所思並且彷彿沒有聽見這一問。羅格辛等着，並未強着追問。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我在來路上看見百步以外的那所房子，猜着就是你家的。」麥什金說。

「怎麼呢？」

「我絲毫不知道。你家房子的外觀表現着你們全家和羅格辛的生活樣式；但是你若問我怎樣知道呢，我却說不出一種雜亂的玄想，我覺得是。因為它很是煩惱我，所以我實在感到不安。在你沒住這樣一所房子之前我就有一種念頭，但是，我一見它，馬上就想，「他正應當住這樣房子。」」

「喂！」羅格辛對於麥什金模糊的意思漠然笑了。「這房子是我祖父蓋的，」他說。「向來是租給赫拉得亞克夫家的，他們是斯克普基教徒，現在還是我們的租戶。」

「真黑！你還是在黑暗中過生活呢，」麥什金說，四外看了看。

屋子很大，高而暗，擺着各種傢俱，多半是大的商用椅子，寫字檯，碗櫃，其中藏着商用卷冊和某種文件。那張皮面的大沙發顯然是做了羅格辛的床鋪。麥什金看見棹上放着兩三本書，羅格辛就請他坐在那裏；其中一本索洛維耶夫的「歷史」開着本，上面有一個書籤，牆上有幾張油畫，金畫框上鑲色斑斑。黑暗而且污穢，畫的是什麼不易看得出。一張全身的像片引起了麥什金的注意。是一個五十歲的老人穿着大禮服，長得很，可是歐洲式的，頸上掛着兩面勳章。疏落的一部短鬚，一張多皺的黃面孔，長着一雙多疑，詭秘，而且憂鬱的眼睛。

「那是令尊嗎？」麥什金問。

「不錯，是的。」羅格辛不高興地揶揄道，似乎在等着馬上就要嘲笑他故去父親的浪費。

「他不是是一個舊教徒？」

「不，他常到教堂去的；但是他常說舊式信仰比較真確也不假。他常用這裏做書房。你爲什麼要問他是否舊教徒呢？」

「你要在這裏結婚嗎？」

「是——是的，」羅格辛答道，幾乎爲這意外的發問所驚了。

「不久嗎？」

「你自己知道這事不在我。」

「派非昂，我不是你的敵人，並且我無論如何也沒有破壞你的好事的打算。我還和從前一樣和你說這話，幾乎是同時的。你在莫斯科規定了結婚，我并未攔你，你是知道的。她首先自己跑到我那裏去，幾乎就在結婚日，求我「救」她。這話是她自己原來說的。後來她又從我那裏跑了。你又找到她並且要娶她，現在聽說她又跑了，真的嗎？萊伯地耶夫這樣對我講的；所以我就來了。但，若是你願意知道的話，昨天在火車上我才聽你的老友查略茲海夫說你們又要言歸於好了。我到這裏來是有目的的。我要勸「她」到外國去養養身體。她的體質和精神都不好——特別是她的腦子；並且我看，她得要大大地將息一下。我不打算親自陪她去；我打算讓她自己去。我對你說的話是千真萬確。假若你們重圓真是事實，我就不去見她了，也不再來看你了。你知道我不騙你，因為我永遠和你是開誠佈公的。我向來沒有瞞着我的心事不對你說過，並且我常說嫁你是她自取滅亡。也是你的滅亡……甚至也許比她更甚，假若你們再分開，我很喜歡；但是我却不打算自己來攪亂或分開你們。不要自尋煩惱，不要懷疑我。你自己知道，我是否你的真情感，就說當她奔到我那裏的時候。現在你笑了。我曉得你在笑什麼，不錯，我們沒有住在一起，在兩個城裏，並且一切自有事實為證，那是你知道的。我從前就對你講過的我愛她並非愛她，而是憐憫她。我相信我分得極清楚。你當時說你已明白我的意思了。真的嗎，你明白嗎？現在你恨恨地看着我！我來使你安心，因為我也覺得你是可親的。我很喜愛你，派非昂。但是我要走了，不再來了。再見！」

麥什金站起來。

「再坐一坐，」派非昂和藹地說，坐在原處不動，右手托着頭。「我好久不見你了。」

麥什金坐下。又都沉默了。

「你不在我面前的時候，馬上我就惱你了，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這三個月來沒有見你，每一分鐘我都惱你的，我敢說是這樣的。我覺得都可以把你毒死！現在對你說吧，你和我沒坐到一起鐘——我一切怒氣全消了，還是覺得你平常一樣的可親。坐一坐吧……」

「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你便相信我；我一走，你便馬上不信我而且開始懷疑我了。你和你的父親一樣，」麥什金答道，友愛地笑了笑，極力忍着感情。

「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相信你的話。自然我明白我們是不同等的，你和我……」

「爲什麼又說這話呢？現在你又惱了，」麥什金說，愕然看着羅格辛。

「喂，老兄，我們的意見先不管吧，」他答道。「決定不在我們身上。聽，我們愛的方法也不同。一切都兩樣，」他停了停柔聲說。「你說你是憐愛她。在我便沒有什麼憐憫的意思。她對我也是比什麼都要恨。現在我每天夜裏都要夢見她，永是夢見她和別的男人一塊兒笑我。她就是幹的這碼事，老兄。她要和我到神壇去結婚，並且想不到把我放在心上，彷彿她換一雙鞋一樣。你相信嗎，我五天沒有看見她了，因為我不敢到她那裏去。她要問我，「你來做什麼？」她已經使我蒙羞了。」

「蒙羞？怎麼能够！」

「他彷彿還不知道呵！喂，她在結婚的日子和你一塊兒跑了——是你方才自己說的呵。」

「唉，你自己不相信那……」

「她沒有在莫斯科跟了那官兒介姆都茲尼克夫使我沒面子嗎？我確實曉得的，甚至在她完了婚期之後。」

「沒的事！」麥什金喊道。

「我確實知道，」羅格辛確信地堅持說。「你說她不是那種人嗎？老兄，對我說她不是那種人是沒有好處的。那是胡說。她對你不會像那種女人的，而且也許不滿意那種行為。但是她對我却正是那樣。這是事實。她把我看做最無價值的廢物。我確實知道專為讓我丟人她才和那軍官開勒爾有了醜事，那會拳術的人……你自然不知道，她在莫斯科和我玩這套把戲。錢呢——錢我算是糟了！……」

「那……那你在要和她結婚嗎？後來你怎麼辦呢？」麥什金恐慌地問。

羅格辛向麥什金暗淡而恐怖的釘了一眼，沒有回答。

「我和她住了五天，」他停了停說，「我恐怕她把我轟出去。」我仍然是我家的主人呢，」她說。「我高興便可以拋開你到外國去的。」（他彷彿是附帶地說，她已對我說過她要到外國去的，奇怪地看了看麥什金。）有時她藉此嚇我也是真的。她差不多總是看着我笑，但有時她真發了怒並且悻悻地不說一句話。我所怕的就在這。有一天，我想每次去看她都要帶點兒東西去。這祇能使她見笑，後來她便當真發了氣。她把我送給她的巾披贈給她的女僕卡蒂亞，雖然她往日常生活裏，這類事情却從未見過。至於什麼時候才舉行結婚，我不敢問。不敢去見她，真是一種怪新郎呵！所以我坐

在這裏，若是實在不能忍下去了，我便偷偷溜到她的房外，或是藏在牆角處。有一天我幾乎在門外守到天明。我想裏面是有事。她一定從窗子看見我了。「你要怎樣，」她說，「難道你發覺了我欺騙你了嗎？」我受不了，我便說，「你自己知道。」

「她知道什麼？」

「我哪裏知道？」羅格辛怒笑道。「在莫斯科我捉不着她的好私，雖然我永是各處走。我把她請了來，馬上對她說，「你答應嫁我；你要到一個誠實家庭裏來，你曉得你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便告訴她她是怎回事。」

「你告訴她了嗎？」

「是。」

「唉？」

「現在你要做我的僕人我還許不要呢，」她說，「何況做你的太太！」我不幹，」我說；「無論如何我算定了。」「那我就叫開勒爾來，」她說。「我對他說，他將壞着你的頸子扔你出去。」我撲上去打得她鼻青臉腫。」

「怎能够呀！」麥什金喊道。

「我告訴你是這樣的，」羅格辛靜靜地答道，眼睛却閃着光。「一連廿六小時我沒睡，沒吃，沒喝——我沒離開她的屋子；我跪在她的面前。「縱是我死了，」我說，「你不饒恕我，我也不走，若是你命人轟我出去，我便投河；因為沒有你，我怎麼辦呢？」那一天她簡直像一個瘋子；她哭；後來她就要用刀子殺了我；最後她又罵我。她喊來查略茲海天，開勒爾，介姆都茲尼克夫，所有的人，把我指給他們，羞辱我，「諸位，我們今晚都到劇院去聽戲。他若不肯去，就

讓他自己在這裏吧；我不和他蹲在家裏。我出去，有人給你茶吃，派非昂·塞米諾維赤；你現在一定餓了。」她獨自從劇院回來。「他們是懦夫和下流，」她說。「他們怕你，並且恐嚇我。他們說，『他不肯這樣下去。他也要砍了你。』但是我睡覺的時候連門都不關——就是這樣怕你呵？那末你可以看出來而且曉得的。你喝茶了嗎？」「沒有，」我說，「我也不想喝。」「我已盡力而爲了，這種舉動於你是絲毫不合適的。」於是她果然是說了就做，她並且沒有鎖門。早晨她走出來並且大笑。「你瘋了嗎？」她問。「喂，你要餓死了！」「怨過我，」我說。「我不願怨過你。我不願和你結婚，我已說過了。你在椅子上坐了一夜嗎？你沒睡覺嗎？」「沒有，」我說，「我沒睡。」「多末笨！我想，早飯午飯你也不吃吧？」「我已說過我不吃了。怨過我。」「你要知道這於你是多末有害呀！好像給牛備上鞍子一樣。你不是想要藉這個嚇我嗎？你挨餓和我有什麼關係？彷彿那就會嚇壞我了！」她發了怒，却不久，她馬上又嘲弄我了，她沒有怨氣真令我莫明其妙；因爲她爲一件事常是氣得很久，她要爲一件事和別人大大地發着氣。後來我想起她覺得我這樣可憐，甚至都覺不得和我發氣了。這是真的！「你知道羅馬教王是個什麼人？」她問。「我沒聽說過，」我說。「你從來沒有學過世界史吧，派非昂·塞米諾維赤，」她說。「我什麼都沒學過。」我說。「那末我替你講個故事吧，她說。「有一個教王，他和皇帝發了脾氣，那皇帝赤腳跪在他的宮前，三天不吃不喝，結果他饒恕了他。你猜皇帝自己怎樣想，他跪着的時候起的是什麼誓？等着，」她說，「我念給你聽吧。」她跳起來取了一本書。「這是詩，」她說；於是她抑揚頓

挫地讀起來，那三天皇帝怎樣起誓要親自復仇。「你不喜歡聽嗎，派非昂·塞米諾維赤？」她說。「那全是真的，」我說，「你念的那都是真的。」「啊哈！你自己都說是真的了，你也許在起誓呢；『她若和我結了婚，我要讓她記着！我要作踐她直到心滿意足！』」我不知道，「我說，『也許我在這樣想。』」你怎能說不知道呢？」「唉，我不知道，」我說；「我現在還未想到那裏。」「你現在想什麼呢？」「唉！你要站起來，從我身邊走過，我看着你而且監視你。你的裙角沙沙，我的心兒沉沉；你走出屋去，我記着你的每一字，你的聲音，你所說的話。昨日我整夜什麼都未想！我竟夜聽着你睡去的呼吸，並且你動了兩次。」「並且我敢說你沒想，你不記得，你怎樣打我來吧？」她說。「也許我想了；我不知道。」「我若不饒恕你，不嫁你呢？」「我說過我要投河的。」「也許你先把我的殺了……」她說，「似在沉思。於是她發了氣走出去了。一點鐘以後她回來非常憂鬱，『我要嫁你，派非昂·塞米諾維赤，』她說，『不是因爲我怕你；沒有別的，只是滅亡。怎樣好呢？坐下吧，』她說；他們要替你拿飯來。若是我嫁了你，我便做一個忠實的妻子，」；她又說，「不要懷疑，不要不安。」於是她沉默了，又說，「無論如何你不是一個諂媚的人，我常以爲你是一個地道的諂媚的人。」於是她定了婚期，一星期後她又跑到萊伯地耶天這裏來了。我來了她說，「我沒有完全棄絕你；我不過要盡可盡的等着，因爲我自己還可做得主人。你若願等着也可以。」我們現在的情形就這樣……你的意見如何呢，李奧夫，尼古萊維赤？」

「你自己以爲怎樣呢？」麥什金反問道，鬱然看着羅格

辛。

「你猜猜吧？」羅格辛道。

他還要說點兒什麼，却又沮喪地住了口。

麥什金站起來，又想要走。

「無論如何我不妨得你，」他柔和地幾乎又是朦朧地說，彷彿在回答自己心裏秘密的念頭。

「你知道是什麼？」羅格辛突然更爲懇切的說，他的眼睛發着光。「你爲什麼對我這樣服從呢？你已經愛够了嗎？無論如何你常是倒寫的；我看出來了。你爲什麼來得這樣忙？是因爲憐憫嗎？」他的面上做出惡意的嘲笑。「哈，哈！」

「現在你以爲我在騙你嗎？」麥什金問道。

「不，我相信你；但是我摸不清。入幾乎會相信你的憐憫比我的愛還要偉大。」

一種惡意和一種極欲表現自己的願望馬上浮於他們顏面之上。

「唉，你的愛和憎是分不開的，」麥什金微笑說。「這會過去的，也許將來更要麻煩，我告訴你吧，派非昂表兄……」

「你說我要殺她嗎？」

麥什金開始說下去。

「你爲了這個愛爲了現在你所受的一切折磨，你要恨極了她。使我最奇怪的便是她又願意嫁你。當我昨天聽到的時候，我幾乎難得相信，使我太不喜歡！你瞧，她已拋了你兩次並且在結婚的日子跑掉；所以她有點兒拒絕的意思。她現在在你身上求得什麼呢？那不是你的錢；那是胡說。現在當然你也花得不少。能是專爲求一個丈夫嗎？喂，她能找

到很多呵，誰都比你強，因爲你真許殺了她；並且她現在也許更明白。是因爲你如飢如渴地愛她嗎？也許是不假。我聽說有些女人就需要這種愛。……不過……」麥什金住口，陷於深思。

「你爲什麼又看着我父親的像片笑？」羅格辛問道，他時時特別注意着麥什金面色的轉換。

「我爲什麼笑？呵，使我感觸的便是：若不是爲了這担子壓在你的身上，若不是爲了這個愛，你便能變得和你父親一樣，並且也用不了多少時間。你也許會同着一位順從的太太靜靜住在這所房子裏；你也許變爲嚴厲而且寡言，對任何人都不置信，而且無所求；除了靜悄悄地堆起錢來不做別的事。最多你也許有時讀美古書，欣賞舊教徒畫十字的樣式，那不過是在你的晚年了。……」

「笑吧；但是，你知道，不久以前當她看着像片的時候，她也是這樣說過呵！真奇怪，爲什麼你倆會說一樣的話。」

「呵，她到你家來過嗎？」麥什金與會地問道。

「是的。她看了好半天並且問我關於父親的事。『你正是他的化身呵，』後來她對我笑着說，『你有強烈的熱情，派非昂，塞米昂諾維赤，』她說；『如果你沒有智識，這熱情也許把你一直送到西伯利亞去了。因爲你的智識豐富，』她說。（這都是她說的。你相信嗎？我聽見她說這樣話算是第一次。）『你不久便要放棄所有種種愚昧，並且因爲你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你也許開始積錢，並且和你父親一樣與你的斯克普基教徒一同住在這所房子裏了。你最後也許隨了他們的信仰，並且愛財，以至於不僅積至兩百萬，却也許

是一千萬，然後餓死在你的錢袋上。因為你對於什麼都有熱情；你對什麼都要盡情嗜愛。」這就是她所說的，幾乎是一字不差。她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樣話。你知道她永遠是對我胡說八道，或是嘲弄我；這次她實在是笑了；但是後來她却很沮喪，她把這房子走了個遍，什麼都要看看，似乎是恐嚇。我要全都給改變了，並且都給毀了，否則我要高興便在結婚前再買一所。「不，不，」她說；「什麼都不要動，我們就這樣過吧。我要和你母親住在一起，」她說，「我嫁你以後就這樣。」我領她去見我母親。她對她很恭敬，彷彿是她自己的女兒一樣。最近兩年來母親的精神不健全（她有病，自從父親故去她已變得像孩子一樣了；她不能談話，不能行動，只是見人就鞠躬。若是我們不給她飯吃，我相信她三天不會知道餓。我拿過母親的右手，握住她的手指。「祝福她吧，母親，」我說；「她要我的妻子了。」於是她感動地吻了我母親的手。「你母親必是操過了多少心，」她說。她看見這本書。「什麼，你念起俄國史來了？」（她在莫斯科對我說過，「你要自己教育自己。至少你要讀讀索洛維耶夫的俄國史。你什麼都不懂。」）「不錯，」她說，「念吧。我要給你開一個啓蒙的書單，好不？」從前她沒有說過這樣話，所以我很驚訝。我這是第一次像活人一樣喘口氣。」

「我很喜歡，派非昂，」麥什金誠懇地說，「很喜歡，誰知道，也許上帝終於把你們合在一起。」

「沒有的事！」羅格辛熱烈地喊道。

「聽呵，派非昂。因為你這樣愛她，你便確要取得她的敬意吧？若是你要，你便不能沒有希望吧？我方才說過我不能理解她為什麼要嫁你。但是雖然我不明白，我却相信必

是有一種合宜的，明達的理由。她相信你的愛，她却也必要相信你的好性格。沒有別的。有你方才說的話可做證明。你方才親自對我說她已一變從前言行的態度而覺得和你講的態度有改變的可能了。你是懷疑而且猜疑的，這便使你遇到刺目的事就誇大起來。她對你自然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壞。如果是的，她嫁你便和故意去被淹殺或謀殺一樣了。那可能嗎？誰能故意去讓人淹殺或謀殺呢？」

派非昂苦笑地聽着麥什金的懇切的話。彷彿他的成見並未動搖。

「你看我看得多末可怕呀，派非昂！」麥什金話音裏夾着恐怖的感覺。

「被淹殺或謀殺呀！」羅格辛終於開口了。「哈！唉，他就是因為這個才嫁我，因為她心念着被謀殺呀！公爺，你的意思是說你從來沒有想到這根本的原因嗎？」

「我不明白你的話。」

「唉，也許你當真不明白。嘿，嘿！人家都說你……不見得沒有錯。她另有所愛——注意這一點！正當我現在愛她的時候，她却另有所愛。你知道她的所愛是誰嗎？就是你呀！什麼！你不曉得？」

「我嗎？」

「你。從她做生日那天起，她就愛你。不過她以為和你結婚是談不到的，因為她怕侮辱了你並且毀壞了你的一生。」

「誰都知道，我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她仍是講那事。她全是當着我的面直說出來。她恐怕侮辱你和毀壞你；但是我不在乎，她可以嫁我。她對我是這樣想的！這也要注意。」

「但是為什麼從你奔向我並且……從我……」



「再從你奔向我，哈！美，她的腦子裏的事情很複雜。她永遠是發着燒。有一天她要喊出來，『我要把生活告一段落，並且嫁你！趕快結婚吧。』她忙着，定日子，但是日期一到，她又怕了，或是又想起別的來，天知道！你見過了；她又哭又笑又燒得發顫。她從你那裏跑開又有什麼奇怪？她從你那裏跑開，因為她認識了她受你的限度。和你住在一起使她太難受。你方才說過我在莫斯科把她找到的。那不對；她原來是從你那裏一直跑到我這裏來的。『定日子吧，』她說。『我預備好了！來香檳酒！我們當流淚去吧……』她喊道。她早就要投水淹死，如果得不到我；這是真的。她那樣做，也許因為我比水更可怕。由於恨，她才要嫁我。如果她嫁了我，我敢保那是由於恨……」

「但是你能……你怎能！」麥什金喊道却又住了口。她驚慌地看着羅格辛。

「你爲什麼不說完？」羅格辛笑着應聲道。「你想要我把你現在心事說出來嗎？」此後她怎能做他的妻子？我怎能讓她到那種地步？」我曉得你是這樣想的……」

「我來並沒有這種意思，派非昂；我告訴你這不是我的心事……」

「你來時也許沒有這種意思，也許沒想到，但是現在你確是這樣想了。哈！哈！唉，够了！你爲什麼這樣煩亂？你當真不知道嗎？你真使我吃驚了！」

「那全是猜嫉呵！派非昂；是病態。你全是加添枝葉呵，」麥什金怒聲暗語道。「你做什麼？」

「丟開它吧，」派非昂說，於是他急忙從麥什金手裏奪過他從桌上拾起來的刀，放在靠着書的原來地方。

「我彷彿覺得我一到彼得堡就知道了，彷彿我預見了，」麥什金往下說。「我沒有打算到這裏來；我要忘掉這裏的一切，把心裏的舊跡完全除掉；呵，再見；你做什麼？」麥什金說着話又無心地從桌上拾起那把刀來，羅格辛又搶過去丟在棹上。那是一把平常的刀，關不上，刀柄是角的，七吋長的刀鋒，寬度平常。

看見麥什金特別注意手中刀兩次被搶，羅格辛憤然抓過來，夾在書裏，把書丟在別的桌子上。

「你用那把刀裁書嗎？」麥什金問道，却又幾乎是機械地，仍然陷於深思。

「不錯。」

「那是花刀呵？」

「不錯的。人就不能用花刀裁書嗎？」

「新的又有什麼關係？我不許買一把新刀嗎？」羅格辛終於發狂地喊道，越說越有氣。

麥什金吃了驚且注視着羅格辛。

「唉，我們是一樣呵！」他突然笑了，全身站起來。「對不起，老兄，我的頭一發沉，像現在一樣，我的病……我便完全心不在焉而且舉動可笑了。我想問你點兒別的事……我又想不起來了。再見吧！……」

「不從那邊走，」羅格辛道。

「我忘了。」

「這邊，這邊，來，我領你出去。」

他們穿行麥什金來時經過的屋子；羅格辛略微走在前面，麥什金隨着他。他們走進一間大屋。牆上掛着幾張圖畫，全是主教會像或風景畫，裏面看不清是什麼了。通到隔壁的門上，有一張畫樣子很特別，寬約兩碼，高不過一尺。畫的是才從十字架上解下來的救世主。麥什金看了一眼，彷彿在回想什麼，但是就要走出去並未停步。他覺得很沮喪並且要趕緊離開這屋子。但是羅格辛突然在畫前站住了。

「這裏一些畫是我父親在拍賣行裏用一兩盧布買來的，」他說。「他喜歡圖畫。賣得畫的人都要看看。『都是廢物呵，』他說；『但是那一幅，門上的那一幅，也是用兩盧布買來的，』他說，『却是值得很。』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有人來要出三百五十盧布買它；但是愛畫的商人沙夫萊耶夫加到四百，上星期他又向我弟弟塞米昂·塞米昂諾維赤出了五百。我却留着不賣。」

「呵，那是一幅荷爾賓的模畫呵，」麥什金道，他現在已經仔細看過了，「雖然我不大懂，想來是一幅不錯的。我在國外見過這張畫，並且忘不了的。但……怎麼？」

羅格辛突然轉身走出去了。自然是，他那精神恍惚和那突如其來的一種奇異煩惱的心情可以解釋這種粗率的。可是麥什金則以為很奇怪：本來談話不是由自己引起的，羅格辛並沒回答他，談話便中斷了。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我早就想問你，你信上帝嗎？」羅格辛走了幾步突然說。

「你問得多末怪，……看我看得多末怪！」麥什金不禁脫口說道。

「我喜歡看那幅畫，」羅格辛停了停低聲說，彷彿又忘

了他的問話。

「看那幅畫呀！」麥什金突然若有所感，喊道。「看那幅畫呀！喂，那幅畫可以使人失掉信仰的。」

「就是那末一回事，」羅格辛意外地首肯了。

他們這時正走到前門。

「什麼？」麥什金略停一下。「什麼意思呢？我差不多是說着玩，你却這樣認真！你爲什麼問我是否信仰上帝呢？」

「呵，沒什麼。我早就打算問你。現在許多人都信了。那是真的嗎——你到過外國——一個人吃醉了酒對我說俄國人不信上帝的比外國還多？」我們比他們容易，」他說。「因爲我們比他們進步。」……

羅格辛作苦笑。當他發過了問，却又突然開了門，手握着挽手，等着麥什金出去。麥什金驚疑不定，他却走出去了。羅格辛跟到平台上，隨手關了門。他們對面而視，彷彿誰也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以及還要說什麼。

「那末，再見吧，」麥什金伸出手來說。

「再見，」羅格辛說道，緊緊地却又機械地握着那伸給他的手。

麥什金走下一級，又轉過來。

「至於信仰問題，」他開始說，微笑着（他顯然對於羅格辛是不肯聽其自然的）並且欣然若有所憶，「至於信仰問題，上星期我在兩天中經過四種不同的談話。早晨我在一條新鐵路上了車，並且和一個同車的人談了四個鐘頭的話；我們當場作了朋友。從前我會聽說過關於他的許多事情，並且在其中我知道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並且我想着和一個真有學問的人談話是歡喜的。況且他是一個非常知禮的人，所以我和他談話很彷彿我和他在理想與學問上是處於同等地位一樣。他不信上帝。不過，有一件事使我注意：當時他對於這一點絲毫不談；其所以使我注意的，因為從前我無論什麼時候遇見非教徒，或讀他們的著作，我永是覺得他們言談筆寫的雖是不同，然而却彷彿都是難免皮相。當時我把這話對他講了，但是我以為却沒有講得這樣清楚，或是不曉得怎樣去講，因為他不明白。晚上我下車歇在一家鄉村旅店裏，這裏隔夜恰會發生了一件殺人案，所以我一入棧，人家就正在講說這件事情。兩個中年的鄉民，彼此早就是朋友並且也沒有吃醉酒，一塊兒吃罷茶，打算到一個房裏去睡覺。但是兩天來其中一個看見另一個帶着一隻銀表，表鍊是黃珠穿成的，彷彿從前沒見他帶過。這人並不是賊；他實在是一個誠實人，以鄉民的地位來說也並不窮。但是非常愛那隻表而且着了迷，終於他不能自禁了。他拿了一把刀，當他的朋友轉過身去的時候，他輕輕地從後面走近前去，比準了，兩眼向天，自己畫了十字，並且熱烈地禱告說，「上帝看基督的面上恕我吧！」他殺羊一般地一下割斷他朋友的咽喉，奪去他的表。」

羅格平的笑聲如連珠；他笑起來似乎是發了瘋。在憂鬱心情之後看到這樣的笑，顯然是奇怪的。

「我喜歡這個呀！不錯，這勝過一切呀！」他抽頓地喊道，幾乎喘不出氣來。「一個人絲毫不信上帝，同時那一個全心信仰他，以至他像殺人一樣地禱告！……你永不能發明出這個來，老兄！哈，哈，哈！這勝過一切。」

「次日早晨我到城裏去散步，」羅格平恢復了平靜，

雖然他的脣際依然現着癡癡的笑容，——麥什金便說下去。——「我看見一個酒醉的士兵，光景非常懶散，踉蹌在木路上。他走到我的面前。『買一個銀十字架吧，先生？』他說。『我要你廿哥比吧。是銀的。』我看見他手裏拿着一個十字架——他必是方才摘下來——上面拴着一條污了的藍帶；但是人馬上可以看出來那不過是個錫的。是一個八角的大十字架，上面是普通希臘式的花紋。我拿出廿哥比給了他，立刻把那十字架掛在頸上；並且我能看出他是何等欣喜，因為他顯了一個魯笨的紳士，於是他立刻拿錢跑出喝酒，自然是無疑問的了。老兄，當時因為這奇突的印象，使我對於俄國十分感憤；已往我對於俄國是毫無所知的。我糊里糊塗的長成，在外國那五年中對於祖國的記憶是空幻的。那，我往前走，想着，『是的，我不裁判那出賣他的基督的人了。只有上帝知道那些軟弱和酒醉的人心裏面藏着什麼。』一點鐘之後，當我走回旅店去，我遇見一個村婦懷裏抱着一個小孩。她復年輕，孩子也只一個多月。孩子生來這是第一次對她微笑。我見她極虔誠地畫着十字；『你做什麼，太太？』（那些時我永是喜歡向人發問。）『上帝每次看見罪人傾心向他禱告都喜歡，正好像一個母親初次看見嬰兒會笑時一樣。』那女人就是這樣對我講的，幾乎一字不差，這深遠，銳敏，而且真實的宗教思想——一種作為基督教真髓表現的出發；那便是整個的上帝即天父的概念，也是上帝愛人如父愛子的概念——基督的根本觀念呵！區區一個村婦！她的確是一個母親；誰知道，那女人也許是那士兵的妻子呢。聽呵，派非昂。你方才問我一個問題；這裏就是我的答案。宗教意向的真髓不歸於任何理論或無神論，並且與任何罪過和惡行無關。這

裏還有別的事情，永遠是還有別的事情，——這事情是爲無神論者永遠忽視的；他們永是要談些別的。但是主要的却是你可以看見在俄國人的心裏比外國人更清楚，更神速。這就是我的結論。這是我在俄國所搜集的主要辯証之一。有事做呵，派非昂！在俄國是有事做的，相信吧！想想我們怎樣常在莫斯科見面並且還談過話；我不想回到這裏來，我並沒想到這樣遇見你！呵，好吧！……再見！願上帝和你同在！」

他轉過身走下樓去。

「李奧夫·尼克萊維赤！」當麥什金走到上半樓梯下的平台上，派非昂在上面喊道。「你從那士兵手裏買來的十字架還在身上帶着嗎？」

「是的」麥什金又站住了。

「給我看。」

又有怪事了！他想了想，又上了樓，把十字架取出來給他看，並未從頸上摘下來。

「給我吧，」羅格辛說。

「怎麼？你要……」麥什金不願捨掉這十字架。

「我要佩帶呵，我還要把我的換給你。」

「你要換十字架？當真，派非昂，我很高興。我們做弟兄吧！」

麥什金摘下他那個十字架，派非昂摘下他那個金的，他們便交換了。派非昂沒有說話。夾着苦痛的驚疑，麥什金看見那同樣的狐疑，同樣的冷冷的苦笑依然浮在他所愛的弟兄的面上；無論如何，時時是顯然可見的。終於羅格辛一語不發拉着麥什金的手，站了些時心中若有所不能決。終於他突地拉了他就走，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來。」他們走過一

樓的平台，跑到和進才出來的門相對的一個門口，那門馬上開了。一個駝背的老婦，披着一條黑色絨巾，默然地向羅格辛鞠躬。他忙着問了她幾句，沒等回答，便引了麥什金穿屋而過。他們又穿行幾個特別清冷的黑屋，冷酷而嚴肅地擺設一些舊式傢俱上面蒙着潔淨的白布。不用通報，羅格辛引着麥什金走入一間相似客廳的小屋，有一道光潔的桃花心木隔壁將屋子分開，每端有一個門，也許是通着臥室。在客廳的角落處，爐旁扶手椅子裏坐着一位矮小的老太婆。看來她並不是很老；她生着一張美好，健康，愉快的面孔，頭髮却很蒼白了，一眼便能看得出她已變得十分孩子氣了。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披着一條大黑肩巾，潔白的帽子垂着黑帶。她的腳踏在足凳上。另有一位潔淨的小老太婆和她在一起，看來彷彿更老。她也穿着孝服，也戴着白帽；她一聲不響，織着一隻襪子，也許是女主人的伴友。可以想見他倆全是永遠沉默的。第一個老太婆看見了羅格辛和麥什金，對着他們微笑，並且幾次地向他們點頭，彷彿表示滿意。

「母親，」羅格辛吻着她的手，一面說，「這是我的好朋友，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麥什金公爺。我和他換過十字架了。從前在莫斯科時候我們是好弟兄；他幫了我很大的忙。替他祝福吧。母親，像對你的親兒子一樣。不，老娘，要這樣。讓我把你的手指放好。……」

還未等羅格辛伸手，老太婆已舉起她的右手，大指與其他兩指捏合，虔誠地在麥什金頭上畫了三次十字。然後她又仁愛地向他點點頭。

「來吧，李奧夫·尼古萊維赤，」派非昂說道，「我引你來就是爲這個。……」

當他們又走到樓梯處，他接着說：

「你要知道和她講話她不懂，我的話她也不明白，她却替你祝福：所以這是她出於本心。……好，再見，你該走了，我也要走。」

於是他開他的門。

「至少臨別也得讓我擁抱你呀，你這怪人，」麥什金喊道，看着他微露責難之意；並且他要擁抱他。

但是派非昂的雙臂幾乎還未舉起便又放下了。他做不出來。他轉身不看麥什金，他不想擁抱他。

「不要怕！我雖然拿了你的十字架，却不會殺你奪去了你的表呵！」他突地怪笑一聲，漠糊地低聲說。

但是突然他的面色全變；顏色蒼白得可怕，嘴唇顫動，眼睛發光。他舉起雙臂，親熱地抱了麥什金，並且喘息地說道：

「唉，你拿她去吧，因為這是命該如此呵！她是你的！我不要了！……不要忘了羅格辛！」

轉身不看麥什金一眼，他急忙跑到房裏去，砰地關上了門。

### 第五章

這時已是晚了，幾乎到了兩點半，麥什金去訪將軍却不在家。丟下一個名片，他決計到「一架樓」旅館去探詢科亞，假若他不在，便給他留個字條兒。到了「一架樓」人家告訴他說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今早出去了，臨走的時候曾說若是有人來找他，就說他三點鐘也許回來。若是他三點半鐘不回來，那便坐火車到派夫洛夫斯克葉伴琴夫

人的別墅裏去了，也許就在那裏吃晚飯。」麥什金坐下候着他，並且就便叫了晚飯來吃。

三點半科亞還未露面，甚至四點鐘了也沒有他的影兒。麥什金出去了，機械地向前走。彼得堡夏初的陸候，有時有一種最好的天氣——清明，無風而且炎熱。饒佳這一天就是這種天氣。麥什金毫無目的地漫遊了一陣。他對於這個城市不怎麼熟。他有時呆立在廣場中，橋樑上，或在十字路口當屋而立；有一次他還跑到糖果店裏去歇腳。有時他高興地注意那些行人；但是他在街上多半不大注意別人，也不注意他往哪裏去。他痛感着緊張和焦灼，同時他又覺得特別渴望着孤獨。他想着孤獨，並且被動地甘受這種苦惱情緒的纏繞，而不想法逃避。他厭棄那設法應付澎湃於心中的問題的念頭。「這全都怪我嗎？」他低聲自言自語，幾乎沒意識到自己的話。

六點鐘時候，他來到沙斯古，塞羅路的車站。孤獨漸使他不耐了；一種新的熱情衝動抓住他的心，有一陣那沒讀他靈魂的黑暗被一種光明照耀起來。他拿着一張到派夫洛夫斯克的車票，等得不耐煩；但是自然是被什麼東西說服了，並且這東西是真實的而不是幻想的，因為他也許容易去想像的。他幾乎在車裏坐下了，他突然把那才從地下拾起來的車票扔了，跑出站來，沉思而且迷亂，不久以後，他在街上彷彿想起什麼來；他彷彿突然抓住什麼奇怪的東西，久久煩擾他的東西。他突然明白了他曾做了什麼，他早就在做，雖然在這時以前他是茫然的。前幾點鐘裏，甚至在「一架樓」甚至在他到那裏去以前，突然他時時在尋求什麼東西。他要久久忘却，每次半點鐘，然後他又開始不安地顧着自己。

但是他將看出內心的這種病態的而且直到現在還意識不出的衝動，馬上另有一種特別引起他興趣的回憶又閃動在他的心裏。他想起，當他清醒過來，他專心地尋求什麼東西，他站在商店窗前的路上，很有興趣地察看窗內所陳列的東西。他覺得他必需研究出來方才，或許五分鐘以前，他是否當真站在這窗前的；他是否沒有夢想過；他是否弄錯。那商店和窗子裏的東西是真不存在的嗎？那一天他的確是特別不舒服，幾乎像從前舊病將發時的模樣。他知道一到這樣時候，他常是意外地糊塗若不特別注意去看，常是辨不清人物的。但是，他為什麼要研究他是否站在窗前，却另有原故。在窗內百物中間，他曾看到一種東西，他甚至暗自估好價錢是六十哥比。雖然他糊塗而且焦燥，還是記得的。假若這商店原是有存在，東西也真是擺在窗子裏，他一定是站在那裏看那東西的。所以那一定吸引他而且使他注意的，甚至在他從車站裏跑出來之後心情悲苦而迷亂的時候。他幾乎是苦痛地向前走，向右看，心跳得不耐煩，商店却在這裏，他到底看見了！他已離那鋪子有五百步遠了，還是覺得非回去不可。有一件價值六十哥比的東西。『也許就值六十哥比，多了不值，』他高興說了一遍並且笑了。但是他的笑乃是歇斯迭里的；他覺得很苦。現在他清楚地記起，當他站在這窗前的時候，他曾突地轉身，就像早晨他見羅格辛的眼光釘着他的時候一樣。確證了並沒看錯（雖然從前他就覺得是不錯的，）他離開了商店急忙走了。他的確要完全想透。現在顯然證明在車站時也不是他的幻想了，那必是實有其事，那必和他已往的不安有關係。但是他又被一種不勝的內心厭惡所征服；他不願想出什麼來。他就不想；他覺得要去熟視別種不同的東西。

在千思萬緒中他想起在癲癲發作（如果在他清醒之時發作）之前，在憂愁，精神的暗影和壓抑中間，時時在腦裏有着光輝的一閃，並且隨着他的生活力之奔騰開始達到最高的緊張地步。生活的感覺自覺，在這電閃也似的變那疊起十倍的繁雜。他的心裏澎湃起異常的光明；所有他的不安和他的疑念，所有他的焦急馬上都得解脫；它們都沉潛於一種高尚的寧靜中，充滿了從容諧和的歡喜希望。但是這些時候，這些瞬間，不過是瘋病發作起始一秒鐘（永遠不能多過一秒）的前奏曲而已。那一秒鐘自然是令人難耐的。病愈以後想起那時光景，他常是自言自語說那一切最高生活感覺和自覺的因之也是最高生存形式的閃光不過是疾病，正常狀態的障礙；若是真的，便絲毫不是生存的最高形式，反而却得算是最底的。可是他終於得到一種極其乖僻的結論。『就是病又何妨呢？』他終於決定了。『那是一種異常的強烈又有什麼關係呢，假若那後來被憶想被解析的結果，或感動的霎時原是諧和與美的極點，並且給與一種不可知而且直到如今還不能預知的，完全，配分，調和一致，和欣然專誠沉潛於最高生命綜合的感覺呢？』這種說法在他似乎是很能理解的，雖然太沒有力量。那真是『美和崇拜』，那真是『最高生命的綜合』，他是不能有疑問的，並且不能承認有疑問的可能。並不是彷彿他當時看見某種異常的和不實的幻象，如同由於麻醉藥，鴉片，和酒，可以毀壞理智而至曲精神。病象一過他是很能判斷清楚的。那些瞬間不過是一種自覺的異常速生——若能用言語表出就是如此——同時也是最強烈的生存之感的速生。因為在那瞬間，乃是病前最後的有意識的瞬間，他有時問自己清楚而且意識地對自己說，『不錯，爲了這瞬間人可

以犧牲他整個的生命！」於是相信那瞬間是真值得如此犧牲的。然而，他對於這議論的辯証方面是不堅持的。麻醉，精神的萎靡，癡呆，顯然作為這些「較高的瞬間」呈現於他的面前；自然他是不能反駁的，他的結論裏自然是有一種錯誤——那便是，在他對於那瞬間的估價，感覺的事實有些使他迷惑了。他把那事實當做了什麼呢？因為這件事情發生了；那時他實地對自己說過，因為他在其中感到無限快樂，所以那瞬間真就許價值整個的生活。「那瞬間，」在莫斯科和羅格辛時常會面的時候，有一次他說，「在那瞬間你彷彿明白這異常的說法，——及時努力。也許，」他又笑了笑說，「這瞬間，比莫罕莫特的水壩濺出水來的時間還短，癲癩的預言家却來得及注視阿爾哈全地的居民。」

是的，他在莫斯科常和羅格辛見面，他們的談話不僅限於這一端。「羅格辛方才說過已認我做他的弟兄了；他說這話今天是第一次，」麥什金自己想道。

他想到這個，坐在夏園裏樹下的凳子上。天色差不多是七點鐘的光景。花園空空的；忽然一條黑影橫過落日。天氣悶熱，空氣中使人感到遠方有雷雨。他現在的冥想心情足以使他神往。他的心思和記憶，彷彿固繫在他身邊每個永遠的對象上，他在其中求得愉快。他永是渴念着忘記目前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但是乍往身邊一看，他又馬上從鬱暗思想中清醒過來，他很想擺脫這種思想。他回想在食堂裏吃飯的時候會和茶房談到一件奇怪的謀殺案，便引起他許多談話和動情。但是他將一想起，眼前奇怪的事情又來了。一種異常的，壓抑的願望，幾乎是一種試探，突地麻痺了他的意志。他站起身來，離開花園一直走向彼得堡城邊。不久以前他曾在奈

瓦河岸問過一個行人，知道是過河就到。告訴他丁之後，他却没有去。無論如何那天去是沒有用的，他知道。住址他早就曉得；他可以容易地找到萊伯地耶夫的親戚家；但是他幾乎敢保他一定找不到她。「她確是到派夫洛夫斯克去了，否則于亞要在，」一架樓「留話的，因為他從前答應過。」所以假若他現在就去，確是不打算看見她的。現在有一種別樣的憂鬱而且難受的好奇心來誘惑他。

但是他已起身而且知道到哪裏去，已是難爲他了；雖然一分鐘後他又在往前走，幾乎意識不出他的周圍一切。他那「突然意念」的進一步的考慮突然使他視同嚼蠟，幾乎是辦不到。他夾着痛苦緊張的注意凝視眼前的景物；他看天，看奈瓦河。他遇見小孩子便和他講話。也許他那癲癩的病狀逐漸劇烈起來。暴風雨確是來到了，雖然來得慢。開始聽見遠方的雷聲。空氣已變得極其悶熱……

不知爲什麼他現在還是煩擾着竟如人有時被一種苦痛的和茫然固執的心情所煩擾一樣，這煩擾由於早晨所見的萊伯地耶夫的外甥的影像。說得怪些，他老是把你看做萊伯地耶夫早晨替他們介紹時所說的殺人犯。不錯，他從前沒有在報紙上見過那種謀殺案；自從來到俄國他對於這種案子見聞很多，並且時時在留意。那天傍晚他又會特別高興地和茶房談到那樁謀殺案——季馬林謀殺案。他還記得茶房的意見是和他相同的。他也記得那個茶房。他是一個聰明人，沉着而且謹慎；雖然他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只有上帝曉得；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裏是不容易了解陌生人物的。可是他對於俄國國魂開始發生一種熱情的信心。呵。在那六個月裏他已閱歷很多，——這閱歷於他是完全陌生的，猜不到，未曾知，而且意

外的！但是別人的魂靈黑洞洞，俄國魂黑洞洞。譬如，他早就和羅格辛做了朋友，他們的交情很密切，他們已竟成了弟兄；但是他了解羅格辛嗎？有時在這裏面要感到多麼混亂呀！多麼複雜，多麼可怕呀！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是多末一個討厭而且自滿的小夥子呀！『我說什麼來？』（麥什金繼續夢想着）『是他殺了那幾條人命，那六個人嗎？我彷彿弄不清楚了。……多麼奇怪！我有點兒頭昏。……』

站着他抱孩子的萊伯地耶夫的大女兒的面孔是多麼迷人而且可愛呀！一種多麼清白而且幾乎是孩子般的表情呀！幾乎就是孩子的笑呵！『奇怪的是他差不多完全忘記了那張面孔，現在他却一心地想着。向他們頓足的萊伯地耶夫也許全愛他們。但是萊伯地耶夫確實愛他的外甥也是如同『二二如四』一樣呵！』

但是他一個初到的客人怎敢明白地批評他們呢？他怎能宣告這樣的判決？唉，那天在他看萊伯地耶夫就是一個謎。他想要一個那樣的萊伯地耶夫嗎？從前他認識過一個那樣的萊伯地耶夫嗎？萊伯地耶夫和杜巴希——天哪！雖然，假若羅格辛終於殺了人，那不會是這樣胡里胡塗的案子。不會有這樣的茫無頭緒。一把特別式樣的刀，在完全昏聩之中殺掉六個人。……羅格辛有一把特別式樣的刀嗎？他有……但……羅格辛真會殺人嗎？麥什金突地一驚。『這不是犯罪的嗎，我這樣公然囑咐地猜想不是卑鄙的嗎！』他喊起來，於是羞得滿面通紅。他驚愕了；他靜靜立着，似乎是在路上喋不成聲。他忽然想起當天下午的派夫洛夫斯克車站，就是早晨他下車的車站，還有羅格辛當面問他關於『眼睛』的事情；羅格辛的十字架，現在他所佩帶的；羅格辛領他去接受母親的祝禱；那最後抽頸的擁抱，樓梯上羅格辛最後的棄權——

終於是，覺得自己是不斷四外尋覓，還有商店和東西。……多麼卑鄙呵！終於，他懷着一種『特別目的地』，懷着一種『特別的突然意念』往前走。他的全心爲失望和煩苦所壓抑。麥什金想要馬上轉身回店。他雖然轉身走了回去，但是一分鐘後他不站住，回想，於是又轉過來順着原路往前走了。

是的，他已竟來到彼得堡城邊；他離着房子不遠了。現在他到那裏去目的又不同了；不是由於那特別意念！怎能呢？不錯，他的病又來了，這是自然的事情；也許他這天竟自發了瘋病。所有這種昏睡都是由此面生的那意念也是！現在昏厥已被迫去，小鬼已被逐走，沒有疑慮，他的心裏充滿歡喜！他們別離很久了，他想要見她，並且……不錯，現在他也願意和羅格辛見面了；他要撲起他的手來一齊向前走。他的心是純潔的；他不是羅格辛的情敵！第二天他要親自去見羅格辛說他已會過她了。哦，誠如羅格辛所云，那天下午他已飛到這裏和她相會！也許他會找着她！她在派夫洛夫斯克畢竟是不確的。

是的，所有這事現在必要弄清楚，雙方都要表明心跡，不要再像羅格辛當天那樣的憂鬱而且動情的棄權；一切要做得自由而且……光明。他說他並不那樣愛她；他對她並無同情，沒有『憐憫那回事』。『那倒是真的，他後來會說過『你的憐憫也許強似我的愛；』但是他對自己是不公平的。……』

羅格辛讀書——那不是『憐憫』嗎？不是『憐憫』的開端嗎？看見那本書不足證明他充分地意識到他對她的態度嗎？那不都是他今天對他講的嗎？是，那比區區情感還要深。她的面孔不比熱情更動人嗎？現在那張面孔所激動的真是熱情嗎？它激起悲哀，又抓住了整個魂靈，它……一種刺痛苦



惱的記憶突地穿過麥什金的心。

不錯，苦惱的。他想起不久以前當他最初看見她那瘋狂徵兆的時候，是怎樣替她煩苦。後來他幾乎是陷於失望中了。當她從自己奔向羅格辛的時候，他怎能離得她開？他應當不等她的消息，親自追上前去。但……羅格辛能夠還沒有看出她快要發瘋嗎？羅格辛什麼都看得出来，熱情呵！多麼發瘋般的嫉妬！他那天的猜想是什麼用意？麥什金突地紅了臉，心頭顫動起來。

但是想那個又有什麼用呢？雙方都有點兒發瘋。在麥什金方面，用熱情去愛那女人幾乎是想不到的事，幾乎是殘暴而且不人道的。不錯！不錯！不對，羅格辛對於他自己也是不公道的；他有一種偉大的心，可以受苦並且個人的。當他曉得所有真相時！當他曉得那疲弱發瘋的女人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東西時，他不肯寬恕她使他苦惱的過去一切嗎？他不會變成她的僕人，她的弟兄，她的朋友，她的神靈嗎？憐憫甚至會教育羅格辛而且覺醒他的心。憐憫是主要的也許是惟一的人類生存的公律。啊，他冤枉了羅格辛是多麼不可恕而且卑鄙呵！不是呵，並非「俄國魂靈是黑洞」，「黑暗的却是他自己的魂靈呵，因為他能想到這樣的恐怖！爲了在莫斯科的幾句親熱心腹話，羅格辛已認他做弟兄；同時他……那却是病態和昏聩。全要糾正過來的！……那天羅格辛多麼憂鬱地說他「失掉信仰！」那人一定是痛苦萬狀呵！他說過「他喜歡看那幅畫；」並不是他喜歡那幅畫，都是被那幅畫所吸引。羅格辛不僅是一個熱情的人物；無論如何，他是一員戰士：他要以強力恢復他失去的信心。現在他需要那樣做極其傾心。……是，要找到信仰的東西！要信仰某人！雖然，荷

爾賓的那幅畫是多麼奇怪呀！……啊，大街在眼前了！這正是那所房子。不錯，就是它，十六號，「菲利索夫夫人的房子。」到了！麥什金按鈴，求見娜斯妲西亞。菲利索夫。

女主人親自回他說，娜斯妲西亞。菲利索夫早晨已到派夫洛夫斯克達兒亞，阿利克夫那裏去了，「並且她也許在那裏住上幾天呢。」菲利索夫夫人是一個四十來往，眼神銳利，面龐尖瘦的小婦人，帶着狡猾監視的表情。她探問他的名姓，在問話中顯然含有一種神秘的窺探神情。麥什金起初不願回答，却趕緊轉過身去並且着重地請她把他的姓名告訴娜斯妲西亞，菲利索夫。菲利索夫夫人帶着極注意和特別秘密的神情接受了這着重的請求，彷彿顯然是提醒說，「放心吧；我明白。」麥什金的名字顯然給他以很深的印象。他漠然看着她，轉過身，回店去了。但是現在他的樣子不同了。他顯然又起了異常的變化，顯然是起於霎那間。他又面白，體弱，苦痛，激怒的走下去了；他的雙膝抖顫，一種漠然迷惘的微笑浮動在他的青脣間。他的「突然意念」立刻證實而且判明，他又相信他的鬼了。

但是當真證實了嗎？當真辨明了嗎？爲什麼還是抖顫，還是出冷汗，心靈中還是黑暗和寒顫呢？是因爲他又看見了那雙眼睛嗎？他走出夏園却就是爲了看見那雙眼睛呵！他的「突然意念」就是這個。他很願意再見「那雙眼睛」，以便確證他在那裏——那所房子——也可以遇見。他熱情地願望着，爲什麼現在他又因爲當真又見到它們而受挫折和壓抑？彷彿是出乎意料之外！不錯，還是那雙眼睛（還是那雙眼睛是沒有疑問的）就是早晨當他下車時候在人群中看他的那雙眼睛；他看見當天下午後釘着他的眼睛正如他坐在羅格辛家裏

所見一樣（絕對一樣。）當時羅格辛曾經否認過；他會蹙眉而僵笑地問道：「誰的眼睛？」沒過幾個鐘頭，麥什金在派夫洛的夫斯克上車去看阿格拉亞的時候，突然第三次又看見那雙眼睛，他很想去找羅格辛告訴他是誰的眼睛。但是他跑出了車站便幾乎喪掉了意識，直到他發覺自己站在刀鋪門外，估量那一個帶鹿角把的東西要值六十哥比的時候。一個奇怪而可怕的鬼已是永久抓住他再也不容逸去。當他進了夏園，坐在樓下樓上沉思的時候，那鬼會向他耳語說，若是羅格辛覺得那天非追蹤跟他不可時，他便會一定看見他沒有到派夫洛夫斯克去（這事情在羅格辛自然認為是可怕的）却到菲利索夫家去了，並且一定要限到這裏來監視着麥什金，他就在當天還體面地說他不要看見她並且到彼得堡也並非為此。麥什金却若飢若渴地跑到那宅子去了！萬一他在那裏真遇見羅格辛呢？他已經看見一個倒霧的人，他的心情暗淡，却很容易了解。那倒霧的人甚至都不藏頭露尾了。不錯，當日羅格辛不知爲什麼加以否認而且撒了謊，但是在車站他幾乎是大明大擺站在那裏的。誠然，莫如說麥什金是比較行踪隱密，而不是羅格辛。現在在那房外，他站在五十步遠的路那邊，抱着膀子等着。他站在那裏也是很顯然可見的，並且彷彿故意要令人看見。他站在那裏像一個原告和一個法官，不像……什麼？

這時麥什金爲什麼不走向羅格辛那裏去呢？他爲什麼轉過身來，彷彿沒看見，其實他們的眼睛却早已碰到一起了？（是的，他們的眼光相對；他們彼此對看了。唉，他自己倒有心拉着羅格辛的手一同到「那裏」去。他打算明天去看他，對他說已來訪過她了。他已拒絕跟從他的鬼，走到半路，

心裏突然充溢着歡喜。莫非羅格辛的心裏真有點什麼東西嗎？那便是，那天這人的狀態，在他的言語，動作，行爲，面色，總起來，可以做爲麥什金的非常疑懼和內心反感的口實。那東西可以看見，却難於分析和描寫，不能得到適當的根據，雖然，縱使那般困難與不可能，也能造成一個完全而且強迫的印象，概不由己地形成一個有力的確信……。

確信——確信什麼？（呵，麥什金深苦於那恐怖，這種確信和「那下賤的厭棄」的卑劣；他多麼反躬自責呵！）「敢說的就說吧，」他自己一遍一遍地責難自己。「把像的惡想整理好，大胆說出去，清楚地，精確地，不要囉嗦！呵，我真混蛋！」他憤憤地說着，臉皮發紅了。「此後我用什麼眼睛去看那個人！呵，什麼日子呀！呵，上帝，真是多麼！」

在那從彼得堡歸來悲慘的長途跋涉終了時，突然有一種不自禁的願望扯着麥什金一直到羅格辛那裏去，等候他，羞愧地，流淚地擁抱他，告訴他一切立刻使這事告一段落。他却已是站在他的旅館門口了。……一早晨他對於那旅館是多麼不喜歡呵，那迴廊，那些房子，他的住屋——一見就不喜歡！白天他幾次厭棄地想他還得要回去。……「唉，像一個病婦，我相信今天一切凶兆！」他酸漬漬地想，依然站在門口。這時他忽然想起當天所發生的一件事情，他却只「冷冷地」想，「心神完全平和」，「沒有夢覺。」他突然又想起早晨在羅格辛的棹上所見的那把刀。「爲什麼羅格辛不把他所喜歡的刀全都擱在棹子上呢？」他問道，自己大大地驚訝，在這時，驚疑得呆若木鷄，他突地又想起他怎樣站在那刀鋪前。「那却能有什麼關係呢？」他終於喊道，却又稍停。一種新的難耐的羞恥又幾乎是失望的衝激使他將走到門口

脚下又生了根。他靜靜站了一會兒。人們時常因為奇突而難耐的記憶——特別是其中帶着羞——發生這類的情形。「不錯，我是一個無心的人，懦夫，」他黯然重複說，猝然往前走，但……他又稍停。

永遠是暗黑大門道在這時更是特別暗黑，陰雲遮滿了天並且將晚光吞沒，麥什金將來到旅館門前，傾盆大雨便下起來了。他稍停之後猝然向前走，將將走入門道。在牛明半暗的微光中他看見門道下樓梯附近有一個人。這人彷彿在等候什麼，馬上却又不見了。麥什金不過是看了一眼，並不清楚！而且不能確地講出他是什麼人。此外，許多人都可以從此經過；這是旅館，人們是往來不絕的。但是他突然覺得一種完全而且若有重壓的確信，他認識那個人，那人確是羅格辛。片刻之後，麥什金追蹤跑上樓梯。他的心意沮喪。「現在一切都要決定了，」他懷着奇異的確信重複說。

麥什金進門跑上去的樓梯通着一樓與二樓的迴廊，旅館的房間就在上面。因為那些舊式房子，樓梯都是石頭的，又暗又窄，轉角處是一個粗石柱。下半截梯路盡頭的平台上，柱子上有一個壁龕一般的石窟，寬不過半碼，深也只九吋。可是裏面足能站一個人。黑暗倒是的，麥什金走到平台上，却馬上發見龕裏面藏着一個人。麥什金忽然打算不向右看一直走過去。他已走出一步去了，却不禁轉過身來。那雙眼睛，還是那雙眼睛，和他的眼睛相遇了。藏在龕裏的人已竟向前走出一步來了，霎那間他倆對面立着，幾乎身子觸到一起了。麥什金突地抓住他的肩頭，把他向樓梯近光處一面撥轉過來；他要清楚看看他的臉。羅格辛的眼光炯炯，滿面怒笑。他的右手舉起來，手裏有東西在發光；麥什

金並沒有想到去制止。他只記得他想他是喊了一句，「派非昂我不相信呵！」隨着突然彷彿胸前有撕裂的聲音；他的靈魂隨着強烈的內心火光湧了出來。這霎那也許延長半秒鐘，可是他清楚地而且意識地記得那開頭的時候，第一聲恐怖的叫喊從心裏迸發出去，他怎樣努力也抑制不住。隨後他的意識突然漸滅，隨着便是完全一片黑。

原來是發了癲癲瘋，從前已是發過的。人都知道這種病發得急突。當時面孔歪斜得可怕，特別是眼睛。整個身體和面貌顫然牽動。一聲恐怖而且難描的嘶叫由病患者喊出來確是與衆不同。那嘶叫彷彿不像人聲，而且要一個旁觀者承認那是病人自己所喊，簡直是不可能，或是很難辦到。真彷彿另有別人在他的肚子裏叫喊一樣。至少見過的人都是這樣說。癲癲病人的樣子給與許多人以顯然受不了的惶恐，其中有着一危險的成分。想來這樣奇突惶恐的感覺，再加上當時別種恐怖的感情，突然麻住了羅格辛，於是從他那即將刺中的刀下逃脫了麥什金的性命。在他得到時間看出那是瘋病之前，看見麥什金蹣跚却走，跌下樓去，腦袋猛烈地撞在石級上，羅格辛便匆匆跑下樓去，避開那顛仆的人體，不知如何是好，跑出了店門。

掙扎於猛烈的抽頓之中，病人滑下樓梯，從此到地共有十五級。不久，沒有過了十五分鐘，有人發見了他，並且擁來了一羣人。頭旁一灘血引起人們的懷疑，這是病人自殺呢，還是一樁罪案呢。然而，不久便清楚了，原來是癲癲瘋；店裏有人認識麥什金是早上新來的客人。這困難幸而被一種偶然的幸事解決了。

科亞·伊涅金原是答應四點鐘回到「一架樓」的，忽然

沒到派去洛夫斯克去，由於突然的意念謝却了葉琴夫人的晚餐，返回彼得堡並且忙趕回「一架樓」。時間已是七點鐘了。看見麥什金留下的字柬說他到城裏來了，他趕緊按着所留的地址去訪問。到旅館聽說麥什金已經出去了，他下樓到食堂去等着他，喝着茶，聽着琴樂。偶然聽見有人發了瘋，由於一種真正的預兆他便命人領到肇事場所，認識了麥什金。馬上合乎步驟地做去。麥什金被帶到他的屋裏。雖然他蘇醒過來，還是許久未能完全明白。請來一個醫生來看他頭上的傷，據說是毫無危險，便開了一付洗藥。一點鐘以後，當麥什金能明白眼前一切的時候，科亞便雇一輛蓬車把他載到萊伯地耶夫家裏。萊伯地耶夫接待這病人恭敬而且極其親熱。爲了他的原故，他提前搬家，三天後他們都到了派夫洛夫斯克。

## 第六章

萊伯地耶夫的別墅並不大，却是舒適且漂亮。出租的部分是新加修飾的。房門外的廊廡上排着幾隻木桶，裏面栽種橘子，檸檬和素馨一類的樹木，萊伯地耶夫的意思是藉此更能引人清興。有幾棵是連着別墅一起買下的，因為廊廡裏有它們點綴很是動人，所以他決計乘着機會在拍賣行又買了幾棵。當這些盆樹運到別墅而且擺好的時候，萊伯地耶夫當天幾次地跑下廊階站在街上欣賞這景緻，並且每次他心裏都計算着增加房租的租價。

疲憊，沮喪，體質毀損的麥什金很喜歡這所別墅。但是在到達派夫洛夫斯克這一天，便是發燒三天後，麥什金的光景幾乎又轉好了，雖然心裏仍是覺得不舒服。在那三天中他

歡喜和左右的人們見面；他歡喜科亞，他幾乎是寸步不離；歡喜看見萊伯地耶夫的家人（外甥已到別處去了）；他歡喜看見萊伯地耶夫本人，並且甚至欣然歡迎伊涅金將軍，他是在彼得堡未動身以前就來拜訪的。傍晚他們來到派夫洛夫斯克，許多客人集合在廊廡裏包圍了他。最先來到的是干亞，麥什金幾乎不認識他了，六個月來他改變了很多瘦了很多。隨着又來了瓦爾亞和波諾茲因，他們在派夫洛夫斯克也有一所別墅的。伊涅金將軍幾乎是萊伯地耶夫家裏的常客，並且大明大擺地和他搬了來。萊伯地耶夫設法把他關在自己屋子裏，禁止他去見麥什金。他把將軍當朋友看待；他倆似乎是早就相識。在那三天裏麥什金看出他倆時常作長談；他倆常是對喊對辯，甚至是關於學問上的問題，那顯然給與萊伯地耶夫以大的滿足。人或要想到他是離不開將軍的。自從他們搬到派夫洛夫斯克，萊伯地耶夫留神他的家人和從前留神將軍一樣。藉口不要麻煩麥什金，他便不許任何人去看他。他頓足，奔向他的女兒們，把他們全趕走，甚至對那抱孩的維拉也一樣，只要他們有到麥什金起臥的廊廡上的嫌疑，就得這樣辦，不管麥什金替他們說情。

「第一，若是你讓他們隨便鬧，那便沒了規矩；其次，他們實在是不應當那樣，」他終於回答麥什金的直截發問。「却是爲什麼呢？」麥什金反對說：「你這樣的注意和監視適足使我煩惱。我對你說過多少次，讓我孤寂是沒味的。」你永遠是搖手並且翻足走路，這比什麼都使我發悶。」

麥什金暗示出這種意思來：雖然萊伯地耶夫藉口說病人是要安靜的而趕走他的家人，他却是時時走來，永是最初開了門，探着頭，四外掃了一下，彷彿他要看清他是在那裏並

未跑掉，然後慢慢地，翹着腳，輕輕的步，走到扶手椅，所以有時他竟驚醒了他的房客。他連着問他是否要什麼，當麥什金終於請他走開的時候，他一言不發，服從地轉過去，翹足向門際走去，每一步都要揮手，彷彿在說，他不過是來看一下，他不說一句話，他已走了並且不再來；可是不出十分鐘，最多一刻鐘，他又來了。科亞可以自由會見麥什金的事實乃是萊伯地耶夫的最煩鬱和極憤恨的泉源。科亞看見萊伯地耶夫常在門際立上半點鐘聽着他和麥什金談話，自然他對麥什金說了。

「你把我鎖起來，彷彿我成了你的人，」麥什金抗議了。無論如何，在別墅裏，我不要再這一套；對你說吧，我要隨便見人並且隨便到各處去的。」

「絲毫不必多疑呵！」萊伯地耶夫反辯說，揮着手。

麥什金注視他從頭到腳。

「掛在你床頭上的小櫃拿來了嗎？」

「沒有。」

「你丟在那裏了？」

「拿不來，除非從牆上拆毀。……釘得結實，結實呢。」

「這裏也許還有一個吧？」

「一個還要好的——還要好的！買來別墅時就有的。」

「啊，啊！一點鐘以前你不讓來見我的是誰呀？」

「那……那是將軍。我當真沒讓他進來，他不應當來。」

我很尊敬那個人，公爺，他……他是一個大人物。你不信嗎？

「喂，你看着；但……高貴的公爺，你還是不見好些。」

「爲什麼呢，請問？你爲什麼翹腳站着呢，萊伯地耶夫。」

「你爲什麼老是我眼前，彷彿要在我耳旁說秘密話呢？」

「我下流，下流，我覺得的，」萊伯地耶夫意外地答道，着急地揮着胸。「將軍對你不是太善於款待的了嗎？」

「太善於款待？」

「是，善於款待。起初，他要和我同住；那倒可以，但是他永遠是太過火，他馬上要找出一個親戚關係來。關於親戚關係問題我們已談過幾次了；顯然我們是有了姻親。像他第二個兩姨兄弟，是母系的親戚；他昨天才對我講明的。假若你是他的兩姨兄弟，你和我也就成了親戚，高貴的公爺。那倒沒關係，那是小缺點；但是他方才還向我擔保說他這一輩子，自從他做少尉時候起直到去年六月十一，和他同棹吃飯的人從來沒有少過二百人。他終於說到他們老是不離棹，所以他們每日午飯晚飯和吃茶要用十五個鐘頭的工夫，三十年來從未間斷，因之他簡直沒有時間去換掉布。一個人站起來走了，另一個人又來，放假日的人數要加到三百，並且在俄國千年紀念日那天，他數了數有七百人。那是他的嗜好；這種話是一種很壞的徵兆。家裏有這樣一位善於款待的人，令人怕得很，並且我曾想，像那樣一個人對於你我不太善於款待的了嗎？」

「但是我相信你們兩人很有交情吧？」

「我們像弟兄一樣，並且我把那當做笑談。我們就算有親戚吧。那有什麼關係？對於我是一種體面。就是從那二百人吃飯，和俄國千年紀念日看來，可見他很是一個非凡的人。我這是誠意地說。你方才說過秘密話——便是，我時時到你這裏來，彷彿有秘密話對你說；恰好就有一套秘密話。你的一個熟人方才信來說她很願偷偷地和你看見上一面。」

「爲什麼要偷偷地？不要那樣。若是你願意，今天我就親身去見她。」

「不成，不成！」萊伯地耶夫揮手抗言道。「她並非如你所想那樣害怕。那惡人每天還順便來打聽你的健康。你曉得嗎？」

「你當真時時把他叫做惡人使我非常懷疑。」

「你絲毫不能懷疑的——絲毫不能懷疑，」萊伯地耶夫說，急忙擱下這個問題。「我不過要解釋那個人不怕他，却是因爲別的事，別的。」

「喂，什麼事？快說！」麥什金不耐煩地問，看着萊伯地耶夫的擠眉弄眼。

「那是秘密呵。」萊伯地耶夫笑了。

「誰的秘密？」

「你的秘密呵。你不讓我在你的面前明講，最高貴的公爵，」萊伯地耶夫喃喃說；並且在完全看見他已激動聽者的好奇心達到苦於不耐的地步而沾沾自喜的時候，他突地作了結論：「她怕的是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

麥什金蹙起眉尖，沉默了片時。

「唉呀，萊伯地耶夫，我要不住你的房子了！」他突然說道。「波諦茲因夫婦在哪裏呢，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呢？你把他們也唆使走了。」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將軍也隨後就到。我要把門全打開，把我的女兒們也喚了來——誰都來，誰都來，立刻地，立刻地，」萊伯地耶夫低聲驚呼道，揮着臂，從這個門衝到那個門。

這時科亞從街上走進廳廡通報說客人——葉伴琴夫人和

離三個女兒——就來拜訪。

「我讓波諦茲因夫人和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進來不呢？我讓將軍進來不呢？」萊伯地耶夫聽到這消息跳來跳去地說。

「爲什麼不呢？誰願意進來都隨便。我敢保，萊伯地耶夫，最初你對我的態度就誤解了；一向你就弄錯。我沒有絲毫理由去向任何人藏躲呵，」麥什金笑了。看着他，萊伯地耶夫覺得也應當笑。雖然是滿腔怒氣，他也彷彿是極喜悅的。

科亞報告的消息是正確的。他不過比葉伴琴家母女先行幾步替他們通報，於是客人們便馬上從兩面走進廳廡來了：葉伴琴從街上，波諦茲因夫婦，于亞，和伊涅金將軍從裏面的屋門。

葉伴琴家方才聽科亞說麥什金病了並且他住在派夫洛夫斯克。直到那時葉伴琴夫人還是焦急發昏。兩天以前，將軍給家裏看了麥什金的名片。這名片提醒莉沙羅旭，蒲洛克夫葉夫娜的一種有力的確信，說麥什金馬上便要到派夫洛夫斯克來拜訪他們。雖然女兒們確保說一個六個月沒有通信的人也許不會來得這樣急促，並且他很彷彿是背他在彼得堡要辦許多事情，也是無效。他的事情她們怎能知道呢？葉伴琴夫人顯然對於這套話發了怒，並且要擔保麥什金最遲第二天必來，就是第二天來也算遲了！第二天她盼了他一上午：他們又盼他來吃晚飯，宵夜，並且天已是十分黑了，莉沙羅旭看着什麼東西都不高興，和誰都吵嘴，自然在吵嘴時候是不提麥什金的。第三天也不提麥什金了。午飯時，阿格拉亞脫口說媽媽發氣是因爲公爺沒有來——她父親趕緊說這可不想他

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站起來憤憤地走了。終於到曉間科亞來到並且盡他所知把麥什金的事情詳細講給他們聽。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得意了，可是科亞一進門便受了一頓斥責。「他在這裏混過不少日子，誰也沒有不願他來，現在他覺得不能親身來，至少也應當送個信兒。」科亞聽到「誰也沒有不願他來」，便發了火，他却等到後來再說；假若這句話不太討厭，他也許就完全忘掉了，他見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說麥什金有病便氣惱焦急起來，心裏很高興。她久久堅持說，必須特別派一個人到彼得堡聘請最有名的醫學家趕快坐第一次車回來。但是女兒們却勸她不要這樣。然而，她們却不願留在家裏，讓媽媽自己馬上準備去探望病人。

他臥在床上要死了，「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焦急不安地說，「幻想着我們都在參加他的葬禮呢！他不是我家的朋友呢？」

「但是我們也要打聽清楚再去辦呵，」阿格拉亞說。「很好，那麼不要差人去了。你們說得對；若是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來了，也沒人接待他。」

自然，阿格拉亞聽到這番話立刻便和大家出發了；雖然她老早就想去。和阿得萊姐同坐的S.公爺聽到她的請求立刻答應護送夫人小姐們前去。和葉伴琴家初經相識的時候，聽他們講到麥什金，他便非常高興。顯然他也是認識他的；近來他倆曾在什麼地方會過，並且三個月前曾在某小城裏同住過兩個星期。S.公爺實在是講給他們許多關於麥什金的事情，講起來態度是很友愛的；所以他去拜訪他，心裏也是真痛快。當晚葉伴琴將軍不在家；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也還沒

有來。

到萊伯地耶夫別墅不過是三百步遠近。莉沙薇姐的第一失意是看見許多客人陪着麥什金，更不用說其中還有兩三個她所恨惡的人了。她的第二失意是吃驚地看見一個青年人，完全健康，衣服入時，笑容滿面迎着他們，和她所想在病牀上看到的病人是迥乎不同的。他真是迷惑地怔住了，這是使科亞非常喜悅的，在她動身以前他自然可以詳細解釋沒有人要病死，情形也並非彌留。但是他却沒講明，狡猾地預先見到葉伴琴夫人的憤怒喜劇必要發生，他計劃着她看見她所愛愛的麥什金沒有病一定要發怒。科亞實在是不伶俐，把他的推想高聲講出來，因之最後燃着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憤怒的火線。他是常和她爭論的，有時還很是惡意地，不顧彼此間的相敬之誼。

「等一等，小朋友，不要忙！不要失掉你的興頭，」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回答，坐在麥什金替他擺的椅上。

萊伯地耶夫，波諦茲因和伊涅金將軍替小姐們佈了椅子。伊涅金替阿格拉亞搬一把椅子。萊伯地耶夫也替S.公爺搬了一把，行動時背部的轉折表現着深重的敬意。瓦爾亞還是顯常用恍惚的低語向小姐們問候。

「當真，公爺，我心想着你是臥床不起呢。我一害怕便把事情誇大個不得了，我並不是和你說謊。方才我一見你這歡喜面孔覺得非常氣惱，但是我敢發誓說那不過是暫時的事情，仔細一想也就過去了。我若有時間去想，言行常是比較解事的。我想你也是這樣。可是我看見你的病好了實在是在看見自己兒子病好更喜歡；你若是不相信，是你的羞，却不是我的，這個可恨的孩子竟自和我惡作劇。我相信他是他的

保護人；所以我警告你，有着一天我要和他絕交的。」

我怎麼了？」科亞喊道。「雖然我再三向你担保說公爺幾乎是完全好了，你却不服信我，因為想像他臥床不起，更是有趣味的。」

「你來到這裏是久住嗎？」莉沙蘇翅·蒲洛克夫葉夫耶問麥什金。

「這一夏天，也許還久。」

「你一個人，是不是？沒有結婚吧？」

「沒有結婚，」麥什金聽了這直白的嘲弄微笑了。

「沒有什麼可笑的；那也是有的事。我在想着這房子。」

你爲什麼不到我們那裏去住呢？整個的廚房都在空着咧。却也隨你的便。這裏是你從他手裏租下的嗎？那個人？」她又低聲說一句，向萊伯地耶夫方面點頭示意。「他爲什麼那樣地來回扭扭？」

這時維拉從屋裏出來走到廊廡上，還和平常一樣抱着孩子。萊伯地耶夫正在椅子中間扭動，完全不曉得怎樣做，非常焦急，他立刻奔向維拉。他向她打手勢並且趕她出去，失態忘形甚至頓起腳來。

「他有瘋病嗎？」葉伴琴夫人突然向麥什金說。

「不，他是……」

「也許是喝醉了吧？你這群客人是不惹人歡喜的，」她看了看別的客人不高興地說。「可是多末漂亮的一酒姑娘呵！他是誰呢？」

「那是維拉，魯克言諾夫娜，萊伯地耶夫的女兒。」

「啊！……她很可愛。我願意認識她。」

但是聽到葉伴琴夫人誇獎的萊伯地耶夫已經拉了他的女

兒上前見禮了。」

「我的沒有母親的孩子！」他悲聲地走向前來。「她懷裏這小的沒有母親，她的妹妹，我的女兒露保夫——是我正式結婚的亡妻愛倫娜所留下的孩子，離六星期前害難產死了，上帝的旨意。……是……她代替母親將養這孩子，雖然她是一個姊妹，沒有別的……沒有別的，沒有別的。……」

「先生，你若是不見怪，我說你和混人一樣啊！那就够了，你自己知道，我想，」莉沙蘇翅·蒲洛克夫葉夫娜怒沖地急說道。

「一點兒也不錯，」萊伯地耶夫深深地恭敬地鞠了一躬，贊同着說。

「聽啊，萊伯地耶夫先生，聽說你講解啓示錄，是真的嗎？」阿格拉亞問。

「一點兒也不錯……十五年了。」

「我聽說過你這人。我想報紙也有登名的吧？」

「沒有，那是另一個講解的人，另一個人；但是他死了。」

我接了他的事，」萊伯地耶夫說，歡喜得忘了情。

「一半天頂好給我講講聽吧，我們是鄰居呵。啓示錄裏的事我是絲毫不懂的。」

「我要警告你，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他這不過是一種朦朧，相信吧，」伊渥金將軍急快說。他是坐在阿格拉亞的旁邊，嗚嗚的急欲要插入談話中間。「自然在放假日有着某種特權，」他接着說，「某種典會，並且捉到這樣一個非常『白晝』（闖入者）來講解啓示錄也是一種稍消遣，甚至還是一種特別聰明的消遣，但是我……我想你是看着我發狂的吧？伊渥金將軍。我很榮幸來介紹我自己。我常常



抱過你的，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

「幸會得很。我認識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和妮娜·阿利姆多夫娜，」阿格拉亞喃喃道，拚命忍住了笑。

莉沙說，蒲洛克夫葉夫娜紅了臉。久積在胸中的氣惱切望着得到發洩。她忍受不了伊渥金將軍，她會和他相識，却是很早。

「你還是那樣撒謊，先生。你從來也沒有抱過她呀！」她憤然道。

「你忘了，媽媽，他真的抱過，在特渥，」阿格拉亞突地說了。「那時我們住在特渥。我才六歲，我記得。他替我做了一副弓箭並且教我射，我射殺了一隻鴿子。你記得我們合力殺掉一隻鴿子嗎？」

「我記得你還給我一頂厚紙做的頭盔和一把木刀呢！」阿得乘姐喊道。

「我也記得，」阿利姆姐應聲說。「你們圍着鴿子吵。你們幾面分開站着。阿得乘姐站在一角，戴着盔，跨着刀。」

當伊渥金將軍告訴阿格拉亞他會抱過她的時候，他是隨便云云，不過是打算插嘴和人談話而已，並且因為假若他想和青年人結交，永遠是那樣和人家開口的。但是這次他却偶然說的是真話了，雖然他忽而忘却了。所以當阿格拉亞聲稱他們一塊兒射過鴿子時候，便喚醒了他往日的記憶，他便又過細地想了一遍，像老年人回想陳年往事一般。很難說這種回憶在可憐的將軍身上產生多末重大的效果，他照舊是有點兒醉醺醺，但是他却忽然大大感動了。

「我記得，我全都記得！」他喊道。「那時我還是個大尉。你還小得很。……妮娜·阿利姆多夫娜。……干亞……」

我常作……你家的客人，伊凡·非道洛維赤……」

「瞧你現在弄得這種樣子！」葉伴琴夫人插言道。「你這樣感動，想是還沒讓酒把你的好心都醉掉？但是你快要把你太太愁死了！不管你的孩子們，却坐在負債的牢裏。去吧，朋友；在門後找個牆角哭一場吧。想起從前的清白，上帝也許恕過你。去呀，去呀，我要你那樣。改造一個人沒有比追悔過去再有用的了。」

但是她嚴重地這樣重複着是不必要的。和一切酒徒一樣，伊渥金將軍是很感動的，並且像極墮落的酒徒一樣，他想到快樂的過去心裏很是洩氣。他站起來，卑躬地向門際走去，於是莉沙說，蒲洛克夫葉夫娜馬上又替他担心了。

「阿達里昂·阿利山多維赤，好人！」她在後面喚他。「等一下；我們全是罪人呵。等你心裏平安的時候，來見我吧；我們要坐在一起談往事。我敢說我自己比罪人還要罪重五十倍。現在呢，再見吧；去吧，你在這裏是沒有用的。」她突地又加一句，怕他轉來。

「你頂好等一等再跟他去吧，」麥什金看見科亞要跟他父親走，便止住他說，「否則他要立時惱煩了，使滿座的人都不歡。」

「真的；不要攪亂他；過半點鐘再去吧，」莉沙說，蒲洛克夫葉夫娜決定了。

「瞧，他一輩子只說這一次實話，便惹得他流出眼淚來了，」萊伯地耶夫大胆批評道。

「若是我聽說的不錯，你也是一位漂亮人物呵，」莉沙說，蒲洛克夫葉夫娜馬上鎖住了萊伯地耶夫。

麥什金這群客人的相互關係漸漸顯明了。麥什金自然能

够體會並且着實體會葉伴琴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對他的同情。他實對他們說，他們沒來時他曾打算走去拜訪，不管病發和來遲。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看着他的客人們說，再想實行他的計畫還是可能的。波諦茲因是一個很有禮貌而且圓滑的人，立刻退到萊伯耶夫那爾去，並且着急地要把萊伯耶夫夫拖走。他也急忙答應跟着他去了。當時瓦爾亞已和姑娘們談起來，留着沒動，將軍一去，她和干亞覺得大大的輕鬆。干亞不久也隨着波諦茲因退出去。他原在廳裏裏和葉伴琴們相聚了幾分鐘，他的舉止謙和而莊嚴，看見葉伴琴夫人兩次從頭到脚地看他的堅決神氣，絲毫不覺張皇。從前和他相識的人一定要以為他是大大的變了。阿格拉亞看了這個很高興。

「走出去的是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嗎？」她突然問，還是她的老脾氣，以她那猝然的發問打斷了關於將軍的談話，而且她這發問也不是特別對着誰。

「是的，」麥什金答道。

「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改變得很厲害……真是好得多了。」

「我很喜歡，」麥什金道。

「他害了一大場病，」瓦爾亞加一句，聲音中露着喜悅的感歎。

「他怎樣變好了呢？」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怒昏昏而且幾乎驚慌地問道。「怎麼想的！一點都沒好。你看出什麼進步來了？」

「再也好不過，窮騎士，」立在葉伴琴夫人椅旁的科亞忽然說道。

「我想也是如此，」S.公爺說着笑了。

「我的意見也恰是這樣，」阿得萊姐莊重地說。

「什麼窮騎士？」葉伴琴夫人看着所有發言的人，夾着昏惑和煩惱的意味，問道；但是看見阿格拉亞臉上熱辣辣的，她忽然說，「自然是胡說！這「窮騎士」是誰呵？」

「你所管的那狂徒歪曲別人的話不是一次了！」阿格拉亞答道，傲然發着怒。

在阿格拉亞每次發怒中間（她是時常發怒的），縱有他那明白的嚴重和莊肅，顯然却還有些孩子氣和不耐煩的女學生氣，造作的這樣天真，以至有人一看她，便不能不笑，雖然這却是阿格拉亞暴怒的原因，她不明白人在笑什麼，「他們怎能笑，怎敢笑」。現在她的姊姊和S.公爺笑了，甚至麥什金也有笑容，雖然他也若有所為地紅了臉。科亞哈哈大笑並且得意了。阿格拉亞真個發了氣，她的面貌更美得加倍了。她的倉惶露於表面，因之她更惱了。

「他也歪曲過你的許多話呀！」她又道。

「我是根據你自己慨歎過的話呀！」科亞喊道。「二月前你在看吉訶德先生傳，你喊出那句話說，再也好不過，「窮騎士」。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是吉訶德，或是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或是別人；但是你在說過誰的，那話還談了好久。」

「孩子，你推測得太遠了，」莉沙威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着惱地攔住他。

「就是我一個人嗎？」科亞堅持說。「誰都這樣講，現在他們還在講呢。方才S.公爺和阿得萊姐·伊凡諾夫娜和別的人不是都聲明他們擁護，「窮騎士」。所以，「窮騎士」

的人不是都聲明他們擁護，「窮騎士」。所以，「窮騎士」

「一定是有的，有這麼個人，我相信若不是因為阿得萊姐，我們早就知道，「窮騎士」是誰了。」

「我怎麼了？」阿得萊姐笑道。

「我不肯畫他的像，就是那！那時阿格拉亞求你畫一張「窮騎士」的像，按着畫題畫起來。她自己作好畫題，你記得。你却不肯畫。」

「我怎能畫呢？按詩裏說，「窮騎士」

「揭去他的假面

什麼都不見。」

我怎樣畫那張面孔呵？我畫什麼！假面嗎？匿名的英雄嗎？

「我不懂你們那「假面」是什麼意思」，葉伴琴夫人忽然說，雖然她開始清楚地明白了「窮騎士」是誰的綽號（也許她早就首肯了）。但是特別令她生氣的是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公爺也失措了，並且終於像一個十歲的孩子羞紅了臉。

「喂，你們不說這種可笑的事不成？他們不肯把這「窮騎士」講給我聽聽？這種詭秘的事情不許人聽聽嗎？」但是他們還是不住地笑。

「事實是，有一首奇怪的關於一個「窮騎士」的俄國詩」，S公爺終於說了，顯然是着急地壓下這個話題並且改變談鋒，「一段沒有頭尾的斷片詩歌。大概在一個月以前，晚飯後我們大家都在談笑，並且和往常一樣替阿得萊姐·伊凡諾夫娜找一個下次用的繪畫題材。你知道全家常是設法替她找繪畫題材的。於是我們想起，「窮騎士」來，誰先想起的，我却記不得了。」

「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科亞喊道。

「也許，我敢說，不過我記不得了。」S公爺繼續說。我們中間有以為這題材是可笑的，有人却說這樣才好，不過要畫「窮騎士」，我們要找一張面孔。我們開始想起一切朋友們的面貌，誰也不合適，於是就擱下了，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為什麼覺得應當想起那事來，又提起來了。那時候倒是有趣的和適當的，現在却索然無味了。」

「因為裏面有幼稚可笑的意味，沒好處又惹人生氣。」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申斥說。

「裏面沒有可笑，只有最深的恭敬，」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突然說道，很意外地，語聲嚴重而誠篤。

現在她克制了她的迷惘，精神完全恢復。此外，由她的情緒見來，人可以從某種表現上推想她簡直是喜歡那笑談是這樣過火；她心裏發生這種感覺的劇變，當麥什金倉惶愈甚的時候，人家更能絲毫不錯地見得清楚。

「他們忽而笑起來像瘋子，忽而又談到最深的恭敬了！狂人呵！為什麼恭敬？立刻告訴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是什麼使你們走到最深恭敬地步呢？……」

「最深的恭敬」，阿格拉亞還是嚴重而誠篤地說下去，作為她母親那幾乎含怨的問話的反應，「因為那章詩不過是描寫一個有理想的人，此外，他一經立定了一種理想，便去信仰了，並且一經信仰，便盲目的鞠躬盡瘁了，現在這種事情是不常有的，那詩裏也沒說明「窮騎士」的理想究竟是什麼，但是，人可以看出那是幻像，「純美」的影像，並且在愛的熱誠中，騎士已脫去實際的綬帶換上念珠了。當真還有點兒花樣我們沒有說全，請在他那帽上的字母 A.N.B.……」

「LAMP」科亞替她改正。

「但是我說 ANB，我就要這樣說，」阿格拉亞煩惱地攔住他。「無論如何，這是明白的，可憐的騎士不管他的意中人是什麼，或是她做什麼，他選了她，信她那「純美」於是永遠服從她，這對他儘够了，這正是他的美德。假若她後來做了賊，他還是信她并且準備爲她的純美而折槍。詩人彷彿打算把中紀世騎士風的精神戀愛的偉大概念造成一個驚人的人物，藉着一個純潔而且高貴的騎士表露出來。自然那是一種理想。在「窮騎士」中那種感覺達到禁慾主義的最高限度。必須要承認這樣一種感覺大有價值，並且留下一種深奧的印象，從某點看來，很可讚頌，和吉訶德先生一樣。可憐的騎士也是一個吉訶德先生，只嚴重而不可笑。最初我不明白，却發笑，現在我愛，「窮騎士」並且還要敬重他的偉業。」這就是阿格拉亞的結論，看她那樣子，難以說出她是誠篤或是談笑。

「唉，無論如何他一定是一個愚人，他和他的偉業，」

這是她母親的評論。「姑娘，你胡說呵，簡直是地道的長篇

演說。我想這於你是不大好的。無論如何，是有失體統的。什麼詩？讀讀看；你自然是記得了！我要聽聽。我老是不喜歡詩；我知道那是沒有益處的。看聖母的面上，忍着吧，公爺！你和我彷彿早該忍耐許多了，」她向麥什金示意說。

她很苦惱。麥什金想要說話，却還是張口結舌。但是曾經大放厥詞的阿格拉亞却一點也不惶惑，却像是真的快活。她立刻站起來，依舊是嚴重而誠篤，看來彷彿她已有準備，並且靜待人問，邁步走到廳堂中，面對着仍然坐在他那扶手椅裏的麥什金。大家都吃驚地看着她，幾乎是大家S.公爺，她的姊姊和母親，不舒服地看着這新的惡作劇，已是太過火了。但是顯然使阿格拉亞喜悅的正是她用來開始這誦讀典禮的裝腔作勢。她的母親正要讓他歸回原座，但是正在阿格拉亞要開始背誦這名貴的民歌時，又有兩個客人由街上走進廳，高聲談着話。這兩個客人是葉伴琴將軍和隨在後面的一個青年，他們的闖入使裏面的空氣稍微紛擾了一下。（未完）

## 望遠鏡與顯微鏡再版

徒然冷觀合著 實價五角

「望遠鏡」與「顯微鏡」可以觀察世界的一切，來產生和鍛鍊高尚的思想，做事業的準備與學問的根基。用諷刺的口吻，幽默的筆，讀來極痛快雋趣。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 一 吻 (捷克·K史薇娜)

陳蹇  
家先  
麟艾  
譯

午鐘已經停了，現在又敲起來了。小孩們在寬的草場上玩耍，毫不關心。男子們把帽子擡一抬，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的樣子。但是女人們都驚訝起來，把她們正做着的工作放下。有一個女的扔下了做了一半的飯，又有一個扔下正擠着的牛奶，第三個正在儲藏室打掃冬天積存的灰塵，借着暖和的太陽光照在屋裏，步着賢慧主婦的後塵。總之，所有好奇的夏娃的女兒們都由各處跑出來，到她們常聚會的地方去。在那里有一棵可敬的百年老菩提樹，她伸出大的樹枝，在一座簡樸的小村莊教堂上面。

『誰會突然死去了呢？』這一個鄰人問那一個。他們臉上的神氣都很驚異，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從前也沒有聽說誰病得很危險。

這些女人都從各方面費力地猜想，努力去找出死者的名字來，在村莊居民中去調查。她們屢次疊着手畫十字，她們到這裏來不是因為罪惡的好奇心，是因為基督教的慈愛把她們由家裏趕到這老菩提樹下來。她們都盼望着和那個敲鐘人談一下，都在很關切地數着敲鐘的時間。啊！第二次敲完了，一定是一個女人死了。假若他敲第三次，一定是一個男人。

新的驚訝和猜想在菩提樹下發生了。是哪一個女人死了

呢？是我們村莊裏哪一段的？

這些人都決定無論如何要等敲鐘的人，只要他出來，大家便詢問他。她們寧可讓牛這時在空廄中嘶鳴，讓雞蛋餅烤焦，讓貓在儲藏室偷喫東西，滿足牠的心意——讓丈夫抱怨飯開得太晚，——她們的好奇心不滿足，是決不走動的。當一個人熱心訪求新聞的時候，丈夫的喃喃抱怨，算什麼一回事呢？當他的妻子帶着她的新消息回家去，丈夫也就會把那小小的煩惱忘記了。不僅當天，接連有四天，這個死者的事務都成爲他們談話的資料。

對於任何人，述說這位名人的事件，都不憚其煩，要知道閒談過時或者正發生着的事情，對於我們山民是不可避免的，好像水對魚一樣。假若有人來阻止我們的閒談，他簡直就是定我們的死罪。我們住在嘉斯肯 (Jasany) 山的人寧可以沒有每天的麵包，就是喫乾山藥我們也能滿足，却不肯輕易把我們的甜蜜的習慣拋棄，我們不能捨棄我們的閒談；牠輕鬆生活的重擔鼓勵我們的勇敢；保持我們的健康——總之，閒談重要得如同到教堂去懺悔一樣。沒有女孩肯去晒乾草，沒有男孩去採楊梅，沒有男人出去行路，沒有老的女人出去檢柴。否則，我們就要厭煩了，所有的工作都要毀了。但是只要有一個人，我們和他能談可能的或不可能的事，啊呀

，這件事多麼要緊呀！我們進行得多麼寬慰！所以平原居民的眼睛不能離開我們。

那些人都很着急，幾乎不能等候那敲鐘的人了。這個人爲什麼下來，蹣跚走出教堂要這麼長時間呢！他一定是太老了。長老應當找一個比他敏捷一點的人。

最後他在門楣邊出現了。

「我們今天失去了誰呢？老好？」她們一齊喊道，用一種噪音把鑰匙開鎖的尖聲壓下去，這種噪音是純爲尋找那件要緊的事的。

「什麼？你們不是說你們真不知道嗎？」狡猾的敲鐘人問道，舉起他的手來。他仍然是一個快樂的長者，雖然他的頭白得像春天的蘋果樹；他被雪髮遮蓋起來，年歲的重擔把他的腰已經壓彎了。

「我怎麼給你們解釋這件事呢？這件事很有點奇怪。我一說老的預言變成真的，你們就會知道我不錯。假若出了一件非常的事，你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的山會消失了，有一個大湖來替代牠呢。」

「來，來，你在鐘樓上敲打的聲音我們都聽說了，你不要忘記你是聖器監守人。你現在叮嚀敲鐘幹什麼呢？」

「我怎麼能够不驚訝呢？你們是向來知道什麼事情比和牠有關係的人還要早的。我沒有夢想到你們會不知道羅加斯的年青太太的死啊！」

「羅加斯的年青的女人嗎？不會實在的！那是不可能！我昨天還在胡同裏遇見她。」

「我昨天還看見她掛曬衣服呀。」

「我說的是實話。羅加斯的女人的一生算是了啦！她在

午前幾分鐘死去的；留下個小女孩。」

「可憐的小東西！多麼一個難過的離別啊！可憐的受害的母親！」

「他們說她死得很容易；她簡直不知道她要去的地方，那里連站在這兒的我們也都要去的；不過有的早一點，有的晚一點。她已經長眠了，不會再甦轉來了。」

「希望上帝給她一個永恆的安息罷。」

「希望她有一個快樂的復活罷。我們不能說她有一切的道德，但是她也不是一個壞女人。」

「羅加斯不會因爲這事就難過得要死的。」

「不至於。他從前娶她，是遵守父母之命，假若他不依照他們的心意，他們就拿咒罵來威嚇他。」

「呀！無論誰看見她和羅加斯在一起，都會想着他們不應當結婚。羅加斯高抬着他的頭，向四圍看，一如全世界都屬於他；但是她呢，出入都低着頭，像一隻病鳥。她沒有生趣，沒有精神，她身體也不健康。」

「唔，現在羅加斯能發覺選擇他心愛的人了。我倒爲他高興。從前我替他很難過，我看見他經過菩提樹下去結婚；他的臉色蒼白，好像作姑領着他走到死亡去一樣，並不是到神壇面前去。誰現在都願意他快樂滿足。我們這里沒有多少人像他。他沒有得罪過人，也不准人受欺負。只要他能給你幫忙，他一定盡心竭力去做。他有點脾氣，那是真的，但是誰是全人呢？」

「誰會想到文達迦·柏羅基終於會和羅加斯結婚呢？自從婚嫁布告貼出來那天起，她就沒有單獨出去跳舞或者赴宴。文達迦是一個有精神的女子，並且敏捷得像一隻牝鹿。」

因為不准她嫁給羅加斯，所以她也就不願再作旁人的妻子了。」

「不過爲什麼他的父母反對她呢？我真莫明其妙。她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女郎；她又不懈，她又澈底地愛做事。」

「她是他的遠房的本家哩。」

「那就是不准他和她結婚的原因了。他的父母都有一種古舊的信仰，他們要是允許他們結婚，就算犯罪，因爲他們的遠祖是弟兄。甚至於長老也不能教勸他們。他們總想着除了他們之外，便沒有人了解上帝的意旨。他們真的在想像着在人羣中只有他們擁有天堂的鑰匙。」

「就是因爲這個關係，我常常不解這件事。一年前我親眼看見他們在這兒結婚。假若文達迦知道現在是爲誰敲鐘，她會要心跳的。」

「羅加斯等不了多久，又要結婚了。再等下去，那就沒有道理了。牛棚裏充滿了牛羣，房子充滿了僕人，嬰兒啼哭在搖籃裏——在那些環境之下，一個男人沒有妻子是不能久持的。當居喪的六個星期過去，最後給死者的彌撒說過了，他定會一直到柏羅基家去求婚。」

他們都沒有錯。每一件事的發生，正如他們在菩提樹下所猜想出來的一樣。

他的妻子死了六個星期以後，在給她的靈魂說最後大彌撒的那一天，羅夫和他的男親戚——按照我國的習慣，其實是壞習慣——都到小飯店去飲酒消愁。他留在那裏一直到喫飯的時候，用普通的盛饌款待客人喫完了飯，他致謝他們的赴宴和送禮，並盼以後交誼益增篤厚。來客都握手答應，他

們也要求他那方面對他們永久誠懇，把他們仍然當作朋友親戚看待。他也用嘴唇和手來表示允許。於是大家就擁抱着，飲酒互祝健康。最後羅加斯走來，朝着坐在他的一位他的舅子。他也站起來，祝福大家健康，並盡興娛樂。羅夫立刻離開小飯店。沒有一個人問他們慌忙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大家都向着他微笑；不言而喻地彼此飛起眼來。

在窗戶後面有一陣詢問和注視，當他們一同從村莊經過！雖然沒有一個人疑惑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大家都願意親眼去看他們是否到柏羅基家去求婚。他們果然看見他們轉彎進那里去，大家立刻都準備去跟隨他們。我們國裏的習慣，一個要作新郎的人和他的伴郎被人看見到某一個門口去的時候，村人都得緊跟着他們的腳後跟。人們照例都分成兩黨。假若兩黨不能相合，那一黨要求不可能的事，旁觀者便有一半輔助新郎，有一半輔助丈人。

柏羅基的家庭收拾得非常清潔，因爲文達迦是很特殊的，好像她是在城市中生長大的樣子。但是在那天，每一件家具打掃得更覺乾淨整齊，髮髻佳節的前夜。屋子的地板和過道都灑了許多白沙土；聖像的黑鏡框貼上了金葉，插着綠樹枝；廳戶格擦得透亮，每一個格子在最光亮的時候，簡直能捕捉住太陽光。但是那天既不是聖日，也不是佳節的前夜。顯然是在期待着貴客光臨了。

雖然羅加斯在居喪六個星期內躲避和文達迦會面，爲的是不得罪人；可是他已派了一個可靠的人來給她送信，告訴他要來拜訪她的父親，請他許婚。她一定已經把這個信息轉達給她的老父了；否則老柏羅基，（別人暗地都叫他作「憂慮家」，因爲他是極端的頑固，每一件事發生，他都引起

悲愁的反應。決不肯在那天穿起星期日的衣服，也不會很小心地分開他的頭髮，梳光從臉的兩側順着下來。更不會預備新裝好的鼻煙壺了。他很恭敬地歡迎羅夫和他的舅子；只是長歎了一聲。他常常想着不信教的世界的罪惡和愚蠢，他變得很悲哀，臉上發青。他給他們扶手椅，用悽愁的聲音請他們坐。但是他們謝絕了。

「還有的是時間呢，我們得先知道你怎樣接受我們的請求，」羅加斯的舅子說，「無疑的，你知道，不用我們告訴，我們是來做什麼的。」

老柏羅基又歎息了；他常常不願意參與世界上的事情，這回他沒有辦法了，只得咬一口酸蘋果。

他大概惦記着盡量縮短擺在他面前的事情，所以他立刻表示他早已經明瞭這件事。

「說我不知道那是說謊，」他說，「我想羅加斯是要娶我們的文達迦罷？」

對於這「憂慮家」的非常的敏捷，小舅子不能壓制他的微笑了。他照例說話以前，要費很長的時間，詳思細想，怕危險了他將來的起昇。這是很可憐的事情，像他這一類的人全死完了；從前我們所有的山民都是這樣同等的迷信，不違背良心的。

羅加斯也很滿足地微笑着，非常高興聽見文達迦的名字和他的大名相提並論。他這才相信居喪六星期中託人進行的事是實在了。六週居喪，宛如夢境一般，不能確定自己的好運氣會來臨。他熱誠地答道：「假若不是我的父母干涉，前三年我們就結婚了，不是那樣嗎，伯伯？」

「你這怎麼講呢？」憂慮家用憂鬱的聲調說。

「我是什麼意思？我是很喜歡娶她，你就應當同樣高興地把她給我。」

老人的樣子又為難起來了；因為他半天沒有回答；後來他輕輕地聳了聳肩膀。

羅加斯，富有的農人，好隣居，又是一個很有信用的人，幾乎沒有預備怎樣答覆。

「你反對我是什麼意思，或者我有什麼錯處嗎？」他喊着，血升上了他的臉。

他的暴怒使老人驚訝起來。

「不要嚷，」他很怯懦地安靜他，「你不知道發怒是有罪的嗎？」

「那麼，你乾脆告訴我你為什麼不肯把你的女兒給我呢？你以為我是一個敗家子，或者是一個吹牛的人嗎？你不是想着她到我家來沒有飯喫？或者你現在就不願意把她給我吧？」

「啊，我是十分願意把她給你。我為什麼不願意呢，你對她那樣親愛？」

「那就是惟一的理由嗎？」

「假若我回答得太野，那我不談這個問題好了。」

「我是問我所要知道的！我要知道我有什麼過錯，為什麼你不高興給出你女兒像我願意她那樣呢？」

「憂慮家」想了良久，顯然他是不十分知道怎樣脫離這件事情。

最後他決定一個直接了當的辦法，覺得老和他推諉也很相宜。

「好了，假若我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分來告訴上帝的



道理，那裏……」

「那麼怎麼校呢？」

「那麼，按照一個作父親的來說，我是很願意把我的女兒給你的，並且我也不願意別人做我的女婿。不過我決不動說你們結婚。」

老柏羅基擦去他額頭的汗珠。羅加斯是多麼固求的人啊！他是這樣的層層逼迫，所以給了柏羅基一個機會發洩他的良心，自從他的女兒告訴他羅加斯的志願以來，這個重擔就壓在心頭了。不然，他也許不敢發洩出來。現在事情過去了，却讓他出了不少的汗。

羅加斯和他的舅子驚訝得無言了，當他們聽見這些話的時候，靜默使得那些鄰居和朋友，一個跟一個地，爬進了屋來，作定婚的證人。他們盼望着的並不是這樣的開展。多少年來大家都有這個意思，就是羅加斯和文達迦天意造成應當結婚。全村都知道他們的不愉快的愛情故事，女郎的可敬的忠心，她的情人娶了另一個婦人的深沉的憂愁。每一個人都很喜歡他們終於還是結合在一起了。他們的婚姻被大家希望着，帶着快樂的預料，好像一個大節日一樣。現在憂慮家說出不可解的話來了！村人不久又恢復了他們心地尋常的平衡。他們彼此面面相覷，好像說：「我們都知道他；這是一個老故事了，他總是愛大殺風景的。」羅加斯却不滿意，屢次逼迫着老人，說道：「假若你不贊成這個婚姻，你一定有一個理由。你想文達迦不大惦念我了嗎？」

「不許胡說！你知道得很清楚她心目中也只有你一個人。假若你的妻子不死，她是要抱獨身主義的直到死的那天。現在各方面都有美麗的可以接受的求帶，假若我要勸她接

受，她一點也不聽從我的話。」

「假若在被接受了請求之後，那個人敢從我屋前經過，他決不會活着回去的，我敢對你起誓！」羅加斯凶悍地喊着，老頭子吓得要死，直往後退請求他不要犯罪起誓。羅加斯的臉氣得發紅，但是對於他是很合宜的。他是一個好人，這個羅加斯；他有一種風姿和處世的態度，好像全世界都屬於他。

「她從沒有把愛情離開過我，我這些年心裏也愛着她，」年青的媒夫大聲嚷着，不注意那些勸告。「當我從前行結婚禮的時候，我沒有聽見別的，只有她在風琴邊的哭泣。我幾乎要離開在神壇前的新娘和牧師，跑到她跟前，把她抱在懷裏，沒有人能從我這里把她活着撕開。那時我站在悔罪的櫃子上，並不是爲了新娘的緣故。我恨她，因為她固執着要嫁給我，當她知道我恨她，雖然我心裏惦着旁人，她還是固執着，總是糾纏不休，直等到我的父母贊成。我答應這婚事，完全因爲老年人的關係，所以以致他們羞愧而死，死得比上帝召喚他們還早一些。」

「讓妻子和父母在天安寧吧，」他的伯伯怯懦地警告他，「不要用無須乎的談話，把他們的魂靈從墳墓中叫起來；他們會要來到我的床邊要求我回答，爲什麼我們擾亂了他們的安寧。死的歸死的，活的說活的！我已經告訴過你沒有什麼反對你；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守法的，服從的兒子，而且是一個性情和藹的鄰居。假若我說的話，要不討你的歡喜，你應當責備你自己，這是你逼着我說出來的。我發牢騷純爲滿足我的天良并且給你一種警告，所以你不要責備我，你是來在這里徵求我的意見的。但這已經够了，我們現在談點

實在的吧。我將要給我的女兒文達迦一千個佛勞倫。當你們行結婚禮的時候，我就撥付現款。她一定要有一份合乎新娘的好嫁粧。假若這個要是滿足你的話，給我你的手吧。」

老柏羅基伸出他的手來給羅加斯。

羅夫猶豫地拉着牠說道：「我不是來要嫁產的，我毫不介意你給你的女兒什麼東西；我不要別的，只要這個女郎。假若我們兩個經過如許困難，結合在一起，我也不嫉妬國王了。一定的，我希望你不要拿給一千個佛勞倫的話來引誘我，那只是給我極大的痛苦罷了。你不要想，我的親愛的伯伯，假若你不坦白說出來你爲什麼不贊成我們結婚，我一定不給你太平的。」

這些話，是用難過的聲調說的，給了他的將來的丈人一個很大的印象。

「唔，我的親愛的孩子，——」他猶豫着，怕他又發怒，但是又願意他有一個合理的文雅的要求，「你要我告訴你我心裏真想的是什麼嗎？我恐怕，你們的婚姻將來不會有幸福。」

「沒有幸福？你也像我的父母從前那種思想嗎？」

「然和否。我并不反對你們的血統關係，因爲我們的教堂也不禁止這種婚姻。我怕的是你們兩個的脾氣一樣。文達迦決不讓步的，她腦子裏要是有一個東西；她至死也不改。她對於什麼都有鐵一樣的意志，不僅對於愛情。你呢，我的親愛的孩子，據我所知道，你也不是一個有耐性的安琪兒，當你安心做一件事的時候。我就怕你們兩個硬碰硬，誰也不讓誰；那麼事情就糟了。現在你什麼事都明白了，我最後的話你也知道了。現在你讓我清靜清靜吧，不然你的求婚簡直

要把我陷在地裏去啦。你看，汗在我的額上流着呢。我要你給我一點安寧；你的愛情事件給我的麻煩也够受了。爲了我的殘年，我要有一點安寧，預備我到墳墓去的那有限的時間，好同上帝相會，所以我預先告訴你，你別再帶着抱怨到我這裏來了。我也不願意我的生命再受你這件事的苦惱了。假若你再不諒解我也不願意再說，我也不希望你再聽我的話了。你不要再帶着爭吵上我這裏來；你來我是不要享你以閉門羹的，現在你明白了吧！」

老柏羅基說他的勸誡後面的一部分非常着重，旁觀者都看得出来那種嚴重的情形。向來他的天良很少允許他說這樣決斷的話。照例他的說話是事後總有可以轉圜的餘地的。但是他說上面的話的時候，每一個隣人都知道他的意見再也不能改變了。

他以爲新郎這回一定要發怒的，但是他却揣想錯了。羅加斯大笑起來，旁人也跟着大笑。誰都知道這是「憂慮家」說話中肯的常態。

「假若你高興，伯伯，我願意給你寫一個字據，我和你的女兒決不會有一點爭吵的事，」他很高興地向他將來的丈人建議。

一個人要是有意疑惑他和文達迦爭吵，天下再沒有比這一個更可笑的事了。爲了她，他從前常常招集村中的許多少年人在夜間和這位老人搗亂，幫着他扔大石頭到房頂上去，擾擾他的睡眠，因爲他看守他的美麗的女兒太嚴了，他不能饒恕他，他怎麼能和文達迦爭吵呢，當他和別人結婚的時候，他一刻都沒有忘掉她；女的也爲了他，拒絕了每個求婚的人，雖然他們預先沒有想到還有重新聚首的命運。

老柏羅基沒有辜負他的外號，牠對於他太恰當了。誰想得到像現在的情形，他都還在憂慮呢？

伴郎笑得發起抖來，別的人也是一樣，他就忙着去找新娘。

當文達邁着見新郎進屋的時候，她已經藏起來了，這是我們的善良的老風俗，受過好教養的女郎都是這樣。她在她的臥室裏，等伴郎來叫她，告訴她婚事進行的結果，領着她到新郎面前，新郎再把他的求婚重述一遍。

文達邁和伴郎進屋來。羅加斯看見不久就要變成他的新娘的她，他因激動臉色都變成了蒼白。「羅加斯」她喊道，把手伸給他，眼淚流出來了。羅加斯抓住他的手，放在胸臆上。

「羅加斯，相信我或者不；假若我們不到現在這個地步也許好一點。也許你的可憐的妻子該死，我想着心裏總是苦的，我非常嫉妒她在你的身邊。我是不能去掉上面那種思想，這也許傷他的心，雖然父親說這是一種癡呆的念頭，而且上帝執行他的旨意，是不管人類的心願的。但是自從我聽見爲誰敲打喪鐘！我的眼淚沒有斷過。」

羅加斯勉力來安慰哭泣的女郎，而他自己眼裏也含着淚了。

實在他並不是爲他的亡妻；他是在想從前和文達邁拉手以後，時間是多麼長久，時常發着憂愁在他很好的時光內沒有她，娶的妻子又不是自己心愛的。無論誰看見這位青年男女站在一起，手拉着手，用潮濕的眼睛面面相覷，一定會討厭起那位「憂慮家」的多事來。他們不是天生的一對嗎？兩個人身軀都很高大，成熟，帶着鹿的眼睛，和黑髮的美髮，

鑿在頸項後面。他們是天定要發生戀愛的，不管他們願意與否！每一個在場的人都能明瞭，而且同樣的了然，他們是命定在一起了，黑暗勢力也阻礙不了他們。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命運是寫在他們的前額上的，——始離終合。

「假若你很傷心他的亡妻，你應當對於她的孩子慈愛一點，」舅子又引入了談話，當他看見羅加斯傷心無語的時候。「你或者知道，我的妻子現在照管家務，就是這個情形。她很願意去替他幫忙，但是不能長久。我們自己也有一個大家庭，而且兒女像風琴管子那樣多。假若我的妻子被叫走了！我們也就要發生困難了。倘使你們能在一個星期內結婚，我就沒有別的話說；不過因爲你們是親戚，你們必須等主教從里特麥雷德回來辦理。那是太長久了，也許要兩個月的時間，所以我求你看羅加斯所有親戚的面上，爲了愛他，你立刻就去把他的家務照料起來，他也就不用不着外人去操持家務和照看小孩了。」

伴郎說話的時間，文達邁漸漸地安靜下來了。

「對於這件事你何必說那麼多話呢？」她答道，「假若我把我的愛人的家務和他的無母的孩子交給一個外人，那我算那一種的女人呢？你們應當怎樣地來想我呀，」她帶着責備的聲音繼續道，「假若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倒反而給他困難，我也不知道我怎樣想法，一個女人拒絕了同樣的請求！我想，我一定要勸她的愛人不要同她結婚，因爲她沒有一點對他真實的忠愛，而且毫無感情。當然我願意管羅加斯的家務，我立刻就去，這樣你的夫人也能在家操持一切和看護孩子了。」

所有的旁觀者都很熱心地贊成文達邁的熱誠的話。沒有

覺得伴郎的請求特別或者冒犯新娘。假若她要答得不同，大家一定也要冒犯她的，一定要責備他讓她去管她的愛人的家務照看小孩的錯誤。我們山裏有一種風俗，新娘須在結婚幾個星期以後，才能到他丈夫家去，時候便當，總是如此，不過有時環境要求，在結婚布告一經宣布，她也可以到她的新家去。當她的婆母年老或者臥床不起，她願意去替她料理家務的時候，她就那麼辦；或者當管理家務的女兒快要出嫁的時候；或者丈夫家中發生疾病，需要她立刻去服侍的時候。總之只要新郎得到丈人的允許，新娘就覺得她大半已屬於他的家庭了，覺得她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有輔助丈夫的責任，這才像一個真正的忠心的伴侶，新郎那方面也預備去幫助女家，好像是她的兒子一樣。

每人都預料到文達迦在結婚後一定會到羅加斯家去的，把他的居喪的，荒疏的家務給他整理就緒。他的前妻大家全知道是一個不善持家的；後來她死得很突然，一切弄得非常紊亂。誰都在睜眼向前看着文達迦的處理他的事務，替她考慮一下，覺得兒子的請求是一件當然不可避免的事。

旁觀者中最冷淡的要算新娘的父親了，他向來不注意這些瑣事。他讓他的女兒和他的愛人愛怎麼作就怎麼作。他現在以為她已經屬於羅加斯的家庭，不再屬於他了，他很感謝他的女兒不久就要離開他的住宅。他希望從前那種安靜日子重返，在那種日子中，他能夠有餘暇預備從眼淚的山谷到快樂的平原去的旅程。從前他是總被這種重大的責任攪擾和阻礙着的，因為他常常愛把女兒的厄運壓在心頭；她的長期的失望悲痛，使他的心也感着痛苦。此外，他還得應許付多求婚的人，他們逼着他拿父親的資格來幫忙。

柏羅基因為羅加斯給了他許多麻煩和困難，他的責備他，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討論婚事進行的時候，爲了消磨時光，他倒出許多鼻烟來，並且常常把鼻煙壺傳遞給大家。文達迦和羅加斯是完全同意了，使用習慣的擦手來作保證，他就到飯館去叫啤酒，叫新鮮麵包，從火食房去叫山羊奶油，爲的是不要叫人說話，在文達迦定婚之後，他的許多客人都是乾着嘴走的。他們沒有等到讓客，便坐了下來，彼此舉杯互祝健康。

羅加斯是沒有注意喫和喝的惟一的人。他的眼睛不斷地尋找他的愛人，他在被丈人請入了首座的時候，她就失蹤了。從那個時候以後，他就沒有再看見了。他也沒有打算詢問，恐怕別人笑他。不過心裏想念着他，他就不能安享宴會了。因爲天黑上來，他的身子站起來預備走，他就從他的座位跳起來，不管別人，大踏步走到大廳上去找他的愛人。

他看見了一個女僕，詢問他的愛人的所在。她驚訝地睜大着眼。以爲她是一個雙子，他又重述了一遍他的問題。最後他才得到一個回答。

「她早已出去了。」

「到哪裡去了呢？」羅加斯問道，他驚訝她的回答正像她驚訝他的問題一樣。

「他會上哪兒去呢？」女僕張口道，「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到你家，我出去叫啤酒的時候，她正在臥室中整理她的東西，我回來的時候，看見她已經走近你的房子了。」

誰都知道羅加斯不肯甘讓文達迦一個人對他忠心的。一邊喊着他就順着路跑回家去，進了屋，簡直喘不上氣來。他

找着了她的愛人正在那無母嬰兒的搖籃旁邊。她又很傷心地哭泣起來了，好像從前他的鬍子領着她去見新郎時，那種感動的情形。

羅加斯也不敢用他的無限的快樂來打她的悲情。他很滿足地知道她已經是他的人了，他站在窗戶旁邊，等候着她安靜下來。斜陽落在林後了！一切都浴於金色之中。西方的天空，發出紫紅，閃耀着像一座火海。

這些羅加斯看來，都是不能描寫的美麗和壯觀，在他的快樂中，他幻想着他是在一個大節日的前夜，這夜晚是要在他後來的生活裏延長下去的。他從前很多次都站在窗際，望着常青的樹林，想着文達迦的忠貞的愛情是會像松柏的綠色那樣耐久與真誠。

無數的時日，太陽像現在這樣光榮的沉落，但是對於他總是慘淡的，正如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沒有什麼東西能使他歡喜；他的討厭的前妻常常在他面前，他的心愛的人却被趕走了，生活也就不會快樂了。他常常佇立在窗際，默默地抱怨他的父母給他帶來這種乖運；常常又責備着自己對他們的壓迫的屈服，明知道那種婚姻不會美滿。

逐漸地，文達迦似乎又恢復安靜了，慢慢地離開了睡覺的嬰兒。羅加斯也從窗戶回過頭來，向四下看。他才注意到屋子的非常整齊和清潔。文達迦把一切都整理好了，在僕人們喫完晚飯後把掃子也拭乾淨了。青年主婦一進她的將來的丈夫的屋子，他的家務就變成頭一件她關心的事情。羅加斯更經驗出一種最大的快感，當他看見他和文達迦在這方面是一致的時候。羅加斯向來願意僕人們各盡其職，按時工作。他的前妻的粗心大意，常常是使他厭煩的。他從此以後看見

什麼事情都有一種不同的精神，一種新生命走近他的靈魂了。「老婆慮家」還在怕他們的性情不相投呢！正因為他們各方面性情都一致，他們才彼此互相透澈地了解。

羅加斯希望文達迦到他面前來；他很猶豫到她的跟前，因為她非常刺激，怕引起她的不耐煩。文達迦正在細細考慮爐邊的紡車和紡錘；是否女僕們已經把牠們整理就緒。過了一會，他走近她身前，坐在靠火爐的凳子上，他用心裏極熱烈的愛情來看他的新娘。一如那天下午在定奪婚姻時，那種情深的沉默。她也靜默着，正在忙着收拾紡車。

後來羅加斯用深情扼着喉頭的聲調說道：「你像這樣的愛我，那是太好了。」

她很驚訝地望着他，假若她不是想着死去的女人和她的天真的嬰兒心裏十分酸楚，她聽他的話一定要大笑起來。

「這就是你誇獎我的新東西嗎？」

「唔，這並不新；我的意思是說，要不是因為你的忠心，我們彼此也就見不着面了。」

「是呀，的確，」她同意道，「因為我們一切都很順利。不過你的亡妻因此也就够受苦痛了。這是一件痛心的事情；這個人的快樂就是那一個人的悲哀。因為她為我放棄了她在你身旁的地位，我得特別疼愛她的孩子。剛才，在你還沒有進屋的時候，我允許了她小心看護嬰兒，毫髮不動。她來看她的女孩，她才看得出來我的忠心守誓。我天天給她換衣服，給她鋪床。她總要常常看來像出水芙蓉似的，可憐的小東西！我將要每天晚上跼她的魂靈到來。我要在地板上圍着搖籃灑下灰土，好看她來的脚印；他們說，鬼魂會留下脚印的；不過很輕微，不容易看出來。你聽見了，你沒有聽見

嗎？」

羅加斯點着頭，但是他也不知道說什麼好，連她的話也沒有聽清楚，他的眼睛注視着她的嘴唇。他望着牠們，並非去抓住她說話的意思。他的眼睛追隨着牠們，因為牠們是那樣的美麗發紅，像熟了的櫻桃一樣。自然，她比從前美了十倍了，那時他爲了愛她，鼓動着全村，攪擾那位老人，因爲他的女兒不敢出來見他。假若他猜着她在屋外徘徊，他一定要用棒條去把她拉進來。她給他道晚安的時候，他總是把牠放在床邊，很有意義地看着牠，她便回到她的臥室去了。

不，這是不可能的！羅加斯不能僅僅老看她的嘴唇了；她一定要嘗一嘗牠們是多麼溫暖和甜蜜。

沒有讓文達迦知道他是在做什麼以前，他就跳起來，抱住了她，把他的嘴緊壓在她的紅唇上，很厲害，簡直要把血吸出來。

文達迦很驚訝惱怒，從他懷裏掙扎出來，用全力把他推開。羅加斯沒有準備，給了一個冷不防，他往後顛仆在屋子裏了。——誰都知道我們山居的女子有多麼大的體力。在晚飯後舉行長夜舞的時候，他們很容易地把對舞的人舉起來。

「你自己不害羞嗎？」她對他說道，臉上羞赧發紅，好像晚霞照在她的臉上。

「乖乖，一個接吻算什麼呢！今天你以爲好像我是第一次和你接吻似的。」羅加斯勉力安慰她，一方面還打算再來一次。

「我並不是說這是第一次；但是從前你是自由的。因爲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介意。不過你現在還是屬於你死去的妻子呀。」

羅加斯不願意聽這個話，而且很惱怒這種態度。「啊，不，我早已經盡過我居喪的義務了，從她的出殯直到後來爲她的靈魂舉行大彌撒。在這個時間之內，我從來沒有談到過你，也沒去看你，直等到我告訴老瑪丁迦去通知你，我想請婚。在那天正午，我已經當着大眾和我的朋友們飲酒消過了愁，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不論你問誰，他們都會告訴我，和單身漢是一樣的高明。」

「我應當做什麼或者不應當做什麼，我根本不用問別人，也無須人告訴我，因爲我自己知道我的心思。我告訴你，我並不是到你家來同你講戀愛的，你的亡妻的腳在墳里不過剛變冷罷了。全世界證明我是錯誤，我也毫不在乎。結婚以後，我們成了正式夫妻，有的是時間做那種事情，那個時候她也就沒有權利來干涉我們了。」

「真的，你比三年前，我爲了你鼓動着全村的時候美麗十倍了，那時你也就够美了。你想想你那時是多麼快樂高興呵，當我黃昏沿着小河邊的柳樹爬進你們的花園，你在白楊樹下等候着我，那時你多麼慷慨地飛到我的懷裏來。爲什麼你現在忽然又怕羞起來了呢？」

雖然文達迦給他一個微笑，他一提起從前在白楊樹下那些可愛的黃昏的時候；對於他的責備她却假裝耳聾，無論如何，不給他第二次接吻。他出其不意把胳膊繞着她的脖子，她的忿怒更加猛烈了。她心裏却又不肯去威嚇他說，假若他不和平地離開，她做出什麼事情來，他要後悔的。但是他不肯離開，還是照樣的戲弄她，她抓住了他，沒有等到他知道，便把他推出門外過道裏去了，插上門，用桌子抵住，阻止他再回到屋裏來。

羅加斯在外面黑暗中站得很久，好像從雲中掉下來一樣。簡直遠非他所想像的黃昏，追隨她到家來求愛的那種情形。但是他壓制住在他心頭上升騰着的情感，勉強微笑着，把剛才發生的事情當做一個沒有弄好的取笑。假若不是新娘和她將來的丈夫，誰有這種取笑的權利呢？戲弄他，使他煩厭這也正是她的特權。

於是羅加斯也不強求再進去，便離開他的屋門了。帶着快樂的臉孔，他就混到僕人隊中去，假裝他是自願出來的，爲的是不妨礙她的自由。他興高彩烈地聽着他們對於新管家的恭維，他和他們得到了一個賢良主婦的慶賀。到了睡覺的時候了，他和他們爬進乾草棚裏去，自從他的妻子死了以後他照例總在那裏面過夜。

他在他的臥榻上不停地輾轉着，很奇怪爲什麼文達迦那樣古板，雖然她的眼睛洩露着無限深情，她的言語和舉止却非常冷酷拘謹。她心裏到底有什麼呢？她是怕現在她屬了他，他的愛情就降低了，像有些男人那樣嗎？是不是她因爲格外拘謹才把他推出來了呢？她爲什麼這樣的錯斷了他呢？正是因爲她的誠實和沒有虛假的屈服，他才把她看得那樣的貴重，而且他向來很高興知道在她的一瞥一語後面除去虛實，沒有別的東西。後來他決定不再拿這件事情擾亂自己的頭腦了，同時也就不去考究她的態度突變的原因。或者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女人頭腦中總有一種固執的觀念，你去問她們的理由，她們也說不出來。

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個吻算什麼呢？今天不肯，她明天也許就肯的。重要的事是他和她住在一起了，在他的火

爐旁邊，伴着小孩，沒有人有權利來干涉或者把牠搶走了。『她也許明天就變了心，她不會老是這個樣子的，』羅加斯對自己重復地說道，他回憶着從前白楊樹下可愛的黃昏來安慰自己。

他堅定地相信那些幸福的時光還能回來，最後他把煩惱的思想拋開了，閉着眼睛入睡，直到晨雞在雞埕三唱的時候，雞聲告訴女僕們，太陽已從玫瑰的床裏起來，新的日子又再請求她們起來做事了。

羅加斯希望着文達迦隨着第二天而改變，這個完全錯誤。第二天，她和第一天完全一樣，第三天和第二天也毫無區別。她堅持着她的理由：在他們結婚之前，彼此不許有溫存和接吻，那樣做是要攪擾可憐的女人在她墳墓中的安息的，她要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兩個決不會得着快樂。他們應當怎樣才能使她和解呢？假若要紀念她敬重她，除了拘謹是沒有別的法子。

羅加斯施用愛情的結果，毫無所得。她的巧辯和理由使他很高興，他反對她的意見的話，她總是充耳不聞。他却又不肯對她採取強硬的手段。所以他就只好懇求了。他不再要求接吻作爲愛的證明了，只當作她服從的證明。

『你不是一個小孩，羅加斯，』她責備道，『一個男人應當事情看得更透澈一點，不要少過女人；你怎麼了解這件事情這樣遲鈍呢？你這個樣子我真厭惡。』

羅加斯無論怎樣說，理論，教促，都失敗了。後來他想起來，他的愛人是有意在磨難他，因爲想着他非常溺愛她，這對她也是一種快樂。

或者她是在高興觀賞着他的情欲不安的狀態吧？她怎麼

看不出來，他是在想着她現在比三年前十倍迷人；她怎麼看  
不出來，他忽然看見她和聽見她的聲音的驚訝呢？用她很敏  
捷的知覺，她無疑的一定會明白這種情形；但是折磨他，不  
讓他得到放蕩的快樂，這算得她的仁慈嗎？或者她心裏在訕  
笑着他的濫用愛情，這樣想：『我愛對你怎樣就怎樣，你是  
逃避不開我的！』什麼事情得不到，人們總覺得有價值。東  
西一得到手，她對於他們也就沒有什麼魔力了。大概她就是  
這些人中間的一位吧？

漸漸地，文達迦的態度使他發怒了，過了一個星期，他  
坦白地告訴她，她並不像他三年前所想的那麼心地仁慈。

文達迦裝着不懂他的話，他的話從那隻耳朵進去，便從  
這隻耳朵出來。在另一方面她對他是和藹的，樣子非常高  
興，在家裏跑來跑去，帶着愉快的表情，盡着她的各種責任。  
誰都看得出来，她是在第七重天上。誰要看見她的笑臉，  
無不感着快活。羅加斯也很高興這個；她朝着他微笑和帶着  
可愛的表示望着他的時候，他也宛如在天上一般。不過只要  
他一坐在她旁邊娓娓談情，她一定想起來有事情還要做，等  
他要阻攔她，她已經逃開了，走掉了。

自從文達迦管理家務以後，這個短時間內，一切的事情  
都煥然改觀了。每一部分，甚至於極偏僻的屋角，都淨無纖  
塵，十分整齊；看見她使人心裏愉快。從清晨到深夜，文達  
迦總是高興地做着他的工作，努力補救死去的女人忽略荒疏  
的事情。她沒有多少時間來閒談。深情的羅加斯哪裏會有心  
思來注意她的工作，她的聰明的處理家務和一切改善呢？他  
只要接她的吻；其餘的他也就不管了。  
誰也不能責備他，他結果對她簡直忍耐不住了，他用盡

了愛情，惘然，一無成績，最後他真的和她弄僵了不能再主  
宰自己了；他有一天發怒地躁着脚。

『聽我說，文達迦，讓我們來一個結果吧，或者這樣，  
或者那樣；我太討厭你這種辦法了，』他喊道，掛起暴風雨  
的信號來。『假若你不立刻來擁抱我，像從前在白楊樹下一  
樣，你會看見我做出一件你不喜歡的事情來。我就要到飯店  
去，非等到太陽升起在那邊山上我不回來。』  
血升上了她的面頰；很容易看出來他的威嚇震驚了她；  
但是她決不做屈服的夢。

『假使你活這麼大還沒有知識的話，走吧，我很歡迎，  
』她猝然答道，跑開了。

這個比羅加斯要求的更多出來了。他先還想着，假若沒  
有別的原因，看着他這個神氣，她一定會屈服的。現在他大  
失所望了，不得把他的誇口的威嚇實現出來。於是他拿起帽  
子來，一逕到飯店去了，那個地方從來對他沒有魔力的，現  
在比以前還少。從前他的妻子在世，他覺着和她相處太悲哀  
，同時想念文達迦太過的時候，總常常到那裏去。他怒氣沖  
沖地離開了他的家庭。現在他要對他的古板薄情的愛人報仇  
了！他從飯店回來得很晚，他故意推翻了大廳上的水桶和牛  
奶罐，讓她聽見這個聲音，會想着他喝醉回來了。完全爲  
了她。

文達迦怎麼會不知道這些無意識的舉動的發生是因爲她  
的關係呢？她真的知道是他得罪了，但是他故作雜亂的聲  
音，好像畢爾西巴布（譯者註：Beelzebub 爲麥利斯丁人的  
神，有廟在 Sharon，他們拿他爲毀滅蒼蠅的神祇。）佔有了  
這個地方似的，她簡直要笑死了。他是要想責罰她，其實不



這責罰他自已而已！她深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同樣知道除非一個人要打算往那條路上走，他不會一晚上便變成了一個醉漢。

第二天早晨，她看見她的愛人，她幾乎不提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她同他花費了一點時間，便忙着她的工作去了。她怕話說長了，她就要當面笑他。他玩的鬼計，假若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就不會使她驚訝了。她沒有預料到他有這種把戲，那樣一個謹慎被大家很器重的人，而且又是一個嫁夫！想想推翻水桶，牛奶罐只為了一個接吻呀！她的態度越發激怒了羅加斯了。

「假若她還是要固執，她會要覺着我也是一個強硬的人，」決定主意，那天晚上關於這件事，他一句話都沒有說，也沒有向她告別，喫了晚餐，他就一直跑到飯店裏去了，好像他們彼此間約定好的事情一樣，他什麼時候願意去，就可以去。第二天早晨，文達迦對於這件事仍舊裝啞，彷彿魚似的。不，——事情不能像這樣下去！她那種固執，必須要受一個特別的懲罰。

「每一個人都在稱讚你，」羅加斯微笑着說道。「因為我昨晚在飯店裏一直坐到天亮，我從前還沒有這樣辦過。」

「他們一定是聰明人，爲了另一個的蠢笨，才責備一個人。」

「他們都很知道你要是行爲得當一點，我也就不會找他們消遣去了。」

文達迦覺得這並不是一個笑話。

「你向我說這個話，讓別人議論我，難道我荒疏着我的什麼職責嗎？」

「在每一個家庭裏第一個責任是——對於家主。」

文達迦沉思着。爲什麼羅加斯會誤會她的意思呢，這個意思是魯日光對人那樣清楚？除非一個人對她有惡意，是不會派錯錯誤的，她的父親對他的懷疑竟不幸而言中了嗎？

「我知你人很聰明，心地又慈祥，」她最後說道「現在你爲什麼處處起來，假裝你不是那樣呢？我告訴你不止一次了，我並不是因爲講戀愛才到你家來；將來有的是時候呢。我到这里來，因爲你的家庭需要一個主婦，你的孩子需要一個母親。我的意思也正是你的兒子請我來，爲了這個目的。假若我夢想到你有別的打算，我決不會涉足在你家裏來了。」

「你就這個樣吧！你承認家裏每一件事情都比我的快樂要緊。你沒有想像到那樣會給我以痛苦嗎？這就是你感謝我的法子，這些年來我對你那樣忠心？爲了你，我從來沒有給我的妻好臉色看過，看見她佔了你的地位，我常常總是悲哀的。我得替她說一句話，無論我怎樣反對她；她寧可咬掉了舌頭，什麼事情也不否認我；我的志願就是她的。假若我要求你不可能的事情，我決不會責備你。而我現在並沒有別的要求，不過一個簡單的接吻，看看你還不愛我的意。接吻你又並非不願意；你的反對不過表示你對我不關心罷了。你想那樣豈不遭我煩惱嗎？倘若我向我認識的女郎求一個接吻，爲友誼起見，她一定答應的，甘心願意，決不古板。」

「但是我不是「任何女郎。」

「你說得很對。任何女郎都是以心換心的，只有你對於愛情特別驕傲。」

「假若你以爲愛情只是兩個人在一起接吻，你就不懂得

什麼叫愛情，你從來沒有懂過牠。這樣的愛情我是不以為然的。」

「沒有慈祥和溫柔的愛情我也不以為然。」悲愁而深刻地說着這個話，羅加斯走出了屋子，越更想起「憂慮家」的話來了。他從前所說的竟不幸地太真實了；他是一個賢明有閱歷的人；只有傻子才漠視他的警告。

這個時候，文達迦很難過，看見羅加斯躲开了他。他從前不過是煩惱而且忿怒，現在他似乎更嚴重地被冒犯了；或者他真的在懷疑着她的愛情，因為他在她的態度上，什麼都不見，除了固執。他的這種意見，使她無言地悲哀起來了；她最不高興的是把她的冷淡無情和他的前妻比較。她驚跳起來，很有理由地想着爲什麼他們彼此間會鬧到這個地步，那樣的話都會說出來了。

這些悲哀的回想使她掉下淚來了。她關於羅加斯和她自己很嚴重地想了許久。

「究竟，這個要緊不要緊呢，」她沉思道，她的迷亂的頭靠在搖籃的篷上，「假使明天他出去工作之前，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她直起身子來；「够了，」她仍然繼續研究這件事情。「這也不會得罪死去的女人的，我逆着心意答應了他。但是不——不，我不這樣做！我並不是在堅持着外表，只是要保持我的深遠的信心，光榮的宗旨。假若他的妻子不把她的地位讓給我，又應該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一切不都還是照舊嗎？我們得往最好的方面去做。不，我還是要堅持我已經決定的辦法；我知道我做一點錯都沒有。」

他的父親從前說得最好，甚至於她的世界被火燒化的時候，他的女兒的堅毅的意志都不會降服。不論什麼，她只要

想着很對，連毫髮她也不肯讓步。

從那天起，羅加斯總帶着憂愁的表情；他決不坐在她的旁邊，只談幾句必須的話；他每天晚上出去，一直要住到第二天天亮。她這才明白：用了她的一切好的意思，結果她還是想錯了灣了。她也知道趕着他往下道走，這件事是罪惡的，她必須從墮落把他救出來。將來也許會把那些事情都做成習慣，起起他不過是由煩惱和脾氣轉到那方面去。

「不要忘掉了，你還有一個孩子，羅加斯，」她最後警告他，當她昨天看見他放一個在衣袋裏，今天又看見他從抽屜去拿一個佛勞倫的時候。

「你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我也是這樣。」

「我們應當注意聽一聽好意的勸告。」

「我決沒有聽過一次我前妻的勸告，她是很愛的，我更不能聽你的了，你並不愛我。」

「你是對着老天說話嗎？我——你說——我不愛你嗎？三個星期之前，在這個地方，你不是確定我愛你，你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快樂嗎？」

「那個時候，我不像現在這樣知道你。我寧可盼望死，也不願意你把我趕出去，不能享受家庭的樂趣。」

文達迦找不出話來回答這些不公正的責備。她覺得她自己可以懺服一點來和他理論。她把正在心裏上騰的悲苦的情感壓下去，沉默地躲开了。然而他又看見這上面她的一個驕傲的證據了。他決定用利飯店再去一次來報仇，這一次比平常還要住得久些。

文達迦那天晚上是在非常刺激中度過的，請告着主教回來，宣布他們的結婚禮。這樣的爭吵，她心裏恐怕會影響將

來。與她所理想和他在一起的生活簡直大不相同了！從前他們彼此多麼盼望啊；他們互相掉了多少眼淚，希望着重新結合——而現在呢？現在一切都錯了，絕對沒有理由可言。原因就是文達迦不肯屈服，羅加斯也不肯，他們所以每天覺得苦惱而沒有辦法了。

有時候想到將來的結果，他們都感着頭目暈眩起來。然而彼此又不肯讓步。他要求她承認他個人對於她在愛情上的權利，她呢，却希望他了解她的直爽誠實的性格和她的穩定。當時他們中間的裂痕的罅口在他們眼前越張越大了，後來大家相見和說話都像仇人一樣。呀！爲什麼他們的脾氣這樣相同呢？甚至於「憂慮家」也沒有猜想到他們的快樂變遷得如此之快啊。

最後文達迦的壓抑的悲哀由眼淚發洩出來了。在那間屋子裏，在靠火爐的那個座位上，就是從前口角開始的地方，她倒下來，悲慘地哭泣着。她的眼淚不停地流，她和自己商量，羅加斯晚上工作完畢回家來，她應當怎麼辦呢。

他進來了，她還沒有拿定主意。他看見她在他家裏哭泣得這樣悲痛，非常驚駭，前次他曾經看見她這樣哭泣過。那是最後一次的黃昏，他們在白楊樹下消磨過去的；當時他們兩個都想着他們是從此永別了。他也在給自己商量着，我屈伏了好不好呢，等結婚後再要求和他接吻吧。一個男人應當比女人多有一點知識。爲什麼使彼此的生活都這樣苦惱呢？他們實在是彼此相愛着，從前還想過不准他們結婚就斃死的，現在，快結婚了，偏偏一點理由都沒有，竟互相折磨了。

「你爲什麼哭呢？」羅加斯柔聲問他的愛人，像這樣的聲音她很久沒有聽到了。

「我聽說你現在在飯店賭起錢來了哩。」

「我近來學會了許多東西，從前我都不知道的。」

「你學了些東西來，不過讓我煩惱罷了。」

「你又做了什麼事呢？」

「我在你家裏做着一個賢淑女子應當做的事情。你怎麼不誇獎我，倒來責備我呢？」

「你想我還應當誇獎你做的事情嗎，你那樣說請我？告訴誰都可以，你是怎麼待我，他們都會不相信你。你給我第二個新郎看看，他能忍受婚前新娘給他的種種煩惱的。但是當心吧！你得知道我不是一個十幾歲被人牽鼻子的傻孩子。我不願受這種待遇！我在結婚後也要這樣待你，像你現在硬着心腸來對我一樣。我對於這件事已經下了決心了。你等着看我的吧！」

文達迦很傻，聽見這些話，居然臉色變得蒼白了，她應當知道他那時不過是一個發脾氣的人，假若他要簡捷地說，「不許胡說！」他也許就會好一點。也許就全都沒有問題了。一個女人；她要是不能用溫柔去領導男人當他大發雷霆的時候，那她就永不能處置他了。

這些無情的話羅加斯說出來，是當着文達迦的行爲好像失去了知識的時候。

「我們兩個一定得結婚，哪本書上也沒有寫着，」她聲音怒得發抖地哭道。「假若你心裏覺得是那樣子，一味地要羞辱我，在我用苦楚殺死我自己以前，我一定得想法離開你的家庭。」

現在又輪到羅加斯了，他的臉變得像死屍那樣慘白。「你別多說啦，」他喊道，「你去試試吧，你看看你父親會怎麼

麼樣的歡迎你！你別想着你還有那麼多的求婚人了。他們全都看出來你不是從前那種假裝的樣子，否則你到他家來照料他，你萬不會離開你的新郎的。」

「你比別人知道得清楚，我向來不注意男人們怎麼判斷我。任何男人我都沒不經心，連你我也沒有放在心上，我沒有你的時候是怎麼一個辦法，我再像從前那樣去做就行了。」

羅加斯跑到外面院子去，像受傷的野豬似的；他覺得彷彿毒藥箭穿透了他的心。他對她的行為使她覺得同樣的火怒，正像她的鋒芒的話使他憤憤一樣。

文達迦毫不通融地回答他這是錯誤的；但是他做得不高明，他報復她，從飯店叫了一個樂隊到家來，一段一段地在她的樓下奏着。樂隊對她不過是輕微的損害罷了。假若是爲娛樂他，他們爲什麼不能奏呢，而且他認爲也很值得。不過她還帶了三個聲名狼藉的女郎來了，否則他們決不會跟他一同來，他們都知道他同一個女人定了婚。於是他進前和他們跳起舞來，跳得非常凶猛，房屋都爲之震動。

大眾的旁觀者都到這裏來，享受這種展覽。他們全都大笑新郎的瘋狂的行爲，並且胡亂猜想這種討厭的景象的來由，文達迦從開着的窗戶聽得見每一句話，她不敢去關掩們，怕引起人們對她的注意。她所聽見的使她心裏多麼難受呀。不！她要將就這個流氓，那就錯了；顯然羅加斯故意拿她來供大家耻笑因爲她相戀了他這麼多年，竟會有這樣一個結果。

他後來和他們那一羣人走了，喊聲和笑聲也就遠遠地寂滅下來，天黑了，文達迦忙忙地收集起她的東西，打了一個包便和睡眼中的嬰兒告辭。她彎身在搖籃上，對於他，第一

夜來的時候時，她還帶着一番熱腸，她不禁淚流汪洋了：「我必須離開你，因爲很敬重你的母親，」她低聲說着，和羅接吻，「告訴她，當她來看你的時候。我是來填補她放棄了的快樂，她給我讓出位子來。誠然是快樂呀！我要離他逃走了，從前我是渴望來到他這裏的。我希望無論誰來替代我會照料你得很好，像我那樣。但是可憐的，可憐的東西，假若她是現在所溫存着真面的一個，那你就糟了！」

於是文達迦喚醒了一個最好最忠心的女僕，把房子所有的鑰匙都交給他，並且讓羅負責照管小孩的責任，關於她給了她極微細的指導。

「這樣深夜你到哪裡去呢？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好像你要離開我們的？」女僕又驚又怕地問道。

「我從此就走了，」文達迦悲慘地答道。「我要到城裏去找一個住處。」

女僕嚇得話都說不出來，還沒有能恢復她的安寧，文達迦已經走了。她跑得很快，哭泣的女僕連她的腳步聲都聽不見，也說不出來，她奔什麼方向走的。

老瑪丁迦從她的床上起來，點上蠟燭。她很驚懼；差不多十一點了。這個時候，她早應當在路上走着，穿過樹林了。但是她的風濕病常常使她睡不着，於是後來一睡又睡過了。假若她能多躺一會兒，睡一個心滿意足，她願化三個銀便士都可以，事實上都辦不到。她被別人盼望着，必須從身毛床爬出去。假若她不去搬運私貨，老馬吐司一定要抱怨她了。

他已經暗含着告訴她，綢緞藏在樹下的小樹叢中，因爲不能立刻運輪到他們的目的地；沒有了幫助，他事情就辦不走。隣近的稅官和警察都知道他是個壞蛋，很注意他。用他

的極聰明行動，也通不過去。——呀！事情對於她也不像他們從前那麼容易呢。她的老腿正在渴望着休息與舒服。瑪丁遜很注意窮困的歲月，她已經積下一點錢來。她不用害怕年老和疾病了。倘使她找着一個她相信的可靠的帮手，像有這種意外的事，她就可以派她去了；她簡直可以退隱林下。她自己向來倒不注意舒服的生活。不過近來像這樣的人到哪裡找去呢？年青女人誰願意苦幹呢？她們都怕危險，好像她們都是玻璃做的一樣；都怕雨，好像她們是糖做的一樣。她到各處去，她去訪問一個強壯的，深謀遠慮的女郎或者寡婦，要她們都不畏懼來做這種事情，不管白天晚上，狂風暴雨。她找遍了各處都沒有成功。瑪丁遜最近曾告訴文達遜，希望她來替她做這件事，文達遜却羞眉地謝絕了。文達遜說，同偷稅的人在一起是一件不穩當的事；不需要健康的身體，還要有特別不顧利害的精神，具備這樣條件的女人，一百個裏面也沒有一個。從那天起，瑪丁遜差不多希望斷絕了。文達遜呢，只要意志決定，是萬難更改的。

瑪丁遜是文達遜的姨母，文達遜的母親死了之後，她就跑到她家來，同住了好幾年。文達遜那時很不願意在家裏住，一半是因為悲傷她的母親，一半因為和她的父親住在一起，他是絕對禁止她在他面前大聲歡笑的。所以她就變成了她姨母家裏的一份子了，瑪丁遜凡事都要和她談話，好像和她自己的女孩談話一樣。她們都抱怨她們的母親偏愛她。

瑪丁遜對於文達遜多麼親愛，羅加斯知道得很清楚，並且知道她們的愛情是相互的。所以他找她做他的媒人，假若通過了她，他的請求也就比別人容易接受了。

文達遜說得很對，差不多一百個女人中間找不出一個具

有做這種偷稅買賣必須的才能的人。

瑪丁遜她自己也是漸漸得着這種才能的，經過很久的時間，她才習慣了以夜作晝，在黑暗中爬行荒涼的山道和小路，忍受嚴冬的痛苦，永遠還得提心吊胆，她總是惦記路旁的警察隨時都潛伏着，突然竊來，檢查她的筐子，如果她沒有納稅，就要把她帶到縣長那裏去。

但是那時她實在也沒有選擇職業的餘裕。當一個男人死去，給他的妻子留下一座空草房和五個飢餓的孩子時候，一個女人也就不能太特別了。她遇見什麼，就得做什麼，她高興得點利潤，小的也罷。她怎麼能拒絕這種有利的好事呢？這也不算壞和不誠實呀！

老瑪丁遜覺得做這項買賣沒有什麼毛病，我們山裏的居民也都贊成她這種意見。近來這項買賣已經沒有多少利潤了，成了一個苦買賣了。不過三十多年前，却與今日大不相同；做這個生意，也能積存一點財產，不僅窮人或者無業游民去做他，連境遇好一點的階級也把此道看作增加收入的妙法。他們以為偷稅和別的買賣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官廳的禁止而已。瑪丁遜在她丈夫死以前就和偷稅的人們熟識了，因為他常常隱藏他們在他的茅屋裏面，那個地點對於他們的目的很便利，離村莊不過半點鐘遠近，房子又隱藏在小樹叢中間。這個地方叫做「松林」。除非他站着靠近籬笆，誰也看不見人的進出。

她的丈夫死後，偷稅的人便要求她加入他們的團體，為了感謝她丈夫從前的熱心幫忙。他們希望她按時晚上去迎着他們，在一座森林裏的一個荒涼地方，那座森林是蓋着着撒克孫來(Sakso)邊界和我們的大山的。她到那裏去接

受私貨，帶牠到指定的下一個地方去，從那裏又由一個可靠的人運到最後的目的地，這個地方有時很遠，一直到巴拉加（Prague）。瑪丁迦很感謝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她由於自己的才能，已經馳名多年了；她養活了她自己和他的子女，帶着她們得了一個很好的境地，自己又存下一點錢。別的買賣哪能這樣賺錢呢？偷稅客還僱了幾個女運貨人，但是都沒有工作得如瑪丁迦那樣使他們滿意。她的首領，老馬吐和他的五個兒子都做着這種偷稅的買賣，別人常聽見他說，假若瑪丁迦要是不幹，他就不能做這個生意了；別的女人給他的麻煩和煩惱太多了。他們做的事，簡直不能說。這位置掉了交給她的一半貨物；那位藏得不好，把貨全給毀了；第三位毫無理由忽然害怕起來，把她的筐子都扔掉。她們造成的損失比貨物的價值還要多。馬吐司怎麼會不討厭她們呢？他常常和她們發脾氣，這種買賣本來忍耐是最要緊的。最後一想。他簡直沒有將就她們的必要了。他也積存下一點錢。他現在還做着這項買賣，並非由於習慣，是在把牠當作一種消遣。他是一個嫖夫，他的兒子都結婚了。家裏有什麼娛樂他的東西呢？他寧可去浪蕩江湖，消磨歲月。

老瑪丁迦裝置筐子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一個警察早晨在樹林中遇見她，除了她堆在筐頂上的雞蛋和蘋果之外，他決想不到筐子裏裝得有別的東西，也不去盤問她。她露出一個誠實的面孔，向他們道早安，在路旁很虔誠地數着念珠。沒有人把她當作別的，只是一個誠實的賣雞蛋或蘋果的女人，她起得很早，忙着從小路趕到鎮上去，爲的比別的女人早到一點。

雖然她那樣謹慎，假設還有人站在那裏不動，疑惑地看

着她，她也就馬上站住了，把她的東西拿出來看。誰還會疑惑她的誠實呢？即使警察來買她的梨或者櫻桃，也看不出她有什麼毛病來。所以老馬吐司賞識她，誇獎她到天上去，認爲近幾年來沒有生過這種女人，還有誰是能夠述說過去光榮歷史的最後一人；這也就不足爲奇了。

一面還在喃喃報怨着自己起得太晚了，老瑪丁迦慌忙地披上一個暖和的圍巾，提着她的筐子，重新考驗了一下牠的夾層底和撐着的皮條。後來她又交叉地填進去兩塊木頭，離筐子邊有一隻手那麼寬，用一塊板蓋着牠們，板上放上幾磅鮮黃油，頂上再蓋上一塊布。

她正要起身走，有一個人橫衝直撞朝着茅屋門跑來。瑪丁迦停住了；她還以爲是一個來搜查她的警察。借着黯淡的燭光，她認出來了——是文達迦·柏羅基。

在晚上這個時候，她以爲一定會見鬼，想不到她的姪姪女會來了，乍見着，她簡直驚怕得話都說不出來。也沒有給她的姨母道晚安，文達迦就靠近門邊坐下來，呻吟着，好像非常痛苦似的。

「千恩萬謝上帝呀，你還沒有動身哩！」她最後口吃地說道。

「天哪，半夜三更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呢？」瑪丁迦問道，她恢復了她的寧靜，「你的臉火燒着，你簡直呼吸都沒有。我想是羅加斯的孩子病了，你要我由販私貨的人從瑞都（Nitid）給我找點藥吧。快點說呀！我很忙，現在我早應當在路上走着了。我不知道馬吐司怎樣想呢；他會要說我比別的女人也好不了許多。」

「全世界也沒有藥來治把我從羅加斯家裏趕出來的病

「文達迦說着，熱淚奪眶而出了。」

「什麼？你這說的是什麼話？」

「我和羅加斯的婚約已經破裂了，我們永不會再見面了。」

「女孩子，你發瘋了吧。」

「不久我會給你證明我神智還是清楚的，雖然發生的事也足夠使我發瘋了。羅加斯愛我和他從前自由的時候一樣。我不肯讓他不恭敬他死去的妻子，她正安息在墳墓裏，我不應當攪擾她。他的行為好像瘋狂，惱怒，受了人的責備一樣，常常來找我的錯，所以我忍不住想這會到怎麼一個結果呢。今天晚上他帶了一個樂隊在我們的窗下奏樂，還帶來三個淫蕩的女子，他和她們在我的房子前而跳舞，把我當作羞辱和恥笑的衆矢之的。後來，我沒有辦法了，只好打點東西，跑到這兒來。我不敢回家；你知道我的父親從前告訴過我說，羅加斯和我彼此並不相配。他的勸告和責備，我沒有聽從，現在想起來，簡直要我的命。我不願意到鎮上去服務，在生人中間，我是一定要害思鄉病，想念我們的山嶺和鄉語而死的。後來在我的困難之中，我想起來了，你正需要一個幫手。你找不着一個像我對你那樣忠懇的人，其餘的事你不妨慢慢教給我。你曉得的，我不怯懦，也不嬌貴，而且我也不愚笨呀；我寧願在你這兒，也不想別處去。隣居們都知道這個時候你不是睡覺了，便是在路上，所以他們不來找你。沒有人知道我和你在一起。假若你請偷稅的人不要告訴，他們也就沒有一個人閒談這件事。羅加斯以爲我到鎮上去服務去了，一定讓我平安地下去。我也無須怕他或者我的父親來麻煩我；他們沒有一個會來攪擾我的，他們都願意把我去掉。」

「她不能再說了，臉上帶出失望的神情。」

「你叫人多麼害怕呀，你這個小鬼！」瑪丁迦責備她的

「什麼？這算沒有事嗎？我不是告訴了你羅加斯在全村

前怎麼羞辱我嗎，你怎麼還說沒有事呢？」

瑪丁迦搖着頭，很厭煩文達迦，因為她使她無須乎地驚

怕了起來。

「羅加斯所做的事情，別人在他這個地位也都要做的，她不會成地對嗚咽着的文達迦說道。」新娘偏要把他的死的妻子攔在他上面，新郎怎麼會高興呢？我不明白，你在跑以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層。像你這樣的行爲使他發瘋，他並不是第一個人呀。你忘記了我們的瑪麗西克，他也是像這樣情形去給他的情人料理家務嗎？他也是一個寡夫，有兩個小孩。她正像你一樣，也不讓他想那些放蕩的事；她怕死去的女人的鬼魂晚間到她的床邊來。他怎麼辦呢？把被褥全撕碎了，扔到大街上去。——我們有了一場大糾紛，雖然那天是聖彼得和聖保羅的節日。你不記得嘉福迦嗎？新娘不許她的新郎擰她的面頰，爲了不冒犯在天堂的他的妻子，他不是跑到雜貨舖去，買了所有的啤酒來，把酒倒在水溝裏來麻煩她嗎？我的親愛的女孩，男子是男子；無論怎麼樣，他們總是要作主人的。你不能改變他們，我也不能。一個新娘在婚前去給她的情人料理家務，她總得護自己多受一點委屈，她的男人才能回愛她，尊敬她一直到死。一點東西都不給出去，你是得不着什麼的。尊敬要用貴價才能買得來，惟一讓我的心裏煩擾的是你的父親的預料會全對了。想想你怎麼

會使牠發生這個事呢？你爲什麼不容羅加斯發狂呢？你爲什麼責備他呢？你的固執和壞脾氣引出來的事，你也應當自己去嚐嚐，這是千該萬該。將來，你也得注意，不要太任性了。你的怒氣簡直一點都印不進我的腦子裏來。牠像春天的雷一樣，短促而且凶猛；什麼東西都是以後來更美麗更甜蜜。沒有人相信你沒有羅加斯能够生存，或者他沒有你能够生存。你讓我太好笑了。你們兩個永遠是彼此相吸引的。你們在地球上活得了多久，便多久彼此也不能離開。羅加斯神智清爽了，一定也要後悔他對你所要的把戲。假若你坐在這裏，想想牠，直到明天早晨，什麼事情你應該說，什麼不應當說，一切你都會了然了。你的血變冷了的時候，你的怒氣也就像煙那樣長長上升了。你一定要有理智，老的愛情會要強壯地回轉來。」

「決不！決不！」文達迦用全力喊道。她簡直不能容她的姨母把勸告的話說完。「我不否認從前我愛羅加斯比我的生命還厲害，但是現在呢——現在我恨他如同恨死亡一樣。啊，上帝！我說得多麼可怕呀！我不能想我怎麼能忍受這種種話的痛苦了。他不像從前了；他的死去的妻毀了他。是的，這是他的錯，她爲了我把他毀了。他自己說，他愛對她怎樣就怎樣。她也不管他做的事。那是對於一個男子有害的。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倒無須乎糾結一切事情。她是一味漫不經心，什麼事都做不好。但是我在家裏和田地上却是一個頭等的工作人，我化一個法生質牛奶同黃油都要記上帳，老拼音和新拼音的書我都能讀。我不要求什麼，只要正當的好的，你想我坐在這兒細細思量到明天早上，就能改變我的心意嗎？你是說，你走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嗎？看老天的面上

，不要這樣作。我要拚命啦！想想我的不幸吧！爲了他，我看不起一切的男人，在我心頭第一個人就是他，除了上帝；他如今把我在大衆面前取笑，並且威嚇我，使我結婚後還受苦。我想到這件事，我的頭髮都豎起來了。姨母，你一定要帶我走，使我忘掉了我的憂愁；假若你要留我在這兒，我就得死了。」

瑪丁迦姨母不肯再拒絕她的悲傷的懇求了。

「唔，頭一次倒不關緊要，你可不能再來第二次了——溫柔一點吧，溫柔一點吧，不要再發脾氣了。我可以說說我心裏想說的嗎？我敢打賭，我們在這個房子裏連做一塊麵包也做不完的。快點！拿起筐子來，擡在你的背上！我想你擡這個是很容易的，你應該補你給我的害怕呀。不過你不要直着腰走；多彎下去一點，讓大家都看着你好像擡着一個重載。你自己也知道那樣大一個筐子，裝滿了黃油有多重。你不要讓人看着好像裏面裝滿了羽毛似的。假如你要加入偷稅，你必須注意這些事情：有時極細微的事會變成一座賭博。這是一點不會錯的，現在讓我們借着上帝的保護起身吧，你要注意我們出發的脚步走得對，我們兩個人就可以平安地回來了。你也用不着害怕我的同夥，他們並不像執棒子弟那樣，他們都是很可敬重的人，尤其是老馬吐詞。你知道他嗎？每逢星期日和各种聖日，他總要到教堂去，離講經堂很近地站着，聽講聖經。他最愛教堂和聖調，他對宗教很誠篤。在四旬齋的期間，他決不偷稅，他也不吸煙，爲的是讓上帝看得起他，總之，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正和我的可憐的丈夫一樣；他們兩個簡直可以做親弟兄呢。他做這項買賣和他的頂小的兒子一樣的敏捷，沒有人趕得上他。他是這個團體的領袖，有



「二十個夥計。他們一個個地走着，相距一百步遠；他們流動着像人影一樣，從前有五十個人，現在和百業相同，這個生意也衰敗下來了。他爬山像一隻羚羊，耳朵的靈敏像一隻鸚鵡；靜着半哩遠，他就嗅得到警察的氣味。只要在路上一點小錯，他就做記號給別的人看，領着他們逃到偵探不敢前往的小路上去。我總是在靠近所謂「美井」的克雷斯采夫森林中去迎着他們。馬吐司照例帶着他的私貨在那裏迎我；他不和別的人去進行這個事。」

在談話的時候，她們已經偷出了屋子，來到森林。她們沉默着前進。

文達迦覺着冷，深而潮濕的黑暗包圍着她，聽見怪異的刷刷的聲音，歎息，呻吟在她的頭上，她不知道這些奇異神秘的聲音從何而來。牠們真是由松樹和樺樹生出來的，還是天地間有一個東西在那裏悲傷呢？冷的戰慄從她的背脊骨竄下來。有時她覺得好像在一座深湖底走着，水正在她的頭上哀哭。她想起了一個神仙故事，一個佃戶在她父親的家裏常常講給她的，在冬夜爐邊的椅上：

「從前有一個鎖，忽然陷下去，一個湖却替代牠出現了——一切的發生，由於鎖裏隱藏着一個寶國賊。現在據說在湖邊還得見鐘聲，那是湖底的居民在那裏敲鐘求救啊。」

現在她爲什麼想起這個故事來呢，因爲她自己正在毀滅的懸崖上，而且心裏懷念着的愛人，已經變成負心漢了。她的心悲哀地跳着，像下陷的鎖裏的鐘聲，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從來不知名的恐怖佔據着她的心；她向來沒有半夜在森林中來過。她住慣了田地花園圍繞着的房子，這種神秘感覺着不慣。

「不過我寧願在森林裏來受罪，待候偷稅的人，我也不肯降低身分來做侮辱我的男人的踏脚板呀，」她心裏對自己一再地重述着，從來她的恐怖簡直被惱怒壓下去了。然而現在她是孤獨地在世界上，在黑暗的森林中悲哀地徘徊着，要她忘却從前從她父親那裏飛到新郎家去做新娘的快樂時光，仍是不可能的。在那天，西方的天空發紅，像一座火海；她的眼睛看見天開，她的心充滿了快樂的感覺。但是這些幸福的夢與愛，竟沒有一樣實現；所有她的青春的希望都霉爛了。她怎麼能够不心碎神傷呢？

「我要把這件事忘掉，真的我要，」她告訴她自己，但是心的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向她說，她決不會忘掉，她的心決不會和把牠已經全部給了他的男人分離。

「我不能爲牠損一根頭髮。或者他現在正在和我的對頭嘲笑我吧，我不想他了——我不想啦，他也不值得我來想！假若我現在住在這里，不會有人來告訴我他的新的求婚和結婚；也沒有人來對我誇獎他的新娘——她的美，他對她的恩愛。恩愛？他能够真愛她嗎？我簡直不能相信呢。我責備他很嚴厲，但是他就會去愛旁人——不會，甚至於怨恨也不會使我相信的！男人們的愛情的意見與我們的大不相同；不幸我已經知道了，在他結婚之前，他並不像這樣！他的妻子把他的性格毀壞了。」

文達迦在含淚的獨語中被阻止住了。她的姨母停住了腳，緊跟着她的文達迦也不得不靜靜地站住。老婦人從她的背裏裏拉出一個笛子來；把牠放到嘴上；發出一種柔和的聲音，誰聽見都以爲是一隻小鳥半夜在枝頭長鳴。拉長的回聲從遠處回答出來。她的姨母歡喜起來了。

「老馬吐司還在那裏守着呢」她耳語道，「他知道就是天落石頭，我也要來的。他能够倚靠我。不過我現在要快一點，不要讓他等得太久了。」

老婦人加快了步子，文達迦也緊隨着她的脚步。她們到了一個險峻的山巒了，被樹林蒼鬱地遮蓋着的；文達迦想她們一定得繞過去，但是瑪丁迦開始爬了，筆直着身子；她的姨姪女匍伏在她後面。一個突然的轉灣帶着她們到了一個山窟，在那裏一個人的影子出現了，那就是馬吐司，他在草裏躺得很久，等候着他的落後的運貨者的來臨；他現在站起身來了。

他在樹叢中聽見了一種聲音，便從衣服底下拿出一捲東西來，但是他一聽是兩個人近前，他便扔下了那個捲子，將手去摸胸前的口袋。文達迦驚怕起來，向後退走；她看見一支手槍的口對着她的頭部了。她不過嘆了一場虛驚罷了，瑪丁迦要是不快步向前，去解釋她的同伴是誰，誰知道會發生什麼意外呢？文達迦已經嚐過恐懼的滋味了，她渾身都發抖起來。老偷稅者看見她恐怖的情形，大笑起來，一隻硬得像骨頭似的手掌伸給她。她却沒有覺得好笑。她戰抖着，好像她當面遇見了死亡一樣。她胆怯地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又引起了一陣新的大笑。

他說，她的姨母是與衆不同，像這樣的女人現在是不會生出來的。

當時瑪丁迦把那一捲貨收藏在筐子裏，她又重新裝置一過，使人除了黃油不疑筐裏還有別的東西。她不准文達迦藉着了；她看見她被手槍吓得失去了靈機，怕她做出什麼糊塗事來。

老馬吐司點頭贊成，又重說假若瑪丁迦放棄了這個買賣，他也就退休了，不管將來開到什麼結果。他告訴她把私貨帶到她家去就行了；一個從雷樓路來的布商會叫人來取，送牠給一個主顧，他要這段綢子做他女兒的嫁粧。

老馬吐司剛說完這個話，他忽然不見了，好像他站着的那個巖石把他吞下去了一樣。文達迦全身反發抖起來；他的出人意外的失蹤，他的粗魯的言語，和古怪的手勢，還有他的野蠻的大笑無一不使她神經錯亂。啊，羅加斯，羅加斯！他把她害成這個樣子的呀！這就是她的信心的報酬了，她是想拿這個信心把她一生的命運都放在他手裏，不相信快樂能由別的男子得來的。誰能想到他使他這樣不愉快呢？而且因為他的過失，文達迦幾乎把生命斷送了！聽見她的死耗，他會感動嗎？他肯來送殮嗎？在臨死的時候，她會寬恕他嗎？不——她不能饒他。當她知道這個過失並不真是他的，却是毀壞他的性格的他的前妻的，她應當永遠恨他，到上帝面前去抱怨他嗎？

文達迦因為寒冷和心頭的悲痛戰慄着；同時她還怕最壞的事仍要到來，一羣警察和巡丁忽然會來攻擊她，把牠抓到監獄裏去。

「唔，你覺得偷稅這件事怎麼樣？」她的姨母帶着狡滑的微笑問道，他們這時從森林中出來，遙向「松林」走着。「我很喜歡，」文達迦很快地牙齒打着戰回答她。

羅加斯和他的跳舞者由音樂隊領頭回到飯店了，村中強健的人們都伴着他去由他出資作樂，跳舞跳個心滿意足。他決定那天晚上要設法懲罰文達迦，所以他大開宴會，

邀請他的同志和所有的不古板的風流女郎來，她們才知道他的真正價值。他吩咐店東好好招待那天晚上來的每個客人，讓她們盡興喝酒。

他跳舞得很快樂，拿着一隻盛滿酒的杯子在手裏；他和第一個女郎跳完了，又把第二個抱在胳膊裏；他甩不着召請她們也自願前來；他們互相爭勝，看他究竟歡喜誰。每一個人無不爭先恐後；每一個嘴唇上都有甜蜜的話，而且眉目傳情；她們都興高彩烈地要擁抱他。沒有一位怕驚動他的亡妻的安息；他願意和誰接吻就和誰接吻；他要接多少吻就有多少。不過她們爲什麼迷不住他呢？爲什麼一會兒他全都厭倦了呢？爲什麼他離開跳舞，在酒館一隅的枱邊坐下來，決定不再跳了呢？爲什麼他面目陰沉，好像和全世界宣戰，把酒杯推在一旁好像裏面盛着苦艾呢？爲什麼忽然他跳起來飛出飯店，好像有人在耳邊告訴他他家失了火呢？

羅加斯從飯店，從音樂和他的夥伴跑出來，因爲一切他都厭惡起來了。在野驢的噪音和雜亂之中，在女郎們中間，她們正在諂媚他，贏取他的光寵，把文達迦從他心頭趕出去，不過反動已經開始了。當公共快樂升到最高度的時候，當女人們預備盡力地娛樂他，拉他進她們的圈子裏去的時候，文達迦的形象追趕他，轉瞬逐不掉。他不能不把她和那些正在向他求愛的女人比較，他覺得所有的驕傲和脾氣，她的才能的，諷諷的言語，使她有一種不同常人的活潑精神。她對他是多麼鍾情，而這些年來她又多麼拘謹守禮啊！她的心意是多麼真誠，她對他的愛情的證明是多麼一心一意啊！她所給他的，她不會給予別人；他很堅信這種情形。今夜在他的求賴的女人中間，他知道假使他沒有被捉住，同樣的話

和握手一定明天又會給與別的合式的人的。

這些女人當然會使他的愛人煩惱，不過他並非出於情願；現在她們使他明白了文達迦即令有她的過錯，就誠實和品格純潔兩點來說，也遠在她們之上。

在深夜靜穆之中，他來回地走着，走了很久，審思着對於文達迦將來行爲的辦法，她川殿厲的拒絕把他傷得太深了；在他們婚後，他會要很久都惱着她！這也是她咎由自取。他是不是要繼續着拿回執對固執打倒她的驕傲，表示他現在是主人，將來也是主人呢？他今晚上對她做出來的事情，還不够她受的呢？他們見了面的時候，她會要說什麼呢？他決沒有想到她居然會把她的威嚇實現出來。

我們的羅加斯是這樣的深想着，他以爲他自己還在飯店後面田野上從這頭到那頭地散步；他不知不覺已經走近他自己的田莊了。一直等到他站着靠近他的小花園的籬笆，他才明白。忽然他聽見一聲快樂的喊叫，一個女人向着他從屋子裏跑出來。原來是女僕。

「啊，就是你一個人？」她帶着失望的聲調說道。

「唔，還有誰呢？」

「我以爲女主人會同你一塊兒回來的。」

他驚訝起來；他疑惑一定出了什麼事了。

「女主人，」她顫聲道，「他從哪兒回來呢？」

替代着回答，女僕大哭起來了。

「發生什麼事了嗎？」羅加斯心緒擾亂地催促道，「爲什麼晚上這個時候你還站在这里呢？你爲什麼還不睡覺呢？你爲什麼哭呢？」

「我怎麼能不哭呢？」女僕嗚咽道，「我們的主婦已經

永遠拋下我們了。我們再也得不着像她那樣的人了。尋遍天涯海角，你也許找得到一個比她更好的。不過我們全都愛她，因為她心地慈祥，凡事整齊清潔。她總是為別人打算，常常預備替你盡一番力；他決不驕傲。她對小孩是多麼好的一個母親；她再也得不着像她那樣的母親了。小傢伙也和她很熟，她遞奶瓶給她的時候，她就望着她微笑。可憐的小東西！她相信她的照料她愛她和任何母親一樣地深情柔和。現在她成了孤兒了，我們也是一樣。」

羅加斯蹣跚着，抓住了籬笆。

「那麼主婦走了嗎？」他遲鈍地重說了好幾遍。他不能相信他所聽的是真的事實。

「當然她走了！她為什麼不走呢？」女僕傷心地斥責道。『你和三個婦人在她的窗戶下面跳舞以後，任何女郎都要走的。啊，為什麼你一定去做那樣一個流氓呢，我們都深知道她做的事一點也沒有錯。我們也生得有眼睛耳朵，我們不能不注意這些事情。像那樣一個十全的好女郎，不久就要結婚了，她被逼着不得不到陌生的人羣中去，或者甚至於到日耳曼去！是的，我敢確定她一定得到日耳曼去。她能夠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呢？她不得不離開祖國；在我們祖國裏，人們都要嘲笑她。』

據一般人說，羅加斯除了脾氣不好之外，沒有什麼別的過錯；離開了她，他就是一個仁慈、柔和、有善心的男人，他不會傷害什麼人的。羅加斯現在也表示人們對他的判斷很公正。她不僅十分溫順地接受了她自己的女僕的斥責，而且在她含淚教誨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心溫暖起來，好像從一個把他籠在圈套中的惡夢醒轉一樣。公平的旁觀者關於艾達

美德的簡單陳述勝過了他的非的辯論太多了。

也不知道他怎麼到了那里的羅加斯走進了他的屋子了，靠在窗戶旁邊，他在新婚時期常常總站在那里，想念文達。他在幸福的沉默中佇立着，在那天黃昏，等候他的愛人第一次到他的家來。

他望着紫紅的斜陽流動着的天空，幻想着他在離身邊生活一定是一個永久的蕭索的夢。如今一切是多麼地不同呵！地看見他的愛人在黑暗寂寞的夜間，從他這裏飛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含淚喫着奴隸的苦麵包了。他離開窗戶，改換思想，也沒有效果。他決定，他自己不要被湧在心頭的情感帶走，不要讓他們影響他的理智，也不要讓他在心裏為他的新娘喧嘩着的聲音。然而無論他的眼睛轉向什麼地方，總看得見她活動的痕跡。他的屋子布置得多麼美妙和舒服啊！對於那些東西看得十分周到，沒有一件小物件逃出她的注意。是的，他也許到天涯海角去找得着像她這樣的女人！他的眼睛落在她常常看見她俯視着的搖籃上，——那種景象深刺着他的心，悲哀完全把他主宰住了。她為什麼走了呢？什麼把她趕跑了呢？因為她太重視紀念他的孩子的母親了，這勝過他所做的事情。

「假若她錯了一千次啊……」最後他刺激地喊道，坐在搖籃邊，沉默的哭泣着的女僕驚訝得跳起來。

「我難道就不應當姑息她嗎？我總責備她，因為她的固執。雖然她知道沒有同我結婚的希望，她還是一個挨一個地拒絕求婚的人，我從前是足夠喜歡他的固執了。他使我非常快樂，我把他叫做「堅定」，我向他誇獎這一點，比別的什麼都誇獎得多。別的女人能夠誇獎我和另外一個人結婚嗎

？實在的，當她看見我的父母是多麼殘酷的時候，自己就使我屈服，不要因為她的關係，讓他們咒罵我。別的女人一定會責備我了，因為我只聽父母的話，不聽她的。從開始她就像金子那樣的美好，對於我的名譽比我的愛情還注意——結果這就是她的報酬啊！我那樣地磨折她不過因為一個接吻罷了。每一個人都笑他，這是我對錯；她從他的父親家裏被推出來，她不得不到生人羣中去賺錢生活，這也是我的錯。——但是不，不，我不要把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我明天要到老人家去，把一切都告訴他。他一定會尋找他的女兒，讓我知道我屈服了，她無論怎樣恨我，我也不計較了。不過事情總要做得體面，像朋友一樣。誰敢譏笑她，我就要殺誰；我得讓他們知道！不過老頭兒到那兒去找她呢？」

羅加斯對於這件事想了許久，同女僕商量，問她文達迦是從什麼方向走；然而毫無結果。最後他想起來了，瑪丁迦是一個找尋她的蹤跡最合式的人。老婦人常常是在路上，而且常聽見最近的新聞。她很容易由販私貨者裏頭去調查文達迦是否已到日耳曼去。一會兒，羅加斯把別的情感全壓制下去，只是惦念着文達迦快快地平安回到她父親的家和尋常的環境來。

他知道老瑪丁迦在日出之前照例從作買賣回來。黎明是臨近了，他就毫不耽擱地起身去找他，趁着她回來的時候。

他到了「松林」，深沉的寂寞統治着她的住宅，他從窗口望進去；屋子是空的。運貨的人仍然在外面。不過她不久就要回來，因為她不願意白天被人看見她帶着東西在樹林子裏。幾分鐘內她一定回來；因為天已經發紅了，太陽正在山脊上要升起來。

羅加斯倚靠籬笆，等候着。

她來了，他看見她在樹林中闖了；看見了她的羊毛圍巾。她不是一個人，還有一個女人靠着她在一起，或者是她的一個幫手吧。

他正要藏在松樹後面，等候不受歡迎的第三者的離開，文達迦的統母看見他了。

「羅加斯，羅加斯！」她對她的夥伴發狂地喊道。那位夥伴正低頭走着。

過了一會，羅夫聽見一個難過的快樂的喊叫；瑪丁迦的夥伴從老婦人身邊跑過去；兩隻戰抖的手抱住了他；一個吻親到他的嘴唇上，比從前他在白楊樹下所接受的熱烈過一百倍。羅加斯抓住了新娘的帶子，舉起她來，情感的奔放，使他簡直說不出話來，他把她帶着回到家去了。

我們對於文達迦應當怎麼想呢？最初她反對接吻，寧可他做一個流氓，也不肯給她不久就要同着到神壇去的愛人一個接吻——逃跑了，寧願到販私貨的人群中去也不允許，怒氣發洩以後，她却自願和他接吻了，不待請求。啊，婦人，婦人！她們哪一位知道自己忽然會感情用事起來了呢？只有上帝明白這個道理。我空耗了我的腦筋去想牠，一無結果。假如誰愛牠牠參透出來，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們以為一個有理智的人決不會宣傳，羅加斯在結婚日向大眾誇口說，他的新娘寧願加入販私貨的團體，也不肯在婚前和他接一次吻。偏偏他本人對於這件事却很驕傲，把她喜氣洋洋地宣布出去。

像豬舉行婚禮，在照例放槍的時候，誰放的聲音最大呢

文達還有許多伴郎，六個騎着馬在離旁邊，第七個便是證婚人。老馬吐司放槍用的火柴比那些年青人都多。他一隻手拿着一桿手槍，同時放了兩響。當別的客人經過他的時候，他靜靜地站着，放起槍來，把那些站在菩提樹下的閒人都震得耳聾了。

瑪丁迦，他的夥伴，微微地笑着，當他屢次拿槍指着她的頭部尋開心的時候。從前文達託瑪丁迦去邀他參加婚禮，爲了舊日友誼的關係；他曾問過自己爲什麼他也不來一個結婚呢？他決定把每天的辛苦和重擔都交給他的兒子，並且請求瑪丁迦也採取和他一樣的法子，他們都應當給他們的老骨頭一點休息。她也健康滿足地在他旁邊享樂殘年。假若他們結了婚，她在她小茅屋內也就不會寂寞了，他們能夠消磨這隱微的生活的餘年，談點快樂的家常閒話。

瑪丁迦答應了，立刻就預備結婚。現在他們的結婚的布告貼出來了，這就是老馬吐司那樣起鬧的原因。瑪丁迦請菩提樹下的朋友們喝她的喜酒，沒有一個人是只准喝一點的；一定都得乾杯。沒有一個伴姑不是收到很豐富的禮物。朋友們雖然參加過許多次婚禮，他們覺得永沒有這次值得紀念。老瑪丁迦只花了一點她存儲的錢在這上面，可是已經得到大家的敬重了，因爲她的慷慨大量。以後很久，她怎樣堂皇富麗地爲她的姪姪女文達迦舉行婚禮，都還成爲隣人們重要的談資。

嘉樂琳·史薇娜 (Karolina Svella 1830—1899) 爲十九世紀捷克的女作家，和博仁娜·林科娃 (Božena Němcová) 同享盛名。她的小說以描寫波希米亞的農民生活見長，可以代表早年捷克文學上理想主義的作風。

新書

世界科學名人傳

曾實基編譯 每冊實價一元一角

本書是根據 (Cave Wilson) 所著的 "Great Men of Science" 古今世界大科學家對於科學努力的經過，一生奮鬥的事業，編譯而成。文字力求淺顯，內容力求通俗，注重事實的敘述。採作科學的本或課外讀物，最爲相宜。

發行店書活生

號四八三路州臨海上

American Review June 1935

這篇論文是作者因為讀了最近 Sir Arthur Quiller couch 的一部演講集子 *The Poet As Citizen* 而發的一篇詩論。那集子裏屢次講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而詩學裏有兩個基本之論，一為摹仿論，*mimesis* 一為淨化論 (*Katharsis*)，本篇作即依此別作發揮，先論後者。這完全是哲理的藝術家言，其說殊細。聞作者尚有一篇 *The Mimesis Principle*，隨後發表，係論前者。

*The Poet's Eye.*

By C. H. Lawrence.

Quarterly Review. July 1935.

這是本篇作者讀過近一年英國所出的詩論和詩集而寫就的一篇總觀察。大意說，詩人的眼是尋求而省察那真即美，美即真，遠及天地萬物，內至人心深境，這是自莎士比亞直到現在還未變易的一個說法。詩人的作用是甚麼呢？歷來著書立說者甚多，實則詩是發揮美，力，實在，智慧，神奇，是人生的一個自然恩物，也便是人類所享受的一種自然作用，不過惟有詩人始能創出。就看現在的詩作，亦復如是，雖然思想各異，而共求真理則皆同，把天地人生看成一體，懷往開來，其特力是作而不息的，文明的新頁，賴以成之。文中所舉的新書共十一部，皆有簡單的評述，茲列於後，以備考焉。

1. *The Poet as Citizen and Other Papers.* By Sir Arthur Quiller couch. 1934.
2. *A Reading of Poetry.* By S. R. Lyssaght. 1934.

3. *A Guide to Poetry for Reciters and Teachers* By

R. L. Megroz. 1934

及士論集。

4. *Modern Poems for Children* An Anthology for school

and Hom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Isabel and R. L.

Megroz. 1935

5. *The Laurel Bough* An Anthology of Verse (1380-

1932). Selected by Howard B. Powley. 1934.

6. *Modern Poetry 1922-1934* Compiled by Maurice

Wollman 1934.

及士論集。

7. *The House of the Titans and Other Poems.* By "A.

R." 1934.

8. *Fuel* By Wilfrid Gibson. 1934.

9. *The Making of Man* By Alfred Treadder Shep-

-pard. 1934.

10. *Unknown Lovers and Other Poems* By George

Rostrevor Hamilton 1935.

11. *The Poems of John Clare* Edited by J. W. Tibble.

1935

及士論集。

Shaw: *Socialist and Aristocrat.*

By St John Irvine.

*Current History.* July 1935.

這篇文字可以說是蕭伯納的行狀，從一八五六年他下生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他七十九歲，其間如他幼年的失學，少年的不得志，中年的大露頭角，晚年的著作成功，都處處提到。而他一生差不多可以分做兩截，早年因環境的困窘，思想趨於社會主義，中年以後在政治和宗教上安定自己的信仰，思想似成一反流，近於貴族之式。這或者是英國人的個性使然，對文化藝術批評觀，長於辨論之術，所以小說之作多失敗，而對話的藝術皆成功，終究完成一個偉大的戲劇作家。非偶然也。本年夏季的 *Sewanee Review* 有 Robert Wilkin 的一篇論文曰 *The Sage of Durdon* 亦係論蕭伯納者，可以參閱。

Aldous Huxley's Humanism.

By Winfield S. Rogers

*Sewanee Review* July-September 1935.

James Joyce.

By Paul Himer More.

*American Review*. May 1935.

赫胥黎和瓊艾司是現代英國作家中兩個簇新的人物，研究他們的文字太多了，本刊提要裏也屢次提過。現在這兩篇，前者頗有系統，後者極爲深切，一者解釋人生的哲學，一者解釋藝術的哲學。而後之作者是美國現在一個重要批評家，當然尤爲人所重視。

Thoughts on Modern Poetry.

By Howard Blake.

*Sewanee Review* April-June 1935.

本篇是論現代詩的試驗與其失敗，蓋皆缺乏共感之義（Catholicity）與確信之心，而徒作新奇驚人之舉，懷浪漫之遺性，作自炫之成功，雖用盡藝術上之技巧，而不能表現現代之整個。其失在前無古人，急造新典，而實不備，故不足爲將來法也。文中特論四個現代詩人，即 T. S. Eliot, Archibald MacLeish, Wallace Stevens, Hart Crane 是。此人議論稍舊，亦新詩批評之一種意見也。

ian Novel in America. 1888-1900.

By L. Shuter.

*Atlantic Quarterly*. April 1935.

這好像是十九世紀末葉美國文學史的一章，說明一個短短的特別時代，便是理想國式的小說之產生與消滅。原來美國到一八九〇年，邊疆時代（Frontier era）度過，工業主義開始侵到個人的自由，機械大行把財富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漸趨都市化，勞資之爭以起。一時人的思想和實際接不上去，一面又逃避不了，於是遂因不滿足而幻形出一種新的理想國，便產生出一派新的小說。當時的標準之作爲一八八八年 Howard Belamy 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一時作者大興，而在文學上看，以一八九四年 William Dean Howells 的「從阿楚里亞來的」（A Traveler from Ahruria）爲最佳。現在這些作品都已被遺忘，只可研究十九世紀末一般經濟和社會的意見，在美國文學史上有永久地位的只 Belamy 與 Howells 二人之作而已。

Trends in Modern Fiction.



By Winifred L. Hutchings.

The Library Journal. July 1935.

本篇論近代小說之趨勢，和前一期所介紹的那篇美國今日的小說界作法是差不多的，只就作品按篇解說，不提空立論。本篇所謂近代，並沒劃明時期，看文中所舉的例作，可以說是最後幾年的，因為都是極新的東西。大意言，近代小說可作兩面觀，一面是文藝上的價值，一面是對人生的價值，以及與今日這個變動世界的關係，本篇所論是以後者作標準。前幾年，小說界有幾種趨向，如寫農民生活，寫意識之流，寫心理分析，寫譏諷美國生活，寫歐戰以後的人心幻滅，書中的人物典型都是萎弱的無目的的，神經病的多痛苦的與現實不相符合的，一言以蔽之，都是多感的 (sensitivity) 向下的。最近却不然了，雖然也一樣的是反抗的批評的諷諷的探索的，然而態度卻漸就健全，從個人的漸進為社會的，對於這個變動的世界和人生漸事了解而趨於接合。其間有幾種新的趨向，第一是沒有中心人物而鋪寫一個羣，例如以一個旅店或一個海船為全境者是。第二是用傳記的形式寫一個人的自生至死。第三是寫一個家族的幾世變遷。第四是寫一個小地域的特殊情景。第五是寫廣大的民衆，即所謂普羅小說者是。每種之下皆舉名著為例證，而以美國作品為主。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By Donald Davidson

American Review. April 1935.

本篇是論美國文學裏的地方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對近來

地方寫實作品之勃興而發的，是一篇提空立論的文章。大意說，地方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文學上是一個東西的兩個看法，而在美國，國家的文學便建立在地方的文學之上。地方的文學是一種地方生活的自識表現，而國家文學是地方積力的混合表現，所以二者是相合的，不是相對的。美國的文化與政治是由地方開拓而發展起來的，自漸漸脫去歐洲的遺傳以來，便在各地方上分途生長，單位很多，近來地方文學的興起是自然之理，是不能和歐洲國家文學作同樣看的。這是近來文學批評者把文學在美國作國家與地方的分論之一種錯誤。所以應當不拘泥於過去，而任其將來的自由發展，不過地方寫實的作者也不可以此自封，應該以地方為出發點，擴展到整個和動着的世界。

O'Neill and the Poet's Quest.

By Richard Dana Skinner.

North American Review. June 1935.

這篇長文是討論歐尼爾 (Eugene O'Neill) 的劇本。大意說近代戲劇常作社會問題之探索，如易卜生蕭伯納是其最著者，却皆達不到人生之情緒與道德的內涵之境。歐尼爾則於此表現甚富，他的劇本既不是社會的勸懲，也不是當代的諷刺，而是藉着新舊的事物，由個人的思想情緒和想像的創化，以達於人生的大體，可以說是詩人的探索。所以要捉到他的作品的深處，必需先明白他那豐富的可驚的內在經驗，那經驗便是歷來詩人盡力所表現者。然而他不是一個預言者，也不是聖人，更不是領袖，只是一個千頭萬緒的多覺詩人，他的內察是深刻的，他對於道德問題的意識是震動的，他的

靈魂衝突的經驗是比誰都敏銳的，他在黑暗之中尋求光路之心是高超的，他是和我們同進的一個旅伴。全篇皆本是意詳加發揮，極見精微。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By Theodore Maynard.

Catholic World. June 1935.

Robinson as Man and Poet.

By Harriet Monroe.

Robinson in America.

By Morton Dauweh Zabel.

Poetry. June 1935.

魯濱孫（一八六九——一九三五）是近代美國一位重要詩人，生平著作殊富，於本年四月間逝世，各雜誌作文追悼的很多。關於他的生平爲人和作品評價，久有專書論定，這裏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個人的回憶錄，後兩篇是作蓋棺之論。本年五月號文學裏有傅東華君紀念文一篇，略述其生平與作品，可以參閱。

The Riddle of Modern Writing.

By Alan Devoe.

Catholic World. July 1935.

本篇討論現代幾個散文作家的文字技術，這和中國前幾年的文言白話似的，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本篇作者，眼光較舊，不特對於 Gertrude Stein, James Joyce, H. H. Cummings 的不知所云一派，表示不敢恭維，即對美國的新作者 Ernest

Hemingway, William Faulkner, 亦不謂然，對 Dos Passos 也搖頭。似乎固執太甚，然而他把文學的構造藝術看得十分嚴格，這也是一種文學見解，非無理之爭也。

The Hamlet of Thomas Wolfe.

By Robert Penn Warren.

American Review. May 1935.

Thomas Wolfe: Legends of a Man's Hunger in His Youth.

By Ann Preston Bridgers.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April 6, 1935.

Edna Ferber.

By Louis Bromfield.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June 15, 1935.

James Boyd.

By Julian R. Mead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June 29, 1935.

這四篇論文是講美國三位作家。第一二兩篇講 Thomas Wolfe 這人是近五年來大露頭角的一個小說家，首著 Look Homeward Angel 一書，人皆重之，最近又出第二部小說 Of Time and the River，復得美譽，二書皆自傳式之作，寫一個青年對時代生命之混求，背景包羅極廣。據云在計劃中的共有小說六部，包括時期自一七九一至一九三三，有兩部也已寫成，有兩部尚未動筆，將來可以成一個大的 cycle。這兩篇論文，前者論其作品，後者述其爲人，其人是年僅三十五歲的青年。第三篇講 Edna Ferber 女士，這人前已以 *S. B. & Co.* 及

Showboat 等小說得名。最近復出 *Come and Get It* 一書，寫威斯康辛地方一個斯堪狄內維亞人和他的家庭的故事，她篇論文述其生平並論其人格。第四篇是講最近以 *Roll River* 一部小說名重一時的 James Boyd，略述其為人及其作品。*Roll River* 是寫歐戰前後本薛文尼亞城的一個故事。

### A Survey of German Literature During 1934.

By Edwin H. Zeydel.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May 1935.

本文的題目是「一九三四年德國文學記略」，實在不能算是一論文，只是一篇敘錄而已。批評的話可以說是沒有，只就小說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文學批評美術歷史哲學影戲等，把每種裏所出的新書，舉個大要，且對每一種書加幾句簡單的解釋，那解釋也並不是作者的意見，是依據幾種德國重要文藝雜誌而參證的。例如 *Die Literatur*, *Die heine Literatur*, *Die heine Rundschau* *Süddeutsche Monatsheft* 等也。我們看過這篇東西，可以知道這一年裏（其實只幾個月）德國文學界有些甚麼人的工作，和大概出了些甚麼作品。歸納起來，精神是活躍而偏向的，樂觀而民衆化的，趨於國家主義情調之復興。

### Italian Literature in 1934.

By O. A. Bontempo.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May 1935.

本篇述論一九三四年意大利的文學。普言戲劇，近十年間意大利戲劇界在理論上多宗皮藍得婁與支阿來里（Luigi

Charelli) 之說，走上哲學的創造一途，變成一種知識的貴族性。最近議論叢生，作解放的運動，結果產出一個國家劇院，成了法西斯勢力之一。至如最近著名之劇本，當推皮藍得婁的 *When One Is Somebody* 和 Sen Benelli 的 *Caterina Storti*。次言小說，近來亦有兩個特徵，一為自傳式小說的流行，一為個人靈魂之孤表，與社會環境隔絕太甚。至如一九三四的新作，當推 Alfredo Segre 的 *Agenzia Abram Lewski* 和 Ettore Cozzano 的 *Un'Uomo*，以及兩部女子之作，一為 Grazia Deledda 的 *L'Argine*，一為 Marise Ferro 的 *Barbara*。其餘如 Raoul Radice 的 *Vita Comica di Corinna*，Alfredo Panzini 的 *Decima Legione*，Giuseppe Panciulli 的 *Alza Bandiera!* 亦皆佳作。第三言詩歌，與戲劇情形相似，無甚生氣，惟女子詩壇主盟者 Ada Negri 女士，四十年前曾以 *Patetia* 詩集見重於時，最近出 *Vesperina* 集，前後作一大完成。最後言批評文字，亦有四五部，則不甚重要。本篇尙有一節，特書皮藍得婁，因其新得諾貝爾文學獎金之故，此吾人已詳知之事也。

### Current Swedish Books.

By Gurli Hertzman Hricson.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June 1935.

本篇是記述瑞典幾個作家的新著作，約列如次：(1) Albert Engström 的短篇小說集 *Naked*。(2) Harry Martinson 的 *Aimless Wanderings* 劇本 (Cape Farewell)。(3) Moe Martinson (即前人之妻) 的小說 *女子與蘋果* (Women and Apples)。(4) Gosta Gustaf-Jansson 的

小說老人來了 (The Old Man is Coming) · (5) Erlida Str  
Indberg的記史特林堡 · 9 Par Lager Kviat 的詩和小說多  
種。

Selma Lagerlöf.

By Hanna Astrup Larsen

American Scandinavian Review. June 1935.

這是關於拉格洛夫女士的四篇論文的第一篇。第一篇簡  
期提要已述過，係記其生平，本篇則記其創作小說的經過，  
頗詳實。

The Literary Worker's Polonist

By Edmund Wilson.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35.

Bargaining with Writers.

By Curtis Brown.

Harpers Magazine. June 1935.

這兩篇文章都不是論文學本身的事，而是談作家和出版  
界的關係的。前者以作者編者讀者評者四方面的關係而論其  
各別性質和心理與其相對的義務和態度，而以雜誌有關係  
的中心。全自事實和人情上說法，是經驗談，是公道論，是  
指南針。作者是美國現在一個有名批評家，前已提過。後一  
篇的作者是專一在作家和出版者中間做商辦合同生意的，本  
着幾年來的經驗，發表這一篇談論，篇中舉出好多的事件  
，表出其間形形色色的情形，皆足備參考。他已做成一部書  
叫， Contacts，不久出版，是專講這個事的，本篇便是其

中的一章。這個辦法在中國似乎還沒有，將來著作多產出版  
發達，做所謂 Literary go betweens 的事的恐怕勢所必須有  
，這也是一件可注意的事。

## 「邊城」與「八駿圖」劉西渭

邊城 沈從文作 生活書店創作文庫

八駿圖 沈從文作 文學第五卷第二號

我不大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  
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科學的，我是說公  
正的。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隻眼，一直剝到作者和作品  
的靈魂的深處。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  
一片罪狀。把對手看做罪人，即使無辜，尊嚴的審判也必須  
收回他的同情，因為同情和法律是不相容的。歐陽修以為五  
法不外乎人情，實際屬于一個常人的看法，不是一個真正法  
家的態度。但是，在文學上，在性靈的開花結實上，誰給我  
們一種絕對的權威，掌握無上的生死？因為，一個批評家，  
第一先得承認一切人性的存在，接受一切靈性活動的可能，  
所有人類最可貴的自由，然後才有完成一個批評家的使命的  
機會。

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證明或者修正自己的解釋。  
他要公正，同時一種富有人性的同情，時時潤澤他的智慧不  
致公正陷于過分的乾枯。他不僅僅是印象的，因為他解釋的  
根據，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證別人一個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謂  
靈魂的冒險者是；他不僅僅在經驗，而且要綜合自己所有的  
觀察和體會，來鑒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隱秘的關係。他不應當儘

用他自己來解釋，因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類已往所有的傑作，用作者來解釋他的出產。

所以，在我們沒有瞭解一個作者以前，我們往往流于偏見——一種自命正統然而頑固的議論。這些高談闊論和作者作品完全不生關聯，因為作者創造他的作品，傾全靈魂以赴之，往往不是為了證明一種抽象的假定。一個批評家應當有理論（他合起學問與人生而思維的結果），但是理論，是一種強有力的作證，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一個批評家應當從中衡的人始追求高深，却不應當憑空架高，把一個不相干的同類硬扯上去。普通却是，最壞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個作者由較高的地方揪下來，搬到批評者自己的淤泥坑裏。他不奢求，也不妄許。在批評上，尤其甚于在財務上，他要明白人我之分。

這就是爲什麼，稍不加意，一個批評者反而批評的是自己，指摘的是自己，曝露的是自己，一切不過是絆了自己的腳，丟了自己的醜，返本還原而已。有人問他朋友，「我最大的奸細是誰？」朋友答道：「最大的奸細是你自己。」

我不得不在正文以前唱兩句加官，唯其眼前諸論的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而且是一個藝術家。在今日小說獨尊的時代，小說家其多如鱗的現代，我們不得不稍示區別，表示各個作家的遺蹟。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性質的不同，例如巴爾扎克是個小說家，偉大的小說家，然而嚴格而論，不是一個藝術家，更遑論乎偉大的藝術家。爲方便起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巴爾扎克是小說家的小說家，然而福樓拜，却是藝術家的小說家。前者是天真的，後者是自覺的。同是小說家，然而不屬於同一的來源。他們的性格全然不同，而一切

完成這性格的也各不同。

沈從文先生便是這樣一個漸漸走向自覺的藝術的小說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們看，想，瞭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驟。廢名先生的小說似乎可以歸入後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從文先生不一樣。廢名先生彷彿一個修士，一切是向內的；他追求一種超脫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麗自身。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他熱情地崇拜美。在他藝術的製作裏，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大多數人可以欣賞他的作品，因為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裏的。但是廢名先生的作品，一種具體化的抽象的意境，僅僅限于少數的讀者。他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他那少數的讀者，雖然少數，都是有子福的（耶穌對他的門徒這樣說）。

沈從文先生從來不分析。一個認真的熱情人，有了過多的同情給他所要創造的人物，是難以冷眼觀世的。他曉得怎樣揀揀，猶如在邊城裏，他揀揀那赤子之心的老船夫，或者在八駿圖裏，他揀揀他的主人公達士先生；在這裏，那揀不是一種智慧的遊戲，而是一種造化小兒的不意的轉變（命運）。司湯達是一個熱情人，然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謊，甚至於取笑自己。桑喬治是一個熱情人，然而博愛爲懷，不唯抒情，而且說教。沈從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說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詩的。（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有時很像女人的，不管寫怎樣粗野的生活，他能够細緻的叫你相信他有一個玲瓏的靈魂——他却也真有一個玲瓏的靈魂！）邊城

是一首詩，是二佬唱給翠翠的歌。八駿圖是一首絕句，猶如那女教員留在沙灘上神秘的絕句。然而與其說是詩人，作者才更是藝術家，因為說實話，在他製作之中，藝術家的自覺心是那真正的統治者。詩意來自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質，而調理材料的，不是詩人，却是藝術家。

他知道怎樣調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醜惡的材料提煉成功一篇無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覺，可以從亂石堆發見可能的美麗。這也就是爲什麼，他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空氣，現今中國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種舒適的呼吸。

在邊城的開端，他把湘西一個叫做茶峒的地方寫給我們，自然輕盈，那樣富有中世紀而現代化，那樣富有清中葉的傳奇小說而又風物化的開展。他不分析；他畫畫。這裏是山水，是小縣城，是商業，是種種人，是風俗，是歷史而又是背景。在這樣單純的地方，請問，能有一個壞人嗎？在這樣光明的性格，請問，能有一絲陰影嗎？「由于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我必須邀請讀者自己看下去，沒有再比那樣的生活和描寫可愛了。

可愛！這是沈從文先生小說的另一個特徵。他所有的人物全可愛。彷彿有意，其實無意，他要讀者拋下各自的煩惱，走進他理想的世界，一個肝膽相見的真情實意的世界。人世壞嗎？不！還有好的，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了的，應，這角落不是！——這些可愛的人物，各自有一個厚道然而簡單的靈魂，生息在公園的晨陽的空氣之中。他們心口相應，行爲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衝動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慾的情感。對於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全是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老船夫爲他的

孫女，大德爲他的兄弟，然後倒過來看，孫女爲他的祖父，兄弟爲他的哥哥，無不先有人而後——無己。這些人都有一顆偉大的心。父親聽見兒子死了，居然定下心，捺住自己的痛苦，體貼到別人的不安：「船總順順像知道他的心中不安處，說，『伯伯，一切是天，算了罷。我這裏有大興燒酒送來的好燒酒，你拿一點喝去罷』。一個伙計用竹筒上一筒酒，用新桐木葉蒙着筒口，交給了老船夫。」是的，這些人都認命，安於命。翠翠還擔心等着二佬回來要她哪，可憐的好孩子！

沈從文先生描寫少女思春，最是天真爛漫。我們不妨參看他往年一篇三三的短篇小說。他好像生來具有一個少女的靈魂，觀察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這種內心現像的描寫是沈從文先生的另一個特徵，回頭我們還有機會再看。

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這些人物屬於一個共同類型，不是個個分明，各自具有一個深刻的獨立的存在。沈從文先生在畫畫，不在雕刻；他對於美的感覺叫他不忍心分析，因爲他怕揭露人性的醜惡。

邊城便是這樣一部 idyllic 傑作。這裏一切是諧和，光與影的適度配置，什麼樣人生活在什麼樣空氣裏，一件藝術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藝術的。一切準乎自然，而我們明白，在這種自然的氣勢之下，藏着一個藝術家的心力。細緻，然而絕不瑣碎；真實，然而絕不教訓；風韻，然而絕不弄姿；美麗，然而絕不做作。這不是一個大東西；然而這是一顆千錫不磨的珠玉。在現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險還是一付可口的良藥。

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都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劇的成分。唯

其良善，我們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在來帶在人物氣質裏的。自然越是不靜，「自然人」越顯的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響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久的原則：悲哀。

這一切，作者全叫讀者自己去感覺。他不破口道出，却無微不至地寫出。他連讀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種空氣裏，在這裏讀者不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齊用——靈魂微微顫，好像水面微驚一動，于是讀者打進作品，成爲一團無間隔的諧和，或者，隨便你，一種吸引作用。

八駿圖具有同樣效果。沒有一篇海濱小說寫海寫的像這篇少了，也沒有像這篇寫的多了。海是青島唯一的特色，也是八駿圖最汪洋的背景。作者的職志並不在海，却在藉海增添悲哀的分量。他在寫一個文人學者內心的情態，猶如在邊城之中，不是分析出來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來的。他的巧妙全在利用過去反襯現時，而現時只爲推陳出新，彷彿刻筭，直到最後，裸露一個無常的人性。「這世界沒有新」，新却不速而至。真是新的嗎？達士先生不用往這裏想，因爲他已經不是主子，而是自己的奴隸。利用外在烘染內在，是作者一種本領，邊城和八駿圖同樣得到完美的使用。

環境和命運在嘲笑達士先生，而作者也在捉弄他這位知識階級人物。「這自以爲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他是一個小說家），以爲自己心身健康，『寫過了一種病（傳奇式的性的追求），就永遠不至於再傳染了！』就在他談論命運的時候，命運揭開他的癥疤，讓他重新發見他的傷口——一個永久治愈不了的傷口，靈魂的傷口。這種藏在暗地嘲弄的心情，主宰八駿圖整個的進行，却不是邊城的主調。作者愛他邊

城的人物，至于達士先生，不過同情而已。

如若有人問我，「你歡喜邊城，還是八駿圖，如若不得不選擇的時候？」我會脫口而出，同時把「歡喜」改做「愛」：「我愛邊城」！或許因爲我是一個城市人，一個知識分子，然而實際是，八駿圖不如邊城豐盈，完美，更能顯出藝術家的作者。

廿四年八月七夕。

## 「七年忌」讀後

秋 一 明

歐陽山作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歐陽山底出現雖然還不過是兩三年來的事情，但他在讀者中間造成了一個特殊的印象。在這裏我想試舉出主要的原由：

第一，他一貫地寫的是廣東底生活，一個特殊的背景；這構成了他底作品底獨異的色采。曾經有人問過：作者住在上海，爲什麼不從上海底生活攝取題材呢？這一問是問得有理的。但那「有理」，只是在希望作者也深入當前的生活這一意義上說的，和他底創作方法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更不能夠引伸到對於他底具體作品的評價上面。在批評具體作品的時候抬出這個對於差不多全部的作家都可以適用的一般的希望來，不但和問題不能接觸，而且客觀上還會抹殺作家底成績底積極的意義。

作家沒有權利說謊，他能夠寫的應該是他所熟悉的，他研究過的，他感動了而且消化了的東西。一個誠實的作家所

愛的是活的人生真實，他追求的也正是這個。用他自己的五官和思考認真地體識了的，成了他自己底東西的東西，才能够使作家在描寫過程上和他底對象溶合，才能够使作家所表現的是他用自己的底肉體和心靈把握到了的真實。在這一意義上，到現在為止歐陽山始終是胆怯地迴避着不寫他所不熟悉的的生活，我們應該看作是出於作者尊重真實而來的。對於他底這個尊重真實的信念，我們能够有評價的着眼點：第一，他是不是隨着流動不息的生活前進，不斷地去捕捉它底新的樣相，不只是停在一個固定的時期底回憶上面；第二，更要而且是在這里能够成爲問題的，在他的作品的里面，他是不是有了大胆地表現他所熟悉的人生的努力。這，在這八個短篇里作者有了回答，那已經不只是所謂「地方色彩」的問題了。

第二，他筆下的人物有一種特色，最明顯的是，每一個脚色對於生活都是倔強的。無論是用犧牲的行爲來贖罪懺悔的良心的知識人（明鏡）也罷，迷信神佛的自私自利的菜販子（菜販子佟熙）也罷，在大人物底犯罪前一點權力也有的警士（青黑的臉蛋）也罷……他們在對於生活的某一關聯上却總是倔強的，或者是被殘酷的生活所磨成的狡猾，或者是用來對付這個殘酷的生活的固執，或者是對於人生的一種企望。有些場合却是混和了這些成份的東西。而且，他決不把底人物寫成單色；一付面孔，一個性格，他總是用着粗粗一看好像是雜亂的甚至灰黯的色調曲折地襯照出來。

在現實里追求的是對生活認真而又是多采的人，這是這個作者底強處，雖然他有時因爲被他底人物底強的性格所迷，因而忽視了撫育他們的環境，看掉了我想是不應該看掉

的條件。

第二，從結構方面看來，他底描寫人物，大多數的場合用的不是故事底發展而是生活斷片，一篇小說好像是由幾片「速寫」連起來的一樣。在幾個不同的場景上這個人物有了怎樣的反應，由這來照應地顯示出他底輪廓。所以，他底人物很少有被一個故事底「中心概念」所勉強所束縛的痕跡，但這樣的作品同時也就使讀者覺得「散漫」，感受不到主題上的緊張味了。

據說歐陽山是最「難懂」的作家之一，除了下面要說到的技巧上的問題，這里所說的幾點對於讀者都比較生疏，或者也是原因罷。

二

我們先看傑老叔，憐憫，笑謔。這幾篇底主題比較單純，上面所說的速寫式的寫法表得最爲明顯。

傑老叔主要地是寫一個老年的挑泥工人（阿傑叔）底自發的反帝情緒。這個老工人底對於生活的認識和強硬性格是由幾個斷片描寫出來的：和其他的四個同伴調笑的時候他底話和說話的態度；他們在英國人院子里做工被兩個小主人用泥彈子打的時候他說的話；摘那個院子裏的「黃皮」的時候他底神氣；因爲同伴在英國人客廳里吐了痰他揀了耳光以後的表情和行動；最後，他冷靜地把這個憤恨表現在對於也是反帝的漁販子們的救助上。

耐心地讀去，這個老工人底性格就凸出在讀者前面。我們舉出他揀了耳光以後的幾片描寫來看一看：

老傑叔大用皺紋圍住的眼睛注着大新公司底高聳的



不屋頂，向那些身上發出酸臭的汗味的人物問：「究竟是那個吐的呀？」

別一個瓊州人胆怯地供認：「我吐的，本來我想……」

矮小的老頭兒在鼻孔里哼了一聲。從百歲主張去向那洋野狼分辯，說不是他做出來的事，他望了百歲一眼，用憤怒的腳步代替了回答。

「回去呀，」他在走上東橋的時候斥罵了，「你們想跟我上北京麼？」（七九—八〇頁）

從百歲在桂珍茶館碰見傑老板。沉思造成那被虐待的人一付板滯的面孔，低下頭默默地喝茶……。

「阿元，賒給我兩件凌教糕，替我用紙包一包，行不行？」

阿元望了老傑一眼，做着鬼臉走掉了。老傑怒罵起來，說他老板也欠過他四毛錢牌九還沒還的。他底無肉的手指顫顫地伸出來，前額掛滿汗珠，額下的稀疏的長毛在空中拂拭着什麼，像一些滑稽的假鬍子，眼睛腫脹地貯滿淚水。（八一—八二頁）

當工頭同了兩個伙計去找老頭子，用爲了生活和忍辱起家的道理勸他復工的時候：

傑老板不自然地笑了笑，翻身坐起來說：「我活了一輩子也沒有遭過這樣的羞辱的。」隨後跑到後院井邊洗衣服，把那三個客人丟在神樓底了。從百歲站起身身的時候，就想起了傑老板從前在桂林當兵的時候，打了自己的排長，坐了三個月牢故事。（八四頁）

這里沒有一句說明，作者給我們看的是這個倔強的老人

底棱角。滿腔的憤恨從他底簡單的動作和語句溢露出來了。

然而，在描寫上作者有時「限制」了他底筆鋒，因而削弱了這作品底豐富。當一個工人上樹摘「黃皮」被英國人用鳥鎗打傷了手，跌下樹來以後，老傑和其餘的人底反應，作者完全不提，接着就寫他們晚上熱心地鑽進書攤館去。當老傑，因爲受辱停工了八天除後又跑去復工，作者寫明這是因爲他底兒子發了三天燒；其實，這里如果更多地更生動地反映一些他底家庭生活，也許更爲有力罷。

還有，開頭的碼頭風景底描寫，作者沒有配好部位，讀者在腦子里構不成一個印象，這也許會把讀者讀下去的興趣阻止的。

憐憫寫的是一個在農村里被奪去了老婆，只好把女兒偷了出來，但在都市里又受着欺騙和剝削，終於讓女兒做鴉頭，賣淫，以至完全把地賣掉了，賣掉了以後又偷走了的農民（陶大興）。這一篇底描寫，作者限制得非常利害。在農村的生活只追憶了一個斷片，主要的是用一個酒商和一個小房主在陶大興賣掉了女兒以後的一場對話和這兩個人物找他要錢，一個警察區員找他要人的場面來展開主題。像奪去了他底老婆的岳父和奴使他底女兒的炒粉舖老板說是可憐他一樣，這樣的三個人物也都說是憐憫他（陶大興）的；但默默地忍受着犧牲的這個倔強的農民總是把那「憐憫」唾棄了。

酒商和小房主的長長的對話，給與讀者的印象是冗餘，和陶大興本身描寫底簡略略相比，有點頭重腳輕之感。例如中間說到送他底女兒去賣淫，讀者就很難看懂。作者底目的是想告訴讀者，口頭上向陶大興施捨「憐憫」的是些什麼腳色，由這來襯出陶大興這個人物，但讀者只覺得凌亂晦澀，浮

不起一個明整的形象。作者要寫的人物太多，終於一個也沒有寫够，爲了要經濟地點出主題，有的地方就現出做作的痕跡了。

笑諷寫的是，一個「在廣州住過十幾年，讀書，經營英國肥料的事業」的「文明」人，想謀買一個族叔的農夫底七畝田，開採打鐵，但他底手段是欲擒先縱，用誘敵計勸那個農夫送兒子到城里去讀書或學生意，願意「幫忙」三十元給他們做學生意的押權錢，最弄那農夫又和他開一點玩笑。作者只用兩個片斷，但這兩個人物和他們間的交涉，勝負的局勢已經擺明了一個平凡的鬥爭，却栩栩地被表現出來了。這是一個毫不驚人的主題，但作者却給與了適當的生動的描寫，很經得起讀者底回味。

三

其餘的五篇，內容比較複雜，主題底闊度也就更大了。明鏡寫的是「背叛了一些人，而投到另一伙人中間去的，他們叫我吐了幾斗鮮血，但隨即把我丟掉了」(六一頁)的知識人。這個獨身的中年男子(蔡仲明)做過軍法課長，判決了十五個人底死刑，但他立志要把他底行動「看成贖罪的懺悔」；營救過油漆匠賈如金；在一家茶樓里向耕田佬做了幾個月的啓蒙教育；因爲參加了公司里的屠傷工人的風潮失了業；流轉地在各地的工廠里謀生，最後在一家磁鐵廠里，因爲盡力想走進另伙人們中間，被人用詭計打壞了他底臟腑。於是他喝酒，抽大煙，痛哭他底帶着枷鎖走不進窄門的命運，潦倒而死了。

這不過是一個人底悲劇，但動亂的現實社會里和這相類

似的廣泛的人生相背與了它很高的嚴肅度。這里被掘發出來的是一種由生活底殘酷磨成的，始終是倔強地和生活底殘酷相搏戰的嚮往彼岸的靈魂底力量，和天真地對人生樂觀的「華美」的熱情是毫不相同的。

在全篇底描寫里，我們常常感得到作者和人物是擺在一起的。是人物也是作者。是人物，因爲是從客觀社會里取來的，是作者，因爲在描寫當中流動着他底情感的溫暖。舉兩個例子。

賈如金底老妻向我敘述到她那個失蹤了的丈夫的時候：答話在她像沒有詳細考慮和故意隱瞞的必要，爽得像泉水從山峽淌出來。她告訴我，他倆都不在廠里，另外租了一個五塊錢的小屋子。

「如金要有一個清靜舒服的房間才行的，」她解釋了，手指在剔扒着覆在耳朵上的頭髮，眼睛在構成花瓶底輪廓那樣的臉上閃出溫暖的光輝。「他一睡下，就像個小孩子似的，癡癡地睡熟了。」

我底微笑表示了我底讚美。她已經感到愉快了，緊縮的嘴角，因臉上稍稍增加了紅潤而鬆釋下來。她驕傲地底賈如金，希望朋友們尊重他。得到了這樣的證明的時候，她底手脚便活潑地舞動起來，說話也急速而加多了。(二八—二九頁)

當「我」聽到賈如金已經死掉了的時候：我需索新鮮的空氣。我跳起來跑到向外的簷邊，酸熱的眼淚使我看不清楚外面的露在黑暗里的廣州，「我底腦袋空洞得像枯老的樹幹。兩隻手抖顫地捧住自己底臉，使它正對着崇高而偉大的圓空。那希望的心被殺死了

，代以一個跳躍的圓球，那里面裝着如金底無音的吩咐。我彷彿看見許多人興奮着，貪得無厭的奉狗毛高也嚴肅地細心聽着我們談話，從這里我將看得出來，老四底生命並不是一張浪費了的白紙。誰要塗抹掉他，要叫所有的人們忘記了他，但他底怒吼的聲音，却比所有的炸藥底爆發更大了。（四六—四七頁）

這差不多是近於抒情詩的調子了。在主人公蔡仲明底描寫上，這調子隨處可以看到，雖然沒有這麼明顯。

然而，第一，作者在描寫上愛加「限制」的手段又應用出來了。作者所寫的是「一個世界的人走不進另一個世界的苦難過程」，但讀者還希望知道這個人怎樣地走上了這樣的路。作者弄開這一點不寫，讀者底腦子裏就會存着一件懸案。我想，這個過程才能够使讀者感到他們和這個人物的關係，把這個主人公底苦惱引到自己底生活里面，變成自己底問題也正是這個過程才能够表現出主人公底性格罷。

其次，主人公蔡仲明走不進去的「窄門」，像另一個人物所說的一樣，實際上是「無限寬的」。所以，這個主題不應該僅僅從主人公底「性格」上展開，同時也有配合着另一個視角的可能性。更具體地使他和當時當地的情勢接觸，當會提出一些使讀者能够理解的現實條件，那所遇到的苦難就不能只是使我們聽到殉教者底永劫的哭泣，同時還會成爲一種「批判」罷。作者把主人公底幾個月治意時期放在耕田佬們來來往往的茶樓上，一個絲毫不能表現出具體特性的環境，那根源也就在這里。

四

青黑臉蛋主要地寫的是一个警士（李升）。他因爲胡亂干涉鬧人底汽車，被調到一個僻靜的分區了。附近有一家織襪工廠，有兩百左右的女工，崗位底斜對面有一座洋房，住着那工廠底少老板，眼睛「流着柔媚的光輝」，「一個沈靜悠閒的衰弱的人物」。但李升不久就發現了，每過兩三天他就得忍住憤懣看見皮條婆麥八嫂帶一個生面的女孩子（女工）到那洋房里去，第二天早上出來的時候臉蛋上留下兩片銅元大的青黑。中間經過了一些糾紛，李升常常找機會開玩笑，「洩憤」。最後，皮條婆麥八嫂自己也開起「夜工」來了，她底和她共同幫少老板拉皮條的丈夫跑進那洋房開了一鎗，警士李升却把他放走了。

關於主人公李升底描寫，我想是可以完全接受的，問題是，我疑心作者把情勢里的某一點過於誇大了。

在喜歡用這樣的玩法滿足自己的「淫虫」支配下的女工被生活逼着不能不去供他玩弄的事情是可以有的，甚至她們不以被他玩弄了爲羞的情形也是可以有的。雖然這樣，但這頂多只能是情形底一面，在兩百左右的女工中間，這件事所捲起的波紋一定不會單純。但我們看看作者是怎樣寫的罷：

人們全是把那座洋房當作發生過傳說的古墓似地，指指點點地低聲說着甚麼走過去的。那百把兩百女工，二三十個男工，每天放工時候便都像蜂群似的衝過我底崗位。男人們沈默着走，女人們却好奇地指着那座幸福的別居，意味深長地說笑，互相擰着臉蛋，用粗糙的粗露的胳膊推打着。那永遠不會缺少的過份的輕躁，令我感到無從瞭解的憤怒。「有甚麼值得那樣好笑的呀，大驚小怪的孩子！」我輕輕地罵了。因爲她們拿她們底習

價不住刺激我，於是我也開始研究那值得人們那樣有味地嚼着的東西了。(二〇一—二〇三頁)

慢慢地，我就因一個偶然的機會而發現了她們的特徵。對於這個，她們是不預備隱瞞的，並且用笑諷的資料，無忌憚地講述着。一大群女工扭動着瘦弱的身軀走過來，那刺耳的言語使我沉默了。

「喂，阿巧，昨天晚上又開夜工了呵？」一個圓鼻子的女人捏着喉嚨直喊。那個阿巧沒睬她，垂低頭在嚼着油條，那鼓動着的腮幫上有兩片銅元大的青黑。聲音混亂起來。另一個女人用同樣高的嗓子替她報復着：

「你是好人麼？你臉上青黑過了沒有？」

「全不知羞，一班臭貨！」一個較年長的冷冷地批評了。

「誰有你那樣正經？有小叔子養呵！」

「有小叔子養呵，有賣鹹魚的養呵！」

「還不是跟我們一樣：給人咬臉蛋算甚麼羞耻？」(二一八—一九頁)

在這里，作者至少是把情勢暗示得太一律了。一個愛在被侮辱者底靈魂裏面掘出光明來的作者却把兩百左右的女工一律地看成灰色的動物，不能不使人奇怪。也許作者以為他底描寫中心並不在這裏，對於他底主題沒有什麼重要，但以為這一點已把主題底真實感破壞了。我們不能把兩百左右的女工看做跑龍套的，「活動佈景」，只專門去看一個主角底戲。他隨便地把反抗的憤恨寫在原來是和老婆一起替少老板拉皮條的男子身上，也就不偶然的了。

作者在最後提出了「所有這些人裏面，那個是對的呢？」

的問題，但我以為他實際上只是想襯照出一個主角，所以才有了這樣的疏忽。

## 五

康波父女寫的是水手中間的一個「反骨」。

康波在委員們底支配下面背叛了他的同伴，但他自己也被委員們用來敷衍下面底抗議，被停止了兩年的生活。兩年後花了二百元的運動費再到船上來了，還帶來了死了母親的女兒，但船上的同伴對他只有憎惡和警戒，他自己也不承認從前的事是他底錯。

康波從前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馬其煥像一隻躲在臘梅樹梢的相思鳥，從狹窄的喉嚨里吐出吹口哨般的話語「我非提醒大家不可的，不要相信推災搗禍的油嘴呀！我們在太古貨倉旁邊的瓦堆上面搭蓋茅棚住着，餓着肚子跟洋鬼子辦交涉的時候，不是有幾個熱心的中學生，天天來教我們讀書，讀刊物，又替我們演戲鳴不平的麼？後來那些人爲什麼不見掉了？是誰把他們陷害掉了？問他呀，問風吹下巴的康波呀！」

「還有呵，你怎麼會忘記了的，鱈魚？」別一個接上說，「是誰把一包煙土放在別人底床下，自己一點都不承認的？是誰和唐老六千真萬確地約好在公棧木器店門口會面，但到時却没有去，而讓唐老六白推了一身毒打的？你呢，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麼，呂祿？」(一六五—一六六頁)

他現在是怎樣想法呢？

「你們把我當作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壞蛋了呢，那是幾乎估量不出來的。」他說了，並且把每一個字眼在牙齒裏咬碎掉，表示並沒有做過虛偽詭詐的事情，「賞着我底女兒面前把我放在煤渣都不如的位置裏，這是好有良心底玩意兒呵！我不過是一個小工，就是在會裏面也有許多勢力壓住我的，我不是不能夠負一點責任的麼？你們對於我簡直是連骨頭都要嚼出味道，可是爲甚麼不去攻擊那些執行委員們呢？所有的壞事都是他們做出來的，他們虧空了公款，拿我們底血給我們自己喝，一面又到衙門裏去領津貼，回頭又把我們拆得四分五裂……誰對他說過一句話呢？誰敢罵他們是狗呢？」（二六四—六五頁）

康波彷彿有一根繩子從背後扯着腦袋，站起來搖搖晃晃，說話的聲音是顫慄而且緩慢的。「你們爲什麼一點都不原諒人家呢？」他用懇求的反問開始了，「歸根到底，你們該把罪過加在那幾個恃勢作惡的委員們身上才對的。我憑了多大能力，敢不聽他們底吩咐？而且，我正是受了欺騙的一個呢！不是因爲你們提出了抗議，才把我停止兩年工作的麼？我們大家都是在打着滾，而跳不出油鍋的呵。你們要在解釋甚麼呢？你們要我怎樣做才覺得好玩呢？」（二六七—二六八頁）

在這裏，康波這個人物很不明瞭。不敢不聽他們底吩咐，既不能說明什麼，而他又像一個能够被「騙」的蠢漢，用這些來原諒地解釋他從前的行爲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大家得「左右眼輪流着睡覺」，怕他「把人送到提籃橋去」，由於作者底這個暗示，可見得不是「一個把他」連骨頭都要嚼出

味道」的問題，「誰敢罵他們是狗呢」的話也就要使人懷疑事實到底是不是如此了。在這樣的場合裏，康波却是連錯誤都不肯承認的！

然而，作者是和這樣的康波站在一起的。對於他的要求和警戒，在作者底筆下被寫成了不必要的苛求或殘酷的浪費；因爲有了那個小女孩子，這就被烘托得更爲明顯了。我們看一個例子：

黃昏的時候，他們（康波和女兒阿妙）有時也會到外面休息。躲在船頂繫船板的地方坐着，兩家都不大說話，阿妙底細長而柔軟的頭髮被海風撥動了，不停地拂過他底下巴。那時候，康波才掏出香煙來抽，淒涼地微笑着。但那些好事的年輕人不讓他們多得片刻的舒暢。一種吹嘴唇的暗號在他們中間響着，於是聞着沒事做的人聚集起來，嘲罵的陣雨又開始滯在他們頭上了。康波一面保護嬰孩似地用身體遮掩住阿妙底視線，一面在涼風流裏着汗珠，故意用手指着遠遠的淺淡的山痕，大聲說出一些古怪的名字，又常常故意朗聲發笑。阿妙有時好奇地探出秀麗的小腦袋來偷望那些可惡的男人們一眼，便又畏怯地躲進她父親懷裏去了。（二七六—二七七頁）

當然，作者不會隨便和一個人物站在一起，現在得到了這樣相反的結果我想是因爲兩個原因。第一，成爲這個主題底基礎條件的康波底行爲和當時的情勢，在這裏被限制着完全沒有寫出，因而作者所測定的那行爲底性質讀者就無從了解；第二，康波這個人物底性格底格，作者只是抽象地肯定

六

菜販子佟熙和七年忌，我看在主題底把握上是很完整的。佟熙是一個四十多歲了，自私的「涼血動物」。同業們反對讓上街牌照捐，有一個被關進牢去了，他把那種行動叫做「放蟹」，但稱讚那個人底名門出身的會養兒子的老婆；他自己底老婆成天吵嘴，弄到警察署去，但他總說她是「名門閨秀」，爲她辯護；迷信，希望「皇上出來」；在菩薩面前求兒子，但信心也終於動搖了。

這是一個「黃色中國人」，平凡得很，作者用堅實的筆觸，從一些生活底交涉或景片里把他刻畫出來了。

然而，依我說，圍繞着這個人物底情勢，似乎是反映得不够的。例如，引起了那大糾紛的上街牌照捐問題，在這里看得到的只是佟熙發表的一點意見。從這一點意見里固然看得出佟熙這個人，但和這個問題糾纏在一起的現實生活底糾紛當然會和佟熙底生活關聯，那關聯也許能够把他表現得更凸出，能够使主題底發展得到相當的緊張味罷。

七年忌底主人公是一個老太婆，倪三太。他底獨兒子酸枝刺花匠在七年前的沙基慘案里被打死了，她現在同着一個成天想賣掉她底房子的繼子住着，但她守着房子，早晚唸經，熱心地請人唸上海戰爭的木魚書給她聽，等着六月二十三這個日子。每年的那一天，他兒子底一個朋友來幫她祭奠，帶她和她兒子底放大照相到工會去開紀念會；在那裏，這個老太太能够得到好像看到了她底兒子的那種經驗。由於時間底沖洗，這個日子由悲慘底回憶變成了興奮底期待。然而，第七年的忌日，那個朋友沒有來，使她墮進了悲哀的失望，而且終於打聽不出究竟了。

這一篇使我們感到了在明鏡里感到過的情緒底飽滿。這個平凡的老太婆底平凡的情感，被作者當作崇高的東西表現了出來。向時代獻出了兒子的母親在這個時代是太多了，但正因爲是太多了就更不能被時代忘記。作者不得不用自己底情熱寫出了這一首哀歌，我想讀者是能够懂得的。

倪三太這樣地敘述了她在紀念會里的經驗：

她說那大會堂里大概總有三四百人。她坐在講壇旁邊，看見精堅她兒子底朋友忙着她跑上跑下，其餘的人都忙着，於是，好像出於一種幻覺似地，她就隱隱約約地看見大德（她兒子底名字）也混在衆人中間忙着，奔走着，大聲說話……她那時就會迷失了自己所在，用遲鈍的眼睛追趕着她底兒子，一直到眼淚把一切東西都浸得發脹了……這在她底痛苦的，但她坦白地承認這是她僅有的欲望：每年有一次，精堅把他的兒子帶回來。

（二七七頁）

這是一種「幻覺」，但這幻覺却含滿了活人底氣息和現實底血色。

我想說的是，結構上過於曲折了。這曲折，作者是想用老太婆底「頑固的性格」來說明的，但實際上似乎並沒有成功地使讀者也這樣感到。所以，開始是不大看得明白，以後就覺得作者有點「故意賣弄」了。事實上，爲了維持故事底曲折，結構上是露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痕跡的。這減弱了內容底和諧，我以爲是可憐的。

還有，結尾處底暗示也嫌單純了。

七

有些人說這個作者是「模仿」高爾基的，我看實際上他是多少地接受了高爾基的創作方法底影響。不加減人物底性格去適合一個繁華的故事就可以作為例證。

而且，在風景描寫上這影響也看得出來。舉兩個例子：六個多月前的一個深秋的晚上，黑墨墨的天空沒休止地地下着飄潑大雨。水花被激成粉末似的白霧，反映着長堤的輝煌的燈光，成爲一些飄浮不定的紫色的虹。珠江似乎攪動着無數的水怪，時時做什麼巨大的隨聲的響音；北岸的疏落的矮樹完全被嚇得發抖，掙扎着扇形的身軀，想拿起被栽下泥土里的腳跟拔步逃跑（一四一頁）

因爲要去會見一個答應雇用我們做長工的菜田主，我和古大順有一天從越秀山走下北郊。春天的野外，完全變成一個綠色的海；太陽底光被海水咬碎了，散作細末般的鱗點，閃灼着，發出各種輕微的脆裂的聲音。獅球山圓矮的身軀也抖動着，恰像一個巨浪底瞬間的靜止，現在還要迅速地傾瀉下去；村後的高高的竹叢底下，也浮起許多白色小花朵，泡沫般在山脚流蕩，浮起來，又沉沒下去了。（二六五頁）

把自然物寫成有生命似的東西，在高爾基底作品裏面是可以看到的。

然而，他底難懂，晦澀，我想是和高爾基底影響無關。第一，描寫上的過甚的限制有時使作品成爲殘缺了什麼的，結構上的人工的曲折時使讀者摸不着頭緒。

第二，用字和表現法有時和口語離得太遠，例如：

……在腦髓像熔了的石漿般噴起熱的泡沫時，浮露起一閃即逝，迅速得像梅花鳥小小的紅色影子似地，對於文學的模糊要求來。（二頁）

倪實夫喝下肚子一杯鎔化的錫漿，知識在裏面凝結起來了。（八一頁）

「可是你爲什麼像一匹找不着洞兒的老鼠那樣呵！」（二五二頁）

不用說，作者努力的是經濟和確切，而且那成績也實在可觀，但讀者還不得不向他要求生動和明快。讀者底只是憑好奇心去讀故事的習慣，就更使他底作品底生動程度加高了。

在這個集子裏，作者寫出了幾個有生命的人物；蔡仲明，傑老叔，佟照，倪三太，蔡仲明和倪三太是激動地生死在時代脈搏底跳動裏的。

六，一三，一九三五。